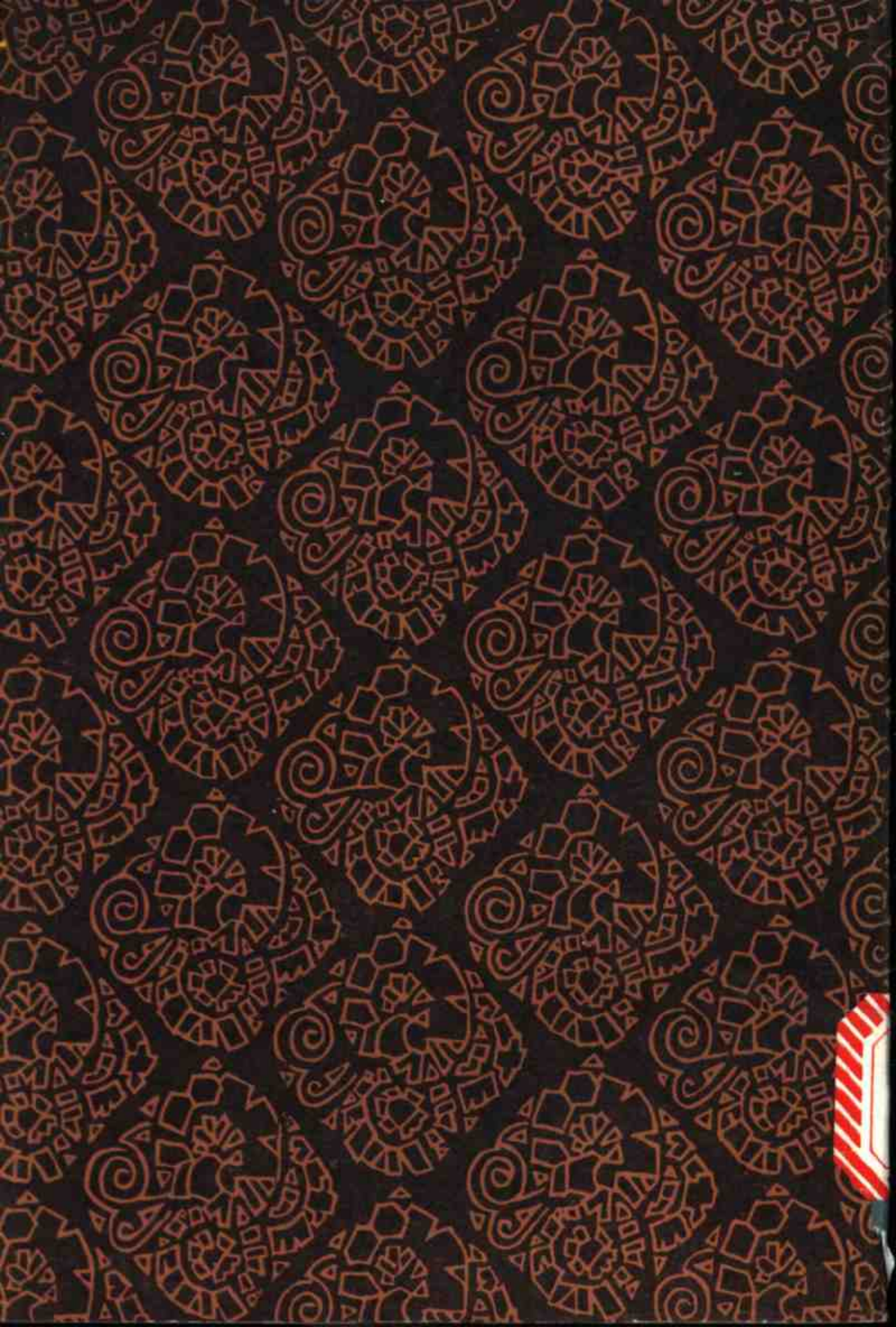
王力文集



H109-43V18C1

0417113

王力文集

第十八卷

中古音

等韵及其他

图书馆
图书专用章

王 力 文 集

第十八卷

*

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1.125 印张　6 插页　420 千字

1991 年 3 月第 1 版　199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50

ISBN　7—5328—1023—2/H·44

定价　8.00 元

1956年与汉语教研室同仁在颐和园合影

左起：黄伯荣、林焘、周祖谟、魏建功、朱德熙、王力、杨伯峻、唐作藩

1957年和高名凯先生在鄂山荫教授陪同下参观莫斯科博物馆

目　录

中古音 ……1

南北朝诗人用韵考 ……3
范晔刘勰用韵考……74
《经典释文》反切考 ……93
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186
朱翱反切考 ……199
朱熹反切考 ……246

等韵及其他 ……337

《类音》研究 ……339
唇音开合口辩 ……385
浊音上声变化说 ……399
京剧唱腔中的字调 ……420
汉越语研究 ……460
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 ……588
两粤音说 ……598

名词术语索引 ……667

中古音

编 印 说 明

本卷收入有关音韵学方面的论文13篇，篇幅大都比较长。其中中古音六篇，除《南北朝诗人用韵考》写于三十年代，其他五篇都是七十年末八十年代初写的，是为修改《汉语史稿》、重新编写《汉语语音史》而作的准备工作。《汉越语研究》是四十年代写的，在《岭南学报》首次发表后在国内外曾产生较大影响，直到现在还是国际上研究汉越语方面的一篇权威性著作。以上诸篇多曾收入在《汉语史论文集》或《龙虫并雕斋文集》。

此外，有关古今方音两篇以及《浊音上声变化说》一文是王先生早年的文章，写于二十年代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期。还有等韵方面两篇论文，都是第一次收入论文集。除改正一些错字，一仍其旧。

王力先生对京剧颇为爱好，生前曾与几位先生商量合作编写一部《京剧音韵学》，其他先生尚未动笔，先生已写出《京剧唱腔中的字调》一节。这是先生去世后才发表的。（本卷由唐作藩负责编校）

南北朝诗人用韵考

一、导言；二、支佳歌戈麻鱼虞模；三、之脂微齐皆灰咍；四、萧宵肴豪尤侯幽；五、蒸登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六、真谆臻欣文元魂痕先仙山删寒桓；七、侵覃衔谈盐添咸严凡；八、职德屋沃烛觉药铎陌麦昔锡；九、质术栉迄物月没废霁祭屑薛黠镈曷末泰；十、缉合狎盍叶帖洽业乏；十一、结论。

一、导　　言

南北朝的韵书，有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陆法言的《切韵·序》里说它们“各有乖互”。这种乖互的情形可以有四个原因：（一）时代的不同；（二）方音的不同；（三）音韵知识深浅的差异；（四）归类标准的差异。陆法言等人“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捃选精切，除削疏缓”，大约就是要把不同时代与不同地域的语音系统加以融会贯通，再凭着他们的音韵知识，去决定他们所认为完善的归类

标准。假使我们的揣测不错，《切韵》所定的语音系统竟近似于潘耒的《类音》①，并不是一时一地的语音实录。吕静诸人的韵书之所以灭亡，《切韵》之所以独存，也许恰恰因为《切韵》能投合从前的中国学者的复古思想，也许还因为撰述《切韵》的八个人在当时的文学界有很大的权威，所以才有"我辈数人，定则定矣"的话。总之，如果我们要求一部语音实录的话，吕静诸人的韵书的价值未必不在《切韵》的价值之上，而它们的丧佚也就是音韵学上的损失。

但是，我们还有别的史料，藉此可以审核《切韵》的归类是否符合当时的语音系统。史料中最重要的就是南北朝的韵文，因为这是与韵书有直接关系的；纵使《切韵》与《广韵》也都丧佚了，我们还可以根据这些史料编成一部韵书。孔广森既然能单凭《诗经》著成一部《诗声类》，我们自然也能单凭南北朝的韵文著成一部《南北朝声类》，而这《南北朝声类》既可与《切韵》互相证明，也可以在某一些情形之下矫正《切韵》的错误。

研究南北朝诗人的用韵，对于音值的考定也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不敢断定凡相叶韵的字的主要元音必相同，但我们可以说，相叶韵的字比不相叶韵的字的主要元音一定近似些。例如支脂之三韵，依南北朝的韵文看来，脂之是一类，支独成一类；当脂之同用的时候，支还是独用的。因此，我们可断定当时脂与之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而支与之的距离必比脂与之的距离远了许多；高本汉（B. Karlgren）把《切韵》的支定为"ie̯ᵊ"，脂之定为"i"，是很近情理的。

① 参看本卷《类音研究》。

又如鱼虞模三韵，依南北朝的韵文看来，虞模是一类，鱼独成一类；当虞模同用的时候，鱼还是独用的。因此，我们可断定当时虞与模的元音必相同或甚相近，而鱼与模的距离必比虞与模的距离远了许多；高本汉把《切韵》的鱼定为"ịwo"，模定为"uo"，虞定为"ịu"，倒反是鱼与模近而虞与模远，就很难令人相信了。与其根据宋人的韵图去定《切韵》的音值，不如根据南北朝诗人用韵的远近，因为南北朝离《切韵》的时代很近，而且诗歌里的韵类总比韵图里的系统更自然些。[1]此外，当时或唐代中外文字的对译，自然也很能帮助音值的假定，但我们不能因此就抛弃了本国的史料。本篇对于南北朝的声类将加以详细的讨论，但对于南北朝的音值则暂不考定，因为音值的考定要比声类的考定更难，须待把更多的史料研究过，然后敢下断语。

本篇对于南北朝诗人生卒年及籍贯都特别注意，希望从此窥见语音的进化与方音的差异。本篇所用的材料，只限于《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里所有的，我想这已经很够用了，因为南北朝著作丰富的诗人都在这里头，至于著作不多的诗人，他们的用韵颇不便于归纳研究，不援引他们也好。

兹先将《百三名家集》里的南北朝诗人姓名及其生卒年列表如下：

何承天（370—447）　傅亮　（？—425）

颜延之（384—456）　谢灵运（385—433）

---

(1) 我不相信宋人的韵图能完全符合实际的语音系统；《切韵指掌图》也许就是与《类音》相似的作品。

高允	(390—484)	谢惠连	(394—430)
袁淑	(408—453)	谢庄	(421—466)
鲍照	(405—466)	张融	(? —497)
沈约	(441—513)	江淹	(444—505)
孔稚珪	(447—501)	陶弘景	(452—536)
王俭	(452—489)	萧子良	(459—494)
任昉	(460—508)	刘峻	(462—521)
谢朓	(464—499)	邱迟	(464—508)
梁武帝	(464—549)	王僧孺	(465—522)
王融	(468—494)	吴均	(469—520)
陆倕	(470—526)	刘孝绰	(481—539)
王筠	(481—549)	刘孝威	(? —548)
刘潜	(484—550)	温子升	(?)
邢邵	(?)	昭明太子	(501—531)
沈炯	(501—560)	简文帝	(503—551)
魏收	(506—572)	徐陵	(507—583)
梁元帝	(508—554)	庾肩吾	(? —550)
何逊	(?)	庾信	(513—581)
王褒	(?)	江总	(519—594)
张正见	(523—594)	李德林	(531—591)
卢思道	(?)	薛道衡	(540—609)
牛弘	(545—610)	陈后主	(553—604)
隋炀帝	(568—618)		

就用韵的变迁看来，南北朝可分为三个时期。何承天，

傅亮，颜延之，谢灵运，高允，谢惠连，袁淑，谢庄，鲍照，张融为第一期，这一期的特色是：

1．歌戈麻混；　　2．鱼虞模混；

3．东冬钟江混；　4．先仙山混。

沈约，江淹，孔稚珪，陶弘景，王俭，萧子良，任昉，刘峻，谢朓，邱迟，梁武帝，王僧孺，王融，吴均，陆倕，刘孝绰，王筠，刘孝威，刘潜，温子升，邢邵，庾肩吾，何逊，魏收，梁元帝为第二期，其特色是：

1．歌戈不与麻混；2．虞模不与鱼混；①

3．东不与冬钟混；4．肴豪各不与萧宵混。

庾信，徐陵，王褒，江总，张正见，李德林，卢思道，薛道衡，牛弘，陈后主，隋炀帝为第三期，他们又可分为南北两派，北派卢思道等用韵略如第二期，南派庾信，徐陵等用韵则有下列三特色：

1．江归阳，2．欣归真，3．青独立。

这都是大概的说法，其详见于下文。现在我们再看这些诗人的地域分配：

（一）山西系

灵州（傅亮）；鹑觚（牛弘）；汾阴（薛道衡）；长安（隋炀帝）；范阳（卢思道）；鄚（邢邵）；渤海（高允）；安平（李德林）；下曲阳（魏收）；平原（刘陵）；东武城（张正见）。

①梁武帝父子是例外。

（三）山东系

博昌（任昉）；临沂（颜延之，王俭，王融，王筠，王褒）；郯（何承天，王僧孺，何逊，徐陵）；彭城（刘孝绰，刘孝威，刘潜）；籍贯未详者：鲍照。（本传云东海人，虞炎《鲍照集·序》云："本上党人。"）

（四）河南系

冤句（温子升）；孝城（江淹，江总）；阳夏（谢灵运，谢惠连，袁淑，谢庄，谢朓）。

（五）南阳系

新野（庾肩吾，庾信）。

（六）江南系

建康（萧子良，昭明太子，简文帝，梁元帝，陈后主）；秣陵（陶弘景）；兰陵（梁武帝）；吴（陆倕）；乌程（邱迟）；故郡（吴均）；武康（沈约，沈炯）；山阴（孔稚珪）；籍贯未详者：张融。

南北朝虽有阳休之《韵略》诸韵书，然而它们在文学界大约没有什么权威，所以易于丧佚。它们既不像《唐韵》《广韵》藉政府的力量勉强要一般人遵守，那么，当时诸诗人当然可以顺着自然的语音去押韵了。因此，方音的差异自然会在韵文里留下痕迹。例如徐陵，庾信是南朝的人（庾后仕北朝），所以他们的青独立，江归阳；隋炀帝，卢思道是北朝的人，所以他们的青与庚耕清混，江不归阳。不过，各诗人的方音是否足以代表他的籍贯，还是一个疑问。有两种情形可以使他们的籍贯与他们用韵不发生关系：第一，如果他们以祖父

H109-43V18C1

的籍贯为籍贯，这种籍贯在方音关系上就会失掉一半或全部的价值。我在北京常常遇着些不懂福建话的福建籍学生，因而料想南北朝也会有这种名不副实的籍贯。温子升本传载温"自云太原人"，就是籍贯名不副实的证据。第二，诸诗人除陶弘景外，都是作官的人（或皇帝），做官的人就是喜欢打官腔，也许还喜欢依照官音押韵。虽然有时候在蓝青官话里可以留些土音的痕迹，但已经很难代表一地的方音了。因此，我们发现时代对于用韵的影响大，而地域对于用韵的影响小。然有些诗人的时代相同，而用韵不同，在许多情形之下我们仍可以认为方言的差异的。

在叙述诸诗人用韵之前，我先立下了六个条列：

1. 叙述之先后，大致以时代为次。

2. 凡欲证某人的某韵与某韵合用者，仅举合用之例。

3. 凡欲证某人某韵独用者，仅以用此韵字甚多之诗或赋为例；但遇窄韵则不在此限。

4. 除废夬祭泰四韵外，仅举平声以包括上去声，入声另列；但遇必要时，亦取及上去声。

5. 以个人为研究的单位：例如谢灵运的真文同用，我们并不因此就说鲍照的真文同用；依鲍照的诗赋看来，他的真文却是分用的。

6. 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某人对于某韵显然独用，则其他少数的例外只可认为偶然的"合韵"，或认为伪

品，或传写之讹。①

二三四条只是为了省篇幅；如果把《百三名家集》里的韵字完全抄下来做一个全谱，自然更好。但是，现在这种办法，除了省篇幅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诸韵分合的情形更明显些。

二、支佳歌戈麻鱼虞模

（甲）支　佳

段玉裁根据先秦古韵，把支脂之分为三部；今依南北朝诗人的用韵看来，脂之为一类，支则独自为一类。脂之二韵，有些诗人是分用的，有些诗人却把它们合用；至于支韵，却是很严格地与脂之隔离。段玉裁又把支佳合为一部，

① 本文所根据者为张溥原辑，彭懋谦重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书中错字很多。单就韵字（韵脚）而言，如鲍照《擬黄精》"石"误"日"，《梦归乡》"闱"误"门"；沈约《和刘雍州》"充"误"克"，《会圃临东风》"帝"误"静"；陶弘景《寻山志》"山"误"出"；王僧孺《永宁令诔》"拷"误"搏"；梁元帝《游后园》"荐"误"存"；何逊《七召》"敝"误"敝"，"舍"误"含"；吴均《入兰台》"社"误"祠"，《酬别江主簿》"骞"当作"骞"；庾信《马射赋》"宫"误"官"，《陆逞神道碑》"摧"误"推"，《辛威神道碑》"住"误"树"，《郑常神道碑》"部"误"郡"，《咏画屏风》"邻"误"怜"；李德林《朝日夕月歌》"芬"误"芳"，这都是传写之讹的例子。我们不敢断说此外没有更多的错字。再说整篇的伪品恐怕还不少，这未必是后人有心作伪，而是把某甲的作品误抄入某乙的集子里。例如谢庄的《悦曲池赋》就是从江淹的《悦曲池》里抄来的两个片断。江淹的原文是"北山兮黛柏，南江兮颜石；颜峰兮若虹，黛树兮如画；暮云兮千里，朝霞兮千尺……步东池兮夜未艾，卧西窗兮月向上；引一息于魂内，挽百绪于眼前"。谢庄集中"江"作"溪"，"峰"作"岸"，"艾"作"久"，其余都与江集相同，显然是后人误编入谢集的。这种伪品恐怕也不少。

认为与歌戈麻相近；在南北朝的韵文里，这一点仍与先秦相近似。我们试看任昉《王贵嫔哀策文》以"家蛇纱佳"为韵；《侍释奠宴》以"多家华"为韵，就可见南北朝还有歌麻与佳通用的痕迹，同时也可猜想它们的韵值相近。至于支佳同用者，则有：

颜延之《赭白马赋》：仪街螭奇羁驰枝离；《皇太子释奠》：仪街驰猗。鲍照《园葵赋》：委洒靡解。江淹《空青赋》：施娃离仪亏。王僧孺《咏宠姬》：罢屣解买。①

佳韵的字太少，又有几个常用的字像"涯崖差"是同时属于支韵的，令我们分不清支佳的界限。如果我们把"涯崖差"也认为佳韵字，那么，支佳同用的例子就更多了。

支独用者：

谢灵运《山居赋》：猗知枝疵，披施崖宜斯池，规奇崖迤②；《游南亭》：驰规岐池移垂斯崖知。王融《一志努力篇颂》：移为离垂危驰窥；《阻雪连句》：池枝离澌驰垂知池亏岐仪移厄疲差。谢朓《将游湘水》：螭垂漪岐离移支縻斯。梁武帝《长安有狭斜行》：知离皮垂厄仪觸池差；《古意》：离池枝儿知移，枝陲池移知。昭明太子《相逢狭路间》：知离移枝贲儿仪羁卑差池疲奇绉垂吹；《和武帝游钟山》：池岐为垂羁知羲仪奇亏池枝吹麾垂斯随施窥移。简文帝《晚春赋》：陂枝移池垂雌披危；《和武帝宴诗》：支碑池漪儿骊仪。梁元帝《玄览赋》：皮陂池，羁罴奇离支离疲，蟻

① 凡在《切韵》为不同韵之字，则加符号以为标记。

② 凡一篇之中，一韵数见者，以逗点隔开。

亏。沈约《三月三日》：斯枝儿陂垂离池卮萎炊仪为；《上巳华光殿》：妫斯池枝离卮螭漪移曦；《悲落桐》：仪池施知陲枝离斯；《闻夜鹤》：池仪，离垂池宜疲。何逊《哭吴兴柳恽》：仪"期"① 规奇为池知麾移卮危垂"坻"披岐摛。吴均《赠柳真阳》：池枝璃螭卮骊知。王筠《奉酬从兄》：仪垂吹枝池施知。庾肩吾《咏美人》：施仪肢池吹垂移知。江总《三日侍宴》：离麾池漪枝危移。邢邵《新宫赋》：奇离差垂施披螭曦疲只宜施支危；《三日华林园》：池仪移枝亏卮离。庾信《杨柳歌》：枝垂危吹儿离池随枝皮陂驰支骑螭碑吹窥璃披为仪池罴移知垂吹；《北园新斋成》：枝窥垂池移吹皮儿卮知。牛弘《大飨歌》：仪驰披规移离危亏。

此外支韵独用者尚有谢惠连、谢庄、王俭、陶弘景、邱迟、任昉、刘孝绰、刘孝威、刘潜、陈后主、徐陵、沈炯、张正见、王褒、卢思道、李德林诸人。其中偶有杂脂之微灰韵字者，如：

谢惠连《鞠歌行》："娈"知贲离疲吹危差垂。王融《桐树赋》："限"枝。简文帝《宣武王碑铭》：迤披"辉"池斯；《春日想上林》：奇宜"衣"移池窥羁。沈约《明之君》："兹"岐斯为，移垂为；《洛阳道》："比"靡绮倚；《出重围》：奇"维"卮。刘孝威《望栖乌》：差雌垂枝疲儿"丝"危知。

在将近二百篇的诗赋当中，只有这八篇与上面何逊一篇是出韵的。我们当然可以把它们认为例外，也许其中有些

① 凡认为偶然合韵的字，则加引号以为标记。

还是传写之讹，或伪品。最可疑的是沈约的《明之君》。就沈约的全集看来：鱼虞显然是分用的，而《明之君》第一首以"初""居"与"愉"为韵；支之显然是分用的，而《明之君》第二首以"岐""斯""为"与"兹"为韵。如果我们在别的方面能证明《明之君》非沈约所作，则用韵方面也可以做一个有力的旁证。

此外，傅亮的《征思赋》以"垂"与"晖闱思"为韵，是支微之相混；薛道衡《从驾天池》以"陲池螭"与"旗"为韵，《和许给事》以"戏骑跂"与"鼻至翠"为韵，是支之脂相混；隋炀帝《赠张丽华》以"知"与"时"为韵，是支之相混。《百三名家集》在隋炀帝此诗后注云："此或伪笔"；至于傅亮与薛道衡，或因他们的方音如此，或因偶然合韵，未便武断，只好存疑而已。

总之，大致看起来南北朝的支韵是独立的。不过，这里所谓支韵，其所包括的字，等于《切韵》里的支韵的字，而不等于段玉裁支部的字。除了邱迟《送张徐州》以"积"字与"吹骑戏寄被义"为韵之外，更无与昔锡通用的痕迹；又如"皮为离施仪宜猗靡罹吹差池驰陂罴"等字，也不归歌而应该依《切韵》归支。

（乙）歌　戈　麻

歌戈麻同用者：

何承天《上白鸠颂》：华嘉柯；《朱路篇》：华霞车歌笳和波阿遐家。谢灵运《撰征赋》：波过沙；《长溪赋》：华罗纱。《感时赋》：赊河跎过何科。颜延之《秋胡行》：河华过柯

阿。鲍照《舞鶴赋》：多华姱霞；《河清颂》：河多歌，和波柯罗遐牙家；《代堂上歌行》：歌河何华霞葩梭娥罗和多过；《代白纻曲》：多和芽华；《拟行路难》：花家花华多；《梅花落》：多嗟；《还都至三山》：波阿罗河华芽霞家歌多何；《叹年伤老》：多歌华；咏老：华何。谢惠连《雪赋》：沙霞多；《咏螺蚌》：罗加沙和。萧子良《宾僚七要》华河沙多波。任昉《侍释奠宴》：多家华。

歌戈同用者：

谢朓《和王长史》：河多歌沱和波萝跎荷阿过莎。简文帝《西斋行马》：珂跎河靴多，波莎过。梁元帝《屋名诗》：和过歌萝多波。沈约《昭君辞》：河娥波多萝峨歌过；《从军行》：多河波莎萝阿戈歌和何。江淹《水上神女赋》：波阿罹多歌何；《秋夕纳凉》：歌阿波多过河；《效阮公诗》：河多"华"过何阿。庾信《哀江南赋》：河波多河歌。薛道衡《临渭源》：罗多波河过歌和戈。同此派者：高允，谢庄，王融，梁武帝，昭明太子，陶弘景，邱迟，刘孝绰，王筠，何逊，吴均，陈后主，卢思道。

麻独用者：

王融《检覆三业篇颂》：加瑕华奢邪置。昭明太子《七契》：家华车邪，华邪花。简文帝《七励》：嘉华葩花，家华花霞；《茱萸女》：斜花华斜家车。《娈童》：瑕赊牙霞花斜花车嗟。江淹《萧太傅东耕祝文》：华霞"波"；《当春四韵》：花霞斜华。沈约《冠子祝文》：加化赊华车家。何逊《南还道中》：华家霞花楂瓜斜麻哗奢车沙嗟。庾信《枯树赋》：

加牙花霞，槎花。卢思道《美女篇》：华花车斜纱家。同此派者：高允，谢庄，梁武帝，邱迟，王僧孺，王筠，刘孝威，庾肩吾，陈后主，徐陵，张正见。

由上所述，可知南北朝第一期歌戈与麻还是混用的，至第二期以后，麻韵方才独立，高允是第一期的人，集中歌麻分用，也许因为集中韵文太少，看不出合用的例子。萧子良与任昉是第二期的人，他们的歌麻同用，大约只是仿古。江淹更奇怪了，依大部分的情形看来，该说他的歌麻是分用的；然而在他的《效阮公诗》与《萧太傅东耕祝文》里，却是歌麻合用。江淹是第二期的人，但他的用韵却有好些地方与第一期相似，非但对于歌麻是如此；这也许因为江淹是早熟的诗人，他用的韵还是第一期的风气。

（丙）鱼　虞　模

鱼虞模同用者：

傅亮《喜雨赋》：娱余濡巫雩乎隅区涂疏衢渔虞疏。谢灵运《山居赋》：湖区馀徂涂娱敷如，榆樗殊如虚疏衢敷腴初，徒模无书诸渝；《撰征赋》：隅殊书诛奴，馀除余枢，居墟娱馀，都图谟徂且愚，徒腴都乎，徐珠隅书，“台”（？）隅渠；《会吟行》：初敷。高允《罗敷行》：敷虏珠梳裾跗。颜延之《行殖赋》：隅衢储；《秋胡行》：徂除枯隅芜。鲍照《凌烟楼铭》：隅区除涂吴居扶；《石帆铭》：趋驱虚殂驱途；《代白纻歌》：居疏渠舒竽除须，《从过旧宫》：涂榆图湖初衢渔荼腴居敷渝徒刍；《拟古》：都儒书壶隅庐初疏。谢庄《舞

马赋》：摅馀都舆。昭明太子《殿赋》：隅庑书；《七契》：吾模图驱途，驱娱，虚渠书，隅驱虑。简文帝《七励》：疏衢珠居；《吴郡石像碑》：书铢驱驹劬袪吴；《宣武王碑铭》：符图虞初徒；《怨歌行》：馀初居驱除舒鱼疏袪舆；《有所思》：舆疏虚芜；《望同泰寺》：图珠吾殊雏凫趋铢驱逾居。梁元帝《玄览赋》：愚衢墟书，鱼须躯珠书；娱渝书；《戏作艳诗》：夫蹰珠馀。任昉《知己赋》：车馀娱舆。江淹《思北归赋》：墟芜梧徂夫；《娼妇自悲赋》：芜虚居馀；《丹砂可学赋》：居虚馀，都无裾图摹；《横吹赋》：都吴储；《齐太祖诔》：虞都虚居；《郊外望秋》：芜蹰逾都濡初居书；《悼室人》：无都舆隅居。沈炯《陈武帝哀策文》：墟虞符枢珠，书虞图符虞。同此派者：何承天。

鱼独用者：

沈约《郊居赋》：储书虚馀庐渠蔬余初，墟舒。王僧孺《永宁令诔》：书徐虚舒疏庐车馀诸储居渠栌书屿。陆倕《以诗代书》：疏车书筠车虚袪鱼。刘孝绰《三日侍华光殿》：初渠居舒疏馀鱼；《归沐》：庐居渠裾疏虚书如嘘庐玙鱼。张正见《帝王所居篇》：居渠庐虚疏书胥舆车除。庾信《穷秋》：沮锄书鱼渠疎庐；《和宇文内史》：疎渠书渠居舒好；《寒园即目》：居墟书舒馀鱼疏；《言志》：誉锄蘧舒，如裾璩舆，虚墟居初，除闾好车，馀疏雎书，初畲渠於，沮袪菹诸，嘘庐徐鱼，"樗"渔挈书，蔬蛆疏玙。卢思道《游梁城》：墟馀裾书初疎如虚。同此派者：王融，谢朓，刘孝威，庾肩吾，何逊，吴均，陈后主，江总，邢

邵，王褒，隋炀帝。

虞模同用者：

王融《在家怀善篇颂》：珠刍渝拘途芙；《游仙诗》：隅区壶珠俱。谢眺《咏蒲》：蒲珠雏涂驱。刘孝绰《还渡浙江》：殊襦隅乌芜徂凫衢。刘孝威《青牛画赞》：区都隅刍模图；《结客少年场行》：都苏弧乌衢枯途都壶孤驱；《乌生八九子》：乌雏枯呼；《郄县遇见人织》：苏珠驴渝蹰。徐陵《骢马驱》：驹衢敷居"书"蹰；《长安道》：都图珠吾。江总《辞行李赋》：臾纡区衢枢愚竽污；《入栖霞寺》：榆拘枯衢俱无涂纡符渝刍夫；《新入姬人》：苏蛛臾珠；《内殿赋新诗》：铺壶图芙。张正见《石赋》：都吾湖珠；《置酒高殿上》：涂炉梧趋珠姝竽雏壶枯都。庾信《哀江南赋》：吴徒渝巫诛弧都；《纥干弘神道碑》："谋"图"虚"狐；《宫调曲》：枢都图乌租梧符；《拟咏怀》：株无跗奴愚；《预麟趾殿校书》：谟图都夫"疎"狐乌蒲湖；《有喜致醉》：珠弧夫厨须株雏；《别庾七》：乌都图枯株；《画屏风》：壶厨孤垆。王褒《出塞》：驱榆蒲图；《日出东南隅行》：隅铺无图襦雏衢趋模颅株吾苏榆。同此派者：庾肩吾，陈后主。

虞独用者：

沈约《郊居赋》：区株娱朱隅衢跗，虞凫躯珠，武主宇缕胝竖；《高士赞》：无驱夫榆迂拘衢；《少年新婚》：纡岖朱躯珠凫肤敷隅驹趋夫。何逊《秋夕叹白发》：扶殊隅珠躯须庑隅榆枢株凫隅；《答邱长史》："路"雾趣句喻鹜树赴赋務驱務屡。同此派者：吴均，牛弘，王僧孺，陆倕。

模独用者：

沈约《郊居赋》：菰蒲湖都，堵户杜睹"下"，步顾路诉；《贤首山》：徒狐都胡涂乌逋酺吴；《宿东园》：路步互故露顾兔素暮度。王僧孺《永宁令诔》：舻涂吾都乌呱"墟"。吴均《城上乌》乌逋呼麁吾；《行路难》：乌轳苏胡粗；《酬萧新浦》：壶浦涂吾乌。何逊《宿南洲浦》：苦浦五鼓莽土。同此派者：隋炀帝，牛弘，卢思道。

鱼虞模的变迁，不像歌戈麻那样有系统；只有第一期的鱼虞模通用与第三期的鱼不与虞模通用是显然的。至于第二期的诗人，有两种极端相反的情形：昭明太子，江淹，沈炯一派仍依第一期的规矩，以三韵同用；沈约，何逊，吴均，王僧孺一派却似乎走到第三期的前头，非但鱼独用，连虞模也分用起来。依籍贯看来，沈炯与沈约是同乡，然而他们却代表着极端相异的两派。沈炯比沈约小六十岁，我们似乎可说时代形成他们语音的差异；但这个推论是不对的，因为我们不该假定武康的方音在一二百年内走循环路径：先是鱼虞模不分，后来是鱼虞模三分，再后又是鱼虞模不分。只有一个猜想是比较近理的，就是沈约、何逊诸人的审音程度比沈炯他们的程度高些。

三、之脂微齐皆灰咍

之脂微齐皆灰咍同用者：①

① 凡五韵以上同用者，有时仅字下不加符号，以省麻烦。

谢灵运《山居赋》：隈回肥归，资衣颓违归怀挥推，芋（？）词噫墀遗；《撰征赋》：遗私蕤迳期熙，悲思诗时期湄辞乖阶霏哀怀颓，基期机归晖稀，基维湄夷，疑持悲词；《宋武帝诔》：哀徊徽，哀缘雷基期悲兹；《慧远法师诔》：资师疑怡，悽骸怀凄栖蹊，依微微希；《君子有所思行》：畿归闱迳诗徽飞归饥讥；《石壁精舍》：晖归微霏依扉违推；《登石门》：栖溪基迷蹊蹄携荑排梯；谢惠连《雪赋》：思辞之，怀晖衣飞薇违归；《口箴》：机追微肥；《祭古冢文》：司基兹辆摧低醯犀，齐回颓哀；《秋胡行》：迟萋荑蹊谐；《却出东西门行》：思徽机祈之；《捣衣》：催槐啼闺携阶哀题归衣开非。

（甲）之　脂　微

脂微同用者：

何承天《木瓜赋》：姿辉葳；《思悲公篇》：衣悲归；《巫山高篇》：微威机师；《君马篇》：姿飞晖旂畿机悲稀师私肥归。颜延之《阳给事诔》：哀威罪畿围悲；《秋胡行》：违畿依迟归。高允《答宗钦》：微机墀晖；《徵士颂》：遗迟推饥。鲍照《观漏赋》：归飞晖微衰违；《伤逝赋》：衰违晖非归；《河清颂》：徽微归推辉机衣；《代白纻舞歌》：祎衣晞飞"回"归辉；《代北风凉行》：归悲"哀"追；《吴兴黄浦亭》：辉依归违挥衣追飞韦；《梦归乡》：迳畿归闱晖蕤徽违飞巍衰谁；《秋夕》：机晖稀霏微违帷；《咏双燕》：归飞衣衰威机。

之独用者：

颜延之《秋胡行》：辞基之时持，起始已齿汜。鲍照《伤逝赋》：时兹疑基丝辞期；《松柏篇》：时期治医辞；《拟行路难》：期词基时怡；《答客》：词思疑之基持期诗滋丝时嗤；《送从弟道秀别》："悲"时怡旗思滋辞持期；《绍古辞》：时丝治溜旗欺；《舞鹤赋》：耻止拟市里；《代门有车马客行》：上里俚喜已止始起耳李；《登庐山》：上趾里汜耳祀裏起似子市；《赠傅都曹别》：沚已里耳起裏。王融《礼舍利宝塔篇颂》：思"悲"滋基之时疑。谢朓《在郡卧病》：兹时蓄辞飓持丝期朞嗤；《怀故人》：期思之兹时诗。沈约《郊居赋》：期时辞基司持，怡基芝栁持嬉兹时，炽记饵戠值；《贞女引》：疑"悲"词；《去东阳》：期兹淇荐旗思；《和竟陵王抄书》：期兹诗疑滋词辎芝嗤；《春思》：丝持时淇姬思；《高士赞》：志事饵戠"织"异缁记；《涤雅》炽置忌事志"泊"嗣；《豫章行》：驶思异嗣亟志炽事饵"寄"。任昉《赠郭桐庐》：思"坻"持兹"悲"期辞；《答何徵君》：裏市士"轨"喜止。同此派者：何承天，高允，王俭，谢庄，孔稚珪。

脂独用者：

谢朓《咏邯郸才人》：墀眉悲姿私；《三日侍华光殿》：帷墀姿毗，位懿辔肆。沈约《三妇艳》：墀帷眉私；《九日侍宴》：墀姿蕤湄；《六忆》：墀"思"饥；《郊居赋》：地嗜肆庇，墜器肆祟地至泪；《丽人赋》：位至媚翠膩；《弥勒赞》：二地辔器位坠至贰媚秘邃备懿；《金庭馆碑》：位器秘篑；《陆昭王碑》：遂篑辔瘁；《梁宗庙登歌》：备位致遂地；《忱威》：水雉指失轨。任昉《答刘居士》：四类肆至。

脂之同用者：

江淹《别赋》：期辞滋悲时湄；《去故乡赋》：持期滋悲；《空青赋》："微"之；《齐太祖诔》：墀期辞，师诗疑辞，熙夔诗；《刘仆射东山集》：滋思湄迟时诗；《吴中礼石佛》：疑时湄滋坻私迟溜期；《王微养疾》：滋悲墀帷溜期诗；《悼室人》：兹"微"滋时持。梁武帝《净业赋》：怡眉肌脂欺；《代苏属同妇》：期时基帷湄辞思持丝诗。昭明太子《七契》：迟滋熙，"黎"鸱滋。简文帝《悔赋》：怡遗，期欺蚩基之师；《筝赋》：饥治丝时，私嗤帷迟；《梅花赋》：墀姿帷眉时；《七励》：淇悲眉，"离"遗"飞"；《妾薄命》：姿期眉丝疑迟帷时期嗤。梁元帝《玄览赋》：基治师疑辞，辞嬉眉丝思貌时飕龟麋；《登颜园故阁》：墀姿眉迟悲帷时。邱迟《还林赋》："吹"湄墀辞丝耆悲。陈后主《巫山高》：期思眉丝时，期思时迟疑。沈炯《陈武帝哀策文》：时熙芝欺医，欺悲迟之帷。庾信《小园赋》：饥迟茨眉龟时丝悲；《游仙》：师期龟芝棋丝祠。隋炀帝《秦孝王诔》：旗湄禔持台尸兹师。同此派者：陶弘景，王僧孺，刘孝绰，陆倕，王筠，刘孝威，刘潜，何逊，吴均，徐陵，江总，张正见，王褒，卢思道，牛弘。

微独用者：

谢朓《酬德赋》：闱扉辉违依归晞；《拟风赋》：飞晖霏威，归微徽飞；《休沐重还》：归非违依飞微衣非徽闱扉。《咏落梅》：非归威辉"追"。梁武帝《白纻辞》：衣"谁"归飞，简文帝《围城赋》：肥扉威"绥""谁"；《南郊颂》：衣"蕤"

"谁"飞;《咏晚闺》:"追"飞衣;《春情》:"追"飞衣归扉。梁元帝《秋兴赋》:归"衰"衣;《鸳鸯赋》:依"衰"机;《船名诗》飞"追"归矶晖衣;《池中烛影》:辉扉微飞稀"追";《祀伍相庙》:"追"围非衣;《宴清言殿》:玑非"追"。江淹《扇上彩画赋》:微衣飞"衰"归;《效阮公诗》:衣"谁"晞归"疑"。沈约《晨征》:飞衣归"衰"违依。刘孝绰《对云咏怀》:霏飞衣闱归违扉围晖非机;《拟刘公干》:归飞"追"霏。刘孝威《拟古》:"追""谁"。庾肩吾《游甑山》:"追"归稀飞衣。何逊《行经孙氏陵》:依机畿威淝扉违归微非晖飞衣。陈后主《紫骝马》:归飞辉衣"追"。徐陵《侯安都德政碑》:归晖飞威"绥"。江总《劳酒赋》:菲"推"沂。魏收《美女篇》:归骓沂妃飞非衣微稀威依机违。庾信《哀江南赋》:"绥"闱飞,威微归飞;《伤心赋》:"哀"依归讥;《枯树赋》:归薇扉"衰";《鹤赞》:归飞羁衣;《司马裔墓铭》:辉机飞围,微稀衣"衰";《吴明彻墓铭》:"衰"飞"追"归;《谨赠司寇》:机旂归衣飞稀依围肥微妃"吹"威矶扉闱微非"衰""追";《入彭城馆》:威围"衰"飞稀衣归;《和何仪同》:机衣归稀辉飞"衰"机微;《拟咏怀》:非薇违"衰"。王褒《日出东南隅行》:归辉飞"追"。同此派者:王融,邢邵,昭明太子,任昉,谢庄,王僧孺,陆倕,王筠,张正见,温子升、隋炀帝,卢思道,薛道衡。

在段氏十七部里,脂微是同部的;南北朝第一期,脂微也是通用的。到了第二期,微韵独立了,脂之却又混了,只有沈约谢朓几个人是脂之微三分的。

有些字是浮动于二韵之间的，例如“轨”字依先秦古韵该归幽（近之），依《切韵》该归脂；任昉在《答何征君》里把它押入之韵，沈约在《忧威》里却把它押入脂韵。又有些字是容易因传抄而致误的；例如“旂”与“旗”，“饑”与“饥”，“帏”与“帷”，意义都差不多（“饑”训谷不熟，“饥”训饥饿，但也因声近而易混），然而它们却是不同韵的。所以我们遇着这些字的时候该加一点儿判断力。例如江淹《齐太祖诔》以“旗”与“辉”“微”为韵，邢邵《古露诗》以“旗”与“霏”“机”为韵，“旗”当为“旂”之误；吴均《赠杜容成》以“帷”与“衣”“飞”为韵，“帷”当为“帏”之误；余如“饥”“饑”相混之例甚多，当视其韵类而加以校正。

本篇在整理材料的时候，曾用陈兰甫“系联”的归纳法。“系联”的结果，对于其他诸韵仍逃不出《切韵》的系统（只在分合上稍有异同），但对于脂微两部则有意外的发现。脂韵一部分的字是该归微的；自从第二期脂微分用以后，这一部分的字就专与微韵同押，而与另一部分的字绝不相通。这一部分的字是：

追缓推衰谁蕤。

我们再看这六个字同属于舌音与齿音的合口呼，可见它们在同一条件之下归微，并不是零乱的，也不是偶然的。把这六个字认为微韵字，则见南北朝第二期以后微韵绝对不再与脂韵相通，换句话说，就是不再与“悲眉师姿迟龟”等字通押。南北朝声类与切韵系统的异同如下表（见下页）。

切韵系统	脂韵			微韵	
等呼	开口	合口		开口	合口
发音部位	喉牙唇舌齿	喉牙唇	舌齿	喉牙	喉牙唇
南北朝声类	脂韵		微韵		
例字	伊墀师尼黎夷 迟胝坻饥私尸 资脂尸肌湄	惟悲惟 龟湄 逵遗 夔丕	追衰 绥谁 推蕤	衣旂讥 依沂 儿希 饥矶	围归飞 非微违 晖微肥 威

由上表看来，《切韵》的微韵没有舌音与齿音，而南北朝的声类却以舌齿的合口归微。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可以在现代的北京话里得到一个解释。现代北京对于脂微是没有分别的，然而对于脂微的合口字却有两种韵母：第一种是“龟归逵威违”等喉牙音字，它们的韵母是“uei”；第二种是“追绥推蕤”等舌齿音字，它们的韵母是“ui”。等韵家却把这些字都并成一类，认为一个韵母，因此我想从前北京也许曾经把“追绥推蕤”念入“uei”韵过。从这一事实可以揣测南北朝脂微韵的进化情形：“追绥推蕤”等字大约先念的是“uei”，所以入微，因为微韵的开口呼是“ei”，后来它们的韵母转变为“ui”，如今北京音，所以入脂，因为脂韵的开口呼是“i”。这是暂时的一种假定。

微韵去声字少，故常与脂韵去声通押，如庾信《哀江南赋》以“沸”“尉”与“帅”为韵，“气”与“泗至魅冀器地悴”为韵，“攒”“沸”与“地帅泪”为韵，“气”与“位弃醉”为韵，《征调曲》以“气”“纬”与“位”“类”为韵等等。所以南北朝第二期的

"醉萃翠邃遂帅类"等舌齿音字虽该认为微韵去声，仍可与脂韵去声"冀季器弃地至鼻寐次自四视懿位利二"等字通押的。

（乙）齐皆灰咍

齐皆灰咍同用者：

何承天《芳树篇》：徊开谐阶栖怀袿乖。

鲍照《野饿赋》：排哀台摧隈乖怀；《代放歌行》："非"怀开来埃"归"才猜莱台回；《代淮南王》：闺怀；《三日》：怀台开苔栽梅杯摧。高允《咏贞妇》：笄谐乖怀；《征士颂》：偕谐怀摧哀。江淹《别赋》：珪来徊；《步桐台》：哉埃台来怀，徊阶；《渡泉桥》：哉来鳃回开苔怀来；《休上人怨别》：哉来徊开台埃怀；《冬尽难离》：闺题怀西啼乖睽蹊。

齐皆同用者：

颜延之《和谢灵运》：迷栖闺睽霾乖蹊荑稽泥淮黎畦偕凄珪怀。王俭《褚彦回碑文》：阶怀谐黎。

皆灰咍同用者：

谢朓《拟风赋》：才徘台怀；《奉和随王殿下》：隈来回台杯，开来怀徊，来开台枚。张融《海赋》：排开隤，陶弘景《水仙赋》：开淮台来；《寻山志》：莱台怀谐埃。陆倕《思田赋》：怀莱隈回。邢邵《冬日伤志篇》：裁杯台来开哀枚莱怀。

齐独用者：

谢朓《游敬亭山》：齐栖谿低啼凄蹊迷梯睽。沈约《和陆慧

晓》：稽齐黎圭犀携泥哇西迷。王融《戒法摄心篇颂》：荑栖倪齐蹊迷。王僧孺《朱鹭》：堤鹭鸡珪栖。王筠《春日》：齐泥栖闺萋。梁元帝《晚栖鸟》：栖迷齐闺妻。吴均《渡易水歌》：齐牴西嘶齐；《与柳恽赠答》：悽珪齐泥西。江总《紫骝马》：凄闺嘶堤啼；《雨雪曲》：溪西蹄低迷。张正见《从军行》：西齐梯迷泥；《神仙篇》：蜺溪迷泥鸡。庾信《小园赋》：闺携妻畦低嘶；《将命至邺》：堤黎珪迷低蹊；《至老子庙》：蜺谿圭泥低啼迷西；《初晴》：堤低泥溪齐。王褒《山家》：携霓"埤"迷啼栖蹊齐。卢思道《神仙篇》：携梯鸡溪霓泥西迷；《赠李若》：凄蹊西迷珪蹄；《赠刘仪同》：携黎西鸡蹊赍低嘶泥萋。薛道衡《昔昔盐》：堤齐蹊妻闺啼低鸡泥西蹄。同此派者：谢庄(?)，简文帝，任昉，何逊，庾肩吾，陈后主，徐陵，沈炯。

皆独用者：

江总《静卧栖霞寺房》：斋霾阶怀乖侪。庾信《陆逞神道碑》：乖埋阶怀；《商调曲》："开"乖怀"哉"；《山斋》：斋阶埋槐乖；《晚秋》：阶槐霾排；《画屏风》：齐埋怀偕。同此派者：沈约，吴均。

灰咍同用者：

颜延之《阳给事诔》：恢莱埃骸才台。沈约《饮马长城窟》：堆回台埃；《三日侍凤光殿》：台哉回。梁元帝《咏石榴》：催梅来栽开；《早发龙巢》：隈开来台。徐陵《梅花落》：梅栽台徊栽；《斗鸡》：才媒台来。庾信《高凤好书》：回台来开；《陆逞神道碑》：摧回哀雷；《长孙俭神道碑》：雷开台才；《步陆孤氏墓铭》：回灰台徊；《周宗庙歌》：徊疊

来；《步虚词》：开来台回莱灾；《游田》：开来台回枚杯；《阐弘三教》：开来台才回灰；《喜雨》：回媒雷台开来胎才偲；《蒲州刺史》：回开催来；《奉和赵王》：台雷杯采台苔。卢思道《卢记室诔》：杯埃回台开来。薛道衡《游昆明池》：徊材来灰开杯；《和许给事》：灰梅徊来杯哉；《梅夏》：梅来开才。同此派者：谢庄，王融，邱迟，王僧孺，刘孝绰，刘孝威，庾肩吾，何逊，吴均，陈后主，王褒，隋炀帝。

当齐皆灰咍同用的时候，它们的音值未必完全相同。齐与皆近，皆与灰咍近，齐与灰咍则较远；所以齐皆同用与皆灰咍同用的例子都很多，齐灰咍同用的例子就非常少见。

四、萧宵肴豪侯幽尤

（甲）萧宵肴豪

萧宵肴豪同用者：

何承天《采进酒篇》：朝肴交僚镳濠劳遨醪妖谣呶；《上邪篇》：矫表草道；《本瓜赋》：劭耀挠效操好报。傅亮《登陵器馆赋》：皋骚飘劳忉辽。谢灵运《山居赋》：椒摽绚茭，沼表道，抱表草矫道宛兆早；《缘觉声闻合赞》：少宝老道；《宋武帝诔》：昭韜郊朝，道赵造表，沼早昊；《相逢行》：道草抱保槁早老好鸟造燥绕晓了缟；《平原侯植》：沼草讨好道袅抱早藻昊饱老；《从游京口》：高超镳椒潮皋桃昭苗巢谣；《石室山》：郊高椒朝霄乔交条；《酬从弟惠连》：

交遨苞陶劳；《入东道路诗》：朝飙韶桃苗辽高朝谣。颜延之《范连珠》：交昭潮；《皇太子释奠》：照奥教效。高允《答宗钦》：宝娇表缟；《鹿苑赋》：教蹈奥号躁诰照庙导妙；《咏贞妇》：好到醮效；《征士颂》：到诰操孝教。鲍照《伤逝赋》：夭少抱保草藻老讨道；《拟行路难》：朝销"头"。张融《海赋》：艘高飙。陶弘景《水仙赋》：璈偷桃霄。王俭《高帝哀策文》：孝炤教。邢邵《文宣帝哀策文》：宝草皓扰娇。

萧宵同用者：

谢惠连《泛湖归》：桡潮要椒飙条嚣朝。梁武帝《玄览赋》：霄谯桥朝轺貂超条标寮遥霄朝；《鸟名诗》：要桡萧腰潮。王融《效请增进篇颂》：朝遥翘辽超桥镳；《清楚引》：岩宵辽飙苗妖；《游仙诗》：镳潮飘霄寥。谢朓《游后园赋》：迢寥飙遥；《拟风赋》：椒朝遥寥超。昭明太子《芙蓉赋》："号"曜调；《七契》：曜照召笑耀妙"乐"。简文帝《三日侍皇太子》：蕘寮摇条；《三月三日》：遥朝夭条朝妖翘腰娇潮椒。沈约《华阳先生》：霄谯朝镳凋；《伤庾杲之》：僚条飙昭。江淹《水上神女赋》：镳条要娇娇寥；《檀超墓铭》：镳条要娇椒寥。刘孝威《三日侍皇太子》：朝谣桥镳箫椒潮；《奉和六月壬午应令》：瑶潮遥桥霄跳桡苗樵飘朝遥绡；《奉和晚日》：绡摇潮飙侨箫。江总《营涅槃忏》：条要遥椒销飙朝。陈后主《独酌谣》：谣谣飙聊调超霄飘遥乔，谣宵朝，谣消调朝谯娇遥。沈炯《独酌谣》：谣谣要招飘超乔宵韶朝遥嚣；《八音诗》：娇迢桥

飘朝韶嚣飙瑶。庾信《连珠》：标"巢"；《司马裔神道碑》：遥桥辽姚；《梦入堂内》：椒条撩腰摇调朝；《画屏风》：镳条飘骄桥，飘腰调姚。卢思道《纳凉赋》：条箫镳蟯霄寮；《卢记室诔》：朝翘招条镳僚。牛弘《方邱歌》：昭"郊"；《食举歌》：昭饶调晓朝。同此派者：谢庄，王僧孺，庾肩吾，何逊，吴均，徐陵，王褒，隋炀帝。

肴独用者：

沈约《郊居赋》：郊茅交巢坳。江淹《齐太祖诔》：孝貌教效。梁武帝《孝思赋》：孝挠教。江总《陆君诔》：教挠孝。庾信《小园赋》：淆交坳巢匏；《周祀方泽歌》：郊庖茅匏；《拟咏怀》：哮交茅巢胶鹄蟠包；《园庭》：郊爻茆巢苞胶嘲殽庖交。隋炀帝《秦孝王诔》：胞郊巢。

豪独用者：

谢庄《和元日雪花应诏》：道宝造藻杲扫。王融《善友奖劝篇颂》：草皓藻道保造；《奉养僧田篇颂》：扫宝道老藻草皓。江淹《谢惠连赠别》：劳遨皋陶"瑶"；《栟榈》：草道宝"巧"；《阴长生》：宝道草"鸟"；《孙绰杂述》：老道皓草"巧""鸟"；《郊阮公诗》：好道宝草抱。谢朓《奉和竟陵王》：宝道抱早草老；《忝役湘州》：奥好暴冒灶导号操报劳蹈。梁武帝《净业赋》：道草老恼。昭明太子《拟古》：草皓扫老。简文帝《大同九年七月》："桡"好。王僧孺《古意》：刀袍毫遭毛蒿；《至半渚》：扫岛鸮潦好。何逊《聊作百一体》：蟫毫劳袍敖曹褒蒿糟滔毛。江总《赠贺萧舍人》：道老抱藻草保。陈后主《立春日泛舟》：桃滔袍刀高濠。沈烟

《离合诗》：桃高蒿陶骚毫曹劳。庾信《步虚词》：高放桃刀逃；《侍从徐国公》：搯旄皋醪高刀毛劳；《和裴仪同》：皋骚毛劳高袍。同此派者：沈约，刘孝绰，王筠，吴均，王褒，薛道衡。

萧宵肴豪只在第一期是同用的；第二期以后就分为三部，萧宵为一部，肴为一部，豪为一部。陶弘景江淹王俭还算是第一期的派头；邢邵《文宣帝哀策文》也许是转韵。此四韵不与尤侯幽通，鲍照《拟行路难》是例外。

（乙）尤　侯　幽

尤侯幽同用者：

傅亮《傅府君铭》修求周幽；《奉迎大驾》：舟球尤收轴留修谋酬浮繇讴。谢灵运《登临海峤》：舟流游楼留；《山居赋》：口首阜薮后右。颜延之《车驾幸京口》：游州流舟浮斿讴洲畴邱柔。鲍照《园葵赋》：抽油畴投忧羞；《代结客少年场行》：头钩仇游邱。简文帝《悔赋》：富宙构授守兽寇；《大同哀辞》：候漏岫就；《饯刘孝仪》：候守斗溜旧；《和萧东阳》：构守候富。徐陵《出自蓟北门行》：愁楼流秋州侯。庾信《哀江南赋》：舟游流楼邱舟侯洲牛，胄漏寇兽宿斗；《拟咏怀》：谋侯头留秋；《征调曲》：首后负；《司马裔神道碑》：构候斗宿；《步陆孤氏墓铭》：守镂斗。王褒《墙上难为趋》：邱酬由求钩侯州投浮钩。卢思道《日出东南隅行》：钩楼羞眸愁留头；《河曲游》：流游洲稠楼犹讴沟忧；《听鸣蝉篇》：州求楼

游侯忧牛。薛道衡《豫章行》：瓯游流洲楼；《入郴江》：流牛洲浮钩头；《渡北河》：洲流楼浮侯愁；《苔纸》：流钩。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诗人。

关于尤侯幽三韵，全南北朝诗人是一致的，三韵完全没有分用的痕迹。尤侯大约只是开合口的分别；尤与幽恐怕就完全无别了。

五、蒸登东冬钟江阳唐庚耕清青

（甲）蒸　登

蒸独用者：

傅亮《感物赋》：蝇陵惩承膺。颜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升凭凝膺蝇。鲍照《代白头吟》：绳冰仍兴胜蝇陵升称凭膺；《与谢庄三连句》：澄胜凝兴。谢惠连《雪赋》："穷"升凝冰兴缯；《代古》：绫绳兴凌升绳。梁武帝《采菱曲》：绳兴菱。简文帝《赋得桥》：陵冰绳鹰；《吴郡石像碑》：胜证孕乘应。沈约《介雅》：升仍应。江淹《恨赋》：陵兴乘膺胜；《横吹赋》：磴澄鹰；《齐太祖诔》：绳兴澄。陶弘景《水仙赋》：磴绳陵；《寻山志》：陵矜承。王筠《侠客篇》：矜膺陵兴。何逊《七召》：惩绳冰。徐陵《陈文帝哀策文》：称凭绳升。庾信《连珠》：膺胜；《郑常墓铭》：凭陵凝承；《周祀圜丘歌》：凭升绳。卢思道《从驾》：陵绳承凭冰凝蒸惩陵胜。牛弘《方邱歌》：承膺。

登独用者：

谢灵运《宋武帝诔》：弘登翻滕。颜延之《赭白马赋》：登稜层腾。简文帝《咏烟》：藤登层灯。梁元帝《幽逼诗》：恒鹏。刘孝绰《酬陆倕》：僧灯弘能曾。何逊《渡连沂》：恒腾嶒崩藤登朋。庾信《北园射堂新成》：登堋能藤朋。

蒸登在南北朝没有合用的痕迹，同时，与它们相配的职德也很少有合用的情形。依谢惠连《雪赋》看来，蒸可与东通用（实际上与上古冬部通用），同时，职德与"竹""曲"为韵。由此看来，蒸登与东冬锺相近，而它们距离庚耕清青甚远。

（乙）东冬钟江阳唐

东冬钟江同用者：

何承天《社颂》：工龙雍江邦庸。傅亮《感物赋》：中栊墉东充终融踪封宋隆躬工通蒙。谢灵运《山居赋》：峰纵江红风；《田南树园》：同中风江墉窗峰功踪同；《于南山往北山》：峰松珑淙踪容茸风重同通。颜延之《陶征士诔》：风邦恭农；《直东宫》：工风墉中宫穷衷松充桐；《除弟服》：冬穷容躬。高允《答宗钦》：通封从同；《征士颂》：躬功崇隆，通胸龙邦。鲍照《野鹅赋》：崇潼蓬空双胸；《代陈思王京洛篇》：窗龙风容中鸿蓬空缝浓纵；《代陈思王白马篇》：弓风中冬缝封松墉戎功钟雄；《纵拜陵登京峴》：终松重通峰容穷中邦空；《赠马子乔》：中风容鸿双；《与荀中书别》：风躬终容江从空；《还都口

号》：宫通风冬空容江邦逢功；《数诗》：东宫邦鸿丰风钟重容通；《玩月》：腮同中风。袁淑《大兰王九锡》：雄东风攻峰。谢惠连《豫章行》：江从峰钟踪苰龙胸封容；《猛虎行》：峰容踪恭纵；又：风“伤”；《前缓声歌》：胸峰公，“杨”同丰；《七月七日》：栊风穷从容踪双悰空龙重。王俭《赊徐孝嗣》：龙东踪雍从。谢朓《移病还园》：蓬鸿空重容冲从。

东独用者：

梁武帝《净业赋》：童躬穷风雄；《灵空》：同风中冲空。王融《十种惭愧篇颂》：隆中崇通风冲；《法乐辞》：穷风中葱宫；《春游回文》：东丛风红中。昭明太子《七契》：桐葱嵩东风中。简文帝《梅花赋》：宫中丛通筒风；《七励》：宫风虹珑东，中红风，“容”童风翁，空通；《上之回》：中宫风幢戎穷；《艳歌篇》：中空红终宫通骢骙铜弓蟠丰栊风筒桐东穷；《行幸甘泉宫》：通宫空风虹终中鸿；《奉和登北顾楼》：宫沣峒童虹中。沈约《瑞石像铭》：功空蒙融通葱风东衷宫工隆嵩；《前缓声歌》：东风宫鸿空虹童空中嵩；《游沈道士馆》：功充中宫穷丰躬“茏”风“踪”鸿通嵩同；《和刘雍州》：工铜珑穷鸿穷丛风雄桐充嵩；《望秋月》：丛风红濛空通珑鸿宫东。江淹《泣赋》：红穷东风；《哀千里赋》：穷红东空；《知己赋》：“容”同终；《丽色赋》：中风桐东空；《灵邱竹赋》：宫空风濛东通；《山桃》：丛风虹“宗”；《齐太祖诔》：工空“庸”冲空风，同功东崇，公终“邦”风；《赤亭渚》：

枫红穷中空风鸿。任昉《王贵嫔哀策文》：宫风中冲穷终；《侍释奠宴》：冲风蒙“鎔”。徐陵《傅大士碑》：雄空通丛风；《徐则法师碑》：童中“鎔”蒙；《紫骝马》：“鬃”幪空鸿东。沈炯《长安少年行》：翁蓬雄功宫中通空东终同聋翁蒙。魏收《后园宴乐》：中风穹功通丛。庾信《马射赋》：风宫红弓熊空；《郑伟墓铭》：公通雄“封”；《萧太墓铭》：宫戎中东穷风；《祀方泽歌》：宫中风，同宫中冯风葱；《上益州》：穷同蓬风红空；《和乐仪同》：通风宫丰简东；《和王内史》：宫功弓熊“重”。卢思道《孤鸿赋》：鸿虫东风空濛弓；《祭濮湖文》：东濛同风通戎；《后园宴》：丛栊红穷中。薛道衡《隋高祖颂》：蒙同功风。同此派者：谢庄（？），梁元帝，陶弘景，刘孝绰，刘孝威，刘潜，庾肩吾，何逊，吴均，张正见，牛弘。

冬钟江同用者：

江淹《哀千里赋》：峰江；《丽色赋》：双容龙邦；《赤虹赋》：逢容峰龙“红”；《江上之山赋》：江峰重；《镜论语》：纵重峰窗；《陆东海谯山集》：浓“红”松峰重从容。昭明太子《七契》：邦封从；冬从。

冬钟同用者：

沈约《俊雅》：重容从雍恭；《于穆》：钟镛容龙踪。简文帝《刘显墓铭》：巩重冢垄拱酥湧踵；《被幽连珠》：钟宗；《王规墓铭》：锋钟冬；《鹰门太守行》：浓重墉逢封踪。梁元帝《玄览赋》：墉封冲踪松钟。庾肩吾《奉使北徐

州》：恭从踪封墉雍重龙容钟松锋浓茸"蓁"峰镛喁峰庸逢。江总《入龙邱岩精舍》：龙峰松钟重容从。张正见《和诸葛览》：封重锋踪"戎"；《题新云》：松峰重龙。庾信《陪驾》：龙峰衡松蓉钟重峰容封；《任洛州》：踪龙重锋从庸峰松龚封；《送灵法师葬》：封锋松重鐘浓从。王褒《山家》：冬峰踪松钟逢龙。卢思道《春夕》：松封峰浓容重春从。牛弘《太庙乐歌》：宗雍重恭容从。薛道衡《展敬上凤林寺》：峰龙重浓钟松蓉从。同此派者：魏收，邢邵。

江独用者：

简文帝《秋晚》：江窗缸。

阳唐同用者：

颜延之《赭白马赋》：王方装光章"衡"防；《阳给事诔》：阳昌皇良霜"衡"①。谢灵运《山居赋》：忘常堂阳，鹍章梁凉，堂房芳长傍场，芳姜霜阳，芳狂；《宋武帝诔》：茫伤皇忘。鲍照《喜雨》：阳光乡潢庄堂芳箱皇。梁武帝《孝思赋》：伤望裳方苍茫肠央徨狂阳芳伤。沈约《郊居赋》：忘场翔昌堂方藏庄茫攘。昭明太子《七契》：光芳黄堂羊瀼桑唐康。简文帝《大法颂》：长王璜皇梁廊裳张锵庠扬藏章彰黄王狼荒乡桑汤良镗祥芳光凰翔王唐梁常庄骧行狼旸煌香墙凉量王芒霜扬张光房方航疆。王褒《陌上桑》：桑光

① 颜延之的"衡"字两次与阳唐同用，而不见与庚韵字同用，令人推想颜氏方言里只把这一个字读入阳唐，并不是把庚与阳唐合韵。这是该辨别清楚的。江淹的"珑"字也是如此（见下文第32页）。

芳筐徨。李德林《夏日》：凉塘黄浆光妆央。薛道衡《隋高祖颂》：方强王康；《月夜听军乐》：隍霜光阳 章强；《和许给事》：行场房妆鸯香。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诗人（惟孔稚珪徐陵庾信又以阳唐与江同用。）

江阳唐同用者：

孔稚珪《旦发青林》：江长央霜忘。徐陵《鸳鸯赋》：双鸯。庾信《鸳鸯赋》：王梁桑床；《柳霞墓铭》：阳张章江；《配帝舞》：藏堂汤香疆康；《昭夏》：长昌阳煌唐翔方；《王昭君》：阳梁行霜张；《从驾》：杨场张伤狼驟装行方长昌；《夏日应令》：阳长黄香凉房簧；《送卫王》：降江；《代人伤往》：鸯双。

在南北朝第一期，东冬钟江是同用的，王俭谢朓还有第一期的遗风。江淹可以代表第一期与第二期之间的过渡人物，所以他的东韵与钟韵虽在大部分的情形之下是分开的，却仍有些混用的地方。第二期除江王谢三人以外，东钟的界限就很显明；冬江字少，不常见，偶见时，则归钟而不归东。第二期以后的东钟合用时，仅能认为例外，因这种情形太少了。阳唐之不可分，也像尤侯幽之不可分。江韵独用，仅有简文帝的一个例子，似乎是孤证；但与江相配的入声觉韵也有独用的。觉韵独用者有简文帝、沈约，陶弘景，王僧孺，王褒，卢思道诸人，例子很多，显然可信①；那么沈陶王王卢的江韵大约也是独用的，不过没有史料可凭罢了。孔稚珪的江阳同用，觉铎也同用，大约是方音使然，因为南北朝第一二两期

① 参看下文觉韵条。

的江阳韵是显然划分的。到了第三期，江阳在更大的地域里实际混合了：徐陵与庾信都属于这一派，尤其是庾信，他的江与阳唐，觉与药铎，都有许多同用的例子，绝对不会是偶然的合韵。江韵之离东钟而入阳唐，是在颇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变迁；简文帝诸人的江韵独用（同时觉也独用），正是已离东钟而未入阳唐的一个过渡时期。由此看来，江之归阳，并非在唐宋以后，而是在隋代以前；《切韵》以江次于东冬钟之后显然是志在存古，戴东原的话有了佐证了①。

（丙）庚耕清青

庚耕清青同用者

何承天《雍离篇》：情兵庭旌英鸣倾清鲸城平诚。谢灵运《山居赋》：汀倾萦平，平明菁灵萦，经并秔成，猛麋硎鸣，经腥倾成，征行停星，灵生迎形惊情缨彭；《撰征赋》：平宁京扃莖明，情刑舲灵，轻争明生庭刑，舲城，经荆庚彭兵，惊萌城苹；《宋武帝诔》：行并营明，龄明萌经。颜延之《阳给事诔》：苹争亭城扃生。高允《王子乔》：卿庭星冥。谢惠连《塘上行》：营庭甍馨明。鲍照《野鹅赋》：萦行城庭扃惊宁；《代升天行》：城情平荣生灵经行庭龄声腥；《拟行路难》：庭茎罂争；《从临海王》：行冥荆旌鸣京情零盈。孔稚珪《白马篇》：鸣平庭

① 戴氏《声韵考》云："江韵不附东冬钟韵内者，今音显然不同，不可没今音，且不可使今音相杂成一韵也；不次阳唐后者，撰韵时以可通用字附近，不可以今音之近似而淆亲古音也。"

征星城惊声兵清青亭倾成英。梁武帝《孝思赋》：成荣溟形灵猩停零；《围棋赋》：形荣平名争；《会三教》：经青生名清龄星明生惊英萌荣形情。昭明太子《七契》：荣形声英情名营；《同泰僧正讲》：城名冥惊形英情成盈明更生清轻。沈约《郊居赋》：亭星平形经成坰萦青。江淹《丹砂可学赋》："珑"屏冥鲸名；《灯赋》：檠形灵庭筝平营；《连华赋》：名英名茎清英灵冥馨；《灵邱竹赋》："珑"青汀坰；《构象台》：精名生青溟生扃汀棂形；《登香炉峰》：经灵青冥星惊生情名旌；《渡西塞》：荣鸣横英情生茎经；《王粲怀德》：京情横清茎零平缨成萍领名；《伤内弟》：名声荣轻情鸣生庭坰。简文帝《马宝颂》：明声经平英，清"兴"①；《秋闺夜思》：征生屏鸣萤成声。梁元帝《玄览赋》：诚明京精庭经。陆倕《和昭明太子》：京城楹溟征灵英坰旌琼荣。庾肩吾《经陈思王墓》：生名宁明成鸣惊城京情。江总《云堂赋》：清营灵名楹英生。卢思道《棹歌行》：清城名缨轻情汀；《赠别司马幼之》：盟行亭旌清生缨名。李德林《相逢狭路间》：经横名城明营生轻兄情明篮星灵筝缨。牛弘《大射登歌》：明成行正庭名英平横清。薛道衡《出塞》：惊兵星城生声庭营

① 简文帝以"兴"韵"清"，谢惠连以"伤""扬"韵"凤""同""丰"（见上文），这是以颜远的韵合用的，我们只能认为偶然合韵，不能把蒸与清或阳与东之间的畛域泯灭。由韵文里研究韵部，该下些判断的工夫；否则《诗经》的韵部必不满十部，而不能分为二十二或二十三部了。

缨溟京；《昭君辞》：庭情形轻城征平声屏明萦名倾生星；《从驾》：经营旌清亭。同此派者：傅亮，袁淑，王融，张融，谢朓，陶弘景，任昉，吴均，陈后主，沈炯，魏收，温子升，隋炀帝。

庚耕清同用者：

何逊《与崔录事别》：行城盈平并明清惊迎征清兄京生。徐陵《陈文帝哀策文》：城明清精平，祯征鸣荆倾。庾信《哀江南赋》：城营兵行鸣声；《象戏赋》：枰"灵"生行明；《灯赋》：清声鸣荣明情；《段永神道碑》：生"星"鸣"坰"声；《周祀圜丘歌》：诚请倾情明，清"宁"成；《商调曲》：明行成衡"刑"情"宁"平，声"形"平，平成旌盟；《角调曲》：征兵生声"并"盈成"刑"；《征调曲》：生清明倾平"庭""铭"；《出自蓟北门行》：情城鸣兵营名；《奉报赵王》：平兵鸣名征明行营城迎声衡；《伏闻游猎》：晴横行声鸣惊平城；《同泰寺》：清京城惊生声轻明城笙情；《夜听捣衣》：声城明成声鸣；《宫调曲》：平"灵""庭"衡庚。同此派者：谢庄，王俭，张正见，王褒。

青独用者：

谢庄《月赋》：经灵冥庭；《宋孝威帝哀策文》：亭星庭冥；《宋明堂歌》：庭灵，庭灵，宁灵；《江都平解严》：灵宁馨；《怀园引》：庭青。王俭《高帝哀策文》：经坰利庭；《明德凯容乐》：灵庭形宁。刘孝威《妾薄命篇》：庭陉屏坰亭冥形。何逊《七召》：庭"声"；《和萧咨议》：

庭萤屏青星。徐陵《太极殿铭》：屏棂铭经廷。庾信《哀江南赋》：泾陉亭萤青；《卬竹杖赋》：铭庭；《齐王宪神道碑》：经灵宁庭；《长孙俭神道碑》：灵星经庭；《辛威神道碑》：灵星庭经；《豆卢公神道碑》：泾星灵亭铭；《柳霞墓铭》：星经萤；《郑常墓铭》：灵经亭星；《赵广墓铭》：经庭铭星；《青帝云门舞》：星灵。王褒《从军行》：经亭陉泾形星青刑铭庭屏。

《广韵》以庚耕清同用，青独用；刘渊平水韵直以庚耕清并为一韵，青仍独立。凡《广韵》同用独用之例，并不仅是因为韵窄而归并的，而是依声音的远近：支韵已够大了，还要与脂之同用；微韵虽窄，仍该独用。可见窄不窄并不是同用独用的主要原因。青既独用，可见它的音距离庚耕清颇远，而这种现象在南北朝已经看得出了。庾信有十篇诗赋是专用青韵的。其余虽也有庚青同用的地方，但都是些祭歌，神道碑，赋；诗里则绝对没有青与庚耕清混用的例子（诗的用韵比较严格，非但庾信如此）。除何逊徐陵庾信等人外，南北朝大部分的诗人似乎已四韵同用；然如江淹《知己赋》以"经灵形"为韵，《灵邱竹赋》以"青汀坰"为韵，《石劫赋》以"溟灵宁形"为韵，沈约《弥陀佛铭》以"形灵冥龄"为韵，《金庭馆碑》以"庭星棂青"为韵，谢朓《酬德赋》以"回艇溟鼎并婷"为韵，简文帝《七夕》以"灵耕星停"为韵，似乎都不是偶然的；尤其是青韵上声字那么少，而谢朓用了六个上声字还不至于出韵，更显出青韵的独立性来了。

六、真谆臻欣文元魂痕先仙山删寒桓

（甲）真谆臻欣文

真谆臻欣文同用者：

何承天《社颂》：民“行”人钧泯；《天赞》：人辰分；《战城南篇》：尘震殷云；《有所思篇》：闵辛因坟；《远期篇》：辰亲宾人文尘神均身春。谢灵运《山居赋》：文神陈伦；《撰征赋》：辰人纶分民，君焚勋仁；《宋庐陵王诔》：沦春云申；《鞠歌行》：邻因云陈沦真亲斤人辰；《述祖德诗》：云氛人军分人尘纶“屯”民；《魏太子》：辰津民臻仁新陈人茵尘珍；《答惠连》：旬蓁；《登临海峤》：近畛忍隐；《临终诗》：尽殒茵愍泯忍“朕”。梁武帝《净业赋》：人尘嗔筠春真芬新邻因神。陶弘景《云上之仙风赋》：文云辰；《瘞鹤铭》：“禽”真，辰辛“门”；《许长史旧馆坛碑》：芬文巾薰；《告逝篇》：因欣身宾津。

真谆臻同用者：

颜延之《迎送神歌》：亲春裡陈民晨沦神轮振。谢惠连《雪赋》：陈亲绅因春；《仙人草赞》，人臻春“林”；《夜集作离合》：宾臻遵。鲍照《代蒿里行》：伸晨亲巾陈沦人尘；《送盛侍郎》：阃津尘人身春；《学古》：巾亲人身神唇珍尘申晨陈春。谢朓《齐雩祭歌》：巡宾臻。昭明太子《宴阑思旧》：淳邻新仁滨尘巾；《东斋听讲》：珍仁均真尘津陈新蘋伸。简文帝《长安有狭斜行》：“寻”银臣尘陈新

巾翳脣：《伤离新体》：申“襟”滑尘轮人。何逊《赠族人》：绅薪姻陈纶巾淳身民人仁贫珍伦神沦滨真陈亲邻尘秦辰。徐陵《欧阳颜德政碑》：陈臣因新申镇邻宾尘仁春；《王劢德政碑》：臣滨因神恂珍伦臻椿陈春。江总《梁故度支陆君诔》：仁真神“禽”辰身贫姻人。卢思道《城南隅燕》：新人春滨尘轮旬秦；《上巳禊饮》：尘春蘋人；《珠帘》：晨人尘春。薛道衡《豫章行》：嚬春新人尘。同此派者：萧子良，王融，庾肩吾，吴均，王褒。

真谆臻欣同用者：

谢庄《孝武宣贵妃诔》：姻臻；辅身旻阃；《宋明堂歌》：晨春，新垠。沈约《郊居赋》：津秦闽珍春人；《需雅》：珍薪陈神垠；《大壮舞歌》：人伦薪晨旻津震人轮新陈寅；《新安江》：珍春鳞津磷巾尘。梁元帝《玄览赋》：真珍欣陈麟。陈陵《走笔戏书》：勤春人尘新巾身。庾信《哀江南赋》：人民轮筠臣滨麟人，纶勤臣真人；《吹台微铭》：筠真晨人秦春新尘；《皇夏》：辰人驯邻尘轮臣麟宾；《羽调曲》：辰臣麟轮巡银宾人。牛弘《蜡祭歌》：民垠；《方邱歌》：神辰纯陈臻人。

文欣同用者：

颜延之《夏夜呈从兄》：纷分云闻芬殷文；《还至梁城作》：勤军群分云文坟君闻殷。鲍照《芜城赋》：殷勤坟云文君分；《野鹅赋》：殷“鹑”文云群；《还都道中》：勤分群纭闻。卢思道《升天行》：群君文云垠氲闻纷。

文独用者：

谢庄《侍宴蒜山》：云氲分云；《侍东耕》：闻云熏汾。王融《出三界外乐篇颂》：氛云坟群薰君。沈约《秋夜》：分氲云裙闻。昭明太子《七契》：云文分芬闻。简文帝《七励》：闻君分勋文云。何逊《九日侍宴》：勋君分氛氲群云曛纹芬云闻汾。庾信《豆卢公神道碑》：君云分勋文；《段永神道碑》：闻君纷云军；《同卢记室从军》：文军群汾分闻云君；《西京路春旦》：分云汾群氛君文薰军；《纥豆陵氏墓铭》：问愠训"舜"。同此派者：萧子良，袁淑，谢朓，王僧孺，庾肩吾，吴均，江总，王褒。

真谆臻之不可分，全南北朝是一致的。欣韵或归文，或归真，大致可说第一期的欣归文，第二期以后的欣归真。"垠"字本有"语巾""语斤"二切，故上面所举谢庄以"垠"韵"新"，仍不当认为欣真同用；反过来说，卢思道以"垠"与"群""君"等字为韵，也不能认为欣文同用。《切韵》是志在存古的，隋时江已入阳却仍把它放在东冬钟之后；同理，隋时欣已入真却仍把它放在文之后，因此就与实际语音系统冲突。顾亭林注意到杜甫以欣真合用，亦可为唐时欣已入真之证。就真谆臻三韵看来，收"n"的韵尾很有些地方是与收"ng"或收"m"的韵尾混用的。例如何承天以"行"与民人钧泯"为韵，是韵尾"ng""n"相混；陶弘景以"禽"与"真"为韵，谢惠连以"林"与"人臻春"为韵，简文帝以"寻"与"银""臣"等字为韵，"襟"与"申""濬"等字为韵，江总以"禽"与"人""真"等字为韵，是韵尾"m""n"相混。我们再看庾信《夜听捣衣》以

"纂"与"暗""掺"为韵，也是"m""n"相混。乍看起来，真侵相混与桓覃相混都很像今北音与吴音，真庚相混也像今北音；但我们决不能如此判断。在南北朝的韵文里，韵尾"m""n""ng"三系的界限是很显明的，我们不能因为有了六七个例外而把三系的界限完全泯灭。同时，我们也只能认为例外，不能认为传写之讹，因为这些例外也有它们的条理：真只与庚混而不与阳唐或蒸登混，又只与侵混而不与覃谈或盐添混。由此看来，一定是以为真庚侵的主要元音相同，所以诗人们可以偶然忽略了它们的韵尾而以真庚合韵，或真侵合韵。由此类推，桓覃的主要元音也该相同，或被认为相同。

（乙）元魂痕先仙山删寒桓

元魂痕先仙山删寒桓同用者：

何承天《上白鸠颂》：乾山渊宣言；《上陵者篇》：攀纨峦桓端轩兰原山叹还班乾酸欢。谢灵运《山居赋》：山川员端观盘，便闲研旋川川阡涟，园存"西"山然源田阡，荪莲鲜翻阑残欢还，繁源川敦蝙鳢鲜渊旋泉，山园存肩餐温，湍还峦单轩前椽牵翻，山卷员渊绵然，辕门荪泉，观欢难阑端还攀，篇艰旃贤山；《撰征赋》：山渊虔，寒安端藩难言叹，难艰便川魂，塞难川贤旃颠，天恩藩门，迁根渊宣元恩言，端冠湍关难叹，澜颜端旋年川涟旋埏圆田痊焉。张融《海赋》：天川门，奔魂前天。陶弘景《水仙赋》：山言川辕，翻门前渊田连年仙；《寻山志》：山艰根存峦原山门源天蝉田。

元魂痕同用者：

颜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门园辕轩原“谨”援；《挽歌》：昏门园根。鲍照《代东武吟》：喧言恩源垣奔温存论门豚猿怨轩魂；《代东门行》：远晚饭“断”；《拟行路难》：门园蹲“鹃”魂冤尊言。谢庄《怀园引》：荪樊园喧门；《孝武宣贵妃诔》：怨万，“媛”宪逊怨。梁武帝《方丈曲》：门“遵”。沈约《销声赞》：魂樊存“骞”言；《酬谢宣城》：门喧翻园尊荪存崑繙源；《奉和竟陵王》：魂存门园樽论。江淹《恨赋》：原魂论。冤魂门恩言；《遂古篇》：门存沅，元魂尊原论言浑惛，孙繁奔；《左思咏史》：门魂源恩尊轩言门园。任昉《苦热》：轩恒根温奔。简文帝《蒙预忏悔》：昏门园怨猿喧轩翻门樊；《山斋》：藩门猿“鸾”。刘孝威《思归引》：恩燔奔魂屯轓论。吴均《酬别江主簿》：源根门樽恩“骞”原翻萱。徐陵《刹下铭》：垣鹍翻怨阍论昏孙。王褒《送观宁侯葬》：源蕃温崑喧魂垣孙辕樽存园门根村昏喧原。同此派者：谢惠连，高允，谢朓，王僧孺，刘潜，庾肩吾。

先仙山同用者：

颜延之《阳给事诔》：甄贤间先传；《赤权颂》：宣玄天间；《从军行》：间山天川涓燕弦边前悬烟怜；《观北湖田收》：川仙塵山“环”天先烟芊年筵妍牵；《北使洛》：艰山间川贤椽烟年“言”“繁”嚣然。高允《鹿苑赋》：简践典宴遣显。鲍照《芜城赋》：肩天田山妍；《舞鹤赋》：年天泉山；《河清颂》：“溱”川年山涓渊鲜；《代别鹤操》：间

悬山烟；《代朗月行》：山前妍弦先篇宣间；《代白纻舞歌》：捐天“恩”筵山年“言”；《和王承》：年绵贤山烟牵传间；《拟古》：泉坚年山。川烟填贤；《拟青青陵上柏》：泉烟年弦川山莲前贤；《学刘公干体》：山前天妍；《白云》：天仙渊山烟泉间弦传旋。谢惠连《雪赋》：鲜山；《甘赋》：圆山。袁淑《效子建白马篇》：翩间贤年权鄙“言”泫“西”捐泉前然。谢庄《月赋》：消闲燕玄传；《宋孝武帝哀策文》：蹇冕“翼”剪；《舞马赋》：荐盼箭练袨。王融《赠族叔卫军》：宣山。沈约《栖禅精舍铭》：禅烟天田筌年旃椽山玄泉莲迁悬筵蝉传缘；《君子有所思行》：川“轩”仙弦年蝉玄；早发定山：山间圆溅然荃仙；《悲落桐》：山天悬。江淹《泣赋》山泉烟连：《去故乡赋》：渊山天；《哀千里赋》：怜“难”迁山；《赤虹赋》：山“轩”莲年；《江上之山赋》：旋迁天山坚；《空青赋》：仙山泉烟；《翡翠赋》：山泉天泉；《薯蓣》：怜仙年山；《白云》：捐山前天；《刘乔墓铭》：贤传宣年“关”坚甄玄山烟镌；《遂古篇》：然边天山渊川先间然传仙缘宣艰“论”旋“言”“亶”偏间千篇坚“言”悬烟天先，然传山边缘前田千年全坚然间连鲜前先间山“沦圆边船；《访道经》：传然山；《悦曲池》：绵旋天泉山渡莲闲山前边；《爱远山》：山天田泉；《游黄蘖山》：边仙天泉烟间年山前然；《历山集》：年山田天然连间；《贻袁常侍》：天泉“烟”山莲前坚年。《寄丘三公》：川“西”坚天山；《袁淑从驾》：玄年川悬山渊鄙弦天筵前宣；《学

魏文帝》：山“寒”燕贤。谢朓《思归赋》：盼绚变电眩见。梁武帝《游钟山》：缠眠权迁年然然煎先缘川悬山绵圆娟溅牵泉“烟”禅虔田天边前贤；《春歌》：眼“恨”。吴均《吴城赋》：烟年迁壖山；《八公山赋》：山仙燕，天山鲜仙山翩天。温子升《常山公主碑》山泉田传。邢邵《文襄金像铭》：诠焉缠缘镌宣边千天山年玄传；《广平王碑》：山编玄。

寒桓删同用者：

鲍照《观漏赋》：难丸澜欢叹；《芜城赋》：寒残“言”；《石帆铭》：难安“言”还“烟”；《代东门行》：酸寒颜端；《拟行路难》：宽难“言”还关寒颜难叹、寒安看冠；《赠王子乔》：丹难颜还兰；《和王护军》：寒还弹酸单残难纨餐；《苦雨》：灌乱旦晏岸馆漫弹；《冬至》：叹换雁岸晏散弹。谢惠连《秋怀》：患晏烂雁慢半算慢宦玩翰乱旦焕叹“串”。谢庄《孝武宣贵妃诔》：纨澜寒栾攀；《怀园引》：关寒还。江淹《丹砂可学赋》：观澜纨安颜；《横吹赋》：冠寒还；《王太子》：丹岏兰还；《萧太傅东耕祝文》：坛“年”銮；《山中楚辞》：奇团寒难还兰；《赠炼丹法》：还颜攀丹欢箪寒鸾；《采石上菖蒲》：看端澜丹欢宽颜还；《古离别》：关还团寒；《征怨》：“闲”颜还；《学梁王兔园赋》：雁汉散，乱叹半。吴均《赠王桂阳别》：欢干关湍还；《古意》：干纨团“言”；《闺怨》：还安难纨。

先仙同用者：

梁元帝《玄览赋》：阡田连田然，然天莲连圜迴。何逊《学古》：年翩鞭圆连前天。张正见《御赤乐游宴》：埏宣编畋边川烟仙旗鞭弦筵绗天鲜蝉饴涓泉年；《重阳殿》：泉连泉灣悬烟仙椽莲年鲜蹁天弦前翩。隋炀帝《步虚词》：然天莲烟篇连泉田玄年。卢思道《卢记室诔》：联年天贤前田；《从军行》：泉连年贤天；《后园宴》：仙年田连然。李德林《从驾》：宣年川烟连天旋篇。薛道衡《老氏碑》：先天川然；《隋高祖颂》：然仙玄年；《和许给事》：年圆悬前连川绗。同此派者：傅亮（？），简文帝，庾肩吾，吴均，陈后主，徐陵，沈炯。

寒桓同用者：

沈约《日出东南隅行》：郸端纨澜栾官鞍鸾冠；《白马篇》：鞍兰难盘寒餐兰安官单完；《登高望春》：安桓纨翰丹鞍兰难欢叹。王僧孺《永宁令诔》：湍干漫澜翰端残棺寒抟攒安澜。刘孝绰《栎口守风》：欢澜难峦寒安兰鸾；《爱姬赠主人》：看残纨欢冠。邢邵《冬夜》：安寒酸端残阑冠宽兰官韩干抟难桓。薛道衡《出塞》：团安寒端乾难官鞍韩刊兰；《山亭》：兰端寒；《和许给事》：兰难鞍丸。同此派者：颜延之，袁淑，萧子良，昭明太子，简文帝。

寒桓先仙同用者：

刘孝威《采莲曲》：船莲鲜盘钿；《龙沙宵明月》：圆残澜寒单难欢丸。

寒桓山同用者：

庾肩吾《奉和赛汉高庙》：坛安残寒难；《和竹斋》：竿栾栏乾艰；《从驾》：兰坛寒官安；《奉和武帝》：攒寒餐兰峦蟠澜；《岁尽》：弹安盘丸看。庾信《哀江南赋》：难端安残难丸寒山；《伤心赋》：间安棺栾寒；《柳霞墓铭》：观寒宽棺；《雍夏》：阑"关"；《舞媚娘》：看安"还"残；《正旦上司宪府》：阑端官盘殚寒栏抟栏难冠丹竿；《奉和赐曹美人》：寒兰看；《问疾示封中录》：闲寒"还"纨。

删独用者：

梁元帝《春别》：攀关还。刘孝绰《遥见邻舟》：关还颜管班环攀。庾肩吾《南苑看人还》：颜攀鬟关还。徐陵《和王舍人》：颜鬟关还。江总《别永新侯》：关还。庾信《连珠》：关还；《反命河朔》：班还颜关；《应令》：湾还关；《看舞》：关鬟；《望渭水》：湾还；《咏雁》：关还；《步陆孤氏墓铭》："官"雁涧"赞"。李德林《入山》：关环攀还颜。

山独用者：

简文帝《游人》：间山。梁元帝《玄览赋》：殷山闲；《秋兴赋》：间"兰"。

删山同用者：

卢思道《从重行》：攀还间。

大致看来，元魂痕是一类，先仙山是一类，删寒桓是一类。元魂痕与先仙山相近，先仙山又与删寒桓相近。山删必不可混，否则先仙山删寒桓六韵就只好并成一类了；因为在南北朝大部分的韵文看来，山是与先仙混的，删是与寒桓混

的，至于山删混用的例子则很少。删虽与寒桓相混，它的主要元音未必与寒桓完全相同：非但梁元帝，庾肩吾，庾信，江总，李德林的删韵独用是显然的，鲍照的《萧史曲》以"颜攀关还"为韵，《幽兰》以"颜还"为韵，谢庄《山夜忧》：以"还颜关"为韵，江淹《古意》以"关环蛮还"为韵，都能显出删的独立性。山韵字比删韵字更少，所以很少独用的例子，但它的主要元音是否与先仙完全相同，也还是个疑问。删山完全相混，恐怕是第三期以后的事。其次，我们注意到元魂痕在南北朝没有分用的痕迹，先仙也是完全相混的。

"西"字很奇怪：谢灵运袁淑都把它读入先仙韵，这与先秦古音相符；但江淹在《寄丘三公》里虽把它读入先仙韵，在《冬尽难离》里又把它读入齐韵，同是一个人而有两种读法，便不容易索解。我们可以这样猜测：南北朝第一期的"西"字归先仙，第二期归齐；江淹在《寄丘三公》里用古音，在《冬尽难离》里用今音。

七、侵覃衔谈盐添咸严凡

侵独用者：

谢灵运《伤己赋》：心临阴音；《昙隆法师诔》：深临林嶔。高允《答宗钦》：深心寻箴。鲍照《日落望江》：深阴林寻音心金沈；《和傅大农》：音心林阴深禽沈岑寻。谢庄《孝武宣贵妃诔》：祲渗衽禁。沈约《侍宴乐游苑》：临心沈阴林禽襟浔簪；《郊居赋》：甚禀稔埁枕。简文帝

《金锷赋》：深金阴钦心音寻琳。庾信《小园赋》：林簪沈寻林心琴；《夜听捣衣》：阴林砧琴针心；《幽居值春》：沈临林侵琴深金；《卧疾穷愁》：侵心林寻琴吟。卢思道《卢纪室诔》：深金沈簪临阴吟箴寻任音心；《有所思》：任深金林心。薛道衡《老氏碑》：林心琛琴。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诗人。

覃衔同用者：

谢灵运《山居赋》：南潭参耽。鲍照《采菱歌》：潭南。沈约《江南曲》：潭南谙簪嵌。江淹《丽色赋》：南骖衫。谢朓《临楚江赋》：南潭岚"严"。昭明太子《七契》：耽南。简文帝《正智寂师墓铭》：潭堪；《采菱曲》：含蚕南。梁元帝《玄览赋》：篸暗。吴均《古意》：堪南篸潭蚕。庾信《伤心赋》：篸男含；《卬竹杖赋》：南潭；《枯树赋》：南潭堪；《纥豆陵氏墓铭》：南骖覃蚕；《郑氏墓铭》：南覃参蚕；《和侃法师》：潭南；《赠别》：含涵；《夜听捣衣》：阍"纂"掺。隋炀帝《锦石捣流黄》：暗惨。

谈独用者：

简文帝《七励》：三甘谈惭。

盐添凡同用者：

谢庄《宋明堂歌》：帘檐。颜延之《陶征士诔》：占瞻敛窆。高允《答宗钦》：兼谦潜阎。沈约《八关斋》：染掩险渐。江淹《齐太祖诔》：掩险俭渐，堑念剑。昭明太子《七契》：瞻檐潜沾淹。简文帝《七励》：添甜盐、剑堑；《春闺情》：纤缣帘檐嫌；《咏雪》：奁盐。刘孝绰《望月有所思》：纤檐帘。魏收《永

世乐》：添沾嫌。何逊《杂花》：染点敛。江总《东飞伯劳歌》：脸敛。庾信《连珠》：染险；《元氏墓铭》：冉验掩。徐陵《鸳鸯赋》：念厌。

侵韵之独用，是全南北朝一致的。覃谈盐添咸衔严凡八个韵很少见，尤其是严韵，只有"严"字见一次，咸韵则完全不见。这样，我们颇难断定它们的音值的异同或远近。依我们所有的史料看来，覃衔的音值该很相近，或相同；谈不与覃混，则它们的音值也许相差较远。"严"字似乎就是衔韵中字，否则只能说它是偶然与覃合韵，严的入声业韵却是与凡的入声乏韵同用，例如沈约《释迦文佛像铭》以"业胁劫"与"法"为韵，可见《广韵》的严凡同用不是没有理由的。咸韵字虽未见，但与它相当的洽韵是与叶帖同用的，可见《广韵》把咸放在盐添的后面也是有缘故的。

八、职德屋沃烛觉药铎陌麦昔锡

（甲）职　德

职独用者：

颜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饰测侧极。高允《征士颂》：直识翼食式色。鲍照《游思赋》：抑蚀逼息织力棘；《拟行路难》：食息翼息侧识直；《代雉朝飞》：翼力逼直臆色；《行京口至竹里》：仄色翼逼食力息。谢惠连《鹦鹉赋》：鹬色息侧；《顺东南门行》：力息直识侧。王险《高帝哀策文》：职式极戾。谢朓《酬德赋》：息翼侧

愿植牧臆；《答张齐兴》：极色“昔”职侧直翼饰力陟。沈约《郊居赋》：棘即息翼力植直；《相逢狭路间》：忆侧食直翼色织即翼；《赤松涧》：测息陟翼食侧；《梦见美人》：息忆色食侧忆。江淹《江上之山赋》：色逼息仄力极；《刘桢感遇》：色直翼职饰侧测。梁武帝《登北顾楼》：识陟逼域侧测织。邢邵《七夕》：侧息测色轼织翼。江总《辞行李赋》：力棘息直翼饰极。王僧孺《中寺碑》：测极息“赫”力；《中川长望》：即极息昃识直色忆。刘峻《登都洲山》：嶋翼测息色；《始营山居》：息织嶋植翼极侧色食臆。刘孝绰《饯庾于陵》：侧色饰翼昃力息。何逊《拟轻薄篇》：亿饰植息直侧食类色织匿极。庾信《豆庐公神道碑》：嶷直色殖棘轼；《步陆孤氏墓铭》：域色直植。卢思道《听鸣蝉篇》：极侧食。同此派者：何承天，梁武帝，昭明太子，简文帝，梁元帝，吴均，陈后主，温子升，任昉，刘潜。

德独用者：

谢灵运《山居赋》：默勒国得；《陈琳》：慝北勒国赋则德刻黑默惑。颜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则德塞国。高允《征士颂》：惑国墨式；《北伐颂》：德国塞则。鲍照《河清颂》：国北黑僰德。袁淑《驴九锡文》：默刻式德。谢惠连《雪赋》：囿“域”“竹”“曲”德；《秋胡行》：得惑。王俭《诸彦回碑文》：默国则德。谢朓《敬皇后哀策文》：式则国德；《海陵王昭文墓铭》：则嘿克德；《三日侍华光殿》：“式”德默国。沈约《霜雅》：国德则

忒塞。任昉《知己赋》：惑“渴”默；《泛长溪》：勒国“域”惑缁黑。江淹《齐太祖诔》：德国克黑则默，国德塞则；《荐豆呈毛血歌辞》：则德塞默黑国。王僧孺《白马篇》：北勒得国“棘”惑黑墨特塞德。梁元帝《玄览赋》：则国，则国德墨“极”。吴均《送归曲》：默塞国北；《赠任黄门》：德勒北黑默；《古意》：塞德勒北。江总《玛瑙盘赋》：特国刻勒；《陈宣帝哀策文》：“业”默德塞。庾信《慕容宁神道碑》：北国则德；《赵广墓铭》：塞德国勒；《宇文显和墓铭》：德则北勒。王褒《于谨墓碑》：塞德北国。同此派者：谢庄，王融，梁武帝，沈炯，邢邵，牛弘。

职德同用者：

隋炀帝《秦孝王诔》：则国德克，翼国塞，直侧。薛道衡《隋高祖颂》：慝国德塞则植息极；《豫章行》：极忆息；《山亭》：息侧色。

职德与蒸登相配；蒸登既分用，职德也跟着分用。这种整齐的情形，非但蒸登职德如此，其余平入相配的韵也都如此。不过，职德合韵的例子比蒸登合韵的例子多些；隋炀帝与薛道衡竟似以职德相混。也许职德在南北朝第一第二两期中，它们的主要元音是不相同的；后来在北方渐渐混合，只剩下洪细音的分别了。

（乙）屋沃烛觉药铎

屋沃烛觉同用者：

颜延之《赭白马赋》：属束足毅亍岳躅。谢灵运《山居赋》：谷竹麓渎，陆菽熟牧腹，牧逐竹谷菑蓺福熟，木赎浊谷竹绿；《撰征赋》：目曲旭濯啄邈学躅属"慝"足；《归涂赋》：渥局邈谷乐；《宋庐陵诔》：酷毒辱赎；《慧海法师诔》：觉学"泽"琢；《过白岸亭》：屋木曲属鹿乐戚朴；《东阳溪中》：足"得"。谢惠连《雪赋》：服曲，幄缛爛曲；《祭古冢文》：渥曲卜麓木。高允《北征赋》：育"域"福服。鲍照《观漏赋》：仆觉促玉属木哭续；《芙蓉赋》：渥曲绿玉烛木；《河凌颂》：竹邈；《石帆铭》：陆服木斲谷；《绍古辞》：木促"鹤"录玉曲。

屋沃烛同用者：

袁淑《啄木诗》：木宿欲辱。谢朓《酬德赋》：六淑複穆菊服勖；《冬日晚郡事隙》：木竹肃陆目馥轴菊；《和王著作》：澳服陆竹複目谷牧曝倏淑轴谷沐筑；《治宅》：曲足旭菉粟；《咏竹火笼》：玉褥曲绿旭。孔稚珪《北山移文》：覆哭黩，续狱录牧。

屋独用者：

沈约《循役》：穆服陆複木伏牧竹復。江淹《灵邱山赋》：馥木蠹肃陆。梁武帝《凡百箴》：肉筑禄；《东飞伯劳歌》：六"玉"。昭明太子《讲席将讫》：竹宿菊筑轴蓄伏目郁蹙馥熟穀腹郁谷覆恧屋族独缩木宿扑菽澳槭逐穀。简文帝《登城》：轴竹陆谷木復目穀。吴均《春怨》：復煜竹宿目谷屋逐複独。徐陵《陈文帝哀策文》：畜筑熟肃；《咏柑》：淑竹"国"郁育。庾信《哀江南赋》：覆

鹿瞩"酷"睦轴熟屋哭；《角调曲》：谷竹牧 穀 叔漉屋。卢思道《卢记室诔》：福陆淑目。牛弘《圜丘歌》：穆肃服祝福。同此派者：王融、王筠，刘孝威，何逊，江总。

烛觉同用者：

谢庄《舞马赋》：蹋烛足聚。王融《和南海王》：欲瞩浊曲。江淹《学梁王兔园赋》：确聚褥续；《灯赋》：缛朴。任昉《答陆倕知己赋》：朴学幄曲乐幄褥。

烛独用者：

简文帝《书案铭》：足玉绿曲褥束俗烛勖。沈约《郊居赋》：顼烛俗玉；《伤美人赋》：玉曲蹋烛褥；《游钟山》：足曲欲足；《伤春》：绿曲续玉；《愍衰草》：烛续曲绿。邱迟《何府君诔》："壑"俗玉辱。王僧孺《捣衣》：促绿旭烛曲续足；《在王晋安酒席》：曲瞩玉醁。王筠《三妇艳》：褥烛曲续。何逊《七召》：欲足俗蹋玉。梁元帝《玄览赋》：旭促烛玉；《鸟栖曲》：玉曲"逐"；《示吏民》：足欲绿俗。徐陵《傅大士碑》：足"卜"促狱烛。江总《真女峡赋》：瞩曲烛玉。庾信《长孙俭神道碑》：局玉烛粟；《征调曲》：欲俗粟触足。陈后主《朱鹭》：绿曲续瞩。隋炀帝《秦孝王诔》：促"谷"曲；《东宫春》：绿促玉曲。牛弘《和许给事》：烛续曲玉。卢思道《孤鸿赋》：绿浴旭粟续玉。同此派者：梁武帝，张正见。

觉独用者：

沈约《僧敬法师碑》：觉学邈。陶弘景《许长史旧余坛碑》：学浊朴觉。简文帝《筝赋》：角学乐；《七励》：觉

朴学；《刘显墓铭》：握学岳。王僧孺《云碑法师》：朴“测”邈学觉握岳。王褒《陆腾勒功碑》：岳璞。卢思道《卢记室诔》：朔乐学握。

药铎同用者：

谢灵运《山居赋》：薄壑若，托龠作；《撰征赋》：托络诺弱镬；《宋武帝诔》：薄弱错跃；《善哉行》：落薄索却谑萼铄酌瘼乐。鲍照《游思赋》：壑络灼鹤泊乐；《舞鹤赋》：廓落漠灼阁跃。沈约《愍衰草》：薄灼阁鹤。何逊《七召》：恶乐作获壑“鹄”。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诗人（惟孔稚珪，庾信又以药铎与觉同用）。

觉药铎同用者：

孔稚珪《北山移文》：郭岳壑爵。庾信《哀江南赋》：乐学落角乐略索鹤浊；《和张侍中述怀》：剥角落壑鹤渥寞镬壳箨洛索药缴诺托亳郭蓿薄获乐涸朔雹浊鹄藁数廓。

屋沃烛觉药铎与东冬锺江阳唐为并行式的进化：东冬锺江先合后分，屋沃烛觉亦先合后分；孔稚珪庾信的江入阳唐，他们的觉也入药铎；阳唐始终不分用。这种并行式的进化情形足以证明《切韵》平入相配的系统是按照南北朝的实际语音系统而定的。

（丙）陌麦昔锡

陌麦昔锡同用者：

谢灵运《山居赋》：石隔适激，适隔石敎“借”“霓”；《撰征赋》：狄析格厄宅逆，策迹涤役；《岭表赋》：隔迹翮，

《昙隆法师诔》：赜析襞夕。鲍照《游思赋》：役客白石夕陌翮戚；《石帆铭》：惕鹊壁历；《过铜山掘黄精》：策历迹日滴壁积白客惜；《和王义兴》：白客夕隔。谢惠连《雪赋》："错"索奕积隙席白。沈约《会圃临东风》：碧石帝摘襞射隙席役惜。江淹《知己赋》：藉"密"历；《学梁王兔园赋》：石壁尺；《空青赋》：壁碛；《齐太祖诔》：迹敌册，益亦射石夕液；《构象台》：寂迹石惜；《镜论语》：册寂革；《悦曲池》：柏石画尺。庾肩吾《暮游山水》：历鹊碛壁。同此派者：何承天，王融，简文帝，徐陵，薛道衡。

陌麦昔同用者：

刘孝威《卧疾》：壁席益客。何逊《七召》：赫迹译帛；《别沈助教》：舄只昔石益；《和刘咨议》：陌驿石白积夕壁泽。徐陵《陈文帝哀策文》：腊怿益舄擗。庾信《连珠》：格客石；《崔說神道碑》：策客石壁；《祀圜丘歌》：格泽尺，泽帛迹百；《羽调曲》：尺石壁"锡"脊策藉。

锡独用者：

何逊《闺怨》：壁滴。

依平声韵看来，谢庄，王俭，刘孝威，何逊，徐陵，庾信，王褒的锡韵都该独用；因为他们的青韵是独用的，与青相配的锡也该独用才对。但是锡韵颇窄，他们不大用它，我们只须看他们用陌麦昔韵时不杂锡字就可证明锡是独立的了。庾信在《羽调曲》中杂用一个"锡"字，因为是一种宗

庙歌，用韵可以较宽，自当认为偶然的合韵。

九、质术栉迄物月没废霁祭屑薛黠镨曷末泰

（甲）质术栉迄物

质术栉同用者：

颜延之《赭白马赋》：日质出律跸秩。谢灵运《山居赋》：一悉实出，一律栗悉，质衷七术；《撰征赋》：日"益"，《罗浮山赋》：悉"惱"七日室术；《登绿嶂山》：室毕质密日悉吉匹一出；《徐干》：瑟密毕栗质室一日匹失。鲍照《河清颂》：密疾一术室日；《从庾中郎游》：室密疾日质溢栗述毕；《登九里埭》：疾一瑟日。高允《鹿苑赋》：出吉术室溢毕。沈约《郊居赋》：崒日，溢失革瑟日述笔一；《绣像题赞》：壹质律术溢实"测"室日。江淹《知己赋》："策"实术；《丽色赋》：日密溢瑟，瑟出；《水山神女赋》：实质，质瑟疋悉日术；《横吹赋》：日一出瑟；《齐太祖诔》：膝日"匮"逸匹，秩日律谧实，一密橘，日谧跸；《潘岳述哀》：日毕瑟一失质"寐"；《卢谌感交》：匹一恤失溢出质瑟逸实。王融《生老病死篇颂》：实日术瑟质汨；《皇太子哀策文》：日吉"侧"瑟；寒晚，律日革瑟疾逸"辔"。昭明太子《七契》：日密出溢悉实栗橘。简文帝《奉答南平王》：实失橘日密笔。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位"恤溢毕。何逊《登石头城》：一窣出恤悉日术出疾室；《刘博士江丞同顾不值》：室出疾帙

膝日匹笔实革逸术。吴均《赠朱从事》：漆出日一"泣"。江总《衡州》：瑟疾实日。庾信《长孙俭神道碑》：密失滕出；《昭夏》：日瑟质。卢思道《驾出圜丘》：日吉出。薛道衡《隋高祖颂》：日瑟一秩。

质术栉物同用者：

梁武帝《孝思赋》：室瑟匹；《效柏梁体》：绂术弼物密泪秩实质匹一"匹"。

物独用者：

颜延之《应诏燕曲水》：物黻屈拂。谢惠连《陇西行》：屈黻。江淹《悼室人》：郁拂物忽"慰"。徐陵《宋司徒寺碑》：佛物。

关于这五个韵，我们注意到几件事。第一，迄韵太窄，故完全未见。第二，质术栉之不可分，适如真谆臻之不可分。第三，质术栉之偶然与陌麦昔锡或缉合韵，适如真谆臻之偶然与庚耕清青或侵合韵（只有王融以职质合韵，是颇难索解的）。第四，脂韵去声"匮""辔""位""寐"等字，与质术栉为韵，微韵去声"慰"字与物为韵。第四件事是最有趣的，我们从此可断定脂与真质的主要元音相同，微与文物的主要元音也相同。但是如果质物的韵尾是t，脂微没有韵尾t，那么，质与脂或物与微押起韵来就不谐和；除非脂微的去声字在南北朝属于入声与质物才能押韵，但这种假定尚待多方面的证明，现在未便下断语。

（乙）月没废霁祭屑薛黠锡曷末泰

月没废霁祭屑薛黠锡曷末同用者：

谢灵运《撰征赋》：节屑结月越说没雪垤，"代"济滞闯；《怨晓月赋》：悦月缺洁澈；《辞禄赋》：窟绝；《聚沫泡合》：沫"壑"夺怛；《昙隆法师诔》：察月越发，绝涅拔节；《折杨柳行》：雪洁节灭拔哲；《邻里相送》：越发月歇阙别蔑；《登庐山》：闭辙雪。

月没霁薛曷末泰同用者：

张融《海赋》：蔕翳"界"，裂势"浩"外，鲐"鲋"月发，月忽逮外，外带濑阙月，月"界"灭雪，外末太泰会达大。

月没同用者：

颜延之《赭白马赋》：骨发月没阙越；《为织女赠牵牛》：月阙髮越发没歇。鲍照《观漏赋》：月越"鹯"歇阙没；《芙蓉赋》：发越月髮没歇；《代陆平原》：阙髮月渤越发歇骨没"晰"；《岐阳守风》：没月发歇越发。沈约《郊居赋》：窟越阙"及"；《任昉墓铭》：阙"灭""绝"；《却出东西门行》：阙没发谒月歇髮越渤窟；《和竟陵王》：阙月没歇发。谢朓《冬绪羁怀》：阙髮月"对""蔓""绩"没越"渴""昧"歇。梁武帝《朝云曲》：谒"暖"没；《游女曲》："滑"月阙。昭明太子《殿赋》："爨"发。江淹《水山神女赋》：月发没；《石劫赋》：髮没发阙；《齐太祖诔》：发"内"阙钺月，"义""爱"罚，"节"阙月。

江总《陆君诔》："勿"谒忽阙月。隋炀帝《饮马长城窟行》：没忽卒窟月发谒阙。卢思道《从军行》：越月骨歇没；《彭城王挽歌》：发没卒月；《听鸣蝉篇》：没月越髮。同此派者：谢惠连，王融，高允，温子升，薛道衡。

霁祭屑薛同用者：

萧子良《登山望雷居山精舍》：缺绝哲灭裔逝。王俭《褚彦回碑文》：缺逆列竭；《侍太子》：洁卫辙。王融《皇觉辨德篇颂》：哲枻缺灭彻辙；《皇太子哀策文》：辙说世棣；《法乐辞》：结灭缺世；《游仙诗》：节雪碣说砺。江淹《伤友人赋》：洁彻绝"阙"，绝结逝折烈；《齐太祖诔》：制绝滋结砺卫缀，筮撤结绝；《祭石头战亡文》：节烈折辙锐雪"欲"世"迩"。谢灵运《游山》：缺设绝彻晰次蔽汭逝雪穴灭滋说。谢惠连《赠别》：汭别袂雪；《四时赋》："思"滞；《丹砂可学赋》："怪""珮"厉；《孙缅墓铭》：卫世烈节艺辙缺哲结闭岁。谢朓《芳树》：枻结折绝。陶弘景《云上之仙风赋》：裔际雪。邱迟《思贤赋》：世悦弊杰艺别闭袂际哲惠结。任昉《王贵嫔哀策文》：撤裔，哲"杀"缺翳。庾肩吾《联句》：折穴节缺，啮诀热设，劣设截结，嘻涅别灭。沈炯《归魂赋》：绁辙雪折袂咽裂；《昭烈王碑》：裔系汭计。

寘祭同用者：

高允《鹿苑赋》：裔世被制税睿义寄；《答宗钦》：逝滞敝赐。

霁祭同用者：

傅亮《登陵罍馆赋》：逝憩厉滋蕙脆。颜延之《宋文帝元后哀策文》：晰沴世卫。《陶徵士诔》：毙逝世惠。袁淑《咏冬至》：岁滞惠晋。谢庄《宋孝武帝哀策文》：筮卫裔世翳蔕。简文帝《采桑》：闭袂系壻。沈约《梁宗庙登歌》：帝祭卫际裔。刘孝威《公无渡河》：厉袵祭袂逝娣。何逊《七召》：世细丽。徐陵《尘尾铭》：制势细。庾信《慕容宁神道碑》：筮世闭卫逝；《柳霞墓铭》：惠卫世隶继；《周祀方泽歌》：荔卫齐祭。王褒《于谨墓碑》：世济契厉。隋炀帝《秦孝王诔》：翳替世，弟替岁闭滞筮睿艺惠世。薛道衡《隋高祖颂》：世帝替弊；《豫章行》：滞递壻。同此派者：谢惠连（？），牛弘。

泰独用者：

谢灵运《撰征赋》：旆滞沛外泰；《慧远法师诔》：泰"昧"大害。袁淑《吊古文》：艾蔡。萧子良《游后园》：外蔼会；《行宅》：外艾；《高德宣列乐》：大外霭泰。谢朓《齐雩祭歌》：盖外；《答王世子》：外籁会带艾；《后齐回望》：带外盖旆。简文帝《招真馆碑》：会外大兑泰盖最。梁元帝《玄览赋》：盖会霭带，会带袂，盖旆盖。沈约《侍林光殿》：盖旆荟濑泰会；《饯谢文学》：带蓬濑会外。陶弘景《水仙赋》：沫濑外。王僧孺《豫州墓铭》：蔼旆带会最大。江淹《齐太祖高皇帝诔》：蔼盖旆外，沛蔼旆盖带；《萧大傅东耕祝文》：盖沫；《山中楚辞》：蔼大盖带。王筠《苦暑》：濑盖带；《望夕齐》：籁霭沬会。吴均《食移》：脍艾。徐陵《陈文帝哀策文》：

大外带泰。沈炯《归魂赋》：泰会旆害带。江总《真女峡赋》：外旆。庾信《郑伟墓铭》：外盖"拜"。王褒《关山篇》：蔼外带。隋炀帝《秦孝王诔》：会外盖大带旆最赖界。卢思道《祭濮湖文》：大外泰荟旆盖。牛弘《圜丘歌》：泰大会赖；《方邱歌》：会盖；《武舞歌》：大外赖。

屑薛同用者：

颜延之《赭白马赋》：设折埒绝节裂血泄悦；《祭屈原文》：折洁缺节；《赠王太常》：折彻穴哲列耋闭辙雪节阕"扎"。鲍照《芙蓉赋》：绝洁悦埒；《代悲哉行》：节辙结悦别列绝；《发后渚》：雪别"发""樾"灭结节绝。谢惠连《代悲歌行》：节辙结悦别列绝；《咏冬》：灭切雪洁辙。梁武帝《孝思赋》：结折雪剧绝切；《春歌》：雪"月"舌绝。沈约《黑帝》：节"闼"；《羽引》："拆"悦绝；《长歌行》：雪结节缺灭耋绝别裂设。何逊《咏春雪》：雪灭屑结节。徐陵《长相思》：节泄结雪。卢思道《卢记室诔》：灭折绝烈。

曷末泰同用者：

颜延之《阳给事诔》：阔秣褐达渴夺括；《吴歌》：阔达；《绍古辞》：达霭捋阔闼葛。谢庄《月赋》：末脱濑蔼；《宋明堂歌》：达沫。孔稚珪《北山移文》：外脱濑。

曷末同用者：

沈约《郊居赋》：阔沫达豁末栝渴。王筠《行路难》：袜褐达。

月没屑薛同用者：

庾信《马射赋》：节穴埒绝月；《枯树赋》：绝别血节折裂穴孽；《鹤赞》：折闭绝别；《钼麑见赵盾》：笏髮阙绝；《吴明彻墓铭》：没骨月；《纥豆陵氏墓铭》：绝月发雪；《拟咏怀》：阙灭绝雪别。

由本节的许多例子看来，去声寘至志未霁祭泰怪队代都有与入声相通的痕迹；废韵字很罕见，但谢灵运《撰征赋》：以“废”与“内 对 碎”为韵，而谢朓又以“对”与“阙髮月”为韵，可见废也可与入声相通。归纳起来可以说：以今音读之，凡全韵为“i”或韵尾为“i”者，其去声皆可与入声相通（卦夬两韵未见，恐因韵窄之故）。泰韵在南北朝第一期是与曷末同用的，到了第二期以后才变为独用。霁祭则在第一二两期都与屑薛同用，偶然也有不与屑薛同用的，但我们可断定霁祭与屑薛的音值极相近，因为依王融，江淹诸人的用韵看来，这四韵简直是并为一韵了。此外如月没不分，屑薛不分，曷末不分，都与平声的系统相符。镨韵常用字少，未见。黠韵“察”字与月韵字同用，“拔”字与屑薛韵字同用，见于谢灵运文；“扎”字与屑薛韵字同用，见于颜延之诗；“滑”字与月韵字同用，见于梁武帝诗；而何逊《答江革联句不成》以“扎”“拔”为韵，似乎黠也能独立。今姑认“察”“滑”为归月没之字，“扎”“拔”为归屑薛之字。

十、缉合狎盍葉怗洽业乏

缉独用者：

颜延之《陶徵士诔》：立及集级；《祭弟文》：邑立集泣及。谢灵运《慧远法师诔》：集立习辑。鲍照《代白纻舞歌》：湿入急泣戢立集；《学刘公干体》："柏"集急立涩。王融《诃诘四大篇颂》：入习给集及泣。谢朓《秋夜》：急立入湿及；《夏始》：隰邑袭戢入及楫立汲粒集。昭明太子《玄圃讲》：及急岌入湿吸立给邑十。简文帝《舞赋》：集急入及立；《陇西行》：入急及汲涩邑立；《雪朝》：隰袭及湿。陆倕《新漏刻铭》：袭级喻入。梁元帝《夜宿柏斋》：入急泣立。吴均《赠王桂阳别》：急湿邑泣；《酬闻人侍郎别》：邑急泣立。卢思道《卢记室诔》：立执习集。牛弘《述天下太平》：戢立缉集。同此派者，全南北朝诗人。

合独用者：

谢灵运《山居赋》：纳沓"浥"合。谢朓《落日》：杂合沓飒。沈约《听猿》：合沓答。江淹《丽色赋》：匝合沓阖；《江上之山赋》：纳沓匝合；《悦曲池》：合沓飒。江总《修心赋》：杂沓匝飒合。陈后主《画堂良夜》：飒喝沓答合纳阁匝杂拉。

葉怗洽同用者：

颜延之《赭白马赋》：葉洽接牒。谢灵运《登石鼓山》：

接涉蹑协狭叠葉燮愜。高允《北伐颂》：捷浹协牒葉。张融《海赋》：洽爭。梁武帝《芳树》：叶接叠愜。江淹《爱远山》：葉叠接涉愜。简文帝《菩提树颂》：荚浹叠葉牒摄叶；《采桑》：妾蝶摄镊葉；《北渚》：葉堞妾槭。梁元帝《萧琛墓铭》：篋牒；《乌栖曲》：槭葉。吴均《吴城赋》：葉蝶。张正见《衰桃赋》：葉妾。庾信《司马裔神道碑》：接挟燮。薛道衡《山斋独坐》：叠接葉。

业乏同用者：

沈约《释迦文佛像铭》：业法胁劫。

侵独用，缉亦独用。覃衔同用，合狎也该同用，但狎韵字未见，故合成为独用。谈独用，盍也该独用；但盍韵字亦未见。盐添凡同用，葉帖乏也该同用；但实际上乏韵"法"字归"业"，这恐怕只有"法"一个字如此，"乏""泛"二字也许是归业帖的。咸韵字虽未见，但由其入声洽韵与叶帖同用的例字看来，咸韵该是与盐添同用的。

十一、结　论

南北朝诸韵书既"各有乖互"，陆法言的《切韵》与其他韵书比较起来，也该有许多"乖互"的地方。《切韵》在后人看来，似乎是"定于一"了，然而这是所谓"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如果其他韵书至今未佚，也许会比《切韵》更合于南北朝的语音系统。不过，现在我们仍可不受《切韵》的束缚，而以南北朝的韵文为根据，归纳成为一部韵书或韵

谱。这种韵书或韵谱的价值，未必不在私人所著的韵书的价值之上；因为前者完全是客观的，后者则不免参杂主观。陆法言所谓“南北是非，古今通塞”都是主观的东西，如果我们依南北朝的韵文归纳出一个韵谱，其中便无“是非通塞”之可言，较易接近于语音实录。

大致看来，南北朝第一期的韵部较宽，以后的韵部较严。第一期分用而第二三期合用的仅有脂之两韵；第一期合用而第二三期分用的却有歌麻，鱼虞，齐皆灰，萧肴豪，东锺江，庚青，真文，屋烛觉，陌锡，质物等。这种宽严的分别，有些当然是实际语音的变迁，例如歌与麻，鱼与虞，东与锺江，屋与烛觉等；有些只能认为诗人用韵的方式的异同，例如谢灵运以元魂痕寒桓删山先仙同用，我们决不能说当时谢灵运的方言里这九个韵的韵值完全相同。谢惠连，袁淑与他同时，而且同乡，但他们的元魂痕为一类，寒桓删为一类，山先仙为一类，是绝不相混的。可见当时阳夏的方言对于这九韵是可以分为三类的，不过谢灵运喜欢把韵用得宽些罢了。用韵的宽严似乎是一时的风尚；《诗经》时代用韵严，汉魏晋宋用韵宽，齐梁陈隋用韵严，初唐用韵宽（尤其是对于入声）。因为齐梁陈隋的用韵严，所以南北朝韵谱容易做。

齐梁陈隋的用韵虽严，其韵部仍不能如《切韵》之繁多。下列诸韵部，皆《切韵》所能分而南北朝韵文中所不能分者：

歌戈；灰咍；萧宵；尤侯幽；冬钟；阳唐；庚耕清；真谆臻；元魂痕；先仙；寒桓；盐添；沃烛；药铎；陌麦

昔；质术栉；月没；屑薛；曷末；葉帖。

在《切韵》里，歌戈灰咍寒桓曷末由开口合口而分，尤侯阳唐药铎由有无韵头 i 而分，冬钟沃烛由合口撮口而分，耕清麦昔由开口齐齿而分，元魂痕由撮口合口开口而分；虽与全书的体例不符，还可以说得过去。至于萧与宵，尤与幽，庚与耕清，真与臻，先与仙，盐与添，陌与麦昔，质与栉，屑与薛，葉与帖，这种分法，恐怕是陆法言"论古今通塞"的结果；如果只论"南北是非"，大约不会这样分析的，因为无论南朝或北朝的诗人都不曾这样分析过。

凡是南北朝诗人所未尝分析的韵（例如歌戈），尽管在韵头有分别，它们的韵腹与韵尾该是完全相同的。如果歌是 a，戈该是ua，不会是 uo；如果寒是 ân，桓该是uân，不会是 uon；如果先是 ien，仙也该是ien，甚或可以是 en，却不会是iân，等等。因为如果主要元音不相同，必有分用的痕迹，例如脂与之，佳与皆，删与山，蒸与登，覃与谈，《广韵》注云同用者，在南北朝韵文里也有分用的痕迹了。归纳起来，南北朝的韵类如下表：

一、支（第一期包括《切韵》的支佳，后来佳似乎独成一韵，但未能断定）；

二、歌（包括《切韵》的歌戈）；

三、麻（第一期与虞同用）；

四、鱼（第一期与虞模同用）；

五、虞（沈约等少数人的虞与模似有别，余人皆混用）；

六、模；

七、之（第一期之脂有别，其后混用）；

八、脂（包括《切韵》中的脂韵一部分的字）；

九、微（包括《切韵》中的微韵全部及脂韵一部分，第一期与脂同用）；

十、齐（第一期与皆同用，后乃独立）；

十一、泰；

十二、皆；

十三、灰（包括《切韵》的灰咍）；

十四、萧（包括《切韵》的萧宵）；

十五、肴（第一期与萧豪同用，后乃独立）；

十六、豪；

十七、尤（包括《切韵》的尤侯幽）、

十八、蒸（偶然与东锺通押）；

十九、登；

二十、东（第一期与钟江同用，后乃独立）；

二十一、钟（包括《切韵》的冬钟）；

二十二、江（庚信等少数人的江与阳同用）；

二十三、阳（包括《切韵》的阳唐）；

二十四、庚（包括《切韵》的庚耕清）；

二十五、青（庚信等少数人庚青有别）；

二十六、真（包括《切韵》的真谆臻，第二三期又包括《切韵》的欣）；

二十七、文（第一期包括《切韵》的文欣，其后只包括《切韵》的文韵字）；

二十八、元（包括《切韵》的元魂痕，往往与先仙通押）；

二十九、先（第一期包括《切韵》的先仙山，第二期沈约、江淹、谢朓诸人犹如此，其后山似归删）；

三十、删（第一二期与寒同用，其后似独立）；

三十一、寒（包括《切韵》的寒桓）；

三十二、侵；

三十三、覃（包括《切韵》的覃衔）；

三十四、谈；

三十五、盐（包括《切韵》的盐添凡，也许咸也在内）；

三十六、严（由入声推想，严似可独立；惟因韵太窄，未尝独用）。

以上系举平声以包括上去（惟泰为去声韵），至于入声则如下表：

一、职（偶然与屋烛同押）；

二、德（偶然与屋烛同押）；

三、屋（第一期与烛觉同用，后乃独立）；

四、烛（包括《切韵》的沃烛）；

五、觉（庚信等的觉与药同用）；

六、药（包括《切韵》的药铎）；

七、陌（包括《切韵》的陌麦昔）；

八、锡（由平声推想其可独用）；

九、质（包括《切韵》的质术栉），

十、物；

十一、月（包括《切韵》的月没，及黠韵“察”“滑”等字，往往与屑薛通押）；

十二、屑（包括《切韵》的屑薛，及黠韵“扎”“拔”等字）；

十三、曷（包括《切韵》的曷末）；

十四、缉；

十五、合（包括《切韵》的合；由平声推想，大约还包括《切韵》的狎）；

十六、盍（由平声推想，盍可独立）；

十七、葉（包括《切韵》的葉帖，及乏韵的“乏”“泛”等字）；

十八、业（包括《切韵》的业，及乏韵的“法”字）。

这是由南北朝韵文里归纳出来的实际韵部，虽比《切韵》的韵部较少，如果拿来与现代中国各地方言里的韵部比较已经觉得很丰富了。

末了，依南北朝的韵文观察，我们可以看得出陆法言的《切韵》有两个特色：

（一）除脂韵一部分字该归微，又先仙、萧宵、阳唐等韵不必细分之外，《切韵》每韵所包括的字，适与南北朝韵文所表现的系统相当。可见《切韵》大致仍以南北朝的实际语音为标准。

（二）《切韵》阳声韵与入声韵相配，是以南北朝的实际语音为标准的。故某人以某阳声韵与另一阳声韵同用时，则与此两阳声韵相配的两入声韵亦必同用；若分用，则相配的

入声韵也分用。

由此可见《切韵》根据“古今通塞”的地方颇少，而所谓“南北是非”，恐怕也不过是尽量依照能分析者而分析①，再加上著者认为该分析者再分析，② 如此而已。

（1936年7月，《清华学报》11卷3期）

〔后记〕 本文所谓《切韵》，实际上就是《广韵》，因而所论及的《切韵》分韵的宽严就和原来的《切韵》有些出入。例如“歌戈”“寒桓”“真谆”“曷末”“质术”等，《广韵》各分为两部，《切韵》实是不分的。

1962.9.20.

① 例如谢朓脂之能分而江淹脂之不分，则从谢朓；鲍照的脂微不分而沈约的脂微能分，则从沈约。

② 例如寒桓以开口合口分为二韵。

范晔刘勰用韵考

范晔著《后汉书》一百卷，除《天文志》外，每卷后面都有一个“赞”。刘勰著《文心雕龙》五十篇，每篇后面也都有一个“赞”。是用韵文写的，分析范晔、刘勰的用韵，可以考证南北朝的韵部。

范晔的活动时期在宋元嘉年间（公元424—453）。刘勰的活动时期在梁天监年间（公元502—518），时代相差不远。范晔是顺阳（今湖北光化）人，刘勰是东莞莒县（今山东莒县）人，地域相差也不太远。经过分析，我们发现他们二人韵部非常近似，主要有下列三点：

①蒸拯证职与登等嶝德分立，绝不相混；

②支脂之三韵分立（上去声同），绝不相混；

③元阮愿月与魂混慁没同用。

因此，我们把他们二人的用韵合起来研究，这样可以互相补充，互相证明。

（一）东冬钟江，董□肿讲，送宋用绰，屋沃烛觉

（甲）平声东冬钟江

1．东独用

聪终（《顺冲質帝纪》）雄风工同功（《宗室四王三侯传》）

丰雄忠（《窦融传》）　功中雄（《李陈庞陈桥传》）

2．钟独用

钟容从（《桓荣丁鸿传》）

3．东钟同用（东无号，钟）

钟容恭从隆（《礼仪志》）踪潼凶容锋空

4．冬钟同用（冬无号，钟）

钟宗龙容（《崔骃传》）踪容彤（《列女传》）

5．钟江同用（钟，江）

龙锋江邦（《王刘张李彭卢传》）

庸邦降（《伏侯宋蔡冯赵牟韦传》）

《文心雕龙》缺例。依照范晔的用韵，东冬钟江当合为一韵。

（乙）上声董□肿讲

1．董独用

孔总动董（《文心雕龙·史传》）

2．肿独用

陇种勇（《马援传》）　重奉宠（《袁张韩周传》）

（丙）去声宋送用绛

3．送独用

弄恸控送（《文心雕龙·哀吊》）

（丁）入声屋沃烛觉

1．屋独用

淑禄屋（《皇后纪》）读禄竹速福（《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
牧福逐覆（《刘袁吕传》）　谷族（《东夷传》）

2．烛独用

局玉欲缛（《舆服志》）

3．觉独用

学幄駮（《郑范陈贾张传》）

4．屋烛同用（屋无号，烛）

禄狱续（《桓帝纪》）　禄辱俗（《崔骃传》）

（二）支纸寘

（甲）平声支独用

知疵差[1]（《左周黄传》）　施垂离（《乌桓鲜卑传》）

（乙）上声纸独用

毁侈紫（《樊阴传》）　氏侈使绮徙毁（《马融传》）
诡髓紫靡（《文心雕龙·体性》）

（丙）去声寘独用

寄义刺伪瑞波（《朱乐何传》）　智易义寄（《文心雕龙·序志》）

（三）脂旨至

（甲）平声脂独用

姿师威（《吴延史卢赵传》）

① 李贤注："差，音楚家反。"非是。这里的"差"，义从楚家反，音从楚宜反。

“威”是微韵字，可以认为是借韵。我们不认为是脂微同用，因为从上声旨尾分立，去声至未分立看来，脂微也应该是分立的。

（乙）上声旨独用

轨水履美（《文心雕龙·铭箴》）

（丙）去声至独用

馈贰（《李陈庞陈桥传》）

（四）之止志

（甲）平声之独用（缺例）

（乙）上声止独用

祀止纪始（《祭祀志》）　吏士跱恃（《隗嚣公孙述传》）

止里市（《郑范陈贾张传》）　已祉子祀（《章帝八王传》）

（丙）去声志独用

炽识志忌事（《杜栾刘李谢传》）

（五）微尾未

（甲）平声微独用

幾扉依威（《任李万邳刘耿传》）　微威归（《张王种陈传》）

违机威归（《宦者传》）

（乙）止声尾独用

扆伟尾裴（《文心雕龙·章表》）

（丙）去声未独用

贵蔚气费（《文林传》）　纬贵沸蔚（《文心雕龙·正纬》）

（六）鱼虞模，语麌姥，御遇暮

（甲）平声鱼虞模

1．鱼虞同用（鱼无号，虞）

书愚（《卑屠鲍郅传》）

2．鱼虞模同用（鱼无号，虞模）

胡区虚书拘（《西域传》）

3．虞模同用（虞，模）

谟徒都愚（《邓寇传》）

（乙）上声语麌姥

1．语麌同用（语无号，麌）

禹拒阻抚旅（《张法滕冯度杨传》）

2．麌姥同用（麌，姥）

古五府祖（《文心雕龙·宗经》）

（丙）去声御遇暮

1．御遇同用（御无号，遇）

传誉句（《邓张徐张胡传》）

2．暮独用

度蠹怒路（《安帝纪》）

（七）齐荠霁

（甲）平声齐独用（缺例）

（乙）上声齐独用

济悌体礼（《章帝纪》）　体陛启礼（《文心雕龙·乐府》）

（丙）去声霁独用（缺例）

（八）佳蟹卦

（甲）平声佳独用（缺例）

（乙）上声蟹独用（缺例）

（丙）去声卦独用

派画隘稗（《文心雕龙·诠赋》）

（九）皆骇怪

（甲）平声皆独用（缺例）

（乙）上声骇独用（缺例）

（丙）去声怪独用

愈蒯诫坏（《文心雕龙·谐谲》）

（十）灰贿队废，咍海代

（甲）平声灰咍同用

灾才埃（《董卓传》）

此例都是咍韵字。这里说平声灰咍同用，是由去声队代同用类推的。

（2）上声贿海同用

宰采海在（《文心雕龙·微圣》）

此例都是海韵字。这里说上声贿海同用，是由去声队代同用类推的。

（丙）去声队废代同用

1．队韵独用

内妹（《皇后记》）

2．队代同用（队无号，代）

配载态佩（《文心雕龙·丽辞》）

3．队废代同用（队无号，废，代）

对废秽退暧（《周黄徐姜申屠传》）

（十一）真谆臻，轸准□，震稕□，质术栉

（甲）平声真谆臻同用（真无号，谆）

辰屯宾①（《献帝纪》）　伦谆滨尘（《荀韩钟陈传》）

真伦巡（《郭符许传》）

（乙）上声轸准同用（缺例）

（丙）去声震稕同用（震无号，稕）

进润峻顺信衅（《皇后纪》）

（丁）入声质术栉同用

1．质独用

弼疾一（《郑孔荀传》）

2．质术同用（质无号，术）

术质失秩（《桓冯传》）　一疾失术（《王充王符仲长统传》）

（十二）文欣，吻隐，问焮，物迄

（甲）平声文欣同用

甄②文群雲焚（《光武纪》）分君纷闻（《郡国志》）闻云分（《刘玄刘盆子传》）　文坟云纷（《班彪传》）闻坟（《杨李

① “屯”读勝纶切。

② “甄”是真韵字，这里是借韵。

翟应霍爰徐传》）分闻纭（《南匈奴传》）

以上诸例，除“甄”字外，都是文韵字。这里说平声文欣同用，是由上声吻隐同用类推而知。

（乙）上声吻隐同用（吻无号，隐*）

近吻*槿*隐（《文心雕龙·声律》）

（丙）去声问焮同用

训分运奋（《文心雕龙·练字》）

此例都是问韵字。这里说问焮同用，是由上声吻隐同用推知。

（丁）入声物迄同用（缺例）

（十三）元魂痕，阮混很，愿恩恨，月没□

（甲）平声元魂痕同用（元无号，魂*）

存轩*翻（《朱景王杜马刘傅坚马传》）

藩昏*言辕（《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传》）

言元蓍昏*（《左周黄传》）门源繁存*（《文心雕龙·总术》）

（乙）上声阮混很同用（阮无号，混*）

远本*损衮（《伏侯宋蔡冯赵牟韦传》）

（丙）去声愿恩恨同用（愿无号，恩*）

怨愿困*（《窦何传》）论*等*遁*劝（《文心雕龙·论说》）

（丁）入声月没同用

1．月独用

发钺伐越蹙（《皇甫嵩朱儁传》）

2．月没同用（月无号，没*）

*曾发月（《律历志》）。

按先秦古韵，元寒桓仙为一部（元部），谆文魂为一部（文部）；按《中原音韵》，元韵也应该和寒桓或先仙同韵，不能和魂痕同韵。《广韵》（《切韵》）把元韵放在魂痕的前面，又注云“魂痕同用”令人迷惑不解。现在看范晔、刘勰的用韵，确有元魂同用、阮混同用、愿慁同用、月没同用的情况，这就说明了元韵曾经与魂韵合流（上去入声准此）。

（十四）寒桓，旱缓，翰换，泰，曷末

（甲）平声寒桓同用（寒无号，*桓）

*端干*酸*观（《五行志》）

（乙）上声旱缓同用（旱无号，*缓）

款满卵*缓（《卓鲁魏刘传》）

此例都是缓韵字。这里说上声旱缓同用，是由平声寒桓同用推知。

（丙）去声翰换同用（翰无号，*换）

赞断*汉（《光武纪》） 汉算*叹*乱（《梁统传》）乱难汉*畔*（《东夷传》） 赞烂旦玩*（《文心雕龙·颂赞》）

（丁）去声（古入声）泰独用（缺例）

（戊）入声曷末同用（缺例）

（十五）删山，潸产，谏裥，夬，黠镨

（甲）平声删山同用（缺例）

（乙）上声潸产同用（缺例）

（丙）去声谏裥同用（缺例）

（丁）去声（古入声）夬独用

话败蛋迈（《文心雕龙·檄移》）

（戊）入声黠锴同用

札讷拔察（《文心雕龙·书记》）

“讷”，内骨切，属没韵，这是借韵。但《集韵》“讷”字有张滑一切，则属黠韵。“拔”有蒲八、蒲拔二切，这里读蒲八切，属黠韵。此例都是黠韵字，这里说入声黠锴同用只是猜测。上文说平声删山同用，上声潸产同用，去声谏裥同用，也是猜测。

（十六）先仙，铣狝，霰线，祭，屑薛

（甲）平声先仙同用（先无号，仙）

西山然宣（《窦融传》）鲜蠲弦贤（《循吏传》）

“西”，《篇海》读苏前切，属先韵，这是古音的残留。“山”，所闲切，属山韵，这是借韵。但《集韵》“山”字又有所旃一切，则属仙韵。

（乙）上声铣狝同用（缺例）

（丙）去声霰线同用（缺例）

（丁）去声（古入声）祭独用

蔽滞晰（《张衡传》）

（戊）去声祭，入声薛同用（祭，薛）

孽缺卫（《灵帝纪》）世祭缺辍（《张曹郑传》）

在先秦时代，祭薛同属入声月部三等，祭是长入，薛是短入。这里祭薛同用，是古音的残留。或者是“卫世祭”当时还读入声，或者是“薛缺辍”当时有去声一读。我倾向于前者。

（十七）萧宵，筱小，啸笑

（甲）平声萧宵同用（萧无号，宵）

骄饶朝苗（《章帝八王传》）

此例都是宵韵字。这里说平声萧宵同用，是从上声筱小同用推知。

（乙）上声篠小同用

1．小独用

赵扰（《光武记》）

2．筱小同用（筱无号，小皓）

微峭表道宝兆（《南蛮西南夷传》）

“微”，古吊切，啸韵；“峭”，七肖切，笑韵。都是去声字，与“表道宝兆”押韵，是上去通押。“道宝”都是皓韵，是借韵。

（丙）去声啸笑同用

例见上。

（十八）肴巧效

（甲）平声肴独用

包爻交匏（《文心雕龙·隐秀》）

（乙）上声巧独用

饱巧鼻搅（《文心雕龙·杂文》）

（丙）去声效独用

校效奥（《方术传》）教孝貌傲（《文心雕龙·原道》）

（十九）豪皓号

（甲）平声豪独用

骚高劳毫（《文心雕龙·辨骚》）

（乙）上声皓独用

讨道（《光武纪》）道老考（《明帝纪》）

皓道（《荀韩钟陈传》）宝藻（《郭符许传》）

（丙）去声号独用

浩好蹈号（《文心雕龙·诏策》）

（二十）歌戈麻，哿果马，箇过祃

（甲）平声歌戈麻

1．歌戈同用（歌无号，戈）

河歌和（《铫王祭传》）

2．歌麻同用（歌无号，麻）阿苛奢（《第五钟离宋寒传》）遐沙荷（《班梁传》）

歌麻是同用还是借韵，未能确定，待详考。

（乙）上声哿果同用（缺例）。马独用

雅者夏马社（《袁绍传》）

（丙）去声箇过祃

1. 箇过同用（箇无号，过*）

挫*和*佐（《郑孔荀传》）

2. 过独用

课懦和播（《文心雕龙·议对》）

3. 禡独用

驾谢化亚（《文心雕龙·指瑕》）

（二十一）阳唐，养荡，漾宕，药铎

（甲）平声阳唐

1. 阳独用

强骧梁阳杨（《吴盖陈臧传》）

王方庄杨王箱（《宣张王王杜郭吴承郑赵传》）

祥羊房（《窦何传》）

2. 阳唐同用（阳无号，唐*）

疆谅方刚*杨（《虞传盖臧传》）

刚*羌强阳攘（《西羌传》）纲*当亡（《陈王传》）

（乙）上声养荡

1. 养独用

往上枉（《逸民传》）

2. 养荡同用（养无号，荡*）

广*象荡*（《董卓传》）　想养朗爽*（《文心雕龙·养气》）

（丙）去声漾宕同用（漾无号，宕*）

王放望宕*丧*相让（《光武十王传》）亮望丧*（《袁绍传》）

（丁）入声药铎同用（药无号，铎*）

博幙雀（《袁张韩周传》）薄作虐略（《酷吏传》）

（二十二）庚耕清青，梗耿静迥，映诤劲径，陌麦昔锡

（甲）平声庚耕清青

1．庚清同用（庚无号，清）

兵营城成（《耿弇传》）平生名（《刘赵淳于江刘周赵传》）

2．庚清青同用（庚无号，清青）

刑平情程卿（《郭李传》）　贞形倾明（《党锢传》）

（乙）上声梗耿静迥

1．梗静同用（梗无号、静）

请眚井（《张王种陈传》）

2．梗迥同用（梗无号，迥）

犷猛并梗（《刘虞公孙瓒陶谦传》）

3．梗静迥同用（梗无号，静，迥）

并骋鲠炳（《文心雕龙·风骨》）

（丙）去声映诤劲径

1．映劲同用（映无号，劲）

正庆（《申屠蟠郅传》）政萦病屏命（《第五钟离宋寒传》）

2．径独用

定订听径（《文心雕龙·知音》）

（丁）入声陌麦昔锡（陌无号，麦，昔，锡）

策狄迹液（《耿弇传》）

（二十三）蒸拯证职

（甲）平声蒸独用

兢胜陵（《明帝纪》）升兴陵（《马援传》）

陵兴（《杜栾刘李刘谢传》）陵承兴徵澂（《儒林传》）

承绳凝陵（《文心雕龙·定势》）

（乙）上声拯独用（缺例）

（丙）去声证独用

孕应兴胜（《文心雕龙·神思》）

（丁）入声职独用

翼饰食（《桓荣丁鸿传》）职力稷极直（《李杜传》）

（二十四）登等嶝德

（甲）登独用

朋肱能棚[1]（《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传》）

腾朋（《郑孔荀传》）恒朋腾能（《文心雕龙·章句》）

（乙）等独用（缺例）

（丙）嶝独用

亘邓赠嶝（《文心雕龙·事类》）

（丁）德独用

国塞德（《光武纪》）则慝德克（《殇帝纪》）

墨德克忒国（《百官志》）克德贼国（《冯岑贾传》）

德国惑忒则（《杨震传》）德北国（《刘虞公孙瓒陶谦传》）

① 李贤注："棚，兵车也，音彭。协韵音普朋反。"

忒惑德（《独行传》）德北则国（《文心雕龙·程器》）

蒸拯证职与登等嶝德分用画然，可见决不止是一三等介音的分别，而是主要元音不同。

（二十五）尤侯，有厚，宥侯

（甲）平声尤侯同用

州尤囚仇谋（《朱冯虞郑周传》）

此例都是尤韵字。这里说平声尤侯同用，是由上声有厚同用、去声宥候同用推知。

（乙）上声有厚同用（有无号，厚*）

舅后*（《杨李翟应爰徐传》）

（丙）去声宥候

1．宥独用

秀宙授囿（《文心雕龙·诸子》）

2．宥候同用（宥无号，候*）

*懋候*富（《章帝纪》）

（二十六）幽黝幼

（甲）平声幽独用

休彪幽虬（《文心雕龙·封禅》）

"休"，亦作"烋"。《广韵》："烋，美也，福禄也，庆善也，香幽切。"《经典释文》读"休"为许虬反，又虚虬反。"休彪幽虬"四字都是幽韵字。幽是窄韵而不出韵，应该相信幽韵是独用的。

（乙）上声黝独用（缺例）

（丙）去声幼独用（缺例）

（二十七）侵寝沁缉

（甲）平声侵独用

深寻阴淫（《苏杨传》）岑阴沈（《崔骃传》）

（乙）上声寝独用

稟锦甚品（《文心雕龙·才略》）

（丙）去声沁独用

禁酖浸任（《文心雕龙·奏启》）

（丁）入声缉独用

立集习及（《顺沖质帝纪》）立集泣戢[1]（《文心雕龙·诔碑》）

（二十八）覃感勘合

（甲）平声覃独用

含南参耽（《文心雕龙·明诗》）

（乙）上声感独用（缺例）

（丙）去声勘独用（缺例）

（丁）入声合独用

匣合纳飒答（《文心雕龙·物色》）

---

① "戢"各本作戎，唐写本作"戟"。作"戢"是。

（二十九）谈敢阞盍

（甲）平声谈独用

谈甘蓝惭（《文心雕龙·祝盟》）

（乙）上声敢独用

览胆敢澹（《文心雕龙·比兴》）

（丙）去声阞独用

瞰滥淡擔（《文心雕龙·镕裁》）

（丁）入声盍独用（缺例）

刘勰覃感勘合与谈敢阞盍分立是保留了古韵的界限。覃感勘来自古韵侵部，谈敢阞来自古韵谈部；合来自古韵缉部，盍来自古韵盍部，本来是各不相混的。

（三十）盐添，琰忝，艳㮇，葉帖

（甲）平声盐添同用（缺例）

（乙）上声琰忝同用（琰无号，忝*）

检渐琰玷*（《文心雕龙·夸饰》）

（丙）去声艳㮇

1．艳独用

验赡艳厌（《文心雕龙·情采》）

2．艳㮇同用（艳无号，㮇*）

赡△谶*验*念*玷*剑△（《李王邓来传》）

“谶”，楚潛切，沁韵字。“剑”，居欠切，梵韵字。这里“谶”、“剑”都是借韵。“玷”，上声忝韵字，上去通押。

（丁）入声葉怗同用（葉无号，怗）

叠葉接协（《文心雕龙·附会》）

（三十一）咸衔，豏槛，陷鉴、洽狎（缺例）

（三十二）严凡，俨范，酽梵，业乏

（甲）平声严凡同用（缺例）

（乙）上声俨范同用（缺例）

（丙）去声酽梵同用（缺例）

（丁）入声业乏同用（业无号，乏）

业乏怯法（《文心雕龙·通变》）

（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2年10月；
又载《语言研究论丛》第3辑，1987年11月）

《经典释文》反切考

《经典释文》为陆德明所作。陆德明约生于公元五五二年，殁于六二二年。《经典释文》作於癸卯年，即公元五八三年，陈后主至德元年，隋文帝开皇三年，比陆法言《切韵》的成书还早了十八年（《切韵》写成于公元六〇一年）。

《经典释文》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穀梁传》、《孝经》、《论语》、《老子》、《庄子》、《尔雅》的音义，主要是记录旧音，以音明义。陆德明在他的序文里说："辄撰集'五典'《孝经》、《论语》及《老》、《庄》、《尔雅》等音，"又说"循省旧音，"可见此书是以注音为主的。《经典释文》虽不是韵书，但是反切繁多，我们可以从中窥见中国六世纪的语音系统。拿此书的语音系统和《切韵》的语音系统相比较，足以证明《切韵》实兼古今方国之音，而《经典释文》则代表当时中国的普通话，可能就是长安音。

陆德明是吴县人，有人怀疑《经典释文》用的是吴音。这个论据是不能成立的。卢文弨在《重雕经典释文缘起》中说："陆氏虽吴产，而其所汇辑前人之音，则不尽吴产也。"

陆氏自己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清，或滞于沈浊。今之去取，冀祛兹弊。"他岂有采用吴音的道理？况且他大量引用六朝注释家的反切，更不能认为是吴音了。

《经典释文》的反切，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我读了一遍以后，觉得有下列八点需要加以说明：

（一）大多数情况是因声别义。一个字如果有两种以上的读音，在具体的上下文中，就应该选择其中一种，这叫做"以意求之"。例如重复的"复"读扶又反，反复的"复"音服；经过的"过"读古禾反，超过的"过"读古卧反。这些往往只是声调上的分别。某些字有本读，有破读（又叫读破）。本读称为"如字"。例如"为"字读平声是"如字"，读去声于伪反是破读；"祝"字读入声是"如"字，读去声之又反是破读。有时候，两种读法都可以，例如《左传》昭公三年："匪舌是出。"《释文》："出，如字，又尺遂反。"

（二）有些两读的字不仅是声调的差异，而往往是声母的不同。这一类多是所谓假借字。例如"说"借为"悦"，则读如"悦"。《论语·学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释文》："说，音悦。"又如"女"为"汝"，则读如"汝"。《论语·雍也》："今女画。"《释文》："女，音汝。"

（三）一字多读，有时候是陆法言的音读。例如《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鹦鸲跦跦。"《释文》："跦，张于反，又张留反。"有时候是旧音各家不同。例如《诗经·小雅·大东》："佻佻公子。"《释文》："佻，徒彫反。徐又徒了反，沈又徒

高反。”

（四）有些字音，《经典释文》所用的反切是统一的。例如：为，于伪反；复，扶又反；去，起吕反；见，贤遍反；易，以豉反；等等。但是，更多的情况是反切用字不统一。例如：嵩，夙忠反；娀，息忠反。其实“嵩、娀”是同音字。又如：车，一处音尺遮反，另一处音尺奢反，又一处音昌蛇反，切出来是同一的读音。甚至各家异读也只是字面不同，切出来的读音并没有什么两样。例如《尚书·泰誓上》：“刳剔孕妇。”《释文》：“孕，以证反，徐养证反。”《庄子·盗跖》：“扁虎须。”《释文》：“扁，音鞭，又蒲显反，徐扶显反。”（古无轻唇音，蒲显与扶显音同。）这样就造成混乱。当《释文》一字两读的时候，到底是读成两音呢，还是读成一音？就要求我们参考他处，作出判断了。

（五）有些很浅的字，也注上反切。这是因为要避免误认为字形近似的另一个字。例如：

日，人一反，而一反，人实反，表示这是日月的“日”，不是诗云子曰的“曰”；

土，他睹反，表示这是土地的“土”，不是士农工商的“士”；

己，音纪，表示这是自己的“己”，不是已经的“已”；

已，音以，表示这是已经的“已”，不是自己的“己”。

（六）某字有两种读音，其音相差颇远，那么，第二种读音应该是另一字。例如《尚书·顾命》：“敷重笋席。”《释文》：“笋，息允反。马云：‘箬箬也。’徐云：‘竹子竹为席。’

于贫反。”这是读“笋”为“筠”。《礼记·聘义》：“孚尹旁达。”注：“孚读为浮，尹读如竹箭之筠。”《释文》：“尹，依注音笋，又作筠，于贫反。”可见于贫是“筠”字的切音。这种情况虽不多见，但是值得注意。

（七）《经典释文》的反切不如《切韵》严格，开合两呼往往混用。有下列四种情况：

1. 以开口一等字切合口一等字。例如：

般，薄寒反，步干反，蒲安反；

盘，步干反，畔干反；

磐，步干反，步丹反，畔干反；

槃，薄寒反；

鞶，步干反；

胖，步丹反；

弁，步干反，步寒反；

潘，判丹反，判干反；

瞞，莫干反；

曼，莫干反；

漫，末旦反，末干反；

缦，武旦反，末旦反；

槾，末旦反，末丹反；

馒，亡旦，武安二反；

墅，侧巴反；

秣，莫葛反；

末，武葛反，亡葛反，亡曷反；

沫，亡曷反；

茇，蒲葛反；

偏，扶代反；

臀，徒恩反。

2．以合口一等字切开口一等字。例如：

翰，寒半反；

达，他末反；

挞，他末反；

遏，乌末反；

阏，安末反；

惮，丹末反。

3．以开口三等字切合口三等字。例如：

橘，均必反，均笔反，均栗反；

鹬，尹必反；

鳦，唯必反；

聿，于必反。

这种情况是可以解释的，这些反切除了个别例外（如臀，徒恩反；橘，均栗反），都和唇音字有关。或者是被切字属唇音，如“般、盘、磐、槃、犏、胖、弁、潘、瞒、曼、漫、缦、馒、秣、末、沫、茇、偏”等；或者是反切下字属唇音，如“半、巴、末、必、笔”等。我们知道，唇音字是双唇接触，与合口呼的圆唇相似，所以开口的唇音字也可以切合口字，反过来也一样，合口的唇音字也可以切开口字。我们

不可误会，以为《经典释文》开合不分。[1]

（八）通志堂本《经典释文》颇多讹误，卢文弨重雕本《经典释文》，经梁同舟、毕沅、段玉裁、李兆洛、臧镛堂等人校勘，讹误较少，但仍有一些地方没有校正。例如《诗经·秦风·晨风》："欵彼晨风。"《释文》："《说文》作鸪，尹鹍反，疾飞貌。《字林》於寂反。"今本《毛诗注疏》作"《字林》于叔反。"当以"于叔反"为是。"於"是影母字，不合。"于"是喻母三等字，"尹"是喻母四等字，《经典释文》喻三和喻四有混用的情况。《集韵》"欵"读于六切，可证。这一类情况是要谨慎处理的。

下面我们把《经典释文》语音系统分为声母、韵部、声调三方面进行分析。

壹　声　母

经钱大昕证明，古无舌上音。后世读知彻澄娘的字，古代读端透定泥，直到《广韵》反切中，还有舌头与舌上相通的痕迹。例如：

椿，都江切。	缒，地伪切。
贮，丁吕切。	滯，徒例切。
䏰，杖怀切[2]。	鬢，乃庚切[3]。

① 即以"臀、橦"二字而论，也可以有解释："徒"是合口一等字，故可以切合口一等的"臀"；"均"是合口三等字，故可以切合口三等的"橦"。

② 䏰字依韵图当作除怀切，故《切韵指南》把它归入澄母，读为"鯖"（除迈切）的平声。

③ 当依《集韵》读尼庚切。

窢，丁滑切[1]。　　䴊，丁刮切[2]。

瑒，徒杏切[3]。　　掌，他孟切[4]。

㪅，丑历切[5]。　　㪅，丁力切[6]。

赁，乃禁切[7]。　　湛，徒减切[8]。

罗常培先生以《切韵》残本和《广韵》对勘，发现《切韵》用舌头为切而《广韵》用舌上为切者（如戇，《切韵》丁降反，《广韵》陟降切）八例，认为这是"陆词旧法"[9]，他的话是对的。直到七世纪，端系二三等字还没有分化为知系。《经典释文》的反切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

1．端知混用

（甲）以端切知

猪（陟鱼）[10]：丁鱼

柱（知庾）：丁主。

长（知丈）：丁丈，丁两

𨱎，颤，𢡟（陟利）：丁四

缀（陟卫，陟劣）：丁卫，丁劣[11]，丁悦

---

[1] 当依《集韵》作张滑切。

[2] 当依《集韵》作张刮切。

[3] 当依《集韵》作丈梗切。

[4] 当依《集韵》作耻孟切。

[5] 这是相反的情况，以舌上切舌头。但理由是一样的，既然古无舌上，则以舌上切舌头实际上是以舌头切舌头。"㪅"字《集韵》作他历切。

[6] 这与"陟"字竹力切同音。当依《康熙字典》音陟。

[7] 当依《集韵》作女禁切。

[8] 当依大徐《说文》作宅减切，或依《集韵》作丈减切。

[9] 参看王力《汉语音韵学》202页。

[10] 括号内是《广韵》的反切。

[11] 《广韵》去声"缀"，陟卫切，又丁劣切，但入声"缀"则作陟劣切。

转（知恋）：丁恋

罩（竹角①）：都学

剧（陟玉）：丁录

斲，涿，琢（竹角）：丁角

窒（陟栗）：得悉

桎（陟栗）：丁秩

窋（竹律）：丁律

辍（陟劣）：丁劣

剟（陟劣）：丁悦

著（张略）：丁略

摘（陟革）：都革

蟄（陟立）：丁立

蜇（陟立）：丁立，丁邑

（乙）以知切端（缺例②）

2．透徹混用

（甲）以透切徹

朾（痴贞③）：他贞

畜（丑六）：他六

卓（踔，敕角）：吐浊

瞳（丑降④）：莫绛

① 这是《集韵》的反切，《广韵》入声无"罩"字。

② 缺例不等於不可能有这种情况。观于下文以徹切透，以澄切定，则知以知切端是完全可能的。

③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④ 这是《集韵》的反切。

（乙）以彻切透

侗恫（他孔①）：勑动

台（土来）：勑来

吞（吐根）：勑恩

滩（他干，他案②）：勑丹，勑旦

窕（他彫，他吊③）勑彫，勑吊

祧，挑（吐彫）：勑彫

弢（土刀）：勑刀④

它（託何）：勑多

稌（他鲁）：勑古

坦（他但）：勑但

傥（他朗）：勑党，勑荡

脱（吐外⑤，他括）：勑外，勑括

贷（他代）：勑代

大（吐卧⑥）：勑佐

逖，剔（他历）：勑历

3．定澄混用

（甲）以定切澄

淖（直教⑦）：徒较

---

① “恫”读他孔切是依《集韵》。

② 他案切是依《集韵》。

③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④ 原书“敕”字有时写作“勑”，有时写作“敕”，今照录。

⑤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⑥ 这是《集韵》的反切，“吐卧”当作“吐佐”。

⑦ 这是《集韵》的反切。

轴（直六）：大六

濯（直角）：大角

杭（逐力①，直吏）：徒力，徒吏

（乙）以澄切定

惮（唐干②，徒案）：直丹、直旦、丈旦

姪，絰，轶，迭，咥（徒结）：直结

荎：沈又直黎

涤（徒历）：直的，直历

翟，觋，籴（徒历）：直历

4．泥娘混用

（甲）以泥切娘

怩（女夷）：乃私

桡（女教③）：乃教

淖（狞教④）：乃孝

铙（女教⑤）：乃孝

溺（昵角⑥）：奴学

暱（尼質）：乃吉

---

①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②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③ 这是大徐《说文》和《集韵》的反切。今本《广韵》作奴教切，是古音的残留。

④ 这是小徐《说文》的反切。今本大徐《说文》、《广韵》、《集韵》皆作奴教切。今按"桡、淖"同音，当以小徐的反切为是。《经典释文》"淖"读女孝反，又读乃孝反，泥娘混用。

⑤ 这是《集韵》的反切。

⑥ 这是《集韵》的反切。《广韵》"溺"字无此音。

呐（女劣）：奴劣

籥（尼辄）：奴辄

（乙）以娘切泥（缺例①）

舌头舌上混用的情况如此之多，足以证明，在《经典释文》时代，舌音尚未分化为端知两系。

经钱大昕证明，古无轻唇音。直到《切韵》时代还是这样。今《广韵》反切上字，帮系和非系混用（往往是以非系字切帮系字）。在《经典释文》裏，这种情况更为常见。

下面的例子，《广韵》和《经典释文》都以轻唇字切重唇字。

（1）以非切帮②

瀌（悲娇③），《广韵》甫娇，《释文》方苗

貶（悲检），《广韵》方敛，《释文》方犯。

堋（逋邓），《广韵》方隥，《释文》甫赠。

彆（必结），《广韵》方结④、《释文》方血。

闭（必结），《广韵》方结，《释文》方结。

（2）以敷切滂

杓（匹遥⑤），《广韵》抚招，《释文》敷招。

摽（纰招），《广韵》抚招，《释文》敷萧。

秠（攀悲），《广韵》敷悲，《释文》孚悲。

---

① 缺例不等于不可能有此情况。

② 《经典释文》也有以帮切帮的，这里不列举。下仿此。

③ 括号内是《集韵》的反切。《集韵》已分重轻唇。

④ 《广韵》写作"彆"。

⑤ 《集韵》卑遥切。《史记索隐》引《说文》匹遥反，今依《索隐》。

𩛥（匹沼），《广韵》敷沼，《释文》芳表，芳赵，芳老。

憋（匹灭），《广韵》芳灭，《释文》芳灭。

辟（匹辟），《广韵》芳辟，《释文》芳益，芳石。

副（拍逼），《广韵》芳逼，《释文》孚逼。

（3）以奉切并

貔（频脂），《广韵》房脂，《释文》扶夷。

嫔（毗宾），《广韵》符真，《释文》符真。

蠙（毗宾），《广韵》符真，《释文》父宾。

飘（毗霄），《广韵》符霄，《释文》扶遥。

冯（皮冰），《广韵》扶冰，《释文》父冰，符冰。

牝（并履），《广韵》扶履，《释文》扶死。

辨，沔（平免），《广韵》符蹇，《释文》扶免。

辟（毗亦），《广韵》房益，《释文》扶亦，符亦。

（4）以微切明

弥（民卑），《广韵》武移，《释文》亡移，亡皮。

楣郿（旻悲），《广韵》武悲，《释文》亡悲。

珉（眉贫），《广韵》武巾，《释文》武巾。

旻（眉贫），《广韵》武巾，《释文》武巾，亡巾。

闽（眉贫），《广韵》武巾，《释文》亡巾。

泯（弥尽），《广韵》武尽，《释文》亡轸，亡忍，武轸。

绵（弥延），《广韵》武延，《释文》武延。

猫（眉镳），《广韵》武瀌，《释文》亡朝。

名（弥并），《广韵》武并，《释文》武征。

靡（母彼），《广韵》文彼，《释文》亡彼。

《广韵》以轻唇字切重唇字，只限于开口三等字①，《经典释文》不限于开口三等，连开口一二四等也都可以用轻唇字切重唇字②。这样，《经典释文》以轻唇字切重唇字的情况就大大超过了《广韵》。试看下面的例子：

（1）以非切帮

1．一等

邶，《集韵》补昧，《广韵》蒲昧，《释文》方代。

鞆，《广韵》博木，《释文》方木。

鸣，《广韵》博木，《释文》方木。

襮䴕，《广韵》博沃，《释文》方沃。

昄，《广韵》博管，《释文》方满，方但，方旦。

2．二等

败，《广韵》补迈，《释文》甫迈。

鸣，《集韵》北角，《释文》方角。

3．三等

编，《广韵》卑连，《释文》方千，方绵，甫连。

鳊，《广韵》卑连，《释文》方仙。

麃，《集韵》悲娇，《释文》方遥。

蓱，《广韵》并弭，《释文》方弭。

---

① 例外，蓼，武登切。

② 当时东董宋不算合口，《韵镜》把它们归开口呼；冬沃也不算合口，《韵镜》把它们认为“开合”。所以这些韵内的字也可以用轻唇切重唇。

秕，《广韵》卑履，《释文》甫姊，甫里。

髀，《广韵》并弭，《释文》方尔。

㡛，《广韵》笔锦，《释文》方鸩。

臂，《广韵》卑义，《释文》方纸。

比，《广韵》必至，《释文》方二。

厞，《广韵》必至，《释文》方寐。

畀，《广韵》必至，《释文》甫至。

蔽，《广韵》必袂，《释文》甫世，方四，方计。

宾，《集韵》必刃，《释文》方刃。

摈，《广韵》必刃，《释文》方刃。

并，《广韵》畀政，《释文》方政。

绋，《广韵》卑吉，《释文》甫必。

辟，《广韵》必益，《释文》甫亦，方狄。

4．四等（缺例）

（2）以敷切滂

1．一等

犥，《集韵》滂保，《释文》芳老。

扑，《广韵》普木，《释文》敷卜。

2．二等

扳，《广韵》普班，《释文》敷閒。

伻，《广韵》普耕，《释文》敷耕。

3．三等

纰，《广韵》匹夷，《释文》芳夷、芳莽。

吡，《广韵》匹婢，《释文》方尔。

庀，《广韵》匹婢，《释文》芳美，芳鄙，芳指。

秠，《广韵》匹鄙，《释文》孚鄙，孚婢。

剽，《广韵》匹妙，《释文》芳妙。

漂，《广韵》匹妙，《释文》敷妙。

4．四等

婴，《广韵》普蔑，《释文》敷结。

澼，《广韵》普击，《释文》敷历。

（3）以奉切並

1．一等

芃，《广韵》薄红，《释文》符雄，扶雄，扶东。

庞，《集韵》蒲蒙，《释文》扶公。

倍，《集韵》蒲枚，《释文》扶来。

朋，《广韵》步崩，《释文》扶恒。

部，《广韵》蒲口，《释文》扶苟。

背，《广韵》蒲昧，《释文》扶代。

暴，《广韵》蒲木，《释文》扶沃。

拔，《广韵》蒲拔，《释文》房末。

茇，《广韵》蒲拔，《释文》房末，扶盖。

亳，《广韵》傍各，《释文》扶各。

2．二等

庖，《广韵》薄交，《释文》扶交。

阪，《集韵》部版，《释文》扶板。

麃，《广韵》蒲幸，《释文》父幸。

排，《集韵》步拜，《释文》扶拜。

罢，《广韵》薄蟹，《韵会》皮驾，《释文》扶买，扶骂。

3．三等

膑，《广韵》毗忍，《集韵》毗宾，《释文》符人。

比，《广韵》毗至，毗必，《释文》扶至，扶志，扶必。

被，《广韵》平义，《释文》扶义。

纰，《集韵》平祕，《释文》符至。

敝，《广韵》毗祭，《集韵》蒲结，《释文》符世，扶灭，伏灭。

币，《广韵》毗祭，《释文》扶世。

弊，《广韵》毗祭，《释文》扶世，扶计，扶灭。

牝，《广韵》毗忍，《释文》扶忍，扶死，扶缅。

弁，《广韵》皮变，《释文》扶变。

便，《广韵》婢面，《释文》扶绢。

4．四等

批，《集韵》骿迷，蒲结，《释文》父迷、父结。

骿，《广韵》部田，《集韵》旁经，《释文》扶贤，扶经。

（4）以微切明

1．一等

蒙，《广韵》莫红，《释文》亡公、武工。

枚，《广韵》莫杯，《释文》亡回，武回，武杯。

每，《集韵》谟杯，《释文》亡回。

媒，《广韵》莫杯，《释文》亡回。

脢，《广韵》莫杯，《释文》武杯。

蠓，《广韵》莫奔，《释文》亡昆。

莽，《广韵》模朗，《释文》亡荡。

僚，《韵会》弥登，《释文》亡崩，亡冰。

蒙（莫侯），《广韵》缺，《释文》徐亡钩。

蠓，《广韵》莫孔，《释文》无孔。

姆，《广韵》莫补，《集韵》莫候，《释文》亡甫，亡久，亡又。

牡，《广韵》莫厚，《集韵》满补，《释文》亡后，亡古。

沬，《广韵》莫贝，莫拔，《释文》亡对，武盖，亡曷。

韎，《广韵》莫拜，《释文》亡界。

昧，《广韵》莫佩，《释文》武内，亡比。

曼，《集韵》莫半，《释文》武半。

缦，《广韵》莫半，《释文》武旦，武半。

镘，《广韵》母官，莫半，《释文》亡安，武旦。

冒，《广韵》莫报、莫北，《释文》亡报，亡北。

毫，芼，《广韵》莫报，《释文》亡报。

贸，《广韵》莫侯，《释文》亡救。

鹜，《广韵》莫卜，《释文》亡卜。

末，《广韵》莫拔，《释文》亡曷，亡葛，武葛。

莫，《广韵》慕各，《释文》武博。

莽，《广韵》慕各，《释文》武博，亡博。

默，缰，《广韵》莫北，《释文》亡北。

2. 二等

駹，《广韵》莫江，《释文》武邦。

尨，《广韵》莫江，《释文》亡江。

蒙，《韵补》莫江，《释文》武邦。

埋，《广韵》莫皆，《释文》亡皆，无皆，武皆。

霾，《广韵》莫皆，《释文》亡皆。

猫，《广韵》莫交，《释文》武交。

茅，《广韵》莫交，《释文》亡交。

罩，《广韵》莫交，《释文》亡包。

萌，《广韵》莫耕，《释文》武耕，亡耕。

盟，《广韵》莫更，《释文》武耕，亡幸。

漫，《广韵》莫还，谟晏，《释文》望山，武谏。

缦，《广韵》谟晏，《释文》武谏。

僈，《集韵》莫晏，《释文》武谏。

慢，《广韵》谟晏，《释文》亡谏，武谏。

貌，《广韵》莫角，《释文》亡角，亡校。

瞀，《广韵》莫角，《释文》亡角。

貊，《广韵》莫白，《释文》武伯，亡百。

貉，《广韵》莫白，《释文》亡百。

3. 三等

梦①，《广韵》莫中，莫凤，《释文》忘忠，无工，亡弄，武仲。

瞢②，《广韵》莫中，《释文》武忠。

㡳，《集韵》忙皮，《释文》亡奇。

縻，糜，《广韵》靡为，《释文》亡池。

蘼，《集韵》眉贫，《释文》亡津。

盟，《集韵》盲病，《释文》武病。

牟，《广韵》莫浮，《释文》亡侯，无不③。

侔，《广韵》莫浮，《释文》亡侯，亡又。

矛，蝥，缪，《广韵》莫浮，《释文》亡侯。

弥，《韵会》母婢，《释文》亡氏，亡尔。

渳，《广韵》绵婢，《集韵》美隕，弥兖，《释文》亡婢，亡忍，亡免。

闵，《广韵》眉殒，《释文》武谨，亡谨。

敏，《广韵》眉殒，《释文》亡谨。

湣，《集韵》美殒，眉贫，《释文》亡谨，亡巾。

暋，《广韵》眉殒，《释文》亡巾。

黽，《类篇》美殒，《释文》亡忍。

魅，《广韵》明秘，《释文》亡備，武冀。

袂，《广韵》弥弊，《释文》武世。

4．四等

①②"梦、瞢"原是开口三等字（见《韵镜》）。由于合口三等才变轻唇，所以"梦、瞢"后来没有变轻唇。

③ 不，甫鸠切。

麝，《广韵》莫兮，《释文》亡分。

瞑，《广韵》莫贤，莫经，《释文》亡千，亡丁。

螟，铭，《广韵》莫经，《释文》亡丁。

冥，《广韵》莫经，《集韵》莫定，《释文》亡丁，亡经，亡定。

蔑，《广韵》莫结，《释文》亡结。

幂，羃，冪，《广韵》莫狄，《释文》亡历。

以重唇切轻唇的例子，也有一些。例如：

（1）以滂切敷

敷，痛，《广韵》芳无，《释文》普吴。

泛，《广韵》孚梵，《释文》匹剑。

（2）以並切奉

樊，《广韵》附袁，《释文》步干，步丹，畔干。

繁，《广韵》附袁，《释文》步干。

由上所述，可见《经典释文》时代，舌头舌上不分，轻唇重唇不分，可以完全肯定。另有一些情况是还不能完全肯定的，需要他书作为佐证，才能确定。初步观察，有下列五种情况：

（一）神禅混用

1. 以禅切神

杼，《广韵》神与，《释文》常汝①。

蛇，《广韵》食遮，《释文》市奢。

---

①《释文》又读食汝反，则与《广韵》同音。

绳，《广韵》食陵，《释文》市陵。

楯，《广韵》食尹，《释文》纯尹，常允，常準①。

谥，《广韵》神至，《释文》时至。

甸，《韵会》实证②，《释文》常证③。

乘，媵，《广韵》实证，《释文》时证。

赎，《广韵》神蜀，《释文》常欲，常戍。

揲，《广韵》食列，《释文》时设④。

2. 以神切禅

纯，《广韵》常伦，《释文》顺伦。

蝉，《广韵》市连，《释文》示延。

赡，《广韵》时艳，《释文》食艳。

可以这样设想：开始时，只有禅母[ʑ]，是个擦音，后来一部分字分化为塞擦音[dʑ]。到了《中原音韵》时代（或更早），有更多的字从擦音跑到塞擦音上来，如"常"[dʒ′]、"臣"[dʒ′]等。同时，一些神母字反而从塞擦音跑到擦音上去。这样，"臣"[dʒ]和"神"[ʒ]掉了个个儿。从上面的例子看，以禅切神的字正是从塞擦音跑到擦音的字；以神切禅的字正是从擦音跑到塞擦音的字。可见我的设想是符合事实的。

（二）从邪混用

---

① 《释文》又读食允反，和述允反，则与《广韵》同音。

② 朱骏声曰："甸，假借为乘。"《韵会》读实证切是对的。

③ 《释文》又读绳证反，则与《广韵》同音。

④ 一音舌，则与《广韵》同音。

1. 以邪切从

疵，《广韵》疾移，《释文》似斯，似知。

訾，《集韵》才支，《释文》似斯。

樵，《广韵》昨焦，《释文》似遥。

缯，《广韵》疾陵，《释文》似陵。

渐，《类篇》慈盐，《释文》似廉。

践，《广韵》慈演，《释文》似浅。

渍，《广韵》疾智，《释文》辞赐。

瘁，《广韵》秦醉，《释文》似醉。

聚，《广韵》才句，《释文》俗裕。

嚼，《广韵》在爵，《释文》序略。

2. 以从切邪

羡，《广韵》似面，《释文》钱面，才箭，又音践。

从母和邪母的关系，跟神母和禅母的关系一样。我的设想是：开始时，只有邪母[z]，是个擦音。直到今天，吴方言多数从邪不分，也就是只有邪[z]，没有[dz]。后来北京话里邪母[z]大部分字（一二四等字和部分三等字）分化为塞擦音[dz]（从母），只剩下一部分三等字保持着擦音[z]。这就是守温从邪二母的由来。粤方言走吴方言相反的道路，虽也是从邪不分，但不是并从于邪，而是并邪于从。于是"从、松"同音，都读[tʃʻuŋ]，"萃、遂"同音，都读[tʃøy]，"字、寺"同音，都读[tʃi]，等等。《释文》时代，恐怕从邪已经分立，不过具体的字归类和后世不同罢了。待再详考。

（三）床俟混用

李荣在他的《切韵音系》证明，与禅母平行的二等字应该有一个俟母。床俟混用，在《经典释文》里有一些例子。

1．以俟切床

　　𠊱，《广韵》钮里，《释文》音俟。

2．以床切俟

　　𣪍，《广韵》床史，《释文》事已。

　　竢，《广韵》床史，《释文》音仕。

　　俟，《广韵》床史，《释文》音仕，音士。

床母和俟母的关系，跟神母和禅母的关系，从母和邪母的关系是一样的。

正齿三等：	照	穿	神	审	禅
			‖		‖
正齿二等：	庄	初	床	山	俟
			‖		‖
齿　　头：	精	清	从	心	邪

由此看来，开始时，应该也是先有俟母[ʒ]，是个擦音，后来大部分字变为塞擦音[ʤ]，即床母，只有一个音保持擦音，而且由舌叶擦音[ʒ]变为舌尖擦音[z]，与邪母合流。因此，舌叶擦音就从声母系统中消失。到了《中原音韵》时代（或更早），床母字又有少数回到擦音上来，如“士、事”[ʂɿ]。吴方言则把床母和从神两母合并，一律读[z]，那已经不是原来的俟母[ʒ]了。俟母只有“俟、竢、𣪍、俟”几个字，《七音略》、《韵镜》等韵图都把它们归入邪母，可见俟母在唐末宋初已经消失了。

（四）精系与庄系混用

钼，《广韵》士鱼，《释文》仕鱼，士居，徐在鱼，在居。

肃，《广韵》息逐，《释文》如字，又所六。

淀，《广韵》士角，《释文》仕角，徐在角。

混用的情况罕见。上述两例也不能证明是混用，可能只是又读。所以，《释文》时代，精系和庄系仍应分开。

（五）匣于喻混用

锾，《广韵》户关，《释文》户关（匣），又于眷（于）。

炎，《广韵》于廉，《释文》于廉，于占，于凡，荣钳（于），又音艳（喻）。

羽，《广韵》王矩（于），《释文》读为扈，音户。

遗，《广韵》以醉，《释文》惟季（喻），于季（于）。

遹，《广韵》馀律，《释文》户橘（匣），又音聿（喻）。

鴥，《广韵》馀律，《释文》尹橘（喻），《字林》于叔（于）。

滑，《广韵》户八，《释文》于八（于），户八。

猾，《广韵》户八，《释文》于八（于）。

弋，《广韵》与职，《释文》以职（喻），刘于则（于）。

乍看起来，似乎匣于喻三组相通，其实不然。于母（喻三）和喻母（喻四），直到《广韵》还是分立的，《释文》时代决不可能混用。“遗”字读惟季反，又读于季反，应是个别的特殊情况，也可能是于喻合流的开端。“弋”字应以读

以职反为是，刘读于则反是错误的。“遹”字《释文》读户橘反，又音聿。“户橘”应是“尹橘”之误，观于“鴥”字读尹橘反可知。“鴥”字，《字林》读于叔反，可能是古读，“鴥”从穴声，“穴”读胡决切，“鴥”字古属匣母是完全可能的。《释文》时代，匣于同纽，则是符合事实的。“鍰”读户关反，又读于眷反；“羽”读王矩反，又读为扈；“滑、猾”读户八反，又读于八反①，足为明证。在韵图中，匣母无三等字，与喻三（于母）正好互补。

贰 韵 部

（一）东冬钟混用，屋沃烛混用②

1. 平声东冬钟混用（东无号，冬*，钟×）

冲，《广韵》直弓，《释文》直弓，徐音同，又勑弓。

虫，《广韵》直弓，《释文》直中，徐徒冬*。

茏，《广韵》力钟×，《释文》力恭×，又力公。

溧，《广韵》徂红，徐云郑音在容×。

粽，《广韵》子红，又即容×，《释文》子工，子公，徐又在容×。

攻，《广韵》古冬*，又古红，《释文》古弄，又如字，一音公送。

① 户八反与于八反实同一音。

② 入声韵部放在相应的平上去声韵部一起讲，更能说明其混用的情况。

浓，《广韵》女容，《释文》奴同，又女龙。

缝，《广韵》符容，《释文》扶恭，徐扶公，又音冯。

茸，《广韵》而容，《释文》如容，或如融。

纵，《广韵》即容，又子用，《释文》范音揔，刘又在红。

2. 上声董肿混用（董无号，肿）

氄，《广韵》而隗，《释文》如勇，徐而充，又如充。

3. 去声送宋用混用（送无号，宋，用）

雍，《广韵》於用，《释文》屋送，李於钟。

4. 屋沃烛混用（屋无号，沃、烛）

牍，《广韵》徒谷，《释文》音独，或大录。

暴，《广韵》蒲木，《释文》蒲卜，徐扶沃。

沃，《广韵》乌酷，《释文》於木。

督，《广韵》冬毒，《释文》丁木。

勗，《广韵》许玉，《释文》许玉，刘朽目。

蠋，《广韵》直录，《释文》直录，徐治六。

上面的例子，有些可以认为是又读，但是有些显然是混用，如“沃”音於木反，“督”音丁木反。今参照玄应反切，认为《释文》时代东与冬钟，屋与沃烛已不能分了①。

《切韵》把东冬钟分为三韵，屋沃烛也分三韵，只是为

① 只有一个地方不好解释。《诗·邶风·旄丘》：狐裘蒙戎。《释文》：“戎，如字，徐而容反。案徐此音是依《左传》读作茸。”据此，则东韵和钟韵是有分别的。这只好认为是例外。

了保存古音。经过研究，我们知道：《切韵》东韵一等及钟韵等于上古的东部，屋韵一等及烛韵等於上古的屋部（东屋对转）；东韵三等及冬韵等于上古的冬部，屋韵三等及沃韵等于上古的觉部[1]（冬觉对转）。凡《切韵》分为数韵而《经典释文》反切合为一韵者，都可以从古今音对比得到解释。

（二）江独用，觉独用

1．江独用

驰，《广韵》莫江，《释文》武邦。

龙，《集韵》莫江，《释文》莫江。

撞，《广韵》宅江，《释文》丈江。

2．觉独用

较，《广韵》古岳，《释文》古岳，又音角。

泥，《广韵》士角，《释文》仕角，徐在角。

穛，《广韵》侧角，《释文》侧角。

汋，《广韵》士角，《释文》士捉。

藐，《广韵》莫角，《释文》莫角，亡角。

镯，《广韵》直角，《释文》直角。

濯，《广韵》直角，《释文》丈角。

从另外许多例子看，似乎江韵和东冬钟也相通，觉韵和屋沃烛也相通。例如（东屋无号，冬沃*，钟烛×，江觉△）：

蒙，如字，徐武邦。

瞳，敕红，郭莵绛。

---

[1]"沃"字属上古沃部（药部），是例外。

舂，失容，刘敕用，又池江、一音竹降，《字林》丑凶，又丑降。

尨，亡江，莫江，又青蒙。

窗，初江，一音忽。

屋，如字，或云郑於角反。

渎、音独，刘又音浊。

殼，音斛，刘又户角。

鸣，音卜，郭方木，又方角。

沃，卢笃，又力角。

蹋，丈绿，又音浊。

数目，刘音促，李粗角。

不数，匕欲，又所角。

朴，普剥，刘音仆，一音扶禄。

嚣，户角，《字林》下沃。

例子虽多，但是都可以认为是又读。多数是各家读法不同，不能说是江韵和东冬钟相通，觉韵和屋沃烛相通。

江韵，在上古属东部。觉韵在上古分属屋沃觉①三部。上古觉部字有"觉、嚣、学、雹、誓"等，上古沃部字有"较、确、乐、卓、踔、濯、汋、搦、駮、邈、鬻、犖"等，上古屋部字有"角、殼、岳、斲、浊、剥、璞、朴"等。上古屋沃部字，到了中古，有一部分字与铎部字合流，在《释文》反切的又读中可以看出这种变迁的痕迹。例如（铎部）：

① "沃"在沃韵，在上古属沃部。

暴，步卜，刘步落，又步莫。

婺，音沃，旧音恶。

沃，如字，徐於缚。

襮，音博，《字林》方沃；又音搏。

熇，徐许酷，沈又许各。

沟，士促，又上若。

荦，音洛，又力角。

籍，戚勑角，刘仓伯，徐仓格，沈枪昔。

由此可见，《释文》时代觉韵的元音应该是个[ɔ]，它一方面接近屋沃烛的[o]，另一方面接近药铎的[a]。

（三）支脂之微混用

（甲）平声支脂之微混（支无号，脂，之，微）

1．以脂切支

蛾，《广韵》弋支，《释文》音移，又音夷。

羸，《广韵》力为，《释文》律悲，徐力追。

茈，《广韵》疾移，《释文》沈顾徂斯，谢徂容。

2．以之切支

罹，《广韵》吕支，《释文》力之，马力驰。

疵，《广韵》疾移，《释文》音慈。

羁，《广韵》居宜，《释文》音基。

祇，《广韵》巨支，《释文》祁之。

3．以微切支

为，《广韵》薳支，《释文》于威。

4．以支切脂

脂，《广韵》旨夷，《释文》音支。

搋（指），《广韵》旨夷，《释文》音枝。

彝，《广韵》以脂，《释文》以支。

纰，《广韵》匹夷，《释文》匹弥，徐芳夷，又方移。

纰，《集韵》频脂，《释文》毛符至，郑毗移；又婢支，徐补移。

貔，《广韵》房脂，《释文》婢支，徐扶夷。

绺，《广韵》丑饥，《释文》恥知，又勑宜。

迟，《广韵》直尼，《释文》徐直移。

祁，《广韵》渠脂，《释文》巨移，又巨支，《字林》上尸。

耆，《广韵》渠脂，《释文》渠夷，巨支，又巨伊。

梨，《广韵》力脂，《释文》利知，又音离。

龟，《广韵》居追，《释文》愧悲，李居危。

傈，《广韵》力追，《释文》力委，又力追。

绥，《广韵》息遗，《释文》许规，刘相规。

麋，《广韵》武悲，《释文》亡悲，亡皮。

5. 以之切脂

彝，《广韵》以脂，《释文》以之，羊之，以而。

饥，《广韵》居夷，《释文》居疑。

鹈，《广韵》处脂，《释文》尺之。

绺，《广韵》丑饥，《释文》勑其，丑疑。

茨，《广韵》疾资，《释文》在思。

尼，《广韵》女夷，《释文》女持。

怩，《广韵》女夷，《释文》女姬，乃私。

迟，《广韵》直尼，《释文》直诗，徐直尼，又直疑，徐直夷。

坻，《广韵》直尼，《释文》直基，又直疑，徐直夷。

茝，《广韵》直尼，《释文》直之，直基。

蚳，《广韵》直尼，《释文》直基，直其，丈之。

祁，《广韵》渠脂，《释文》巨之，《字林》上尸。

耆，嗜，《广韵》渠脂，《释文》巨之。

胝，《广韵》丁尼，《释文》陟其。

6．以支切之

诒，《广韵》与之，《释文》以支。

贻，《广韵》与之，《释文》羊皮。

狸，鼯，《广韵》里之，《释文》力知。

䌛，《广韵》里之，《释文》音离。

僖，《广韵》许其，《释文》许宜。

7．以脂切之

蘄，《广韵》渠之，《释文》徐音祈。

8．以支切微

讥，《广韵》居依，《释文》居宜。

饥，《广韵》居依，《释文》音饥。

刉，《广韵》渠希，又居依，《释文》居宜，又刘音奇。

扆，《集韵》於希，《释文》於宜。

9. 以脂切微

讥，《广韵》渠希，《释文》音祁。

希，《广韵》香衣，《释文》虚祁。

10. 以之切微

讥，《广韵》居依，《释文》居其，又居疑。

饥，《广韵》居依，《释文》居疑。

祈，《广韵》渠希，《释文》音其。

（乙）上声纸旨止尾混用（纸无号，旨，止，尾）

1. 以旨切纸

轵，《广韵》诸氏，《释文》音旨。

泜，《广韵》诸氏，《释文》音雉，又徒死。

靡，《广韵》文彼，《释文》音美。

鄬，《广韵》韦委，《释文》于轨。

髀，《广韵》并弭，《释文》必履。

庀，《广韵》匹婢，《释文》刘芳美。

2. 以止切纸

泜，《广韵》诸氏，《释文》直里。

蚁，《广韵》鱼倚，《释文》鱼起。

踊，《集韵》普弭，《释文》丰已。

俾，《广韵》并弭，《释文》必耳，必以。

弭，《广韵》绵婢，《释文》弭耳。

3. 以纸切旨

比，《广韵》毕履，《释文》必尔。又匹尔，並是。

垒，《广韵》力轨，《释文》劣委。

疕，《广韵》匹鄙，《释文》戚匹婢。

秠，《广韵》匹鄙，《释文》郭芳婢。

4．以止切旨

视，《广韵》承矢，《释文》常止，徐市止，又市志。

兕，《广韵》徐姊，《释文》徐子。

比，妣，《广韵》卑履，《释文》必里。

匕，《广韵》卑履，《释文》必以。

秕，《广韵》卑履，《释文》悲里，徐甫里，又悲矣。

枇，《广韵》卑履，《释文》必李。

履，《广韵》力几，《释文》利耻。

戾，《集韵》矧视，《释文》矢耳。

否，《广韵》符鄙，《释文》备矣，悲矣，悲己。

希（黹），《广韵》猪几，《释文》张里。

5．以尾切旨

簋，《广韵》居洧，《释文》居伟。

璲，《广韵》以水，《释文》刘欲鬼。

6．以旨切止

第，《广韵》阻史，又侧几，《释文》侧几，侧美。

7．以止切尾

偯，《广韵》於岂，《释文》於起。

几，《广韵》居狶，《释文》居起。

狶（豨），《广韵》虚岂，《释文》李音熙①。

（丙）去声寘至志未混用（寘无号，至，志，未）

1．以至切寘

觶，《广韵》支义，《释文》音至。

刺，《广韵》七赐，《释文》七肆。

譬，《广韵》匹赐，《释文》匹致。

腿，《广韵》驰伪，《释文》一音直愧。

忮，《广韵》支义，《释文》韦昭音洎。

2．以志切寘

辟（避），《广韵》毗义，《释文》毗志。

施，《广韵》施智，《释文》始志。

啻，《广韵》施智，《释文》音试。

3．以未切寘

畸，《广韵》於义，《释文》於既。

4．以寘切至

剸，《广韵》鱼器，《释文》疑婢。

5．以志切至

贽，《广韵》脂利，《释文》音志。

媚，《广韵》明祕，《释文》眉记，眉忌，美记。

视，嗜，《广韵》常利，《释文》市志。

耆，《集韵》时利，《释文》常志，市志。

莅，《广韵》力至，《释文》音吏。

① 熙读平声。

致，《广韵》陟利，《释文》音置。

颐，《广韵》陟利，《释文》陟吏。

踬，《广韵》陟利，《释文》渚吏，又陟值。

懥，《广韵》陟利，《释文》勑值。

稚（穉）《广韵》直利，《释文》直吏，又音值。

迟，《广韵》直利，《释文》直志。

恣，《广韵》资四，《释文》咨嗣。

比，《广韵》毗至，《释文》毗志。

质，《广韵》陟利，《释文》音置。

示，《广韵》神至，《释文》神志。

6．以未切至

匮，《广韵》求位，《释文》其魏。

簣，《广韵》求位，《释文》其贵。

剔，《广韵》鱼器，《释文》鱼气。

餽，《广韵》求位，《释文》徐纪畏。

7．以至切志

饵，《广韵》仍吏，《释文》音二。

菑，《韵会》侧吏，《释文》侧冀，沈子冀。

棊，《广韵》渠记，《释文》其器，其冀。

亟，《广韵》玄吏，《释文》欺冀，去冀。

8．以至切未

蔽，《广韵》居豪，《释文》其器。

壁，《广韵》许既，《释文》许器。

9．以志切未

机，《广韵》居豪，《释文》其记。

大量的例子足以证明，支脂之微，纸旨止尾，寘至志未，实当合为一韵。玄应《一切经音义》支脂之混用，纸旨止混用，寘至志混用，可以作为佐证①。

在《经典释文》反切中，还有少数寘至志与齐祭泰怪等韵相通的例子，如缢（寘），於计（霁）；鞞（至），悲位（至），徐边惠（霁）；淠（至），匹世（祭）；寁（至），都丽（霁）；愧（至），又音勤（祭）；肆（至），以至（至），又以制（祭）；以世（祭）；出（至），徐尺遂（至），王嗣宗勅类（至），又音毳（祭）；剸（至），李鱼界（怪）；喟（至），起愧（至），又苦怪（怪）；苇（未），徐方盖（泰）。这只能认为是又读，不是混用。

（四）鱼虞模混用

（甲）平声鱼虞模混用（鱼无号，虞，模）

1．以虞切鱼

钼，《广韵》士鱼，《释文》仕俱。

猪，《广韵》陟鱼，《释文》音诛。

菹，《广韵》侧鱼，《释文》侧俱。

2．以模切鱼

庐，《广韵》力居，《释文》力吴②。

3．以鱼切虞

---

① 玄应《一切经音义》例少，未见有支脂之与微混用，纸旨止与尾混用，寘至志与未混用的例子。

② 这是又读。

吁，《广韵》况于，《释文》音虚。

敺，《广韵》岂俱，《释文》起居。

迂，《广韵》忆俱，《释文》一音於。

4．以模切虞

敷，《广韵》芳无，《释文》又普吴，刘丰吴。

痛，《广韵》芳无，《释文》普吴。

（乙）语麌姥混用（语无号，麌，姥）

1．以虞切语

拒，《广韵》其吕，《释文》俱甫。

2．以语切虞

愈，《广韵》以主，《释文》音与。

3．以姥切麌

羽，《广韵》王矩，《释文》读为扈，音户。

甫，《广韵》方矩，《释文》旧音晡。

黼，《广韵》方矩，《释文》徐刘音补。

庑，《广韵》文甫，《释文》徐莫杜。

栩，《广韵》况羽，《释文》况浦。

数，《广韵》所矩，《释文》所古。

（丙）御遇暮混用（御无号，遇，暮）

以御切遇

甌，《广韵》衣遇，《释文》於据。

鱼虞模、语麌姥、御遇暮混用的例子较少，这是由于等呼不同。鱼韵本是开口三等（《韵镜》内转第十一开），虞是合口三等，模是合口一等，所以一般不混用。但是，它们的

主要元音应是相同，所以应该认为同属一韵。

（五）齐祭混用

（甲）平声齐独用

隄，《广韵》都奚，《释文》丁兮。

殹，《集韵》烟奚，《释文》乌兮。

枅，《广韵》古奚，《释文》音鸡。

蜺，輗，《广韵》五稽，《释文》五兮。

倪，《广韵》五稽，《释文》五圭。

靡，《广韵》莫兮，《释文》亡兮。

栖，《广韵》先稽，《释文》细兮。

批，《广韵》匹迷，《释文》铺迷。

赍，《广韵》祖稽，《释文》王肃将啼。

隮，《广韵》祖稽，《释文》子西。

鷍，《广韵》奴低，《释文》乃兮，人兮，人齐，刘奴兮，徐耳齐。

觸，《广韵》户圭，《释文》户圭。

《经典释文》的反切有少数支之与齐韵相通的例子，如犂（齐），力兮（齐），又力知（支），力之(之)，利之(之)；赍（齐），徐将驰（支）；觸（齐），户规（支）；倪（齐），音宜（支）。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乙）上声荠独用

涕，《广韵》他礼，《释文》徐音体。

泚，泚，《广韵》子礼，《释文》子礼。

荼，《广韵》奴礼，《释文》乃礼。

泚，《广韵》千礼，《释文》且礼。

洗，《广韵》先礼，《释文》苏礼。

牴，《广韵》都礼，《释文》徐都礼。

髀，《广韵》傍礼，《释文》步米，步启。

《经典释文》有少数纸荠相通的例子，如玭（荠），音此（纸）；髀（荠），必尔（纸），《字林》方尔（纸）。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丙）去声霁祭废混用（霁无号，祭，废）

1．以祭切霁

殴，《广韵》於计，《释文》徐乌例。

戾，《广韵》郎计，《释文》力制。

2．以霁切祭

蔽，《广韵》必袂，《释文》刘博壻，徐方计，王补弟。

弊，《广韵》毗祭，《释文》刘薄计，徐蒲计，又扶计。

敝，《广韵》毗祭，《释文》李步计。

瘞，《广韵》於罽，《释文》徐於计。

愒，《广韵》去例，《释文》徐丘丽。

掩，《广韵》丑例，《释文》勑帝。

3．以霁切废

喙，《广韵》许秽，《释文》呼惠。

《经典释文》有少数霁祭和纸寘至相通的例子，如蔽（祭），必婢（纸），徐方四（至）；敝（祭），徐音婢（纸），

李步计（霁）；簪（祭），徐以醉（至），李寻恚（寘），又信醉（至）；筮（祭），市至（至）；汭（祭）；李又而类（至）；媿（霁），普惠（霁），普计（霁），《字林》匹地。这都是又读，不是混用。

（六）佳皆夬混用

（甲）平声佳皆混用（佳无号，皆*）

1．以皆切佳

柴，《广韵》士佳，《释文》士皆*，仕皆*，巢谐*。

洼，《广韵》於佳，《释文》乌乖*。

2．以佳切皆（缺例）

《经典释文》又有佳和齐麻支相通的例子，如蠯（佳），蒲佳（佳），徐薄鸡（齐）；洼（佳），乌携（齐）；佳（佳），格牙（麻）；洼（佳），李於花；差（佳），初佳（佳），又初宜；涯（佳），又音宜（支）。这都是又读，不是混用。

（乙）上声蟹骇混用（缺例）

（丙）去声卦怪夬混用（卦无号，怪*，夬×）

1．以怪切卦

责，《集韵》侧卖，《释文》侧界*。

2．以夬切怪

芥，《广韵》古拜*，《释文》吉迈×，徐古迈×，又姬迈×。

蹇，《广韵》户怪*，《释文》户快×。

3．以卦切夬

败，《广韵》补迈×，《释文》必卖。

4．以怪切夬

噿，《广韵》楚夬，《释文》初怪。

嗄，《广韵》於犗，《释文》於介。

犗，《广韵》古喝，《释文》徐音界。

《经典释文》有卦与实相通的例子，如洒（卦），沈所寄；又有怪与队相通的例子，如蒯（怪），苦对（队），韎（怪），刘李音妹；又有怪与霁相通的例子，如愈（怪），又薄计。这都是又读，不是混用。

（七）泰灰咍混用

（甲）平声灰咍混用（灰无号，咍）

1．以咍切灰

倍，《集韵》蒲枚，《释文》徐扶来。

2．以灰切咍（缺例）

灰合口，咍开口，所以混用的例子很少。但也应该肯定，灰咍实同一韵。

（乙）上声贿海混用（贿无号，海）

1．以海切贿

培，《广韵》薄回①，《释文》公宰。

2．以贿切海

倍，《广韵》薄亥，《释文》步罪，蒲罪。

（丙）去声泰队代混用（队无号，代，泰）

1．以队切泰

① 《广韵》上声无“培”字，今以罕声类推。

褙，《集韵》黄外，《释文》户对。

绘，《广韵》黄外，《释文》户妹。

骀，《广韵》他外，《释文》徒对。

沬，《广韵》莫贝，《释文》亡对。

2. 以代切队

背，《广韵》蒲昧，《释文》扶代。

邶，《广韵》蒲昧，《释文》《字林》方代。

郭，《集韵》都内，《释文》刘都爱。

倅，《广韵》七内，《释文》刘仓爱。

3. 以泰切代

殆，《广韵》徒亥①，《释文》田赖。

《经典释文》反切有泰霁相通的例，如濊（泰），呼会（泰），徐又呼惠（霁）；有泰废相通的例子，如茷（泰，废），步贝（泰），蒲艾（泰），扶废（废），又音吠（废）。这都是又读，不是混用。

（八）真谆臻欣混用

（甲）平声真谆臻欣混用（真无号，谆，臻、欣）

1. 以谆切真

麇，麋，《广韵》居筠，《释文》九伦。

麕，麋，《广韵》居筠，《释文》居伦，俱伦。

囷，《广韵》去筠②，《释文》丘伦。

---

①《广韵》去声无"殆"字，今以上声类推。

② 今本《广韵》作去伦切。按，《广韵》"囷"字入真韵，当读去筠切。"伦"在谆韵，不合。

2．以真切谆（缺例）①

3．以真切臻

臻，《广韵》侧诜，《释文》侧巾，庄巾，仕巾，仕人。

蓁，《广韵》侧诜，《释文》侧巾，子人。

臻，溱，《广韵》侧诜，《释文》侧巾。

莘，骗，甡，诜，《广韵》所臻，《释文》所巾。

4．以真切欣

昕，《广韵》许斤，《释文》许巾。

殷，慇，《广韵》於斤，《释文》於巾。

芹，《广韵》巨斤，《释文》其巾。

段玉裁注意到，杜甫的诗中真欣同用。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因此，欣与真实同一韵。

（乙）上声轸准隐混用（轸无号，准，隐）

1．以准切轸

眦，《广韵》初觀，又初忍，《释文》沈创允。

2．以隐切轸

朕，《广韵》直引，《释文》直谨。

敏，《广韵》眉殒，《释文》密谨，亡谨。

暋，《广韵》眉殒，《释文》眉谨。

殒，《广韵》于敏，《释文》韵谨。

眦，《广韵》初忍，《释文》初谨，又勑谨。

① 真谆混用例子不多，是开合口不同的缘故。《切韵》真谆未分，实同一韵。

3．以轸切隐

𢘅，《广韵》居隐，《释文》刘羌愍，《字林》居敏，儿敏。

（丙）去声震稕焮混用（震无号，稕，焮）

1．以稕切震

讯，《广韵》息晋，《释文》音信，又音峻。

2．以焮切震

醑，《广韵》羊晋，《释文》士靳。

衅，《广韵》许觐，《释文》许靳。

僅、瑾、馑、墐、《广韵》渠遴，《释文》其靳。

觐，《广韵》渠遴，《释文》巨靳。

槿，《广韵》初觐，《释文》初靳。

齔，《广韵》初觐，《释文》楚靳。

3．以震切焮

靳，《广韵》居焮，《释文》居觐。

隐，《广韵》於靳，《释文》於刃。

《经典释文》反切中，有一个震问相通的例子，即：齔，初问反，又耻问反。这是一个孤证。平声真与文，上声轸与吻都不相通，所以震与问不能合为一韵。

（丁）入声质术栉迄混用（质无号，术，栉，迄）

1．以术切质

率，《广韵》所律，入质韵，《释文》所律。

2．以质切术

橘，《广韵》居律，《释文》均必，均栗，均笔。

驎，《广韵》㑹律，《释文》于密。

聿，《广韵》㑹律，《释文》于必。

欥，《广韵》㑹律，《释文》唯必。

3．以质切栉

栉，《广韵》阻瑟，《释文》侧乙，庄乙。

榔，《广韵》阻瑟，《释文》侧笔，庄密。

扶，《集韵》侧瑟，《释文》庄笔。

瑟，《广韵》所栉，《释文》所乙。

4．以质切迄

迄，《广记》许讫，《释文》许乙。

肸，《广韵》许讫，《释文》许乙，许密。

汔，《广韵》许讫，《释文》许一。

讫，大徐《说文》居迄①，《释文》居乙。

（九）文魂痕混用

（甲）平声文魂痕混用（文无号，魂，痕）

1．以文切魂

贲，《广韵》博昆，《释文》音奔，刘方问。

2．以痕切魂

臀，《广韵》徒浑，《释文》徐刘徒恩。

（乙）上声吻混很混用（吻无号，混，很）

以很切混

顿，《广韵》苦本，《释文》李义其恩。

① 今本《广韵》误作居乙。

（丙）去声问愿恨混用（问无号，愿，恨）

1．以愿切问

扮，《广韵》扶问，《释文》步困。

2．以问切愿

巽，《广韵》苏困，《释文》孙问。

（丁）入声物没〔纥〕混用①（物无号，没，〔纥〕）

1．以〔纥〕切没

颈，《广韵》苦骨，《释文》苦纥。

2．以没切〔纥〕

纥，《广韵》下没②，《释文》刘胡没。

痕很恨〔纥〕是开口一等，魂混愿没是合口一等，文吻问物是合口三等，等呼不同，所以反切相通的例子颇少，但是必须认为同属一韵，因为在上古韵部中，文魂痕及其上去声同属文部，物没〔纥〕同属物部。这种情况直到《释文》时代没有改变。

（十）寒桓混用

（甲）平声寒桓混用（寒无号，桓）

1．以桓切寒（缺例）

2．以寒切桓

盘，《广韵》薄官，《释文》步干，畔干。

---

①〔纥〕是痕的入声。

②“纥”字是“痕”的入声（见《韵镜》），《广韵》因无字为切，所以借用“没”字为反切下字。

槃，《广韵》薄官，《释文》薄寒。

*

鞶，《广韵》薄官，《释文》步干。

*

磐，《广韵》薄官，《释文》步干，步丹，畔干。

*

弁，《集韵》薄官，《释文》步干，步寒。

*

般，《广韵》薄官，《释文》薄寒，蒲安，步干。

*

胖，《集韵》薄官，《释文》步丹。

*

潘，《广韵》普官，《释文》判丹，判干。

*

瞞，曼，《广韵》母官，《释文》莫干。

*

（乙）上声旱缓混用（缺例）

（丙）去声翰换混用（翰无号，换）

*

1．以换切翰

翰，《广韵》侯旰，《释文》寒半。

*

2．以翰切换

漫，《广韵》莫半，《释文》末旦。

缦，《广韵》莫半，《释文》武旦，末旦。

槾，《正韵》莫半，《释文》末旦。

镘，《广韵》莫半，《释文》亡旦。

（丁）曷末混用（曷无号，末）

*

1．以末切曷

曷，《广韵》胡葛，《释文》何末。

*

惮（怛），《广韵》当割，《释文》丹末。

*

挞，达，汰，《广韵》他达，《释文》他末。

*

阏，《广韵》乌葛，《释文》安末。

*

遏，《广韵》乌葛，《释文》乌末。

*

2. 以曷切末

沫，《广韵》莫拔*，《释文》亡曷。

末，《广韵》莫拔*，《释文》亡葛，武葛，亡曷。

秣，《广韵》莫拔*，《释文》莫葛。

拔，《广韵》蒲拔*，《释文》步葛。

跋，《广韵》蒲拔*，《释文》蒲末*，又补葛。

茇，《广韵》蒲拔*，《释文》蒲葛。

皱，《广韵》蒲拔*，《释文》步末*，步葛，步曷。

在《经典释文》反切中，有少数寒桓与删山相通，旱缓与潸产相通，翰换与谏裥相通，曷末与黠辖相通的例子，如棺（桓），勑镐（镐），古患；莞（桓），音官（桓），又音关（删）；昄（潸），符版（潸），方满（桓），方但（旱），方旦（翰）；缦（换），武半（换），武谏（谏），漫（换），武谏（谏），亡半（换）；豢（谏），徐音患（谏），又胡满（缓）；拔（末黠），畔末（末），房末（末），或蒲八（谏），皮八（黠），又半末（末），步葛（曷）；赖（曷、镐），又勑末（末）。那只是又读，不是混用。

（十一）删山混用

（甲）平声删山混用（删无号，山*）

1. 以山切删

班，《广韵》布还，《释文》伯山*。

谩，《广韵》莫还，《释文》望山*。

扳，《广韵》普班，《释文》旧敷闲*。

顽，《广韵》五还，《释文》五鰥*。

2. 以删切山

鰥，小徐《说文》固山①，《释文》故顽，古顽。

矜，《集韵》姑顽②，《释文》古顽。

寡，《集韵》姑顽，《释文》古顽，工顽。

纶，《集韵》姑顽，《释文》古顽。

顜，《广韵》苦闲，《释文》苦颜。

輕，《集韵》丘闲，《释文》苦颜。

（乙）上声潸产混用（潸无号，产）

1. 以产切潸

撊，《集韵》下赧，《释文》胡简。

2. 以潸切产

栈，《广韵》士限，《释文》士板。

𨍏，𨍏，《广韵》士限，《释文》仕板。

（丙）去声谏裥混用（谏无号，裥）

1. 以裥切谏（缺例）

2. 以谏切裥（缺例）

（丁）入声黠镋混用（黠无号，镋）

1. 以镋切黠

劃，《广韵》古滑，《释文》音刮。

2. 以黠切镋

楬，《广韵》枯镋，《释文》苦八。

---

①“鰥”字《广韵》入山韵，而读古顽切，误。

②《集韵》“矜”字入山韵，读姑顽切，只是借切。下文“寡”“纶”仿此。

刮，《广韵》古颜，《释文》古滑，古八。

（十二）先仙元混用

（甲）平声先仙元混用（先无号，仙，元）

1．以仙切先

研，《广韵》五坚，《释文》倪延。

编，《广韵》布玄，《释文》必连，必绵，必緜，甫连，方緜，必然，必仙。

2．以先切仙

篇，《广韵》房连，《释文》一音步贤。

3．以元切仙

拳，《广韵》巨员，《释文》徐又已袁。

4．以仙切元（缺例）

（乙）上声铣狝阮混用（铣无号，狝，阮）

1．以狝切铣

畎，《广韵》始泫，《释文》刘古善。

2．以铣切狝

褊，《广韵》方缅，《释文》一音必殄。

犍，《广韵》力展，《释文》沈连典。

旋，《广韵》似宣①，《释文》李信犬。

湎，《广韵》弥兖，《释文》徐又莫显。

3．以阮切狝

卷，《广韵》居转，《释文》徐居阮。

---

①《广韵》上声无旋字，以平声类推。

捲，《广韵》居转，《释文》徐纪阮。

圈，《广韵》渠篆，又求晚，《释文》徐纪阮。

（丙）去声霰线愿混用（霰无号，线，愿）

1．以线切霰

衒，《广韵》黄练，《释文》贤遍。

甸，《广韵》堂练，《释文》大遍，徒徧，田遍。

奠，《广韵》堂练，《释文》田遍。

倪，《广韵》苦甸，《释文》牵遍。

见，《广韵》胡甸，《释文》贤遍，贤徧。

燕，《广韵》於甸，《释文》於遍。

轘，《广韵》呼甸，《释文》呼遍。

2．以霰切线

徧，《广韵》方见，线韵，《释文》边见①。

羨，《广韵》似面，《释文》辞见，徐荐②。

3．以愿切线

援，《广韵》王眷，《释文》沈于万。

4．以线切愿

憋，《广韵》去愿，又九万，《释文》音眷。

（丁）入声屑薛月混用（屑无号，薛，月）

1．以薛切屑

---

①“徧”（遍）字，大徐小徐都读比荐切，《广韵》读方见切，《集韵》读卑见切，《广韵》把它归入线韵应是传抄之误。那么，这些例子都不是霰线混用。

② 只有这个例子可以证明霰线混用。

陞，《广韵》五结，《释文》徐语折。

嫳，《广韵》普蔑，《释文》匹舌。

憋，《广韵》普蔑，《释文》刘芳灭。

2. 以屑切薛（缺例）

3. 以月切薛

孽，《广韵》鱼列，《释文》鱼竭，徐五歇。

谳，《广韵》鱼列，《释文》鱼竭。

别，《广韵》方别，《释文》彼竭。

桀，《广韵》渠列，《释文》居竭，居谒。

4. 以薛切月

鱖，《广韵》语讦，《释文》沈鱼桀。

揭，《广韵》其谒，《释文》又音桀。

讦，《广韵》居竭，又居列，《释文》九列，又九谒。

元与仙，阮与狝，愿与线，月与薛，关系密切。《广韵》往往一字两读，既读入元阮愿月，又读入仙狝线薛。可见实同一韵。

（十三）萧宵混用

（甲）平声萧宵混用（萧无号，宵）

1. 以宵切萧

铫，《广韵》吐彫，《释文》七遥，何土尧。

2. 以萧切宵

钊，《广韵》止遥，又古尧，《释文》姜辽。

燋，《广韵》即消，《释文》李祖尧。

飄，《广韵》符霄，《释文》徐扶尧。

螵，《广韵》符霄，《释文》刘平尧。

摽，《广韵》抚昭，《释文》敷萧。

鞗，《广韵》相邀，《释文》音萧。

（乙）上声筱小混用（筱无号，小）

1．以小切筱

窈，《广韵》乌皎，《释文》于表。

湫，《广韵》子了，《释文》子小。

袅，《广韵》奴鸟，《释文》刘音绕。

2．以筱切小

瞟，《广韵》符少，《释文》扶了。

鷂，《广韵》以沼，《释文》沈耀皎，一音户了。

赵，《广韵》治小，《释文》徒了。

挢，《广韵》居天，《释文》沈古了。

燎，《广韵》力小，《释文》力鸟，力皎。

（丙）去声啸笑混用（啸无号，笑）

1．以笑切啸

啸，《广韵》苏吊，《释文》沈萧妙。

2．以啸切笑

燎，《广韵》力照，《释文》力吊。

萧宵有与肴相通的例子，如鞗（宵），音萧（萧），又色交（肴）；鵰（萧），陟交（肴），何音彫（萧）；钊（萧宵），姜辽（萧），又音昭（宵），徐之肴（肴）；猫（宵），亡朝（宵），又武交。又有与幽相通的例子，如濂（宵），符骄（宵），

徐符彪（幽）。啸笑也有与效相通的例子，如掉（啸）徒吊，刘奴较。那只是又读①，不是混用。

（十四）肴独用

（甲）平声肴独用

殽，《广韵》胡茅，《释文》户交。

巢，《广韵》钮交，《释文》仕交，庄交，孙又徂交。

呶，铙，《广韵》女交，《释文》女交。

蛸，《广韵》所交，《释文》所交。

罩，《广韵》莫交，《释文》亡包。

茅，《广韵》莫交，《释文》卯交，亡交。

烋，《集韵》虚交，《释文》火交。

剿，《集韵》初交，《释文》初交。

庖，《广韵》薄交，《释文》鲍交，步交，徐扶交。

鮑，《广韵》薄交，《释文》白交，薄交，徐又甫交。

敲，《广韵》口交，《释文》口交。

坳，《广韵》於交，《释文》於交。

（乙）上声巧独用（缺例）

（丙）去声效独用

学（斅），《广韵》胡教，《释文》户教。

觉，《广韵》古孝，《释文》交孝。

罩，《广韵》都教，《释文》张教。

① 这些又读有的见于《广韵》，如猫，武瀌切，宵韵，又莫交切，肴韵；瀌，甫娇切，宵韵，又皮彪切，幽韵。

敲，《广韵》苦教，《释文》苦孝。

棹，《广韵》直教，《释文》直教。

桡，《广韵》奴教，《释文》乃教，女孝。

铙，《集韵》女教，《释文》乃孝。

淖，《广韵》女教，《释文》女孝，乃孝，徐徒较。

约，《集韵》於教，《释文》乌孝，戚於教。

耀，《五音集韵》所教，《释文》所教。

肴巧效有与萧筱啸，宵小笑相通的例子，如蛸（肴），所交（肴），《说文》音萧（萧）；剿（肴），初交（肴），徐又子小（小）；坳（肴），於交（肴），又乌了（筱）；铙（肴、效），女交（肴），乃孝（效），一音而小（小）。又有与豪皓号相通的例子，如殽（肴），户交（肴），刘音豪（豪）。又有与尤有宥相通的例子，如鱼（肴），白交（肴），徐甫九（有）；坳（肴），於交（肴）乌了（筱），李又伊九（有）。那也是又读，不是混用。

（十五）豪独用

（甲）平声豪独用

毁，《广韵》土刀，《释文》敕刀，吐刀。

陶，《广韵》徒刀，《释文》音桃。

猱，《广韵》奴刀，《释文》乃刀。

（乙）上声皓独用

皓，《广韵》胡老，《释文》胡老。

祷，《广韵》都皓，《释文》丁老。

夭，《广韵》乌皓，《释文》乌老。

（丙）去声号独用

纛，《广韵》徒到，《释文》桃报。

悼，《广韵》徒到，《释文》徒报。

冒，耄，耄，《广韵》莫报，《释文》亡报。

劳，《广韵》郎到，《释文》力告。

酋，《集韵》在到，《释文》在报，才报。

奥，《广韵》乌到，《释文》乌报。

臑（腰），《广韵》那到，《释文》奴报，奴到，乃报，乃到。

豪韵有与侯韵相通的例子，如褒，《释文》"薄谋反，《切韵》博毛反。"这是又读，不是混用。薄谋反当依《集韵》作薄侯反，聚也，通"裒"。

（十六）歌戈混用

（甲）平声歌戈混用（歌无号，戈*）

1. 以戈切歌

蛾，《广韵》五何，《释文》我波*。

2. 以歌切戈

娑，《广韵》苏禾*，《释文》素河。

莎，《广韵》苏禾*，《释文》今音素何。

繁，皤，《广韵》薄波*，《释文》步何。

摩，《广韵》莫婆*，《释文》末何，末多。

番，《广韵》博婆*，《释文》布何。

颇，《广韵》滂禾*，《释文》普河，破多，破河。

（乙）上声哿果混用（哿无号，果*）

1．以果切哿（缺例）

2．以哿切果

跛，《广韵》布火，《释文》波我，波可，彼我。

簸，《广韵》布火，《释文》波我。

播，《集韵》补火，《释文》波可，波左。

颇，《广韵》普火，《释文》破可。

（丙）去声个过混用（个无号，过）

1．以过切个（缺例）

2．以个切过

播，《广韵》补过，《释文》波俄，波佐，波贺。

簸，《广韵》补过，《释文》府佐。

磨，《广韵》摸卧，《释文》莫佐。

摩，《广韵》莫卧，《释文》莫贺。

（十七）麻独用

（甲）平声麻独用

车，《广韵》尺遮，《释文》尺遮，昌蛇。

邪，《广韵》以遮，《释文》以嗟。

蛇，《广韵》食遮，《释文》布奢。

瓜，《广韵》古华，《释文》古华。

柤，《广韵》侧加，《释文》侧加，庄加。

秅，《广韵》宅加，《释文》丈加。

窒，《集韵》乌瓜，《释文》刘乌华。

鍙，《广韵》庄华，《释文》庄瓜，侧瓜，侧巴。

𢿱，《广韵》陟瓜，《释文》张瓜，王邹华，《字林》

竹瓜。

（乙）上声马独用

苴，《集韵》侧下，《释文》侧雅，又知雅。

槎，《广韵》士下，《释文》仕雅。

（丙）去声祃独用

贾，《广韵》古讶，《释文》加霸。

御，《集韵》鱼驾，《释文》五嫁，牙嫁。

诧，《广韵》丑亚，《释文》敕驾。

蜡，《广韵》锄驾，《释文》仕诈，士嫁。

藉，《广韵》慈夜，《释文》慈夜，在夜。

贳，《广韵》神夜，《释文》市夜。

炙，《广韵》之夜，《释文》之赦，章夜。

射，《广韵》神夜，《释文》食夜。

华，《广韵》胡化，《释文》户化。

擭，《集韵》胡化，《释文》胡化。

罢，《韵会》皮驾，《释文》扶驾。

（十八）阳唐混用

（甲）平声阳唐混用（阳无号，唐*）

鸯，《广韵》於良，乌郎*，《释文》於冈*，於良。

这个例子只是又读，不是混用。阳三等，唐一等，所以缺乏相切的例子。但不能因此否认它们的主要元音相同。《韵镜》阳唐同图，说明它们是同韵。

（乙）上声养荡混用（缺例）

（丙）去声漾宕混用（缺例）

（丁）入声药铎混用（缺例）

（十九）庚耕清青混用

（甲）平声庚耕清青混用（庚无号，耕*，清×，青△）

1．以耕切庚

更，《广韵》古行，《释文》古鹒*。

喤，《广韵》户盲，《释文》徐音宏*。

盟，《广韵》武兵，《释文》徐武耕*。

枪，《广韵》楚庚，《释文》刘初耕*。

2．以清切庚

荣，《广韵》永兵，《释文》刘音营×。

莹，《广韵》永兵，《释文》徐音营×。

3．以耕切清

蓺，《广韵》於盈×，《释文》或於耕*。

4．以青切清

菁，《广韵》子盈×，《释文》子丁△。

朾，《集韵》癡贞×，《释文》他丁△，勑丁△。

荒，《广韵》渠营×，《释文》岐扃△。

5．以庚切青

萍，《广韵》薄经△，《释文》音平。

6．以清切青

螟，《广韵》莫经△，《释文》莫轻×。

坰，《广韵》古萤△，《释文》徐又苦营×，或苦琼×。

（乙）上声梗耿静迥混用（梗无号，耿*，静×，迥△）

1．以耿切梗

省，《广韵》所景，《释文》所幸。

省，《广韵》所景，《释文》徐所幸。

2. 以静切梗

炳，《广韵》兵永，《释文》兵领。

警，《广韵》居影，《释文》居领。

儆，《广韵》居影，《释文》京领。

省，《广韵》所景，《释文》色领。

眚，《广韵》所景，《释文》生领。

3. 以梗切耿

耿，《广韵》古幸，《释文》工永。

4. 以静切耿

耿，《广韵》古幸，《释文》徐工颖。

5. 以迥切耿

耿，《广韵》古幸，《释文》工迥。

6. 以迥切静

省，《广韵》息井，《释文》西顶。

7. 以梗切迥

並，《广韵》蒲迥，《释文》白猛，又步顶。

8. 以静切迥

颋，《广韵》古迥，《释文》古顷。

顥，《广韵》口迥，《释文》口迥，徐孔颖。

褧，《广韵》口迥，《释文》苦迥，徐又孔颖。

䫉，《广韵》口迥，《释文》苦迥，又口颖。

（丙）去声映诤劲径混用（映无号，诤，劲，径）

1．以映切诤

迸，《广韵》北诤，《释文》北孟。

2．以径切劲（缺例）

（丁）入声陌麦昔锡混用（陌无号，麦，昔，锡）

1．以陌切麦

栅，《广韵》楚革，《释文》楚格。

核，《广韵》下革，《释文》幸格。

2．以麦切昔

挞，《广韵》直炙，《释文》郭都革。

蹢，《广韵》直炙，《释文》徐治革，持革。

薛，《释文》方奭，郭布革。

3．以锡切昔

刺，《广韵》七迹，《释文》沈此击，刘此历。

4．以麦切锡

觋，《广韵》胡狄，《释文》李胡隔。

5．以昔切锡

皙，《广韵》先击，《释文》徐思益。

涤，《广韵》徒历，《释文》杜亦。

（二十）蒸登混用

（甲）平声蒸登混用（缺例）

（乙）上声拯等混用（缺例）

（丙）去声证磴混用（缺例）

入声职德混用（职无号，德）

弋，《广韵》与职，《释文》刘于则。

杙，《广韵》与职，《释文》刘余则。

蒸职三等，登德一等，等呼不同，混用缺例或少例是可以理解的。拯等，证蹬字少，更可不论。

有一种奇怪的现象是《经典释文》的反切中有蒸登、职德和耕清、昔锡相通的例子，如郕（清），音承（蒸）；冯（蒸），普耕（耕），又步耕（耕）；稱（蒸），尺征；殖（职，锡），呼阋（锡），徐况逼（职），一音况狄（锡）；副（职）孚逼（职），《字林》匹亦（昔）。依我观察，唐诗中没有这些韵相通的情况。不能说在陆德明时代已经混用，连又读也值得怀疑。待再详考。

（二十一）尤侯幽混用

（甲）平声尤侯幽混用（尤无号，侯，幽）

1．以侯切尤

陬，菆，《广韵》侧鸠，《释文》子侯。

驺，《广韵》侧鸠，《释文》侧侯。

缵，《广韵》侧鸠，《释文》祖侯。

蝥，侔，《广韵》莫浮，《释文》亡侯。

牟，《广韵》莫浮，《释文》木侯，亡侯，莫侯。

眸，《广韵》莫浮，《释文》莫侯，茂侯。

蟊，《广韵》莫浮，《释文》莫侯，刘莫沟。

繆，《广韵》莫浮，《释文》茂侯。

2．以幽切尤

烰，《广韵》缚谋，《释文》符彪。

休，《广韵》许尤，《释文》虚虬，许虬。

捄，《广韵》巨鸠，《释文》音虯。

3．以侯切幽

缪，《广韵》武彪，《释文》亡侯。

4．以尤切幽

斛，《广韵》渠幽，《释文》其樛，又音求。

璆，《广韵》渠幽，《释文》其休，又旧周。

觩，《广韵》渠幽，《释文》徐音虯，又巨彪，一音巨秋。

（乙）上声有厚黝混用（有无号，厚，黝）

黝，《广韵》於糾，《释文》於柳，郭殃柳。

潛，《广韵》息有，《释文》刘思酒，徐相幼①。

糾，《广韵》居黝，《释文》沈居酉。

（丙）去声宥候幼混用（宥无号，候，幼）

1．以候切宥

咮，喙，《广韵》陟救，《释文》都豆。

驟，《广韵》锄佑，《释文》徐在遘，刘才遘。

駎，（驟），《广韵》锄佑，《释文》徐仕遘。

2．以宥切候

贸，《广韵》莫候，《释文》徐亡救。

姆，《广韵》莫候，《释文》亡久②，《字林》亡又。

（二十二）侵独用

① 潛，《释文》徐读去声。

② “久”是上声字。

駸，《广韵》七林，《释文》楚今，《字林》七林。

紝，《广韵》如林，《释文》女金。

（甲）上声寝独用

厭，《广韵》力稔，《释文》力锦，力荏。

稟，《广韵》笔锦，《释文》彼锦，必锦，方鴆①。

（乙）去声沁独用

饮，《广韵》於禁，《释文》於鴆。

阴，《广韵》於禁，《释文》於鴆。

深，《广韵》式禁，《释文》尸鴆。

潛，《广韵》装荫，《释文》侧鴆，责鴆。

（丙）入声缉独用

缉，《广韵》七入，《释文》七立，子立。

隰，《广韵》似入，《释文》详立，音习。

辑，《广韵》秦入，《释文》音集，又七入，侧立。

揖，《集韵》即入，《释文》子入，侧立。

挹，《广韵》於入，《释文》於十，於集。

蟄，《广韵》陟立，《释文》张執，陟立，徐丁立。

蟄，《广韵》陟立，《释文》丁邑，徐丁立。

涪，《广韵》去急，《释文》去及。

戢，《广韵》阻立，《释文》庄立，侧立。

熠，《广韵》为立，《释文》以執。

在《经典释文》反切中，有侵覃相通的例子，如镡（侵、

① “鴆”是去声字。

覃），戚音淫（侵），徐刘音寻（侵）；一音徒南（覃），𥳑（侵），侧林（侵），庄林（侵），刘左南（覃），作南。又有缉狎相通的例子，如蹗（缉），所甲（狎），一音所立（缉）。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二十三）覃谈混用

（甲）平声覃谈混用（缺例）

（乙）上声感敢混用（感无号，敢*）

1．以敢切感

坎，《广韵》苦感，《释文》徐又苦敢*。

2．以感切敢

纫，《广韵》都敢*，《释文》《字林》丁坎。

（丙）去声勘阚混用（缺例）

（丁）入声合盍混用（合无号，盍*）

1．以盍切合

蛤，《广韵》古沓，《释文》古盍*。

嗜，《广韵》子答，《释文》子合，郭子盍*。

2．以合切盍

阖，《广韵》胡腊*，《释文》胡腊*，又音合。

腊，《广韵》卢盍*，《释文》力合。

阖，《广韵》徒盍*，《释文》吐腊*，刘汤答。

《释文》反切有谈盐相通的例子。如惔（谈），沈音旋（谈），徐音盐（盐）。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二十四）盐添严凡混用

（甲）平声盐添严凡混用（盐无号，添*，严×，凡△）

1. 以添切盐

頠，《广韵》汝盐，《释文》郭、李而兼。

2. 以严切盐

淹，《广韵》央炎，《释文》於廉，徐於严。

钳，《广韵》巨淹，《释文》其炎，徐其严，渠严。

缄，《释文》其谈，又其严。

3. 以凡切盐

佥，《广韵》七廉，《释文》七廉，又七剑。①

炎，《广韵》于廉，《释文》于廉，于沾，沈于凡。

（乙）上声琰忝俨范混用（琰无号，忝，俨，范）

1. 以忝切琰

黶，《广韵》於琰，《释文》乌簟。

厌，《广韵》於琰，《释文》徐又乌簟。

2. 以范切琰

揜，《广韵》衣俭，《释文》於检，李於范。

贬，《广韵》方敛，《释文》彼检，《字林》方犯。

3. 以琰切俨

俨，《广韵》鱼掩，《释文》鱼检。

严（俨），《广韵》鱼掩，《释文》鱼检，鱼俭。

（丙）去声艳栝酽梵混用（艳无号，栝，酽，梵）

封（窆），《广韵》方验，《释文》彼剑。

验，《广韵》力验，《释文》《字林》力剑。

① “剑”，去声字。

敛，《广韵》力验，《释文》力剑。

（丁）入声葉怗葉乏混用（葉无号，怗，业，乏）

1．以业切葉

拾，《集韵》其葉，《释文》其劫，其业，刘其辄。

2．以乏切葉

餠，《广韵》筠辄，《释文》尖辄，于辄，刘于法。

3．以葉切怗

堞，《广韵》徒协，《释文》音牒，徐养涉。

爕，《广韵》苏协，《释文》苏接。

4．以葉切业

鎑，《玉篇》于劫，《释文》于辄。

5．以乏切业

鎑，《玉篇》于劫，《释文》刘于法。

《广韵》元阮愿月与严俨酽业，凡范梵乏相应，先铣霰屑与添忝掩怗相应，仙狝线薛与盐琰艳葉相应。元阮愿月，先铣霰屑，仙狝线薛既然混用，严俨酽业、凡范梵乏，添忝掩怗，盐琰艳葉自然也混用了。

在《释文》的反切中，盐有与衔侵覃相通的例子，如頷（盐），而占（盐），又而衔（衔）；鍼（盐，侵），其廉（盐），徐音针（侵），馀（谈），沈旋音谈（谈），徐音盐（盐）。琰有与豏相通的例子，如厌（琰），鸟斩。掩有与沁相通的例子，如僭（掩），毛侧荫（沁），郑于念（掩）。葉有与缉狎相通的例子，如笨（葉），奴辄（葉），又女十（缉）；楫（葉），音接（葉），又音集（缉）；餠（葉），於葉（葉）；於

十（缉），於立（缉）；厌（葉），於葉（葉），又於甲（狎）。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二十五）咸衔混用

（甲）平声咸衔混用（咸无号，衔*）

1．以衔切咸

咸，《广韵》胡谗，《释文》音衔*。

掺，《广韵》所咸，《释文》所衔*。

2．以咸切衔

衔，《广韵》户盐，《释文》音咸。

盐，《广韵》古衔*，《释文》古咸。

（乙）上声豏槛混用（豏无号，槛*）

1．以槛切豏（缺例）

2．以豏切槛

槛，《广韵》胡黯，《释文》户减，徐下斩。

（丙）去声陷鉴混用（陷无号，鉴*）

1．以鉴切陷（缺例）

2．以陷切鉴

鉴，《广韵》格忏，《释文》工陷。

（丁）入声洽狎混用（洽无号，狎*）

狭，《广韵》侯夹，《释文》户甲*。

畎，《广韵》山洽，《释文》所洽，又所甲*。

在《释文》反切中，有咸衔与盐相通的例子，如掺（咸），所衔（衔），息廉（盐），山廉（盐）；缗（衔），所衔（衔），何、沈相沾（盐），又所廉（盐）。又有豏槛与寝感敢相通的

例子，如湛（蹑），直减（蹑），刘又音沈（寝），李唐感（感）；掺（蹑），所览（敢），徐所斩（蹑）；槛（槛），户减（蹑），衔覽（敢）。又有陷阖相通的例子，如鉴（鉴），工暂（阖），古暂（阖）；监（鉴），工陷（陷），工暂（阖），古蹔（阖）。又有洽狎缉葉相通的例子，如拔（洽），初洽（洽），刘初辄（葉），又差及（缉），李、聂创涉（葉）；插（洽），采协（怗），徐、刘初辄（葉），戚初洽（洽）。那是又读，不是混用。

《释文》于侵以下九韵（包括平上去入）的反切，有一些特殊的情况，即以-n切-m，以-t切-p。例如：

弇，《广韵》衣俭（琰），《释文》於简（产），音揜（琰）。

奄，《广韵》衣俭（琰），《释文》於简（产）。

苶，《广韵》奴协（怗），又音涅（屑）；《释文》乃结（屑），徐、李乃协（怗），崔音捻（怗）。

敛，《广韵》奴协（怗），《释文》徐乃协（怗），又乃结（屑）。

这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有误字。如奄，《释文》於简反，注疏本作於检反；另一种是又读。如苶，《广韵》奴结切，又奴协切。这些都不能证明《释文》是-n，-m混用，-t，-p混用。

叁 声 调

关于声调，这里只证明两件事：第一，《释文》时代，平声还没有分化为阴平，阳平；第二，《释文》时代，浊上还没有变为去声。

（一）平声未分阴阳例证（阴无号，阳*）

1. 以阴切阳①

蒙：亡公，武工，亡钩，武邦。

彤*：徒冬，大冬。

嬴*：律悲，力追。

犁*：力知，利之，力之。

樊*：步干，步丹，畔丹。

庖*：鲍交，步交，扶交。

萌*：武耕，亡耕。

帷*：位悲。

2. 以阳切阴

春：失容，束容。

讥：居宜*，居淇*，居疑*。

推：吐回*，他回*，昌谁*。

焞：他门*，他屯*，他雷*。

擊：苦田*，口闲*。

① 指后代平声分化后的阴阳。

庄：侧良。

陬：子侯，侧留。

簪：侧林，庄林，左南，作南。

（二）清上浊上同调例证（清上无号，浊上）

1．以清上切浊上

罢：扶彼。

视：常止，市止。

兕：徐子。

髀：步启。

醹：如主。

骇：胡楷。

联：直谨。

键：其展。

撊：下板，胡简。

栈：在简，士板，才产。

泫：胡犬。

践：似浅。

赵：徒少。

隋：唐果，徒火。

並：步顶。

臼：其九。

咎：其久。

纣：直丑。

部：蒲口，扶苟。

*檻：户减。

2. 以浊上切清上

*轵：之氏。

*抵：勑氏。

*庀：匹是。

*頍：缺婢。

*跬：缺氏。

*比：並是。

*贿：呼罪。

*灌：七罪。

*散：素但。

*笥：工但。

*典：敕殄。

*长：丁丈，张丈。

*傥：敕荡。

*䌛：吐荡。

*省：所幸。

阴阳入三声对应考

阴阳入三声对转，是古代汉语的语音规律，直到《经典释文》的反切中，在一字两读时，往往反映了这种情况。举例如下：

（一）阴阳对转

1、侯东对转①（侯无号，东）

蒙，《广韵》莫红，《释文》亡公，武公，徐武邦，亡鉤。

2、支耕对转（支无号，耕）

蠯，《广韵》薄佳，蒲幸，《释文》薄佳，蒲佳，徐公幸。

蜱，《集韵》部弭，蒲眠，《释文》音婢，或蒲年。

蠲，《广韵》古玄，《释文》音圭，又古玄。

以"蠯"读父幸（薄幸）推之，"蜱"当读如瓶。"蠲"从益声，"益"锡部字，锡耕对转，"蠲"当读於扃切。古韵耕真两部由于主要元音相同，常常通转。"蜱"转入蒲眠切，"蠲"转入古玄切，和"瞑"转入莫贤切、"骿軿胼"转入部田切的情况是一样的。

3、脂真对转（脂无号，真）

洗，《广韵》先礼，苏典，《释文》苏礼，又苏典。

洒，《广韵》先礼，《释文》悉礼，先典，素殄。

枅，《广韵》古奚，《集韵》经天，《释文》枅音鸡，又音肩。

笫，《广韵》侧几②，《释文》侧几，侧美，徐敃敏③。

---

① 讲对转时，所列韵部，指先秦韵部。

② 《广韵》止韵："笫，阻史切，又侧几切。"旨韵不收"笫"字。按"笫"从市声，当以侧几切为正。

③ "敏"当作"愍"。"敏"本是之部字，徐邈时代，"敏"已读如"愍"。

寅，《广韵》翼真，以脂，《释文》徐音夷。

鬼，《广韵》丑忍，敕辰，丑饥，《释文》敕引，又敕私。

牝，《广韵》毗忍，扶履，《释文》频忍，扶尽，徐扶死。

"洗、洒"先秦属文部，汉以后转入真部。"枅"字《集韵》读经天切是对的，《释文》音肩，当云音坚。陆德明时代"坚、肩"同音，故云音"肩"。

4．之蒸对转（之无号，蒸）

能，《广韵》奴登，奴来，《释文》如字，徐奴代，又奴来，本又作耐。

耐，《广韵》奴代，《释文》古能字。

肯，《广韵》苦等，《释文》徐苦等，《字林》口乃。

5．微文对转（微无号，文）

颀，《广韵》渠希，《释文》音恳，又音饑。

肫，《广韵》章伦，《五音集韵》子罪，《释文》时伦，之春又之罪。

贲，《广韵》符分，《释文》扶云，一音妇辈。

焞，《集韵》他昆，通回，《释文》他门，他屯，又吐雷。

蟦，《广韵》扶涕，《释文》无味，又扶云。

6．鱼阳对转（鱼无号）

亡，《广韵》武方，《释文》音无，又如字。

7．歌元对转（歌无号，元）

鼉，《广韵》徒河，《释文》徒河，沈音檀。

难，《广韵》那干，奴案，《释文》乃多，刘乃旦。

鄤，《广韵》则旰，昨何，《释文》才多，又子旦。

（二）阴入对转①

1．支锡对转（支无号，锡）

蜺，《广韵》五稽，《释文》五兮，又五历。

辟，《集韵》毗义，《广韵》房益，《释文》音避，又扶益，一音芳益。

刺，《广韵》七赐，七迹，《释文》七智，又七亦②；刘七赐，又此历，沈此击。

缢，《广韵》于赐，《释文》一赐，子革③，又一臂。

鬒，《集韵》他计，他历，《释文》吐历，刘土历，又他计④。

责，《广韵》侧革⑤，《集韵》侧卖，《释文》侧界⑥。

---

① 阴声，指元音收尾的音节。上古入声（长入）到隋唐时代（或较早）变为去声的，这里也当阴声看待。

② 当作“七易”或“七蜴”。

③ 当作“於隔”。

④ 当作“他系”。

⑤ 当作“侧隔”。

⑥ 当作“侧卖”。

画，《广韵》胡封，胡麦，《释文》胡卦，衡卖，胡麦[1]。

积，《广韵》资昔，子智，《释文》如字，又子赐。

2. 脂质对转（脂无号，质）

尼，《广韵》女尼，《集韵》尼质，《释文》女持[2]，施女乙。

批，《广韵》匹迷，《集韵》蒲结，《释文》备结，一音铺迷，《字林》父迷，父节。

鞞，《广韵》兵媚，《释文》悲位，徐边惠，一音必结，又音祕，又补结。

暨，《广韵》其冀，《释文》其器，又斤乙。

比，《广韵》毗至，《释文》毗志[3]，必履，李扶必。

出，《广韵》赤律，又尺类，《释文》如字，又赤遂，徐尺类，王嗣宗勅类。

递，《广韵》特计，《释文》音悌，他计，一音待结。

紒，《集韵》吉詣，又吉屑，《释文》音计，又音结。

---

① 当作"胡脉"。
② 当作"女迟"。
③ 当作"毗至"。

契，《广韵》苦计，苦结，《释文》苦计，徐苦结。

闭，《广韵》博计，方结，《释文》必计，《字林》必结，方结。

攦[1]，《集韵》郎计，《释文》郭吕系，又力结。

戾，《广韵》郎计，《释文》力计，力结。

质，《广韵》之日，又陟利，《释文》如字，一音致，又猪二。

漆，《广韵》亲吉，《释文》音七，徐七利。

嫉，《广韵》秦悉，《释文》音疾，又音自。

茎，《广韵》徒结，《释文》田节，又直黎。

挈，《广韵》苦结，《释文》苦计，又苦结。

3．之职对转（之无号，职）

植，《广韵》直吏，常职，《释文》直吏，时力；徒吏，徒力，时织，徐音置。

亟，《广韵》去吏，纪力，《释文》虚记，居力。

臆，醷，《广韵》於力，《释文》於纪，徐於力。

4．微物对转（微无号，物）

忾，《广韵》许既，《释文》许乞，又许气。

帅，《广韵》所类，又所律，《释文》色类，所类，又所律。

率，《集韵》力遂，《释文》音类，又音律，又所律。

---

① "攦"最初属歌部，后来转入脂部。

波，《广韵》敷勿，《释文》孚物，芳弗，刘、徐音废。

5. 鱼铎对转（鱼无号，铎）

著，《广韵》陟虑，张略，《释文》珍虑，张虑，又张略。

嚇，《广韵》呼讶，呼格，《释文》许嫁，又许伯。

醵，《广韵》其据，其虐，《释文》其据，又其略。

莫，《广韵》慕各，《释文》忙故，又亡博。

度，《广韵》徒故，徒落，《释文》刘直路，戚待洛。

恶，《广韵》乌各，《释文》於故，又於各。

藉，《广韵》慈夜，秦昔，《释文》在夜，慈夜，又在亦。

借，《广韵》子夜，资昔，《释文》子亦。

舍，《广韵》始夜，《释文》音释。

射，《广韵》神夜，食亦，《释文》食亦，食夜。

醋，《广韵》仓故，《释文》才各。

貉，《广韵》莫白，《释文》莫驾，亡百，施胡各。

磔，《广韵》陟格，《释文》陟略，又如字，刘薄驾。

宅，《广韵》场伯，《释文》徐大故，郑音知嫁。

获，《广韵》胡麦，《释文》如字，或音胡化，郑横霸，李音胡霸，刘音胡伯。

斥，《广韵》昌石，《释文》音尺，昌亦，又昌夜，

徐蚩柘。

攫，《广韵》居缚，《释文》俱缚，旧居碧，李又九夫。

6．祭月对转[1]（祭无号，月）

芮，《广韵》而锐，《释文》人劣，又而岁。

脆，《广韵》此芮，《释文》七岁，刘清劣。

弊，《广韵》毗祭，《释文》婢世，徐扶灭。

敝，《广韵》毗祭，《释文》婢世，符世，又扶灭，伏灭，徐扶哲。

缀，《广韵》陟卫，陟劣，《释文》陟劣，徐又张卫，丁卫，又丁劣，沈知税，又张劣。

忕，《广韵》时制，《释文》时世，又时设。

筮，《广韵》时制，《释文》市制，又时设。

泄，《广韵》馀制，私列，《释文》以世，息列。

揭，《广韵》去例，《释文》起例，又丘竭。

会，《广韵》古外，《释文》古外，徐古活，向音活。

哙，《广韵》苦快，《释文》古外，徐古活。

揭，《广韵》苦盖，《释文》苦盖，又苦葛。

介，《广韵》古拜，《释文》音戒[2]，又古黠[3]。

1）祭与月在上古同属一个入声韵部，只有长入和短入的差别。汉以后，祭部失去入声韵尾，变为阴声韵。这里把它当做阴声韵看待。

2）当云"音界"。

3）当云"古结"。

芥，《广韵》古拜，《释文》吉迈，徐古迈，姬迈，一音古黠[1]。

茷，《广韵》符废，《释文》扶废，徐音伐，一音蒲发，又蒲艾。

废，《广韵》方肺，《释文》如字，一音发。

伐，《广韵》房越，《释文》如字，刘扶废。

蹶，《广韵》居卫，居月，《释文》蹇月，其月，其厥，沈居卫，一音厥。

发，《广韵》方伐，《释文》如字，徐音废。

訐，《广韵》居竭，《释文》九列，九謁，又音刈。

沕，《广韵》馀制，私列，《释文》息列，以制。

折，《广韵》旨热，《释文》之设，又音制。

茢，《广韵》良薛，《释文》音列，音列，又音例。

碣，《广韵》渠列，《释文》其列，韦昭其逝。

哲，《广韵》旨热，《释文》之舌，徐之列，又之世。

7. 幽觉对转（幽无号，觉）

蟛，《广韵》苏彫，《释文》音萧，《说文》音肃。

鯈，《广韵》苏彫，《释文》素彫，音萧，徐始六，又音育。

妯，《广韵》丑鸠，《释文》勑留，徐又直留，郭音《尔雅》卢叔，又音迪。

---

① 当云"古辖"。

捄，《广韵》巨鸠，《释文》音求，又其匊，何音掬，沈居局①。

囿②，《广韵》于救，于六，《释文》音又，一音于救，徐于目，沈又尤菊。

畜，《广韵》许竹，许救，《释文》许又，吁又，一音许六。

祝，《广韵》之六，职救，《释文》周救，之又，又之六，州六。

覆，《广韵》芳福，方副，《释文》芳卜，敷目方富，扶又，芳又。

复，《广韵》房六，扶富，《释文》扶又。

伏，《广韵》房六，扶富，《释文》如字，旧扶又。

涤，《广韵》徒历，《释文》直的③，徐徒吊，同吊。

奥，《广韵》乌到，《释文》乌到，沈於六。

勠，《广韵》力竹，力求，《释文》旧音六，又力彫，《说文》力周。

肉，《广韵》如六，《释文》柔又，而救。

隩，《广韵》於六，《释文》於六，《玉篇》於报。

宿，《广韵》息逐，息救，《释文》音肃，音夙。息六，徐音秀，刘息就。

告，《广韵》古到，古沃，《释文》故毒。

① 当作"居匊"。

② "囿"本是之部字，汉以后转入幽部。

③ 当云"音迪"。

蹀，《广韵》徒到，徒沃，《释文》桃报，刘音毒。

8．宵沃对转（宵无号，沃）

掣，《广韵》相邀，色交，所角，《释文》色交，又音朔①。

约，《广韵》於略，於笑，《释文》如字，又於妙，要妙，因妙，戚于教。

吊，《广韵》多啸，都历，《释文》如字，又音的，都历②。

激，《广韵》古历，古叫，《集韵》坚尧，《释文》经覂③，又古尧，李古吊，又躯吊。

撽（擊），《广韵》苦吊，《释文》苦吊，又音的。

噭，《广韵》古吊，《释文》古吊，一音古狄④。

削，《广韵》息约，《释文》音笑。

濯，《集韵》子肖，《释文》子召，李在学⑤。

罩，《广韵》都教，《释文》张教，徐又都学⑥，《字林》竹卓。

箌（箌），《广韵》都教，《释文》郭陟孝，顾野王都角⑦。

暴，《广韵》薄报，薄木，《释文》徐扶沃。

---

① 当云"音稍"。
② 当作"古栎"。
③ 当作"经栎"。
④ 当作"古栎"。
⑤ 当作"在嚁"。
⑥ 当作"都嚁"。
⑦ 当作"都嚁"。

敲,《广韵》口交,苦教,《释文》苦孝,又苦学[1],口卓。

燋,《广韵》即略,即消,《释文》哉约,刘哉妙,《字林》子吊,李又祖尧。

9. 侯屋封转(侯无号,屋)

賓,《广韵》莫候,《释文》莫豆,又莫住,又亡角。

凿,《广韵》在各,《释文》在报。

扑,《广韵》普木,《释文》普卜,徐敷卜,刘方遘。

(三)阳入对转

1. 真质对转(真无号,质)

瞋,《广韵》丑忍,《释文》敕忍,徐敕一。

蠠,《广韵》弥毕,《释文》弥毕,又亡忍。

2. 元月对转(元无号,月)

黯,《广韵》可颜,《释文》刘苦颜,或苦瞎,一音枯曷。

3. 谈盍对转

淹,《广韵》英廉,《释文》於廉,又於劫。

厌,《广韵》於艳,於叶,《释文》於叶,於涉,或於验沈又於占。

由上面大量的例证看来,《经典释文》反切中的阴阳入三声的对转是非常严格的,绝大多数的例子连等呼也完全一致。一等转一等,如"能"由登韵的奴登反转哈韵的奴来反;二等转二等,如"嚇"由陌韵的许伯反转祃韵的许嫁反,三

[1] 当作"苦學"。

等转三等如“䩄”由軫韵的敕忍反转脂韵的敕私反，又转质韵的敕一反，四等转四等，如“戾”由霁韵的力计反转屑韵的力结反。这种考证，对古音的拟测大有帮助，因为阴阳入三声对转的元音必须是相同的。

《切韵》与先秦古韵对应考

《经典释文》的反切反映的隋唐韵部，比《切韵》的206韵少得多①。陆德明与陆法言是同时代的人，两家的韵部不应该有这样大的差别。《切韵》应是像章炳麟所说的，实在包括了“古今方国之音”，主要是存古。陆法言所谓“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其实就是以存古为是，为通，违古为非，为塞。这里我写《切韵》与先秦古韵对应考，就是要证明《切韵》的存古性质，同时也证明《经典释文》反切所反映的韵部才是隋唐时代的实际读音。

（一）东董送屋

1. 平声东

（甲）一等　古韵东部

东同铜桐筒童僮瞳空公功工攻蒙濛笼聋珑洪红鸿虹丛翁葱聪通蓬潼砻訌䢼桐蕹骢瞳烘忽侗罿②。

（乙）三等　古韵冬部③

① 据今人考证，《切韵》原来只有193韵。这里讲的206韵，是传统的说法，即《广韵》206韵。

② 例外，“㴱”入冬部。

③ 春秋时代，冬侵合部；战国时代，冬部从侵部分化出来。

中衷忠虫冲终戎崇躬宫融熊穷丰隆蓊蝹狨沣瘠肜翀忡鄘种盅①

例外

弓雄穹冯梦瞢芎梦，古韵蒸部②。

风枫芃枫，古韵侵部

雱罪髣，古韵幽部

2．上声董

（甲）一等　古韵东部

董动孔总颂蠓琫蓊唪洞蓊

（乙）三等　缺

例外

　懵，古韵蒸部

3．去声送

（甲）一等　古韵东部

送洞瓮弄贡冻痛栋樱恸鞚控鬨

（乙）三等　古韵东部

仲中众

例外

梦瞢　古韵蒸部

凤讽　古韵侵部

瀑赠　古韵幽部

4．入声屋

① 例外："充嵩忠蒙"入东部。

② 由蒸部合口三等转来。

（甲）一等　古韵屋部

屋木禄穀谷族鹿读犊渎牍椟黩瀆轂斛仆独卜沐速麓镞秃穀扑漉簸濮簏朴碌辘錬鍊槲斛觳涑穀哭①

（乙）三等　古韵觉部

竹目熟肉腹菊軸逐宿复粥肃育六缩戮畜蓄叔淑菽馥祝鹭筑穆麴覆蝠鹭燠隩竺筑搦鞠菊匊蹙复蓿塾蹴蹴毓舳踧夙蝮柷俶蓼倏遂苜孰陆睦

例外

服福牧伏幅辐恧狀鵬箙郁谡蝠彧，古韵职部②

瀑暴曝熇罢，古韵沃部

（二）冬□宋沃

1．平声冬　古韵冬部

冬彤佟蓥忡宗琮淙槱农悰窦依猭脓

2．上声　缺

3．去声宋　古韵冬部

宋综③

4．入声沃　古韵觉部

毒鹄酷梏纛笃督裻誊牯告仆濮幞

（三）鍾肿用烛

1．平声鍾　古韵东部④

---

① 例外："鸷（音木）"入觉部。

② 由职部合口三等转来。

③ 例外："统"入东部。

④ 这是古韵东部三等字。上声肿韵去声用韵准此。

锺鐘龙舂松冲容蓉庸封胸雍重从逢缝踪茸峰蜂锋烽蛩笨慵恭供茏凶墉鏞傭溶鎔蛬邛鄘邕痈饔纵龚葑匈凶汹 諷 雕 丰 顒①

例外

浓酸秾　古韵冬部

2．上声肿　古韵东部

肿种踵宠陇垄拥壅兄重冢奉捧勇涌踊甬俑蛹恐壅拱洪巩竦悚耸

3．去声用　古韵东部

用颂诵纵讼种俸共供从缝

4．入声烛　古韵屋部

俗玉足曲粟烛属录箓绿辱狱局欲束蜀促触绩浴缛瞩躅褥蓐欲顼躅歜溽赎劚踢揭醁逯骤

（四）江讲绛觉

1．平声江　古韵东部

江钢扛厖尨窗邦缸降泷双艭庞逢腔撞幢樁橦豇

2．上声讲　古韵东部

港棒绛项讲②

3．去声绛　古韵东部

绛降巷意撞洚

4．入声觉

（甲）古韵屋部

---

①“顒”从禺声，原属侯部，转入东部。

②“讲”从蒋声，原属侯部，转入东部（侯东对转）。

角桷玨岳鸑泥提数欶斲诼涿噣琢椓剥扑璞樸殼埆慤觳觳浊镯握幄喔偓渥

（乙）古韵沃部①

濯榷搉确乐濁棹擢濯搦踔灼稍箭卓倬趵爆驳邈眊晷逴荦较

例外

觉学嚼雹　古韵觉部　　朔斲　古韵铎部

（五）支纸寘

1．平声支

（甲）古韵支部

支枝碑儿知规危巵卑岐斯窥只涯篪匙澌脾坻肢陴厮氏裨提庳褫埤蜘雌赀髭眥

（乙）古韵歌部②

移为垂吹陂奇宜仪貊妫漪牺縻璃羲皮离施驰池随螭麾披炊篱差疲陲骑曦敧羁糜罴隳漓褵錡迆匜蛇虒丽缁篱扐鹂罹琦罹魑倕猗畸劓椅黟義诐觭醨弥溦萎逶痿

例外

亏戏巇　古韵鱼部

2．上声纸

（甲）古韵支部

纸只咫是谤枳枳氏诡絫妓蕊豸褫髀俾裨婢奎跪技跂鹿芋跬颊庋佹弭徙屣蓰觜此泚紫

① 这是古韵沃部的二等字。

② 这是古韵歌部三等字。上声纸韵，去声寘韵准此。

（乙）古韵歌部

靡彼被髓犄绮侈鎞捶迆舣蚁錡逦义倚弛委尔迩滁蛋

例外

揣毁燬　古韵微部

（丙）古韵支部

寘智翅忮芰恚豉企跂澌

（丁）古韵锡部

赐易避臂譬刺謚积渍缢啻

（戊）古韵歌部

义伪骑议颐谊寄睡帔吹被诐詈为施

例外

瑞惴　古韵微部

（六）脂旨至

1．平声脂

（甲）开口三等　古韵脂部

夷师姿迟眉麋墀弥肌脂尸湄茨私彝毖资饥姨楣伊著屍尼鸱祁咿訾狮毓咨粢蠡胝鳍滋痍貔比瓮骶底洟嵋怩纰耆呷祗鬻蚳郿①

（乙）合口三等　古韵微部

帷维遗蕤谁衰锥追椎纍推绥雎骓榱墮惟锤虽蕤②

例外

逵馗頯　古韵幽部

① 例外："悲绯"属古韵微部。

② 例外："蕤瑞桵蕤"属古韵脂部。

龟丕邳驱伾秠　古韵之部

2. 上声旨

（甲）开口三等　古韵脂部

旨砥指视豕美兕几姊匕比妣矢菌雉死履枵第庀秕机旎坻秭底

例外

秠否鄙鄙　古韵之部

（乙）合口三等　古韵微部

傀藟水唯垒诔檃墙①

例外

轨簋晷匦宄　古韵幽部

洧鲔痟　古韵之部

3. 去声至

（甲）开口三等

（子）古韵脂部

次媚辔贰二姿洎比庇稗迟示视嗜冀自莅膩屎侇鸷挚贽②

例外

备　古韵之部

（丑）古韵质部

利器至致肆弃鼻四驷泗懿畀痹奰毖闷泌祕赆轻致劓秘郫肆

（乙）合口三等

① 例外："癸揆"入古韵脂部。

② 朱骏声以"鸷挚贽"等字属古韵泰部（即月部）。

（子）古韵微部

累纍遗槌缒

（丑）古韵物部

翠类坠醉粹帅萃穗遂寐魅邃燧隧颓匮馈簣蕢祟谇①

（七）之止志

1．平声之　古韵之部

之芝时诗棊旗辞词期祠基疑姬丝思司医滋持痴慈嬉貍兹熙欺笞颐缁箕罳釐嶷治颸綦怡贻诒饴而骐蟢萁其噫菑輜淇犛媸淄鹚朞彤鼓僖鹚喜孜臺蚩琪僦偲堌魑犛禧锱籽仔鲥麒嵫肃缌宦兹

2．上声止　古韵之部

止市恃喜已纪子梓沚趾芷时巳以苡似耜汜姒已始峙痔齿矣拟耻祉柢滓圮庤儗址阯娌

3．去声志

（甲）古韵之部

事志治思吏字寺记使饵笥侍忌嗣骥痣誌牧基戴珥聃伺眙儗僖

（乙）古韵职部

置亟意異试识食埴值植异

（八）微尾未

1．平声微　古韵微部

微薇徽韦围帏闱违非霏菲扉骓绯肥妃飞威畿机几讥矶玑饥希稀晞衣依巍归祎淝欷稀葳机

① 例外："季悸泪"属古韵脂部

例外

晖煇辉挥翬祈旂沂颀圻　古韵文部

2. 上声尾　古韵微部

尾鬼苇伟扆螘卉虺韪匪篚朏炜颢顿斐诽菲棐虮岂俟玮蜚

3. 去声未

（甲）古韵微部

畏魏纬汇讳卉毅祀衣欷诽翡

（乙）古韵物部

未昧气贵费沸尉慰蔚胃渭谓既暨欬饩壁痱

（九）鱼语御

1. 平声鱼　古韵鱼部

鱼渔初书舒居裾车渠蕖余予舆誉馀胥狙锄疏蔬梳虚嘘徐猪阎庐诸除储如墟菹琚旟与畬疽苴樗據於茹蛆且沮祛蜍拏榈眼於潴胠妤帑篠蓬鏬纾袽躇趄駕滁蘧歔醵据齬撑洳

2. 上声语　古韵鱼部

语圉圄御敔吕侣旅膂纾苎抒杼佇羝舆予渚煮汝茹暑鼠黍杵处贮楮褚醑女许拒距炬虞钜秬苣所楚础阻俎举莒序舒绪鲊芋墅籇巨駏讵镏龃

3. 去声御

（甲）古韵鱼部

御处去虑誉署据驭曙助絮著箸豫翥恕舆疏诅预倨茹语踞锯澦蓣醵除镏

（乙）古韵铎部

庶

（十）虞虞遇

1. 平声虞

（甲）古韵侯部①

愚隅刍儒濡襦须鬚株诛蛛朱珠殊铢俞瑜榆谀腴愉区驱躯趋符凫刍输枢廚俱驹禺嵎劬胸需貙殳逾踰窬觎揄萸臾渝岖镂蒌苻姝蹰拘鼩嚅邾洙褕羭

（乙）古韵鱼部

虞娱无芜巫于盂衢臞扶敷夫肤纤竽雩诬吁盱瞿趺铁迂蚨扶母芙

例外

孚莩桴郛捊罕抱　古韵幽部

2. 上声虞

（甲）古韵侯部

府庾拊主麈柎煦炷拄痛斗乳竖腐数拊聚缕柱取愈腑俯窭

（乙）古韵鱼部

虞雨羽禹宇舞父斧矩武

（1982年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三集，又载《音韵学研究》第1辑，1984年）

① 这是古韵侯部的三等字。上声、去声准此。

玄应《一切经音义》反切考

玄应是唐初的和尚，贞观末年为大慈恩寺翻经法师，著有《一切经音义》25卷。他所作的反切，和《切韵》的反切不同。不但反切用字不同，语音系统也不尽相同。玄应既是长安的和尚，他的反切必能反映唐初首都长安的语音系统。这是汉语史的宝贵资料。另一方面，陆法言的《切韵》并不反映隋代的长安语音系统。否则，玄应《一切经音义》和陆法言《切韵》的差别不会那么大。陆法言自己声称，他的切韵是"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写成的，当然不是一时一地之音。我们把两书的反切加以对比，找出不同之点，就可考证出唐初的汉语语音系统。《切韵》原著虽佚，但是今存《广韵》前身是《唐韵》，《唐韵》前身是《切韵》。《广韵》的反切保存着《切韵》的反切，我们把玄应《一切经音义》的反切和《广韵》的反切对比，可以得出可靠的结论。

我根据的玄应《一切经音义》是武进庄氏校刊本。书中有不少错字，如"刎"，亡粉反，误作云粉反；"濯"，徒角反，误作從角反，等等。此书刊于乾隆年间，由于避康熙帝玄烨讳，所有"玄"字都改作"元"，如"蠲"，古玄反，改作古元反。这些错

字，都改正了。

下面是分析玄应《一切经音义》的结果。

一　声　母

经钱大昕考证，古无舌上音。这就是说，知彻澄娘四母的字，古音应并入端透定泥。《广韵》的反切中，还有一些古音的遗迹。例如：

1．端知混切：

椿：都江　　罩：都教　　𤸫：丁全　　貯：丁吕

髻：陟贿　　𣪍：丁滑　　𠜱：丁力

2．透彻混切：

穿：他孟　　歡：丑历　　邃：丑戾　　𩓐：他锗

3．定澄混切：

场：徒杏　　湛：徒减　　滞：徒例

4．泥娘混切：

奶：奴蟹　　𢡟：奴巧　　絮：奴下　　桡：奴教

胬：乃亚　　赁：乃禁

玄应反切中，知系和端系混用的地方，比《切韵》多得多，而且多数是以端系切知系。

例如：

1．端知混切

潼：都洞，都用，竹用　　戇：都绛，竹巷

斲：都角，椓，㨗：都角　　啄：丁角

滴，謫：都革，知革　　摘：都革

2．透彻混切

讨：耻老　　蚪：他迈，敕芥，丑芥

惕：听历，敕历　　洟：敕计

3．定澄混切

撞：徒江　　荼：徒加，徒迦　　瞪：徒萌　　怼：徒泪　　袒：徒苋　　擢：徒角，徒卓　　濯：徒角

4．泥娘混切

喃：女函　　祢：女殷　　赧：奴盏，女盏

由此可以断定，唐初时代的长安音，舌上尚未从舌头分出。

经钱大昕考证，古无轻唇音；这就是说，非敷奉微四母的字，古音应并入帮滂并明，直到《切韵》时代，轻唇还是没有从重唇分出。例如：

1．帮非混切

悲：府眉　　彬：府巾　　飙：府遥　　兵：甫明　　并：府盈　　彪：甫休

2．滂敷混切：

丕：敷悲　　胚：芳杯　　篇：芳连　　皱：敷羁　　芝：匹凡　　僻：芳辟

3．並奉混切

皮：符羁　　频：符真　　便：房连　　平：符兵　　凭：扶冰

4．明微混切

眉：武悲　绵：武延　苗：武瀌　盲：武庚　明：武兵　苗：武登

玄应反切中，帮系和非系混用，与《切韵》是一致的。例如：

1．帮非混切

讽：不凤　仳：父美①　匾：方殄

2．滂敷混切

蜂：匹凶　孚：匹于　潘：敷袁　泛：匹剑，敷剑，孚梵

3．並奉混切

髌：扶忍　邲：扶必

4．明微混切

犛：亡交，亡包　怳：莫禹　牧：莫禄，亡福　睦：莫禄，亡竹　昴：亡饱　眇：亡绍　俛：无辩　蜜：亡一　湎：亡善

二　韵　部

玄应反切的韵部，与《切韵》韵部差别颇大。许多地方，《切韵》分为两三韵的，玄应反切并为一韵。具体分析如下：

① "父"，读如甫。

（1）东董送屋、冬宋沃、钟肿用烛混用

1．送宋混切

综：子送，祖送

2．屋沃混切

沃：乌木，乌谷，於木，於酷，於梏　梏：古木，古禄，孤禄，公笃　鹄：胡哭　苦：古木　酷：口木，口斛，口笃，苦笃

东冬混切无例，但以送宋混切，特别是以屋沃混切的大量实例类推，可见东冬也是不分的。东钟混切、屋烛混切无例，但钟烛是冬沃的三等（《七音略》、《韵镜》冬钟同图），既然东冬无别，屋沃无别，自然东与钟、屋与烛也应该不分了。

（2）支纸置、脂旨至、之止志混用

1．支脂混切

梨：力知　麋：忙皮，忙悲　饥：几池

2．支之混切

蚩：尺移

3．脂之混切

夷：以之，馀之，弋之，余之　羡：羊之，与之　羡：与之　饥：几持，几治　词：似资　辎：侧饥　锱：则饥　蚩：昌夷，尺之，充之　滋：子夷，子思

4．纸止混切

褫：敕尔，直纪

5. 旨止混切

旨：脂以　兕：徐里，徐姊　匕，秕：卑以　俟，涘：事几　雉，直理

6. 置至混切

刺：千利　翅：施致

7. 至志混切

致：徵吏　蹶：猪吏　概：居置　馈：於吏　植：直致　嗣：辞利　飤：囚恣，囚志　字：慈恣　厠：恻冀

(3) 虞麌遇、模姥暮混用

虞模混切

污：於故，紆巫

虞模混切只有一个例子，仍应认为同一韵部，因为《广韵》注明虞模同用，《七音略》、《韵镜》又以虞模合为一图。模居一等，虞居二三四等（实只三等），等呼不同，所以很少混切，不能因此否定其同属一个韵部。至于鱼语御，则应认为独立，因为《广韵》注明独用，《七音略》、《韵镜》又独为一图。有一个例外，就是“蛆”读知殊反。这个例外是可疑的，因为“蛆”是清母字，不可能用“知”作为反切上字，疑“蛆”是“蛛”的误字。

(4) 霁祭混用

霁祭混切

厉：力计　　毙：蒲计，毗世

祭韵可能有少数字混入至韵，如“彗”读囚芮反，又读苏醉反，“篲”读囚锐、苏醉二反，“曳”读余出反（“出”在这里应读尺类反）。待考。

（5）灰贿队、咍海代、泰混切

1．灰咍混切

禖：莫来

2．贿海混切

每：莫载，莫改

3．泰队混切

沛：补昧　　背：蒲贝　　类：力外

泰韵混入代队两韵，《广韵》代队同用，《七音略》、《韵镜》代队同图。

（6）怪夬混用

1．以夬切怪

芥：加迈　　瞶：牛快

2．以怪切夬

哙：口坏，苦坏　　迈：莫介　　呗：蒲芥　　锡：乌芥　　蚤：敕芥，丑介，他迈

（7）真轸震质、谆准稕术、臻栉、欣隐焮混用

1．真臻混切

臻：侧陈，侧巾　　榛：仕巾，助巾，士巾　　侁：所隣①

诜：使陈，所巾

2．轸准混切

允：翼刃

3．质栉混切

虱：所一

4．真欣混切

斤：居银　　筋：居银，居欣二反②

《广韵》真谆臻同用，轸准同用，震稕同用，质术栉同用。谆准稕术是真轸震质的合口呼，臻栉是真质的二等，故应合成一个韵部。欣应归真，段玉裁从杜甫诗中看出。现在在玄应反切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8）寒旱翰曷、桓缓换末混用

1．寒桓混切

蟠：蒲寒　　瘢：薄寒，薄兰，蒲兰③

2．翰换混切

判：普旦

3．曷末混切

拔：补达

《广韵》寒桓同用，旱缓同用，翰换同用，曷末同用。桓缓换末是寒旱翰曷的合口。

① "侁"，今本误作所隣反。

② 所谓二反，有些地方只是一反，不过反切下字不同而已。

③ 例外："潘"读敷袁反，疑"潘"读作"瀊"，《集韵》潘有孚袁一切。

（9）删潸谏黠、山产裥镨混用

1．删山混切

顽：吴鳏，五鳏　　鳏：古顽　　潺：士山、士环二反

2．潸产混切

赧：奴盏，女盏　　睆：还栈　　栈：仕板

3．谏裥混切

丗：诰幻　　铲：叉苋　　羼：初苋①

4．黠镨混切

猾：胡刮

《广韵》删山同用，潸产同用，谏裥同用，黠镨同用。

（10）先铣霰屑、仙狝线薛混用

1．先仙混切

编：卑绵　　蜎：一全

2．霰线混用

战：之见　　颤：之见

《广韵》先仙同用，铣狝同用，霰线同用，屑薛同用。

（11）萧筱啸、宵小笑混用

萧宵混切

瞟：普幺

此类只有一例，今依《广韵》同用例，合并为同一个韵部。

① 这一条例子是慧苑《华严经音义》的。

(12) 清静劲昔、青迥径锡混用①

1. 清青混切

坰：公营

2. 昔锡混切

疫：营壁

(13) 尤有宥、侯厚候、幽黝幼混用

1. 尤侯混切，有厚混切

谋：莫侯　眸：莫侯　鍪：莫侯　矛：莫侯　某：莫有

这些字是由三等转入一等。

2. 尤幽混切，有黝混切

虯：渠周，渠留　缪：莫浮　纠：居柳，居黝

(14) 覃感勘合、谈敢阞盍混用

合盍混切

唼：子盍，祖盍②　咂：子盍　嚼：子腊　哠：土合

覃感勘、谈敢阞混用无例，但从合盍混用推知，覃与谈、感与敢、勘与阞也是不分的。广韵覃谈同用，感敢同用，勘阞同用，合盍同用。

---

① 另有耕登混用的例子："薨"，呼宏反，"肱"，古宏反。这应是个别的例外，因为直到朱熹时代，耕登还是不混用的。

② 《集韵》："唼"，作答切。

(15) 盐琰艳叶、添忝㮇怗、严俨酽业梵（喉牙）混用

1. 琰忝混切

厌：於簟　　黶：於簟

2. 琰俨混切

检：居俨　　睑：居俨　　掩：於俨

3. 酽梵（喉牙）混切

酽：鱼剑

盐添严混用、艳㮇酽混用、叶怗业混用无例，但由琰忝混切、琰俨混切推知。《广韵》平声盐添同用，俨凡同用，上声琰忝俨同用，去声艳㮇酽同用，入声葉怗同用，业乏同用，四声不一致。严凡同用，业乏同用，反映较古的语音系统。因为严凡合起来和 -n 尾的元韵对应，业凡合起来和 -t 尾的月韵相对应。琰忝俨同用，艳㮇酽同用，反映唐初的语音系统。《平水韵》并梵韵"剑欠"于艳韵，是和玄应反切符合的，而并业韵于乏韵，则又不合了。待再详考。

(16) 咸豏陷洽、衔槛鉴狎、凡范乏混用①

1. 咸衔混切，陷鉴混切

监：公杉　　巉：仕咸　　镵：在咸②，仕衫，仕监　　鉴：古陷　　儋：仓陷，士监二反

① 梵韵"剑"字徘徊于酽梵两韵之间，"梵"读扶剑反，"汎""泛"读匹剑、敷剑、孚剑等反，自相矛盾。待再详考。

② "在咸"应是"仕咸"之误。

2．衔凡混切

帆：扶岩，又扶剑、扶岩二反，又扶岩、扶泛二反

下列各韵，虽在玄应反切中没有系联，也应该认为合用的韵部，因为《广韵》注明它们是同用的：

佳皆，蟹骇，卦怪夬；

元魂痕，阮混很，愿慁恨，月没；

歌戈，哿果，箇过；

阳唐，养荡，漾宕，药铎；

庚耕清，梗耿静，映诤劲，陌麦昔①；

蒸登，拯等，证嶝，职德。

下列各韵，在《广韵》中注明独用，在《七音略》、《韵镜》中独图(或开合两图相配)，在玄应反切中不与他韵系联，应认为独韵：

江讲绛觉

微尾未

鱼语御

文吻问物②

肴巧效

豪皓号

侵寝沁

① 青迥径虽《广韵》未与庚耕清、梗耿静、映诤劲同用，也应并入。见上文。

②《广韵》平声文欣同用，上声吻隐同用，去声问独用，入声物独用，当以去入为准。

综上所述，唐初语音平上去声共有二十九个韵部，入声共有十五个韵部，即：

平上去声

（1）东董宋　（2）江讲绛　（3）支纸置
（4）微尾未①（5）鱼语御　（6）虞麌遇
（7）齐荠霁　（8）佳蟹卦　（9）灰贿队
（10）真轸震　（11）文吻问　（12）元阮愿
（13）寒旱翰　（14）删潸谏　（15）先铣霰
（16）萧筱啸　（17）肴巧效　（18）豪皓号
（19）歌哿箇　（20）麻马禡　（21）阳养漾
（22）庚梗映　（23）清静劲　（24）蒸拯证
（25）尤有宥　（26）侵寝沁　（27）覃咸勘
（28）盐琰艳　（29）咸豏陷

入声：

（1）屋　（2）觉　（3）质　（4）物　（5）月
（6）曷　（7）黠　（8）屑　（9）药　（10）陌
（11）职　（12）缉　（13）合　（14）葉　（15）洽

（原载《武汉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0年第3期）

① 《切韵》去声废韵应并入此部。

朱翱反切考[1]

朱翱，南唐时人。官朝散大夫，行秘书省校书郎。与徐锴同时。徐锴著《说文系传》，朱翱给他作反切。

朱翱的反切，和徐铉《说文》的反切大不相同。徐铉用的是孙缅《唐韵》的反切，和今本《广韵》的反切大致相同。朱翱时代，《唐韵》已经通行，而朱翱独不遵用《唐韵》，当是根据当时实际语音而作反切，这是语音史的重要资料。

朱翱的反切，以前有人做过考证。我没有利用从前的研究结论，而是自己另做一番归纳，认为这样做比较可靠些。

《说文系传》的反切有许多误字，如"魃"，巨寄反（参看徐铉"魃，巨寄切）；於离反，误作于离反（参看"椅"，於离反）；"頵"，甫支反，误作甫友反；"戋"，自阑反，误作自闲反（参看"残"，自阑反）；"黼"，土奚反，误作土变反（参看"湍"，土奚反）；"鹏"，候艰反，误作俟艰反（参看"闲"，候艰反）；"趯"，茶连反，误作荼连反（参看"趯，茶连反）；"嵩"，呰牢反，误作治牢反），等等。这些地方，都加以校正。

---

① 此文写成后，看见了张世禄先生的《朱翱反切考》（《说文月刊》第四卷。）我的结论跟张先生的结论颇有不同。

韵　部

壹　平上去声二十七部

一　东　钟[1]

东冬钟合为一韵。例如：

1. 东一、东三混

a. 以东三切东一

童：田风　　涳：苦龙　　攻：昆戎　　笼：梁充

聋：来充　　葱：麁中

b. 以东一切东三

中：陟红　　忠：珍蒙　　冲：直东　　渜：隻公

梦：木空　　枫：府通　　邛：孚洪　　隆：柳童

2. 东冬混

彤：杜红　　农：奴聪　　雾：止宋

3. 东钟混

a. 以钟切东

冯：父重　　蓬：贫容

b. 以东切钟

浓：奴聪

---

① 举平以该上去。下仿此。

二 江 双

在朱翱反切中，没有看见江韵和阳唐韵混用的情况，我们认为江双独立成韵。《切韵指南》把江韵分为开合两呼，“江、降”等字为开口，“窗、双”等字为合口。朱翱反切不是这样，而是把江类和双类混用。例如：

厖：免江	駹：頰（俛）江	窗：叉江
邦：北江	降：侯邦	庞：贫双
椌：苦尨	肉：口江	撞：宅邦
项：限蚌		

三 支 脂

1．支脂混用

a．以脂切支

岐：巨伊	眡：善旨	跂：眠伊	嬰：虯葵
攵：斯唯	躧：疏比	鞮：所旨	婢：频旨
恚：於弃	委：女至	伪：鱼醉	睡：时位
贿：矩利	贲：鄙媚	婕：竹至	貤：弋示

b．以支切脂

夷：寅支	檬：羊支	貔：鼻宜	谭：缠离
肌：斤离	蓍：申离	耆：巨支	滓：毗避
郯：巨规	榛：力箠	頵：甫支	槌：池瑞
驱：浦宜	呼：忻宜	垒：力委	

2．支之混用

a．以之切支

猗：去其　　猗：牵其　　仪：研之　　离：邻之
鄞：银之　　禔：辰之　　赞：之巳　　芰：巨记
泜：子耳　　卑：宾而　　施：申而　　檗：削欺
榹：辛兹　　雌：千思

b. 以支切之

旗：虔知　　祺：居知　　骐：知　　蒂：然知
熹：忻宜　　翅：嗔离

3. 脂之混用

a. 以之切脂

姨：寅之　　痍：以之　　师：申之　　臨：只耳
荎：直而　　私：先兹　　秜：利之　　惄：里而
伊：因之　　眉：闽之　　比：并止　　矢：失止
履：六矣　　塈：许意

b. 以脂切之

宦：弋伊　　嶷：银眉　　而：忍伊　　痴：丑迟
痡：阻几　　吏：连致　　懿：柳嗜　　魅：敕醚
佴：如至　　刵：仁至　　亟：气至

4. 支微混用

祈：近离　　玑：几离　　鬼：矩毁

5. 脂微混用

饥：居希　　衰：此韦　　泌：频未　　蔇：讫示
贵：矩位

6. 之微混用

岂：丘里　　耳：耳既　　咥：忻记　　饩：许意

无：居志

四　资　思

止摄齿头四等字，在《切韵指掌图》中，已转入一等，在《切韵指南》也转入一等，只是在字旁加圈。这种语音发展情况，在南唐时代已经存在；在朱翱反切中，资思自成一韵，因此以资思字切资思字。例如：

支纸寘：

赀：子司	雌：千里	疵：才资	虒：辛兹
紫：将此	徙：宵此	刺：七赐	赐：先刺
伿：七紫			

脂旨至

咨：子思	鄰：千私	茨：疾兹	私：先兹
死：息似	恣：则四	次：七恣	自：慈四
四：素次			

之止志

兹：则私	慈：秦思	思：息兹	词：夕兹
祠：涎兹	枲：辛子	祀：祠此①	

五　鱼　模

1．鱼虞混用

① 有个别例外，如“斯”，息移反；“此”，七里反；“姊”，津矣反；“兕”，徐姊反；“子”，津矣反；“载”，千志反。这些只能认为是沿用旧切，或未转入一等。

a. 以虞切鱼

鉅：俱取　　诅：即趣　　茹：而住　　豫：羊遇

鷽：玄遇

b. 以鱼切虞

鱁：器於　　郦：群许　　禺：疑预　　注：支处

2. 鱼模混用

杵：嗔伍

3. 虞模混用

a. 以模切虞

雨：于补　　赋：方布

b. 以虞切模

部：吾俱　　圃：不雨

六　齐　稽

齐韵独立，未与支脂合并①。去声霁祭合并。例如：

平声

齐：自兮　　黎：里西　　妻：七低　　低：的齐

啼：敌圭　　狴：比倪　　蜺：边兮　　鸡：古兮

奚：贤迷　　鷖：幽鸡　　倪：拟西　　醯：显黠

西：斯低　　澌：先迷　　嘶：斯低　　鞮：频奚

① 有个别例外，如上声"敝"音名洗反（敝，纸韵；洗，荠韵）；去声"仞"音慈例反（仞，志韵；例，祭韵）；忍音偶喙反（忍，未韵；喙，废韵）；"塈"音桑意反（塈，霁韵；意，志韵）。

軿：频兮　批：篇兮　赍：子西　跻：子兮
跻：子泥　迷：莫低　泥：祢倪　溪：苦兮
圭：涓兮　刲：穹圭　睽：苦圭　携：勾迷
鐫：户迷　鄰：勾低　眄：起迷

上声

鮍：自礼　礼：力体　蠡：卢启　醴：连第
澧：莲第　体：他礼　济：即洗　底：的未
邸：丁礼　柢：的替　娣：笛计　洗：息米
㝢：宁洗　米：名洗　泚：此礼　絮：康礼
启：溪祢　徯：亦启　陛：频启　绊：莫礼
寐：忙弟

去声霁祭混用

a. 以祭切霁

帝：的例　禘：狄例　觊：疑制

b. 以霁切祭

轘：回桂　嚳：鄰迷

七　佳　皆

1. 佳皆混用

a. 以皆切佳

街：古谐　喈：测皆　沃：谋措　卖：母戒
谒：呼怪　买：忙戒

b. 以佳切皆

㾓：工柴　楷：肯解　怪：古卖　坏：胡卖

额：五隘①

2．卦夬混用

额：五夬

以卦切夬

夬：古卖

3．怪夬混用

a．以夬切怪

蛉：下夬　　衿：恒夬

b．以怪切夬

败：步拜　　迫：步介　　犗：苟差　　蚪：丑芥

饷：戶介　　喝：殷介

八　灰　　堆

灰堆韵包括灰贿队及泰韵合口呼，可能还有一些脂旨至微尾未合口字。

平声

灰：呼回　　魁：库摧　　限：坞枚　　根：乌枚

回：户瓌　　洄：户限　　蛔：户恢　　枚：莫催

梅：莫堆　　鋂：莫追②　　傀：公恢　　雷：来堆

儡：来推　　瓃：鲁虺　　颓：徒摧　　隤：徒崔

催：此灰　　缞：仓回　　自：都魁　　推：徂回

① 据徐铉《说文解字韵谱》。

② “追”是脂韵的合口字。

裴：步雷　　鄜：部梅　　杯：脯限　　胚：普杯

嵬：五枚　　推：土回

上声：

賄：虎每　　猥：坞賄　　磊：落浼　　陪：特賄

每：梅碣　　罪：造洧①　　辠：造浼　　馈：通猥

瑰：户猥　　汇：苦罪　　魁：口猥　　淳：都罪

倭：那淮　　隗：鱼賄　　淮：醋倭

去声队韵

队：徒佩　　佩：蒲妹　　背：补妹　　妹：莫队

配：浦妹　　诲：虎配　　对：得悔　　烬：此退

辟：子内　　退：土妹　　溃：胡块　　缋：胡对

块：苦配　　碎：苏内　　内：能未②　　颟：卢对

颓：鲁内　　碨：五对

泰韵合口呼：

沛：补会　　帕：浦会　　会：户兑　　兑：杜会

桧：古最　　最：祖外　　谳：虎外　　稔：苦桧

酹：勒会　　外：五会　　祋：丁最　　濊：乌最

旆：蒲会　　娧：杜祋　　駾：吐外

队泰（合）混用

a. 以泰切队

郱：鲁会

---

① "洧"是旨韵的合口字。

② "未"是未韵的合口呼。

b. 以队切泰

贝：补每　　郁：博梅

九　咍　　来

咍来韵包括咍海代及泰韵开口呼。

平声

开：渴才　　哀：遏开　　台：田咍　　垓：苟孩

裓：古来　　才：钱来　　财：自来　　来：娄才

灾：走该　　猜：七开　　胎：偷咍　　郃：他来

孩：侯猜　　趋：猴猜　　魁：先台　　鼩：偶来

上声

海：吼乃　　恺：刻海　　闿：苦亥　　宰：子待

睬：租殆　　待：投在　　绐：徒亥　　乃：年亥

殢：都亥　　改：古亥　　亥：侯乃　　采：七海

茝：昌亥　　在：前采　　胎：剖海　　海：遏在

佁：夷采　　倍：薄亥

去声代韵

代：徒再　　载：则代　　簺：四载　　塞：叟代

赛：四再　　态：他代　　溉：苟代　　欬：苦暧

碍：偶代　　爱：晏再　　劾：侯耐　　彤：奴代

戴：都爱　　睐：勒莱　　莱：此载　　栽：昨莱

泰韵开口呼

泰：他盖　　盖：沟艾　　艾：五盖　　蔼：思奈

蔼：意大　　奈：能大　　大：特奈　　害：桓艾

夆：户盖　　妢：恒艾　　带：当奈　　磑：苦盖

蔡：仓大　　籁：郎蔡　　癞：力大　　粝：梁蔡

饮：海艾

代泰混用

铠：苦盖　　赛：勒带　　慨：苦盖

十　真　　文

1．真谆混用

a．以谆切真

茵：伊伦　　辰：石伦　　颖：宛旬　　囷：牵轮

旻：眉均　　畛：支允　　　巅：力准

b．以真切谆

均：坚邻　　恂：息寅　　轮：吕辰　　伦：力辰

逡：七宾　　遵：踪民　　匀：与因　　准：主闵

盾：树忍　　趣：弃忍

2．真臻混用

甡：色邻

3．真欣混用

谨：己忍　　瑾：饥忍　　近：渠遴

4．臻欣混用

龀①：楚近

5．真文混用

① “龀”是臻韵上声字。

貂：愚蕴　　哼：牛殒

6．谆文混用

闰：耳蕴　　顺：殊问

7．文欣混用

靳：居群　　撞，己郡

十一　元　　仙

元仙韵包括《广韵》元先仙三韵。②

1．元先混用

趄：羽先

2．元仙混用

攣：俱恋　　圈：郡宛

3．先仙混用

a．以仙切先

媚：即然　　天：听迲　　削：於旋　　牖：婢篇

显：呼衍　　篇：比兖　　㠯：拟件　　骠：於钏

绚：许掾　　荐：子徧　　㪷：弭钏　　睊：於旋

b．以先切仙

迁：七先　　湔：则千　　粤：米田　　榜：莫田

輇：丑田　　辇：里典　　鈗：必然　　贱：自见

遍：比荐

---

①“霰”、“璺”读父兰反，转入寒韵，是例外。

十二 魂 痕

魂不与元同用。在朱翱反切中，痕也只有一例与魂系联，但痕应依韵图认为是魂的开口，故合为一韵。

1. 魂恩换

魂：户昆	昆：古论	温：坞门	门：莫魂
瑀：谟奔	孙：素昆	尊：祖存	缵：子昆
敦：得昏	燉：他门	豚：徒昆	臀：徒论
侑：五昆	盆：步门	奔：布坤	论：卢屯
坤：苦敦	昏：喧盆	怃：劳存	喷：铺奔
混：古论	焜：狐损	梡：胡本	刊：粗损
本：补忖	损：思忖	剖：租本	僧：祖本
笔：徒本	鳟：徂本	衰：孤损	绲：古本
黜：他衰	蠢：苦浑	悃：苦衰	溷：胡顿
顿：都巽	逊：苏困	困：苦闷	溃：免困
镈：徂寸	睟：工钝	钝：徒寸	寸：粗巽

2. 痕很恨

痕：户根	艱：侯恩	根：苟痕	恩：爱根
吞：逯痕	很：遐恩	狠：可很	艮：奸很
恨：遐艮	艮：奸恨		

3. 元痕混用

體：五寸

十三　寒　　桓

桓是寒的合口呼，故寒桓合为一韵。① 元韵唇音字也转入寒韵。

寒桓混用

a。以桓切寒

旱：遐缓　　汗：侯玩

b。以寒切桓

桓：户寒	官：古安	懽：古翰	槃：别安
瘢：步安	满：门罕	華：补安	浣：胡旱
换：户岸	馆：古翰	玩：五汗	稗：奴賛

十四　删　　山

删山同属二等，朱翱反切合为一韵。②

a。以山切删

𦍒：呼闲　　㒸：布山　　奸：箇山　　犂：初简

b。以删切山

纶：古还

十五　萧　　宵

a。以宵切萧

① “镌”、“㝡”读新鹰反，转入谏韵，是例外。

② 相韵“苋”，闲且反，当是闲祖反之误（“幻”，胡祖反；“祖”，宅苋反）。

鷍：令昭　　嫽：力照

b. 以萧切宵

绡：相幺　　窱：弋尧　　憭：吕晓　　纱：於尧

十六　肴　　包

在朱翱反切中，和其他二等韵一样，肴韵是独立的。例如：

平声

肴：侯交　　鴂：豢交　　交：加肴　　郊：古肴
这：姑肴　　巢：士抛　　輔：事交　　鄛：助交
呶：狞交　　谯：女交　　捎：羶巢　　茅：梦梢
蟊：莫交　　嫍：享茅　　哠：享茅　　貗：火包
包：北交　　苞：比交　　郣：伯茅　　胞：浦包
敲：口交　　骹：希交　　嘲：摘抄　　訬：测嘲
匏：步交　　麃：薄交　　嘮：丑交

上声

巧：肯饱　　佼：下巧　　卯：免狡　　绞：根卯
卟：姑咬　　爪：侧狡　　鮑：步拗　　皎：五爪

去声：

效：侯教　　教：角效　　窖：工孝　　孝：呼教
罩：咤孝　　豹：晡效　　皃：莫教　　卯：匹孝
稍：史棹　　貌：普效　　桡：能教　　淖：狞教
鮑：皮豹

十七 豪　　袍

豪韵是独立的。例如：

平声：

豪：行高	高：家豪	劳：阑刀	蒿：哈劳
毛：门高	滔：偷刀	搜：偷劳	绦：土刀
刀：得高	骚：素叨	袍：盆毛	褒：补袍
桃：特豪	糟：作曹	遭：祖叨	敖：言高
翱：颜叨	嗷：偶毛	曹：残高	鳌：阿高
猱：能曹	猫：能刀	尻：苦劳	

上声：

晧：侯抱	袁：薄保	老：勒抱	道：徒讨
堵：奴道	嫂：思讨	倒：得早	草：仓老
早：子草	蚤：子晧	草：自保	稿：奸晧
缟：古老	好：蒿老	冒：莫保	宝：跛抱
保：补老	缲：博老	宰：博抱	芙：安浩
媪：晏考	考：刻保	栲：苦浩	

去声：

号：侯到	盗：徒号	到：都告	诰：古到
郜：工到	告：告奥	傲：五号	冒：忙报
耄：莫号	旄：毛抱	瑁：母报	嫪：劳到
痨：力到	操：雌报	暴：盆操	报：补号
漕：慈到	奥：乙告	隩：呕报	譟：斯奥
趮：则到	耗：吼号		

十八 歌 戈

戈是歌的合口呼，同韵。歌戈混用。例如：

a. 以戈切歌

歌：更和　多：兜戈　鸵：豆科　莪：偶和
哿：间果　哆：兜祸　袉：图坐　轲：可货
俄：岸播

b. 以歌切戈

戈：古多　娑：在多　婆：步他　鄱：部何
讹：五陁　钋：五陁　颇：滂何　坡：浦何
和：户歌　科：苦何　过：古多

十九 麻 蛇

麻蛇韵独立，尚未分为家麻车遮两韵。例如：

平声

麻：门车　奢：式嗟　遮：之巴　蛇：食遮
哗：忽奢　加：间巴　巴：不奢　衰：辞牙

上声

马：莫者　她：似下　姐：即瓦　把：补写
冂：古且

去声

祃：母稼　骂：冈亚　谢：似下　藉：慈乍
跨：苦夜

二十 阳 唐

唐一等，阳三四等，合为一韵，混用。例如：

a. 以唐切阳

鸯：殷光

b. 以阳切唐

宴：力亶	仓：切阳	匡：窃阳	糠：驱庄
萌：忽强	光：国昌	镗：吞匡	鼞：吞筐
滂：坡良	邙：蒙匡	臧：走张	稀：白良
荡：吞匡			

二十一 庚 青

在朱翱的反切中，庚耕清青合为一韵。下面举出一些例子：

1. 庚耕混用

a. 以耕切庚

祊：逋萌	榜：补争	郦：母耿	更：干诤

b. 以庚切耕

耕：根横	氓：没彭	嵘：户庚	罂：恩行
崝：测亨	琤：测庚	铮：测彭	苧：尼庚
姘：披彭	橙：澄庚	耿：根杏	黽：莫幸

2. 庚清混用

a. 以清切庚

璥：居领

b. 以庚切清

觧：失生　　窺窺丑生　　省：息永　　郑：直敬

3. 庚青混

a. 以青切庚

邴：布定

b. 以庚切青

滟：叉敬

4. 耕青混

泓：乌亭

5. 清青混

a. 以青切清

茎：玄经　　蓂：玄经　　商：去挺

b. 以清切青

邢：牌并　　迥：余请　　颈：其颈　　并：频静

径：居正

二十二　蒸　　登

在朱翱反切中，蒸登不与庚耕清青合用，但蒸与登则混用。例如：

蒸韵①

蒸：振承　　承：视澄　　惩：缠陵　　陵：力膺

① 例外，"拯"读只竞反。但《广韵》云，"无韵切，音蒸上声。"可见朱翱是不得已而用"竞"字为切的。

膺：倚冰　应：於陵　凭：皮凌　冰：彬仍
蝇：余陵　绳：食陵　乘：时兴　升：失称
仍：而冰　兢：机仍　征：知冰　缯：疾陵
鄫：自陵　兴：香澄　称：处陵　偁：尺兴
证：酌应　孕：以证　膺：於证　甑：子孕
胜：诗证　㑊：辇孕

登韵

登：丹增　崩：补弘　增：走稜　增：作滕
层：前增　鮏：梦登　倗：薄弘　鞠：古弘
肱：吉弘　薨：呼能　能：奈登　腾：徒朋
滕：徒崩　朦：徒登　恒：沟恒　缸：古恒
等：都肯　肯：看等　赠：昨邓　邓：徒亙
亘：都亙　㥄：莫赠　堋：比懵

蒸登混用

a. 以登切蒸

亟：视登

b. 以蒸切登

恒：胡膺

二十三　尤　　侯①

尤侯幽合为一韵。例如：

1. 尤侯混用

① 例外："富"读福务反。

a. 以侯切尤

郰：则侯　　鯫：士走

b. 以尤切侯

彊：可留　　沟：梗尤　　掊：步矛

2. 尤幽混用

a. 以幽切尤

休：喜彪　　摎：居幽　　鮂：伊纠

b. 以尤切幽

樛：饥酬　　鏐：里由

二十四　侵　　寻

侵韵独用。例如：

平声

侵：七林　　駸：子林　　寻：似侵　　鄩：徐林

林：力寻　　苓：敕林　　綝：丑林　　郴：耻林

斟：止沈　　沈：池心　　谌：是任　　忱：是吟

煁：氏吟　　任：尔音　　深：式琴　　祲：子寻

鬻：似侵　　捡：巨今　　禽：巨任　　钦：却林

吟：银钦　　霍：银箴　　金：居斟　　音：郁吟

森：所今　　参：师今　　窆：所禁　　岑：助吟

先：阻琴

上声

寝：七荏　　梫：七朕　　朕：直赁　　廩：力甚

栟：陈衽　　醋：子荏　　荏：而沈　　枕：之荏

审：施甚　甚：神朕　沈：尺甚　锦：九沈
覃：夕祚　踪：牛锦　稟：冰饮　饮：乙沈
品：披甚　扰：竹甚

去声

浸：进沁　鸩：直赁　禁：居荫　噤：极朕
噤：极鸩　赁：女沁　荫：衣任　瘖：乙沁
渗：所禁　闯：敕鸩　谮：侧赁　谶：测浸

二十五　覃　　谈

覃谈合为一韵。例如：

覃谈混用

a. 以谈切覃

鄲：杜担　南：奴甘　谙：恩甘　函：胡甘
歛：脱甘　拇：睨甘　詈：乌敢　贛：欲敢
黲：此敢　赶：走敢　頷：勒敢

b. 以覃切谈

谈：杜南　惔：狄南　甘：沟堪　曆：庚堪
儋：兜贪　苷：鉤谙　酣：侯贪　览：娄坎

二十六　盐　　严

盐添严凡（喉牙）合为一韵。① 例如：

1. 盐添混用

① 例外："鬣"读欧减反。

a. 以添切盐

槧：烟嗛

b. 以盐切添

𪊨：晓盐

2. 盐凡（喉牙）混用

鹼：鱼欠　　阖：於剑　　㝵：碧剑

3. 盐严混用

a. 以严切盐

陜：收俨

b. 以盐切严

严：语酽　　笺：语淹　　俨：牛检

4. 凡韵（牙喉）

剑：居欠　　欠：丘剑　　嫌：於剑

二十七　咸　　衔

咸衔合为一韵，不与覃谈或盐添混用。凡韵（唇）则并入此韵。例如：

1. 咸韵

平声

椷：于咸　　缄：古咸　　㽔：干咸　　㩦：色咸

颔：五缄　　𩒨：颜咸　　谗：岑岩

上声

𢿱：下斩　　湛：宅减　　减：古黯　　斩：侧减

黯：欧减

去声

陷：寒蘸

2. 衔韵

平声

衔：侯乡　　劖：士衔　　㕛：五监　　㕛：五乡

缄：所衔　　芟：所监　　监：奸巖

上声

豫：山槛　　獫：荒槛

去声

鉴：各斬

3. 咸衔混用

a. 以衔切咸

咸：侯乡　　猎：欧乡

b. 以咸切衔

铦：岑岩　　髟：所咸　　䶮：奸岩　　䶮：欧减

4. 凡韵（唇）

汎：方梵　　泛：方飒　　汜：符梵　　芝：孚凡

5. 衔凡（唇）混用

槛：寒犯

b. 以衔切凡①

凡：符芟　　范：浮槛

① 例外："㕛"读符严反，"凵"读丘犯反。

贰　入声十四部

一　屋　　烛

屋沃烛合为一韵。例如：

1．屋一屋三混

a．以屋三切屋一

卜：巴伏　　木：门逐

b．以屋一切屋三

福：夫木　　卖：寅谷

2．屋沃混

哭：阔毒　　泺：卢毒

3．屋烛混

勖：喧六　　曲：牵六

二　觉

在朱翱的反切中，没有看见觉韵和药铎韵混用的情况，因此我们认为觉韵是独立的。例如：

觉：江岳	角：古捉	玨：江学	捕：刻学
嶽：逆捉	浞：士角	鹱：式角	捉：毡岳
朔：色捉	琢：辍角	卓：竹角	鷟：诛角
啄：辄角	剥：逼朔	藐：尤璞	雹：别卓
朴：坡岳	璞：匹角	浊：术濯	擢：朱濯
濯：水濯	濯：乙卓	药：也卓	喔：汪岳

荦：吕卓　　逴：敕渥　　学：遐嶽　　岳：遐岳

鸑：兮卓　　泉：士角　　觳：胡角

三　质　　术

质术合为一韵。例如：

a. 以术切质

溧：力出　　必：毕聿　　毕：卑聿　　苾：频术

鞞：频述　　率：所律

b. 以质切术

聿：与必　　黜：敕密　　邮：柑室　　律：留笔

帅：疏密

四　物　　迄

物迄栉合为一韵。栉不并于质术而并于物迄，出乎意料之外，但按朱翱反切确是如些。例如：

1. 物韵

物：无弗　　弗：分勿　　郁：迂拂　　剧：居屈

蜳：区勿　　蝠：瞿弗　　堀：九勿　　怫：附勿

趩：防勿　　欻：羽屈　　飓：王勿　　祓：甫勿

2. 迄韵

仡：希乞　　芞：欺讫　　讫：几迄　　圪：其乞

彪：疑迄

3. 栉韵

栉：阻瑟　　虱：所栉　　瑟：师栉

4．栉迄混用

a．以迄切栉

瑟：师讫

b．以栉切迄

鉞：疑瑟

五　月　　薛

月屑薛合为一韵。例如：

1．月屑混用

剎：秋月①

2．屑薛混用

a．以薛切屑

屑：私列　　僊：先列　　玦：涓雪　　阕：倾雪

蔡：并列　　鬻：弥悦

b．以屑切薛

孑：经节　　姺：萦节　　暗：幽决

六　没　　骨

没韵独用。痕韵入声“麧”、“齕”等字并入没韵。例如：

没：谋骨　　骨：古没　　绋：古忽　　勃：步咄②

① “剎”大徐读亲结切，朱翱读秋月反，当是与切同音。

② 例外，“郃”读步勿反。

咄：都突　　去：他骨　　棣：他没　　突：陀兀
膻：徒忽　　嗢：乌骨　　忽：呼兀　　兀：吾忽
憝：呼骨　　讷：奴嗢　　圣：夸讷　　窣：千兀
猝：村讷　　捽：昨没　　醉：昨猝　　搰：胡兀
卒：仓勃　　乾：很没　　乾：胡兀

七　曷　　末

曷末合为一韵，末是曷的合口呼。例如：

1．曷韵

曷：衡葛　　蝎：胡葛　　笪：当割　　獭：他割
遏：戹渴　　剌：勒割　　剌：勒遏　　渴：刻曷
达：腾剌　　褡：才葛　　榼：颜遏　　葛：格曷
鄗：古曷　　槃：桑怛

2．末韵

末：门拨　　拨：北末　　帔：步捋　　括：古活
阔：苦末　　秳：户斡　　夺：徒活　　㾓：大活
豁：吼揎　　斡：乌末　　奋：欢活　　聒：欢括
鑼：普末　　捝：他活　　捋：鲁撮　　撮：都撮
撮：村夺　　跋：步捋　　发：蒲拨

3．曷末混用

a．以末切曷

率：他末　　挞：它末

b．以曷切末

銛：古獭

八 黠 镨

黠镨合为一韵，与删山合韵同理。这两韵不与曷末或月屑薛相通。例如：

1. 黠韵

黠：痕札　拔：彭札　𢿱：侧八　劼：起八
滑：胡劼　八：北拔　欻：呼八　𢿱：诛黜
猾：乌滑　向：女滑　察：叉札　瞀：测戛
鴂：古劼　戛：根察　扴：工八　契：格八
揠：庀戛　乞：郁八　杀：色轧　帼：所八
猾：火滑　鞠：五滑

2. 镨韵：

牽：闲刮　𩞁：五𩞁①　鴂：赫镨　刮：古撷
頠：户刮　𩞁：古𩞁　簊：篡刮

3. 黠镨混用

搳：古镨②　𥳑：竹刮　髇：胡刮

九 药 铎

药铎合为一韵。铎在一等，药在三等（依韵图则在二三四等。故在朱翱反切中很少系联，只有一个系联的例子，即"𢿱"读闲缚反。这个闲缚反也许还是闲博反之误，因为同音

① "𩞁"字兼入曷镨二韵，这里读镨韵。
② 大徐口八切

的“鹤”字读闲博反。但是我们还是把药铎并为一韵，因为与药铎相对的阳唐已经并为一韵了。

十 陌 职

陌麦昔锡职德合为一韵。例如：

1. 陌麦混用

a. 以麦切陌

乇：竹隔① 客：悭革 茖：句索② 漷：虎获

宅：直摘 虢：古获 擭：乌获

b. 以陌切麦

啧：钮客 蔽：史迮 棣：知白 谪：张伯

哑：鸦赫

2. 陌昔混用

a. 以昔切陌

逆：言碧 構：平碧

b. 以陌切昔

適：知白

3. 麦锡混用

蒿：移隔③

4. 麦职混用

① 大徐陟格切。

② 这个“索”读山责切。

③ “移”字疑误

赜：爱测①　　栅：妻侧

5．昔职混用

a．以锡切昔

迹：子壁　　璧：并激

b．以昔切锡

哲：思益　　阋：许璧　　戚：千益　　郏：古役

壁：卑僻

6．昔职混用

a．以职切昔

疫：俞昃　　祏：时即　　圉：以陟　　寅：希式

b．以昔切职

食：神隻　　荊：齐石

7．德韵

德：多则　　则：遭德　　勒：郎式　　式：他得

克：悝黑　　特：头墨　　塍：徒得　　黑：亨勒

默：没墨　　缰：莫北　　贼：残式　　塞：叟或

北：补或　　菔：朋北　　匐：蒲北　　蹈：甫北

惑：胡国　　国：古或

在朱翱的反切中，德末与职联系。由于蒸登并为一韵，故职德也并为一韵。

在平声中，蒸登未并入庚耕清青；而在入声中，职德并入陌麦昔锡，是入声先走一步了。

---

①“爱”应是“楚”之误。

十一 缉 立

缉韵独用，与侵韵独用是一致的。例如：

缉：七入	葺：七十	十：常入	执：之习
习：似入	袭：似集	集：墙揖	镍：秦入
入：而集	揖：伊入	涩：伤执	嗫：姊入
湿：书入	蓺：子入	及：其急	蛰：直立
墀：长立	絷：知习	立：里汲	笠：里泣
汲：饥泣	给：居立	泣：羌邑	蹙：师及
潗：师吸	铄：饰吸	吸：希立	郄：忻急
戢：臻邑	濈：臻立	邑：应执	悒：殷戢
挹：伊湿	湁：丑立	熠：逸入	皂：彼及
皂：皮及			

十二 合 盍

合盍合为一韵。例如：

1. 合韵

合：侯阁	郃：侯币	詮：后阁	阁：苟合
蛤：古沓	荅：都鍇	殴：速沓	飒：苏合
沓：道合	鍇：他合	杂：自合	帀：子合
嗜：作雜	匝：勒沓	纳：奴荅	軜：奴合
姶：乌合	喝：呼合	疫：火帀	彝：五沓

2. 盍韵

盍：侯腊	攦：卢盍	鍱：它榼	鼎：他榼

蹋：徒盍　　榼：枯蹋　　盍：一盍

3．合盍混用

腊：卢合　　阖：他合

十三　葉　　业

葉帖业合为一韵。例如：

1．葉韵：

葉：亦接	鍱：与涉	接：节摄	摄：失涉
弽：相聶	涉：常摄	猎：良涉	飂：律捷
儠：力涉	捷：佞慑	腾：直辄	聂：女慑
蹑：直聂	姑：齿摄	折：之接	浚：七捷
折：之涉	妾：七接	慑：直聂	鍤：丑辄
极：其辄	辄：陟聂	烨：筠辄	晔：炎捷
厌：伊葉	箑：山烨	蔑：山曄	

2．帖韵

协：羊帖	浹：胡頰	頰：居侠①	蛺：古葉
医：轻帖	牒：田挟②	谍：田挟	蝶：徒葉
甄：零帖	聶：丁帖		

3．葉帖混用

a．以帖切葉

靨：於帖

b．以葉切帖

①②“铗”，居狭反，“叠”，田狭反，“狭”当是“铗”之误。

帖：遏辄　　歃：奴辄　　燮：相聂　　𠫑：而摄

蹀：丘辄　　愜：去涉

4．业韵

业：疑怯　　邺：鱼劫　　胁：虚业　　胠：羌胁

劫：居怯　　腌：殷业

5．帖业混用

姜：羌胁

十四　洽　　狎

洽狎乏（唇）合为一韵。例如：

1．洽韵：

洽：侯夹　　瞃：刻洽　　夹：苟掐　　郟：古洽

插：楚洽　　臿：楚箑①　　囝：女洽

2．狎韵

狎：侯甲　　柙：莺甲②　　鴨：宅甲　　匣：乌甲

甲：沟呷　　翣：色呷　　呷：呼甲

3．乏韵

乏：符法　　法：方乏　　妊：匹乏

4．洽狎混用

a．以狎切洽

屠：楚甲　　袷：沟口　　歃：山呷

① “箑”字兼入叶洽二韵，这个“箑”字属洽韵。

② 大徐鸣匣切，《广韵》胡甲切。

b. 以洽切狎

拾：笏掐　　翼：山洽

5. 洽乏混用

扱：楚乏

声母（共三十五母）

一　牙　音

1. 见母

公：君聪　江：沟降　居：坚疏　皆：古谐

傀：公回　均：坚邻　昆：古论　交：加肴

高：家豪　冈：格康　樛：饥酬　弇：更堪

2. 溪母

空：口红　窥：去规　宽：苦桓　悭：苦闲

牵：弃妍　敲：口交　科：苦何　卿：起明

堪：悝南　匡：区昌　丘：起秋　谦：轻嫌

3. 群母

穷：巨弓　奇：巨离　渠：巨居　桥：伎昭

狂：倦王　琼：渠营　强：巨良　求：虔柔

禽：巨任　钳：勤潜　巨：求许

4. 疑母

颙：鱼容　仪：研之　危：鱼为　疑：银眉

巍：元归　鱼：研余　吾：阮孤　蜺：五鸡

皑：五来	银：言陈	元：宜袁	顽：五还
研：御坚	尧：研枭	教：言高	俄：偶和
芽：五加	卬：颜当	凝：鱼陵	牛：逆求
吟：银钦	岳：五监	严：语酽	

二 舌头音

5. 端母

东：得红	低：的齐	敦：得昏	端：颠欢
颠：的烟	凋：都僚	刀：得高	多：兜戈
蝤：都郎	登：丹增	耽：都贪	点：多忝

6. 透母

通：土蒙	堆：土回	邰：他来	吞：遏痕
退：土妹	條：土刀	它：讬何	汤：土郎
汀：它宁	偷：讬侯	贪：吐含	添：他兼

7. 定母

徒：田吾	提：敌圭	台：田咍	坛：特丹
团：杜酸	田：笛前	跳：笛辽	奈：能大
桃：特豪	堂：徒郎	廷：田丁	腾：徒朋

8. 泥母

农：奴聪	奴：内都	难：能兰	燠：奴短
年：泥贤	娘：祢丁	那：乃多	囊：那当
宁：祢丁	能：奈登	男：年覃	念：宁店

三 舌上音

9. 知母

中：陟红　知：珍馀　竹：陟祝　贮：竹吕
珍：陟陈　缀：诛税　鳟：陟连　展：陟衍
朝：知潮　鰆：陟荼　张：竹阳　霑：陟潜

10. 彻母

宠：丑垄　绨：丑脂　耻：敕以　疢：丑刃
黜：敕密　蚕：丑芥　超：耻朝　诧：丑亚
昶：丑两　敕：畅陟　琛：丑林　觇：丑廉

11. 澄

虫：直弓　撞：宅邦　驰：陈知　墀：缠伊
逐：陈六　除：陈诸　传：缠专　长：宙良
宅：直摘　沈：池心

12. 娘母①

袽：女重　搦：女角　尼：女咨　女：尼举
腻：女室　赧：尼绾　尿：女滑　辗：尼展
铙：女交　娘：女长　匿：尼测　狃：女有

四 重唇音

13. 帮母

碑：彼移　逋：不吾　杯：脯隈　奔：布坤

① 例外："浓"读奴聪反。按：读如"农"。

班：补蛮　编：布玄　森：必遥　包：北交
褒：补袍　巴：不奢　崩：补弘　彪：彼虬

14. 滂母

铺：喷模　批：篇兮　坯：普杯　喷：铺奔
攀：潘蛮　篇：僻连　杓：片幺　胞：匹交
颇：滂阿　葩：浦瓜　滂：坡良　拼：普萌

15. 並母

蓬：贫容　醭：盆乎　鼙：频奚　排：步乖
频：婢民　袍：盆毛　婆：部何　杷：蒲牙
彭：白亨

16. 明母

蒙：母东　梦：木空[1]　厖：免江　门：莫魂
蛮：莫还　眠：莫贤　苗：眉昭　茅：梦梢
髦：门高　蟆：莫遐　邙：蒙匡　明：眉平

五　轻唇音

17. 非敷母

(1) 非母

风：方戎　悲：府眉[2]　飞：甫肥　夫：甫夊
方：府昌　不：甫柔　富：福务　鍑：分副
蓄：分溜　甿：方勇　匪：爷尾　粉：弗吻

① "梦"是合口三等字，未变为轻唇。
② "悲"是合口三等字，朱翱时读轻唇。

(2) 敷母

豐：孚弓　峰：敷容　妃：芳非　纷：抚文

覆：芳富　忿：敷粉　纺：妃两　蝮：芳目

(3) 非敷混用

a. 以敷切非

封：敷容　分：翻文　馈：翻云　府：芳武

弇：翻文　複：芳郁

b. 以非切敷

亹：甫冯　丰：甫蛩　菲：甫肥　敷：甫夫

孚：甫殳　郛：弗扶　芬：弗群　幡：分轩

瀋：福袁　芳：弗商　斐：斧尾　仿：分敞

抚：分武　赴：弗孺　肺：弗乂　复：方目

拂：分勿　祓：甫勿

18. 奉母

冯：房忠　肥：符非　符：凡无　粉：扶云

烦：复喧　房：浮长　浮：附柔　奉：附恐

负：复岳　阜：符九　凡：符芝　范：浮檀

19. 微母

薇：尾希　巫：文区　闻：无云　蠹：无分

晚：武反　万：舞饭　问：亡运　纲：文爽

味：勿贵　勿：无弗

六　齿头音

20. 精母

宗：子冬　资：津司　諏：煎于　哉：走该
尊：祖存　笺：则千　蕉：前昭　糟：作曹
将：子长　蜻：子盈　旌：津贞　濈：精廉

21．清母

聪：粗中　沮：且渠　粗：村呼　凄：七低
缜：仓回　餐：倩丹　迁：七先　跄：猜常
苍：切阳　清：亲贞　青：仓经　侵：七林

22．心母

私：光兹　胥：先居　须：四于　酸：素攢
僊：息迁　箫：先幺　搔：素刞　缫：苏遭
娑：先多　襄：侯翔　桑：斯郎　銛：息廉

23．邪母（包括从母）

（1）从母

从：自邕　慈：秦思　徂：全徒　摧：徂回
存：在坤　残：自闲　樵：自超　曹：残高
鹾：残陀　墙：贱忘　情：自成　蚕：昨含

（2）邪母①

松：自逢　辞：夕慈　徐：似虚　旬：续伦
嶜：似缘　次：夕连　衰：辞牙　翔：似羊
祥：似良　随：似吹　兕：徐美　遂：夕醉

（3）从邪混用

a．以邪切从

① 例外："泅"读延秋反，读入喻母。

葶：夕袵　　从：松用　　颖：夕位

b. 以从切邪

仪：慈例

七 舌齿音

24. 庄母

菹：斋居　　刍：阻虞　　斋：侧皆　　庄：侧羊

装：侧良　　争：侧泓　　驺：侧丘　　壵：阻琴

跧：邹铨　　鲰：邹茶　　滓：阻史　　酢：阻限

爪：侧狡　　鲊：侧瓦　　斩：侧减　　胾：侧字

瘵：侧介　　诈：侧驾　　诤：侧迸　　绉：侧救

甃：侧秀　　栉：阻瑟　　札：侧滑　　茁：侧滑

迮：滓白　　责：侧革　　仄：斋食　　莆：斋石

戢：臻邑　　濈：臻立

25. 初母

蒺：楚宜　　差：初加　　叉：初牙　　创：楚霜

窗：叉江　　鲳：测彭　　琤：测亨　　揣：初委

楚：衬许　　铲：初简　　则：测吏　　篡：测惯

刱：叉向　　怆：初访　　蒹：篡刮　　策：测麦

测：察色　　插：楚洽　　臿：楚篋

26. 山母

榇：所追　　疏：色居　　榆：数雏　　侁：所臻

删：师关　　潸：色关　　山：色闲　　疝：所间

鲨：所加　　霜：色方　　双：所江　　生：色庚

笙：色行	牲：所庚	搜：色酋	森：所今
参：师今	案：所禁	鑱：色咸	髟：所咸
芟：所监	所：师阻	赶：山吕	数：率武
洒：所解	产：所限	铲：所简	爽：所敞
晒：所寄	鎩：师坏	讪：史患	稍：师棹
瘦：山溜	漱：色透	帅：师密	率：所律
瑟：师讫	虱：所栉	瑟：师栉	杀：色轧
刷：师孑	索：史连	色：疏忆	歃：山呷
蓬：山晔	翣：色呷	翼：山洽	

大量的反切证明，庄初山三母都是独立的，不与照穿审相混，也不与精清心相混。有个别例外，如“溱”读毡莘反，是庄与照混；“鬻”读齿治反，是初与穿混；“师”读申之反，“捎”读膻巢反，“鹈”读世方反，是山与审相混；“邹”读则留反，“瑵”读子老反，“诅”读即趣反，是庄与精混；“瘵”读此韦反，“栅”读妻侧反，是初与清混。这些例外都可以得到解释：有些是异读，如“瑵”读如“蚤”，“瘵”读如“缲”；有些是疏忽，如“师”读申之反；有些是误字，如“邹”读则留反，是侧留之误。这样，庄初山的独立性是毫无疑义的。至于床母，则与精禅相混，见下文。

八 正齿音

27. 照母

终：职戎	支：章移	锥：专唯	诸：掌於
朱：专扶	专：准旋	昭：直遥	遮：之巴

征：真名　蒸：振承　周：只留　詹：之炎

28．穿母

充：赤风　冲：昌容　吹：叱为　炽：昌意

处：嗔伫　瞋：齿真　车：称梆　犨：赤周

襜：赤占

29．审母

舂：输容　施：申而　申：式人　弛：施口

鼠：叔吕　奢：申嗟　赊：式车　声：识征

升：失称　深：式琴　少：失沼　庶：失著

30．禅母（包括床神）

（1）床母

崇：助弓　士：钼里　浞：土角　床：乍庄

助：床诅　紫：士佳　栈：助眼　骤：钼狱

篡：助箭　巢：士抛　槎：士鲊　馔：士免

岑：助吟　乍：愁亚　床：乍庄　鲊：钼客

谗：岑岩

（2）神母

蛇：食遮　绳：食陵　舄：神尔　抒：神杵

揗：食尹　射：神只　赎：实蜀　蕉：食在

（3）禅母

匙：是支　谁：市佳　蜀：市玉　是：善纸

市：辰止　纯：常伦　遄：市缘　郕：是征

仇：市柔　谌：是任　绍：是沼　署：是恕

（4）床神禅混用

a. 以神切床

士：实史

b. 以禅切床

钮：蝉於　　雏：善于　　豺：蝉斋　　愁：蝉搜

侪：蝉差

c. 以床切禅

韶：士遥

d. 以禅切神

唇：是伦　　神：是邻　　船：市缘　　乘：时兴

盾：树忍　　示：时至　　谥：常利　　顺：殊问

麝：时卸　　述：常出　　实：市日　　舌：时哲

e. 以神切禅：

时：神持　　殊：船区　　宸：实申　　铤：示川

成：示征　　宬：食征　　社：食者　　湜：神息

殖：神直　　妁：实削　　石：神只　　嗜：食利

甚：神朕　　贤：食忍　　卧：食夭　　劭：食要

九　喉　音

31. 影母

翁：乌公　　邕：宛封　　逶：委为　　猗：於奇

乌：宛都　　殷：意斤　　幺：於尧　　阿：鬻何

央：殷强　　忧：衣仇　　音：郁吟　　谙：恩甘

32. 晓母

烘：呼弓　　胸：许容　　諂：吁封　　麾：毁为

拗：喧垂	挥：火韦	虚：忻余	呼：虎乌
诉：希斤	翊：虚全	薅：哈牢	休：喜彪

33．匣母①（包括喻母）

（1）匣母

红：户公	洚：侯邦	狐：魂徒	奚：贤迷
蠔：胡鸡	谐：痕皆	豪：行高	何：闲俄
猴：河沟	函：胡甘	嫌：贤兼	衔：侯彡

（2）喻三

熊：于戎	为：雨随	围：宇归	于：员须
云：羽文	员：于专	王：于光	荣：永兵
尤：羽秋	卫：于岁	运：于问	有：尤旧

（3）喻四②

融：以弓	容：弋雍	庸：与封	移：以支
舆：以虚	寅：翼真	繇：延期	羊：犹良
盈：于成	犹：延秋	淫：移今	盐：羊廉

（4）喻三喻四混用

a．以喻四切喻三

玄：营先	炎：延占	矣：延耳	右：延九
又：延救	粤：予厥		

b．以喻三切喻四

籲：云遇	頊：玉闵	剡：有敛

① 例外："鸢"读为焉反，"鄢"读于乾反。

② 例外："鮨"读抑延反，"漏"读殷焉反，"佚"读秩七反，读入影母；又"样"，似奖反，读入邪母。

(5) 匣喻混用

a. 以喻三切匣

雄：于弓①　洪：员聪　　滈：矣抱

b. 以喻四切匣

郎：移鸡　　携：匀低　　藿：唯专　　峴：易显

泫：豫显　　迥：余请

c. 以匣切喻四

鬻：玄遇　　籲：云遇　　茫：云经

上面所述，从邪混用，床神禅混用，匣喻混用，皆与今吴语合。

十　半舌半齿音

34. 来母

龙：力钟　　离：邻之　　闾：连於　　来：娄才

裔：鲁刿　　遼：黎挑　　阑：阑刀　　罗：娄何

梁：柳昌　　蛉：郎丁　　婪：娄参　　廉：连兼

35. 日母

戎：如融　　儿：然知　　如：热除　　人：而申

惇：然匀　　然：仁迁　　饶：而焦　　穰：然庄

仍：而冰　　柔：然柔　　壬：尔音　　蚺：人占

① "雄"字，《广韵》羽弓切，喻母字，《集韵》胡弓切，匣母字。

声　调

关于声调，朱翱反切完全依照切韵平上去入四声，平声没有分阴阳；浊上没有变去。例如：

一　平声没有分阴阳

a. 以今阳平切今阴平

骢：仓红	卑：宾而	医：於其	书：式鱼
租：尊吾	街：古谐	开：渴才	冤：迂言
愆：岂虔	膏：家豪	秋：七牛	侵：七林

b. 以今阴平切今阳平

聋：来充	遗：与追	肥：甫肥	渝：羊朱
倪：拟西	豺：蝉斋	臣：石真	群：其分
韩：痕安	尧：研枭	横：户庚	嫌：贤兼

二　浊上没有变去

奉：附恐	是：善纸	祀：祠此	俟：床史
巨：求许	父：浮甫	杜：徒土	陛：频启
在：前采	伴：蒲晚	限：侯产	篆：直选
兆：池沼	道：徒讨	坐：徂可	下：霞假
丈：直敞	阜：符九	舅：伎酒	淡：稻槩
湛：宅减			

（曾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2年10月）

朱熹反切考

朱熹在他所著的《诗集传》和《楚辞集注》中用了大量的反切，主要是用于叶音。由于朱熹不懂古音，不知道古音与今音不同，以为用今音读来不押韵处必须临时改读他音而后押韵，叫做“叶”。叶音说是错误的，陈第已经批判了它。但是，朱熹所用的反切反映了南宋时代的语音系统，是我们研究语音史的重要资料。他的反切并没有依照《切韵》《唐韵》或《广韵》；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朱熹反切才真正准确地反映了当时的语音。朱熹不大会用反切，往往被切字是洪音，而反切上字用了细音。那不要紧，倒反可以说明问题。例如“仪”叶牛何反，音俄，可以证明“仪、牛、俄”在当时都读 ng-；又如“牺”读虚何反，音呵，可以证明“牺、虚、呵”在当时都读 x-。

朱熹不懂《诗经》的韵例；许多不押韵的地方都被他认为韵脚，例如《周颂·载芟》：“播厥五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应该是“活、达、杰”押韵；“谷”字无韵，朱熹误以“谷”为韵脚，于是以“活”叶呼酷反，与“谷”叶。许多押韵的地方却又被他认为无韵，例如《小雅·十月

之交》："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为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楀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应该是"士、宰、史"押韵①，"徒、夫"押韵，"马、处"押韵，但是朱熹以为"士、宰、史"在单句，不入韵，所以他没有在"宰"字下注叶音，有些地方本该认为换韵，而朱熹误以为一韵到底。例如《鄘风·载驰》："载驰载驱，归唁卫侯。驱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涉，我心则忧。"应该是"驱、侯"押韵（侯部），"悠、漕、忧"押韵（幽部），朱熹把两个韵部混同起来了。在这些地方，我们都依照朱熹的反切来做分析，因为我们所要考证的是南宋时代的语言系统。

《诗集传》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通行本（监本）、一种是宋本。通行本较多用直音，而且较近今音。例如《小雅·巧言》："跃跃毚兔、遇犬获之。"通行本注云："毚，音残。"那显然是错误的，因为直到中原音韵时代、监咸尚未混入寒山。宋本注音士咸反，才是正确的。今一律依照宋本。

《诗集传》通行本和宋本都有许多错字，直音和反切的错字更多。例如通行本《小雅·小弁》："伐木掎矣。""掎"下注："音已，叶居何反。""已"是"已"之误。又："莫高匪山。""山"下注："叶所旃矣。""矣"是"反"之误。宋本《大雅·崧高》："维周之翰。""翰"下注："胡干反。""干"是"千"之误。甚至张冠李戴，如《大雅·凫鹥》："凫鹥在亹，公尸来止熏熏。"通行本和宋本于"亹"下注云："音门"、

① 段玉裁认为"氏"字也入韵，江有诰认为不入韵，今依江有诰。

于“熏”下注云：“叶眉贫反。其实应该于“壎”下注云：“音门，叶眉贫反。[1] 这些地方我都校正了。

现在把朱熹反切分为韵部、声母、声调三方面加以分析，如下。

韵　部

壹　平上去声二十二部

一　东　钟

1．东董送

平声：僮公东同蓬聪充童功濛攻空恫丰葃讧中宫虫螽忡穷冲躬戎融终崇

上声：巩幪唪动總

去声：控送仲

2．冬○宋

平声：冬宗

去声：宋

3．钟肿用

平声：墉从缝纵雕蹤葑庸容凶丰松龙颙饔訟共重冲枞镛

---

① “熏”是晓母字，不可能叶眉贫反（眉是明母字）。“壎”音门还不能与“熏”押韵，必须叶眉贫反才能押韵。朱熹于《郑风·北门》“门”叶眉贫反、与“殷”押；于《小雅·何人斯》“门”叶眉贫反，与“云”押，于《大雅·韩奕》“门”叶眉贫反，与“云”押，可证。

钟廱浓袱置邛

上声：勇𢤱竦

去声：讼诵用

叶　音

江讲绛

平声：双（所终①）　邦（卜工，卜攻，卜功）　降（乎攻，胡攻，呼攻）

上声：厖（莫孔）

去声：巷（胡贡）

东冬钟合用例证　（东无号，冬**，钟*）

《羔羊》：缝總（子公）公　《驺虞》：蓬豵

《桑中》：葑东庸中宫　《伯兮》：中东蓬容

《兔爰》：置庸凶聪　《山有扶苏》：松龙充童

《南山》：〔双②〕（所终）庸庸从　《采苓》：葑东从

《七月》：同功豵公　《蓼萧》：浓冲雝同

《六月》：颙公　《吉日》：同从

《祈父》：聪饔　《节南山》：诵（疾容）詾〔邦〕（卜工）

《采菽》：蓬〔邦〕（卜工）同从　《皇矣》：恭〔邦〕（卜攻）共（音恭）

《灵台》：钟廱逢公　《文王有声》：廱东

《凫鹥》：渠（在公）宗宗〔降〕（乎攻）崇

① “所终”即“所终切”，以下一律省“切”字。

② 凡叶音字加〔　〕号，但不改韵部只改声调者不加〔　〕号。

《云汉》：虫宫宗〔临〕（力中）躬　《崧高》：〔邦〕（卜功）庸

《召旻》：讧共（音恭）〔邦〕（卜功）　《雝》：雝公

《泮水》：謩功　《閟宫》：公东庸

《閟宫》：蒙东〔邦〕（卜工）同从功　《离骚》：庸〔降〕（乎攻）

《天问》：从通　抽思：间容　怀沙：丰容　《悲回风》：〔江〕（音工）洶《成相》：从凶〔江〕（音工）董肿合用例证（董无号，肿）

《长发》：共（居勇）〔厖〕（莫孔）龙（丑勇）动（德總）竦總送宋用合用例证（送无号，宋，用）

《击鼓》：仲宋忡（敕众）《大叔于田》：控送

《丰》：丰（芳用）〔巷〕（胡贡）送

《离骚》：纵〔衡〕（乎贡）

（凡不言叶音者，表示同一韵部。下仿此。）

二　支　　齐

1．支纸寘

平声：支知斯觯（许规）枝提（是移）伎（其宜）易（以支）祇饎卑皮为离仪宜猗靡罹吹池跂绮錡椅（于宜）萎

上声：毁砥尔迩渎弥煅

去声：地刺易

2．脂旨至

平声：纍（力追）绥饥祁悲迟姨脂眉湄坻蓍鹈骓维毗麋伊遗楩尸葵脽椎屎（许伊）郿祗驱崔（子虽）龟伾

上声：几旨矢兕匕履视稗妣美指薦秠

去声：肆弃墅四畀遂悖穗醉季痱比欲隧萃瘁出（尺遂）穉利驷穟位备匮

3．之止志

平声：治淇姬之蚩期埘其骐狸基时箕诗僖饴

上声：苣趾以李里已耳齿止涘里杞士喜矣鲤屺祉芑仕史使耻恃纪起蕺

去声：异贻（音异）试识字寺炽忌

4．微尾未

平声：飞衣薇微违畿霏晞畏（於非）骓几围威腓

上声：尾非炜苇裨

去声：谓蔚渭

5．齐荠霁

平声：萋妻荑蛴犀淒氐（都黎）迷底（都黎）济黎齐

上声：体荠弟沛祢鳢济礼泥（乃礼）醴

去声：济棣惠戾秕医逮替

6．祭

憩说（始锐）帨厉揭（苦例）逝噣栵（音例）岁

7．废

喙刈秽

叶　　音

1．歌戈、箇过

和（户圭）何（音奚）破（彼寄）

多（章移）

2．皆骇怪

平声：喈（居奚）怀（胡威）階（居奚）湝（贤鸡）貍（狸）

去声：拜（变制）　届（居气）　瘵（子例）

3．灰贿队

平声：回（乎为）　媒（谟悲）　梅（莫悲）

上声：晦（呼洧）　痗（呼洧）　悔（呼委）

去声：诲（呼位）　背（补寐）　佩（蒲眉）

4．咍海代

平声：哀（於希）　哉（将黎）　来（陵之）　台（田饴）

上声：怠（养里）　采（此履）　殆（养里）　穿（奖里）　海（虎洧）

去声：爱（许既）　载（子利）

5．泰

莱（陵之）　带（丁计）　外（五坠）　大（特计）

艾（五计）　害（暇憩）

6．夬

败（蒲寐）　迈（力制）

7．尤有宥

平声：就（于其）　谋（谟悲）　尤（于其）　丘（祛奇）　裘（渠之）　否（补美）　邮（于其）　牛（鱼其）

上声：右（羽轨，羽己）　友（羽己）　有（羽己）　久（举里）　玖（举里）　负（蒲美，扶委）

去声：又（音怡，夷豉）　右（于纪）　旧（巨己）

富（方未）

8．侯厚候

上声：母（满彼）　亩（满彼）

支脂之微齐合用例证（支无号，脂，之，微，齐）

《葬兮》：吹[和]（户圭）　《东山》：缡仪[嘉]（居宜）[何]（音奚）

《葛覃》：萋飞[喈]（居奚）

《采蘩》：祁归　《草虫》：薇悲夷

《谷风》：迟违畿　《北风》：[喈]（居奚）霏归

《硕人》：颀（其机）衣妻姨[私]（息夷）

《硕人》：荑脂蝤犀眉

《风雨》：凄[喈]（居奚）夷

《南山》：崔（子虽）绥归归[怀]（胡威）

《兼葭》：萋晞湄跻坻　《素冠》：衣悲归

《候人》：荠饥　《豳风》：迟祁悲归

《东山》：归悲衣[枚]（谟悲）

《九罭》：衣归悲　《四牡》：骓迟归悲

《采薇》：骤依骓；依霏迟饥悲[哀]（于希）

《出车》：迟萋[喈]（居奚）祁（巨移）归夷

《斯干》：罴[蛇]（于其）

《远游》：戏（音嬉）；麾[波]（补基）；颐[浮]（扶毗）

《杕杜》：萋悲萋悲归　《斯干》：飞跻

《节南山》：夷违　《小旻》：[哀]（於希）违依底（都黎）

《巧言》：麋[階]（居奚）伊几（居希）

《四月》：凄腓归；薇桋[哀]於希

《鼓钟》：[喈]（居奚）[偕]（贤鸡）悲[回]（乎为）

《采菽》：维葵膍[戾]（郎之）　《崧高》：郿归

《烝民》：骤[喈]（居奚）齐归

《瞻卬》：鹠[阶]（居奚）；几悲

《有客》：追绥威夷　《长发》：违齐迟跻迟祇围

《终南》：[梅]（莫悲）[裘]（渠之）[哉]（将黎）

《十月之交》：时[谋]（谟悲）[莱]（陵之）矣（于姬）

《巷伯》：箕[谋]（谟悲）；[丘]（祛奇）诗之

《四月》：[梅]（莫悲）[尤]（于其）

《黍苗》：[牛]（鱼其）[哉]（将黎）

《驷》：驱骐伾[才]（前西）

纸旨止尾荠合用例证（纸无号，旨、止、尾、荠）

《汝坟》：尾毁毁迩　《静女》：炜美

《新台》：泚（此礼）渊[鲜]（想止）

《蝃蝀》：指弟

《葛藟》：藟弟　《载驱》：济弥弟

《七月》：[火]（虎委）衣（上声）；[火]（虎委）苇

《狼跋》：尾几　《常棣》：鞞弟

《杕杜》：[偕]（举里）[近]（渠纪）迩

《鱼丽》：鲿旨；旨[偕]（举里）

《大东》：匕砥（之履）矢履视（善止）涕（音体）

《大田》：穉[火]（虎委）　《宾之初筵》：旨[偕]（举里）

《行苇》：苇履体泥（乃礼）；弟尔几

《公刘》依（於岂）济（子礼）几依（於岂）

《关雎》：［采］（此履）［友］（羽己）

［芣苢》：［采］（此履）［友］（羽己）

《风雨》：［晦］（呼洧）己喜　《四牡》：止杞［母］（满彼）

《杕杜》：杞［母］（满洧）　《采芑》：芑［畝］（每彼）试（诗止）

《泮水》：［海］（虎洧）止［友》（羽轨）［母］（满洧）

《十月之交》：里［痗］（呼洧）

《小旻》：止［否］（补美）［谋］（莫徙）

《信南山》：理［畝］（满彼）　《宾之初筵》：［否］（补美）史

《緜》：止［右］（羽己）理［畝］（满彼）事（上止）：饴（音移）

《荡》：［式］（式吏）［晦］（呼洧）　《江汉》：理［海］（虎委）

《瞻卬》：［诲］（呼位）寺　《潜》：鲔（于轨）鲤

《雝》：祉［母］（满彼）

《闷宫》：喜［母］（满委）士［有］（羽己）祉齿

《玄鸟》：里止［海］（虎洧）

寘至志未霁祭废合用例证（寘无号，至、志、未、霁、祭、废）

《君子偕老》：［翟］（去声）髢（徒帝）揥（敕帝）［皙］（征例）帝

《葛屦》：辟（音避）揥（敕帝）［刺］（音砌）

《文王》：帝易（以豉）《摽有梅》：塈谓

《载驰》：济闷　《晨风》：棣穟醉

《甘棠》：［败］（蒲寐）憩（起例）；［拜］（变制）说（始锐）

《野有死麕》：帨（始锐）吠（符废）

《谷风》：肄（以世）塈（许器）　《有狐》：厉［带］（丁计）

《十亩之间》：［外］（五坠）泄（以世）逝

《蟋蟀》：逝［迈］（力制）［外］（五坠）蹶（俱卫）

《东门之枌》：逝［迈］（力制）

《东门之杨》：［肺］（普计）晢（之世）

《车攻》：佽［柴］（子智）　《庭燎》：艾（音乂）晰（之世）哕

《节南山》：惠戾［届］（居例）［阋］（胡桂）

《雨无正》戾勩；［退］（吐类）遂瘁［讯］（息悴）［退］（吐类）；出（尺遂）瘁

《小弁》：嘒（呼惠）浽（孚计）［届］（居气）寐

《蓼莪》：蔚悴　《采菽》：浽（匹弊）嘒驷［届］（居气）

《菀柳》：愒（欺例）［瘵］（子例）［迈］（力制）

《隰桑》：［爱］（许既）谓

《民劳》：愒泄厉［败］（蒲寐）［大］（特计）

《荡》：揭（去例）［害］（瑕憩）［拨］方吠，世

《抑》［疾］（集二）戾

《瞻卬》：惠厉［瘵］（侧例）［届］（居气）

支脂之合用，纸旨止合用，寘至志合用，不足为奇，《广韵》已经标明同用了。微尾未虽未标明与支脂之等韵同用，但是《四声等子》微尾未与脂旨至同属止摄，同呼同等，《切韵指南》并于止摄标明微尾未与脂旨至同栏，则可证明宋时微尾未和脂旨没有分别了。

至于齐荠霁韵，韵图归入蟹摄四等，似与支脂之没有关系，但是《四声等子》"蹄（蹄）弟体帝"蟹止两摄并收，《切韵指南》"弟体帝"蟹止两摄并收，两书止摄都以"弟"为"地"的上声，可见宋元时代齐荠霁实际上已读入止摄。《切韵指掌图》和朱熹反切最相近似。《指掌图》第十七图蟹摄开口去声虽标祭韵，其实无字，第十八图止摄开口去声亦标祭韵，虽亦无字，至少可以证明实际上祭韵已由蟹摄转入止摄。《指掌图》第十九图合口三等轻唇去声"废肺吠未"四字同列，可证废未两韵已经合流。至于四等齐荠霁三韵，《切韵指掌图》和《四声等子》、《切韵指南》大致相同，但是做得更彻底，支脂之微与齐同图，分属三四等（上去声准此），四等之中，鸡溪祇（当作祁）倪同列，鹥醯兮颐同列，几企蜺同列，济泚荠枲同列，吟徯迤迺同列，计弃诣同列，帝替地泥同列，缢鼓系异吏同列，圭睽葵同列，娃睦携惟同列，恤慧遗同列，可见齐荠霁已经和支纸寘，脂旨至、之止志、微尾未合为一个韵部了。朱熹反切在这方面是和宋元韵图相一致的。

三 资 思

1. 支纸寘

平声：斯雌

去声：刺

2. 脂旨至

平声：私师资

上声：死姊兕秭

去声：驷四①

3. 之止志

平声：思丝兹鼒

上声：子汜涘俟耜梓耔祀似

去声：寺字②

这个韵部是止摄齿头四等(实际是三等)转入一等的字。它的音值就是今天普通话里的[1]。这个情况在韵图中也有反映。《切韵指南》把止摄齿头四等字"赀雌慈思词，姊此鉴枲似，恣次自四寺"移入一等栏内，变成小字加圈。《切韵指掌图》做得更彻底，它让齐莽莽占了止摄四等，索性让"兹雌慈思词、紫此死兕、恣蕼自笥寺"占了止摄一等，不用小字加圈。

这个韵部后来发展为《中原音韵》的支思。但是《中原音韵》的支思韵除止摄全部齿头字外，还包括一部分

① 《采菽》"驷"字，朱读不入韵；《干旄》"四"字，朱未读叶音，疑误。

② 《瞻卬》"寺"字，《生民》"字"字，朱未读叶音，疑误。

正齿字。朱熹反切的资思韵除止摄全部齿头字外，只有正齿二等一个“师”字，这个“师”字大约是象现代吴语、客家语、西南官话等方言读为［sɿ］，或者象现代普通话读为［ʂɿ］。

为什么知道朱熹的资思是独立的韵部呢？这是因为资思韵字如果和支齐没有分别，那么它们和支齐韵字押韵就用不着读叶音，现在除了韵脚同属资思韵（如《瞻彼洛矣》押茨师）以外，一律读叶音，可见资思和支齐是不同的韵部了。

资思韵独用例证（支纸寘无号，脂旨至，之止志，微尾未，齐荠霁）

平声

《墓门》：［斯］（所宜）知《小弁》：［斯］（先赍）提（是移）：伎（其宜）　［雌］（千西）枝知　《何人斯》：知［斯］（先赍）

《硕人》：颀（其机）衣妻姨［私］（息夷）

《下泉》：蓍［师］（霜夷）《节南山》：氐维毗迷［师］（霜夷）

《楚茨》：尸归迟［私］（息夷）　《大田》：蓼祁［私］（息夷）

《板》：济毗迷尸屎（许伊）蓼［资］（笺西）［师］（霜夷）

《桑柔》：［资］（笺西）①疑维［阶］（居奚）

《终风》：［霾］（音狸）［来］（陵之）［思］（新赍）

《雄雉》：［思］（新赍）［来］（陵之）

① “赍”字，朱未注叶音，今补。

《泉水》：淇[思]（新赍）姬[谋]（谟悲）

《载驰》：[尤]（于其）[思]（新赍）之

《氓》：蚩[丝]（新赍）[谋]（谟悲）淇[丘]（祛奇）期[媒]（谟悲）期；[思]（新赍）[哉]（将黎）

《君子于役》：期[哉]（将黎）埘[来]（陵之）[思]（新齐）

《子衿》：[佩]（蒲眉）[思]（新赍）[来]（陵之）

《园有桃》：[哉]（将黎）其之之[思]（新赍）

《渭阳》：[思]（新赍）[佩]（蒲眉）

《鸤鸠》：[梅]（莫悲）[丝]（新赍）骐

《皇皇者华》：骐[丝]（新赍）[谋]（莫悲）

《白驹》：[来]（陵之）期[思]（新赍）

《緜》：饴（音移）[谋]（谟悲）龟时[兹]（津之）

《抑》：[丝]（新夷）基　《召旻》：时[兹]（津之）①

《敬之》：之[思]（新夷）[哉]（将黎）[兹]（津之）

《丝衣》：基[萧]（津之）

上声

《谷风》：菲体[死]（想止）

《泉水》：沛祢弟[姊]（奬礼）《相鼠》：体礼礼[死]（想止）

《吉日》：矢[兕]（徐履）醴：[有]（羽己）[右](羽己)[子]（奬履）

《丰年》：[秭]（咨履）醴妣[皆]（举里）

① 这个"兹"字，朱未注叶音，今补。

《载芟》：以七［耜］（养里）［亩］（满委）；济［积］（上声）［秭］（咨履）① 醴妣礼

《麟之趾》：趾［子］（奬履）

《江有汜》：［汜］（养里）以以［悔］（虎洧）

《何彼襛矣》：矣李［子］（奬履）

《匏有苦叶》：［子］（奬履）［否］（补美）［否］［友］（羽轨）

《旄丘》：［子］（奬履）耳

《相鼠》：齿止止［俟］（羽己）体礼礼［死］（想止）

《葛藟》：［涘］（音矣）［母］（满彼）［有］（羽己）

《丘中有麻》：李［子］（奬履）［子］［玖］（举里）

《蒹葭》：［采］（此礼）已［涘］（音以又音始）［右］（羽轨）

《衡门》：鲤［子］（奬履）

《七月》：［耜］（羊里）趾［子］（奬履）［亩］（满彼）喜

《六月》：里［子］（奬履）

《節南山》：仕［子］（奬履）已［殆］（养里）仕

《雨无正》：仕［殆］（养里）使［子］（奬履）使［友］（羽己）

《小宛》：［采］（此履）［负］（蒲美）［似］（养里）

《小弁》：［梓］（奬履）止［母］（满彼）里［在］（此里）

《北山》：杞［子］（奬里）事（上止）［母］（满彼）

《甫田》：［亩］（满彼）［耔］（奬里）薿（鱼起）止士；止［子］（奬里）［亩］（满彼）喜［右］（羽己）［否］（补美）［亩］

① 这个“秭”字，朱未注叶音，今补。

（满彼）

《裳裳者华》：［右］（羽己）［右］［有］（羽己）似（养里）

《文王》：已［子］（奬里）　《大明》：［涘］（羽己）止［子］（奬礼）

《皇矣》：［悔］（虎洧）祉［子］（奬里）

《生民》：［祀］（养里）［子］（奖里）［敏］（母鄙）止；［祀］（养里）［子］（奬里）；秠（孚鄙）芑秠［亩］（满洧）芑［负］（扶委）［祀］（养里）；时（上止）［祀］（养里）［悔］（呼委）

《既醉》：时（上止）［子］（奬里）；士士［子］（奬里）

《假乐》：［友］（羽己）士［子］（奬里）

《卷阿》：止士使［子］（奬里）①

《抑》：［友］（羽己）［子］（奬履）；李［子］（奬履）；［子］（奬履）否（音鄙）事（止止）耳［子］（奬履）；［子］（奬履）止［悔］（虎委）

《韩奕》：［子］（奬履）里　《江汉》：［子］（奬履）［似］（养里）祉［子］（奬履）己

《瞻卬》：［诲］（呼位）［寺］（祥吏）②

《雝》：［祀］（养里）［子］（奬履）

《载芟》：以士［耜］（养里）［亩］（满委）

《良耜》：［耜］（养里）［亩］（满委）

---

① 这个“子”字，朱未注叶音，今补。

② 这个“寺”字，朱未注叶音，今补。

《有駜》：始[有]（羽己）[子]（奖履）

《閟宫》：[子]（奖履）[祀]（养里）耳

《玄鸟》：[有]（羽己）[殆]（养里）[子]（奖履）

《长发》：[子]（奖履）士

四　鱼　　模

1．鱼语御

平声：砠置车居诸虚且旟琚蘧渠余与苴樗据书鱼庐茹胥誉舒沮祛

上声：楚筥处渚与沮暑纾阻予许举所鳣鼠黍湑御纾语莫羜旅圉茹绪虞秬

去声：著助御据洳除庶去据誉豫茹

2．虞麌遇

平声：吁夫虞娱膚盱

上声：釜辅羽雨舞甫父武踽栩宇麌黼冔脯讦噳

去声：瞿芋讦赋

3．模姥暮

平声：瑚庸乎呼狐乌都苏阇荼壶租胡帑图塗徒辜铺帗蒲屠徂酤稌呱

上声：罟祜土苦虎组五浒户杜鹽怙鼓股圃午祖堵扈羖补吐浦虏瞽鲁

去声：怒素露故莫路恶度岵固顾

叶音（麻马禡）

平声：华（芳无）　麻（谟婆）　车（尺奢）　邪（祥

余） 罝（子余）家（古胡、古乎） 舍（商居） 瑕（洪孤） 瑕（洪孤） 牙（五胡） 衙（五乎） 瓜（攻乎）

上声：马（满补） 者（章與、掌與） 野（上與）下（后五、后户） 夏（后五） 舉（居讶） 寡（果五） 嘏（果五）

去声：稼（古护） 暇（后五） 夜（羊茹）

鱼虞模合用例证（鱼无号，虞，模）

《卷耳》：砠瘏痡吁 《兔罝》：罝（子余）夫

《行露》：露[夜]（羊茹）露 《干旄》：旟都

《木瓜》：[瓜]（攻乎）琚 《有女同车》：车[华]（芳无）琚都

《山有扶苏》：苏[华]（芳无）都且（子余）

《出其东门》：阇荼荼且（子余）蘧娛

《著》：著（直居）素（孙租）[华]（芳无）

《羔裘》：袪居故（攻乎）

《七月》：[瓜]（音孤）壺苴（七余）樗（敕书）夫

《鸱鸮》：据荼租瘏[家]（古胡） 《狼跋》：胡肤；胡[瑕]（洪孤）

《出车》：[华]（芳无）塗居书 《祈父》：[牙]（五胡）居

《我行其野》：樗（敕雩）居[家]（古胡）

《十月之交》：徒夫 《巧言》：且（七余）辜帗

《何人斯》：[舍]（商居）车盱 《信南山》：庐[瓜]（攻乎）菹

《鱼藻》：蒲居 《都人士》：余旟盱

《何草不黄》：狐车

《韩奕》：屠壶鱼蒲车且（子余）胥；居誉（羊诸）

《驷》：［蝦］（洪孤）鱼祛［邪］（祥余）徂

语麌姥合用例证（语无号，麌，姥）

《汉广》：楚［马］（满补）《采蘋》：筥釜；［下］（后五）女

《殷其靁》：［下］（后五）处　《燕燕》：羽［野］（上与）雨

《柏舟》：茹（如预）据怒

《日月》：土处顾（果五）　《击鼓》：处［马］（满补）［下］（后五）

《雄雉》：羽阻　《谷风》：雨怒（暖五）

《简兮》：舞处；俣舞虎组　《蝃蝀》：雨［母］（满补）

《干旄》：组五予　《扬之水》：楚甫；蒲（滂古）许

《葛藟》：浒（呼五）父（大矩）顾（公五）

《叔于田》：［野］（上与）［马］（满补）［马］武

《大叔于田》：［马］（满补）组舞［薮］（素苦）举虎所［狃］（女古）女

《敝笱》：鳣雨　《陟岵》：岵父

《硕鼠》：鼠黍女顾（公五）女土上所

《绸缪》：楚户（侯古）［者］（章與）

《杕杜》：湑（私叙）踽（俱禹）父（扶雨）

《鸨羽》：羽栩盬黍怙所　《采苓》：苦［下］（后五）與

《黄鸟》：楚虎虎御　《宛丘》：［下］（后五）［夏］（后五）羽

《东门之枌》：栩［下］（后五）　《墓门》：顾（果五）予（演女）

《株林》：［马］（满补）［野］（上與）　《蜉蝣》：羽楚处

《七月》：股羽［野］（上與）宇户（后五）［下］（后五）鼠户［子］（兹五）处

《鸱鸮》：雨土户（后五）予（演女）

《东山》：［野］（上與）［下］（后五）；宇户（后五）羽［马］（满补）

《四牡》：［马］（满补）盬处；［下］（后五）栩盬父（扶雨）

《伐木》：许（呼古）莫（象吕）羜（直吕）父（扶雨）顾（居五）；湑（思吕）酤（音古）舞［暇］（后五）湑

《采薇》：盬处《蓼萧》：湑［写］（思羽）语处

《六月》：茹（如豫）穫（音護）　《采芑》：鼓旅

《吉日》：午［马］（满补）麋所　《鸿雁》：羽［野］（上與）［寡］（果五）

《黄鸟》：栩黍处父　《斯干》：祖诸户处语

《正月》：雨辅予（演女）　《十月之交》：［马］（满补）处

《小旻》：土沮　《巧言》：怒（奴五）沮（慈吕）

《巷伯》：［者］（章与）［谋］（满补）虎

《谷风》：雨女予　《四月》：［夏］（后五）署予

《小明》：土［野］（上与）苦雨罟

《甫田》：鼓祖雨黍女　《桑扈》：扈羽胥（思吕）祜

《车舝》：女舞　《宾之初筵》：语羖

《采菽》：笱予予［马］（满补）予黻；股［下］（后五）纾（上與）予

《何草不黄》：虎［野］（上與）［暇］（后五）

《文王》：辱祖　《緜》：沮父［马］（满补）浒［下］（后五）女

《皇矣》：怒（暖五）旅旅祜［下］（后五）

《下武》：许武诂　《凫鹥》：渚处滑脯［下］（后五）

《桑柔》：宇怒（暖五）处罔

《云汉》：沮所顾（果五）助（休所）祖予（演女）

《烝民》：［下］（后五）甫；茹（忍与）吐甫茹吐［寡］（果五）御；举图（丁五）举助（休五补）

《韩奕》：土讦（况甫）甫嗅（愚甫）虎

《常武》：［士］（音所）祖父（音甫）［戎］（音汝）；父旅浦土处绪（象吕）；武怒（暖五）虎虏浦所

《有瞽》：瞽虞（音巨）羽鼓圉［奏］（音祖）举

《有客》：［马］（满补）且［七序］旅

《駉》：［马］（满补）［野］（上與）［者］（章與）

《有駜》：［下］（后五）舞　《泮水》：武祖祜

《閟宫》：黍秬（求许）土绪；武绪［野］（上與）女旅父（扶雨）［子］（子古）鲁宇辅；祖女（音汝）；［嘏］（果五）鲁许宇

《烈祖》：祖祜所　《殷武》：武楚阻旅所绪

御遇暮合用例证（御无号，遇，暮）

《遵大路》：祛（起据）恶（乌路）故

《东方未明》：圃（博故）瞿（俱具）［夜］（羊茹）莫（音慕）

《蟋蟀》：莫（音慕）除（直虑）居（音据）瞿（俱具）

《天保》：固除（直虑）庶　《斯干》：除（直虑）去芋（王遇）

《小明》：除（去声）莫庶[暇]（胡故）顾怒

《车舝》：誉[射]（都故）　《生民》：去呱（去声）讦（去声）路

《板》：怒豫　《荡》：呼（火故）[夜]（羊茹）

《抑》：度虞（元具）　《云汉》：去故莫（音慕）虞（元具）怒

《振鹭》：恶（乌路）[斁]（丁故）[夜]（羊茹），誉

五　皆　来

1．佳蟹卦

平声：佳柴娃

上声：解买

去声：邂隘挂绂画懈

2．皆骇怪

平声：皆喈偕谐谐怀霾齐

上声：楷

去声：怪坏瘵戒介界届拜

3．咍海代

平声：咍开埃哀台来莱灾哉臺

上声：海醢恺凯宰待殆迨怠改采在载

去声：代逮载再态溉爱鼐菜赛

4．泰

泰太盖艾霭大奈轶害带沛（普盖）会外旆（蒲盖）茷（蒲害）茇（音旆）哕（呼会）

5．夬

夬快哙迈劢败虿

支，脂，微，之齐

佳皆咍合用例证（佳无号，皆，咍）

（凡读叶音而与支齐韵叶者，都是皆来韵字。）

《园有桃》：［哉］（将黎）其之［思］（新齐）

《终南》：［梅］（莫悲）［裘］（渠之）［哉］（将黎）

《南山有台》：［台］（田饴）［萊］（陵之）基期

《白驹》：［来］（陵之）期［思］（新齐）

《十月之交》：时［谋］（谟悲）［萊］（陵之）矣（於姬）

《颍弁》：期时［来］（陵之）　《黍苗》：［牛］（鱼其）［哉］（将黎）

《敬之》：之［思］（新夷）［哉］（将黎）［兹］（津之）

《驷》：驱骐伾期［才］（前西）

蟹骇海合用例证（蟹无号，骇，海，纸，旨，止，尾，荠）

《悲回风》：［解］（居岂）［缔］（丈尔）

《陟岵》：［偕］（举里）［死］（想止）

《杕杜》：［谐］（举里）［近］（渠纪）迩

《鱼丽》：旨［谐］（举里）

《蓼萧》：泥（乃礼）弟弟（待礼）［岂］（开改反，叶去礼反）

《宾之初筵》：旨［谐］（举里）　《鱼藻》：尾［岂］（去几）

《丰年》：[秭]（资履）醴妣礼[皆]（举里）

《关雎》：[采]（此履）[友]（羽已）

《芣苢》：[采]（此履）[有]（羽已）

《蒹葭》：[采]（此履）已[涘]（音以）[右]（羽轨）沚

《沔水》：[海]（虎洧）止[友]（羽轨）[母]（满洧）

《节南山》：仕[子]（奖履）[殆]（养里）仕

《雨无正》：仕[殆]（养里）使[子]（奖履）使[友]（羽已）

《小宛》：[采]（此履）[负]（蒲美）[似]（养里）

《小弁》：[梓]（奖里）止[母]（满彼）里[在]（此里）

《宾之初筵》：[否]（补美）史耻[怠]（养里）

《云汉》：纪[宰]（奖里）[右]（羽己）止里

《江汉》：理[海]（虎委）

《玄鸟》：[有]（羽己）[殆]（养里）[子]（奖履）；里止[海]（虎洧）

泰卦怪夬代合用例证（泰无号、卦、怪、夬、寘、至、志、末、霁、祭、废）

《甘棠》：[败]（蒲寐）憩；[拜]（变制）说（始锐）

《泉水》：[肇]（下介）迈[卫]（此字本与害叶）害

《二子乘舟》：[逝]（此字本与害叶）害

《有狐》：厉[带]（丁计）《采葛》：艾[岁]（本与艾叶）

《十亩之间》：[外]（五坠）泄逝

《蟋蟀》：逝[迈]（力制）[外]（五坠）蹶（俱卫）

《东门之枌》：逝[迈]（力制）　《车攻》：佽[柴]（子智）

《出车》：[庮]（蒲寐）瘁　《小旻》：艾（音乂）[败]（蒲

寐）

《菀柳》：愒（欺例）［瘵］（子例）［迈］（力制）

《都人士》：［厉］（落盖）蚤（初迈）迈

《白华》：外迈

《民劳》：愒泄厉［败］（蒲寐）［大］（特计）

《荡》：揭（去例）［害］（瑕憩）［拨］（方吠）世（始制）

《瞻卬》：惠厉［瘵］（侧例）［届］（居气）

《泮水》：［茂］（蒲害）哕（呼会）大迈

《閟宫》：［富］（方未）［背］（蒲寐）［大］（特计）［艾］（五计）岁［害］（瑕憩）

《彤弓》：［载］（子利）喜（去声）［右］（于记）

六　灰　　堆

1．灰贿队

平声：嵬隤虺（呼回）雷（靁）摧（徂回）罍推回梅媒鋂隈

上声：罪悔晦

去声：佩背痗内

2．叶音

［怀］（胡隈）［敦］（都回）［遗］（夷回，乌回）［萎］（於回）［归］（古回）

蟹摄一等在朱熹反切中分为两类：开口一等（咍海代）仍属蟹摄，合口一等（灰贿队）则转入止摄，但是与止摄合口三等（支纸寘、脂旨至、微尾未）不同韵部。此两类区别

甚严。“怀”字叶灰韵时（《卷耳》叶嵬隗罍怀），则叶胡隈反；叶脂微韵时（如《王风·杨之水》叶怀归），则叶胡威反，绝不相混。

灰贿队独用例证（灰贿队无号，支纸寘，脂旨至，之止志，微尾未，齐荠霁，皆骇怪，咍海代）

平声：

《卷耳》：嵬隗罍[怀]（胡隈）　《汝坟》：[枚]（莫悲）饥

《终风》：霾[怀]（胡隈）　《北门》：[敦]（都回）[遗]（夷回）摧

《采芑》：[焞]（吐雷）雷[威]（音隈）

《谷风》：颓（徒雷）[怀]（胡隈）[遗]（乌回）；嵬（五回）[萎]（於回）

《鼓钟》：[喈]（居奚）[湝]（贤鸡）悲[同]（乎为）

《鸳鸯》：[摧]（徂为）绥（宣佳）　《旱麓》：枚回

《泂酌》：罍[归]（古回）

《云汉》：推（吐雷）雷[遗]（夷回）[遗]推（在雷）

《常武》：回[归]（古回）

《氓》：蚩[丝]（新赍）[谋]（谟悲）淇[丘]（祛奇）[媒]（谟悲）期

《终南》：[梅]（莫悲）[裘]（渠之）[哉]（将黎）

《鸿鸠》：[梅]（莫悲）[丝]（新赍）[丝]騏

《四月》：[梅]（莫悲）[尤]（于其）

《子衿》：[佩]（蒲眉）[思]（新赍）[俟]（陵之）

《渭阳》：[思]（新赍）[佩]（蒲眉）　《十月之交》：里[痗]（呼

洧）上声

《江有汜》：［汜］（羊里）以以［悔］（虎洧）

《风雨》：［晦］（呼洧）已喜　《皇矣》：［悔］（虎洧）祉［子］（奖里）

《生民》：时（上止）［祀］（养里）［悔］（呼委）

《荡》：［式］（式吏）止［晦］（虎洧）　《抑》：止［悔］（虎洧）

去声

《巧言》：［威］（纡胃）［罪］（音悴）

《伯兮》：背（音佩）痗（呼内）　《瞻卬》：［诲］（呼位）寺

可以从三种情况证明灰堆韵独用：第一，全用灰堆韵时，不注叶音，如《旱麓》叶枚回，《伯兮》叶背痗；以灰堆韵字叶支齐韵时，注于灰堆韵字注叶音，如汝坟叶［枚］（莫悲）饥；以支齐韵字叶灰堆韵时，如洞酌叶罍［归］（古回）。

七　真　群

1．真轸震

平声：人麟萍滨身伸申薪姻仁鄰邻骃亲陈臣尘宾民钧频神巾晨辰振（音真）贫瘖缗

上声：尽引闵忍畛泯

去声：信嫔镇墐振烬

2．谆淮稕

平声：麕（俱伦）春濬圈（丘伦）鹑惇伦轮沦洵询旬均钧

匀

上声：隼笋尹允狁伦

去声：顺闰

3. 臻

平声：蓁榛臻溱莘诜

4. 文吻问（喉牙）

平声：君军云芸员（于云）群云氲熏裙曛耘

上声：蕴陨（音蕴）

去声：愠训

5. 殷隐焮

平声：殷勤慇芹欣

上声：隐堇近

去声：靳近

叶　音

1. 庚（三等）清青蒸；梗（三等）静迥拯；映（三等）劲径证（庚梗映无号，清静劲，青迥径蒸拯证）

平声：苓（音零）零　[令]（力征，叶力呈）[命]弥并，弥宾① 矜

2. 先铣霰

平声：[渊]（一均）　[天]（铁因）　[田]（徒因）　[千]（仓新）　[颠]（典因）　[年]（尼因）　[阗]（徒邻）　[贤]（下珍）　[甸]（田见，叶徒邻）　[坚]

① 可能在朱熹的方言里，真文与庚青已合为一韵，所以"命"字既叶弥并反，又叶弥宾反。《卢令》"令"只注音零，不注叶音，等等。待再详考。

（吉因）

3．仙弥线

平声：［川］（枢伦）　［翩］（批宾）

4．魂混愿

平声：［孙］（须伦）［门］（眉贫）［奔］（逋珉）［昆］（居勾）［飧］（素伦）［遁］（徒勾）

去声：［先］（苏荐、叶苏晋）

5．山产衲

平声：［艰］（居银）鳏（古伦）

6．微尾未

平声：［煇］（许云）［旂］（渠斤）

7．灰贿队

去声：镈（徒对，叶朱伦）

真谆臻文（喉牙）欣合用例证（真无号，谆*、臻**、文×、欣××）

《桃夭》：蓁**人　《击鼓》：洵*信（师人）

《简兮》：榛**［苓］人《寒裳》：溱**人

《鸣鸠》：榛**人人［年］（尼因）　《皇皇者华》驷均*询*

《无羊》：［年］（尼因）溱**

《雨无正》：［天］（铁因）信（斯人）臻**身［天］

《北山》：滨臣均*贤（下珍）　《青蝇》：臻**人

《菀柳》：［天］（铁因）臻**矜　《大明》：［天］（铁因）莘**

《行苇》：［坚］（吉因）钧均*［贤］（下珍）

《桑柔》：旬*民填（古尘字）［天］（铁因）矜

《云汉》：[天]（铁因）人臻　《螽斯》：诜（所巾）振（音真）

《何彼襛矣》：缗[孙]（须伦）　《楚茨》：[愆]（起巾）[孙]（须伦）

《北门》：[门]（眉贫）殷贫[艰]（居银）

《鹑之奔奔》：[奔]（逋珉）君　《大东》：[泉]（才匀）薪人

《葛藟》：漘[昆]（古匀）[昆][闻]（微匀）

《敝笱》：[鳏]（古伦）云　《小戎》：群[錞]（朱伦）

《鸱鸮》：勤闵（眉贫）　《庭燎》：晨[煇]（许云）[旂]（渠斤）

《凫鹥》：[亹]（音门，叶眉贫反①）熏欣[芬]（丰匀）[艰]（居银）

《桑柔》：慇辰[东]（音丁②）　瘖（武巾）

《云汉》：[川]（枢伦）焚（符勿）熏闻（微匀）[遁]（徒匀）

《韩奕》：云[门]（眉贫）　《载芟》：耘畛（音真）

《国殇》：云[先]（音询）

　　轸准吻（喉牙）隐合用例证（轸无导，准，吻，隐）

《离骚》忍隕③

① 今本《诗集传》"叶眉贫反"在熏字后，误，今正。

② 这里也显得朱熹方言真群与京青混。

③ "隕"字，《广韵》入轸，但朱读音尹，又音榀。

震稕问（喉牙）焮合用例证（震无号，稕，问，焮）

《女曰鸡鸣》：顺问[1]　《抑》：训顺

八　闻　　魂

1．文吻问（唇）

平声：闻文蚊汶汾坟焚羒枌蕡分棼芬纷氛雰

上声：吻抆刎粉忿

去声：问闻紊蕡奋分

2．魂混恩

平声：孙门奔昆啍璊存飧壂豚敦魂盆

上声：噂鳟鲧惃

去声：困遁溷坌（步顿）奔（布顿）顿

文（唇）魂合用

例证（魂无号，真，谆，臻，文，殷，山，仙）

平声

《大车》：啍（他敦）璊（音门）奔

《惜诵》：闻忳　《抽思》：闻[思]（胡门）

《悲回风》：[还]（胡昆）闻

凡读叶音然后与真群韵叶者，大多数是闻魂韵字。例如：

《何彼襛矣》：缗[孙]（须伦）　《韩奕》：云[门]（眉贫）

《北门》：[门]（眉贫）殷贫[艰]（居银）

《鹑之奔奔》：[奔]（逋珉）君

[1] "问"当读叶音。

《葛藟》：溽［昆］（古匀）［昆］（闻）（微匀）

《伐檀》：轮漘囷鹑［飧］（素伦）

《何人斯》：［艰］（居银）［门］（眉贫）云

《楚茨》：［愆］（起巾）［孙］（须伦）　《信南山》：云［雰］［敷云］

《凫鹥》：［亹］（眉贫）熏欣［芬］（丰匀）［艰］（居银）

《云汉》：［川］（枢伦）［焚］（符匀）熏［闻］（微匀）［遁］（徒匀）

《绵》：［愠］（纡问）问①

《天问》：［分］（敷因）陈　《惜诵》：贫（门）（弥贫）

《远游》：天②［闻］（无巾）邻

观于"雰"叶敷云，才与"雲"叶，"芬"读丰匀，才与熏叶，"焚"叶符匀，"闻"读微匀，才与熏叶，"愠"叶纡因，才与"问"叶，可见文韵唇音与喉牙音在朱熹时代分属真群，闻魂两韵。文的入声物韵唇音与喉牙音亦分属两韵，与此对应（参看下文）。

九　寒　　山

1. 寒旱翰

平声：寒干叹乾难檀餐坛安翰单嘽

上声：罕亶旱

去声：粲旦岸叹难烂衎翰瘅汉

① "愠"读叶音然后与"问"叶，可见"愠"属真群韵，"问"属闻魂韵。

② "天"字当叶铁因反。

元）［筒］（古贤）

《皇矣》：［闲］（胡员）言连［安］（于肩）　《韩奕》：完蛮

《板》：板瘅（当简）管宣谏（音简）

《殷武》：［山］（所旃）［丸］（胡员）迁梴

［闲］（胡田）安（于连）

旱缓潸产阮（脣）合用例证（旱无号，缓，潸，产，阮，铣，狝）

《执竞》：简反反

《民劳》：绻反谏

翰换谏裥愿（脣）合用例证（翰无号，换，谏，裥，愿，霰，线）

《匏有苦叶》：雁（鱼旰①）旦泮　《羔裘》：晏粲彦（鱼旰）

《氓》：怨［岸］（鱼战）［泮］（匹见）宴晏（伊佃）［旦］（得绢）反（孚绚）　《猗嗟》：娈（龙眷）婉（纡愿）选（雪恋）［贯］（扃县）［反］（孚绚）［乱］（灵眷）

《缁衣》：馆（古玩）粲　《大叔于田》：慢（莫半）②罕（虚旰）

《羔裘》：晏粲［彦］（鱼旰）　《女曰鸡鸣》：旦烂雁

《南有嘉鱼》：汕（所谏）衎（苦旦）

《公刘》：馆（古玩）乱锻（丁乱）

凡读叶音然后能与元仙押韵者，都是寒山韵字。例如：

① “雁”字不必读叶音。

② “莫半”，今本误作“黄半”。

《泉水》：[干]（居焉）言；泉[叹]（它涓）

《静女》：娈[管]（古衮）

《君子偕老》：展（诸延）[袢]（薄慢，叶汾干）[颜](鱼坚)
　　媛（于权）

《考槃》：[涧]（居贤）[宽]（区权）谖

《氓》：垣[关]（圭员）涟言言迁

《将仲子》：园[檀]（徒沿）言　《狡童》：言[餐]（七宣）

《东门之墠》：墠（上演）[阪]（孚禽）远

《野有蔓草》：[浼]（土兖）婉愿（五远）

《还》：还（音旋）[间]（居贤）肩儇（许全）

《甫田》：娈（龙眷）[丱]（古患，叶古县）弁

《伐檀》：[檀]（徒沿）[干]（居焉）涟廛貆[餐]（七宣）

《驷铁》：园[闲]（胡田）　《东门之池》：[菅](居贤）言

《泽陂》：[蕑]（居贤）卷（其员）悁（乌玄）

《常棣》：原[难]（泥沿）[叹]（它涓）

《伐木》：[阪]（孚禽）践（在演）远愆（起浅）

《杕杜》：睅（尺善）[痯]（古转）远

《小弁》：[山]（所旃）泉言垣

《巷伯》：[幡]（芬遭）言迁

《桑扈》：[翰]（胡见）宪　《青蝇》：[樊]（汾干）言

《宾之初筵》：筵[反]（分遭）[幡]（分遭）迁仙

《角弓》：[反]（分遭）远（於园）远（於园）然

《瓠叶》：[燔]（汾干）献（虚言）

《皇矣》：援（于愿）羡（饯面）[岸]（鱼战）

《文王有声》：垣[翰]（胡田）

《公刘》：原[繁]（纷于）宣巘（鱼轩）；泉[单]（多涓）原

《板》：[难]（泥涓）宪（虚言）；[藩]（分邅）垣[翰]（胡田）；[旦]（得绢）衍（怡战）

《抑》：[颜]（鱼坚）愆

《崧高》：[翰]（胡干）[蕃]（分邅）宣；番（分邅）嘽[翰]（胡干）宪（虚言）　《江汉》：宣[翰]（胡干）

元阮愿唇音字，宋时已转入寒山，即三等合口转入一等开口，如今音。例如《东门之埠》、《伐木》"阪"与"远"叶，《青蝇》"樊"与"言"叶，《角弓》"反"与"远"叶，《瓠叶》"燔"与"献"叶，《公刘》"繁"与"原"叶，《板》"藩"与"垣"叶，依《广韵》本是同韵字，不必读叶音。今读叶音，可见"樊蕃藩燔阪反"等字已经转入寒山韵了。《中原音韵》这些字亦入寒山，与朱熹同。

十　元　　仙

1．元阮愿（喉牙）

平声：元原源嫄爰袁垣园媛援辕貆喧暄萱埙（壎）鸳冤言轩

上声：远偃蹇巘婉宛

去声：愿绻建献宪

2．先铣霰

平声：先前千天坚肩豜贤弦烟燕怜田畋填阗寘年颠巅牵眠骈渊蜎涓蠲边编玄县（悬）

上声：典腆殄茧晛俔显畎犬

去声：霰先倩县眩炫衒电殿何瑱练见俔晛宴见（现）燕驠薦片荐

3．仙狝线

平声：仙僊鲜钱迁然延筵旃毡甄邅羶禅廛连聊篇便鯀全泉宣鐫儇翻穿川沿铅缘旋还娟蜎悁船鞭铨专砖圞圆员乾虔愆褰蹇权拳鬈传椽挛焉

上声：狝鲜演衍践饯俴展辗浅幝阐啭遣蹇善翦戩燕辨辩舛篆沔湎缅黽免勉雋兖脔转卷选软舛喘篆撰蜎扁变

去声：線战颤缮禅彦唁绢狷媛院面掾箭扇煽眷卷倦恋变卞弁汴旋传贱羡转衍便徧

元（喉牙）先仙合用例证（元无号，先，仙）

《采苓》：旃然言焉　《泽陂》：［蒲］（居贤）卷（其员）悁（乌玄）

《小弁》：［山］（所旃）泉言垣　《巷伯》：［幡］（芬邅）言迁

《角弓》：远（於圆）然　《皇矣》：［闲］（胡员）言连［安］（於肩）

《公刘》：原［繁］（纷干）宣巘（鱼轩）原；泉原，泉［单］（多涓）原

《君子偕老》：展（诸延）［袢］（汾干）［颜］（鱼坚）媛（于权）

《氓》：垣［关］（圭员）涟言言迁

《殷武》：［山］（於旃）［丸］（胡员）迁虔梴［闲］（胡田）［安］（於连）

阮（喉牙）铣狝合用例证（阮无号，铣，狝）

《伐柯》：远践（贱浅）　《伐木》：［阪］（孚商）衍践远愆（起浅）

《新台》：［洒］（七罪叶先典）［浼］（每罪叶美办）殄愿（喉牙）霰线合用例证（愿无号，霰，线）

《氓》：怨［岸］（鱼战）［泮］（匹见）宴［晏］（伊佃）［旦］（得绢）［反］（孚绚）

《甫田》：娈（龙眷）［卯］（古县）见弁

《猗嗟》：娈（龙眷）婉（于愿）选（雪恋）［贯］（扃县）［反］（孚绚）［乱］（灵眷）

《皇矣》：援（于愿）羡（饯面）［岸］（鱼战）

十一　萧　爻

1．萧筱啸

平声：萧箫翛桃佻挑恌铫刁凋雕彫迢条蜩苕调枭浇聊苷辽寥僚尧寮

上声：皎皦鸟了朓杳窈要窕挑湫

去声：啸（敫）粜眺吊钓叫徼掉调窍料窌

2．宵小笑

平声：宵消霄逍蛸超朝潮晁嘂樵谯憔骄娇乔桥焦椒饶桡烧遥徭繇珧窑姚摇谣瑶貂陶韶昭招钊飙标勺镳廉镰瓢飘苗描要腰喓葽邀锹妖夭跷弨漂嘌翘莜燎鹪

上声：小篠兆赵旐沼夭少扰绕摽弨缥渺眇藐娇表标殍莩鹞悄剿缭僚

去声：笑肖照炤诏燿耀要召邵劭峤漂峭燎疗醮庙妙骠少

3，肴巧效（喉牙）

平声：肴殽爻淆交郊蛟胶姣哮敲坳

上声：巧佼绞搅姣坳

去声：效校傲斅教觉较孝

萧宵肴（喉牙）合用例证（萧无号，宵，肴）

《凯风》：夭（于骄）[劳]（音僚）　《园有桃》：殽谣骄

《七月》：蒿蜩（徒彫）　《车舝》：鹪（音骄）[教]（居爻）

《板》：寮器笑（思邀）荛（如谣）

筱小巧（喉牙）合用例证（筱无号，小，巧）

《柏舟》：悄小少摽

《泮水》：藻跷跷（居表）昭（之绕）教

《月出》：皎僚（音了）[纠]（己小）悄（七小）

《良耜》：[纠]（其了）赵（直了）蓼

啸笑效（喉牙）合用例证（啸无号，笑，效）

《月出》：照燎（力召）绍（实照）[懆]（七吊）

《匪风》：飘（匹妙）嘌（匹妙）吊　《角弓》：教傲

凡读叶音然后与豪包韵叶者、都是萧爻韵字。例如（豪包韵以。为号）：

《终风》：暴[笑]（音燥）敖（五报）悼

《干旄》：旄[郊]（音高）

《硕人》：敖[郊]（音高）[骄]（音高）[镳]（音褒）[朝]

（直豪）劳

《氓》：劳[朝]（直豪）；暴[笑]（音燥）悼

《羔裘》：[朝]（直劳）忉；膏（古报）[曜]

（羊号）悼

《载驱》：滔[儵]（褒）遨

《硕鼠》：苗（音毛）劳[郊]（音高）号（户毛）

《鹿鸣》：蒿[昭]（侧豪）恌（音洮）[傲]（胡高）敖

《出车》：[郊]（音高）旄　《车攻》：[苗]（音毛）[嚣]（五刀）旄敖

《鸿雁》：嗸劳[骄]（音高）　《十月之交》：劳[嚣]（五刀）

《信南山》：刀毛[苕]（音聊，叶音劳）

《渐渐之石》：高劳[朝]（直高）

凡读叶音然后与尤侯叶韵者、也有一部分是萧爻韵字。例如（尤侯韵字以**为号）：

《采葛》：[萧]（疏鸠）秋　《下泉》：[萧]（疏鸠）周

十二　豪　　包

1. 豪皓号

平声：劳号豪高膏皋羔橐蘩牢醪蒿敖遨翱鼇鰲嗸（嗷）曹槽螬漕鏖猱猛尻操袍

上声：皓昊浩抱老潦讨道稻脑恼嫂埽（扫）倒捣岛祷草早澡藻蚤枣早造杲藁缟好宝保褓鸨葆襖媪考攷栲栳槁薨

去声：号导翻蠔悼蹈盗到倒告诰膏傲奡冒帽耄芼旄瑁涝（潦）劳操造慥暴报漕奥懊（噪）灶耗好

2. 肴巧效(舌齿唇)

平声：巢铙呶梢弰筲蛸茅猫包胞苞抛嘲抄庖咆匏炮(鼠)鷹恢

上声：饱挠卯昴爪鲍

去声：罩豹爆貌窌炮稍棹（櫂）淖乐（五教）

豪肴（舌齿唇）合用例证（豪无号，肴）

《思齐》：[庙]（音貌）[保]（音鲍）　《公刘》：曹牢匏

《防有鹊巢》：巢[苕]（徒刀）忉（都劳）

《七月》：茅绹

《蓼莪》：蒿劳　《北山》：号劳

皓巧（舌齿唇）合用例证（皓无号，巧）

《缁衣》：好造（在早）　《巷伯》：好草

《鱼藻》：藻镐　　《采薇》：藻潦（音老）

《桑柔》：宝好　　《烝民》：考保

《韩奕》：道好

号效（舌齿唇）合用例证（号无号，效）

《日月》：冒好（呼报）报　《木瓜》：报好（呼报）

《女曰鸡鸣》：好（呼报）报　《扬之水》：[皓]（胡报）[鹄]（居号）

《巧言》：盗报　《黍苗》：膏（古报）劳（力报）

凡读叶音然后与尤侯韵叶者，多数是豪包韵字。例如(豪皓号无号)，肴巧效，侯厚候，尤有宥，幽黝幼，虞麌遇，脂旨至)：

《泮水》：[茆]（谟九）泗泗[老]（鲁吼）[道]（徒吼）丑

十三 歌 戈

1. 歌哿箇

平声：歌哥瑳磋多傞娑佗驼纬陀鼉沱跎驮酡莪鹅峨蛾娥他它罗萝那何河诃呵轲苛阿痗

上声：哿可痺舵我荷轲左

去声：箇個贺佐坷俄驮

2. 戈果过

平声：戈过莎蓑梭婆皤摩魔磨讹吪蠃（骡）波番和禾龢科窠蓝倭靴颇

上声：果裹朵锁琐堕垛惰妥椭么坐裸蠃蠃跛簸叵颇祸火夥脞

去声：过和挫课髁唾蜕播剉磨懦破座卧货惰涴

叶 音

1. 支纸寘

［皮］（蒲何） ［蛇］（音移叶徒何） ［仪］（牛何，五何，音俄） ［宜］（牛何，鱼何）［猗］（於何，於箇）［锜］（巨何） ［为］（吾禾） ［罹］（良何） ［驰］（徒卧） ［陂］（音波） ［禠］（音罗） ［累］（彼何） ［池］（唐何） ［掎］（居何）［柁］（汤何）［牺］（虚何）

2. 麻马祃

［珈］（居何） ［麻］（谟婆） ［加］（居何） ［鲨］

（苏何） ［蛇］（土何） ［差］（七何）［嗟］（遭哥）

歌戈合用例证（歌无号，戈）

《相鼠》：［皮］（蒲何）［仪］（牛何）［仪］［为］（吾禾）

《淇奥》：［猗］（於何）［磋］（七何）磨

《考槃》：阿邁（苦禾）歌过（古禾）

《兔爰》：罗［为］（吾禾）［罹］（良何）吪

《东门之枌》：［差］（七何）［麻］（谟婆）娑

《东门之池》：［麻］（谟婆）歌 《泽陂》：［陂］（音波）荷何沱

《破斧》：［锜］（巨何）吪（五戈）［加］（居何）

《无羊》：阿［池］（唐何）讹 《渐渐之石》：波沱（徒何）他（汤何）

《鳧鹥》：［沙］（桑何）［宜］（牛何）多［加］（居何）［为］（吾何）

《抑》：［仪］（牛何）［加］（居何）磨［为］（吾禾）

哿果合用例证（哿无号，果）

《何人斯》：［祸］（胡果）我可

箇过合用例证（箇无号，过）

《车攻》：［猗］（於箇）［驰］（徒卧）破（普过）

十四 麻 蛇

1．麻马祃

平声：麻蟆车奢赊邪斜耶遮嗟罝蛇华骅划瓜骲蜗娲花哗夸誇跨胯拿挐嘉家加葭笳麚豭痂枷袈珈遐瑕蝦蝦葩鴉丫桠巴豝芭叉差杈沙鲨裟纱牙衙芽荼阇洼蛙鋬杷琶查槎些爹騢

上声：马假者赭野也冶雅贾榀嘏斝灺下夏写泻且社捨舍

姐把踝寡剐瓦惹哑

去声：祃骂驾嫁稼袈亚娅罅吓迓讶诧侘吒 咤 妊诈 乍 褡（蜡）谢榭暇下夏蔗夜卸泻柘炙蔗舍赦射麝霸怕华（华）化胯嗄

2．麻蛇韵独用例

《桃夭》：华家 《何彼祜矣》：华车（尺奢）

《驺虞》：葭（音加）豝（百加） 《隰有苌楚》：华家

《丘中有麻》：麻嗟嗟[施]（时遮）

《采薇》：华车 《大叔于田》：射[御]（鱼加）

《行苇》：[御]（鱼加）舝（居讶）

凡读叶音然后与鱼谟韵或歌戈韵叶者，大多数是麻蛇韵字。例如（麻马祃无号，鱼，虞，模，歌，戈，尤，侯）

《行露》：露[夜]（羊茹）露 《木瓜》：[瓜]（攻乎）琚

《有女同车》：车[华]（芳无）琚都

《山有扶苏》：苏[华]（芳无）都且

《著》：著（直居）素（孙租）[华]（芳无）

《东方未明》：圃（博故）瞿（俱具）[夜]（羊如）莫（音慕）

《葛生》：[夜]（羊如）居（姬御）；楚[野]（上與）处

《七月》：[瓜]（音孤）壶樗苴夫

《鸱鸮》：据荼租瘏[家]（古胡）《狼跋》：胡[瑕]（洪孤）

《皇皇者华》：[华]（芳无）夫《祈父》：[牙]（五胡）居

《常棣》：[家]（古胡）帑图乎

《我行其野》：樗居[家]（古胡）

《出车》：[华]（芳无）塗居书　《雨无正》：都[家]（古胡）

《何人斯》：[舍]（商居）车盱　《信南山》：庐[瓜]（攻乎）

菹

《緜》：徒[家]（古胡）　《皇矣》：椐（纪庶）[柘]（都故）

路固

《荡》：呼（火故）[夜]（羊茹）

《振鹭》：恶（乌路）致（丁故）[夜]（羊茹）誉

《駉》：[暇]（洪孤）鱼祛[邪]（祥余）徂

《汉广》：楚[马]（满补）　《殷其靁》、[下]（后五）处

《燕燕》：羽[野]（上與）雨

《击鼓》：处[马]（满补）[下]（后五）

《凯风》：[下]（后五）苦

《叔于田》：[野]（上與）[马]（满补）[马]武

《大叔于田》：[马]（满补）组舞[薮]（素苦）举虎所[狃]

（女古）女（音汝）

《绸缪》：楚户[者]（章與）《采苓》：苦[下]（后五）與

《宛丘》：鼓[下]（后五）[夏]（后五）羽

《东门之枌》：栩[下]（后五）

《七月》：股羽[野]宇户[下]（后五）鼠户[子①]（兹五）处；

圃（博故）[稼]（古护）《东山》：羽[马]（满补）

《四牡》：[马]（满补）盬处；[下]（后五）栩父

① "子"字不应认为押韵，朱氏误。

《伐木》：湑（思吕）酤（音古）鼓舞[暇]（后五）湑

《蓼萧》：湑（息吕）[写]（想羽）语处

《吉日》：[马]（满补）麋所　《鹤鸣》：[野]（上舆）渚

《鸿雁》：羽[野]（上舆）[寡]（果五）

《十月之交》：[马]（满补）处

《巷伯》：[者]（掌舆）[谋]（满补）虎

《四月》：[夏]（后五）暑予　《北山》：[下]（后五）土

《小明》：土[野]（上舆）暑苦雨罟；除莫庶[暇]（胡故）顾怒

《裳裳者华》：湑（思吕）[写]（想舆）[写]处

《车舝》：誉[射]（都故）；湑[写]（想羽）

《采菽》：筥予予[马]（满补）予麃

《采绿》：鳣[者]（掌舆）

《何草不黄》：虎[野]（上舆）[暇]（后五）

《大明》：父[马]（满补）浒[下]（后五）女字

《皇矣》：怒旅旅祜[下]（后五）　《载见》：祜[暇]（音古）

《凫鹥》：渚处湑（息汝）脯[下]（后五）

《公刘》：[野](上舆）处旅语　《崧高》：[马](满补)土

《烝民》：[下](后五）甫；茹吐甫茹吐[寡](果五）御

《有客》：[马](满补）且（七序）旅　《有駜》：[下](后五）舞

《阅宫》：武绪[野](上舆）女旅父[子]①(子古)鲁宇辅；[暇]

① “子”字不应认为押韵，朱氏误。

（果五）鲁许宇

《中原音韵》把麻韵分为家麻，车遮两韵，朱熹时代尚未分立，如“华”与“车”押，“麻”与“嗟”押，未读叶音。

十五　江　　阳

1．阳养漾

平声：筐伤将方裳亡良忘凉央防襄详长乡姜疆狂梁阳房墙扬翔昌瀼跄霜常尝杨鲂浙场羊王玱祥床痒浆章箱张商璋相粮肠粮锵铴穰香鲂

上声：养仰掌往两爽望飨享罔

去声：两（音亮）上向尚王让饷帐怅酿障壮诳亮旺

2．唐荡宕

平声：冈黄荒颃镗臧雱唐堂桑狼郎汤杭簧旁光苍牂煌稂刚遑藏傍仓丧康囊卬纲螗洸芒鸨

上声：荡广榜颡莽党朗盎慷晃

去声：抗伉藏丧葬傍旷荡

3．江讲绛

平声：江双庞邦尨降窗

上声：讲蚌（蟛）项

去声：绛降巷（衖）

叶　　音

平声：［行］（户郎）　［觥］（古黄）　［兵］）晡芒，晡亡）　［兄］（虚王）　［京］（居良）　［虹］（谟郎）　［彭］

（普郎） [英]（于良） [明]（谟郎） [庚]（古郎） [享]（虚良） [衡]（户郎） [珩]（户郎） [喤]（胡光） [盟]（谟郎） [亨]（普郎） [祊]（补光） [飨]（虚良） [庆]（祛羊） [羹]（卢当）

上声：[竞]（其两） [梗]（古党） [将]（子两） [景]（举两）

去声：[泳]（于诳） [永]（弋亮） [柄]（兵旺）

阳唐江合用例证① （阳无号，唐）

《卷耳》：筐[行]（户郎）；冈黄[觥]（古黄）伤 《樛木》：荒将

《殷其雷》：阳遑

《燕燕》：颃将 《北风》：凉雱[行]（户郎） 《桑中》：唐乡姜

《定之方中》：堂[京]（居良）桑臧

《载驰》：[虹]（谟郎）[行]（户郎）狂

《氓》：汤裳爽[行]（户郎） 《河广》：杭望 《君子阳阳》：阳簧房 《将仲子》：墙桑[兄]（虚王）

《大叔于田》：黄襄[行]（户郎）杨

《清人》：[彭]（普）旁[英]（於良）翔

《有女同车》[行]（户郎）[英]（于良）翔将姜忘

《丰》：昌堂将；裳[行]（户郎） 《野有蔓草》：瀼扬臧

《鸡鸣》：[明]（谟郎）昌[明]昌

① 江韵与阳唐合用没有例证，但是《诗集传》通行本《草虫》、《出车》的“降”字都音杭，《长发》的“旅”字音忙，应该认为朱熹时代江韵已与阳唐合流了。讲绛准此。

《还》：昌阳狼臧　《著》：堂黄[英](於良)

《东方未明》：[明](谟郎)裳

《载驱》：汤[彭](普郎)翔　《於嗟》：昌长扬杨跄臧

《汾沮洳》：方桑[英](於良)[英][行](户郎)

《陟岵》：冈[兄](虚王)　《鸨羽》：[行](户郎)桑梁尝常

《车邻》：桑杨簧亡　《蒹葭》：苍霜方长央

《终南》：堂裳将忘　《黄鸟》：桑[行](户郎)[行]防

《无衣》：裳[兵](晡芒)[行](户郎)　《渭阳》：阳黄

《东门之杨》：杨牂煌　《羔裘》：翔堂伤

《下泉》：稂[京](居良)　《七月》：阳[庚]古郎)筐[行](户郎)桑；桑斯扬桑；黄扬裳；霜场飨(虚良)羊堂[觥](古黄)疆

《东山》：场[行](户郎)　《破斧》：斯皇将

《鹿鸣》：簧将[行](户郎)　《采薇》：刚阳

《出车》：方[彭](普郎)央方襄　《杕杜》：阳伤遑

《南山有台》：桑杨光疆　《蓼萧》：瀼光爽(师庄)忘

《彤弓》：藏贶(虚王)飨(虚良)

《六月》：方阳章央[行](户郎)

《采芑》：乡央[衡](户郎)玱皇[珩](户郎)

《庭燎》：央光将　《沔水》：汤扬[行](户郎)忘

《黄鸟》：桑梁[明](谟郎)[兄](虚王)

《斯干》：床裳璋[喤](胡光)皇王

《十月之交》：[行](户郎)良常臧　《巧言》：[盟](谟郎)长

《大东》：霜[行](户郎)；浆长光襄；襄章箱[明](谟郎)[庚(古郎)[行](户郎)

《北山》：[彭](普郎)旁将刚方；床[行](户郎)

《鼓钟》：将汤伤忘

《楚茨》：跄羊尝[亨](铺郎)将[祊](补光)[明](谟郎)皇飨(虚良) 庆 (祛羊) 疆

《信南山》：亨 (虚良)[明](谟郎) 皇疆

《裳裳者华》：黄章章[庆](墟羊)

《甫田》：[明](谟郎) 羊方臧[庆](祛羊)；凉[京](居民) 仓箱梁[庆](祛羊) 疆

《宾之初筵》：抗 (居郎) 张 《都人士》：黄章望

《隰桑》：藏忘 《瓠叶》：[亨](普郎)尝

《苕之华》：黄伤 《何草不黄》：黄[行](户郎) 将方

《大明》：商[京](居良)[行](户郎) 王；梁光；王[京](居良)[行](户郎)王商；洋煌[彭](普郎)扬王商[明](谟郎)

《緜》：伉 (苦郎) 将[行](户郎)

《皇矣》：[兄](虚王)[庆](祛羊)光丧方；[京](居良) 疆冈

《既醉》：将[明](谟郎) 《假乐》：皇王忘章；疆纲

《公刘》：康疆仓粮囊光张扬[行](户郎)；冈[京](居良)；长冈阳；粮阳荒

《卷阿》：长康常；卬璋望纲；冈阳

《民劳》：康方良[明](谟郎)王

《板》：[明](谟郎)王 《荡》螗[蒙](卢当) 丧[行](户郎)方

《桑柔》：王痒荒苍；[瞻](侧姜) 相臧狂

《崧高》：疆粮[行](户郎)

《烝民》：将[明](谟郎)；[彭](普郎) 锵方

《江汉》：汤洸方王　《召旻》：丧亡荒

《执竞》：王康皇康方[明](谟郎)[喤](胡光)将穰

《载见》：王章阳央鸽光享（虚良）　《泮水》：皇扬

《闷宫》：尝[衡](户郎)刚将[羹](卢当)房洋[庆](祛羊)昌臧方常

《烈祖》：疆[衡](户郎)鸽享（虚良）将康穰[享](虚良)疆尝将

《玄鸟》：商芒汤方

《长发》：商祥芒方疆长将商；[衡](户郎)王

《殷武》：乡汤羌享（虚良）王常

《离骚》：荒章常[惩](直良)；桑羊；当芳；[行](户郎)粮；乡[行](户郎)

《东皇太一》：良皇琅芳浆倡堂康

《云中君》：芳[英](于良)央光章

《湘夫人》：堂房张芳[衡](户郎)

《大司命》：翔阳[坑](看冈)

《东君》：方桑[明](谟郎)；裳狼[降](胡刚)浆翔[行](户郎)

《国殇》：[行](户郎)伤

《天问》：[明](谟郎)藏尚[行](户郎)；扬光；方桑；臧羊；[行](户郎)将

《涉江》：[英](于良)光湘　《哀郢》：亡[行](户郎)

《抽思》：亡光　《怀沙》：章[明](谟郎)；量臧

《思美人》：将当

《悲回风》：伤倡忘长芳章芳贶羊[明](谟郎)

《远游》：[行](户郎)乡阳[英](于良)；凉皇；乡[行](户郎)

《卜居》：长[明](音芒)[通](他光)

养荡讲合用例证（养无号，荡）

《南山》：两荡 《桑柔》：将（子两）径[竞](其两)梗（古党）

漾宕绛合用例证

《汉广》：广（古旷）[泳](于诳)[永](弋亮)方（甫妄）

《宛丘》：汤（他浪）上（辰亮）望（武放）

《颂弁》：上（时亮）恭（兵旺）藏（才浪）

《河伯》：望荡 《天问》飨丧

十六 庚 生

1. 庚梗映（二等）

平声：庚更杭赓羹阬（坑）盲虹茵横黉瑝喤祊觥（觵）彭棚榜亨烹铛琤伧峥棖生笙牲甥行珩衡蘅傍（布彭）

上声：梗骾鲠绠哽埂杏猛荇艋冷

去声：更孟横行怅榜

2. 耕耿诤

平声：耕铿轻甍宏纮闳嵘竑吰荒丁（打）甖蓊莺嘤樱鹦鶯峥琤铮噌怦姘怦抨轰訇訇橙瞪棚争筝

上声：耿黾幸

去声：诤迸

本韵例证

《伐木》：丁（陟耕）嘤（於耕）

在朱熹反切里，庚生韵字读叶音然后与阳唐韵叶，或与

京青韵叶。例如（庚耕无号，阳，唐，清，青）：

《卷耳》：筐[行](户郎)；冈觥（古横叶古黄）伤

《雄雉》：[行](户郎) 臧 《北风》：凉雪[行](户郎)

《载驰》：虻（音盲叶谟郎)[行](户郎) 狂

《氓》：汤裳爽[行](户郎)，《褰裳》：裳[行]（户郎)

《鸨羽》：[行](户郎) 桑粱尝常

《黄鸟》：桑[行](户郎)[行]防

《七月》：阳[庚](古郎) 筐[行](户郎) 桑；霜场飨羊 堂[觥]（虢彭叶古黄)

《鹿鸣》：[笙](师庄) 将[行](户郎)

《出车》方[彭](铺郎)央方襄

《采芑》：乡央[衡](户郎) 玱皇[珩](户郎)

《六月》：方阳章央[行](户郎)

《沔水》：汤扬[行](户郎)忘

《斯干》：床裳璋[喤](华彭叶胡光) 皇王

《十月之交》：[行](户郎) 良常臧 《巧言》：[盟](谟郎) 长

《大东》：霜[行](户郎)

《北山》：[彭](铺郎)[傍](布彭叶布光) 将刚方；床[行](户郎) 《何草不黄》：黄[行](户郎)将方

《瓠叶》：[亨](铺郎) 尝 《緜》：伉将[行](户郎)

《公刘》：康疆仓粮囊光张扬[行](户郎)

《荡》：螗[羹](卢当) 丧[行](户郎)方

《崧高》：疆粮[行](户郎) 《烝民》：[彭](铺郎) 锵方

《韩奕》：张王章[衡](户郎)锡；[彭](铺郎)锵光

《天作》：荒康[行](户郎)　《駉》：皇黄[彭])鋪郎)　疆臧

《长发》：[衡](户郎)王　《猗嗟》：名清成正[甥](桑经)

《常棣》：平宁[生](桑经)　《伐木》：鸣声声[生](桑经)平

《节南山》：定(唐丁)[生](桑经)宁酲成政(诸盈)姓(桑经)

《小旻》：程经听[争](侧陘)成

《小宛》：令(音零)鸣征[生](桑经)

《苕之华》：青[生](桑经)　《緜》：成[生](桑经)

《云汉》：[牲](桑经)听　《殷武》：声灵宁[生](桑经)

《江汉》：平定(唐丁)[争](菑陘)宁

《烈祖》：[成](音常)[羹](音郎)[平](音旁)[言](音昂)[争](音章)疆①

为什么知道庚生与京青不同韵呢？这从"生甥牲笙争"等字的叶音看出来的② 如果依照《中原音韵》的庚青韵，《常棣》"生"与"平宁"押，《殷武》"生"与"声灵宁"押，《猗嗟》"甥"与"名清成正"押，《云汉》"牲"与"听"押，《小旻》"争"与"程经听成"押，《江汉》"争"与"平定宁"押，等等，都用不着读叶音。现在都读叶音，可见这些字在朱熹时代不属于京青韵了。特别富于启发性是鹿鸣"笙"叶"鸣平"本来很谐和，朱熹偏要叶师庄反，让它与"簧将行"押，可见"笙"字在朱熹时代并不与"鸣平"等字同韵。这就证明

① 依段玉裁，应以"成平争"为韵，"疆衡"为韵，朱氏在这里是错误的。

② 《文王》叶"生桢宁"，卷阿叶"鸣生"，朱熹认为单句不押韵，所以这两个"生"字没有叶音。

了，朱熹时代，梗摄二等和三四等是不同韵部的。

十七 京　青

1．庚梗映（三四等）

平声：英平苹评枰惊京荆明鸣荣莹兵兄卿擎黥勍鯨

上声：丙秉柄警儆景境省永皿

去声：映敬竞镜竞倞庆命病柄恪詠（咏）泳禁迎

2．清静劲

平声：崇成城盈征旌声清营名正菁罂（茕）橙酲桢倾嬴赢

上声：静靖穽（阱）整逞骋郢颖颖领岭颈

去声：劲清政正圣郑性姓令聘摒併净靓盛

3．青迥径

平声：丁星青庭廷霆宁经听冥屏灵泾陉形刑型邢硎亭停腥醒零囹苓蛉瓴汀铭溟蓂瓶萍荧蛍扃駉坰磬

上声：迥炯颋茗顶鼎挺梃町磬醒到并

去声：径迳甯佞胫定锭磬磬听

庚（三四）清青合用例证（庚无号，清，青）

《荡》：明卿　《小星》：星征

《杕杜》：菁（子零）罂（求萤）姓（桑经）

《匏有苦叶》：盈鸣　《淇奥》：青莹星

《鸡鸣》：鸣盈鸣声　《著》：庭青莹

《猗嗟》：名清成正[甥]（桑经）　《常棣》：平宁[生]（桑经）

《伐木》：鸣声声[生]（桑经）平

《车攻》：鸣旌惊盈　《斯干》：庭楹正冥宁

《节南山》：平宁正　《小旻》：程经听[争](侧陘)成

《小宛》：令鸣征[生](桑经)　《黍苗》平清成宁

《文王》：桢宁　《緜》：成[生](桑经)

《皇矣》：屏平　《文王有声》：声声宁成

《凫鹥》：泾宁清馨成　《卷阿》：鸣[生](桑经)

《板》：屏宁成　《荡》：邢听倾

《抑》：[今](音经)政(音征)

《云汉》：星赢成正宁　《江汉》：平定(当了)[争](菑陘)宁

《常武》：霆惊；平庭　《有瞽》：庭声鸣听成

《良耜》：盈宁　《那》：成声平声声

《殷武》：声灵宁[生](桑经)

《离骚》：情听　《湘君》：征庭旌灵

《少司命》：青茎①成；旍星正(音征)

《山鬼》：冥鸣　《天问》：宁情

《抽思》：正(音征)听；星营

《远游》：征零成情程；荣人②征

《卜居》：清轻鸣名贞　《渔父》：清醒

《九辩》：声鸣征成

映(三四)劲径合用例证(映无号，劲，径)

《麟之趾》：定(都佞)姓　《采薇》：定聘

---

①"茎"当读叶音。

②"人"字未读叶音，可能在宋亲的方言里，真文与京青通用。

《闵予小子》：庭（去声）敬

十八　蒸　　登

1．蒸拯证

平声：绳升兴承惩蒸兢胜冰陾冯（凭）膺承仍凝烝丞澄（澂）陵绫鲮应鹰掤升陞称偁

上声：拯

去声：证孕媵乘剩应甑胜称秤丞凭

2．登等嶝

平声：薨憎朋增恒崩肱腾滕登弘鹏曾层

上声：等肯

去声：邓亙蹭蹬嶝凳

叶　音

平声：[弓](姑弘)　[梦](莫滕，弥登，莫登)[雄]（于陵，胡陵）[音](一陵)

蒸登合用例证（蒸无号，登）

《螽斯》：薨绳　《大叔于田》：掤[弓](姑弘)

《椒聊》：升朋　《小戎》：膺[弓](姑弘)　滕兴[音](一陵)

《天保》：兴陵增；恒升崩承

《菁菁者莪》：陵朋　《斯干》：兴[梦](弥登)

《无羊》：蒸[雄](于陵)　兢崩肱升

《正月》：蒸[梦](莫登)　胜（音升）　憎；陵惩[梦](莫登)[雄]（胡陵）

《十月之交》：腾崩陵惩　《采绿》：[弓](姑弘)　绳

《緜》：陾薨登冯（扶冰）兴胜（音升）

《生民》：登升 《阏宫》：崩腾朋陵；乘縢[弓](姑弘)[绶]（息陵）增膺惩承

《楚辞·九歌·国殇》叶"弓惩凌雄"，朱氏误认为叶弓惩凌灵雄，于是"弓"叶音经，"雄"叶音形，只此一例，不能证明朱熹时代蒸登已经併入京青。当依宋元韵图，曾摄独立。

十九 尤 侯

1. 尤有宥

平声：鸠洲逑流求仇休雠悠滫遊禂犹舟忧游脩修抽瘳周收辅矛绿遒柔酬浮妯栖蹂酋刘优囚搜球旒捄尤訧谋丘(邱)裘郎牛纠揄（音由）

上声：酒诱手丑首阜醜杻缶悠受寿非舅咎留莠柳朽友否有久右妇玖负

去声：售救袖究秀呪祝臭咮(噣)旧疚又囿

2. 侯厚候

平声：裒蒌侯諏楼讴欧鸥头投偷钩沟枸兜抔陬锼句(勾)镤

上声：笱苟后枸耇口厚斗后叟薮母牡亩

去声：媾豆奏后漏觀茂戊姤

3. 幽黝幼

平声：幽呦虯鰍璆逑彪镠樛烋缪

上声：黝赳

去声：幼谬缪

叶　音

平声：[萧](疏鸠)　[漕](徂侯)　[滔](他侯)　[袍](步谋)　[髦](莫侯)　[茅](莫侯)[孚](房尤)　[恢](尼犹)　[骚](苏侯)　[苞](补钩)　[陶](夷周)　[昂](力求)　[炮](蒲侯)[驱](祛尤)]　[聊](音留)

上声：[包](补苟)　[老](鲁吼、鲁口)

[轨](居有)[埽](苏后，苏吼)[道](徒厚，徒苟，徒口，徒吼)[好](许厚，许口　许苟，讨口)[保](补苟)[篓](己有)　[鸮](补苟)[栲](去九)　[考](去九，去久，叶音口)　[饱](补苟)　翻(殖酉)　[枣](音走)　[稻](徒苟)　[草](此苟)　[祷](丁口)　[苞](补苟，蒲苟)

[卯](莫后)　[捣](丁口)　[皁](子苟)　[趣](此苟)

[茆](谟九)

去声：[陶](徒候)　[抽](敕救)　[好](许候，呼候，呼门)　[道](徒候)　[吴](许候)　[告](古后，居后)

尤侯幽合用例证（尤无号，侯*，幽×）

《泉水》：[漕](徂侯*)悠游忧

《载驰》：[驱](祛尤)侯*悠[漕](徂侯*)忧

《蟋蟀》：休[慆](佗侯*)忧休　《桑扈》：觩×（音求）柔求

《角弓》：浮流[髦](莫侯*)忧　《白华》：[茅](莫侯*)犹

《江汉》：浮[滔](他侯*)游求

《常武》：游[骚](苏侯*)；[苞](补钩)流

《离骚》：留[茅](莫侯*)

有厚黝合用例证（有无号，厚，黝）

《野有死麕》：[包](补苟) 诱 《击鼓》：手[老](鲁吼)

《匏有苦叶》：[轨](居有)牡

《墙有茨》：[埽](苏后)[道](徒厚)丑

《叔于田》：狩（始九）酒酒[好](许厚)

《大叔于田》：[鸨](补苟) 首手阜

《遵大路》：手魏（齿九）[好](许口)

《女曰鸡鸣》：酒[老](鲁吼)[好](许厚)

《山有枢》：[栲](去九) 杻[埽](苏后)[考](去九) [保](补苟)

《权舆》：[簋](己有)[饱](补苟)

《宛丘》：缶（方有)[道](徒厚) 翿（殖有)

《七月》：[枣](音走)[稻](徒苟) 酒寿（殖有)

《伐木》：[埽](苏吼)[簋](己有) 牡舅咎

《南山有台》：[栲](音口) 杻寿（直酉）茂（莫口）

《车攻》：[好](许厚) 阜[草](此苟) 狩（始九)

《吉日》：戊（莫吼)[祷](丁口)[好](许口) 阜阜丑

《斯干》：[苞](补苟) 茂（莫口)[好](许厚) 犹（余久)

《十月之交》：[卯](莫后) 丑

《小弁》：[道](徒苟)[草](此苟)[捣](丁口) 老(鲁口) 首

《楚茨》：[饱](补苟) 首[考](去九) 《信南山》：酒牡 [考](去九)

《大田》：[阜](子苟)[好](许苟) 莠（余久)

《苕之华》：首留[饱](补苟) 《棫朴》：槱[趣](此苟)

《生民》：[道](徒口)[草](此苟) 茂 (莫口) [苞](蒲苟) 袖 (徐久)秀 (思久)[好] (讦口)

《雝》：寿 (殖酉)[考](音口) 《有駜》：牡酒

《泮水》：[茆](谟九) 酒酒[老](鲁吼)[道](徒吼) 丑

《天问》：[嫂](音叟) 首

宥候幼合用例证 (宥无号，候，幼)

《羔裘》：袖 (徐救) 究[好](呼候)

《天保》：寿茂 《巷伯》：受(承咒)[昊](许候)

《小旻》：犹 (余救)[集](韩诗作就叶疾救) 咎 (巨又) [道] (徒候)

《惜诵》：[好](呼斗) 就 《天问》：[告](古后) 救

《抽思》：救[告](居后)

二十 侵 寻

侵寝沁

平声：林心音衿钦阴琴駸壬堪谌临深琛今金参森棽沈寻浔霖斟针 (鍼) 箴任淫愔鬻簪衾吟歆禁砧岑

上声：寝锦枕饮朕廪懔稟荏饪稔沈甚凛品甚

去声：甚浸妊任衽鴆枕禁赁荫饮临甚

叶 音

平声：[三] (疏簪) [风](孚愔) [南](尼心) [耽](持林) [湛](持林) [兴](音歆) [男](尼心) [僭) [七心，七寻) [潛](子林) [潭](音寻) [能](奴金)

上声：[簟](徒锦)

侵独用例证

《兔爰》：林心　《摽有梅》：[三](疏簪)今

《绿衣》：[风](孚愔)心　《燕燕》：音[南](尼心)心

《凯风》：[南](尼心)心；音心　《雄雉》：音心

《氓》：莅(知林)[耽](持林)　《子衿》：衿心音

《晨风》：[风](孚愔)林钦　《株林》：林[南](尼心)林[南]

《匪风》：霤(音寻)音　《常棣》：琴[湛](持林)

《鹿鸣》：芩琴琴[湛](持林)心　《白驹》：音心

《何人斯》：[风](孚愔)[南](尼心)心

《鼓钟》：钦琴音[南](尼心)[僭](七心)

《车舝》：琴心　《宾之初筵》：林[湛](持林)[能](奴金)

《白华》：煁(市林)心　《大明》：林[兴](音钦)心

《思齐》：音[男](尼心)　《皇矣》：心音

《生民》：歆今　《卷阿》：[南](尼心)音

《抑》：[僭](七寻)心　《桑柔》：[风](孚愔)：林[潛](子林)

《烝民》：[风](孚愔)心　《瞻卬》：深今

《泮水》：心[南](尼心)；林音琛金

《离骚》：心淫　《涉江》：[风](孚愔)林

《哀郢》：心[风](孚愔)　《抽思》：[潭](音寻)

寝独用例证

《泽陂》：寝(音寝)谂(音審)

《斯干》：[簟](徒锦)寝(千锦)

《巷伯》：锦甚(食荏)

二十一 覃　　咸

1．覃感勘

平声：覃潭谭参骖南男枏谙庵盦含函颐颔婪岚蚕簪探贪探耽湛眈龛堪戡涵

上声：感赣禫苫黯惨稽坎埳颔撼壈

去声：勘犒绀憾暗阖琀

2．谈敢阚

平声：谈惔郯倓甘柑担儋聃三蓝惭（惭）酣馑

上声：敢橄览擥（揽）榄莢噉（啖啗）淡澹黪 槧 嵌 喊 儋

去声：阚滥劖缆憨暂担三

3．咸豏陷

平声：咸碱缄掺杉岩谗馋毚①

上声：减斩阚掺黯

去声：陷蘸站

4．衔槛鉴

平声：衔嶮鑑岩搀衫芟监鉴

上声：槛舰劖滥颔

去声：鑑（鉴）监忏

5．凡范梵（唇）

---

①《诗·小雅·巧言》"跃跃毚兔"，《诗集传》通行本注云："毚，音残"。似乎覃咸已转入寒山。但是，宋本注云："毚，士咸反。"宋本才是正确的。

平声：凡帆

上声：范範犯

去声：梵汎（泛）氾

叶　音

[瞻](侧衔)　[襜](都甘)　[詹](多甘)

覃谈咸衔凡（唇）合用例证（覃无号，谈，咸，衔，凡）

《节南山》：岩[瞻](侧衔)　惔（徒蓝）　谈斩（侧衔）监（古衔）

《巧言》：涵（音含）谗；甘惔（音谈）

《采绿》：蓝[襜](都甘)　[詹](多甘)

感敢豏槛范（唇）合用例证（感无号，敢，豏，槛，范）

《大车》：槛菼（吐敢）敢　《抽思》：敢憺（徒敢）

勘阚陷鑑梵（唇）合用例证（勘无号，阚，陷，鑑，梵）

《殷武》：监滥

二十二　盐　严

1. 盐琰艳

平声：盐阎檐廉簾鐮匳砭銛纤孅箋佥詹瞻占蟾苫襜髯粘炎霑沾覘淹尖歼渐潛鬻钳箝黔钤鍼恹綅

上声：琰剡庆欿猃险贬颙俭芡检魇厣冉苒染陕闪谄奄掩揜渐槧滟

去声：艳（艳）赡厌餍窆砭验掩堑欿殮滥覘占

2. 添忝㮇

平声：添甜恬䕶兼蒹鶼鰜嫌鮎拈

上声：忝點玷簟嗛歉慊

去声：念店坫垫唸僭

3. 严俨酽

平声：严枕醃

上声：俨

去声：酽

4；凡范梵（喉牙）

去声：剑欠

叶　音

[苫](待检)　[枕](知险)　[严](鱼枕)

盐添严合用例证（盐无号，添*，严*）

《阏宫》:[岩](鱼枕*)詹

琰忝俨合用例证（琰无号，忝*，俨*）

《泽陂》：[苫](待检)俨*(鱼检)[枕](知检)

《召旻》：[玷*](丁险) 贬

以朱熹反切的二十二韵部与韵图十六摄相比较，可见很明确的对应关系。内转通止遇果宕流曾深八摄在朱熹反切中都是独韵，即东钟、支齐、鱼模、歌戈、江阳、尤侯、蒸登、侵寻。稍有不同者：蟹臻三四等并入止摄，江摄并入宕摄，止摄齿头字分出成为资思韵。外转江蟹臻山效假咸梗八摄，大多数分为两韵；臻摄分为门魂，真文；蟹摄分为皆来、灰堆；山摄分为寒山，元仙；效摄分为豪包、萧爻；咸摄分为

覃咸、盐严；梗摄分为庚生、京青。只有江摄并入了宕摄，蟹摄三四等并入了支齐，假摄独立成韵。

与《中原音韵》十九部相比较，就平上去声来说，东钟、鱼模、皆来、先天、歌戈、江阳、尤侯、侵寻、监咸、廉纤十部都和朱熹反切相同①。《中原音韵》的支思，一部分字（正齿字）在朱熹反切归支齐。《中原音韵》的齐微，一部分字（蟹摄一等合口）在朱熹反切归灰堆。《中原音韵》的真文，在朱熹反切分为真文、门魂二部。《中原音韵》的寒山、桓欢，在朱熹反切合为一部；家麻、车遮亦合为一部。《中原音韵》的庚青，在朱熹反切分为庚生、京青二部。《中原音韵》的萧豪，在朱熹反切分为萧爻、豪包二部。

浊上变去

《韵镜》序云："凡以平侧呼字，至上声多相犯。古人制韵，间取去声字参入上声者，正欲使清浊有所辨耳。（如一董韵有动字，三十二皓有道字之类矣。）或者不知，徒泥韵策分为四声，至上声多例作第二侧读之，此殊不知变也。若果为然，则以'士'为'史'，以'上'为'赏'，以'道'为'祷'，以父母之'父'为'甫'，可乎？今逐韵上声浊位并当呼为去声。"张麟之《韵镜》序作于嘉泰三年（公元一二〇三），正值朱熹时代（朱熹卒于一二一〇），可见浊上变去已经从宋代开始。朱熹反切有很多例证。有许多常用字本来就读上声，朱熹还注上反切，就是怕别人依宋代语音读为去声。例如：

① 先天改称元仙，监咸改称覃咸。

动，（叶德总），与庞（叶莫孔）龙（叶丑勇）竦（小勇反）总叶（《长发》）。

士，钼里反，与洧（叶于已）叶（《褰裳》）；又与亩（叶满彼）耔（叶奖里）薿（鱼起反）止叶（《甫田》）；又与子使止叶（《卷阿》），又与喜母（叶满委）有（叶羽己）祉齿叶（《阏宫》），又与海（叶呼洧）理阯海叶（《大招》）。

舅，其九反，与埽（叶苏吼）簋（叶己有）　牡咎（其九反）叶（《伐木》）

咎，其九反，与埽簋牡舅叶（同上）

仕，钼里反，与子（叶奖里）已殆（叶养里）　叶（《节南山》），又与殆（养里）使子（叶奖履）使友（叶羽己）叶（《雨无正》）。

践，在演反，与衎远愆（叶起浅）叶（《伐木》），又贱浅反，与远叶（《伐柯》）。

阜，符有反，与鸮（叶补苟）首手藪叶（《大叔于田》）又叶手狩（叶始九），又叶好（叶许厚）草（叶此苟）狩（叶始九），（《车攻》），又与戊（叶莫吼）祷（叶丁口）好（叶许口）丑叶（《吉日》）。

尽，叶子忍反①，与引叶（《楚茨》）。

埠，音善，叶上演反②、与阪（叶孚禹）远叶（《东门之埠》）。

---

① 当云："尽、慈忍反"。

② "叶"字宜删。

造，叶在早反，与好叶(《缁衣》)。

户，侯古反，与楚者（叶章与）叶(《绸缪》)，又后五反，与雨土予叶(《鸱鸮》)，又与股羽野（叶上与）宇下（叶后五）鼠子（叶兹五）处叶(《七月》)。

视，叶善止反，与匕砥（之履反）矢履涕(音体)叶(《大东》)。

怙，候古反，与羽栩（况禹反）盬（音古）黍所叶(《鸨羽》)。

土，音杜，徒古反，与雨户（叶后五）予叶（《鸱鸮》)

绪，象吕反，与父旅浦土处叶(《常武》)。

父，叶夫矩反、与浒（呼五）顾（叶公五）叶(《葛藟》)，又扶雨反，与滑（私叙反）踽（俱禹反）叶(《杕杜》)，又与下（叶后五）栩（况甫）盬叶(《四牡》)，又与武绪野（叶上与）女（音汝）旅功（叶音古）子（叶子古）鲁宇辅（扶雨反）叶(《閟宫》)。

如果与去声字押韵，就不注叶音。例如《蓼莪》“恃”与去声“至”叶，就不注叶音，让读音依宋代语音“恃”读去声就是了。但是，这一类字本读上声，现在如果要读去声，就不算正读，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反而要注叶音。例如：

咎，叶巨又反，与犹（叶于救）就道（叶徒候）叶(《小旻》)。

受，叶承咒反，与昊（叶许候）叶(《巷伯》)。

罪，叶音悴，与威（叶纡胃）叶(《巧言》)。

贰 入 声 十 部

一 屋 烛

1. 屋

鞠覆育祝六夙速椓陆轴宿匊燠奠菽蔻畜复奥（於六）蹙俶尌卜霖沐穆木服伏福辐牧蓄鹿谷穀檄鞠读族穀屋目禄腹独

2. 沃

沃毒笃督酷嚳鹄磬仆梏瑁襮告（工毒）熇

3. 烛

烛属瞩蠋玉狱顼旭勗揭局蹋蜀触辱蓐褥欲浴鸲舜（之录）欲录绿騄醁箓碌曲剧足赎幞促续 蕈 俗粟涑亍束觫

叶 音

[告]（姑沃）[角]（卢谷）[驱]（居录）[椓]（都木）[浊]（殊玉）[戚]（子六）[奏]（音族）[渥]（乌谷）[迪]（徒沃）[垢]（居六）[活]（呼酷）

屋沃烛合用例证（屋无号，沃，烛）

《行露》：[角]（卢谷）屋[家]（音谷①）狱狱足

《野有死麕》：檄鹿束玉 《谷风》：鞠覆育毒

《墙有茨》：束读读辱 《于旄》：祝六[告]（姑沃）

《考槃》：陆轴宿[告]（姑沃） 《南山》：告（工毒）鞠

《汾沮洳》：曲 蕈 玉玉族 《椒聊》：匊笃

① “家”不入韵，朱氏误。

《小戎》：［驱］（居录）续轂舝（之录）玉曲

《东山》：蜀宿　　《天保》：穀禄足

《鹤鸣》：穀玉　　《白驹》：谷束玉

《黄鸟》：穀粟穀族　　《正月》：禄仆禄屋

《小宛》：粟狱卜穀　《信南山》：霖［渥］（乌谷）足穀

《四月》：［浊］（殊玉）穀　《采绿》：绿匊局沐

《白华》：束独　《既醉》：俶［告］（姑沃）：禄仆

《桑柔》：［迪］（徒沃）复毒　《良耜》：［角］（卢谷）续

《天问》：欲禄　《思美人》：木足

《远遊》：属轂　《载芟》：穀［活］（呼酷）

觉韵字已转入药铎，故读叶音。

二　质　　职

1．质

质桎蛭骘铤锁日馹衵实秩绋帙姪悉膝蟋一壹七漆匹吉拮暱（昵）逸俏佚溢轶诘栗慄窒疾嫉蒺失室密蜜宓谧必毕筚辟陛膍珌弊佶陞菘泌叱弼乙鳦笔肸怭

2．术

术述橘聿鸿遹邮恤戌律黜怵出卒

3．栉

栉瑟

4．物（喉牙）

郁屈倔

5．迄

迄仡肸汔讫吃乞屹

6．陌（三等）

剧屐戟撤隙郤绺逆

7．昔

昔腊舄稷脊蹐迹（跡）蹐蹟益绎亦弈奕译怿敔驿峄腋掖易蜴埸射释适奭尺赤斥石碛祈隻炙蹠跖掷蹢刺席夕穸汐席籍藉痔唇蹭蹭蹭辟壁僻癖碧

8．锡

锡析褐哲蜥激击霹劈澼历雳枥栎轹曆沥鬲厤的嫡镝蹢滴檄觋鹢狄荻迪翟敌籴觌笛（篴）涤敵逖（逷）倜趯剔惕踢吃愁溺寂觅鼏幂汨壁戚慼鹬绩阋鹍幭

9．职（三四等）

职织直力敕（勅勑）饬陟食息寔湜殖植埴识式轼拭尽极匿忆肊抑殛棘及弋翊翌翼即稷鲫嶷襋

叶　音

［馘］（涣壁）［子］（音则）［又］（夷益）

［识］（音失）［牧］（莫狄）［载］（节力）

［菑］（年力）［異］（逸织）［意］（乙力）

［祀］（逸织）［侑］（以益）［告］（古得）

［彧］（于逼）［侧］（庄力）［戒］（讫力）

［急］（音棘）［穴］（户橘）［伯］（音逼）

［噎］（於悉）［壹］（地一）［垤］（地一）

［至］（朱力）［结］（讫力、缴质）

［茀］（分聿）［忽］（虚屈）［拂］（分聿）

[毖]（音必）[没]（莫笔）[厄]（於栗）

[解]（讫力）[革]（讫力）[国]（于逼）

[福]（笔力）[辐]（笔力）

質術栉物（喉牙）迄陷（三等）昔锡职（三四等）

合用例证（质无号，术，栉，物，迄、陷、昔，锡，职）

《定之方中》：日室栗漆瑟

《大车》：室[穴]（户橘）日

《东门之墠》：栗室即 《东方之日》：日室室即

《山有枢》：漆栗瑟日室 《车舝》：漆栗瑟[壹]（地一）

《黄鸟》：[穴]（户橘）慄 《旄丘》：[伯]（音逼）日

《素冠》：棘[结]（讫力）一 《鸣鸠》：七一[结]（讫力）

《杕杜》：[来]（六直）[疚]（讫力）[至]（朱力）恤

《十月之交》：[血]（虚屈）室

《宾之初筵》抑悒秩 《緜》：[穴]（户橘）室

《文王有声》：淢（况域反）匹

《皇矣》：[茀]（分聿）仡（鱼乞）[忽]（虚屈）[拂]（分聿）

《假乐》：抑秩匹 《公刘》：密即

《良耜》：挃（珍栗）栗栉（侧瑟）室

《渐渐之石》：卒（在律）[没]（莫笔）出

《北门》：适益[适]（竹棘）

《淇奥》：[箦]（侧历）锡壁。

《正月》：[局]（居亦）蹐（井亦）脊蜴（星历①）

① 朱氏误以“蜴”为“蜥”。通行本音易，不误。

《皇矣》：辟（婢亦）剔（它历）　《瞻卬》：刺狄

《文王有声》：绩辟　《韩奕》：幭（莫历）［厄］（於栗）

《殷武》：辟（音璧）绩辟［解］（讫力）

《羔羊》：［革］（讫力）绋食　《殷其雷》：［侧］（庄力）[1]息

《桑中》：［麦］（讫力）弋　《载驰》：［麦］（讫力）极

《楚茨》：棘稷翼亿食［祀］（逸织）［侑］（夷益）［福］（笔力）

《宾之初筵》：［识］（音失）［又］（夷益）

《惜诵》：释［白］（音弼）

《菀柳》：息暱极　《泮水》：德［服］（蒲北）［馘］（况璧）

"日室栗漆"与"瑟"叶，"桎栗室"与"栉"叶，可见质栉同韵，"穴"音户橘与"慓"叶，又与"室"叶，可见质术同韵，"伯"音逼与"日"叶，"结"叶讫力与"辟一"叶，"秩匹"与"抑"叶，"怭秩"与"抑"叶，"匹"与"滅"叶，密与"即"叶，可见质职同韵，"来"叶六直、"疚"叶讫力、"至"叶朱力与"恤"叶，可见术职同韵，"血"叶虚屈与"室"叶，可见质物（喉牙）同韵，"忽"叶虚屈，"茀拂"叶分聿与"仡"叶，可见物（喉牙）与迄同韵，"謫"叶竹棘与"适益"叶，可见昔职同韵，"箦"叶侧历与锡璧叶，"辟"与"剔"叶，"刺"与"狄"叶，绩与辟叶，可见昔锡同韵，"解"叶讫力，与"辟绩"叶，可见昔锡职同韵，"厄"叶於栗与"幭"（莫历）叶，可见质锡同韵，"识"音

[1]"侧"读叶音然后与"息"押，可见"侧息"不同韵。参看下文。

失与“又”（夷益）叶，可见质昔同韵。这样互相系联，就构成质职这个大韵部了。

三 物 没

1. 物（屑）

物勿弗紱黻绋韍（市）佛拂茀祓

2. 没

没殁骨鹘汩勃渤悖饽艴鹁讳孛咄突腯凸忽笏惚兀杌扈堀讷猝卒捽滵搰

例证

《怀沙》：汨忽

这个韵部独用的情况比较少见，往往通过叶音，与质术迄相押。例如（物无号，质，术，迄，没）：

《蓼莪》：律[弗]（分聿）卒

《渐渐之石》：卒（在律）[设]（莫笔）出《皇矣》：[茀](分聿）仡[忽]（虚屈）[拂]（分聿）

四 曷 黠

1. 曷

曷褐鶡蝎喝怛妲阏怯挞遏额黧阏刺辣瘌渴达蘖葛萨揉捺

2. 末

末秣（韎）抹妹沫拨茇钵括聒鸹适阔活夺敓脱豁涉斡涴撮捋掇跋魃废拔钹轱

3．黠

黠札紮拔劼滑猾入豽察戛轧揠猰杀煞铩茁

4．镗

牽（镗）辖刹瞎獭刮鸹刷

5．月（唇）

伐筏罚阀茷髮发韈（襪）

叶　音

［害］（音曷）

曷末黠镗合用例证（曷无号，末，黠、镗　月）

《甘棠》：伐茇（蒲曷）　《蓼莪》：发［害］（音曷）

《四月》：发［害］（音曷）　《车舝》：舝（胡瞎）［逝］（石列①）渴括

《生民》：达［害］（音曷）　《瞻卬》：夺说（音脱）

《思美人》：发达　《芣苢》：掇夺

凡读叶音然后与月薛韵叶者，都是曷黠韵字。例如

《击鼓》：［阔］（苦劣）说；［阔］（苦劣）［活］（户劣）

《硕人》：［活］（户劣）［濊］（许月）［发］（方月）

揭孽朅

《君子于役》：月［佸］（户劣）桀［括］（古劣）［渴］（巨列）

《采葛》：［葛］（居谒）月　《子衿》：［达］（他悦）阙月

《东方之日》：月［闼］（它悦）［闼］［发］（方月）

---

① 依朱氏体例，这里“逝”字不宜叶音石列。

《甫田》：桀[怛]（旦悦）　《匪风》：[发]（方月）偈[怛]（旦悦）

《采薇》：烈[渴]（巨列）

《都人士》：[撮]（租悦）[发]（方月）说（音悦）

《烝民》：舌[发]（方月）　《瞻卬》：[达]（佗悦）杰

《长发》：[拔]（必烈）[达]（他悦）[达]越[发]（方月）

烈截；鉞烈[曷]（汉书作遏叶阿竭）蘖（五葛叶五竭）[达]（陀悦）截[伐]（房越）桀

五　月　　薛

1．月（喉牙）

月刖越粤钺曰厥蹶蕨哕阙谒阔歇蝎汗揭竭碣

2．屑

屑切窃结絜洁桔袺拮节疖血罔缺玦诀觖谲镢驮决茢鸩觖抉穴姪哄垤耋迭跌绖蹶瓞咥铁餮缬撷颉涅捏截啮臬阻蔑蠛蠛噎咽挈契锲蹩窒蛭

3．薛

薛绁袭泄渫离媟瞬列烈洌冽裂茢栵哲桀杰竭碣楬揭偈傑热苶晢浙舌折孽蘖蘖灭朅揭愒鳖绝雪悦阅哕爇蟥说拙歠啜辍惙龈缀掇劣埒锇瘪别辙澈彻撤孑讦设掣威

月（喉牙）屑薛合用例证（薛无号，屑，月）

《草虫》：蕨惙说（音悦）《子衿》：[达]（他悦）阙月

《硕人》：[活]（户劣）[濊]（许月）[发]（方月）

揭孽朅（欺列）

《君子于役》月[佸]（户劣）桀[括]（古劣）[渴](巨列)

《东方之日》：月[闼]（它悦）[闼][发]（方月）

《匪风》：[发]（方月）偈[怛]（旦悦）

《正月》：结[厉]（力桀）灭威（呼悦）

《都人士》：[撮]（租悦）[髮]（方月）说（音悦）

《烝民》：舌[发]（方月）

《长发》：[拨]（必烈）[达]（他悦）[达]越[发]（方月）烈截；钺烈[曷]（阿竭）[蘖]（五葛叶五竭）[达]（佗悦）截伐桀

《旄丘》：[葛]（居谒）节

六　药　　觉

1．药

药若跃禴龠钥籥略掠脚屩勺灼斫酌缴妁烁铄弱箬绰约郤（却）虐疟勺芍削斮爵雀爝嚼鹊碏醵缚矍著谑臄

2．铎

铎度莫幕膜摸漠瘼寞落络洛雒烙珞酪乐骆托橐箨拓柝蓦魄作柞凿鑿错厝各阁胳格咢愕鄂锷萼噩鳄颚（腭）博搏恶垩泊亳箔薄礴确藿霍壑索涸鹤貉昨酢笮髆襮诺扩郭廓椁（槨）蒦蠖获镬濩鞹

3．觉

觉角桷珏榷搉榷嶽岳乐鹫浞鹭捉朔塑数斲涿诼掉卓啄剥驳倬邈雹暴璞樸朴愨確（碻确）埆浊濯擢镯渥握偓幄喔龌逴犖学嚁雘濁娖齪藐

叶　音

[绺]（去略）　[敎]（弋灼）　[蓆]（祥籥）

[夕]（祥籥）　[硕]（常灼，常约）[获]（黄郭，胡郭）

[泽]（徒洛，康落）　[戟]（讫约）　[宅]（达各）

[客]（克各）　[踖]（七略）　[炙]（陟略）

[莫]（音麦叶木各）　[庶]（陟略）　[格]（刚鹤）

[白]（仆各）　[柏]（逋莫，音博）[弈]（弋灼）

[怿]（弋灼）　[赫]（黑各）　[席]（祥勺）

[射]（弋灼）　[逆]（宜脚）　[貊]（莫博）

[尺]（尺约）　[舄]（七约）　[弈]（弋灼）

[释]（时若）　[蹠]（音灼）　[耄]（毛博，音莫）

[沼]（音灼）　[熇]（许各）　[昭]（音灼）

[懆]（七各）　[溺]（奴学）

药铎觉合用例证（药无号，铎*，觉*，）

《葛覃》：莫濩[绺]（去略）[敎]（弋灼）

《氓》：落若　《缁衣》：[蓆]（祥籥）作

《载驱》：薄鄘[夕]（祥籥）　《驷驖》：[硕]（常灼）[獲]（黄郭）

《无衣》：[铎]（徒洛）[戟]（讫约）作

《皇皇者华》：骆若度　《白驹》：藿[夕]（祥籥）[客]（克各）

《楚茨》：[踖]（七略）[硕]（常约）[炙]（陟略）莫（木各）[庶]（陟略）[客]（克各）错度（徒洛）[获]（黄郭）

[格]（刚鹤）酢

《裳裳者华》：[白]（仆各）骆骆若　《瓠叶》：[炙]（陟略）酢

《颊弁》：[柏]（逋莫）[奕]（弋灼）[怿]（弋灼）

《行苇》：[席]（祥勺）酢[荐]（即略①）[炙]（陟略）臄（渠略）咢

《板》：[怿]（弋灼）莫　《抑》：[格]（刚鹤）度[射]（弋灼）

《泮水》：博[敎]（弋灼）[逆]（宜脚）（获]（黄郭）

《闷宫》：[绎]（弋灼）[宅]（达各）[貊]（莫博）诺若；[柏]（逋莫）度[尺]（尺约）[舄]（七约）[硕]（常约）[奕]（弋灼）作[硕]若

《山鬼》：若[柏]（音博）作

《哀郢》：[蹠]（音灼）[客]（康落）薄[释]（时若）

《灵台》：濯（直角）鬻（户角②）[沼]（音灼）跃

《板》：虐谑跞（其略）[耄]（毛博）谑[熇]（许各）药

《抑》：[昭]（音灼）乐（音洛）[懆]（七各）貌（美角）[教]（叶入声）虐[耄]（音莫）

《桑柔》：削爵濯[溺]（奴学）

《崧高》：貌[伯]（逋各）跞（渠略）濯

---

① "春"字不当认为入韵。

② 通行本音鹤。

七 麦 德

1. 陌（二等）

陌貊蓦貉磔舴白帛舶伯迫百柏啧额坼拍魄怕赫嚇格骼砉宅择泽翟虢馥

2. 麦

麦脉（脈）霢脈获画嫡划蝈馘帼掴檗擘缂赜稍责簀帻策册筴栅剥覈翮核隔膈鬲革摘谪（謫）戹（厄）扼搤阨轭哑索（索）

3. 职（二等）

崱测恻色啬穑嫡侧仄昃

4. 德

德得勒肋仂泐刻克剋特朓黑墨默冒缷万贼塞北菔（蔔）僰匐踣或惑蜮国馘

陌（二等）麦职（二等）德合用例证（陌无号，麦，职，德，昔，锡，质，屋，缉）

《关雎》：得[服]（蒲北）侧　《柏舟》：侧特慝

《有狐》：侧[服]（蒲北）　《六月》：则[服]（蒲北）

《天问》：惑[服]（蒲北）　《怀沙》：默[鞠]（名额）[抑]（于革）

《悲回风》：默得　《远游》：德则

《皇矣》：德色革则　《大田》：螣贼

《烝民》：德则色　《瞻卬》：忒[背]（心墨）慝

凡读叶音然后与陌（三等）职（三四等）昔锡叶韵者，都是麦德韵字。例如：

《北门》：适益[谪]（竹棘）　《淇奥》：[箦]（侧历）锡璧
《韩奕》：鞗（莫历）[厄]（於栗）
《羔羊》：[革]（讫力）絿食　《殷其靁》：[侧]（庄力）息
《桑中》：　[麦]（讫力）北[1]弋《载驰》：[麦]（讫力）极
《园有桃》：棘食[国]（于逼）极
《伐檀》：[辐]（笔力）[侧]（庄力）稿億特食
《硕鼠》：[麦]（讫力）德[国]（于逼）[国]直
《鸤鸠》：棘忒[国]（于逼）《七月》：[穆]（六直）[麦]（讫力）
《六月》：饬[服]（蒲北）[急]（音棘）[国]（于逼）翼[服]（蒲北）[国]（于逼）
《采芑》：翼奭[服]（蒲北）[革]（讫力）
《斯干》：翼棘[革]（讫力）
《抽思》：北域[侧]（庄力）[得]（徒力）息
《湘君》：极息[侧]（庄力）
《天问》：[得]（徒力）殛；极[得]（徒力）
《北山》：息[国]（越逼）《青蝇》：棘[国]（越逼）
《文王》：翼[国]（于逼）《大明》：翼[福]（笔力）[国]（越逼）
《崧高》：德直[国]（于逼）
《常武》：[戒]（讫力）[国]（越偪）；翼克[国]（越逼）
《閟宫》：稷[福]（笔力）[穆]（六直）[麦]（讫力）[国]（于

① "北"字应读叶音。下文"稿特德忒克"同。

逼）稿

《殷武》：［国］（越逼）［福］（笔力）

朱熹反切虽有不一致的地方，但是在多数情况下，麦德和质职的界限是清楚的。最有启发性的是：当“革”字与职昔锡等韵相叶时，都叶音讫力反，唯有与“德色则”相叶时（《皇矣》）不叶音讫力反。又如“德”字虽未注叶音，但是在《楚辞》中，“得”字两次叶音徒力反。这都足以证明职德是分用的。职德分用，由来已久。范晔《后汉书》的传赞，刘勰《文心雕龙》的赞，早已分用了。

八 缉 立

缉茸十什拾执汁习袭隰集辑入廿揖挹邑溼（湿）及笈蛰絷舝立粒笠苙急汲给伋级芨岌泣涩吸翕歙濈悒浥熠

缉韵独用例证

《螽斯》：揖蛰 《燕燕》：及泣

《谷中有蓷》：溼泣泣及 《皇皇者华》：隰及

《无羊》：濈溼 《棫朴》：楫及

《离骚》：急立 《天问》：悒急

九 合 洽

1. 合

合盒阖鸽蛤郃答跋飒卅沓遝踏锴杂帀（匝）嚼拉纳钠衲溘殪

2. 盍

盍阖嗑腊蜡耷榻塔鲽嗒遏蹋阖榼磕

3．洽

洽狭袷峡恰掐帢夹郏袷跲眨插臿霎厣箑劄

4．狎

狎霅柙匣喋鸭压押甲胛翣呷

叶　音

［邑］（乌合）［集］（昨合）［辑］（祖合）［接］（音匝）

合盍洽狎合用例证（合无号，盍*，洽×，狎××）

《小戎》：合韩［邑］（乌合）　《大明》：［集］（昨合）合

《板》：［辑］（祖合）洽×　《国殇》：甲××［接］（音匝）

十　葉　业

1．葉

葉接睫楫（楫）婕摄蹀涉猎蹑躐捷腌聂蹑镊箫谮韘嗫蓄慑慴惹摺霅妾踥衱辄晔馇烨箑霎魇摩靥厌

2．怯

怯帖贴协葉緤侠挟颊铗荚蛱惬箧牒喋蹀谍堞叠苶瞀燮屧蹼韘婕浹

3．业

业邺業胁怯胠劫跲衱

叶　音

［甲］（古协）［及］（极业）

葉怯业合用例证（葉无号，怯*，业×）

《匏有苦叶》：葉涉　《芄兰》：葉韘韘［甲］（古协）*

《采薇》：业×捷　《烝民》：业×捷［及］（极业×）

《长发》：葉业 《哀郢》接涉：

声　母

关于朱熹反切的声母系统，研究起来比较困难，因为某些字的叶音似乎是读成另一个字的音，例如“福”叶笔力反，是读“福”如“逼”，并不能证明轻唇与重唇相通，“湛”叶持林反，是读“湛”如“沈”，并不能证明舌头与舌上相通；“迈”叶力制反，是读“迈”如“厉”，并不能证明明母与来母相通；“为”叶吾何反，是读“为”如“讹”，并不能证明疑母与喻母相通；又如“羹”叶卢当反，也是读成另一字音（但不知是哪一个字①），并不能证明见母与来母相通。但是，如果拿《中原音韵·词林韵释》对照，还可以看出朱熹反切的声母系统的。现在分析如下：

清浊混用

1．见群混

局，叶居亦反（《正月》）

2．影喻混

远，叶於园反（《角弓》）　矣，叶于姬反（《十月之交》）

3．晓匣混

昊，叶许候反（《巷伯》）　降，叶呼攻反（《旱麓》）

舸，呼加反，叶音何（《哀二世赋》）　活、叶呼酷反（《载芟》）

① 可能读成“郎”字，因为《楚辞·招魂》“羹”叶音郎。

4．端定混

动，叶德總反(《长发》)　图，叶丁五反（《烝民》）

得，叶徒力反(《天问》,《抽思》)　地，叶音低（天问》）

5．透定混

涛，徒端反，叶土究反[1]（《野有蔓草》）　蛇，叶土何反（《斯干》）

6．知澄混

浊，叶竹六反（《渔父》）

7．神审混

神，叶式云反（《大招》）

8．审禅混

纾，音舒，叶上与反（《采菽》）　施，叶时遮反（《丘中有麻》）

释，叶时若反（《哀郢》）

9．床山混

士，叶音所（《常武》）

10．精从混

尽，叶子忍反（《楚茨》）　皂，叶子苟反（《大田》）

臧，叶才浪反（《颂弁》）　辑，叶祖合反（《板》）

存，叶祖陈反（《远遊》）

11．帮並混

保，叶音鲍

---

[1] 宋本作上究反，误。今依通行本。

12. 滂並混

蒲，叶滂古反（《扬之水》）

13. 敷奉混

坟，叶敷连反（《天问》） 繁，叶纷乾反（《公刘》）

由此类推，见与群，照与神，庄与床，心与邪，非与奉，也应该是混的。

喻三与喻四混用

蛇，叶于其反①（《斯干》） 犹，叶于救反（《小旻》） 有，叶音以（《反离骚》） 用，叶于尅反（《小旻》）

喻邪混用

祀，叶逸织反（《大田》，《旱麓》）又叶养里反（《生民》，《潜》）

俟，叶羽已反（《相鼠》） 又叶于纪反（《吉日》）

这个现象不大好说明，也许可以认为读成近似的声母，因为喻母是舌面半元音[j]而邪母齐齿字可能已变为[ʑ]

泥娘混用

南，叶尼心反（《燕燕》，《鼓钟》），又叶尼金反（《招魂》）

能，叶音尼（《成相》）

知照混用

中，叶诸良反（《桑中》）又叶诸仍反（《小戎》）展，

① 当云叶音移，

叶诸延反（《君子偕老》）

照庄混用

昭，叶侧豪反（《鹿鸣》），又叶侧姜反（《桑柔》）

神禅混用

蛇，市奢反[1]（《斯干》）抒，上与反（《惜诵》）[2]

審山混用

侁，叶式巾反（《招魂》）

施，叶所加反（《天问》），又叶疏何反（《哀时命》，《鸿鹄歌》）

禅穿混用[3]

鶬，市由反，叶齿九反（《遵大路》）

精庄混用

陬，侧鸠反，又子侯反（《离骚》）

娵，音邹，又子侯反（《楚辞》）

清初混用

差，初佳反，叶七何反（《东门之枌》）

心山混用

三，叶疏簪反（《摽有梅》）

萧，叶疎鸠反（《采葛》）

斯，叶所宜反[4]（《墓门》）

---

① 《广韵》"蛇"食遮切，神母字，"市"时止切，禅母字。

② 《广韵》"抒"神与切，神母字，"上"时掌切，禅母字。

③ 禅穿混用，是某些禅母字转入穿母，这是一些平声字，正如现代汉语"臣"读如"陈"，"常"读如"长"。

④ 宋本误作"所宜也"，通行本未注叶音

生，叶桑经反（《常棣》，《伐木》，《节南山》，《小宛》）非敷混用

风，叶孚愔反（《绿衣》，《晨风》，《何人斯》，《烝民》），又叶孚音反（《桑柔》）

封，叶孚音反（《天问》）　纰，孚浮反（《丝衣》）

分，叶敷因反（《天问》），又叶孚巾反（《成相》）

反，叶孚绚反（《氓》）　阪，叶孚裔反（《伐木》）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朱熹时代共有21个声母，即：

1．见母（包括群母仄声字）

2．溪母（包括群母平声字）

3．疑母①

4．喻母（包括喻三、喻四及影母）

5．晓母（包括匣母）

6．端母（包括定母仄声字）

7．透母（包括定母平声字）

8．泥母（包括娘母）

9．知母（包括澄母，床母仄声字，照母及一部分庄母字）

10．彻母（包括澄母，床母平声字，穿母及一些神母，

① 疑母独立，未与影喻混。所以"顒"读五容反，又鱼容反，"霓"读五稽、五历、五子三反，等等。

禅母，初母字）

11．审母（包括禅母，一些心母字和一些神母，山母字）

12．精母（包括从母仄声字及庄母一部分字）

13．清母（包括从母平声字及初母一部分字）

14．心母（包括邪母及山母一部分字）

15．帮母（包括並母仄声字）

16．滂母（包括並母平声字）

17．明母

18．非母（包括敷奉母）

19．微母

20．来母

21．日母

这样，朱熹反切的声母系统和《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就非常接近了。

声　调

朱熹时代的声调和切韵系统一样，即平、上、去、入四声。平声不分阴阳，所以在反切中，今阴平声字和今阳平声字可以互为反切。例如：

（1）以今阴平声字为今阳平声字的反切下字：

梦，叶莫登反（《正月》）　潜，叶贤鸡反（鼓钟》）

旂，巨依反，叶巨巾反（《采菽》），又叶其斤反（《泮水》）

濡，叶而朱反（《羔裘》），又叶如朱反（《皇皇者华》）

渝，叶容朱反（《羔裘》），又叶用朱反（《板》）

梅，叶莫悲反（《终南》，《鸿鹈》，《四月》）

来，叶陵之反（《终风》，《君子于役》，《子衿》，《白驹》）

芹，其斤反（《泮水》）　翰，叶胡干反（《崧高》，《江汉》）

难，叶乃多反（《桑扈》）　颜，叶鱼坚反（《君子偕老》，《抑》）

（2）以今阳平声字为今阴平声字的反切下字：

宫，叶居王反（《桑中》）　萎，叶於回反（《谷风》）

施，叶疎何反（《哀时命》）　差，初宜反（《燕燕》）

师，叶霜夷反（《节南山》）　思，叶新方反（《泉水》）

驱，叶祛尤反（《载驰》）　租，子胡反（《鹑鹊》）

氐，叶都黎反（《节南山》）　敦，叶都回反（《北门》）

熏，叶眉贫反（《鸢鳖》）　昆，叶古匀反（《葛藟》）

孙，叶须伦反（《何彼秾矣》）

入声字，仍有－k、－t、－p三类。但是，梗摄和曾摄入声三、四等已由－k变为收－t，与现代客家话相同。参看上文入声质职韵例证。

（原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1982年2月，又收入《龙虫并雕斋文集》第3册，中华书局1982年10月）

等韵及其他

《类　音》研　究

一、本篇的旨趣
二、《类音》的作者及其著书的目的
三、五十字母
四、四呼
五、全分音
六、二十四类
七、反切
八、结论

一、本篇的旨趣

专为了解音理起见，中国的等韵书实在不值得我们去研究；我们只须对现代语音学作仔细的研究就行了。等韵书里所阐发的音理，非但不能比现代语音学里所阐发的更高明，有时他们还用“金、木、水、火、土，东、西、南、北、中，春夏秋冬，阴、阳，清、浊”等等玄虚的字眼，使我们着迷，堕入五里雾中。

但是，我们为了两个理由，不得不研究等韵书。第一，如果要研究中国的音韵学史，决不能撇开了等韵学不说。若要叙述等韵学，就非先研究关于等韵学的各种书籍不可。第二，现在中国国学界还有些人以为等韵学乃是很高深的学问，我们应该把他们所崇拜的偶像打破，使青年们不致误以为等韵学比现代语音学更高深，打破偶像的上好方法就是把等韵书加以很浅显的说明，使大家知道所谓等韵者，不过是这么一回事，就不至于再觉得它神秘莫测了。中国的音韵学者谈及音理的时候，往往犯了夸大的毛病。《类音》里说："姑就有字者立类，而无字者存其说以告天下。后世之人，万一有神解妙悟者，闻而莫逆于心，遥相应和，是以子云而知子云也。千载下犹旦暮遇之也！"章太炎先生的《音理论》里也说："穷言音理，大地将无解音之人，故顺道大疑而止。"我们觉得，实在不必说得这样神秘。单就音理一方面而论，刘半农先生胜过章太炎先生，但刘先生在他的《调查中国方音用标音符号表》的附注里说："方音浩繁如烟海，要非区区百数十符号所能尽。是以此表在今日或可视为苟完，更越年，容即摧烧毁弃之。此道不乏方家，当知余言之非谬也。"拿刘先生的话比较章先生的话和《类音》里的话，可以看出新旧音韵学家的态度之不同。我们对于前贤的态度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从前没有适当的音标，而中国的字音又与字形不发生一定的关系，他们用了许多"神而明之"的苦功，当然觉得这是高不可攀的学问。但是，就现代语音学看来，等韵学实在平凡得很。语音学也像其他科学一样，有些问题是尚

待解决的；然而等韵学里的问题一到了语音学里都得到正当的解决。我们承认等韵学里有些名词很不容易解释，但这并不是我们的知识不够了解它们，而是另外的两个原因。第一，原作者对于音理尚未弄清，所以有些缠七夹八的名称，如果我们在他的书中寻求合于音理的系统，倒反把他的意思解释错了。第二，原作者受了自己的方音的影响，有些地方是拿他自己的方音去推测古音或创立标准音的；如果我们拿现代的国语去解释他的话，或拿别人所定的古音系统去范围他所定的系统，也会把他的意思解释错了。所以我们只该细心去体会原作者的真意，绝对不该对于等韵学有一种高深的感觉。而这一篇文字的旨趣，除了为中国音韵学史作一种整理的工夫之外，就在乎显示等韵学是一种很平凡的学问。《类音》一书，是明、清学派的等韵学的著作当中颇重要的一部，所以我们先从《类音》研究起。

二、《类音》的作者及其著书的目的

《类音》的作者潘耒，字次耕，号稼堂，江苏吴江人，生于西历一六四六年，殁于一七〇八年，享寿六十三岁。

潘耒为历史家潘柽章之弟，柽章既遭史祸，死，耒乃受业于同郡徐枋与顾炎武。群经诸史，旁及算数宗乘，无不通贯；诗文尤精博，先辈陆稼书，翼王诸老交推之。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朝廷开博学鸿词科，耒以布衣被荐举。廷试二等、授检讨，纂修明史。充日讲起居注官。时与馆选者

多起家进士，耒与朱竹垞、严荪友两先生独由布衣入选，文最有名；凡馆阁经进文字，必出三布衣手，同列忌之。耒尤精敏敢言，无稍逊避，卒为忌者所中，坐降调，以母忧归，遂不复出。著有《遂初堂集》四十卷。又因等韵之法，更推求以己意，撰《类音》八卷，与顾炎武《音学五书》殊有出入。

潘耒著《类音》，其目的在乎修正以前等韵诸书，"更著新谱，斟酌古今，通会南北，审定字母，精研反切，务令音得其真，读得其正"。"使五方之人，去其偏滞，观其会通，化异即同，归于大中至正。"

为什么要斟酌古今呢？潘氏说：

"天下无不可迁之物。声音之出于喉吻，宜若无古今之殊；而风会迁流，潜移默转，有莫知其然而然者。'楚骚'之音异于风、雅，汉魏之音异于屈宋。古读'服'为'匐'，而今如'复'；古读'下'如'户'，而今如'夏'；古读'家'如'姑'，而今如'嘉'；古读'明'如'芒'，而今如'名'。此第就常用之字，考其旁押而知之；其不见于'风、骚'，不经于押用，而变音转读者，不知其几也。古无韵书，某字某音莫得而考。自周颙、沈约著为韵谱，系之反切，而后字有定音，音有定韵。凡方隅之音，讹滥之读，质于谱而知其非，立可改正，功不细矣。而无如代异时移，迄于今日，不独唐、虞、三代之音渺不可追，即齐、梁之音，亦已渐失其故。有一母全变者，如'微'母之字，今北人读作'喻'母；'疑'母之字，南人半读作'喻'母（如'鱼''崖''牙''尧'

‘五’‘雅’‘雁’‘药’‘乐’‘月’‘岳’等字），北人全读作‘喻’母；‘邪’母之字，南北人俱读作‘从’母。有一母半变者：‘泥、娘’母下，齐齿、撮口之字，南北人俱读作‘泥’母；‘照、穿、床、审’四母下，开口、合口之字，南人读作‘精、清、从、心’四母；‘禅’母下字，北人半读作‘澄’母。有一韵全变者；‘江’韵之字，举世读作‘唐’韵；‘歌’韵之字，吴音读作‘模’韵；‘麻’韵之字，吴音读作‘歌’韵；‘灰’韵之字读作‘规窥’，‘肴’韵之字读作‘宵豪’；至‘侵、覃、咸、盐’四韵闭口之音，自浙、闽人而外，举世读作‘真、寒、山、先’。又上声浊母之字，多读作去声；入声之字，北人散入三声。其余只字单音之变，又不可枚举也。”

为什么要通会南北呢？潘氏说：

“五方之民，风土不同，气秉各异。其发于声也，不能无偏。偏则于本然之音必有所不尽。彼能尽者与不能尽者遇，常相非笑而无所取裁，则音学不明之故也。《淮南子》云：‘轻土多利，重土多迟；清水音小，浊水音大。’陆法言谓‘吴楚时伤轻浅，燕赵时伤重浊，秦陇去声为入，梁益平声似去。’此方隅所囿，无可如何者也。乃北人诋南为鴂舌之音，南人诋北为荒伦之调；北人哂‘知’‘之’不分，‘黄’‘王’不别；南人笑北人‘屋’‘乌’同音，‘遇’‘喻’同读。是则然矣。亦知其各有所短，各有所长乎？南人非特缺‘照’母开口一呼，混‘喻、匣’二母已也；凡‘审、禅、穿、床’之开口、合口二呼，皆不能读，又以‘歌、戈’混于‘敷模’，‘庚、青、蒸’混于‘真、文’，凡五韵之字，无一字正读者。

北人非特无入声缺‘疑’母已也，竟以入声之字散入于平上去三声，反谓平声有二，以稍重者为上平声，稍轻者为下平声，欲以配上去为四声。是四声芟其一、添其一矣。‘疑’母同‘喻’，‘微’母亦同‘喻’；至‘群、定、床、从、并’五母之上去二声，竟与‘见、端、照、精、帮’五母相乱，非唯本母不能再分阴阳，并上去入三声而皆失之。此其所短也。若夫合口之字，北人读之最真，撮口之字，南人读之最朗。清母之阴阳，北人天然自分，浊母之阴阳，南人矢口能辨。此其所长也。倘能平心静气，两相质正，舍己之短，从人之长；取人之长，益己之短，则伪者可正，缺书可完，而本有之音毕出矣。”

由上述的两段文章看来，潘氏著《类音》的目的在乎正天下之音。什么是正音呢？以古音为标准吗？不，潘氏以为“生今之世，不能不用今音。”这是他的主张与他的老师顾炎武的主张大不相同的地方。他所谓正音，不是古音，而是南北音的调和。所以他说：“举世同然之音则从之，方隅偏驳之音，则正之。”举世同然之音，自然没有问题；至于所谓‘偏驳之音’，拿什么做标准呢？这只好拿古音来做标准了。例如‘微’母与‘喻’母，古音能分而今北音不能分，就算北音是偏驳之音。又如‘真’韵与‘庚’韵，古音能分而今南音（吴语）不能分，就算南音是偏驳之音。依这一个标准去规定正音，正音的声母韵母的数目，比南音或北音里的声母韵母的数目都要多些。这种目的，与民国初年初制注音字母之目的大致相似。但是，除此之外，潘氏又以为有些音是古人

能分，而今南北音都不能分的，也该矫正。例如"'邪'母之字，南北人俱读作'从'母"，"'灰'韵之字，南北人俱读作'规窥'"，我们为保存古音的分别起见，仍不能不分。

《类音》的目的，除了规定正音之外，还要订正旧韵书的排列法与反切法。这已经是从内容的问题到体裁的问题了。至于潘氏主张如何排列，如何反切，详见下文。

潘氏撰《类音》的经过，依他自己叙述如下："余自少留心音学。长游京师，寓卫尔锡先生所。适同此好，锐意讲求。先生，晋人也；余，吴人也。各执一见，初甚牴牾；发疑致难，日常数返。渐相许可，渐相融通。久而冰释理解，不特两人所素谙者交资互益，而昔人所未发者，亦钩深探颐而得之。于是五十母、四呼、二十四类之说定，而图谱成焉。犹未敢自足。年来遍游名山，燕、齐、晋、豫、湖、湘、岭、海之间无不到，贤豪长者无不交，察其方音，辨其呼母，未有出乎二十四类之外者，亦未有能尽通二十四类之音者。遂将勒成一书，公之天下。"

依这一段文字看来，潘氏先定下了著书的目的，然后到各地求证据。他的态度对不对，我们暂且不谈。我们先依他所定正音的标准去看他能否自圆其说。

三、五十字母

要知道潘耒为什么把三十六字母改为五十字母，须先知道他对于字母的几个基本概念。

第一，他以为字母是有清浊之分的。这似乎与其他等韵学家的看法相同，而实际上是不相同的。譬如他说："'影、喻、晓、匣'清也，'群、疑'浊也，'见、溪'清浊半者也，"这就与《切韵指掌图》的说法不一样了。《切韵指掌图》以"见、影"为全清，"溪、晓"为次清，"群、匣"为全浊，"疑、喻"为不清不浊。我们首先要问："潘氏为什么把'喻、匣'二母认为清音呢？"尤其是"匣"母，恐怕除了潘氏一人，没有把它认为清音的。但是，我们再看他的五十字母图说，就更惊讶，因为他把《切韵指掌图》所认为半清半浊而《韵会》与《切韵指南》等书所认为浊音的"邪、禅"二母，以及《切韵指掌图》所认为不清不浊而《韵会》认为次浊的"微、来、日"三母，都排在横看的第一、二排，换句话说就是与他所谓的清音"喻、匣"二母同排。说是他的排列法是没有意义的吗？但是潘氏是最讲究排列法的人，他自己说："务使阴阳清浊各具其音，相偶相从，而不违其序。"这样看起来，"邪、禅、微、来、日"既然与"喻、匣"相偶相从，我们就不能不因类推而断定潘氏的意思是以为"邪、禅、微、来、日"也都是清音了。现在我们要替潘氏对于清浊二字下定义，就只能由他自己所定的系统里归纳出一个道理来。经过了归纳的工夫，我们知道了潘氏所下清浊音的定义是：

1. 清音＝纯粹摩擦音及元音，在三十六字母中为"审、禅、心、邪、非、奉、微、来、日、影、喻"；

2. 半清半浊＝闭塞与闭塞摩擦的幽音，在三十六字母中为“见、溪、端、透、照、穿、精、清、邦、滂”；

3. 浊音＝闭塞与闭塞摩擦的响音，及鼻音化的声母，在三十六字母中为“群、疑、定、泥、床、从、并、明”。

关于这定义，我们还可以替他解释一下子。摩擦音与元音很相近，只要把摩擦音取销了摩擦性，就成为元音，所以他把摩擦音与元音认为同类是有相当的理由的。“来”母属于“边音”，但“边音”也是摩擦音之一种，更用不着怎样解释了。鼻音化的声母，如m、n，nŋ之类，也是闭塞的响音之一种。所以潘氏的分类是有他的理由的，只是不幸而用了“清”“浊”两个容易令人误会的名词。

第二，他以为字母是有阴阳之分的。他所谓阴阳，既就字母上说，当然与普通所谓韵类的阴阳或声调的阴阳是没有关系的。我仔细地研究他的例子，才知道他所谓阴声的字母乃是不吐气的硬音，阳声的字母乃是吐气的软音。（此处所谓软硬，是指筋络收缩的程度而言。发音时筋络收缩很紧，叫做硬音，如果很松，就叫做软音。）

何以知道阴阳是指不吐气与吐气而言呢？我们试看他的《五十字母图说》则见“见”母属阴而“溪”母属阳；“端”母属阴而“透”母属阳，“照”母属阴而“穿”母属阳，“精”母属阴而“清”母属阳，“邦”母属阴而“滂”母属阳。“见、端、照、精、帮”都是不吐气的声母，“溪、透、穿、清、滂”都是吐气的声母，可见阴声就是不吐气，阳声就是吐气。就一般说，尤其是就吴语说，不吐气的音总比吐气的音硬些，硬

与软就是潘氏所谓的“重”与“轻”。潘氏既说：“重则为阴，轻则为阳，一阴一阳，常相对偶，”可见阴声就是不吐气的硬音，阳声就是吐气的软音了。

部位相同的辅音，若要再加分别，当然在发音方法上去寻找其相异之点。潘氏所据以分阴阳的，乃是常相对偶的异点；然而在发音方法上常相对偶的异点只有六个：（一）幽音与响音；（二）闭塞与摩擦；（三）非腭化与腭化；（四）不吐气与吐气；（五）硬音与软音；（六）纯粹声母与鼻化声母。幽音与响音，很容易令人误会，以为就是潘氏所谓阴声与阳声，尤其是《中原音韵》分平声为阴阳二类，适与幽音与响音之字母相当。但是，依此说法，该把“群”母认为“见”或“溪”的阳声，“定”母认为“端”或“透”的阳声，“床”母认为“照”或“穿”的阳声，“从”母认为“精”或“清”的阳声，“并”母认为“帮”或“滂”的阳声，才是道理，何至增加“舅、杜、朕、在、蓁”五母，以为“群、定、床、从、并”的阴声呢？可见阴阳并不是根据幽响而分的了。闭塞与摩擦更不是阴阳分别的根据，因为如上文所述，潘氏既以闭塞与摩擦为浊音与清音，就不能再以闭塞与摩擦为阴声与阳声，所以他说：“其阴阳者，非清浊之谓也。”非腭化与腭化，更与阴阳之说无关，因为潘氏并没有把“见、溪”等母像《广韵》一般地分为两类。至于纯粹声母与鼻化声母的分别，也不是潘氏所据以分阴阳的理由，因为他还把每一鼻化声母再分阴阳，例如“语”为“疑”之阴，“乃”为“泥”之

阴，“美”为“明”之阴等等。由此看来，只剩下不吐气与吐气，及硬音与软音，为阴阳的分别所根据了。

但是，这种解释还遇着一个难关。潘氏说：“‘见、端’非‘溪、透’之阴，‘溪、透’非‘见、端’之阳，不相配，故不对列。”假使阴阳仅仅是指吐气关系与硬软关系而言，那么“溪、透”可以说是“见、端”之阳了。以我猜想，他所谓阳声字，必须兼具有“浊流”的条件；“溪、透、穿、清、滂”虽也吐气，但其所吐的气是“清流”，只能勉强归入阳声，不能认为“见、端、照、精、帮”之阳。

“浊流”的说法，可以解释潘氏把“晓”母认为阴声而把“匣”母认为阳声的道理。我们假定潘氏读“晓”母为h而把把“匣”母读为ɦ（h的响音）。我们知道，吴语里的ɦ就等于所谓“浊流”。所以潘氏就把“匣”认为阳声，而以“晓”为阴声了。

“影”“喻”之分阴阳，就只靠硬软的差别了。如果当我们发元音的时候，先把声门紧闭，然后突然放开，这就是一种硬的读法，在法文称为attague dure，在国际音标为ʔ。如果我们开始就达到了元音的部位，这是一种软的读法，在法文称为 attague douce。依潘氏的意思，“影”母硬而“喻”母软，所以“影”为阴声而“喻”为阳声。

当潘氏论及声母的时候，阴阳之说乃是他的最重要的论据，三十六字母所以增加至五十字母，差不多完全根据着这一个理由。他说：

“《类音》之书未出，先以图目示人。有素谙反切，

熟习旧谱者，杂然送难曰：'三十六字母，本于梵音，其来尚矣。昔人持论，间有异同，子乃毅然删改，顿增之为五十，且创立字母，何其勇于自信乎？'曰：'非敢师心自用也，以声之阴阳辨之也。''影、喻、晓、匣'既分阴阳，而'群、疑、并、明'等不分阴阳，可添之母尚有十余，非缺漏乎？"

可惜他的话不免有些缭绕的地方。譬如他说"审音则轻者为阳为浊，重者为阴为清"，又说"人知清浊之为阴阳，而不知清声浊声又各自有阴阳。"由后一说看来，清声中有阳声，有前一说看来，清声当然是重的，阳声当然是轻的。那么清声中的阳声究竟是重的呢？还是轻的呢？如果要替他这种矛盾的地方辩护，就只有一个说法，这就是说清声中的阳声比清声中的阴声为重，但它却比浊声中的阴阳声为轻。

至于他说："北人非特无入声，反谓平声有二，以稍重者为上平声，稍轻者为下平声"，这话就把声调的阴阳，与字母的轻重混为一谈。又说："清母之阴阳，北人天然自分；浊母之阴阳，南人矢口能辨。"按之事实，亦不相符。潘氏所定的清母之阴阳如"心"母与"些"母，北人何尝能分？浊母之阴阳如"杜"母与"定"母，南人何尝能辨？又说："上声必重，重者属阴，宜于配阳"，却又把声调的轻重与字母的阴阳缠在一起。这些地方都是没法子替他辩护的。

第三，潘氏以为字母应该分为喉、舌、腭、齿、唇五类。字母的五分法，自古已然。惟宋元的等韵学分为牙、舌、唇、齿、喉，而潘氏分为喉、舌、腭、齿、唇。其字母之归类，

亦与宋元派不同。书中《声音元本论下》设问云："旧以'见、溪、群、疑'为牙音，今何以列诸喉音？旧以'照、穿、床、审、禅'为齿音，今何以列诸牙音，旧以'来、日'别缀于末，今何以列'来'于舌，列'日'于牙？'而'字止有四声，更无他呼别类，何以标为一母？旧以牙舌唇齿喉为序，今何以喉舌腭齿唇为序？"于是他自己答复说：

> "喉音者，舌居喉中，未著乎齿牙也。试问'衣''希''基''溪''奇''疑'六音者，类乎，不类乎？齿音者，以舌抵齿而后成声；牙音者，仅抵腭耳。试问'诗''时''知''鸱''迟'抵腭乎，抵齿乎？'来'为舌，'日'为牙，类也，有本位在也。'而'虽独音，然不入他母，则自为母矣，安可废乎？凡声之出口，必自内而渐及于外：始喉，次舌，次腭，次齿，而终之以唇，无余声矣。岂非天然之序乎？"

在未批评潘氏的说法以前，我愿意先谈一谈古人所谓牙、舌、唇、齿、喉。当我们研究古人的分类的时候，应该好好地体会古人的意思，不该专看字面。这恰像潘氏所分的清浊阴阳，如果我们专看字面，就很容易误会他的意思了。体会的方法，就在乎把原书里的例子做一番归纳的功夫。假使古人只提出牙、舌、唇、齿，喉五个名称，我们就很难知道古人的真意。幸亏他们在每一类都举了些代表字，又以那些代表字去统摄一切的音，那么，我们很容易归纳出一个系统来，而断定他们所谓牙、舌、唇、齿、喉的定义。依归纳的结果，除喉音的定义与现代语音学上的定义相符之外，古人

所谓牙、舌、齿，都与现代所谓牙、舌、齿不同。古人所谓牙，是指大牙，而且是靠着喉咙的，最尽头的大牙，最近舌根，所以古人误以舌根音为由尽头的大牙发声。潘氏不知此意，于是认为古人所谓牙音等于他自己所谓齿音。其实他"所谓牙音者，反抵腭耳"，定义既与古人所谓牙音的定义不同，也就不容混为一谈了。古人所谓舌音，乍看这名称觉得很糊涂。人类的语音，除了喉、唇之外，没有不用舌的。"端"系的字与"精"系的字，都是以舌抵齿的，为什么分为舌音与齿音两类呢？原来古人所谓舌音，就是现代所谓口内的闭塞音；齿音，就是现代所谓口内的摩擦音。"闭塞摩擦音"虽以闭塞始，却以摩擦终；闭塞的时间短，摩擦的时间长，所以古人也把它归入齿音。但是，古人为什么把口内的闭塞音叫做舌音，而把口内的摩擦音叫做齿音呢？因为口内的闭塞音发音时，舌与腭紧接而成全阻，所以古人感觉到舌的作用，而把这类的音叫做舌音。"见"系所以不会被称为舌音，也因舌根靠近口后，翘起时不像舌的前部或舌面翘起时容易使人感觉到的缘故。口内的摩擦音虽也用得着舌头，但舌只与上腭靠近而成半阻，所以古人感觉不到舌的作用，又因摩擦音可以维持很久，很像是从齿缝中摩擦而出，所以古人把它叫做齿音。边音虽也属于摩擦，但当其发音时，舌的中部也紧接上腭，很容易令人感觉到舌的作用，同时又觉得它与普通舌音不同，所以古人把它叫做"半舌"。"日"母乃是鼻音的闭塞摩擦，因为带鼻音，与普通的闭塞摩擦不同，所以古人把它叫做半齿。

明白了古人分类的原则，我们就知道潘氏的分类并不见得比古人高明。再说苛一点，潘氏的分法还比不上古人的分法。古人把“端”系与“精”系分为舌音与齿音两类，是因为他们如上文所说以闭塞与摩擦为标准，《韵镜》与《切韵指掌图》里，闭塞音与摩擦音的界限很分明，决没有混为一类的道理。至于潘氏就不同了：唇闭塞与唇摩擦可以同类，那么，舌尖闭塞的“端”系为什么不能与舌尖摩擦的“心、邪”，舌尖闭塞摩擦的“精、清、从”为一类呢？边音与鼻音的闭塞摩擦“别级于末”，正是古人音理精到处；明清的等韵家往往知求整齐而不顾其是否有悖于音理。“日”母在潘氏的时代，大约已读如今北平音，所以他依当时的语音而把“日”母归入照系，尚无可议。至于边音的“来”母，就尽可不必归入“端”系了。

“自内而渐及于外”，潘氏分类的原则是很可取的，可惜他实际上分起来，却违背了他自己所定的原则了。“端”系与“精”系的发音部位相同，然而“端”系被排在第二类，而“精”系被排在第四类。这可以说是全书中的最大缺点之一。

第四，潘氏以为喉、舌、腭、齿、唇五类，每类都该有一个鼻音，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发音部位的纯声母皆有一个同部位的鼻化声母与之相当。他说：

> 喉舌唇皆有最浊之音，牙齿何独无之？为其邻于“疑、泥”也，故隐而不出，必细审然后得之。试以“基溪奇疑”“低梯题泥”“知鹊迟○”“蠢妻齐○”相联并

读，久而必有一音出焉。既得其阴，必得其阳，故有无字之二母。字者，子也。无字而必列之，如家有兄弟十人，其八有子，其二无子，作谱者必尽载其名。若以无子而删二人，不成谱矣。

潘氏的意思是要在“照”系与“精”系各添一个最浊的音，换句话说就是各添一个同部位的鼻音闭塞摩擦。这固然是可能的音，但也因潘氏力求整齐，所以把它们请了来。

根据上述潘氏的四个基本观念，就生出了五十字母。他以为“知、彻、澄、娘”同于“照、穿、床、泥”，“非”与“敷”又异呼而同母，所以原有的三十六字母可以归并了五个。“群、疑、来、定、泥、日、床、邪、从、微、並、明”，有阳无阴，“心”母有阴无阳，该给它们添上配偶，于是原有的三十六字母应该增加十三个。又喉音，舌音与唇音里都有最浊音，腭音与齿音里也该有最浊音，而且这些最浊音该是成对的，于是在原有的字母里又该增加四个。“而”字虽独音，而有平上去声，居然一母；这母又该是成对的，所以原有的字母里又该增加两个。照这法子增减，就成为五十字母。潘氏所定的字母名称是：

喉音阴声　影、晓、见、舅、语
喉音阳声　喻、匣、溪、群、疑
舌音阴声　老、耳、端、杜、乃
舌音阳声　来、而、透、定、泥
腭音阴声　审、绕、照、朕、○
腭音阳声　禅、日、穿、床、○

齿音阴声　心、巳、精、在、○

齿音阳声　些、邪、清、从、○

唇音阴声　非、武、邦、奉、美

唇音阳声　奉、微、滂、並、明

今将五十字母的音值假定如下表

喉音：影 ʔ　喻　晓 h　匣 ɦ　见 k

　　溪 k'　舅 g　群 g'　语 ŋ　疑 ŋ'

舌音：老 l　来 l'　耳 ɹ　而 ɹ'　端 t

　　透 t'　杜 d　定 d'　乃 n　泥 n'

齶音　审 ʂ　禅 ʂ'　绕 ʐ　日 ʐ'　照 tʂ

　　穿 tʂ'　朕 dʐ　床 dʐ'　○nʐ　○nʐ'

齿音　心 s　些 s'　巳 z　邪 z'　精 ts

　　清 ts'　在 dz　从 dz'　○nz　○nz'

唇音　非 f　奉 f'　武 v　微 v'　邦 p

　　滂 p'　奉 b　並 b'　美 m　明 m'

表中的音值有需说明者。"来，禅、些、奉、而、日、邪、微、群、定、床、从、並、疑、泥、○、○"诸母所有的吐气符号（'）都表示一种"浊流"；而"溪、透、穿、清、滂"五母所有的吐气符号却表示一种"清流"。理由已见于上文。

关于字母，且说到这里为止，下面要叙述潘氏的等呼论。

四、四　　呼

潘氏所定的四呼，就是开口、齐齿、合口、撮口。他说：

> 何谓四呼？曰，开口也，齐齿也、合口也，撮口也。凡有一字，即具此四呼。如“见”母之在“真、文”韵则为“根”“巾”“昆”“君”；在“元、先”韵则为“干”“坚”“官”“涓”。各母各韵，无不皆然。或有字，或无字，而其音具在。

我们首先要问：开齐合撮的名称是不是潘氏创始的？按潘氏云：

> 等韵但分开合。邵子书虽有开、发、收、闭之名，徐披其目，惟“黑”“花”“香”“血”为具四呼。其他“古”“甲”“九”“癸”等，或二，或三，亦未尝相对也。惟梅氏《字汇》末卷四呼皆全，而不均之各类。陈氏《统韵》之图，但取纵横三十六，至以“根”之开口附于“昆”之合口，“家”之齐齿附于“瓜”之合口；又别立混之一呼，以“姜”“阳”之齐齿，“肱”“扃”之合口撮口当之，谬误滋甚。

又按劳乃宣《等韵一得》云：

> 《字母切韵要法》，各摄皆分开口正韵，开口副韵，合口正韵，合口副韵，所谓四等呼也。韵之四等，以洪细别之：以开合言，则开细而合洪；以正副言，则正洪而副细；故开正为细之洪，开副为细之细，合正为洪之

洪，合副为洪之细。梅膺祚《韵法图》开口正韵作开口，开口副韵作齐齿，合口正韵作合口，合口副韵作撮口，其称名尤为显切。独增出混呼卷舌等名为蛇足。潘次耕《类音》删之，而专用开口、齐齿、合口、撮口为四呼，良是。

由此看来，四呼之分，起于《字母切韵要法》；开齐合撮之名，始于梅膺祚之《韵法图》。都不能说是潘次耕创始的。但后人遵用开齐合撮的名称，大约是受潘氏的影响居多，一则因为潘氏是顾亭林的大弟子，二则因为他把开齐合撮都下了比较明显的定义。不过，四呼的分类与名称都不是他创始的，为什么他还自矜为独得之密呢？原来，他所定的四呼的内容与别人有不同之处，除了删去混呼卷舌等名称之外，他与别人的最大区别乃在乎排列无字之音。他说：

开与合相应，齐与撮相应，有则俱有，无则俱无。一儿四隅，一马四蹄，不可增减者也。世人止就有定之音求之，故或二或三，不得其全。……今则一母必具四呼，四呼始成一类。少一母则知此母之音未竟，多一呼则知彼类之音当分。以此审音，而潜伏之音毕出；以此摄类，而凌杂之类皆齐。

这种排列无字之音的方法，骤看似乎很精明，其实是容易出毛病的，这待下文再论。现在先述潘氏对于四呼的定义。他说：

四呼非他，一音之变也。音之由中达外，在牙齶间，则为开口呼，历舌端则为齐齿，畜于颐中，则为合口，聚

于唇端，则为撮口。

我们知道，开口呼就是韵头没有半元音或短弱元音的韵母（u、i除外），齐齿就是韵头为i或全韵为i的韵母，合口就是韵头为u或全韵为u的韵母，撮口呼就是韵头为y或全韵为y的韵母。为陈述方便起见，我们可以把a、e、o代表开口，i代表齐齿，u代表合口，y代表撮口。这是稍习音韵学的人都懂得的。现在我们就根据语音学的原理来批判潘次耕的定义。他这定义，骤然看来，很容易使人误会，以为开齐是直达的音，合撮是含蓄的音。语音由中直达于外，达到了牙腭之间，便是开口，再达到了舌端，便是齐齿。但如果音从内出，含蓄不发，情形又不同了：蓄于颐中，便是合口，若更向外，蓄于唇端，便是撮口。由此看来，开合是内的音，齐撮是外的音。本来a、e、o是比i后些，u与y就更不必说了，所以内外的说法是不能怎样批驳的。毛病只在乎“达”“历”“蓄”“聚”四个字。我们知道，语音都是直达的，没有含蓄的；潘氏因为u与y是圆唇音，所以想出“蓄”“聚”的字样来形容。我不敢说潘氏心里不明白，但他的话实在含糊。现在我们再看他的另一种说法：

> 凡音皆自内而外。初出于喉，平舌舒唇，谓之开口；举舌对齿，声在舌之间，谓之齐齿，敛唇而蓄之，声满颐辅之间，谓之合口，蹙唇而成声，谓之撮口。

这一个定义是比较地好些了。第一，他说到了舌的部位，平舌就是低元音，举舌就是高元音。第二，他在开合撮的定义里都说到了唇，令人知道元音有圆唇与非圆唇的区别。但

是，发 i 音时，唇是扁的，他没有道及。a 固然是舒唇，但 e 却是扁唇，o 却是圆唇，潘氏以舒唇为开口呼的特征，大约感觉到 e 没有到极扁的程度，o 没有到极圆的程度。关于撮口，潘氏但云“蹙唇而成声”，没有说到舌的部位。其实，如果不靠舌的部位来分别，合与撮还有什么分别呢？敛唇与蹙唇，岂不是一样的吗？不过，潘氏毕竟给我们下了一个定义，在当时算是极难得的，我们也不必求全责备了。

潘次耕是嘲笑等韵自乱其类的，但他自己所分的四呼也是其例不纯。依江永的说法，等韵里的字，开口至三等则为齐齿，合口至三等则为撮口。潘未虽生在江永之前，但他似乎也知道这个道理。因为拿清代实际语音学等韵的图比较，很容易得到这种结论。因此，潘就把“知、彻、澄、照、穿、床”的二等字认为开口呼或合口呼，三等字认为齐齿呼或撮口呼。这么一来，有许多字在清代大约已是同音的，却被他分为两呼，例如“锥”与“追”，“钮”与“除”，“愁”与“俦”，“臻”与“真”，“庄”与“椿”，“阻”与“主”都被他认为不同音，这纯然因他们在古代是不同呼的。但是，潘次耕并不处处这样依照等韵的系统。“群”母在等韵里是没有一、二等的，潘氏却把“狂”字认为合口呼；轻唇音在等韵里是仅有三等的，潘氏却把“风”“冯”“夫”“扶”“无”“甫”“父”“武”“赋”“附”“务”“废”“吠”“福”“伏”等字认为合口，“浮”“封”“逢”“方”“房”“凡”“否”“阜”“奉”“防”“纲”“范”“富”“俸”“放”“妄”“汎”“梵”“法”“乏”等字认为开口。“汪”“王”等字本属三等，潘氏却认为合口。诸

如此类，却又证明了潘氏根据清代的音。这种紊乱状态，乃是潘氏的基本思想的自然结果；因为他要“斟酌古今”，所以时而从古，时而从今。甚至在同一情形之下，从今从古也不一定。例如上述轻唇类字，既与古音的系统相违，又与今音的系统相近，但“废”“吠”二字依今音该认为开口，“富”字依今音该认为合口，潘氏却因“废”“吠”二字在等韵里属于合口呼，“富”字在等韵里属开口呼，所以不敢擅改。

然而潘氏改的地方总算不少。他所以改，当然因为不满意于宋、元的等韵。他说：

> 字之在韵，散乱无统，得等韵而始有条理，为功甚大。顾其书未能尽善，后人立诸门户，尤多纷纠，则以列母不清，置等不定故也。按三十六母中，“知、彻、澄、娘”本系复出，可以不用。即用之，自应以三十六母并列一格，而以开口、齐齿、合口、撮口分置四等，则出切行韵，画一分明，有何门法之可立哉？乃作等韵者，见各韵中或止有开齐，或止有合撮，或止有开口，遂谓两等足以置之。而纵列三十六母为三十六行则太密，横列二等则太疎，乃取“知，徹，澄、娘”列于“端、透、定、泥”之下……蹙为二十三行，横列四等……“江”摄“见、溪、疑、晓、匣、影、来”母下齐齿字当在四等，“知、徹、澄、娘”齐齿字当在三等，“帮、滂、並、明”开口字当在一等，乃与“穿、床、审”开口字并居二等，尤为自乱其例。“止”摄前幅则“见、溪、晓、匣”等十母齐齿之字，既列三等，复列四等，字异而音不殊；“帮、

滂、並、明”四母齐齿之字既列四等，又列三等，遂侵“非、敷、奉、微”之位……

总括潘氏的意思，他以为宋元等韵把开合两呼各分四等，认为纯然著者因为意欲疏密平均的缘故。开口一等与二等都一样地是开口，但因著者想把“端”系的字与“知”系的字排在同一的直行上，所以只好立为两等，把“端”系排在第一，“知”系排在第二。开口三等与四等都一样地是齐齿，也为了上述的原因，著者把“端”系排在第四，“知”系排在第三。合口呼的四等也是这个道理。推而至于“精”系与“照”系，“帮”系与“非”系，也是这个道理。但是“见、溪、群、疑、晓、匣、影、喻、来、日”十母都是自为一行的，依潘氏的说法，只该有一等与四等，一等代表开合，四等代表齐撮就够了，为什么一二三四等都有字或有音呢？潘氏想不出一个道理来解释，就只好说等韵自乱其例了。他说：

然以上层二十三母之一等四等与下层十三母之二等三等相对，既已参差不齐，而“端、透、定、泥、帮、滂、並、明、精、清、从、心、邪”十三母齐齿撮口之字，既置于第四等，“见、溪、群、疑、晓、匣、影、喻、来、日”十母下齐齿撮口之字却置之第三等，是上层三十三母中又互相乖异。并自立之例而乱之，何怪出切行韵之一彼一此，纷如乱丝也哉？

其实关于这一点，潘氏的见解全是错的。潘氏因为想要“斟酌古今”，反而弄出”以今绳古”的毛病来。清初离南宋初期郑樵时代已经五六百年，潘氏意为当时的语音与南宋的语

音完全相同，真是可怪。然而后世还有许多人的见解与潘氏大致相同，就因为他们认四呼为一音之变，而一音也只能变为四呼，绝对变不出八呼来。所以章太炎先生说：

> 始作字母者，未有分等。同声之字，大别之不过开口闔口，分齐视合口而减者为撮口，分齐视开口而减者为齐齿。合口开口皆外声，撮口齐齿皆内声也。依以节限，则合口为一等，撮口其细也；开口为一等，齐齿其细也。本则有二，二又为四，此易简可以告童孺者。季宋以降，或谓合口开口皆四等，而同母同收者可分为八。是乃空有名言，其实使人哽介不能作语。验以"见"母收舌之音，"昆""君""根""斤"以外，复有他声可容其间耶？

假使宋元的八等也只表示一音之变，当然使人哽介不能作语，但是宋元所分的八等，尽可以不与明清所分的四呼同其义，换句话说就是，八等并非一音之变。依高本汉的假定，三等与四等的分别在声母，一二四等相互间的分别在乎主要元音之不同。例如"山"摄开口一等为ân，二等为an，三四等为iän，iɐn、ien，合口一等为uân，二等为wan，三四等为üän，üɐn，üen。我们虽不能完全赞同高本汉所假定的音值，但是，八等非一音之变，这一个原则是可以承认而毫无危险的。

由此看来，我们知道四呼只是明清的韵摄法，江永所谓"开口至三等则为齐齿，合口至三等则为撮口"，乃是一种错误的解释。十余年前"国语读音统一会"所编的《国音字典》

依江永的说法以定字之开合齐撮，也就因为误认明清的等韵与宋元的等韵系统相同的缘故。

末了，我们要看潘氏以一几四隅，一马四蹄譬喻一音四呼，是否合于真理。关于这一点，让我先引章太炎先生的一段话：

> 一母或不兼有合撮开齐，斯又口舌所碍也。正齿撮、齐即齿头，齿头开、合为正齿。及夫"疑、尼"二母，其音易以交错。今世呼"疑""牛""颙""仰"皆乱于"尼"，"银""鄂""吾""危"又乱于"喻"，独广东不误，江浙间微有出入耳。然"疑"母至于撮口齐齿，终不得不与"尼"母同呼。"语""俣"之伪如"宇"，虽近正者，财如"女"；"颙"之伪如"容"，虽近正者，财如"浓"。斯由声等不能完具，韵书虽著其音，而言者犹弗能划切本钮，况令开合皆四乎？夫寄寓作规者，有其音无其字可也，本无其音可乎？章炳麟曰：声音出口，则官器限之。龃龉之度，埶非一剂，非若方位算数之整齐也。故言音理者，亦故而已矣，恶其凿也。

章先生的例子虽则举得不妥当，但他的原则是完全合于真理的。在这一点上，章先生显得是一位先觉的、高明的语音学家。因此，潘次耕"一几四隅，一马四蹄"的话当然说不通了。譬如现代北平的"知、照"系字乃是舌尖与硬腭后部接触而生的音，俗称卷舌音。这音乃是与韵头的i或y不相容的。我们知道，发i或y音的时候，舌尖与下层的门齿相触，舌的前面与前腭相触，造成一个狭长的孔道。我们试想

一想，假使我们先把舌尖与硬腭后部接触，立即把舌尖移到前面与下层的门齿接触，舌的两边还须重新翘起来，造成一个孔道，这种麻烦的事，叫我们怎样忙得过来？依上文的推测，在潘氏所定的声母系统里，恰有今北平“照”系的“舌尖后”音。潘氏说：“‘照、穿、床、审’四母下开口合口之字，南人读作‘精、清、从、心’四母。”可见他认为“照”系与“精”系只有北人能分，于是把北人所读“照”系的音认为正音。这是铁证。但是，他在“知照”系里还排列着许多齐齿字，例如“知”“绨”“驰”“贞”“称”“呈”“征”“耻”“者”“哆”“肘”“丑”“展”“阐”；又排列着许多撮口字，例如“猪”“撻”“除”“追”“椎”“朱”“枢”“厨”“贮”“楮”“中”“铳”“仲”“竹”“俶”“逐”。请问，这些音是可能的吗？

由此看来，潘氏的四呼之说有两个缺点。第一，他不该随便排斥宋元的等韵。第二，他不该断定一音必有四呼。第一个缺点还小，因为纵使他不能破坏别人的系统，如果他能建立自己的系统，也就过得去了。第二个缺点就大了，因为他自己的系统还经不起仔细审查。

五、全分音

潘氏书中，最新颖的理论乃是“全分音”的说法。他说：

> 何谓全？凡出于口而浑然醰然，含蓄有余者，是为全音。何谓分？凡出于口而发越嘹亮，若剖若裂者，是为

分音。二者犹一干也，枝则歧而为二。既已为二，不可得合矣。而世人或读其全，则不知有分；或读其分，则不知有全。此亦方隅习俗使然，莫能自觉者也。"

由现代语音学的说法，潘氏所谓"全音"就是"唇化元音"，所谓"分音"就是"非唇化元音"。所以他举例说：

"南人读'麻'如'磨'，读'瓜'如'戈'，口启而半含；北人读'麻'为'马遐切'，'瓜'为'古窪切'，唇敞而尽放。含者，全也，放者，分也。"

"口启而半含"是"唇化"的描写语，"唇敞而尽放"是非唇化的描写语，这是非常显明的。但是，他为什么又拿"浑然噩然，含蓄有余"去描写"全音"，拿"发越嘹亮，若剖若裂"去描写"分音"呢？这却要涉及声学上的问题了。依标准的元音而论，唇化元音也就是后元音，非唇化元音也就是前元音。我们知道，就声学上说，后元音的"特征的声调"较低，前元音的"特征的声调"较高。依 Rousselot 的研究，法语里的五个主要元音的"特征的声调"为：u = 228v.d. o = 456v.d. a = 912v.d. e = 1824v.d. i = 3648v.d.

中国的元音的"特征的声调"，虽则可以与法语有程度上的歧异，但是，后元音的"特征的声调"低，前元音的"特征的声调"高，这乃是普遍的事实。低的"特征的声调"所形成的元音，听起来当然觉得"浑然噩然"，高的"特征的声调"所形成的元音，听起来当然觉得"发越嘹亮"。南人读"麻"为 mɔ，读"瓜"为 kuɔ，ɔ 是后元音，而且是唇化元音，所以叫做"全音"，北人读"麻"为 má，读"瓜"为 kuá，á

是前元音，而且是非唇化元音，所以叫做“分音”。我们再看他所举的另一些例子：

“灰回”，全也；“皆咍”，分也。“歌戈”，全也；“家麻”，分也。“肴豪”全也；“萧宵”分也。“元先”全也，“删山”分也。“东冬”全也，“庚青”分也。“江庚”全也，“阳姜”分也。‘覃盐’全也；‘咸凡’分也。”

若以下文所假定的音值去替代了上述的韵目，就可以替潘氏这样说：

“ài，全也；εi，分也。

ɔ，全也；á，分也。

ɔu，全也；áu，分也。

àn，全也；εn，分也。

oŋ，全也；əŋ，分也。

ɔŋ，全也；áŋ，分也？

ám，全也；εm，分也。”

u、ɔ，à都是后元音，而且是“唇化元音”，所以都是全音；á、ε都是前元音，而且是“非唇化元音”，所以都是分音。ə虽是混合元音，不是后元音，但它仍是“非唇化元音”，所以该认为“分音”。我们又看他所举的另一些例子：

北人读“湍”如“滩”，读“潘”如“攀”，读“肱”如“公”，读“倾”如“穹”，读“江”如“姜”，读“腔”如“羌”，读“嫌”如“咸”，读“兼”如“缄”；南音则判然为二。其如“傀”如“乖”，读“恢”如“勒”，则南北音皆然。“湍”“潘”也，“公”“穹”也，“江”“腔”

也，“嫌”“兼”也，“傀”“恢”也，全音也，启而半含者也；“滩”“攀”也，“肱”“倾”也，“姜”“羌”也，“咸”“缄”也，“乖”“勏”也，分音也，敞而尽放者也。根据潘氏的意思，可以列成下表：

唇化元音（全音）		非唇化元音（分音）	
湍 t′wàn	潘 p′wàn	滩 t′ɛn	攀 p′wɛn
公 kwoŋ	穹 k′yoŋ	肱 kwəŋ	倾 k′yəŋ
江 kiɔŋ	腔 k′iɔŋ	姜 kiáŋ	羌 k′iáŋ
嫌 fiiàm	兼 kiàm	咸 fiiɛm	缄 kiɛm
傀 kwài	恢 k′wài	乖 kwɛi	勏 k′wɛi

依我想，潘氏所谓“全分音”，完全是“唇化元音”与“非唇化元音”的分别，毫无疑义。知道了“全分音”的定义，就可以由此推测到潘氏所定的韵的音值，下节对于韵的研究，可与此节互相发明。

六、二十四类

潘氏把韵分为二十四类，有字之类二十二，无字之类二，有字之类为：第一“支微”，第二“规窥”，第三“遮车”，第五“灰回”，第六“皆咍”，第七“敷模”，第九“尤侯”，第十“尤侯”分音（按即“幽”韵）第十一“歌戈”，第十二“家麻”，第十三“肴萧”，第十四“豪宵”，第十五“真文”，第十六“元先”，第十七“删山”，第十八“东冬”，第十九“庚青”，第二十“江唐”，第二十一“阳姜”，第二十二“侵寻”，第二

十三"覃盐"，第二十四"咸凡"；无字之类为：第四"遮车"分音，第八"敷模"分音。

潘氏对于入声的主张，近于"异平同入"的说法，他说："四声者，一声之转。平上去三声皆同，而入声独异。三声韵多，而入声韵少。三声一类一转，入声多类共转。北音无入声，强以南音韵之，易致淆讹，南音虽天然有入，而不得其条理，亦不明某类之确转何类。谓'屋、烛、质、物'为'东、冬、真、文'之转，而'虞、模、支、微'无入声者，固非；谓'虞、模、支、微'转'屋、烛、质、物'而'东、冬、真、文'无入声者，亦非。必明各类之有全音、有分音，而全者转全，分者转分，井然不乱。既明全分，则知有字之类二十二，无字之类二，共有二十四类，而入声分承之。用少摄多，乃有正转、从转、旁转、别转之不同，非精心细审不能明也。"

什么叫做正转、从转、旁转、别转呢？潘氏自己解释说：

> 都堵妒笃、知止制质，此正转也。东董冻笃、真珍震质，此旁转也。"笃"字长言之即"都"，"质"字长言之即"知"，不待变声也。故曰正也。"笃"长言之非"东"，"质"长言之非"真"，必变声而得也。故曰旁也。"遮"与"嗟"之转为"哲"，"挨"与"殷"之转为"轧"，"幽"与"英"之转为"益"，"歌"与"冈"之转为"各"，"家"与"姜"之转为"脚"，一正一旁，亦犹是也。"灰"之转"忽"，"高"之转"各"，变声为近，亦正也。若夫"侵"之转"缉"，"覃"之转"合"，"咸"之转"洽"，

是谓闭口之音，别为一类，故曰别转也。

这一段文章没有说到“从转”，依他的《平声转入图》看来，我们可知“挨”之转“轧”“幽”之转“益”就是从转。为他们“长言短言非即一声”，所以与“正转”稍有分别。正转是“一体天亲”，从转是“支流族属”，旁转是“外戚旁亲”。

入声共分十类、第一“质、物”与“支、微”，“规窥”，“真文”相配；第二“月屑”，与“遮车”“灰回”“元先”相配；第三“黠镋”与“遮车”分音，“皆咍”“删山”相配；第四“屋烛”，与“敷模”“尤侯”“东冬”相配；第五“陌职”，与“敷模”分音，“尤侯”分音，“庚青”相配；第六“觉铎”，与“歌戈”“肴萧”“江唐”相配；第七“药灼”，与“家麻”“豪宵”“阳姜”相配；第八“缉习”，与“侵寻”相配；第九“合葉”与“覃盐”相配；第十“洽乏”，与“咸凡”相配。

现在我们依次序分论平上去声二十四类及入声十类的音值。因为潘氏力求整齐，“伍次部居，不相侵滥”，“纵欲清之，不可得而清；纵欲变之，不可得而变，”这种非常呆板的排列法，恰使我们很容易推测着他所欲定的音值。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所定的音值不够整齐，不够呆板，纵它更近似清初的实际语音，仍算是误解了《类音》的真意。

“支微”类里，齐齿呼“衣”韵乃是一个简单的元音 i，这该是大家所公认的。潘氏《等韵辨淆图》中，“支微”齐齿的“衣”“移”“义”“奚”等字，在现代北方音系及吴音系都读i；潘氏志在通会南北，至于用不着通会的时候，当然就遵用南北所同有的音。i音既定，“支微”的开口、合口、

撮口，“规窥”的四呼，“真文”的四呼，“质物”的四呼，都连带地得了解决。

图中“支微”类的开口呼，“师”韵仅在“照”系与“精”系有字，我们自然倾向于假定它的元音是ɿ或ɿ。这两个元音，听起来很相像，大约潘氏就把它们认为一个。如果把它们认为同一的元音，潘氏是吴江人，他本人只能念ɿ，不能念ɿ，自然把“照”系与“精”系的开口呼一概认为ɿ了。

“支微”类的合口呼“疏”韵该是u，撮口呼的“於”韵该是y。这是由齐齿呼“衣”韵推知的，“衣”韵既是简单的元音i，“疏於”韵也该是简单的元音了。

“规窥、真文、质物”的开口呼虽与“支微”的开口呼相配，但它们的主要元音该是ə，而不是ɿ。此中自有道理。本来，潘氏把“师”韵定为ɿ就仅仅适用于“照”系与“精”系的字；他虽假定“见”系“晓”系“非”系“帮”系有音无字，但是，实际上，kɿ、hɿ、fɿ、pɿ等音都是很难发的，势必变为其邻近的元音ə。也许潘氏就把ɿ、ɿ、ə三音认为同一的东西。

因此，我们把“规窥”的开口呼定为əi，齐齿呼定为iəi，合口呼“威”韵定为wəi，撮口呼定为yəi。“真文”的开口呼“恩”韵定为ən，齐齿呼“因”韵定为in，合口呼“温”韵定为un，撮口呼“氲”韵定为yn。“质物”的开口呼“纥”韵定为ət，齐齿呼“一”韵定为it，合口呼“揾”韵定为ut，撮口呼“郁”韵定为yt。

潘氏说：“‘支微’‘规窥’‘真文’三类转为‘质物’则无

全分”，这因为“质物”类中有前元音，也有后元音，所以不能称为全，也不能称为分。但他又说：“唯‘支微’‘规窥’‘真文’‘侵寻’四类无分音”，这似乎有点儿自相矛盾了。

“遮车”“灰回”“元先”“月屑”四韵相配。“元先”类的字最多，我们自然该从“元先”研究起。“元先”的四呼，“安、烟、蜿、鸳”四韵，无疑地，人人都会猜想它们的音值是an，ian、wan、yan。但潘氏既把“元先”认为“口启而半含”的“全音”，我们又该把“元先”类的主要元音认为唇化的元音，即后元音à。这么一来，其余各韵都迎刃而解。“遮车”的四呼是à、ià、wà、yà；“灰回”的四呼是ài、iài、wài、yài；“月屑”的四呼是àt、iàt、wàt、yàt。整齐极了。

“遮车”分音、“皆咍”“删山”“黠镗”四类相配。我们也从“删山”类研究起。潘氏说：“‘官’之与‘关’，‘恒’之与‘还’，北音固可混而为一，南人读之，类乎？不类乎？”可见他根据南音以分别“元先”“删山”为两类。但“元先”与“删山”，对入声皆为旁转，换句话说就是都收鼻音。“删山”在吴语里，其主要元音为ɛ，但必须加上了鼻音韵尾，然后能与“真文”“东冬”“庚青”“江唐”“阳姜”诸旁转者相配。因此，我们可以把“删山”的四呼定为ɛn、iɛn、wɛn、yɛn。“删山”既定，由此可知“遮车”分音的四呼为ɛ、iɛ、wɛ、yɛ；“皆咍”的四呼为ɛi、iɛi、wɛi、yɛi；“黠镗”的四呼为ɛt、iɛt、wɛt、yɛt。

“敷模”“尤侯”“东冬”“屋烛”四韵相配。我们也从“东

冬”类研究起。潘氏说“如‘东’‘冬’‘钟’韵中，‘攻’‘恭’‘公’‘弓’‘礱’‘龙’‘笼’‘隆’各分四切，‘冲’‘充’‘忡’‘松’‘淞’‘嵩’‘宗’‘纵’‘嵕’‘琮’‘从’‘众’各分三切，安知古时不有开口齐齿二呼，而今亡之乎？况今吴人读‘东’‘钟’韵正作开口齐齿；此虽方音，亦足见此韵之本有开齐二呼”。由此看来，潘氏把吴人读“东”“钟”之韵定为“东冬”韵之开齐。按现代吴江音里，“东”“钟”韵读为oŋ、ioŋ，那么，潘氏所定该是这两音。“东冬”类的合口，依潘氏的语气去推测，似乎是以北音为标准，那么，合口呼该是uŋ，撮口呼当是yŋ了。不过，uŋ，yŋ与oŋ、ioŋ配起来不很整齐，所以若要更整齐一点儿，该把“东冬”类的四呼定为oŋ、ioŋ、woŋ、yoŋ。“东冬”既定，我们就知道“敷模”的四呼是o、io、wo、yo四音。合口呼“乌”韵也许实际上是个wù，但为整齐起见，只好把它认为wo了。现代北平语里没有o、io、yo三音，所以潘氏说：“北人不能读‘乌’之开齐合撮。”“东冬”与“敷模”的主要元音为o，“尤侯”的主要元音也该是o，所以“尤侯”的四呼是ou、iou、wou、you。“屋烛”类的四呼也该是ok、iok、wok、yok。合口呼“屋”韵也许实际上是个uk，但为整齐起见，只好把它认为wok了。

“敷模”分音，“尤侯”分音，“庚青”“陌职”四类相配。我们也从“庚青”研究起。“庚青”的开口呼，以南北音为证，都可证明是个əŋ。由此推测，“庚青”的四呼就是əŋ、iəŋ、wəŋ、yəŋ。齐齿呼“英”韵实际上大约是iŋ，但若认为i加əŋ就觉得整齐些，这与注音字母“ㄧ＋ㄥ＝ㄧㄥ”是同

样的道理。“庚青”既定，“陌职”的四呼也就可定为ək、iək、wək、yək。齐齿呼“益”韵也许实际上是ik，但为整齐起见，也定为iək。“敷模”分音与“尤侯”分音都是潘次耕凭空悬拟的韵类，所以，我们尽可以用呆板的法子去推测，把“敷模”分音的四呼定为ə、iə、wə、yə，把“尤侯”分音的四呼定为əu、iəu、wəu、yəu。

“歌戈”“肴萧”“江唐”“觉铎”四韵相配。我们也可以从“江唐”类研究起。“江唐”在今吴江音里，依赵元任先生的研究，其主要元音为à。但是，上文既证明“遮车”“灰回”“元先”“月屑”的主要元音为这个后元音à，那么，“歌戈”“肴萧”“江唐”“觉铎”的主要元音就不能也是后元音à。我们自然倾向于寻找一个与à相近的后元音，因为潘氏说“江唐”是“全音”。与à相近的后元音是ɔ，我们只好假定“江唐”的四呼为ɔŋ、iɔŋ、wɔŋ、yɔŋ。由此推测，“觉铎”的四呼是ɔk、iɔk、wɔk、yɔk；恰巧现代吴江的“觉铎”韵的主要元音是ɔ，越发可以证明“江唐”类的假定音值。由“江唐”“觉铎”推测“歌戈”，则可知“歌戈”类的四呼是ɔ、iɔ、wɔ、yɔ，也与现代北音相近。至于“肴萧”，在满清初实与“豪宵”相混，潘氏硬把它们分开。他说：“其‘萧、肴、豪’三韵，似乎一类，而不知‘肴萧’韵为全音，‘豪’为分音。观等韵‘效’摄中‘交’之转入为‘觉’，‘骄’之转入为‘脚’，‘包’之转入为‘剥’，‘褒’之转入为‘博’，虽《洪武正韵》之概从并省，而‘骄’‘趫’‘交’‘敲’亦分隶二韵，其为二类可知。”依现代的语音去推测清初的语音，大约实际上“肴、

萧、豪”的主要元音是à而不是ɔ，换句话说就是潘氏所谓“分音”。潘氏既认此三韵当分为二类，于是硬把“肴萧”定为“全音”。所以“肴萧”的四呼当定为ɔu、iɔu、wɔu、yɔu。

“家麻”、“豪宵”“阳姜”“药灼”四类相配。我们由现代南北音里的“家麻”“豪肴”“阳姜”韵里推想，都倾向于假定它们的主要元音为a。这四类既被认为“分音”，当然也就是前元音á。这四类的音最容易确定了：“家麻”是á、iá、wá、yá；“豪宵”是áu、iáu、wáu、yáu；“阳姜”是áŋ、iáŋ、wáŋ、yáŋ；“药灼”是ák、iák、wák、yák。

“侵寻”与“缉习”相配，“覃盐”与“合葉”相配，“咸凡”与“洽乏”相配。潘氏说：“其实此三类者，举天下之人读之，‘侵寻’无异于‘真文’，‘覃盐’无异于‘元先’，‘咸凡’无异于‘删山’；惟浙东甌闽之人闭口读之，别成一种。”由此看来，“侵寻”该定为əm、im、um、ym；“缉习”定为əp、ip、up、yp；“覃盐”为àm、iàm、wàm、yàm；“合葉”为àp、iàp、wàp、yàp；“咸凡”为εm、iεm、wεm、yεm；“洽乏”为εp、iεp、wεp、yεp。

现在把潘氏所分的韵类及四呼的音值列为一图如下：

		全音		分音		全音		分音	
开	支微	师 ɿ	遮车	à	遮车分音	ɛ	敷模	o	敷模分音	ə
齐		衣 i		耶 ià		iɛ		io		iə
合		疏 u		wà		wɛ		乌 wo		wə
撮		於 y		yà		yɛ		纡 yo		yə
开	规窥	əi	灰回	ài	皆咍	哀 ɛi	尤侯	沤 ou	尤侯分音	əu
齐		iəi		iài		挨 iɛi		忧 iou		幽 iəu
合		威 wəi		隈 wài		娃 wɛi		wou		wəu
撮		yəi		yài		yɛi		you		yəu
开	真文	恩 ən	元先	安 àn	删寒	阿 ɛn	东冬	涂 oŋ	庚青	金 əŋ
齐		因 in		烟 iàn		殷 iɛn		邕 ioŋ		英 iəŋ
合		温 un		蜿 wàn		弯 wɛn		翁 woŋ		汪 wəŋ
撮		氤 yn		鸳 yàn		yɛn		融 yoŋ		yəŋ
开	质物	纥 ət	月屑	遏 àt	黠铎	阏 ɛt	屋烛	沃 ok	陌职	屹 ək
齐		一 it		谒 iàt		iɛt		欲 iok		益 iək
合		揾 ut		斡 wàt		兀 wɛt		呆 wok		护 wək
撮		郁 yt		曰 yàt		yɛt		郁 yok		yək

	全音		分音					全音		分音	
歌戈	阿	ɔ	家麻	哈	á						
		iɔ		鸦	iá						
	倭	wɔ		蜜	wá						
		yɔ			yá						
豪肴	坳	ɔu	豪屑	鹰	áu						
	幺	iɔu		要	iáu						
		wɔu			wáu						
		yɔu			yáu						
江唐	侠	ɔŋ	阳姜		áŋ	侵寻		覃盐	谭	âm	咸凡	涵	εm
		iɔŋ		央	iáŋ		音 im		淹	iàm			iεm
	汪	wɔŋ			wáŋ		um			wàm			wεm
		yɔŋ			yáŋ		ym			yàm			yεm
觉铎	恶	ɔk	药灼		ák	缉习		合葉	姶	àp	洽之	匼	εp
	渥	iɔk		约	iák		邑 ip		袭	iàp		押	iεp
	幄	wɔk			wák		up			wàp			wεp
		yɔk			yák		yp			yàp			yεp

看了上图，我们就知道潘次耕对于韵类的分配是达到非常整齐的地步了。横看第一排，"支微""遮车""遮车分音""敷模""敷模分音""歌戈""家麻"共七类，都是没有韵尾的音；第二排，"规窥""灰回""皆咍""尤侯""尤侯分音""肴萧""豪宵"共七类，都是以短弱的最高元音为韵尾的音；第三排，"真文""元先""删山""东冬""庚青""江唐""阳姜""侵寻""覃盐""咸凡"共十类，都是以鼻音为韵尾的音；第四排，"质物""月屑""黠镋""屋烛""陌职""觉铎""药灼""缉习""合葉""洽乏"共十类，都是以"唯闭音"为韵尾的音。入声的韵尾-p没有问题，至于-t、-k就未必完全是潘氏的本意。也许他以为除了闭口韵的入声之外，其余的入声都该以"喉的唯闭音"为韵尾。不过，他既然力求整齐，我就索性顺着他的意思，在可能范围内替他弄整齐些。

潘氏之所以忽从南音，忽从北音，忽从今音，忽从古音，无非想要造成这个整齐的局面。为了要有全分音，所以根据南音而把"元先"与"删山"分开，为了要使"黠镋"有旁转，所以根据北音而认"删山"为有鼻音韵尾。"灰回"与"皆咍"，"尤侯"与"幽"，"肴萧"与"豪宵"，在清初的南北音都不能分别；但若归并起来，我们将见图中剩有三个空栏，岂非缺憾？因此，潘氏就把古人请了来，根据古音把它们分成六类。关于"灰回"与"皆咍"，他说："等韵'蟹'摄中，'隈''灰''傀''恢'等字，其转入声也，既不为'揾''忽''骨''窟'，复不为'㐌''㝢''刮''觔'，而为'斡''豁''括''阔'，则非'支微'之合口，复非'皆来'之合口，其为

全音无疑。”关于“尤侯”与“幽”，他说：“‘尤侯’一类，全音也；尚有分音，人皆不能读。今观《广韵》‘尤侯’之外，别有‘幽’韵，似同实异；细审之，足明其为二类矣。”关于“肴萧”与“豪宵”，潘氏亦以等韵为依据，已见于上文。潘氏排斥等韵，不遗余力；但为了要维持整齐的局面，却甘心地请等韵来做救星。其实若依古音，可分之韵甚多。例如“支”韵与“微”韵，自古不混，直至《洪武正韵》还分为两类，为什么潘氏把它们归并起来？岂非恐怕它们在图中没有容身之地？最有趣的乃是增加“无字无韵”的“遮车”分音与“敷模”分音，以求完成他那整齐的形式。“无字无韵”之音何止二类？但他以为二类已够应用了。

《类音》的韵分为二十四类，每类各有四呼。以四乘二十四，可能的韵共有九十六，再以平上去三声乘之，可能的韵共有二百八十八。入声只有十类，每类各有四呼；以四乘十，可能的韵共有四十。平上去入相加，可能的韵共有三百二十八。但是，有字的韵只有一百四十七。平声四十九韵：师、衣、疏、於、威、耶、隈、哀、挨、娃、乌、纡、沤、忧、幽、阿、倭、哈、鸦、瘀、坳、幺、鏖、要、恩、因、温、氤、安、烟、蜿、鸳、阑、殷、弯、淬、邕、翁、融、甍、英、泓、佚、汪、央、音、谙、淹、滔；上声三十四韵：史、倚、所、㮚、委、野、猥、欸、隖、伛、呕、颼、婀、婐、蟊、拗、襖、夭、稳、稳、恽、侬、椀、苑、懒、拱、翁、梗、盎、秧、饮、晻、㮚、埯；去声三十八韵：使、意、疏、淤、畏、夜、荟、爱、隘、黯、污、妪、沤、宥、侍、嗄、

㑹、㝢、奥、要、餧、揾、酝、按、堰、惋、怨、爛、晏、碩、瓮、褖、醯、醼、怏、荫、暗、黯；入声二十六韵：纥、一、揾、郁、遏、谒、斡、噱、圈、空、沃、欲、屋、郁、㞗、益、护、恶、渥、蒦、约、邑、姶、袅、盧、押。

其实，有字的韵并不止一百四十七。潘氏把字少的韵都归并到邻近的韵里去了。例如“庚青”类的撮口呼“荣”“萦”“兄”“扃”“倾”“琼”等字并入合口呼“泓”韵；“江唐”类的齐齿呼“肛”“降”“江”“腔”等字并入开口呼“佉”韵；甚至一韵可以包括四呼，例如上声“梗”韵，去声“樱”韵等。这些事实都没有大关系，不必细述了。

七、反　　切

潘次耕对于古人的反切方法，也不能满意。他排斥“类隔”，因为他不知道后世所谓“类隔”就是古人的“音和”。此外，他所认为不满意者有两点：

> 即非类隔交互，而出切多不用本呼之字。如以“息兹”切“思”，“许归”切“挥”，“都奚”切“低”，“古谐”切“皆”，“将伦”切“遵”，“他前”切“天”，或以齐齿而切开口，或以撮口而切合口，或以合口而切齐齿，或以齐齿而切合口。如此者，一韵之中，居其大半。而其取韵则唇、舌、牙、齿、喉五部之字交参杂用，初无定准。夫所凭以切音者，惟上下二字耳；而二字俱不甚的当，则所得之音容有模糊，是未尽用切之道也。

因此，他就主张“上一字必用本呼，以开切开，以齐切齐、以合切合、以撮切撮；必用同转，仄音切平、平音切仄、全音切全，分音切分。下一字必用‘影喻’二母之元音；阴以‘影’切，阳以‘喻’切；‘影喻’无字，则用‘晓匣’之字；又无字然后用‘见溪群疑’之字”。

潘氏的见解，与明清一般等韵家的见解大致相同，但我们必须根究古人上字不必用本呼，下字不必用“影喻”的原因。纯然因为孙炎、陆法言比吕坤、潘耒、李光地傻些呢？抑或有其他的缘故呢？我们先引陈兰甫的一段话，已经颇能替古人辩护：

> 读二字成一音，诚为直捷……然必拘此法，或所当用者有音无字；或虽有字而隐僻难识，此亦必穷之术也。而吕新吾《交泰韵》，潘稼堂《类音》必欲为之，于是以“塈翁”切“终”字，以“竹硝”切“中”字。夫字有不识乃为切语！以“终”“中”易识之字，而用“塈”“硝”难识之字为切，不亦慎乎？孰若古人但取双声叠韵之为坦途哉？

然而依我的意见，除此之外，古人还有更重大的理由，以致仅能取双声叠韵，而不能一定使二字连读即成一音。顾亭林《音论》说过，南北朝人作反语多是双反，韵家谓之正纽倒纽。他举的例是：“清暑”反为“楚声”，因为“楚声”为“清”，“声楚”为暑；“袁愍”反为“陨门”，因为“陨门”为“袁”，“门陨”为“愍”，“刘忱”反为“监雠”，因为“监雠”为“刘”，“雠监”为“忱”；“旧宫”反为“穷厩”，因为

"穷厩"为"旧"，"厩穷"为"宫"，"东田"反为"颠童"，因为"颠童"为"东"，"童颠"为"田"；"大通"反为"同泰"，因为"同泰"为"大"，"泰同"为"通"；"叔宝"反为"少福"，因为"少福"为"叔"，"福少"为"宝"；"武平"反为"明辅"，因为"明辅"为"武""辅明"为"平"；"杨英"反为"嬴殃"，因为"嬴殃"为"杨"，"殃嬴"为"英"；"通乾"反为"天穷"，因为"天穷"为"通"，"穷天"为"乾"；"索郎"反为"桑落"，因为"桑落"为"索"，"落桑"为"郎"；"幽婚"反为"温休"，因为"温休"为"幽"，"休温"为"婚"。可见古人的反语还可以有双反的妙处。如果依照潘次耕的法子，就没法子可做双反。反语，在上古大约是一种游戏语或秘密语，所以人们利用它做童谣，例如吴孙亮初童谣云："於何相求常子阁"，"常子阁"反为"石子堈"，因为"常阁"为"石"，"阁常"为"堈"，我们可以推想比孙亮更古的时候，民间就懂得这种游戏语或秘密语。赵元任先生说："就是在中国没有文字以前就有反语都是可能的，或许文字的反切是从反语的暗示而来的。"我倾向于相信这是事实。因此，孙炎、陆法言的反切法就是从"双反"变来的，所以还多少有"双反"的痕迹。"双反"在南北朝乃是很普遍，很通俗的玩意儿，一般人用起来并不感觉困难，也就当然用不着改良了。

潘次耕的反切法，有一点是与明清诸等韵家大不相同的，就是他所谓"阴以'影'切，阳以'喻'切"。乍看这一句话，我们很容易误会，以为潘次耕的意思是："阴调类的字

以‘影’母的字为切，阳调类的字以‘喻’母的字为切。”如果他的意思确是这样，那就与吕坤、李光地诸人的意思相近或相同了。但是，上文说过，潘氏所谓“阴阳”并不是指声调的阴阳而言，也不是指韵类的阴阳而言。他所谓“阴阳”，只是不吐气与吐气的分别。这么一来，潘氏所用的反切下字是只顾到他所谓“阴阳”，而不顾到普通人所谓“阴阳调类”的，换句话说就是，潘氏的反切下字不一定与其反切出来的字同清浊。例如：

钦，泣淫切 “钦”清而“淫”浊

通，他红切。“通”清而“红”浊

初，出蜍切。“初”清而“蜍”浊

村，猝魂切。“村”清而“魂”浊

丕，薛为切。“丕”清而“为”浊

舅，渠颭切。“舅”浊而“颭”清

偶，我呕切。“偶”浊而“呕”清

懒，咪亶切。“懒”浊而“亶”清

动，杜蓊切。 “动”浊而“蓊”清

这一点很奇怪。自从声调分了阴阳之后，如果用阴调类的字去切阳调类的字，或用阳调类的字去切阴调类的字，拼起音来，与用去声切平声一样地不合理。吕坤、李光地都见到了这一点，潘次耕努力改良反切，为什么倒反忽略了这种重要的地方呢？若说当时吴江的声调未分阴阳，似乎又不是事实，这真是颇难索解了。

八、结　　论

平心而论，潘次耕的语音学的知识，在当时已算是超群的了。假使他著一部《吴音谱》，尤其是《吴江音谱》，我们可以据此考见清初的吴音，他的功劳真不小。他的毛病正在乎"斟酌古今，通会南北"，以致成为非古非今，非南非北的一部四不相的音谱，在中国语音史上占不着一点地位。他著书的目的在乎使"今音可赖以永存"；但是，他所记载的并不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今音，怎能永存？永存又有什么用处呢？

潘氏不谈古音，是因为他的老师顾亭林已著《音学五书》，顾亭林述而不作，潘氏却想要创造一种标准语。他理想中的标准语是完善的，而他所认为完善的标准就在乎包罗天下一切可能的语音。所以他说：

> 有字之类二十二，无字之类二。有全分之类二十，无全分之类四。全分者，自一而二可相通也；如通之，则少其十。故此诸类者，束之为十四，开之为二十四，而天下之音莫或遗焉，莫或缺焉。

我们试看：实际上，潘次耕是否已经达到了"天下之音莫或遗焉、莫或缺焉"的地步呢？我们相信，非但潘次耕的音谱未能包罗天下一切可能的音；就是请一位现代超等的语音学家来，也不能把一切语音归入一个谱里。常常有些朋友问我："音标可以有多少？"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因为我实

在不知道音标可以有多少。我只能说：假使我们把人类每一个可能的语音都用一个音标记载下来，那么，音标的数目可以多至于无穷。但是，依照潘氏的图，连声调的分别，可能的韵只有三百二十八，若以五十字母乘之，可能的音只有一万六千四百。若除去平上去三声的分别不算，可能的韵只有一百三十六，若以五十字母乘之，可能的音只有六千八百，实在太少了。依上文所假定潘氏二十四类的音值看来，元音只有ɿ、i、u、y、ə、à、ɛ、o、ɔ、á十个，假使天下可能的元音只有这一个小数目，岂不是太可怜了吗？潘氏自矜阐发天然之音，如"贫儿之骤富"；现在看起来，真像叫化子拾着一块大洋钱了。

把人类可能的语音填满了很整齐的表格，如果所填的只是些简单的音素，自然没有大毛病。但如果把某一时代的某一族语里所有的音素填在很整齐的表格里，而且要每一格必有一音，那就是纸上谈兵，与实际的真相不能符合了。上文所假定的音值，是完全根据潘氏的原则产生出来的；且不说潘氏所排列的不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语音，纵使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域的，由表格推测出来的音值也只能得其大概，因为实际的语音绝不能如此呆板。宋元以来的一切等韵图，皆当作如是观。譬如有人把现代的北平语音排成等韵图，一定会把"我"字排为"窝"字的上声；但实际上北平的"窝"字念uo，而"我"字念成一个uɔ。我们研究等韵图的时候，必须懂得这个道理。

（原载《清华学报》10卷3期，1935年）

唇音开合口辨

在《切韵》的反切中，开口呼与合口呼的界限是分明的。惟独唇音字开合的界限不分明。有些唇音字本来是开口字，而用合口字为反切下字，也有些唇音字本来是合口字，而用开口字为反切下字，造成系统的混乱。宋人的韵图，原是依照《切韵》的系统而作的，但于唇音开合口的归属，也有混乱的情况。我这一篇文章是把唇音开口呼和合口呼辨别清楚，同时也纠正陈澧《切韵考》的错误。

一、通　　摄

通摄字一般认为是合口呼[1]。唇音的归属没有问题。《切韵考》“朦”字归一等，则是错误。“朦”，莫凤切，“凤”是三等字，“朦”也该是三等字。

---

[1]《韵镜》以东韵为开口呼，是例外。

二、江　　摄

江摄一般认为是开口呼。唇音的归属没有问题。《切韵指掌图》以“邦胖庞厖”归合口呼，是错误的。

三、止　　摄

止摄有开合两呼。韵图除微韵唇音字归合口呼外，支脂韵唇音字都归开口呼，这是正确的。《切韵考》这样分析：

支韵

陂	匹支开四	陂	匹靡合三
渭	匹婢合四	譬	匹赐开四
卑	府移开四	陂	彼为合四
彼	甫委合三	俾	并弭合四
臂	卑义开四	贲	彼义开四
铍	敷羁开三	帔	披二开三
皮	符羁开三	陴	符支开四
被	皮彼合三	婢	便俾合四
髲	平义开三	避	毗义合四
弥	武移开四	縻	靡为合三

脂韵

纰	匹夷开四	豁	匹鄙合三
屁	匹寐开四	濞	匹备合三

悲　府眉合三　　匕　卑履开四
鄙　方美合三　　痺　必至开四
秘　兵媚合三　　丕　敷悲合三
毗　房脂开四　　邳　符悲合三
牝　扶履开四　　否　符鄙合三
鼻　毗至开四　　备　平秘合三
眉　武悲合三　　美　无鄙合三
猕　弥二开四　　郿　明秘合三

从四声相配看，《切韵考》有下列的错误：

1.“卑”平声，“俾”上声，“臂”去声，“卑、臂”属开口，不该“俾”属合口。

2.“陂”平声，“彼”上声，“贲”去声，“贲”属开口，不该“陂、彼”属合口。

3.“铍”平声，“陂”上声，“帔”去声，“铍、帔”属开口，不该“陂”属合口。

4.“䟦”平声，“谤”上声，“譬”去声，“䟦、譬”属开口，不该“谤”属合口。

5.“皮”平声，“被”上声，“髮”去声，“皮、髮”属开口，不该“被”属合口。

6.“陴”平声，“婢”上声，“避”去声，“陴”属开口，不该“婢、避”属合口。

7.“弥”平声，“靡”上声，“弥”属开口，不该“靡”属合口。

从三四等相配看[1]，《切韵考》有下列的错误：

1．“縻”三等，“弥”四等，“弥”开口，不该“縻”属合口。

2．“陂”三等，“卑”四等，“卑”开口，不该“陂”属合口。

3．“髲”三等，“避”四等，“髲”开口，不该“避”属合口[2]。

4．“鄙”三等，“匕”四等，“匕”开口，不该“鄙”属合口。

5．“秘”三等，“痺”四等，“痺”开口，不该“秘”属合口。

6．“丕”三等，“纰”四等，“纰”开口，不该“丕”属合口。

7．“濞”三等，“屁”四等，“屁”开口，不该“濞”属合口。

8．“邳”三等，“纰”四等，“纰”开口，不该“邳”属合口。

9．“否”三等，“牝”四等，“牝”开口，不该“否”属合口。

10．“备”三等，“鼻”四等，“鼻”开口，不该“备”属合口。

---

① 在韵图中，支脂唇音三四等同图，同属开口呼。

② “髲”平义切，“避”毗义切。反切下字相同，更不应有开合的差别。

11。"郿"三等，"寐"四等，"眯"开口，不该"郿"属合口。

高本汉的《方言字汇》把支韵的"臂、披、皮、弥"、脂韵的"比譬琵"列入开口①，支韵的"碑"，脂韵的"悲、丕、美"列入合口，更是杂乱无章。其实应该一律列入开口，和韵图取得一致。

四、遇　　摄

遇摄一般认为是合口呼②。模韵"逋"博孤切，"铺"普胡切，"酺"薄胡切，"模"莫胡切，属合口一等。虞韵"夫"甫无切，"敷"芳无切，"扶"防无切，"无"武夫切，属合口三等，无异议。

五、蟹　　摄

蟹摄有开合两呼。

咍泰两韵唇音属开口一等，例如"姴"普来切，"啡"匹恺切、"倍"薄亥切，"穟"莫亥切，"贝"博盖切，"霈"普盖切，"旆"蒲盖切，"昧"莫贝切。

灰韵唇音属合口一等，例如"杯"布回切，"胚"芳杯

---

①"譬"是支韵去声字，高氏误作脂韵去声。

②《韵镜》以鱼韵属开口，《七音略》以鱼韵属重中重，亦即开口。但虞、模则都属合口。

切、“裴”薄回切，“枚”莫杯切。

佳皆两韵唇音属开口二等，例如“牌”薄佳切，“买”莫蟹切，“排”步皆切，“埋”莫皆切，“拜”布戒切，“湃”普拜切。《切韵考》以“派、粺”归合口，是错误的

祭韵唇音属开口三等（韵图入四等），例如“蔽”必袂切，“弊”毗祭切，“袂”弥弊切。

齐韵唇音属开口四等，例如“犩”部迷切，“迷”莫兮切，“闭”博计切。

以上无异议①。

夬韵唇音的归属有问题。《韵镜》、《七音略》、《切韵》都以夬韵“败、迈”二字归合口呼。惟《切韵指掌图》以“败”字属开口（《四声等子》、《切韵指南》不收“败、迈”二字）。按，“败、迈”等字当属开口二等。《说文系传》“败”步拜反，“迈”谋败反，“拜”是开口二等字，则“败、迈”也应该是开口二等字。

六、臻　　摄

臻摄有开合两呼。

魂韵唇音字属合口一等，例如“奔”博昆切，“溃”普魂切，“盆”蒲奔切，“门”莫奔切。

---

① 惟《韵镜》以“派、卖”属合口呼。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把“买”字归开口，自相矛盾。

真韵唇音字属开口三四等。三等例如“彬”府巾切，“贫”符巾切，“珉”武巾切；四等例如“宾”必邻切，“缤”匹宾切，“频”符真切，“民”弥邻切。《切韵考》“愍”合三，误。

文韵唇音字属合口三等，例如“分”府文切，“芬”抚文切，“汾”符文切，“文”无分切。

无异议。

七、山　　摄

山摄有开合两呼。

桓韵唇音字属合口一等，例如“般”北潘切、“潘”普官切、“盘”薄官切、“瞒”母官切。

仙先两韵唇音字属开口三四等。例如仙韵“鞭”卑连切、“篇”芳连切、“便”房连切、“绵”武延切。先韵“边”布贤切、“片”普面切，“蹁”部田切、“眠”莫贤切。《切韵考》“免、褊、缅、变、面、辨、灭”都归合口，误。

元韵唇音字属合口三等，例如“蕃”甫烦切、“翻”孚袁切、“烦”附袁切、“晚”无远切。

以上无异议。

删山两韵唇音字的归属有问题。删韵“班”布还切、“攀”普班切、“蛮”莫还切，“慢”谟晏切，《韵镜》、《七音略》、《切韵考》都归合口；山韵“褊”方闲切、“盼”匹苋切，“瓣”蒲苋切，则归开口。删山同是山摄二等字，不应开合各异。

《切韵指掌图》以“班、攀、蛮”与“扮、盼、瓣”同图是对的，但同归合口则是错的。惟有《切韵指南》以“班、攀、蛮”与“扮、盼、瓣”同归开口，才是正确的。“八”是“班”的入声，《切韵考》“八”读开口而“班”读合口，自相矛盾。

八、效　　摄

效摄没有合口呼。

豪韵的唇音字属开口一等，例如“褒”博毛切、“袍”薄褒切、“毛”莫袍切。

肴韵的唇音字属开口二等，例如“包”布交切、“胞”匹交切、“庖”薄交切、“茅”莫交切。

宵的唇音字属开口三四等①，例如“飙”甫遥切、“瓢”符霄切。

九、果　　摄

果摄有开合两呼。唇音属合口呼，在戈韵。例如“波”博禾切、“颇”滂禾切、“婆”薄波切、“摩”莫婆切。

---

① 实则只有三等，但韵图以“飙瓢”等字归四等。

十、假　　摄

假摄有开合两呼。唇音属开口呼，在麻韵。例如“巴”伯加切、“葩”普巴切、“爬”蒲巴切、“麻”莫霞切。

十一、宕　　摄

宕摄有开合两呼。

唐韵的唇音字属开口一等。例如“帮”博旁切、“滂”普郎切、“傍”步光切、“茫”莫郎切。《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切韵指南》这些字都归开口，那是对的。《切韵指掌图》这些字归合口，则是错的。陈澧《切韵考》以“滂、榜、髈”归开，“帮、傍、蟧”归合，则是自乱其例。“傍”读平声则合口，读去声则开口，尤其没有道理。

阳韵的唇音字属合口三等。《韵镜》、《七音略》、《四声等子》“方、芳、房、亡”归开口呼，与“帮、滂、旁、茫”同图，是错误的。《切韵指掌图》、《切韵指南》“方芳房亡”归合口呼，是正确的。高本汉《方言字汇》以这些字归合口呼，也是正确的。《切韵考》这些字的归属自相矛盾。“方、芳、房、亡、昉、髣、䫜、网、访”归开三，“放、防、妄、霿、缚”归合三。“放”是“方”的去声，“缚”是“房”的入声，不应开合异呼。因此，《切韵考》把宕摄唇音三等字分为开合两呼是错误的。

十二、梗　　摄

梗摄有开合两呼，但唇音只有开口呼，没有合口呼。

梗摄唇音二等属开口呼。庚韵二等“闷”甫盲切、“磅”抚庚切，“彭”薄庚切、“盲”武庚切。《韵镜》、《七音略》、《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切韵指南》都不错。《切韵考》也不错。耕韵二等、“浜、怦、棚、甍”，《韵镜》、《七音略》、《切韵考》也不错。

梗摄唇音三四等也属开口。庚韵三等“兵”甫明切、“平”符兵切、“明”武兵切，清韵四等“并”府盈切、“名”武并切，青韵四等“蛢”普丁切、“瓶”薄经切、“冥”莫经切，《韵镜》《七音略》都归开口不错。《切韵指掌图》、《四声等子》、《切韵指南》清青混合，但仍属开口四等不误。陈澧《切韵考》、高本汉《方言字汇》都以“并、聘、名、瓶”归开口，而以“兵、平、病、明”归合口。高本汉摇摆不定，其实都该是开口呼。《切韵考》“颋、竝、茗”归合口，是错误的。

十三、曾　　摄

曾摄有开合两呼，但唇音只有开口呼。

登韵唇音属开口一等，例如“崩”北朦切、“漰”普朋切、“朋”步崩切。

蒸韵唇音属开口三等，例如“冰”笔陵切、“砯”披冰切、

“凭”扶冰切。

十四、流　　摄

流摄只有开口呼。

侯韵唇音属开口一等，例如“裒”薄侯切、“㬎”亡侯切、“部”蒲口切、“母”莫厚切、“茂”莫候切。

尤韵唇音属开口三等，例如“不”甫鸠切、“浮”缚谋切、“谋”莫浮切、“缶”方久切、“妇”房九切、“富”方副切、“副”敷救切、“复”扶富切。

幽韵唇音属开口四等，例如“彪”甫烋切、“滮”皮彪切、“缪”武彪切、“谬”靡幼切。

十五、深　　摄

深摄只有开口呼。唇音常见的字只有“禀、品”二字。“禀”笔锦切，“品”丕饮切，都属开口三等。

十六、咸　　摄

咸摄有开合两呼。

谈韵有“姏、嵒”二字，“姏”武甘切、“嵒”谋敢切，都是僻字，属开口一等。

衔韵有“蒩、塈”二字，“蒩”白衔切、“塈”蒲鉴切，

属开口二等。

盐韵有“砭、贬、窆”三字，“砭”府廉切、“贬”方敛切、“窆”方验切，属开口三等。

添韵有“妾”字，明忝切，属开口四等。

凡韵有“凡、范、梵、乏、汎、法”诸字，属合口三等。

《切韵考》之所以在唇音开合口的问题上有那么多错误，是由于他拘泥他的系联法。他看见在《切韵》中，某字以开口字为反切下字，就断定它属开口呼；某字以合口字为反切下字，就断定它属合口呼。例如“皮”符羁切，“羁”是开口字，所以他说“皮”属开口呼；“被”皮彼切，“彼”甫委切，“委”是合口字，所以他说“被、彼”属合口呼。至于“被”是“皮”的上声，不应该开合异呼，他就不管了。又如“方”府良切，“良”是开口字，所以他说“方”属开口呼；“放”甫妄切，“妄”是合口字，所以他说“放”属合口呼。那么，为什么“昉”分网切，“网”是合口字，他说“昉”属开口呼呢？这又是因为“网”文两切，“两”是开口字的缘故。这样展转系联，越系联越乱。现在我们根据宋人的韵图来纠正《切韵考》的错误，才算把问题搞清楚了。

《切韵》于唇音的开合口，为什么混乱不清呢？原因在于：合口字的韵头是[u]、[y]，[u][y]都是圆唇的元音，所以唇音开口字容易令人觉得是合口呼；唇音合口字又容易令人觉得是开口呼①。为了严格区分唇音开合口，《切韵》的反切可

① 北京的“波颇婆磨”实际上是合口呼。现在一般标为开口呼。

作下列的改订①：

陂　彼为切　依《说文系传》改作彼移切。

彼　甫委切　依《说文系传》改作邦是切。

麋　靡为切　依《说文系传》改作美皮切。

派　匹卦切　依大徐本《说文》及小徐本改作匹卖切。

稗　傍卦切　依《说文系传》改旁卖切。

愍　眉殒切　依《说文系传》改眉引切。

班　布还切　依《说文系传》改补蛮切。

蛮　莫还切　改莫姦切。

版　布绾切　改布赧切。

辨　薄泫切　依《集韵》改婢典切。

缅　弥兖切　依《正韵》改美辨切。

变　彼眷切　改彼卞切。

方　府良切　依《集韵》改分房切。

网　文两切　依大徐《说文》改文纺切。

访　敷亮切　依《说文系传》改敷妄切②。

傍　步光切　改步郎切。

丙　兵永切　改彼影切。

皿　武永切　依《说文系传》改美丙切。

竝　蒲迥切　依《说文系传》改频静切。

茗　莫迥切　改莫顶切。

---

① 解字不录，可以类推。

②《说文系传》作夫妄反。今按"访"是敷母字，故改作敷妄切。

凡　符咸切　改符芝切。

唇音开合口的辨别，十分重要。在汉语史的条件音变中，最能说明问题。例如我们说唇音合口三等字发展为轻唇①，假使我们像陈澧那样，把“彼被靡”等字归入合口三等，就不能说明为什么它们没有发展为轻唇。又假使我们象《韵镜》、《七音略》那样，把“方、芳、房、亡”归入开口，就不能说明它们为什么发展为轻唇。又如我们说脂韵合口字属古韵微部，就必须把“眉、美”等字除外，因为它们不属于合口②。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载《河北廊坊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

① 开口三等也有发展为轻唇的，例如尤韵的“不、浮”，那是唯一的例外。
② “悲”字不属合口而归古韵微部是唯一的例外。

浊音上声变化说

记得一段笑话，便拿来做个楔子。

我是广西人。广西的话可以分为官话、非官话两种。大概广西北部说的是官话，而南部说的是非官话。说非官话的人便要学官话，以便将来见官或做官。(?)所谓官话，是以桂林话为标准的。古人云："北以北京为宗，南以桂林为正。"故又谓之正音。这种正音的官话，和那种非官话相差很远，尤其是玉林、容县等处，难于摹仿。俗话说："第一怕，怕广东人说官话。"我们广西人也说："第一怕，怕玉林人讲官话。"我们博白县，从前属于玉林直隶州，然而说话和玉林很不相同，腔调并不重浊难变，所以学官话比较的容易些了。我在十三四岁的时候，不知是否想要做官，或者为好奇心所驱使，便学起官话来了。当时虽没有听人家说过"逻辑"，却也晓得利用类推法，便私自立了一个定律说："我的上声腔调，等于桂林的平声腔调；我的阴平声腔调，等于桂林的上声腔调；——这样类推，居然十得八九。于是人家便说我聪明，无师自通，我也有点自夸。又偶然看见《康熙字典》的《分四声法》说是："平声平道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

去声分明哀远道，入声短促急收藏。”按之桂林腔调，无所不合，便喜得手舞足蹈了。（北京上声不是猛烈强，而是分明哀远道，照字典看来，桂林才算正音了，所以北京唱戏时，老生的道白，还用桂林腔调。）于是牢记着上声高呼猛烈强的话，每遇上声的字，便拚命尽力的高呼，自谓没有不对的。于是把“运动”念做“运董”，“是的”念做“屎的”，“城市”念做“成屎”，“造化”念做“草化”，“簿子”念做“补子”，“兄弟”念做“兄底”，……诸如此类，他们桂林人一概不懂。又听他们念“在不在”为“再不再”，念“坐不坐”为“做不做”，才恍然大悟，我们的上声，未必便是他们的上声；因为他们有许多上声字已经变了去声了。但是好好一个上声字，为什么变了去声呢？这是我怀疑了十年的一件事。到了今年今月今日，总算有了一个解答。

这个解答，乃是建筑在清浊音的基础之上的。当初我并不晓得清浊音的分别，虽然觉得博白的四声有八种的读法（实则还有浊音入声之半音，共九种读法），偶然联想到清浊四声或许便是这八种读法，然而终于不敢断定。后来经过赵元任先生的指导，才的的确确地证实了我们的八种腔调便是四声的清浊音，所谓八声是也。（但只能说阴阳入声可以拿来分别四声的清浊，不能说现在的八声等于清浊四声），北方没有入声，但平声也分清浊，便是俗所谓阴平，阳平。桂林稍为把入声分出来了，然而也只有阴阳上去入五种腔调。湖南、湖北、四川、云南、贵州，都和桂林差不多，也是五声。江浙人却把平去入都分出清浊来，便成为清平、浊平、清去、

浊去、清入、浊入，连上声共七声；然而上声到底分不出清浊来。（可惜我不懂福建话，不知道他们于上声的清浊有无分别）。由此观之，在理论上应该四声各有清浊，共是八声，而实际上只分得七声。所以毛先舒《韵学通指》说："平去入皆有阴阳，惟上声无阴阳。阴平：种，该、笺、腰；阳平：篷，陪，全，潮；阴去：贡，玠、霰、钓；阳去：凤、卖、电、庙；阴入：谷、七、妾、鸭；阳入：孰、亦，爇，鐵。这因为毛氏的方言只有七声，所以没法把上声分出阴阳来了。若照我博白话，也可以补它一补说："阴上：董，海，浅，小；阳上：动、亥、免、鸟；便够八声了。何以知道上声也有清浊之分呢？譬如"董"在"端"纽，"海"在"晓"纽，"浅"在"清"纽，"小"在"心"纽；"端、晓、清、心"四纽都是清音。（"端"是全清，"晓、清、心"是次清。）"动"在"定"纽，"亥"在"匣"纽，"免"在"明"纽，"鸟"在"泥"纽；"定、匣、明、泥"都是浊音。（"定"是全浊、"匣、明、泥"是次浊。）故知上声也有清浊之分了。我们博白人有分别八声的便宜，便应该负说明浊音上声变化的责任。今将所有浊音的上声字一律找到，按照北京、桂林、广东（指广州、新会、香山、台山、肇庆一带。）嘉应州，以及博白，总共五处的方音，分别说明其变成某声。北京可以包括北方各省，桂林可以包括西南各省，广东可以包括广西中部及东部、嘉应州可以包括福建之一部，广西之一部，以及南洋华侨之大部份。至于江浙方面，我想他们上声的变化，也和北京、桂林差不多。我虽然在上海住了两年，究竟对于江浙每个字的

平上去入，未能十分明了，所以不敢冒昧列入。至于博白则是我自己的地方，说来千真万确。其次要算对于客话，（即嘉应州语，章太炎谓之岭外三州语。）最为明了。但我始终没有到过嘉应州，我所懂的只是由嘉应州传到广西的客话。如今我和嘉应州人说话，彼此尚可通晓，但其间有无万一的分别，我也不敢武断。所以下面列表，只称它做客话，不称它做嘉应州话，以免嘉应州人骂我冒牌。又其次对于北京桂林的平上去入，也颇明了；广东话也算懂得。所以只列了这五种方音。古人云："北以北京为宗、南以桂林为正，"有了这两种方音的平仄，大概已经可以概括中国大部分的平仄，纵使我多懂几处方音，也不必拿来多占篇幅了。今先将百余个浊音上声字列成一表，然后好做我的结论。在未列表之前，先定几个凡例：

（一）同音之字，但录一字为代表。其在甲地为同音，而在乙地为异音者，则并录之。

（二）凡较深僻之字，因为不常用的缘故，往往在同一地方或读上声，或读去声，或读平声。这类字一概不录。

（三）凡一字只有一义，而古读上去两声者，今虽不读上声，亦不算是变化，这类字也不录。但甲地读上，乙地读去者，仍录。

（四）切音根据《集韵》。《集韵》与《广韵》虽稍有异同，而清浊四声的分别是一样的。这因为我觉得《集韵》比《广韵》容易检查，没有其他的用意。

（五）广东和博白的去声，都有阴阳的分别，所以注明

“阴去、阳去”字样，北京、桂林、嘉应州的去声不分阴阳，所以只注一个“去”字。其仍读上声者，注云：“不变。”其由阳上变阴上者，注云：“变阴上。”

（六）表中所谓变某声者，只以一般人口里所说为根据。至于博雅君子，口里所说，往往纠正，仍读上声；又如吟诗的人，也不会错，这些我都不管。

浊上变音表

“动”杜孔切，北京变去，桂林变去，广东变阳去，客话变阴平（读书变去声），博白不变

“奉”父勇切，北京变去，桂林变去、广东变阳去，客话变去，博白变阳去

“项”户讲切，北京变去，桂林变去，广东变阳去，客话变去、博白变阳去

“是”上纸切，北京变去，桂林变去，广东变阳去，客话变去、博白不变

“氏”上纸切，北京变去，桂林变去，广东变阳去，客话变去，博白变阳去，永嘉变阳去。

“重”柱勇切，北京变去，桂林变去，广东变阳去（或不变），客话变阴平、博白不变，（“重”字本亦可读去声，因或读上声，姑录之。）

“尔”忍氏切，北京不变，桂林不变，广东不变，客话变阴平，（读书或不变），博白不变。

“婢”部弭切，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或阳平）　广东变阳去（或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永嘉变阳去

"汝"忍与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广东不变，客话变阴平、博白不变

"市"时止切（此字集韵无切音，今从唐韵）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去、博白不变

"雉"直几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以"养里切（据韵会）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间有变阳平者）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永嘉不变（或变阴去）

"已"养里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祀"象齿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耳"忍止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里"两耳切（理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李"两耳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士"钮里切（仕属之）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俟"床史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矣"于已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

变阳平　博白不变　永嘉不变（或变阴去）

“你”乃里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变阳去）　客话变阳平（读若广一）博白不变

“御”牛据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不变　博白变阳去　永嘉变阳去

“吕”两举切（旅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与”演女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女”碾与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拒”白许切（巨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叙”象吕切（序绪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雨”王矩切（宇禹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武”罔甫切（舞侮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父”奉甫切（腐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户”后五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乳”药主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

不变　博白不变

“鲁”笼五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勇”尹竦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永嘉不变

“簿”伴姥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不变

“部”伴姥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五”阮古切（午伍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聚”在庾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　博白变阳去

“柱”重主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杜”动五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愈”勇主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永嘉变阳去

“礼”里弟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米”母礼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陛”部礼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

话变去　博白变去　永嘉变阳去（或不变）

“弟”待礼切（兄弟也）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或不变）（陈澧《广东音说》云：“广东读兄弟之弟为上声，考弟之弟为去声。”今新会尚存此种读法）客话变去（如言兄弟则弟字读去声，如言老弟则弟字读若去世阴平）博白不变

“蟹”下买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永嘉变阴上

“亥”下改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不变

“买”母蟹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在”尽亥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乃”囊亥切（奶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永嘉不变（或变阴上）

“待”荡亥切（怠殆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尽”在忍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间有不变者）

“美”无鄙切（今读明鄙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阳平　博白不变

“陨”羽敏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或不变）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永嘉变阳去（或阴去或阴平）

“牝”婢忍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或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愤”父吻切（忿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或不变）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近”巨谨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远”雨阮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晚”武远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读书不变）　博白不变

“盾”豎尹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旱”侯旰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煖”乃管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满”母伴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懒”鲁旱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卵”鲁管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诞”蕩旱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或不变）　广东变阴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阴去　永嘉变阴去

“断”杜管切（绝也）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去

“但”徒旱切（据唐韵）（蛋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永嘉变阳去

“眼”语限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免”美辨切（勉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辨”皮苋切（辩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篆”柱兖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永嘉不变（或变阳去）

“件”巨展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郁林人却不读变）

“绍”市沼切（肇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平 客话变阳平（或去） 博白变阳平（此字变得最奇怪，甘肃也有读阳平的） 永嘉变阳去

“鸟”尼了切（从《正韵》。因《集韵》“丁了切”，普通化无此音）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江浙和广西的俗话念做ㄉㄧㄠ属端纽，尚存古音）

“赵”直绍切（兆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卯”莫饱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

变阴平　博白不变

“鲍”部巧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或变阳平）　广东变阴平　客话变阴平　博白变阴平

“皓”下老切（昊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不变(或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浩”户老切　北京变去　桂林不变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或阴平）　博白变阳去

“老”鲁皓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道”杜皓切（稻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造”在早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不变

“抱”薄皓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我”语可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坐”徂果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坐字本有上去二声，不知先有上声，抑先有去声，今因广东与博白皆读上声，姑录之。）

“祸”户果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不变

“马”母下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野”以者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永嘉变阴上

“下”亥雅切（低也）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或种客话有时也念阴平，例如：“地下”念做“地蝦”）博白变阳去

“雅”语下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瓦”五寡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社”常者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也”以者切（冶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或读阳去）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或读阴上）　永嘉变阴上

“养”以两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永嘉变阴上

“象”似两切（像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仰”语两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或读不变）　博白不变（或读阴上）

“往”雨两切　北京不变（或变去）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或读阴上）

“朗”里党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强"巨两切（勉强也）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两"里养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言一两二两则不变 言几斤几两则变阴平 博白言一两二两则不变 言几斤几两则变阴上

"丈"雉两切（仗杖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不变（或变阳去）

"上"是掌切（升也）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或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壤"汝两切 北京变去（或不变） 桂林变去（或不变） 广东变去 客话变去 博白不变（或变阳去） 永嘉变阳去

"领"里郢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永"于憬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永嘉变阳上

"静"疾郢切（靖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或不变） 广东变阳上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冷"鲁打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幸"下耿切（杏倖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博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並"部迥切（併并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阴去

"有"云九切（友酉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

不变（偶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母”莫后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妇”扶缶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或变阳去）　客话变去（但言“新妇”则读“博乌切”，又谓“妇人”为“妇娘”，亦读“博乌切”，皆变阴平）　博白不变

“负”扶缶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阴去（或阳去）

“厚”很口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或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读书变去）　博白不变

“受”是酉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阜”房九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咎”巨九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某”莫后切（亩属之）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舅”巨九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或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藕”五口切（据唐韵）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　客话不变　博白不变

“牡”莫后切　北京不变　桂林不变　广东不变（或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纣"丈九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或不变）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廪"力锦切　北京不变　桂林变去　广东不变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淡"杜览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　博白不变

"俭"巨险切　北京不变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阴平

"渐"疾冉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永嘉变阳去

"舰"户黯切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永嘉变阴上

"犯"父鍰切（範范属之）　北京变去　桂林变去　广东变阳去　客话变去　博白变阳去

上表共一百二十九个字，所有浊音上声字差不多搜罗尽了。如今一层一层地加以按语，随按随断，如后：

第一按语：

在一百二十九字之中，五种方音都能保存上声的读法者，只有"以，已，李，与，耳，女，雨，武，乳，努，五，米，蟹，远，卵，眼，老，瓦，强，永，藕，"二十一个字，不及六分之一。

断曰：可见浊音上声最易变化，这是八声中最特别的一种声调。

第二按语：

在一百二十九字之中，五种方音都不能保存上声的读法者，只有“奉，项，氏、祀，士，俟，禦，叙，父，部，聚，杜，愈，陛，待，陨，诞，但，辨，篆，件，赵，绍，鲍，道，下，象，壤，幸，並，负，受，咎，纣，俭，渐，艦，犯”三十九个字。不及三分之一（这三十九个字变的都是去声。博白话及客话读“绍”为阳平，是偶然的例外。）

断曰：可见虽易变化，也还有一大部分的古读留在人间，使我们现在还能靠嘴里发声去定它是上是去。

第三按语

北京能保存上声的字，约共五十五个，不及全数的七分之三。

桂林能保存上声的字，约共五十六个，仅及全数的七分之三。

广东能保存上声的字，约共六十九个，超过全数二分之一。

客话能保存上声的字，约共二十五个，不及全数五分之一。

博白能保存上声的字，约共八十三个，几及全数三分之二。

断曰：由此观之，第一要算博白最能保存古读，第二算广东，第三算桂林和北京，第四算客话。客话几乎把浊音上声通通变做阴平或去声了。我发现这个例，很觉得有趣味（兄弟之弟，与孝弟之弟；决断之断与断绝之断，在官话都没有分别。又如北京“近你”像“敬你”，客话说“打马”像“打

妈”，也很有趣味。）

第四按语：

北京变的，都是去声

桂林变的，也都是去声

广东变的，都是阳去；只有一个“诞”字变阴去（又有一个“绍”字变阳平）

客话变的，约有四十五个字是变阴平，约有五十六个字是变去声，又有一个“绍”字变阳平。

博白变的，都是阳去；只有“负”“诞”二字变阴去，又有一个“绍”字变阳平。

断曰：由此观之，第一要算北京和桂林变化得有规则；第二算是广东，第三算是博白。这两个地方都是以变阳去为常例，倒也有规则可寻。惟有客话变得没有规则。大抵博白不变的字，客话都变阴平；博白变去声的字，客话也一样变去声。然如“永”字“聚”字，却又不在此例。真可谓变化无端了。

结论：

依我研究的结果，可得结论如下：

清浊四声之中，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都很少变成他种声调的；惟有阳上（即浊音的上声）一大部分都变了他种声调。

这种客观的报告，我自以为铁案如山了。至于浊音上声为什么变得这样厉害？还要请我国的音韵专家仔细研究，作一个切实的解答。今先述我的意见，以供采纳。

浊音上声变化的主要原因，便是上声清浊的混淆。我们须知，依音学原理说来，清浊四声只宜分做八种声音；不宜先分平上去入四大类，再分为八小类。须知八声的地位是平等的，并不是阴平和阳平亲密些，阴平和阳上便隔了一层。因此之故，北京、桂林、江浙等处，既然只有阴上，没有阳上，那么，本来是阳上的字非变声不可。变成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都可以的。我们不能说阳上变成阴上便亲密些，阳上变成阳去便隔了一层了。或问："既说变成阴平、阳平、阴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都可以；为什么照上面一百二十九个字看来，在普通话方面，只变了阴上或阳去，并不变平声或入声呢？"这因为从来平仄的界限很严，读书、考试尽可以不识四声，却不可不识平仄。因为考试的诗，以及平日做的诗，都用平声韵为多；又要分别平平仄仄平平仄的诗调，因此仄声的字，断断不容混到平声的字里去。所以客话虽有许多浊音字在说话时变了阴平，而在读书时必须改读上声，尤其是读诗时，不容一字误读阴平。若误读为去声的字，则不去管它了。这是阳上不能变平声的缘故。至于入声，短促急收，显然和平上去大有分别，划若鸿沟，和上声有天渊之别。因此也不致误读上声为入声。而且北方没有入声，越发不成问题了。所以浊音上声字既失去自己的地位，只有和阴上、阴去、阳去拚合的可能。"阳去"（即浊音去声）因为与阳上同是浊音，比较的亲密些，所以"阳上"便大多数和"阳去"合并了。北方连"阳去"都没有，便又混入"阴去"的地位。剩有少数的"阳上"，一般人都还

记得它们本来是上声，便归入“阴上”一类去。所以今日的浊音上声字，便是一大半归“阳去”，一小半归“阴上”，了。这个解答，或许不过分穿凿吧？

或又问：“博白的上声清浊并不混淆，何以也有三分之一变了阳去呢？”我想博白的“阳上”当初本来个个都不变化，后来因为博白话用途不广，百里之外便不通行，于是对外交际必须用官话，至少也须用广东话才行，因此便受了广东话或官话的同化。官话念去声的，我们也跟着念去声，不知不觉，便变化了许多。例如“丈”字，在博白乡下人口里还是念做“阳上”，我们城市的人，早已跟着官话、广东话，变了去声了。然而自身不起变化，只受外面的影响，同化了的究竟不多，所以只变了三分之一。

末了，我想要告诉广东、广西的人，这样说：“我们如果要学国语，那么，对于我们所读为平声、去声、入声的字，按照国音平上去入的腔调，平声还它一个平声，去声还它一个去声，入声还它一个入声，便百个中有九十九个是不错的，又每逢我们所读为清音上声的字，一律读为国音的上声，也包管不错的。因为国语于平去入声及清音上声的字，很少变化，像“跳”字平声变去声的，可谓绝无仅有；况且，“跳”字之类，我们自己也变去声，便不会错了。惟有遇到浊音上声的字，便要万分注意，我们所读的上声，未必是他们的上声。若按照《诗韵》里的上声发为国音的上声，那就闹出大笑话了。所以我们遇到浊音上声字的时候，如果没有听见人家说过，最好查一查《国音字典》(校改的)，如果没有功夫查字典，

甚至于胡乱读为去声，也比胡乱读为上声的错误少些；因为已有七分之四变了去声了。

我这篇文章很有表扬博白方音的嫌疑；然而我不能丢却自己最确知的不说。记得陈兰甫作《广东音说》云："予非自私其乡也。"（?）我也只得以此解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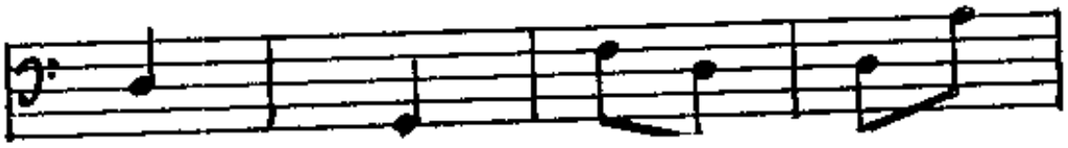
十五（1926）年十一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作于清华

（载《广西留京学会学报》第4期，1927年）

京剧唱腔中的字调

京剧的字调，用的是湖广音。所谓湖广音，基本上是汉口音，但也稍有分别。汉口话只有四个声调，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京剧的字也有这四个声调，升降和汉口音一样，但高低稍有不同。依我们的分析，京剧的四声，若用五线谱表示，其形状如下：

阴平　　阳平　　上声　　去声



字调的音高，只是相对的音高，不是绝对的。字调的特征只是它的高低升降的形状。因此，我们可以说：京剧的阴平是中平调，阳平是低平调，上声是高降调，去声是中升调。在一般情况下，京剧唱腔的字调是依照这个标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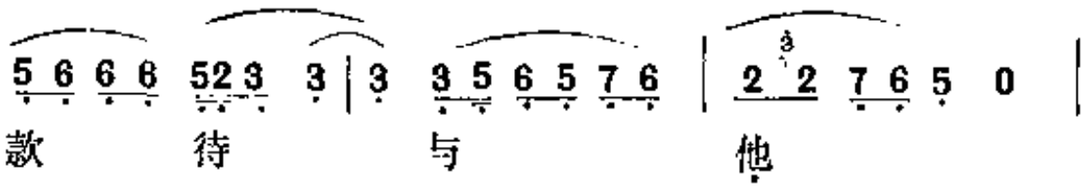
首先，谈谈京剧老生唱腔的韵脚字调。一般说来，京剧单句唱词韵脚用仄声，即上、去声；双句用平声，即阴平、阳平。下面通过一些比较典型例子，加以分析、讨论。

（一）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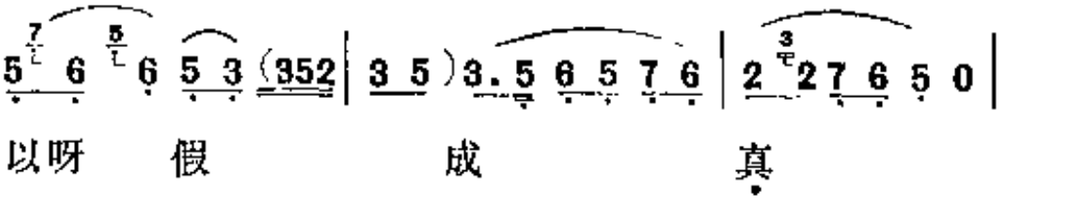
阴平是个中平字调，它在唱腔韵脚的标准音应该是个“2”或“1”（指老生唱腔而言）。

再进一步说则是二黄唱腔双句（或称下句）韵脚字调音是“2”，西皮唱腔双句韵脚字调音是“1”。下面先看看二黄唱腔的阴平韵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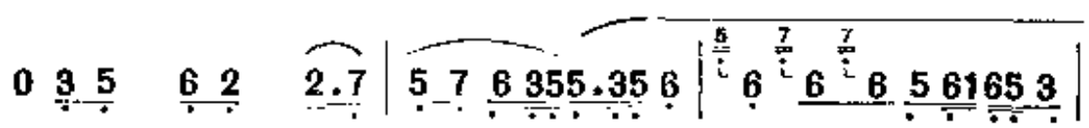
《捉放宿店》〔二黄慢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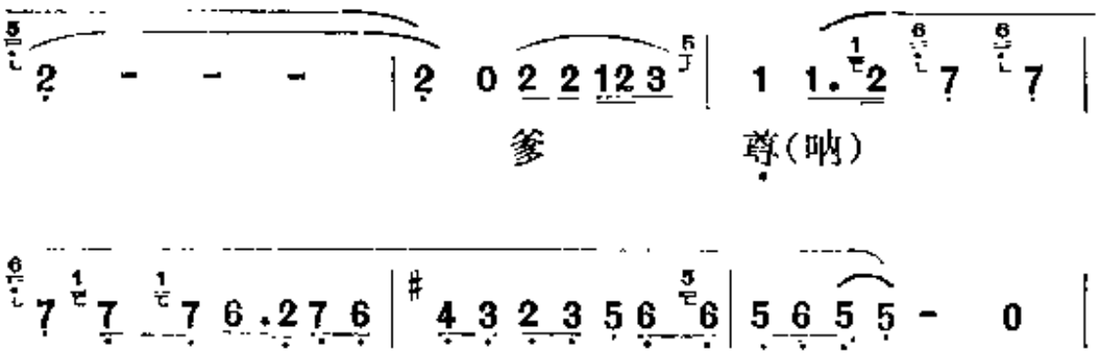


《洪洋洞》〔二黄快三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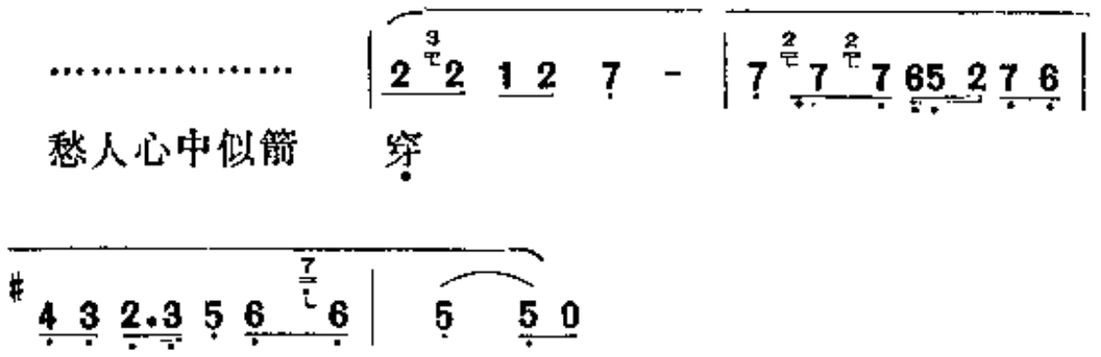
以上二例的“他”、“真”二字均以“2”为韵脚音，显现出阴平字的中平调特征。此外，在《洪洋洞》的同一唱腔中，另一个阴平韵脚字——“尊”，从谱面上看落在了“1”上而没有落“2”，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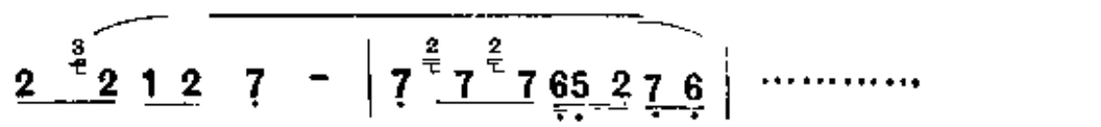


对此，需略作解释：二黄唱腔双句（或称下句）韵脚字改“2”就“1”的现象是不典型的。在这里其所以用了“1”音，主要原因在于“尊”字之前的“爹”字也是个阴平字。“爹”字已经用了“2”音，如若“尊”字再用“2”音，在唱腔上则会使人产生重复、平淡之感。为了求诸一点变化，又不失去中平调的特征，故尔改用“1”音。这句唱腔实际上是把下列唱腔略作变化而成：

《文昭关》〔二黄慢板〕



如果将“尊”字也照“穿”字那样处理，唱成：



这样更符合阴平字调和唱腔曲调的要求。总之，二黄唱腔阴平韵脚字调落在“2”音上可以说是一种规范，而落“1”者，则是偶然现象。“2”音作为中平字调的标准音这在节奏较快的二黄唱腔中，显现得更为清楚。这里不妨补举几例，聊供参考：

《借东风》〔二黄原板〕

6 6 3 | 0 1 6 1 6 | 3 1 2 2 3 | 0 2 321 | 2
南屏 山 设坛 台 足 踏 魁 罡

《搜孤救孤》〔二黄摇板〕

1216 | 5 | 6 | 1 3 | 2 1 | 1 1 | 2
母 子 快 快 两 离 分。

《借东风》〔二黄散板〕

ㄅ…… 5 6 1 1 3.2 1 2 1.23 (3 6 1 2 3)
趁 此 时 返 夏 口

1 2 - - 2 3 2 3 1. 2 3 2 2 -
再 作 主 张。

下面谈西皮唱腔韵脚阴平字的落音。

西皮唱腔韵脚阴平字的标准音，与二黄唱腔不同，它几乎绝对是个“1”音。例如：

《四郎探母》〔西皮慢板〕

5 3 7 6 3 5 | 5 (56) 1.6 | 1 -
受 了 孤 单

7 6 5 3 5 | 5 (5 6) 4.6 3 2 | 1 -
久 困 在 沙 滩

《失街亭》〔西皮原板〕

2.1 1 2 | 2 0 5.6 | 1 1 | -
统 貔 貅

《捉放宿店》〔西皮流水板〕

0 1 | 1 3 | 2 | 2 61 | 1 | 6 | 5 3 | 1. 6 1 - ‖
同 奔 原 为 汉 家 邦

《捉放宿店》〔西皮散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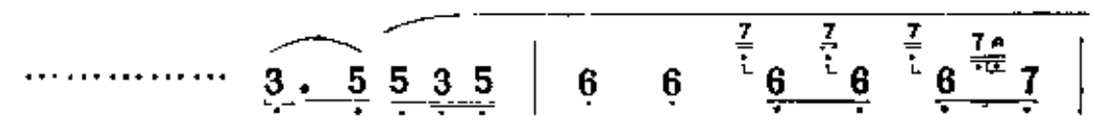
2 3 3 2 1 2 2 2 2 3 3 - 2 1 6 1 - ‖
错 把 一 家 好 人 伤。

（二）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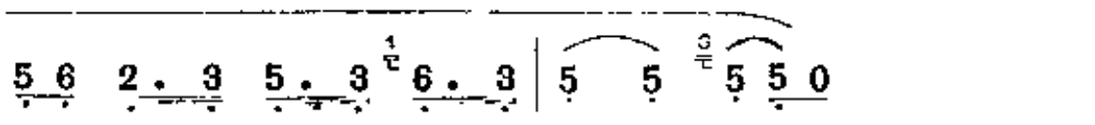
阳平字在湖广语音中是个低平调。这一点体现在韵脚字上，常常是个“5”或“6”音。无论是在二黄唱腔中，还在西皮唱腔中，均是如此。下面首先看看二黄唱腔韵脚的阳平

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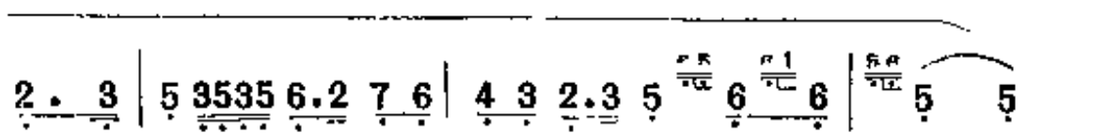
《捉放宿店》〔二黄慢板〕



陈宫心中乱 如 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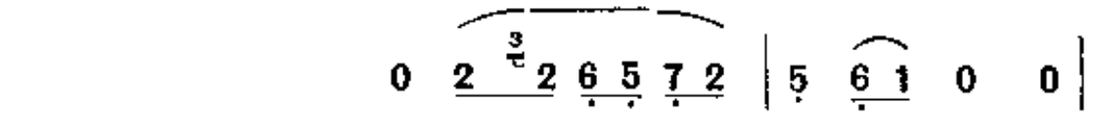


自有那神灵天地鉴 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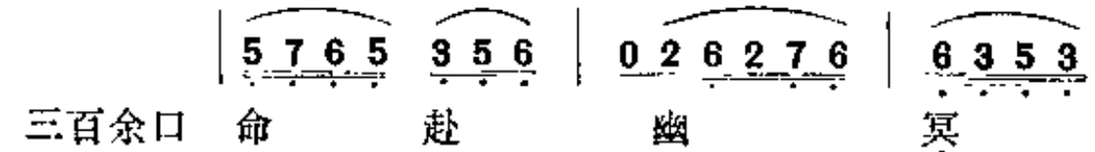
为了充分说明问题，再补充几例：

《文昭关》〔二黄慢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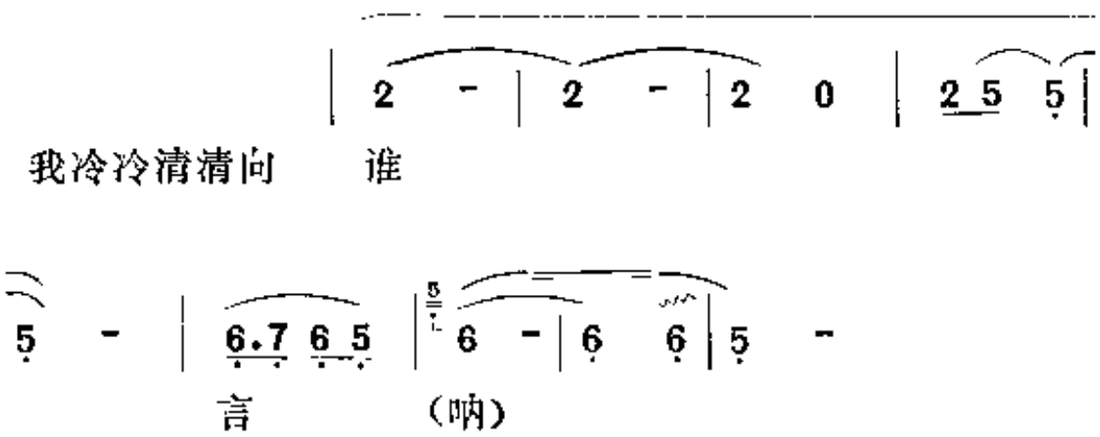
我好比波浪中失舵的 舟 船（呐）

《搜孤救孤》〔二黄原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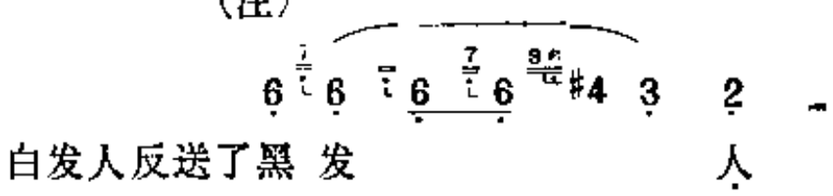


三百余口 命 赴 幽 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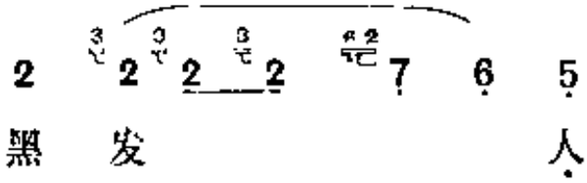
《文昭关》〔二黄原板〕



《洪洋洞》〔二黄散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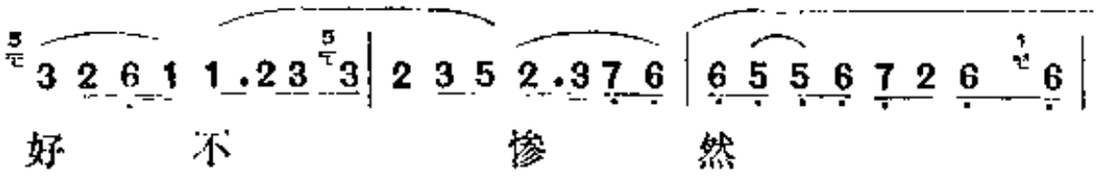


注：上列“黑发人”的曲调实际上是下列唱腔的移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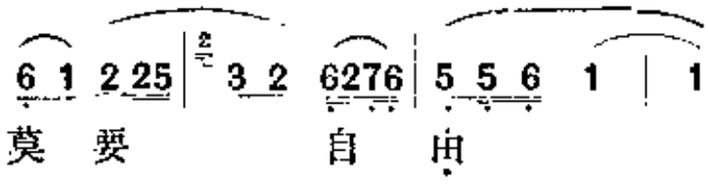
再看看西皮唱腔韵脚的阳平字：

《四郎探母》〔西皮慢板〕



1 - （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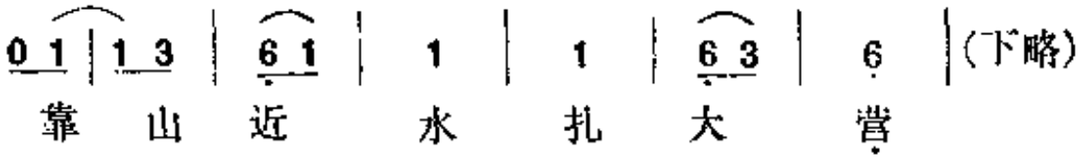
《失街亭》〔西皮原板〕



（下略）

这里也需要补充几例快节奏的西皮唱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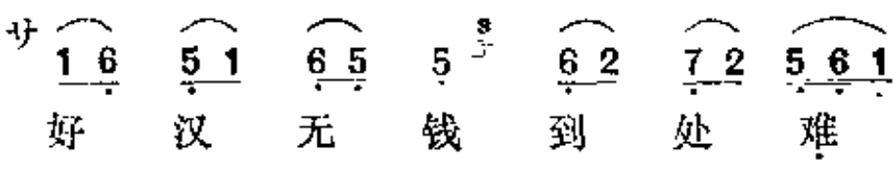
《斩马谡》〔西皮快板〕



（下略）

（下略）

《卖马》〔西皮散板〕



（下略）

就以上各例看来，均显示出京剧唱腔上的“阳平低出”的特点。但是这不等于说阳平字在唱腔中永远是低平调。特别是唱腔的脚上的阳平字，有时也可以唱成中平调，与阴平字唱同音。即二黄是“2”，西皮是“1”。为了说清这一点，我们另外举几个例子：

《文昭关》〔二黄原板〕

| 3 1 2 3 | 0 1 6 3 | 2 1 1 | 2 -

且听愁人 口 内 言

| 2 1 3 | 0 1 6 3 | 2 1 1 | 2 -

铁石人儿 也 泪 涟

《文昭关》〔二黄散板〕

サ 5 3 2 1 2 1.2 3 2 2 3 2 3 2 1. 2 3 5 2

将 军 为 何 白 了

2 - 2 3 2 3 2.1 1 2 -

辱

《硃痕记》〔西皮慢板〕

| 1 3 2 1 1 1 | 7 0 5.6 3 2 | 1 0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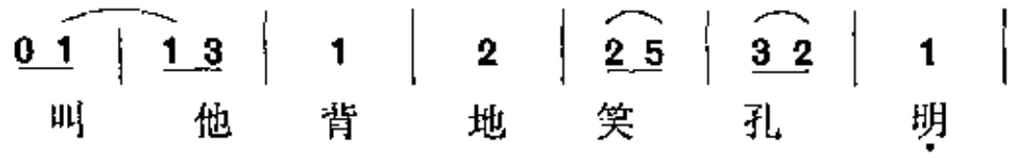
莫不是魍魉鬼 来 把 我 缠

《文昭关》〔西皮二六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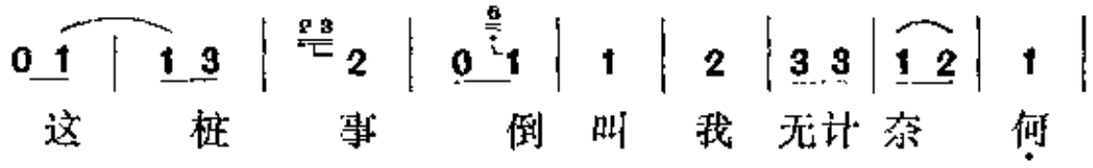
| 2 3 5 | 2. 5 3 2 | 1 0 |

乔装改扮 往(呃)东 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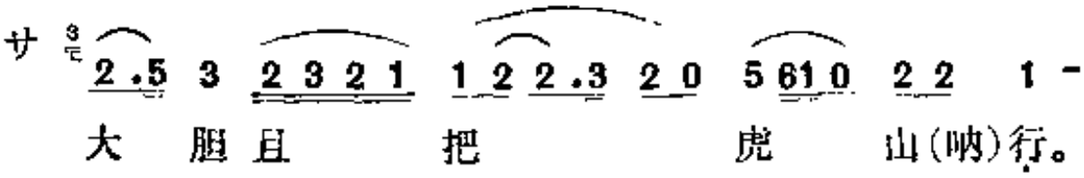
《斩马谡》〔西皮快板〕



《捉放宿店》〔西皮快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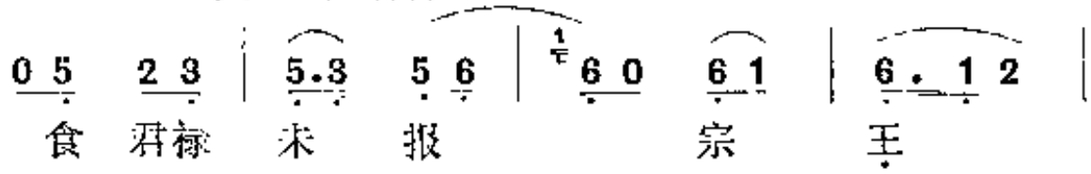


《文昭关》〔西皮摇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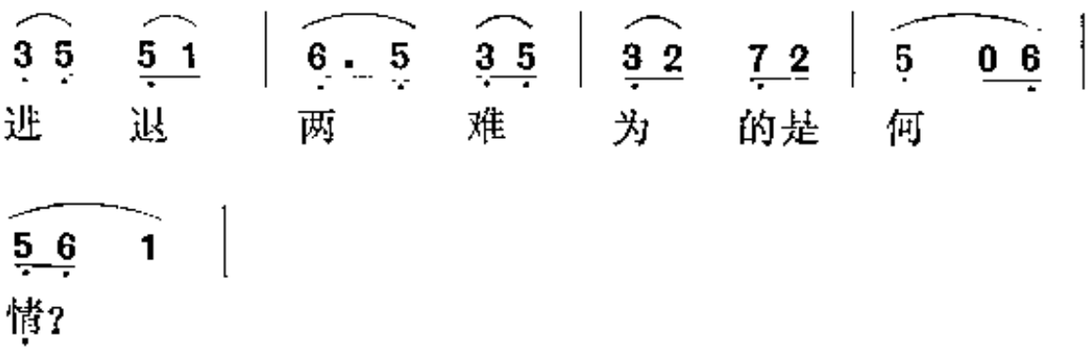


以上所列，均是阳平字唱腔中平调的例子。其所以在韵脚阳平字里有时出现中平调的唱法，这是音乐调式制约的结果。就唱腔的音乐调式而言，二黄是以“2”为主音的商调式，西皮双句（下句）则是以“1”为主音的宫调式。按照传统习惯，双句唱腔的尾音必须落在主音上，也就是说，二黄要落“2”，西皮须落“1”，这也可以说是传统成法。这就同字调发生了矛盾，阳平字调是低平调，音乐调式主音却是中平调。解决矛盾的办法，通常是二者兼顾，即保持字调特征，又须归属到音乐主音上去。如二黄双句韵脚上的“6 12”，西皮双句韵脚上的“5 6 1”，就是解决这种矛盾的常用办法。具体例子如下：

二黄《王佐断臂》



西皮《空城计》



上列二黄末节的“6”和西皮末节的“5”,体现了阳平字的低平调特征；它们之后的“2”和“1”(即最末一个音)，则是音乐调式主音，如此处理两全其美。但是在速度较快的唱腔中，无法顾及字调特征时，解决矛盾的办法就是字调服从主音，因此便出现了韵脚阳平字改唱中平调的情形。

（三）上声

在湖广语音中，上声是个高降调。这一点反映在京剧唱腔的韵脚里，通常是只保持上声字的调势，而不拘泥于其声调的高低。也就是说只保持降调的调势，声调的高低则较为自由。一般说来，韵脚上的上声字，在西皮唱腔中多为高降调，常见的是“5 3”、“3 2”,有时也唱低降调的“7 6”、“6 5。”例如：

《斩黄袍》〔西皮二六板〕

| 6 1 5 | 3532 1235 | 3 . 1 2 |

寡人一见 龙 心 宠

《斩马谡》〔西皮摇板〕

サ 6 1 6 1 3 3 3 2 2

算 就 汉 室 三 分 鼎

《空城计》〔西皮散板〕

サ 3 2 1 1 1 3 1 1 3 2 -

诸 葛 一 生 不 弄 (uo) 险

《硃痕记》〔西皮慢板〕

…… 6 7 6 1 | 2 3 (下略)

赵锦堂左手上有硃砂 一 (ie) 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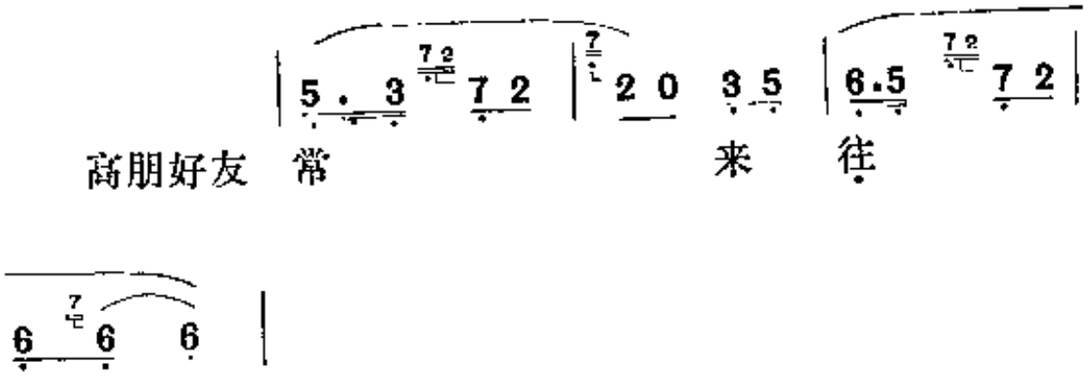
《武家坡》〔西皮原板〕

| 2 6 7 2 | (6 7 2) 1 | 7 . 6 7 2 |

官封我后军 都 督 府 (u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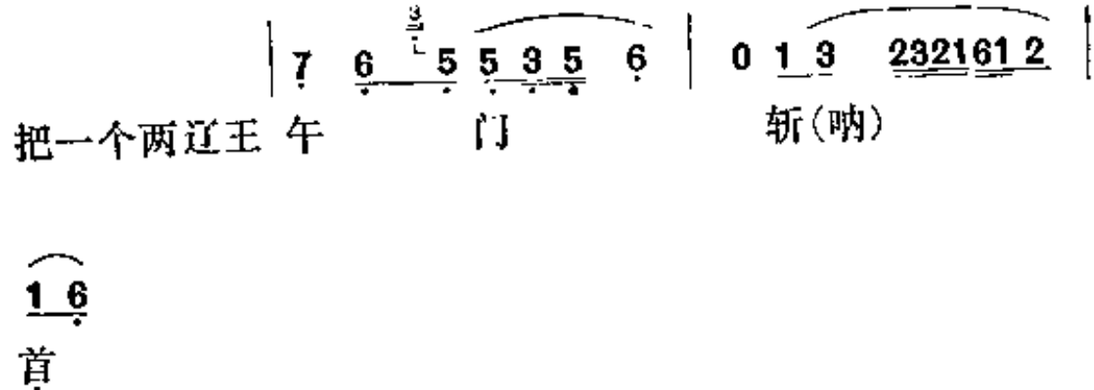
7 7 6 | 6

《捉放宿店》〔西皮原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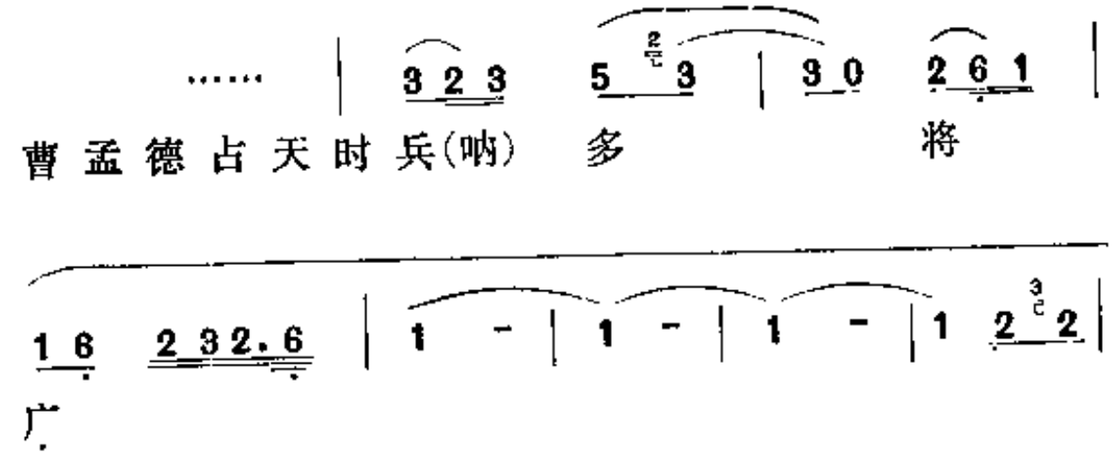


在二黄唱腔中，则多是中降调，常用的音是“1 6̣”。例如：

《法场换子》〔二黄快三眼〕



《借东风》〔二黄原板〕



7 2 7 6 5 67·2 | 6 · 7 6 |

《文昭关》〔二黄慢板〕

| 5 3 1 6 1 3 5 3 0 | 0 3 3 2 1 5 3 2 1 |
俺伍员好一似 丧 家

1 6
犬

同上〔二黄摇板〕

| 1 2 1 2 3 2 0 6.1 1 2 2 1.6 |
但 愿 过 得 昭 关 险

以上各例，不论是西皮，还是二黄，尽管它们的韵脚上声字声调有高低不同之分，但都充分显示出降调的调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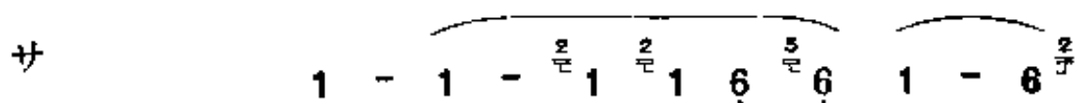
此外，我们从大量的京剧老生唱腔中，还可以看到有许多韵脚上声字改唱中平调的情形。不论是二黄，或是西皮，这种情形并非个别。特别是在快节奏的唱腔中较为多见。例如。

《宝莲灯》〔二黄快三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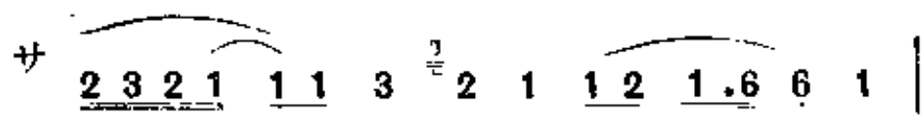
…… | 5 6 5 6 1 | 1 3 5 6 1 5 6 |
首阳山前 冻 饿

1 2 0 0
死（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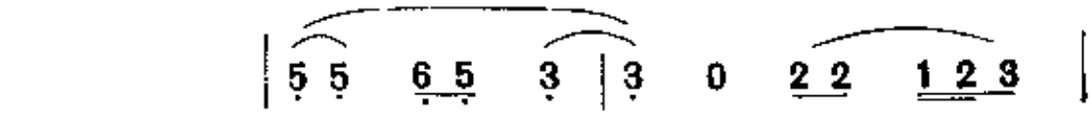
《断臂说书》〔二黄摇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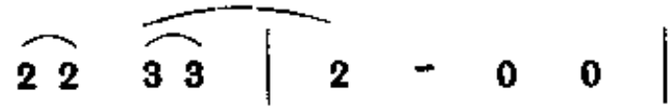


《搜孤救孤》〔二黄摇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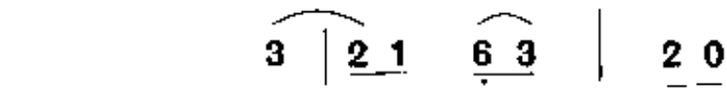


《卖马》〔西皮慢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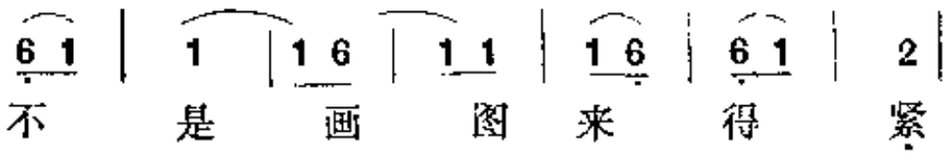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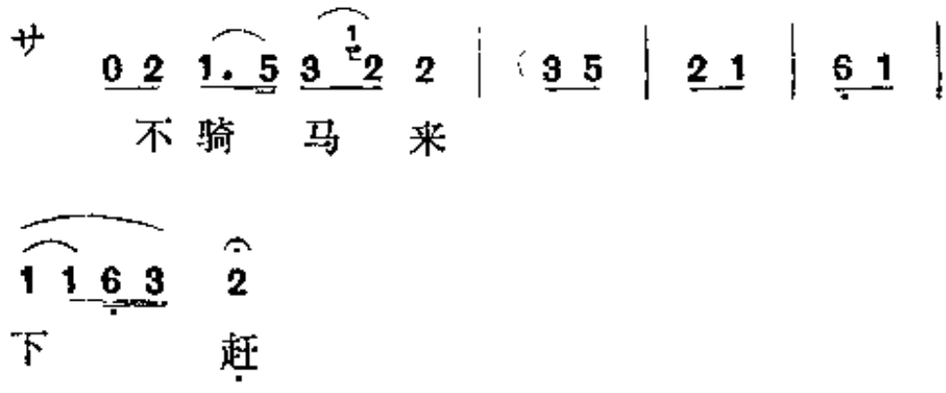
《空城计》〔西皮二六板〕



《空城计》〔西皮快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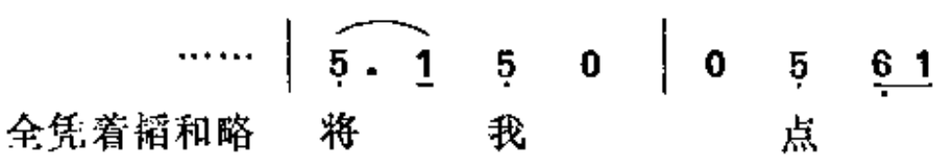
《武家坡》〔西皮摇板〕



上声字之所以有许多时候唱成中平调，其道理与某些阳平字改唱中平调完全相同，也是囿于音乐调式主音的限制。我们都知道，上声是仄声，通常只用于单句（或曰上句）韵脚，而单句韵脚的标准落音，二黄是“1”，西皮是“2”（正好与双句韵脚的标准落音相反）都是中平调。当唱腔不便照顾语言字调时，就发生了上列直唱标准音的情形，这就是某些上声字弃高降调改唱中平调的根本原因。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韵脚上声字有时竟与湖广字调相反，不唱降调唱升调。下面将唱升调的例子举几个，以供参考：

《追韩信》〔二黄快三眼〕



1 2　0　0　0

醒

《搜孤救孤》〔二黄原板〕

…… | 7　7 6 | 0　3 5 | 2　0 |

手执皮鞭　将　(呃)　　你(ir)　打

2　7　6　5　6　6　5　6　-

《断臂说书》〔二黄散板〕

サ　……　4 3　0　3 2 3　5　1　-　2　2

我王佐学断臂番营　去　闯(呃)

4　-　-　4　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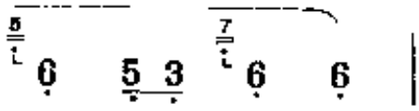
《捉放宿店》〔西皮慢板〕

…… | 5　5 6　2　7 | (6 2　7 6) 3.5 3 5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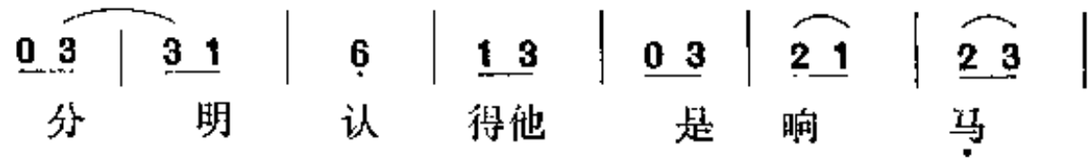
马行在夹道内我难(呐)以　回

2　2　2　2 | 2　3　7　7 | 6 . 5　3 5 6 5 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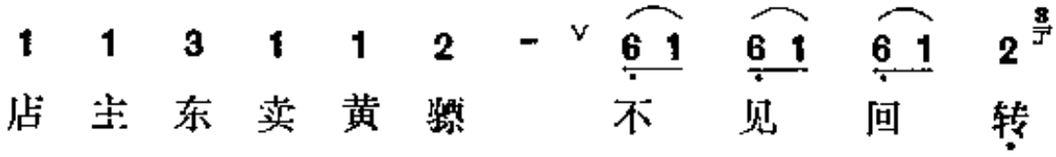
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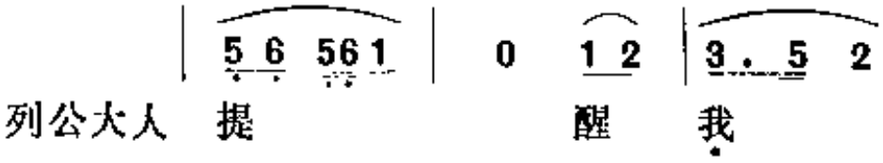
《卖马》〔西皮流水板〕



《卖马》〔西皮散板〕



《击鼓骂曹》〔西皮二六板〕



韵脚上声字之所以有升调现象，不能不说是京音在唱腔中的反映。

（四）去声

去声是中升调。由于也是个仄声，多用于唱词的单句（上句）韵脚。它在唱腔上的基本音型二黄是“1 2”，西皮是“2 3”。试看以下各例。

《捉放宿店》〔二黄慢板〕

……｜3 . 5 3 5 ｜ 7 7 6 ｜ 6 0 6 3 2 1 ｜

又谁知此贼的 疑 心（呐） 太（呀）

1 2 0 0

大

同上〔二黄原板〕

｜ 6 1 3 ｜ 0 3 2 1 ｜ 1 2 0 ｜

听樵楼打罢了 二（啯）更 鼓 下

《断臂说书》〔二黄原板〕

3 2 2 1 3 ｜ 0 5 . 6 ｜ 1 2 3 1 ｜

想当年在洞庭逍 遥 放 荡

1 1 1 ｜ 6 5 3 2 ｜ 7 6 7 2 5 ｜ 6 - ｜

《搜孤救孤》〔二黄摇板〕

1 . 2 1 2 2 0 6 1 1 3 2 1 1 2 2 1 -

但 愿 救 得 忠 良 后

以上是二黄唱腔中比较典型的例子。下面是西皮唱腔的

典型例子：

《打渔杀家》〔西皮快三眼〕

…… | 1 . 2 6 5 3 | (3 4 3 5) 6 1 6 1 |

我本当不打鱼(呀) 关 门 闲

2 3 (下略)

坐

《武家坡》〔西皮原板〕

…… | 3 2 6 1 6 | 0 6 7 6 1 | 2 3

恨魏虎是内亲 将 我 谋 害

《追韩信》〔西皮二六板〕

5 6 | 1 6 0 | 1 6 0 | 1 . 2 3 3 2 2 1 2 |

倒不如告职我就 归 原 郡

6 1 6 1 2 3 1 2 7 6 | 5 0 3 4 3 5 6 2 7 6 |

5 0 6 1 4 . 3 2 1 2 3 | 5 7 6 - 6 5 -

《武家坡》〔西皮摇板〕

3 2 2 1 1 1 3 2 2 3 | (3 5 | 2 1 | 6 1 | 2)
三 姐 不 必 寻 短 见

下面各例也反映了去声的升调特点：

《提放宿店》〔二黄慢板〕

| 6 6 1 2 3 1 6 3 | 0 3 3 2321 6 5. |
一轮明月 照 窗

6. 1 2 3 7 6 5 6 | ……
下 (下略)

同上〔西皮慢板〕

…… | 7 6 5 5 1 5 | 0 1 5 6 1 |
这时候我只得暂且 忍 耐 在 心

2. 5 3 2 7 6 | 5 (下略) ……
下

《武家坡》〔西皮原板〕

| 2 2 1 6 5 | 0 1 2 | 3. 5 3 3 |
青是山绿是水 花 花 世 界

《打渔杀家》〔西皮快板转散〕

2 2　2　1 2　3 5 2 3 .1 2　-

船行到半江中儿要　掌　稳了　舵

以上四例，头一例是低升调，其余皆为高升调。尽管这类情况不及中升调的“12”和“23”多见，但也都显示出去声的升调特点。

此外，尚有比较多见的把韵脚去声字唱成中降调、中平调、高平调和低平调的现象，这是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的。首先看看中降调的例子：

《文昭关》〔二黄慢板〕

……｜5 3 1 6 1 3 5 3 0｜0　3 3　2 1 5　3 2 1｜

我好比哀哀　长　　空

1 6　0　0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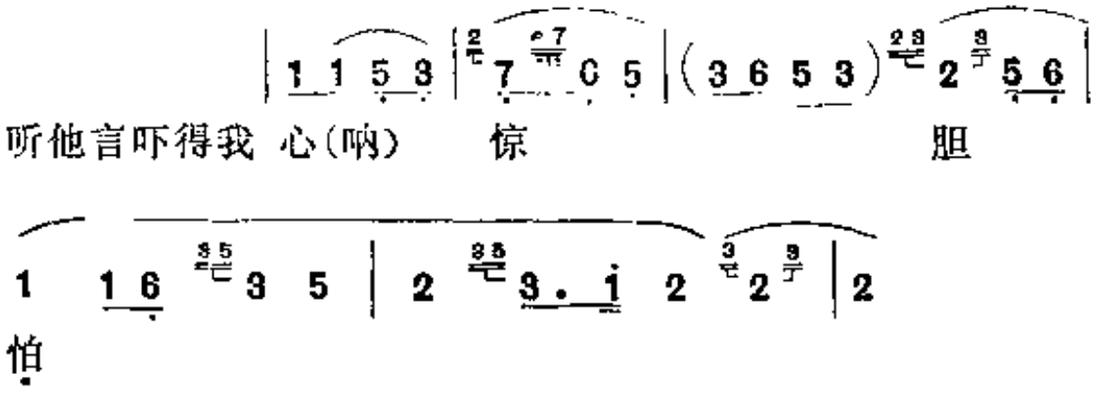
雁

同上〔二黄原板〕

｜3 2　3｜0　2321｜1 6　0｜

背地里只把　东　皋　　公　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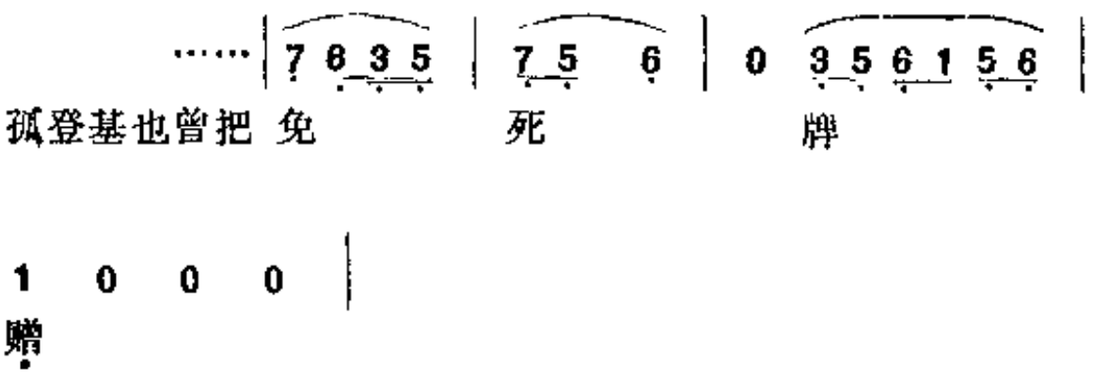
《捉放曹》〔西皮慢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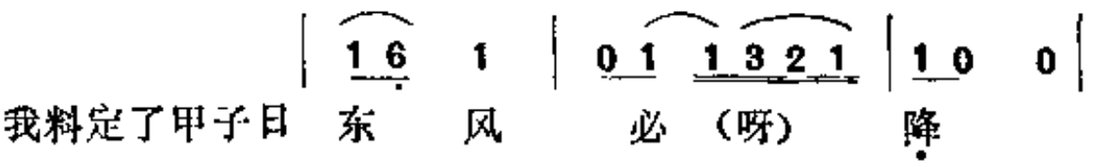
把去声字唱成降调，应该说这是京音。在以湖广韵为基础的京剧唱腔中出现北京语音，是不足为奇的，甚或说是必然的。徽、汉调如果不予京化，何以成为京剧？这当中当然包括字调的声韵变化。

下面是去声唱中平调的例子：

《上天台》〔二黄慢板〕



《借东风》〔二黄原板〕



《借东风》〔二黄散板〕

1 3 2321 1 1 0 2 1 0
耳听得风声起 从 东 而 降 （呃）

《武家坡》〔西皮原板〕

6 7 6 1 3 2 3 | 2 2 |
自从降了红 鬃（呃） 战

《武家坡》〔西皮原板转散〕

2 2 2 2. 3 2 3 2. 1 1 2 2 |
柳林下栓战马武(哇)家 坡 外

前曾说过，韵脚仄声字多出自单句（上句），而单句唱腔旋律所规定的落音（二黄是“1”，西皮是“2”）又是传统成法，因此去声的韵脚字在唱腔曲调的制约下不便于唱中升调时，就出现了直接落到旋律本音（中平调）的情形。

至于高平调或低平调的出现，其原因也是由唱腔旋律所决定的。通常是单句唱腔的末尾需要甩腔时，才出现高平调或低平调的唱法。例如：

《空城计》〔西皮慢板〕

…… | 1 1 2 6. 5 3 | (3. 4 3 6) 1 6 5 |
周文王访姜尚 周 室 大

3 - - - | 3 - 3 5 3 5 3 1 | 2 - （下略）

振

《打渔杀家》〔西皮快三眼〕

…… | 1 . 2 6 5 3 | (3 3 3 6) 1 6 4 |

清早起开柴扉 乌 鸦 叫

3 3 3 3 | 3 3 2 2 | 3 - - - |

过

《借东风》〔二黄原板〕

| 7 2 6 7 2 | 0 7 5 6 |

我这里执法剑把 七 星 台

6 - | 6 - | 6 6 5 6 | 7 1 7 . 2 7 6 |

上

5 6 6 5 | 6 - |

总观京剧老生唱腔的韵脚字，除了照按湖广字调落音者外，也常常受唱腔曲调的制约，落在别的音上。也就是说，韵脚字调的高低升降，并不完全依照湖广字调的调势。特别是在节奏较快的唱腔中，韵脚字常常是遵循音乐调式的要求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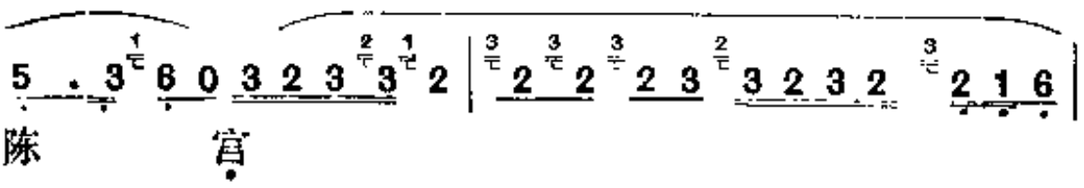
落音，而不顾字调的高低升降。因此便出现了阴阳上去四声都有落中平调的情形。这一点我们已在前述各节中有过解释，此不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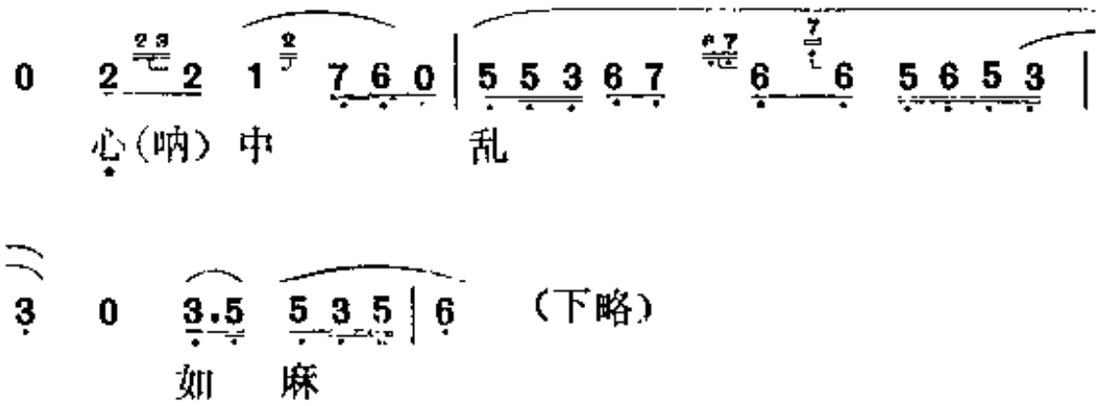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再看看非韵脚的一般字调。总体来说，非韵脚的字调较韵脚字调更具有湖广音的特点。虽然词句中所有的字并不都是按照湖广字调行腔。但多数还是以湖广字调的高低升降为准的。京剧唱腔的设计者，在设计一段唱腔时，一般的作法通常是首先保持某种板式的基本曲调不变，然后对每个字在可能的范围内按照湖广字调的高低升降去调节其音高和行腔。下面我们通过一些具体的例子，看看非韵脚字的湖广字调特点。

（一）阴平

阴平虽然是个中平调，但在非韵脚的字中，往往唱成高平调，在京剧传统演唱习惯中所谓“阴平高出”的说法，也就是说阴平字常常用较高的音调唱出。从另一方面理解，也可以说是阴平字一般不可唱低调。至于中平调，与低调相比较，也被视为是“高出”了。例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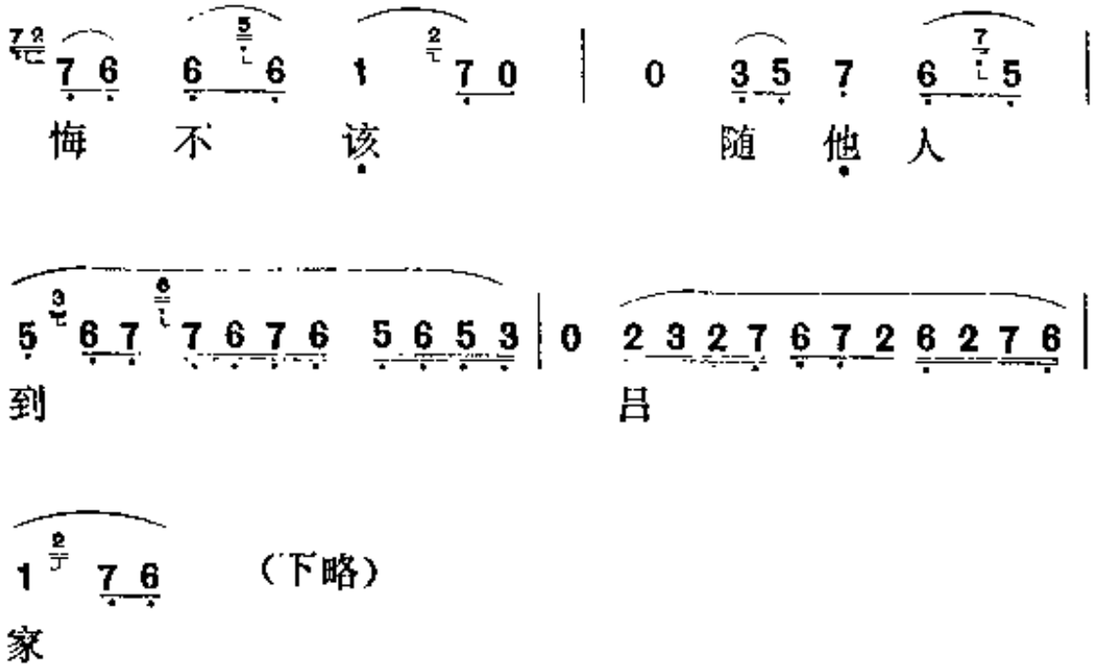
《捉放宿店》〔二黄慢板〕程君谋唱





（下略）

例中“宫、心、中”三字皆为阴平字。此三字与其前面的“陈”字和后面的“乱”字相比较，可谓“高出”。再看看同一段唱腔的另几个阴平字：



（下略）

例中“该”、“他”二字可谓中平调。“家”字用了个“1”，较前面的“不（6）”和后面的“随3 5”都高；“他”字是个“7”虽然音调略低，但较其前之“随3 5”和其后之“人

6 5"亦高，也符合“阴平高出”的原则。

诚然，在京剧唱腔中并非是所有非韵脚的阴平字都是高平调或中平调，例外也是有的。诸如某些节奏位置不甚重要的阴平字，就不一定要遵循“阴平高出”的原则。也就是说，可以不是中平调或高平调。但在重要节奏位置上的阴平字，譬如唱词的头一个字，一般来说总还是要“高出”的，不是中平调便是高平调。下面不妨看一看《打渔杀家》和《借东风》唱腔中的所有以阴平字开头的句子：

《打渔杀家》〔西皮快三眼〕

0 0 1 5 | 5 3 1 6 3 0 3 |　（下略）

他 劝 我 把打鱼的事一旦丢却。

0 0 1 1 | 1 7 7 6 0 |　（下略）

清 早 起 开柴扉乌鸦叫过，

0 0 2 2 | 1 . 5 3 2 0 |　（下略）

飞 过 来 叫过去却是为何？

0 1 | 1 6 7 | 6 3 5 |　（下略）

将 身 儿

以上几例的阴平字都是中平调。

《借东风》二黄原板

3 2 1　1 6 5 | 3 ↓1 2　0 | ……
孙　仲　谋　无决策难以抵挡，

4 3 2　3 0 | 6 1　6 1 1 | ……
东吴的　臣　武将 要战　文官要降。

3 2 3 3　3 0 | 2 2 1　↓1 6 0 | ……
搬　请(呐)我　诸葛　亮　过长江同心破曹共作商量。

4 3 2　3 | 0 2　4 3 | ……
诸葛　亮　在 坛台　观看四方。

这几例的首字都是高平调。

（二）阳平

阳平是个低平调。在京剧传统演唱习惯中总是把阳平字唱得较低，素有“阳平低出”之说。例如：

《追韩信》〔二黄快三眼〕周信芳唱

5　5 · 1　5 0　0 | 0　1　3 5　0 | 5 ·　1　5　0 |
全 凭(呐) 着　　韬 和略　　将　　我

0 5 6 1 5 6 | 1 2 （下略）
点 醒。

此例一句中竟有四个阳平字。很明显，唱腔的音高与低平字调完全一致，严格地遵循着“阳平低出”的原则。

此外，阳平字通常有低升、低降的情形，但仍然还是“低出”。例如

《卖马》〔西皮慢板〕许良臣唱

0 0 3 . 6 5 | 5 . 6 5 6 1 0 | 6 2 1 2 3 . 1 2 |
不 由 得 秦 叔 宝

（过门略） | 3 3 3 5 6 7 2 | 3 3 5 6 . 2 7 6 |
两 泪 如

6 5 5 . 6 5 . 6 1 |
麻

《击鼓骂曹》〔西皮二六板〕程君谋唱

0 3 5 | 1 5 1 6 0 | 3 . 5 3 5 | 2 7 6 5 |
明 知道 曹 贼 多

0 3 2 3 | 2 0 3 5 | 5 3 6 5 | 3 1 5 |
奸（呐） 巧， 全 凭 势(嘻)力

0 5 0 | 0 1 | 6
压 当 朝

《卖马》〔西皮散板〕程君谋唱

…… 3 6 5 1 6 5 5 6 1 3 3 1 6 3
秦 琼 的 名 儿 在 天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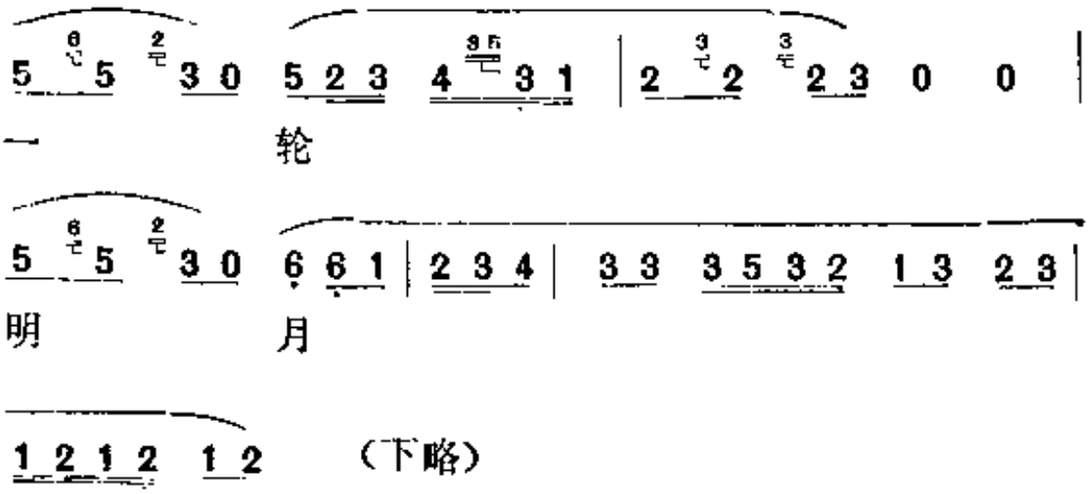
2 1 1
传 （呐）

以上三例，除最后一例的“传”字外，其余所有的阳平字无一不是“低出”，尽管“低出”之后有升有降，但都不超越低调范围。“传”字所以唱成中平调的“2”这是因其前面出现了一个较高的“3”音，其后又必须落到西皮唱腔所规定的主音“1”上，所以只有“2”才是最合适的过渡音。诚然，如果唱成5 6 1，也是可以的，这样处理倒是“低出”了，但与前面连着唱下来不大顺口，从“3”到“5”跳动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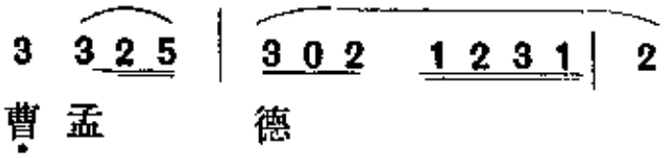
阳平字除了“低出”之外，也常常有“高出”的情形，成

为高平调。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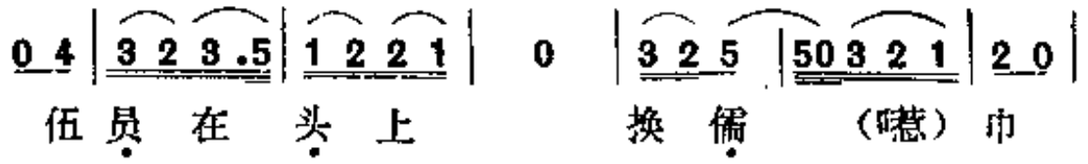
《捉放宿店》〔二黄慢板〕程君谋唱



《借东风》〔二黄原板〕马连良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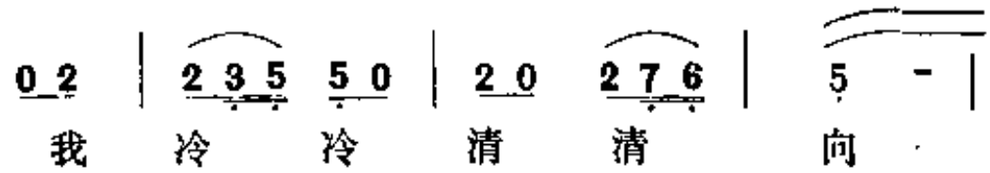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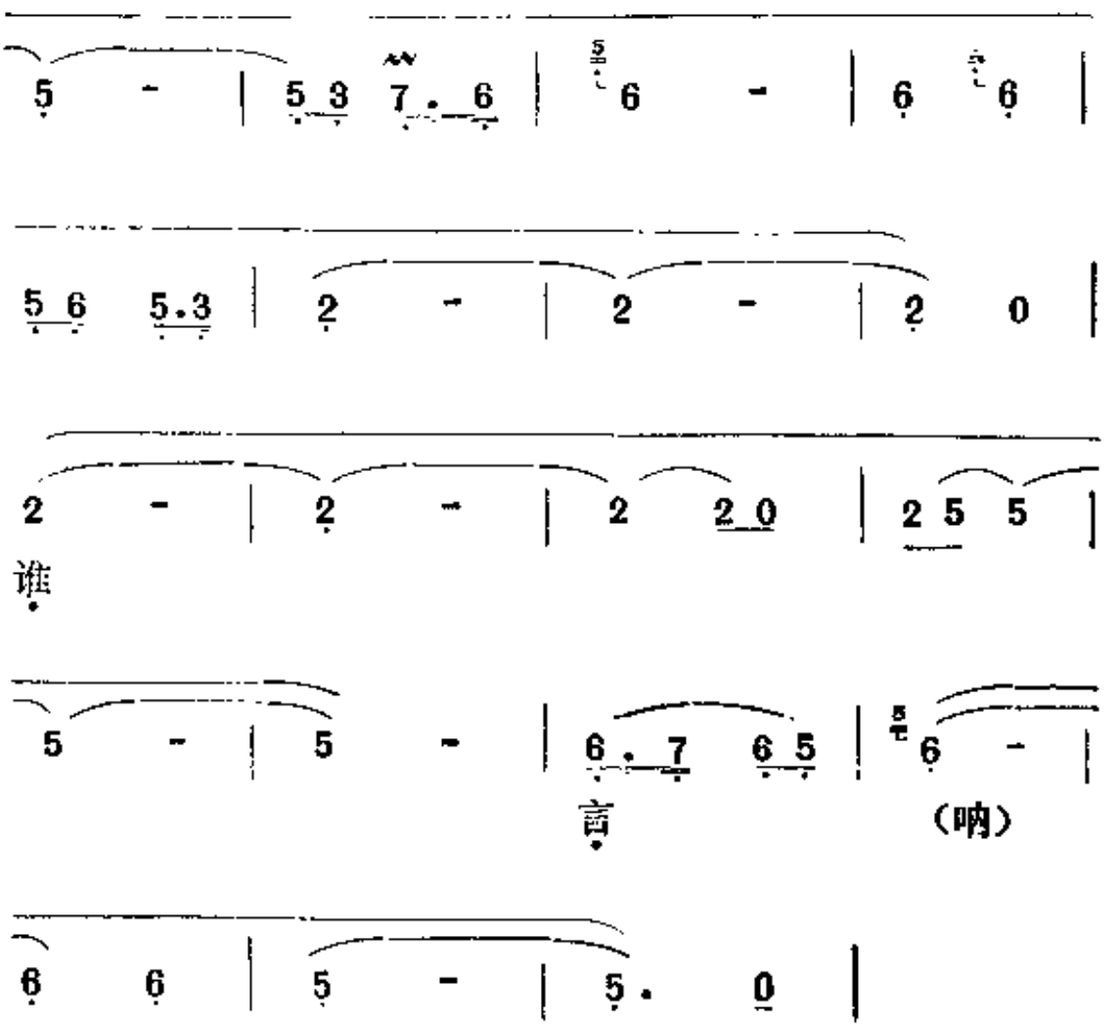
《文昭关》〔西皮二六〕杨宝森唱



还有一个把阳平字处理得更妙的例子，现在把它录出供研究：

《文昭关》〔二黄原板〕杨宝森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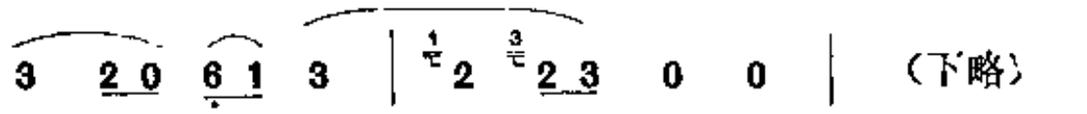
例中“谁”“言”是连着出现的两个阳平字。孤立地看，“谁”字所用的“2”，本不是高音，可算是中平调，但与其前之“2”相较，却比前者高了八度，显然非常突出，所以成了“高出”。继之上升到“5”，始进入高平调。在这里我们发现，从“2”到“5”，将这两个音拼在一起唱，便成了高音的阳平字调。“言”字是典型的低平调，妙在它是接在高调“5”之后骤然降到低调的，这就与前面的“谁”字形成强烈的对比，一个是高平调，一个是低平调；一个是“高出”，一个是“低出”，高低相映，妙趣横生。

（三）上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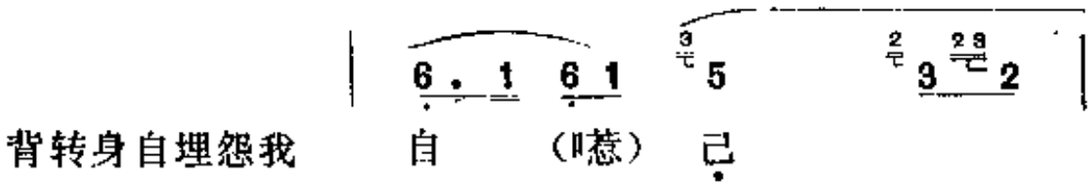
上声是个高降调。但在唱腔中通常是只保持其降调的调势，并不拘泥于高降，也常常唱成中降或低降调。下面分别举几个不同降调的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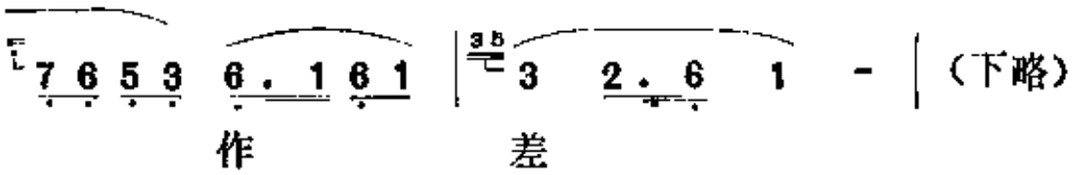
高降调

《捉放宿店》〔二黄慢板〕程君谋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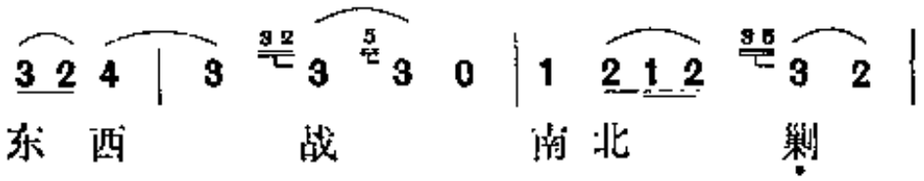


《捉放宿店》〔西皮慢板〕





《空城计》〔西皮慢板〕程君谋唱



（过门略）| 3 6 7 6 1 2 5 3 2 | 7 6 5 3 5 5 6 |
保 定(啊)了 乾

1 - （下略）
坤。

中降调

《断臂说书》〔二黄原板〕刘叔诒唱

1 . 2 2 1 | 3 2 0 | (2 5 6 1 2) | 5 6 5 |
前 也 思 后 又

7 . 6 5 6 | 1 1 1 2 0 | （过门略） | 5 5 7 6 |
想 无 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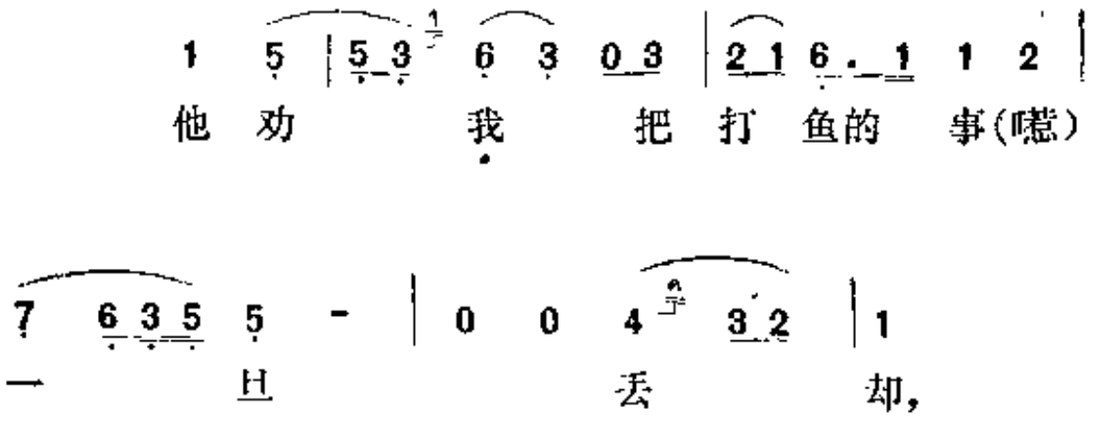
0 3 5 | 6 - | （略）
计 定

《捉放宿店》〔西皮慢板〕程君谋唱

…… 3 1 1 3 | 3 5 7 6 5 - | ……
背 转 身 自埋怨我自己作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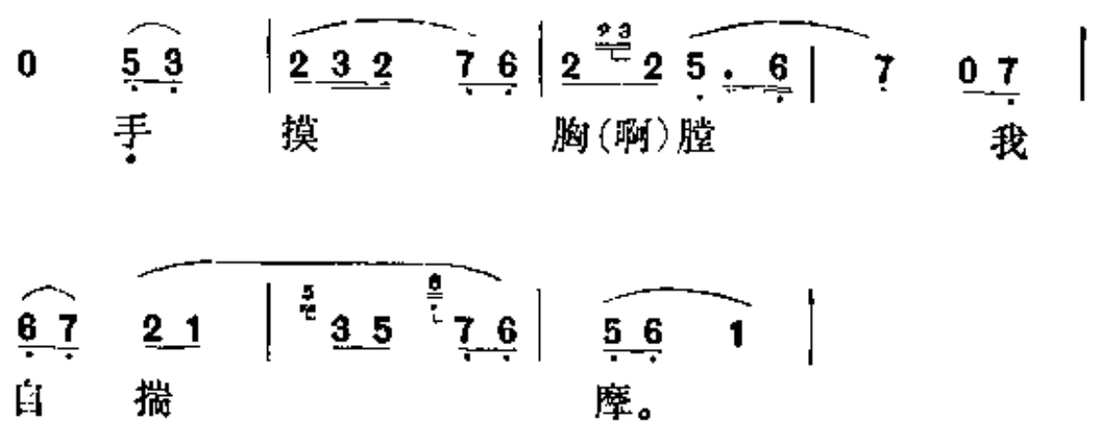
低降调

《打渔杀家》〔西皮快三眼〕周翁园等唱



此例有三个上声字,"我" 系低降;"把" 字很短暂，未能显示调势，但是个高调;"打" 字则是略高的中降调。

《击鼓骂曹》〔西皮二六板〕程君谋唱



"手"字是典型的低降调。"我" 字虽然亦是上声，但也是个一带而过的字，未能充分显示调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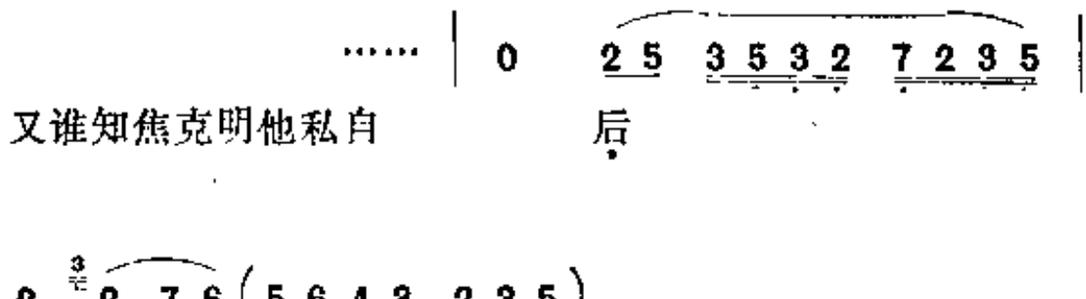
以上各例说明，在唱腔中基本保持了上声字的降调特征。

（四）去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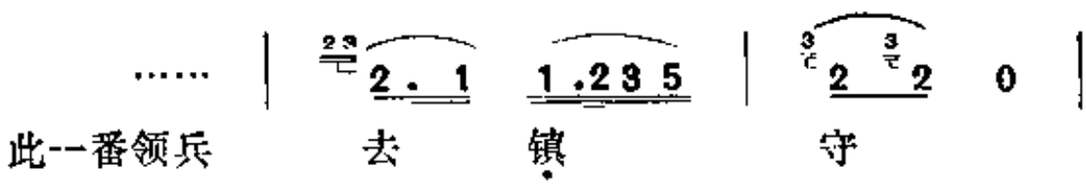
去声是个中升调，但在京剧唱腔中，其音高的起点并不一定尽是中音，却常常是低升或先降而后升。总之它的调势是个升调，这是它的基本特征。现就起调的高低分别举例：

中升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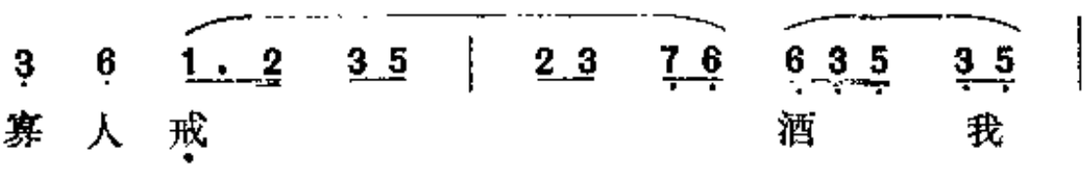
《洪羊洞》〔二黄中三眼〕谭鑫培唱



《失街亭》〔西皮原板〕余叔岩唱



《上天台》〔二黄慢板〕言菊朋唱



5 3 5　2　3 5 3　5 |
不　听　谗　言

低升调

《捉放宿店》〔二黄慢板〕余叔岩唱

| 2.1 3 0 6. 1 2 3 4 | 3 3 3.2 1. 2 3 2 2 6 |
一轮 明　月

1　-　（过门略）| 6 6 1　2 3　1 6　3 (61 2 |
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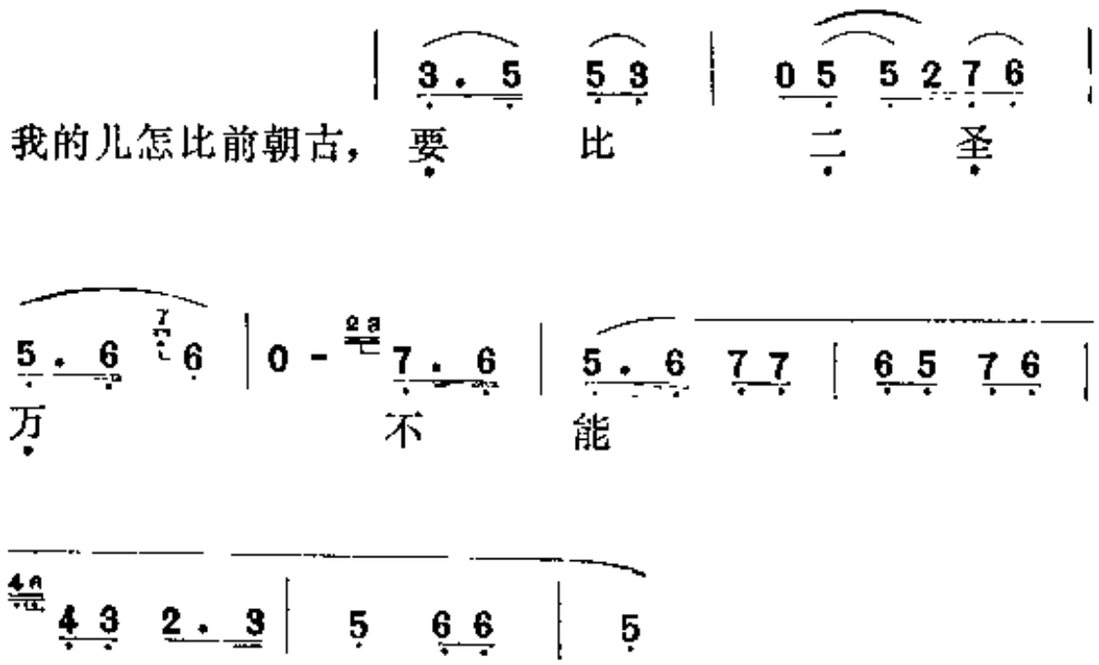
3 6) 3　3 2 3 2 1 6 5. | 6.1 2 3 7 6 5. 6 | （下略）
窗　下

《二堂舍子》〔二黄原板〕周信芳唱

6 5 3 2 2 | 2 1 2 7 | 0 5 5 7 2 | 5 (6 5 3 5 6 7 |
后　宰　门　逃　走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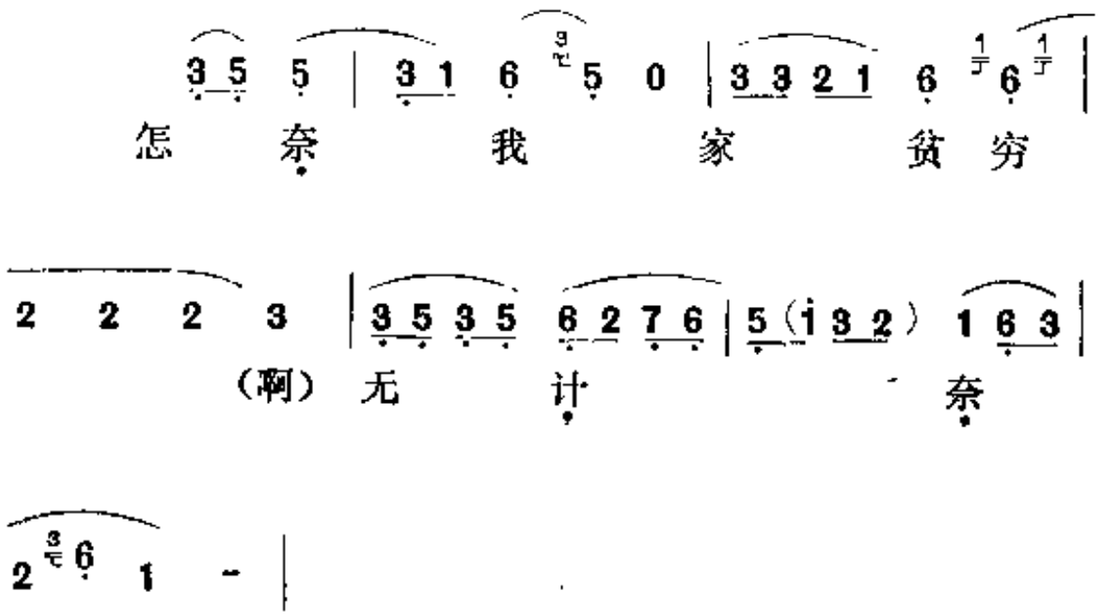
6 5) 6. 1 | 1 6 1　2 |
圣　人

《同上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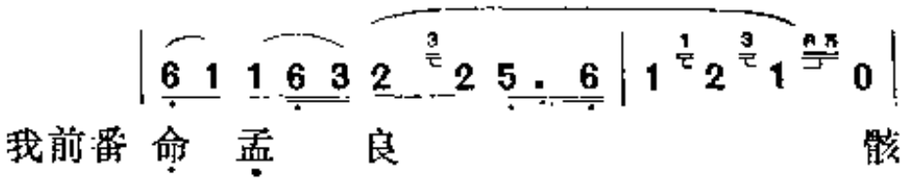


先降而后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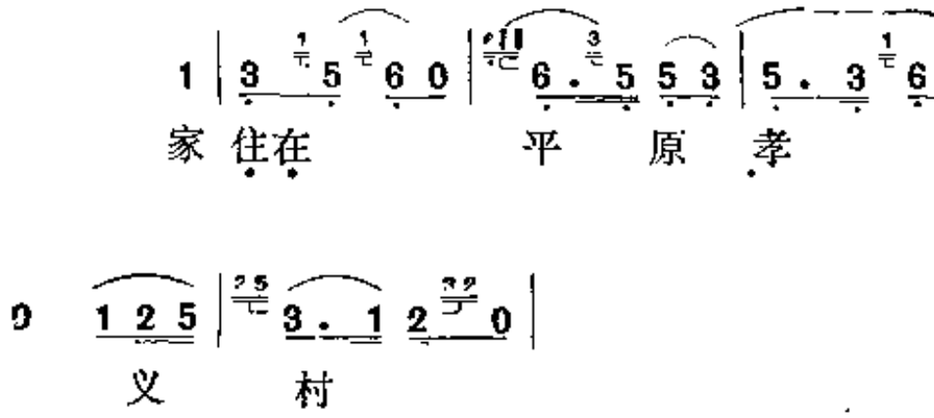
《打渔杀家》〔西皮快三眼〕周翁园唱



《洪羊洞》〔二黄中三眼〕谭鑫培



《击鼓骂曹》〔西皮二六板〕程君谋唱



此例“孝”字属于先降而后升，其余“住”、“在”二字是低升；“义”字中升调。

以上讲的是京剧唱腔和自然字调的一致性。有没有例外？当然是有的。处处依照字调来制谱，或处处依照曲谱的高低升降来填字，势必束缚思想，削足适履。但是作曲家和有修养的演员，在设计唱腔时，仍是尽可能力求做到唱腔曲调和自然字调基本上的一致，这是艺术上的要求。

附注：本文经马龙文同志看过，蒙他补充修改多处，特此道谢。

（载《戏曲艺术》1986年第1，2期）

汉越语研究

一、小引；
二、越语概说；
三、汉越语的来源及其在越语中的地位；
四、汉越语的声母；
五、汉越语的韵母；
六、汉越语的声调；
七、古汉越语及汉语越化；
八、仿照汉字造成的越字；
九、结语。

一、小　引

一九三九年秋天至一九四〇年夏天，我因为得清华大学准我休假，在河内远东学院(Ecole française d' Extrême-Orient) 做了一年的研究工作。除了阅读一般关于东方语言的著作之外，特别注重汉越语的研究工作。关于汉越语(Sino-annamite)，我写了一本笔记。一九四〇年秋天，我在

西南联合大学开这一门功课；一九四七年，我在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也开这一门功课。我始终没有敢把它写成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因为我以为短短一年的研究是不够的，希望将来有机会再到越南去继续研究。但是，那种机会是很不容易得到的；现在我想先把它写成一篇文章，留待将来补充和修正。

因为印刷的不便，许多特别的字体都不得不改为普通的字体（详见下文）；遇必要时，另用影印的附页。这种苟且迁就的办法，在这年头，大约是能邀读者原谅的。

二、越语概说

古时的越南王国东边和南边滨海，北边是中国，西边是老挝和柬埔寨（老挝靠北，占西边的一大半；柬埔寨靠南，占西边的一小半）。老挝是泰语的区域，柬埔寨是蒙高棉语（Mon-khmer）的区域。因此，越语在地理上和三种语言接触：第一是汉语；第二是泰语；第三是蒙高棉语。

与越语显然同一语言系统者，则有芒语。芒语是芒人（Muong）的语言，流行于东京西部及越南北部的山林间。"芒"字就是"山里人"的意思。

越语本身也颇复杂。没有人把它细分为若干种方言，但是我们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系：1.北圻和南圻为一系；2.中圻自为一系。北圻和南圻距离较远，为什么语言倒反较为近似呢？据马伯乐（H. Maspéro）的研究，南圻的越南人多

数是从北圻的平定迁移来的，所以南圻和北圻的语言相近。中圻多存古音；非但元音有许多古代痕迹，即以辅音而论，古代许多清音字在北圻和南圻已变为浊音的，在中圻仍能保存着它们的清音，又如复辅音 tl 之类，中圻有些地方尚能保存。甚至语汇方面，也显得北圻和南圻是一派，中圻自成一派。例如“为”字，在北圻和南圻是 lam^2，而在中圻是 $mən^2$。

越语受三种语言的影响最深：1. 汉语；2. 泰语；3. 蒙高棉语。换句话说，越语里面有一部分字是从汉语来的，另一部分是从泰语来的，而从蒙高棉语来的字亦复不少。蒙高棉语和泰语是显然不同系属的；它和汉语也没有亲属关系。至于汉语和泰语，普通认为同属于汉藏语系，但马伯乐还认为证据不足。如果我们认为汉语、泰语和蒙高棉语是三个不同的系统，那么，到底哪一个系统是越语的来源呢？

首先我们要说，汉语不可能是越语的亲属。越语里所容纳汉语的语汇是很丰富的，尤其是在书报上。但是，大批汉字输入越南乃是第十世纪的事，可见在第十世纪以前越语里的汉字很少。有些字，是越语、泰语和汉语所同有的（形式上有不同而已），在此情形之下，越语的形式总是比较地接近泰语。除非先认泰语和汉语为同系，否则我们是没法子承认越语和汉语为同系的。依语言学上的通则，语汇的借用无论多到什么程度，都不能改变某一种语言的系属。最重要的还是从语法方面去证明：单就形容词放在其所限制的名词的后面这一点而论，越语是接近泰语和蒙高棉语的。

有些语言学家认为越语和蒙高棉语同系；Przyluski就是这一派，他把越语和蒙高棉语都归入南亚语系（见 Les langues du wonde）。实际上，蒙高棉语汇在越语里很多，而且是常用语。数目字完全是由蒙高棉语来的。下列这些常用字也都出于蒙高棉语（下文简称高棉语）：

trɛi^{2}天	dət^{5}地	song^{1}河
giɔ^{5}风	mya^{1}雨	trʌng^{1}月
nyɛc^{5}水	səm^{5}雷	da^{5}石
chim^{1}鸟	lua^{5}稻	nɔn^{5}笠
mʌt^{6}脸	chən^{1}脚	cʌm^{2}下巴
cɔn^{1}子女	chau^{5}孙，侄，甥	mui^{4}鼻
chɛp^{5}电	lya^{3}火	muoi^{5}盐
den^{2}灯	la^{5}叶	chuoi^{5}香蕉
mʌng^{1}笋	chɔ^{5}狗	kɛ^{3}谁
dɔ^{5}那里	mot^{6}一	nʌm^{1}五
nʌc^{6}穿衣服	mang^{1}抬	de^{3}放置
dan^{1}编织	chet^{5}死	chay^{6}跑
cɔng^{1}弯曲		

（为了印刷的便利，字体稍有变更，下文将有详细说明。）但是，除了数目字之外，没有一类的事物是完全由高棉语构成的，多少总有些泰语的字掺杂在里头。例如“风”“雨”虽来自高棉语，而“雾”(mɔc^{6}) 却出于泰语；“河”虽来自高棉语，而“田”(dong^{2}) 却出于泰语；“脸”“脚”虽来自高棉语，而“背”(lyng^{1})“肚”(bung^{6})“胸”(yc^{5})“颈”(co^{3})却出

于泰语；“稻”虽来自高棉语，而“米”（gao⁶）却出于泰语；“鸟”虽来自高棉语，而“鸡”（ga²）“鸭（vit⁶）却出于泰语。

再说，除了语汇的比较之外，越语就没有什么象高棉语的了。在高棉语里，字尾s，h，l，r，很多，而越语则完全没有（因此，许多越南人把法文字尾l读成n，例如ciel读为cien）。在语法上，也很不相似：高棉语有些词头（prefixes）和词腹（infixes），它们表示使成式（causative），主动式（active），被动式（passive）等，越语则完全没有，尤其是词腹不能说是有。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论据，令我们不能相信越语和高棉语是同系的，就是高棉语没有声调的分别。现在大家承认，东方各语言的声调的来源是很古的，如果它们有声调的话；而高棉语是没有声调的（意思是说，它不是以声调的不同去表示语义的不同）。越南人把高棉语的语汇借了来，然后在每一个字的上头，加上了一个声调。这种情形，可以叫做“蒙语越化”。我们如果假定越语最初本是出自高棉语，后来因受汉语和泰语的影响，才有声调的产生，则这个假设是很靠不住的。譬如高棉语受暹罗语的影响很大，借用暹罗字很多，为什么它并未因此而产生了声调呢？

由上文看来，越语决不是由高棉语来的。相反地，它在各方面都和泰语相近。据马伯乐说，二者的声调系统和语音系统都特别相似。那么，越语就是泰语的一支吗？据马伯乐说，现在也不能十分断定，因为苗瑶等语还没有研究，泰语和高棉语的研究也不够细，连汉语方言的研究也还不够。不

过，越语的近代形式大部分显然是受泰语的影响最深，假使我们必须从汉语、高棉语和泰语三种语言当中，选择一种认为越语的亲属，那么，我们是倾向于选择泰语的。

越南在没有沦为法国殖民地以前，正式的文字就是汉文；文人们另为土话造出一种越字，叫做“字喃”（详见下文第八节）。但是，距今六七十年以前，西洋教士们在越南传教的时候，已经替越南人制造好几种标音文字，其中有葡萄牙籍神父 Alexandre de Rhodes 所创造的越语罗马字是被认为最合用的。法国吞并了越南之后，就采用它为“国语”（其实该称为“国语罗马字”），替代原来的汉字和“字喃”。“国语”字母不能按照一字表一音的原则，又有些奇怪的字母，所以在一九〇六年前后，有伯希和（Pelliot）等人建议修改，终于敌不过保守派，所以改不成。Rhodes 对于越语的语音系统是研究得很精确的；至于用什么字母去表示什么音，在学术的价值上看来，倒反是次要的了。

依照“国语”来分析，越语的语音系统如下：

（1）辅音二十二个。

双唇音两个：b，m；

唇齿音两个：ph（读如 f′），v；

齿音六个：t，th（读如 t′），đ（读如 d），n，x（读如 s），d（读如 z）；

边音一个：l；

颤音一个：r；

卷舌音两个：tr（读如 tʂ），s（读如 ʂ）；

舌面音三个：ch（读如tɕ，在字尾则读如ʧ），gi（读如ʑ），nh（读如ɲ）；

舌根音四个：k（在i，y，e前写作k，在a，o，u之前写作c，在代表kw时写作qu），kh，g（在i，y，e前写作gh，其余写作g），ng（在i，y，e前写作ngh，其余写作ng）

喉音一个：h。

d和gi的分别只是理论的；实际上，恐怕各地都混同了。例如“皮”字，本该写作da，但是有许多人写作gia，可见实际语音里da和gid是分不清的了。gi-在别的元音之前只等于[ʑ]（g+i=ʑ），d在理论上等于[z]；但[ʑ]和[z]是可以互换的。河内对于d和gi-往往一律读成[ʑ]。

ch和tr在北圻没有分别；凡tr在北圻都读成cn。例如“传”字，本该写作truyên，但也可以写作chuyên。但是，在中圻和南圻，ch和tr还是有分别的。

x和s在北圻没有分别，都读成[s]。但它们在中圻和南圻是有分别的。

r在北圻读与d，gi同（即读作[ʑ]）；中圻r读成[ʒ]南圻r即读[r]，不与d、gi混。

l和n，在北圻有些地方是相混的。

ch和x在a，o，u前往往读成[ts]和[s]。在越语里，[t′][k′]的吐气极重，不像汉语的吐气音；[f′]更为特别，这是吐气极重的f。[t]音极紧（硬），不象北京的[t]那样松（软）。v音极近[w]，很不象吴语的v。

在上述的廿二个辅音里，只有两个是我们在下文要改为另一写法的，就是 đ 和 d。前者既然代表[d]音，我们索性就写作 d；例如đi（去），改写为di。后者既然代表[z]音，我们索性就写作 z；例如 di（移），改写为 zi。其余的越语罗马字虽也有些不很合理的地方，但于印刷上并无不便，就不必更动了。

（2）元音十一个。

前元音五个：i(y)，ê，e，a，ă；

后元音三个：o，ô，u；

混元音三个：ư（读如[ɯ]），â，（读如[ə]），ơ（读如[ɤ]）。

ê 是一个极闭（极高）的[e]，e在辅音前是个[ɛ]，在字尾是个[ɛ]，有时竟近于[æ]。

ă 和 â 永不独用为韵母；它们的后面是必须带着 i,y，或 o，u，或 m，n，nh，ng，p，t，ch，k 等辅音的。â 是一种模糊的音，现在虽注为[ə]，其实它在辅音之前读近[ɤ]，在复合元音里读近[a]。

字母 y 表示一种长音的[i]；k 和 kh 后面的[i]本写作 i，近来通作 y。在复合元音中，y 在字尾的时候，表示前面的[a]是一个短元音，因此造成 ai 和 ay 的分别。â 本来是一个短元音，所以只有 ây，没有 âi（比较：tai 耳；tay 手；tây 西）。

uy 等于[uj]；因此 tuy（虽）和 tui（俗“我”字）不同。uy 作为介母（韵头）时却只表示[y]音，等于汉字的撮口呼，例

如 chuyên（故事）。

u 在复合元音中，表示前面的[a]是一个短元音，因此造成ao 和 au 的分别。â 本来是一个短元音，所以只有 âu，没有âo（比较：cao 高；cau 槟榔；câu 句）。

u 是极闭（极高）的[u]；ủ 象昆明的“五”字的音，有人拿它比俄语里的[ï]。

有些合口呼的写法值得提一提：oa 或 oa-等于[wa]，oă-等于[wă]，oe等于[wɛ]，ua 等于[uo]，ủa 等于[ɯə]。

越语的阳声韵共有四种，即-m，-n，-nh，-ng；入声韵也有四种，即-p，-t，-ch，-c（即-k）。参看下文第五节。

在上述的十一个元音里，为了印刷上的便利，有八个是须变更写法的：

ê 改写为 e，例如 dê（羊）改写为 ze。

e 改写为 ɛ（小一号的大写字母），例如 xe（车）改写为 xɛ。

ă 改写为 ʌ（小一号的大写字母），例如ăn（吃）改写为 ʌn。

o 改写为 ɔ（c 的倒写），例如 cho（给）改写为 chɔ。

ô 改写为 o，例如 cô（姑）改写为 co。

e 和 o 本可不必改写为 ɛ 和 ɔ，但是，汉越语里没有 e，也很少 o，不如把它们改写了，腾出 e 和 o 来替代越语罗马字的 ê 和ô，因为汉越语里 ê 和 ô 是最常见的，而在印刷上太不方便了。

ủ 这个字母，一般人称为“有胡子的u”（u barbu）在印刷上太不方便了，在本文里，我们改写作 y。这不至于和复合元音字尾的 y 相混，因为复合元音字尾没有这个“有胡子的u”。这个有胡子的 u 如果作为单独的韵母时，我们写作 y，例如 củ（居）改写为 cy。但是，如果采用这个办法，凡[i]作为单独的韵母时，必须写作 i，方不至于相混，例如 ki（奇）不写作 ky；尤其是“衣”，本作 y 的，也该写作 i。

â 改写为 ə（e 的倒写），例如 cây（树）改写为 cəy。

ổ 这个“有胡子的 o”在印刷上也不方便，现在改写为 ɐ（ə 的倒写），例如 cổm（饭）改写为 cɐm。

（3）声调六个。

1. 平声（bằng）　˧

2. 弦声（huyền）　˨˩（“弦”字未必是确当的译义）。

3. 问声（hỏi）　˧˩˧

4. 跌声（ngã）　˧ˀ˥（这是一种断续的声调）。

5. 锐声（sắc）　˧˥

6. 重声（nặng）　˨˩˨

六声只是依照越语一般说法；若依中国人的眼光看来，应该说是共有八声。锐声共有两种，一种例如 cá（鱼），它的调形是 ˧˥；另一种例如 cách（方式），它的调形是 ˧。重声也有两种，一种如 mặn（咸），另一种如 mặt（脸），它们的调形虽差不多一样，但前者该被认为去声，后者该被认为入声，因为在汉语里，以 p，t，k 收尾的字是被认为入声字的。

越语罗马字对于平声（第一声）是不加声调符号的；对于弦声则加[ˋ]号，问声加[ˀ]号，跌声加[～]号，锐声加[ˊ]号，重声加[·]号。弦问跌锐的符号加在元音字母的上面，重声的符号加在元音字母的下面。为了印刷便利起见，本文里将改用1．2．3．4．5．6．等数目字来表示声调，例如ma（麾），加数目字写作ma^1；mà（而）改写作ma^2；mả（墓）改写作ma^3；mã（马）改写作ma^4；má（颊）改写作ma^5；mạ（秧）改写作ma^6。入声字亦以5或6表示，例如mác（枪）改写作mac^5；mạc（莫）改写作mac^6，等等。

三、汉越语在越语中的地位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汉越语，其次是古汉越语，其次是字喃（因为从此可以窥见古汉越语的本来面目）；至于汉语越化，是最难研究的一部分，只能附在古汉越语的后面随便说说。其实古汉越语和汉语越化是颇难辨别的。以性质而论，前者是比唐代更古的语言残迹，后者是比唐音更多走了一步，二者绝不相同。但是，在表面上，它们二者之间有最相同的一点，就是越南人已经不把它们当作汉越语，而认为纯粹的越语了；因为他们已经不用汉字去表示它们，而是用字喃（如果不用罗马字）去表示它们了。

汉越语只在文言里占优势，尤其在科举时代；至于在日常口语里，汉越语是没有什么势力的。同意义的两个字，其中往往有一个是汉越语，用于文言，另一个是泰语或高棉语

或来历不明的字，用于白话。例如：

汉字	文言（汉越语）	白话
贫	bən^{2}（bən^{2}tien^{6} 贫贱）	nghɛo^{2}（nha^{2}nghɛo^{2} 贫家）
六	luc^{6}（luc^{6}suc^{5}六畜）	sau^{5}（sau^{5}thang^{5}六个月）
天	thien^{1}（thien^{1}dang^{2} 天堂）	giɯi^{2}（giya^{4}giɯi^{2} 天空黑）
难	nan^{1}（gian^{1}nan^{1} 艰难）	khɔ^{5}（khɔ^{5}biet^{5} 难知）
见	kien^{5}（chyng^{5}kien^{5} 证见）	thəy^{3}（cɔ^{5}thəy^{5}khong^{1} 看见吗）

象下面的一段会话，我几乎找不出一个汉字来：

Lay^{6}ong^{1}a^{6}, ong^{1}di^{1}chɯi^{1}dəu^{1}bəy^{1}giɯ^{2}a^{6}?

“日安，先生，你现在到哪儿玩去呢？”

Toi^{1}di^{1}dang^{2}nay^{2}mot^{6}ti^{5}, cɔ^{5}mot^{6}ti^{5}viec^{6}。

“我到那边儿去一会儿，有点儿事情。”

ong^{1}ba^{2}va^{2}cac^{5}chau^{5}cɔ^{5}manh^{6}khoe^{3}khong^{1}?

“你的父母和小孩子们都很健康吗？”

ong^{1}ba^{2}toi^{1}vən^{4}manh^{6}, cac^{5}chau^{5}vən^{4}chɯi^{1}ca^{3}, khi^{1}nao^{2} thɔng^{1}tha^{3}mɯi^{2}ong^{1}lai^{6}chɯi^{1}xɯi^{1}nyɯc^{5}。

“家父家母还算健康，小孩们也都还好（还爱玩），什么时候你有工夫，请到舍下来喝一杯水。”

phai^{3}, de^{3}khi^{1}nao^{2}thɔng^{1}tha^{3}toi^{1}hay^{4}lai^{6}Chɯi^{1}, Thai^{1}toi^{1}

xim^{1}vo^{1}phɛp^{5}。

"是的，等到什么时候有工夫，我再来玩。好，请恕我无礼（恕不奉陪了）。"

khong^{1}zam^{5}，lay^{6}ong^{1}。

"岂敢岂敢！月安，先生！"

这里只有五个字是可以用汉字表示的：

ong^{1}翁　viec^{6}役　ba^{2}婆　cac^{5}各　vo^{1}无　这五个字当中，"翁""婆""役"都不是汉字原来的意义了，"翁"是"先生"，"婆"是"太太"（一般人竟另写作"婆"），"役"是"事情"。依马伯乐说，viec^{6}是由泰语来的。据此，它还不是汉语里的"役"字呢。这样，真正的汉越语只有"各"字和"无"字。但是，此外还有两个字可能是古汉越语，一个是lai^{6}字，也许它和"来"字（lai^{1}）是一个doubet，另一个是phep^{5}字，它就是"法"字（phap^{5}）的白话音。总之，汉越语在日常的越语里占着很少的成分；越南人越掉书袋，就越用得着汉越语，例如在著名小说（弹词）《金云翘》里，却又不少"彼啬此丰"，"梅骨格，雪精神"一类的字眼了。

在越语廿二个辅音当中，有两个是和汉越语没有关系的。第一个是r。汉语既然没有r，自然汉越语也没有它了。第二个是g。这似乎有点儿奇怪：汉语在古代是有浊音的，为什么汉越语里不能有g呢？这因为汉越语并没有拿带音的声母去表示汉语里的浊母，却只拿阳调类去表示它们，恰象粤语拿阳平，阳上，阳去和阳入表示古代的浊音一样。k- c- qu- 的字读作弦跌重三声的时候，已经足以表示古代的群母字了。

在越语十一个元音当中，也有两个是和汉越语没有关系的。第一个是ɐ。虽有xɐ¹（车）hoɐ²（槐）等字，但它们是古汉越语，不是汉越语。第二个是ɔ。Thɔ³（兔）字也是汉语越化的。-oa，-oan，-oang等里面的o其实只代表w。

但如果依照越语的整个韵母系统来说，汉越语更占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因为多数韵母是汉越语所不能具备的。大致计算起来，越语共有一百四十个韵母，现在把它们写了下来，凡与汉越语有关者就注上一个韵目或代表字：

纯元音韵母39个：a歌　ia*　oa戈　ua

uya(uia)　ya*　ɐ　oɐ*　uɐ

e齐　ue桂　i支　ɐ初　ɔ*

o模　u虞　y鱼

ai咍　oai怀　ay　əy　ɔi

oi灰　uoi*　ɐi*　ui*　uy水

yi　yɐi　ao豪　eo　au

əu侯　eu　ieu萧　iu　uyu

yu友　yɐu

鼻音韵母51个：　am咸　Am　əm侵

ɐm　ɔm　om　uom　um

yɐm　ɐm　em　iem盐　im*

an寒　oan桓　An*　oAn　ən真

uən谆　ɐn*　yɐn　ɔn　on魂

uon　un　yn　ɐn　uɐn

en　uen　ien先　in*　uyen元

anh 庚	oanh 横	enh 病	uenh	inh 清
uynh 兄	ang 郎	oang 光	Ang 登	uAng 肱
əng	ɔng 双	ong 东	uong 狂	ung 钟
yng 蒸	yɐng 阳	ieng		

入声韵母 50 个：ap 盍　　Ap　　əp 缉

ɐp	ɔp	op	up	yɐp
ɛp	ep	iep 叶	ip	
at 曷	oat 活	At	oAt	ət 质
uət 术	oet	ɐt	ɔt	ot 没
uot	ut	yt	ɛt	uɛt
et	uet	iet 屑	it	uyet 月
ach 陌	oach 获	ech	uech	ich 昔
uych 阒	ac 铎	oac 郭	Ac 黑	uAc 或
əc	ɔc 学	oc 屋	uoc*	uc 烛
yc 职	yɐc 药	iec 席		

由上表看来，汉越语的韵母只有 66 个，其余 74 个可认为越语所独有的韵母。有*号的韵母表示有极少数的不规则的汉字属于它们；例如 im 韵就只有一个“金”字（kim）（参看下文第五节）。

汉越语在越语里虽然没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汉语对于越语的影响不能说是很小；有时候，遇到要翻译一个新名词，正象西洋人取材于希腊文一样，越南人也常常取材于汉越语。而且我们研究汉越语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明白越语的现状或前途，而在于希望研究的结果可以帮助汉语古音的探讨。

这样，汉越语还是值得研究的。

四、汉越语的声母

现在我们依照汉语“等韵”的系统来看汉越语的系统。每一类语音先列一表，后面附一段总讨论。这里先讲声母。

（A）牙音

（甲）见母

（子）一三四等及合口二等。[k]，声调1，3，5。

歌 ca^{1}　感 cam^{3}　改 cai^{3}　高 cao^{1}　干 can^{5}
谨 can^{3}　景 canh^{3}　给 cəp^{5}　计 ke^{5}　兼 kiem^{1}
经 kinh^{1}　久 cyu^{3}　公 cong^{1}　孤 co^{1}　果 qua^{3}
官 quan^{1}　卷 quyen^{3}

例外：叫 khieu^{5}　洁 khiet^{5}　激 khich^{5}

（丑）开口二等。[ʒ]，声调1，3，5。

嘉 家加 gia^{1}　假 gia^{3}　价架嫁 gia^{5}　觉 角 giac^{5}　解 giai^{3}
监 giam^{1}　减 giam^{3}　间艰奸 gian^{1}　江 giang^{1}　讲 giang^{3}
降giang^{5}　交胶 giao^{1}　教 giao^{5}　甲 giap^{5}　（梗摄开二读[k]，如更 canh^{1}，不在此例）。

（乙）溪母。[k′]，声调1，3，5。

客 khach^{5}　开 khai^{1}　抗 khang^{5}　恳 khən^{3}　钦 khəm^{1}
泣 khəp^{5}　乞 khət^{5}　契 khe^{5}　谦 khiem^{1}　怯 khiep^{5}
气 khi^{5}　轻 khinh^{1}　困 khon^{5}　孔 khong^{3}　科 khoa^{1}
快 khoai^{5}　宽 khoan^{1}　款 khoan^{3}　劝 khnyen^{5}

例外：巧 xao^{3}　确 xac^{5}　酷 coc^{5}

（丙）群母。[k]，声调 2，4，6。

近 cən^{6}　及 cəp^{6}　强 cyəng^{2}　强（勉）cyeng^{6}　舅 cyn^{4}

旧 cyu^{6}　巨 cy^{6}　极 cyc^{6}　杰 kiet^{6}　轿 kieu^{6}

俭 kiem^{6} 件 kien^{6}　奇 ki^{2}

共 cung^{6} 群裙 quən^{2} 郡 quən^{6}　狂 cuong^{2}　扃茕 quynh^{2}

（丁）疑母

（子）一二三四等及合口二等。[ŋ]，声调 1，4，6。

愕 ngac^{6}　额 ngach^{6} 碍 ngai^{6}　遨 ngao^{1}　藕 ngəu^{4}

吟 ngəm^{1}　银 ngən^{1}　艺 nghe^{6}　严 nghiem^{1}　研 nghien^{1}

业 nghiep^{6}　疑 nghi^{1}　逆 nghich^{6}

讹 ngoa^{1}　瓦 ngoa^{4}　外 ngoai^{6} 玉 ngəc^{6}　遇 ngo^{6}

愚 ngu^{1}　御 ngy^{6}

元源 nguyen^{1} 阮 nguyen^{4}　願 nguyen^{6}　月 nguyet^{6}

（丑）开口二等。[ȵ]，声调 1，4，6。

衙牙 nha^{1}　雅 nah^{4}　乐（音乐）nhac^{6}　顏 nhan^{1}

眼 nhan^{4}　雁 nhan^{6}

牙音总讨论

牙音的开口二等显然是自成一类的，所以见母的开二是 gl，和 k 不同；疑母的开二是 nh，和 ng 不同。群母没有二等字（僻字不算）。溪母开二的字不多，所以不显；但是，由“巧”“确”两字来看，也可以得到一点儿消息。“巧”字读 xao^{3}，“确”字读 xac^{5}，它们的声母是 X，这是很特别的

("酷"字只是误读,没有意思);恰巧它们是二等字,另有一个khеo⁵字,我以为是古汉越语里的"巧"字,因为意义完全相同。虽然字喃另写作"窖",那是不足为凭的。由此看来,"巧"的古声母本是kh,但到了唐音传入以后,因为开口二等自成一类,才变了x。x和gi[ʑ]的声音颇相近,很可能地,溪母的开口二等的声母是个x,或其类似的语音。开口二等和合口二等分道扬镳,恰与现代汉语一样,试比较北京话的"家"和"瓜","间"和"关",前者由k变了tɕ,后者未变。至于牙音三四等字在汉越语里并未变为舌面音,则又和北京话不同了。

见母开口二等的gi-,很容易令人联想到现代汉语胶东话里的ki-。譬如kia=gia:k=g,i=i,a=a。实际上,这种联想是不对的。gi-在越语罗马字里,自始至终,没有代表过[g]和[i]。在十七世纪,造字的人仿照意大利文的规矩,采用gi来代表舌面破裂音ɟ。后来语音虽已变迁,教士们的旧写法仍旧保存着。由此看来,见母的[k]始终没有变过[g],只是由[k]变为ɟ,再变为[ʑ](在广平及交趾变为半元音j)。至于梗摄二等之所以未变为gi-,和汉语官话里的梗摄二等未变为tɕ-,是同一理由的。

(B) 喉音。

(甲) 晓母。[h],声调1,3,5。

海 hai³　好 hao³　黑 hʌc⁵　吸 həp⁵　轩 hien¹
献 hien³　义 hi¹　孝 hieu⁵　晓 hieu⁵　香 hyɐng¹
向 hyɐng⁵

呼 ho[1]　虎 ho[3]　婚昏 hon[1]　虚 hy[1]　花 hoa[1]
火 hoa[3]　化 hoa[5]　欢 hoan[1]　荒 hoang[1]　血 huyet[5]
兄 huynh[1]

（乙）匣母。[h]，声调 2，4，6。

何河遐 ha[2]　下贺 na[6]　骸孩鞋 hai[2]　骇 hai[4]　害 hai[6]
含咸衔 ham[2]　寒 han[2]　侯 həu[2]　後后 həu[6]　恒 hʌng[2]
学 hɔc[6]　合 hɐp[6]　号 hieu[6]　协侠 hiep[6]　刑型形 hinh[2]
湖 ho[2]　户护 ho[6]　魂 hon[2]　回 hoi[2]　红 hong[2]
雄 hung[2]　和 hoa[2]　祸画 hoa[6]　怀 hoai[2]　坏 hoai[6]
完丸 hoan[2]　缓 hoan[4]　患 hoan[6]　黄皇 hoang[2]　萤 huynh[2]
（萤，《广韵》户扃切）。

例外：换 hoan[5]（“换”字只是声调不对，大约是误读。）

（丙）影母。[o]，声调 1，3，5

恶 ac[5]　哀 ai[1]　爱 ai[5]　安 an[1]　案 an[5]
奥 ao[5]　恩 ən[1]　呕 əu[3]　阿鸦 a[1]　亚 a[5]
英 anh[1]　影 anh[3]　映 anh[5]　鸭押 ap[5]　隐 ən[3]
印 ən[5]　阴 əm[1]　邑 əp[5]　忧 əu[1]　幼 əu[5]
益 ich[5]　依 i[1]　意 i[5]　掩 yem[3]　谒 yet[5]
要 yeu[5]　幽 u[1]　应 yng[1]　抑 yc[5]　殃 yɐng[1]
约 yɐc[5]
汙 o[1]　屋 oc[5]　温 on[1]　翁 ong[1]　枉 uong[3]
威 uy[1]　畏 uy[5]　雍 ung[1]　郁 uɐt[5]

例外：因 nhən[1]—nhət[5]　矮 nuy[6]（但又 uy[3]）

（丁）喻母。

（子）三等（于类）。

a. 合口。[v]，声调 1，4，6。

云 vən¹　运 vən⁶　卫 ve⁶　为 vi¹　位胃彙 vi⁶

荣 vinh¹　永 vinh⁴　咏泳 vinh⁶　员圆 vien¹　运 vien⁴

院 vien⁶　越 viet⁶　王 vyɐng¹　旺 vyɐng⁶　于迂（《广韵》"迂"有羽俱、忧俱两切）vu¹　禹 vu⁴

b. 开口。[h]，声调 4，6。

友右有 hyu⁴　侑又 hyu⁶　矣 hi⁴

例外：炎 viem¹　尤 vyu¹

（丑）四等（余类）。[z]，声调 1，4，6。

遥 zao¹　引 zən⁴　酉 zəu⁶　淫 zəm¹　盐阎 ziem¹

演 zien⁴　遗 zi¹　以 zi⁴　异 zi⁶　译 zich⁶

营 zinh¹　犹由 zɔ¹　赢籯盈 zoənh¹　余餘 zy¹

翼 zyc⁶　亦 ziec⁶　阳羊 zyɐng¹　药 zyɐc⁶

遊 zu¹　诱 zu⁴　惟 zuy¹　容 zung¹　勇 zung⁴

用 zung⁶　缘沿 zuyen¹　阅悦 zuyet⁶　聿 zuət⁶

喉音总讨论。

喉音的二等字和一等字没有分别，所以"遐""河"同音，"下""贺"同音，"画""祸"同音，"鞋""孩"同音，"咸""含"同音，"鸦""阿"同音。但这种混合只是韵母的关系，不是声母的关系。

影母例外字"因"和"一"都以 nh 为声母。这两个字本来的音大约是 yən，yət，字首是半元音[j]。半元音[j]变为[ɲ]是很容易的，现代湖南宝庆有这类的情形。"矮"字既

有两读，可以存而不论。

喻母四等字和三等字大有分别，所以“惟”“为”不同音，“余”“于”不同音，“缘”“圆”不同音，“诱”“右”不同音，“营”“荣”不同音。这一个事实是非常值得珍视的。喻母在《切韵》系统里显然分为两类；喻三和喻四，非但在中古有别，它们在上古也是有别的。可惜在汉语各处的方言里无从证明这一种分别，现在汉越语里的喻三和喻四截然不紊，这是很好的一个证据。

汉越语里，喻母三等还分为[v] [h] 两类，也很值得注意。我们姑且认为合口读 v-，开口读 h-；“炎”“尤”二字被认为例外，因为它们是开口字，反而读 v-。喻三和微母都读 v-（参看下文），但是它们的来源应该是不同的。微母的来源是 m，或其类似的音；喻三的 v 的来源应该是 w。至于 h 呢，它应该是古音的残留；喻三和匣母本是一家，匣母没有三等，正是喻三的所从来处①。因此，当匣读 h- 的时候，喻三跟着读 h- 是不足怪的；至于合口字，起初应该是读 hw，或其类似的音（如撮口呼），后来 h 消失了（如“黄”hwang 在粤语中变为 wong），只有 w 音，渐渐又转变为 v 的。

由谐声系统来看，喻三和喻四的系统是颇为清楚的。例如从“于”的字必属喉牙，从“余”的字必归舌齿。但也有少数的例外，如“荣”和“营”同一谐声，而一在喻三，一

① 补注：后来我认为喻三与匣同属一母，见《汉语史稿》上册（修订本）50—51 页。

在喻四；“炎”和“谈”同一谐声，而一在喉音，一在舌音（如认为“矣”从“已”声，又多一例）。这些少数的例外，几乎令我们疑心广韵是错了。现在有汉越语作为证据，我们知道在隋唐时代它们确有此音。不过，依常理推测，从“䜌”得声的字，上古当属喉牙；从“炎”得声的字，上古当属舌齿（“矣”声亦然），不过后代稍乱系统罢了。

喻母四等的 z，本来应该是个 d；因为 Rhodes 神父所定的越语罗马字是 d-（惟 duy，遥 dao），可见当时汉越语里的喻母四等字确有[d]音，或和[d]类似的音。据马伯乐的研究，在河靖（Ha-tinh）一带，现代还读 d^{j} 音；东京是经过了 d^{j} 的阶段，然后变为 z 的。但是，马氏又说，这 d^{j} 是十五世纪以后的产品；十五世纪以前，应该是一个 y（即[j]），现在南圻还保存着这个 y 音。我们对于马氏的说法，认为颇有理由。

（c）舌上音。

（甲）知母。[tʂ]，声调 1，3，5。

珍 trən^{1}　知 tri^{1}　智 tri^{5}　贞 trinth^{1}　徵 tryng^{1}

镇 trən^{5}　账 tryəng^{5}　猪 try^{1}　追 truy^{1}　中忠 trung^{1}

竹 trnc^{5}

转 truyen^{3}（往往误作 chuyen^{3}）

（乙）彻母。[ʂ]，声调 1，3，5。

痴 si^{1}　抽 syu^{1}　丑 syu^{3}　畅 syəng^{5}　敕 sAc^{5}

畜 suc^{5}

（丙）澄母。[tʂ]，声调 2，4，6。

茶 tra^{2}　长 tryɐng^{2}　丈 tryɐng^{6}　沈 trəm^{2}　朝 trieu^{2}
兆 trieu^{6}　持 tri^{2}　治 tri^{6}　呈 trinh^{2}　惩 tryng^{2}
绸 tryu^{2}　朕 trəm^{4}　郑 trinh^{6}　直 tryc^{6}　稠 tru^{2}
仲重 trong^{6}　除 try^{2}　佇 try^{4}　箸 trɐ^{6}　纣柱 tru^{6}
轴 truc^{6}　术 truət^{6}　传(平声)truyen^{2}　传(去声)truyen^{6}
(或误作 chuyen^{6})

(丁) 娘母。[n], 声调 1, 4, 6

女 ny^{1}　娘 nyɐng^{1}　浓 nung^{1}　尼 ne^{1}　拿 na^{1}
聂 niep^{6}

舌上音总讨论。

汉越语以 tr 表示知母，以 ch 表示照母，分得很清楚 (tr 由 tl 来，ch 由 ch 来)；又以 s 表示彻母，以 x 表示穿母，也自截然不紊。只有东京人对于它们是混的，于是写法也不免有少数的错误了。澄母和床母，连东京也不至于相混（参看下文)。只有娘母和泥母是混的。①

(D) 舌齿音

(甲) 庄母（照二等)。[tʂ],

声调 1, 3, 5.

庄妆 trang^{1}　壮 trang^{5}　争 tranh^{1}　责 trach^{5}　札 trat^{5}
债 trai^{3}　齐 trai^{1}　爪 trao^{3}　阻 trɐ^{3}　诅 trɐ^{5}
菑 tri^{1}

(乙) 初母（穿二等)。[tʂ],

① 补注：后来我认为娘母应属泥母，见《汉语史稿》上册（修订本）51页。

声调 1，3，5。

差 sai^{1}　抄 sao^{1}　疮 sang^{1}　创 sang^{5}　册策 sach^{5}

雏 so^{1}　窗 sɔng^{1}　初 sɐ^{1}　楚 sɐ^{3}

例外：厕 xi^{5}　钗 xoa^{1}（又 thoa^{1}）

（丙）床母（床二等）。[ʂ]，

声调 2，4，6。

乍 sa^{6}　豺侪 sai^{2}　巢 sao^{2}　孱 san^{2}　栈 san^{6}

岑 sɔm^{2}　骤 sɔu^{6}　愁 sɔu^{2}　锄 sy^{2}　事 sy^{6}

士俟 si^{4}　床 sang^{2}　崇 sung^{2}　撰 soan^{6}

例外：查 tra^{1}　寨 trai^{6}　状 trang^{6}

（丁）山母（审二等）。[ʂ]，声调 1，3，5。

沙 sa^{1}　杀 sat^{5}　双 sɔng^{1}　朔 soc^{5}　山 sɐn^{1}

史使 sy^{3}　师 sy^{1}　霜 syɐng^{1}　筲 sao^{1}　瘦 sɔu^{5}

生 sinh^{1}　色穑 sAc^{5}　所 sɐ^{3}　数 so^{5}　疏蔬 sɐ^{1}

衰 suy^{1}

舌齿音总讨论。

庄母和知母没有分别，彻初山三母也没有分别。初母于“厕”“钗”二字写作 x-，因为东京 x 和 s 混，这是不足深怪的；“钗”字另有一个 thoa^{1} 音，就颇可怪了。“查”字读 tra^{1} 是误读；“查”字本属庄床两母，但调查的“查”应该读入床母。“寨”“状”恐怕是宋以后传入的，所以象近代汉语官话。

照系二等和三等大不相同，可惜守温州六字母把它们混

在一起，后代的学者们有不少人被迷惑了。在《切韵》的系统里，前者和后者判若鸿沟；陈澧的《切韵考》里已经指出了。现在依照汉越语看来，在初床山和知彻澄最相近；而它们和照穿神审禅相远（参看下文）。这样，庄系应该是知系的二等，不该是照系的二等。知系二等字甚少，而且多数是僻字，所以庄系恰好补上这一个缺。这只是一种猜想；但知庄两系相近则是事实（知庄澄的[tʂ]和彻初床山的[ʂ]都是卷舌音）。

（E）正齿音。

（甲）照母（照三等）。[tɕ]，

声调1，3，5。

质 chət⁵　执 chəp⁵　针 chəm¹（又trəm¹）　制 che⁵

证 chyɐng⁵　战 chien⁵　招 chieu¹　只 chiec⁵　志 chi⁵

整 chinh³　正 chinh⁵　珠 chəu¹　朱 chu¹　终 chung¹

众 chung⁵　祝嘱 chuc⁵

例外：者 gia³　蔗 gia⁵

（乙）穿母（穿三等）。[ʂ]，

声调1，3，5。

车 xa¹　丑 xəo⁵　齿 xi³　侈 xi⁵　赤 xich⁵

称 xyng¹　昌 xyɐng¹　唱 xyɐng⁵

处 xy⁵　冲 xung¹　春 xuən¹　出 xuət⁵　川 xuyen¹

钏 xuyen⁵

（丙）神母（神三等）。[tʂ′]，

声调2，4，6。

神 thən^{2}　实 thət^{6}　舌 thiet^{6}　食 thyc^{6}　绳 thyng^{2}
顺 thuən^{6}　盾 thuən^{4}　术 thuət^{6}　驯 thuən^{2}

例外：蛇 xa^{2}　射麝 xa^{6}

（丁）审母（审三等）。[t′]，

声调 1，3，5。

圣 thanh^{5}　失 thət^{5}　升陞 thAng^{1}　胜 thAng^{5}　声 thanh^{1}
世势 the^{5}　设 thiet^{5}　烧 thieu^{1}　少 thieu^{3}　诗 thɐ^{1}
施 thi^{5}　试 thy^{3}　商伤 thyɐng^{1}　赏 thyɐng^{3}　释 thich^{5}
收 thu^{1}　首守 thu^{3}　兽 thu^{5}　书 thy^{1}　恕 thy^{5}
说 thuyet^{5}　税 thue^{5}　叔束 thuc^{5}　水 thuy^{3}　舜瞬 thuən^{5}

例外：赊奢 xa^{1}　捨 xa^{3}　舍赦 xa^{5}

（戊）禅母。[t′]，声调 2，4，6。

石 thach^{6}　成城 thang^{2}　臣 thən^{2}　十 thəp^{6}　涉 thiep^{6}
韶 thieu^{2}　绍 thieu^{6}　时 thi^{2}　氏侍 thi^{6}　辰 thin^{2}
盛 thinh^{6}　常偿 thyɐng^{2}　上 thyɐng^{6}　善 thiən^{6}　承 thya^{2}
仇 thu^{2}　受 thu^{6}
赎蜀 thuc^{6}　船 thuyen^{2}　谁 thuy^{2}

例外：社 xa^{4}

正齿音总讨论。

照母“者”字读 gia^{3} 和“蔗”字读 gia^{5} 为例外。但是，在汉语越化的字当中，还有一些照系字是读 gi-的。例如“纸”，汉越语作 chi^{3}，而越语作 giəy^{5}；“种”，汉越语作 trong^{3}（疑当作 chuong^{3} 或 chung^{3}），而越语作 giong^{5}。依马伯乐说，这是由清变浊的结果。那么，“者”“蔗”两字应该是越化了

的汉语。

神母“蛇”字读 xa²，“射”“麝”读 xa⁶，审母“赊”“奢”读 xa¹，“捨”字读 xa³，“舍”“赦”读 xa⁵，禅母“社”字读 xa⁴，都是例外。巧得很，这些例外都是麻韵字（包括照母“者”“熹”在内）；这显然是受了韵母的影响。

照母和知庄两母有分别；知庄读 tr，照读 ch。穿母和初山两母也有分别，初山读 s，穿读 x。可惜这些分别在东京不能保持了。神母和禅母却是没有分别的，都读 th，声调也同一类。例如“神”字读 thən²，禅母的“臣”字也读 thən²。

（F）齿头音。

（甲）精母。[t]，声调 1，3，5。

左 ta³	灾 tai¹	再 tai⁵	臧 tang¹	早 tao³
走 təu³	增 tʌng¹	浸 təm³	进 tən⁵	祭 te⁵
接 tiep⁵	节 tiet⁵	椒 tieu¹	子 ty³	将 tyɐng¹
酒 tyu³				
祖 to³	宗 tong¹	尊 ton¹	卒 tot⁵	最 toi⁵
遵 tuən¹				

（乙）清母。[t′]，声调 1，3，5。

草 thao³	青清 thanh¹	妻 the¹	砌 the⁵	千 thien¹
妾 thiep⁵	切 thiet⁵	刺 thich⁵	仓 thyɐng¹	秋 thu¹
粗 tho¹	催 thoi¹	村 thon¹	爨 thoan³	

例外：侵 xəm¹（但又 thəm¹）　蔡 sai⁵

（丙）从母。[t]，声调 2，4，6。

凿 tac^{6}	财才 tai^{2}	在 tai^{6}	蚕 tam^{2}	残 tan^{2}
藏 tang^{2}	造 tao^{6}	杀 tap^{6}	齐 te^{2}	寻 təm^{2}
尽 tən^{6}	席 tiec^{6}	饯 tien^{6}	囚 tu^{2}	墙 tyɐng^{2}
坐 toa^{6}	全 toan^{2}	聚 tu^{6}	从 tung^{2}	绝 tuyet^{6}

（丁）心母。[t]，声调 1，3，5。

三 tam^{1}	散伞 tan^{3}	丧 tang^{1}	扫 tao^{3}	燥 tao^{5}
僧 tʌng^{1}	写 ta^{3}	腥 tanh^{1}	西 təy^{1}	心 təm^{1}
悉 tət^{5}	先仙 tien^{1}	惜 tiec^{5}	消 tieu^{1}	性 tinh^{5}
相 tyɐng^{1}	修 tu^{1}	秀 tu^{5}	算 toan^{5}	孙 ton^{1}
送 tong^{5}	荀 tuən^{1}	选 tuyen^{3}	雪 tuyet^{5}	须 tu^{1}
岁 tue^{5}	髓 tuy^{3}	虽 tuy^{1}		

（戊）邪母。[t]，声调 2，4，6。

谢 ta^{6}	祥 tyɐng^{2}	巳 ti^{6}	邪 ta^{2}	词辞 ty^{2}
似 ty^{6}	松 tung^{2}	俗 tuc^{6}	徐 ty^{2}	随 tuy^{2}
旬 tuən^{2}				

齿头音总讨论。

齿头音的例外字很少。“侵”虽读 xəm^{1} 为例外，但又读 thəm^{1} 不为例外。这和“钗”字的情形相似，因“钗”字也有 xoa^{1} 和 thoa^{1} 两音。不过，也可以说它们的情形恰恰相反，因为“侵”该读 th-而以读 xəm^{1} 为较常见，“钗”该读 x-而以读 thoa^{1} 为较常见。此外，还有“蔡”字读 sai^{5}，也是例外。依我们猜想，“侵”“钗”“蔡”都应该各有两读，其一是 thəm^{1}，thoa^{1}，thai^{5}，另一是 səm^{1}，xoa^{1}，sai^{5}，th 和 s 相通是事实，但是它们相通的原因则颇难指出。我们或者

可以假定,“侵”和“蔡”是古汉越语的残留，因为越语里没有[ts‘]音，所以读作[s]（古汉越语还有一个“砌”字读xəy¹)；其余的字是唐代整批传入的，当时虽仍没有[ts‘]，但是，却另外以th代ts‘了。

精系字只有两种辅音：其一是[t]，包括精从心邪四母；另一是[t‘]，代表清母。凭着声调的分别，[t]又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声调1，3，5的[t]，包括精心两母；另一是声调2，4，6的[t]，包括从邪两母。因此，精和心是没有分别的，所以下列的每一组字都是相混的：

左:写　早:扫　增:僧　祭:细　椒:消　子:死

尊:孙　将:相　贼:桑

从和邪也是没有分别的，例如：

墙:祥　从:松　慈:辞

但是，精系本身虽然易混，它和知照两系却不易混（初系当知系看待)；除了清和审混之外，其余都是三系分明的。例如：

知tri¹:支chi¹:咨ty¹　　驰tri²:○:慈ty²

○:谁thuy²:随tuy²　　猪try¹:朱chu¹:租to¹

疏sɐ¹:枢xu¹:苏to¹

这种分别，比现代北京话分别得多些，比吴语分别得更多。

（G）舌头音

（甲）端母。[d]，声调1，3，5。

多da¹　　带dai⁵　　担dam¹　胆dam³　　党dang³

刀 dao[1]　倒祷 dao[3]　答 dap[5]　德 dyc[5]　当 dyɐng[1]
帝 de[5]　点 diem[3]　颠 dien[1]　吊 dieu[5]　的嫡 dich[5]
丁 dinh[1]
都 do[1]　督 doc[5]　对 doi[5]　东 dong[1]　端 doan[1]
断 doan[5]

（乙）透母。[t′]，声调 1，3，5。

胎 thai[1]　太 thai[5]　讨 thao[3]　贪 tham[1]　叹 than[5]
透 thəu[5]　汤 thang[1]　听 thinh[5]　天 thien[1]　铁 thiet[5]
土吐 tho[3]　通 thong[1]　统 thong[3]　腿 thoai[3]

例外：挑跳 khieu[1]

（丙）定母。[d]，声调 2，4，6。

驼 da[2]　度 dac[6]　台 dai[2]　待 dai[4]　大 dai[6]
淡 dam[6]　弹 dan[2]　桃 dao[2]　道 dao[6]　踏 dap[6]
达 dat[6]　头 dəu[2]　特 dyc[6]　堂塘 dyɐng[2]　题 de[2]
田 dien[2]　调 dieu[6]　笛敌 dich[6]　庭 dinh[2]　定 dinh[6]
图 do[2]　毒 doc[6]　队 doi[6]　屯 don[2]　突 dot[6]
同童 dong[2]　团 doan[2]　断 doan[6]　夺 doat[6]

（丁）泥母。[n]，声调 1，4，6。

男南 nam[1]　难 nan[1]　难(去)nan[6]　囊 nang[1]　恼 nao[4]
纳 nap[6]　能 nang[1]　泥 ne[1]　黏 niem[1]　念 niem[6]
年 nien[1]　宁 ninh[1]　佞 ninh[6]
怒 no[6]　内 noi[6]　农 nong[1]

舌头音总讨论。

例外字只有“挑”“跳”作 khieu[1]，由[t′]转入[k′]，这

是颇难解释的。

端定作 d，和精从的 t 不至于相混。泥和娘相混是不足怪的，因为汉语各地的方言都混了。最令人感觉趣的，是透清审三母相混（滂母一部分字亦与此混，见下文）。下面各组的字都是同音的，或同辅音的：

替:砌:世　　铁:切:设　　听*:清:声

○:亲:身　　○:七:失　　踢:刺:释

汤*:仓:伤　　偷*:秋:收

（*号的字，其韵母不尽相同。）

但是，这只是后起的现象，我们不能说原始汉越语里它们就是相混的。

尤其是端定和精从，现在既不相混，古时更不至于相混。人们很容易误会：以为端母在唐代显然是个[t]，若精母也读[t]，岂不相混了？实际上，当端母读[t]的时候，精母决不会是个[t]，否则后代它们决不会再分家的。大约在最初的时候，端母的[t]也许是一个卷舌音[ʂ]（如马伯乐所说的）。

（H）半舌音和半齿音。

（甲）来母。[l]，声调 1，4，6。

罗 la¹	落 lac⁶	来 lai¹	蓝 lam¹	兰 lan¹
朗 lang¹	冷 lanh⁴	老 lao⁴	腊 lap⁶	楼 ləu¹
略 lyɐc⁶	量 lyɐng⁶	力 lyc⁶	廉 ləm⁴	邻 lən¹
立 ləp⁶	流 lyu¹	陵 lʌng¹	礼 le⁴	令 lenh⁶
廉 liem¹	连 lien¹	料 lieu⁶	历 lich⁶	路 lo⁶

龙 lɔng[1]　雷 loi[1]　累 luy[4]　累 luy[6]　六録绿 luc[6]
论 luən[6]　律 luət[6]

（乙）日母。[ɲ]，声调 1，4，6。

人 nhən[1]　忍 nhən[4]　认 nhən[6]　入 nhəp[6]　日 nhət[6]
仍 nhyng[1]　染 nhiem[4]　然 nhien[1]　热 nhiet[6]　饶 nhieu[1]
儿 nhi[1]　二 nhi[6]　若 nhyɐc[6]　让 nhyɐng[6]　姙nhəm[1]
柔 nhu[1]
如 nhy[1]　儒 nhu[1]　乳 nhu[4]　绒 nhung[1]　冗 nhung[4]
闰 nhuən[5]

半舌半齿总讨论。

这里毫无例外。来母和泥娘并没有相混的现象。日母似乎和疑母开口二等相混，但是日母没有二等字，它不在[a]前面出现，所以也不至于相混。

（Ⅰ）重唇音。

（甲）帮母。[b]，声调 1，3，5。

波 ba[1]　驳 bac[5]　百 bach[5]　拜 bai[5]　半 ban[5]
帮 bang[1]　包 bao[1]　保 bao[3]　禀 bəm[3]　逼 byc[5]
北 bʌc[5]　冰 bʌng[1]　变 bien[5]　表 bieu[3]　兵 binh[1]
补 bo[3]　本 bon[3]

例外：宾滨 tən[1]　必 tət[5]　蔽 te[5]　卑 ti[1]
比 ti[3]　臂 ti[5]　栟 tinh[2]　并 tinh[5]
辟 tich[5]　鞭 thien[1]

（乙）滂母。[f′]，声调 1，3，5。

判 phan[5]　炮 phao[5]　抛 phao[1]　珀 phach[5]　颇 pha[3]

坡 pho[1]　朴 phac[5]　烹 phanh[1]　品 phəm[3]　批 phe[1]
丕 phi[1]　片 phien[5]　铺 pho[1]　配 phoi[5]

例外：匹 thət[5]　譬 thi[5]　篇偏 thien[1]　聘 sinh[5]

（丙）并母。[b]，声调 2，4，6。

婆 ba[2]　薄 bac[6]　白 bach[6]　排 bai[2]　伴 ban[6]
旁 bang[2]　袍 bao[2]　朋 bʌng[2]　贫 bən[2]　皮 bi[2]
平 binh[2]　别 biet[6]　病 benh[6]
部 bo[6]　仆 boc[6]　倍 boi[6]　盆 bon[2]

例外：频濒 tən[2]　牝 tən[4]　脾 ti[2]　避鼻婢 ti[6]
便 tien[6]　并 tinh[6]

（丁）明母。[m]，声调 1，4，6。

魔 ma[1]　马 ma[4]　莫 mac[6]　脉麦 mach[6]　梅 mai[1]
买 mai[4]　蛮 man[1]　盲 manh[1]　毛 mao[1]　冒貌 mao[6]
末 mat[6]　墨 mʌc[6]　某 mo[4]　迷 me[1]　免 mien[4]
庙 mieu[4]（又 mieu[5] 例外）命 menh[6]　美 mi[4]　明 minh[1]
谋 myu[1]
募 mo[6]　木 moc[6]　门 mon[1]　梦 mong[6]　目 muc[6]

例外：名 zanh[1]　茗 zanh[4]　酩 zanh[5]　民岷泯 zən[1]
弥渺 zi[1]　貌 zieu[1]　眇 zieu[4]　妙 zieu[6]
面愐勉 zien[6]　灭 ziet[6]

重唇音总讨论。

重唇音的例外字最多。大致看来，帮并两母的例外字混入精从两母，作 t；滂母混入清母，作 th；明母混入喻四，作 z。此外，如帮母的“鞭”字作 thien[1]，滂母的“聘”字

作的 sinh^5，只好认为误读（th 和 s 相通，见上文）。

唇和齿，在音理上讲，颇难相通，所以这一类的事实甚饶兴趣，尤其是轻唇音（唇齿）倒反不和齿音相通（见下文），更为奇特。滂非敷奉四母皆读[f']音，独滂母字有读 th 的，最值得注意。

重唇音的变音字，在《韵镜》中都属四等，在《切韵》中是所谓"重纽"字。轻唇音因为只有三等字，所以完全没有变音。由此看来，在音理上我们虽不能满意地说明它们是"如何变"的，但在事实上我们总算能证明它们在什么条件之下发生了变化的了。①

（J）轻唇音。

（甲）非母。[f']，声调 1，3，5。

反返 phan^3　法 phap^5　发 phat^5　分 phən^1　粉 phən^3。
弗 phət^5　废 phe^5　沸 phi^5　飞 phi^1　贩 phien^5
放 phɔng^5　方 phyɐng^1　风封 phɔng^1　夫 phu^1　府 phu^3
富 phu^5　讽 phung^5　福 phuc^5

（乙）敷母。[f']，声调 1，3，5。

忿 phən^3　拂 phət^5　纷芬 phən^1　肺 phe^5　妃 phi^1
费 phi^5　番 phien^1　芳 phyɐng^1
丰峰蜂 phong^1　覆 phuc^5　敷 phu^1　抚 phu^3　副 phu^5

（丙）奉母。[f']，声调 2，4，6。

① 补注：这一段是改写过了的。

伐 phat^{6} 分(份)phən^{6} 愤 phən^{4} 佛 phət^{6} 房防 phɔng^{2}
肥 phi^{2} 蕃 phon^{2} 奉 phung^{6} 扶 phu^{2} 父妇负附 phu^{6}
服伏 phuc^{6}

（丁）微母。[v]，声调 1，4，6。

万 van^{6} 晚 van^{1} 文 van^{1} 闻 vən^{1} 刎 vən^{4}
问 vən^{6}
物 vət^{6} 亡 vɔng^{1} 网 vɔng^{4} 望 vɔng^{6} 微 vi^{1}
尾 vi^{4} 味 vi^{6} 无 vo^{1} 诬 vu^{1} 武 vu^{4}

轻唇音总讨论。

非母和敷母没有分别，跟汉语各地的情形一样。因此，下列的每一组字是相混的。

方:芳　分:芬　弗:拂　沸:费　废:肺　飞:妃
富:副　风:丰　福:覆

微母和喻三没有分别，这一点和现代汉语颇有相同之处。试看下列的每一组字都是相混的：

闻:云　微:为　味:胃　诬:于　武:雨

但是，有些字，它们在《广韵》里是同韵同等的，既然微于相混，应该是完全同音的了；事实上，虽然字首的 v 音相同，它们的主要元音并不相同，例如：

文 vʌn^{1}:云 vən^{1}　无 vo^{1}:于 vu^{1}　亡 vɔng^{1}:王 vyɐng^{1}
网 vɔng^{4}:往 vang^{4}　望 vɔng^{6}:旺 vyɐng^{6}

这显然因为它们在古汉越语里本来是不同声母的，受了不同声母的影响，韵母可能变为不同。等到声母已经相混了之后，韵母仍旧不混。由此一说，“文”和“闻”，“无”“诬”，应该

是不同时代传进来的。

以上所说，是由汉语音韵的系统来看汉越语的声母；我们现在可以反过来，以越南话的辅音为纲，看看汉越语的声母是怎样分配在这些辅音之下的。下面这一个表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造的。*

中古汉语里声母的清浊，在汉越语里不复分别；但是，清浊的遗迹可以从声调上分辨出来。其分配如下：

全清和次清：1，3，5；

全浊：2，4，6；

次浊：1，4，6。

汉越语声母表

辅音＼声调	3，5	1	4，6	2
b	帮		並	
ph	滂，非，敷，		奉	
t	精，心，帮*		从，邪，並*	
th	清，审，透，滂*		神禅	
d	端		定	
x	穿		○	
tr	知，庄		澄	
ch	照		○	
s	彻，初，山		床	
gi	见开二		○	
c,k,qu	见		群	
kh	溪		○	
h	晓		匣	
○	影		○	

* 原书表紧接此段。

* 表示一小部分字

续

辅音＼声调	3，5	1	4．6	2
m	○	明		○
v	○	微，喻三		○
n	○	泥，娘		○
z	○	喻四，明*		○
l	○	来		○
nh	○	日，疑开二		○
ng，ngh	○	疑		○

最有趣的是次浊的声调，它们不是2，4，6，而是1，4，6。次浊和全浊的畛域是那样分明，令人佩服古人把它们分为两类。

五、汉越语的韵母

明清的等韵学家把开口一二等叫做开口呼，三四等叫做齐齿呼；合口一二等叫做合口呼，三四等叫做撮口呼。严格说起来，这是不很对的；但是，四呼的说法，在说明方言上有相当的便利。现在我们试从四呼来看汉越语的情形。

（1）开口呼。开口呼大部分字的主要元音是a，例如：

河 ha^2　鞋 hai^2　咸 ham^2　寒 han^2　行 $hanh^2$

杭 $hang^2$　豪 hao^2　洽 hap^6　辖 hat^6　核 $hach^6$

鹤 hac^6

另有一个 A，只见于蒸登韵（登韵读 Ang 为正）及其入声：

登 dAng[1]　层 tAng[2]　得 dAc[5]　贼 tAc[5]

又有一个 ə，这又可分为两类：第一类是 əu，它是本来的开口，例如：

钩 cəu[1]　头 dəu[2]　口 khəu[3]　後 həu[6]

第二类是 ən，ət 和 əm，əp。它们是本来的齐齿字，在汉越语里变了开口，例如：

银 ngən[1]　臣 thən[2]　悉 tət[5]　质 chət[5]

吟 ngəm[1]　沈 trəm[2]　吸 həp[5]　执 chəp[5]

（2）齐齿呼。主要元音是 i 或 e。其以 i 为主要元音者，例如：

欺 khi[1]　而 nhi[1]　丁 dinh[1]　形 hinh[2]　历 lich[6]

逆 nghich[6]

其以 e 为主要元音者；例如：

计 ke[5]　题 de[2]　令 lenh[6]　病 benh[6]　天 thien[1]

显 hien[3]　亦 ziec[6]　只 chiec[5]　别 biet[6]　节 tiet[5]

晓 hieu[3]　要 yeu[5]

又有一个 y（越语罗马字写作“有胡子的 u”），当其用于韵头或韵腹的时候，是表示齐齿呼：

章 chyɐng[2]　娘 nyɐng[1]　兴 hyng[1]　应 yng[5]

九 cyu[3]　牛 ngyu[1]

当其用为主要元音的时候，只有一小部分是本来的齐齿呼的字：

私 ty¹　慈 ty²　子 ty³　四 ty⁵

大部分却本来是撮口呼的字：

去 khy⁵　诸 chy¹　虑 ly⁶　恕 thy⁵

注意：主要元音 a，ə，i，e 的前面如果有韵头[w]（写作 o 或 u），就代表合口或撮口了。见下文。

（3）合口呼。主要元音是 o，ɔ，或 ɐ，或韵头是 o-或 u-者，都代表合口呼。其主要元音是 o 者，例如：

都 do¹　布 bo⁵　雷 loi²　队 doi⁶　门 mon¹

损 ton³　忽 hot⁵　突 dot⁶　送 tong⁵　空 khong¹

木 moc⁶　谷 coc⁵

其主要元音是 ɔ 或 ɐ 者，例如：

窗 sɔng¹　房 phɔng²　朔 sɔc⁵　学 hɔc⁶　阻 trɐ³

楚 sɐ³

其韵头是 o-或u-者，例如：

花 hoa¹　坏 hoai⁶　算 toan⁵　宽 khoan¹　横 hoanh²

黄 hoang²　撮 toat⁵　获 hoach⁶

关 quan¹　广 quang³　春 xuən¹　顺 thuən⁶　国 quoc⁵

郭 quac⁵

（4）撮口呼。主要元音是 u：

驱 cu¹　聚 tu⁶（齐齿尤韵读与此混）恭 cung¹

钟 chung¹　菊 cuc⁵　烛 chuc⁵

又全韵是 uy或韵头是 uy-：

毁 huy³　水 thuy³　卷 quyen³　选 tuyen³　阅 zuyet⁶

说 tuyet⁵　兄 huynh¹　倾 khuynh¹　阒 khuych⁵

此外，有蟹摄合口四等的“桂”“惠”“岁”“税”“锐”诸字，它们的韵母是 -ue。就理论上说，它们是撮口字；实际上，它们已经变了合口字了。

以上所说，当然是很粗的说法。现在我们想要更仔细地研究，就非分摄分韵研究下去不可。

（A）果摄①。[a]，[wa]

（甲）开一二三四：歌，麻。[a]

河 ha^{2}　　罗 la^{1}　多 da^{1}　我 nga^{4}

下 ha^{6}　　查 tra^{1}　巴 ba^{1}　牙 nha^{1}　纱 sa^{1}

鸦 nha^{1}（又 a^{1}）　爷 za^{1}　也 gia^{3}　邪 ta^{2}　写 ta^{3}

谢 ta^{6}　　蔗 gia^{5}　且 tha^{3}　蛇 xa^{2}　车 xa^{1}

（乙）合一二三四：戈，瓜（麻合）。

（子）唇音。[a]

波 ba^{1}　婆 ba^{2}　魔 ma^{1}　破 pha^{5}

（丑）非唇音。[wa]

火 hoa^{3}　和 hoa^{2}　货 hoa^{5}　祸 hoa^{6}　科 khoa^{1}

讹 ngoa^{1}　卧 ngoa^{6}　锅 oa^{1}　躲 doa^{3}　妥 thoa^{3}

唾 thoa^{5}　锁 toa^{3}　坐 toa^{6}

花 hoa^{1}　化 hoa^{5}　跨 khoa^{5}　瓦 ngoa^{4}

果摄总讨论。

果摄在汉越语里只有开口呼和合口呼，没有齐齿呼和撮口呼。本来齐齿呼的字，混进开口呼里去了（“车”读如

① 补注：这里所谓果摄包括假摄。

"叉")。本来撮口呼的字太少，故不显。

歌戈麻三韵是相混的，它们的主要元音都是a。因此，下列每一组的字都变为同音了：

波:巴　婆:爬　磨:麻　蹉:嗟

左:写　佐:泻　娑:些　诃:煆

何:遐　戈:瓜　果:寡　科:夸

货:化　和:华

只有见母开口的歌韵字和麻韵的字不混，前者的声母是k，后者的声母是gi-。因为后者的声母是gi-，所以倒反是"假"和"者"混，"嫁"和"蔗"混了。

(B) 止摄。[ɯ]，[i]

(甲) 开二三四：支脂之希（微开）

(子) 精系（包括精清从心邪庄初床山）。[ɯ]。

私思咨 ty¹　慈辞词ty²　子死 ty³　四ty⁵　字自嗣ty⁶

师狮 sy¹　史 sy³　使 sy⁵　事 sy⁶

例外：丝司 ti¹

(丑) 非精系。[i]。

知 tri¹　脂支之 chi¹　是 thi⁶　奇旗 ki²　记 ki⁵

欺 khi¹　气 khi⁵　喜 hi³　戏 hi⁵　疑 nghi¹

而 nhi¹　依 i¹　遗 zi¹　异 zi⁶　碑 bi¹

皮 bi²

例外：义 nghia⁴　地 dia⁶

機姬基箕幾譏 cɐ¹　诗 thɐ¹

起 khɐi³　利 lɐi⁶

始 thuy³（但又 thi³）　匙 thuy³

梨 le¹

（乙）合二三四：随（支合），虽（脂合），微。

（子）唇音及喻三。[i]。

被 bi⁶　美 mi⁴　飞 phi¹　肥 phi²　费 phi⁵

为韦围微 vi¹　尾伟 vi⁴　味位胃 vi⁶

（丑）其他。[uj]。（j 表示短弱的 i。）

虽 tuy¹　随垂 tuy²　髓 tuy³　水 thuy³　危 nguy¹

伪 nguy⁶　毁 huy³　讳 huy⁵　垒 luy⁴　累 luy⁶

衰推 thuy¹　威 uy¹　畏 uy⁵　归 quy¹　鬼 quy³

贵 quy⁵　惟 zuy¹　炊 xuy¹　嘴 chuy³

例外：类 loai⁶　瑞 thoai⁶　未（干支）mui⁶

止摄总讨论。

乍看起来，似乎精系的止摄开口字之所以读-y，系受了近代汉语官话的影响，越南人拿 -y 来表示汉语官话里的[ɿ]和[ʅ]。但是，等到我们仔细观察之后，会觉得这种猜想是不对的，因为知系的“知”“痴”“持”等字和照系的“支”“鹅”“时”“试”等字并没有跟着走。我想，比较安全的假定应该是精系字比较地和元音 -y 容易接近，自然而然地由 -i 变了-y。

在许多例外字当中，最能启示我们的，莫若“义”“地”两字。它们显然是古音的残留。我们知道，“义”在古音属歌部，“地”若认为从“也”得声，也该属于歌部；它们的上古音是-ia，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其他的例外就只能说是

误读，或归于暂未可知的原因了。

（C）遇摄。[o]，[ɐ]，[ɯ]，[u]。

（甲）合一：模。[o]。

汙 o¹　　蒲 bo²　　补 bo³　　布 bo⁵　　步部 bo⁶

普 pho³　孤姑 co¹　古鼓 co²　固 co⁵　　都 do¹

图徒 do²　度 do⁶　　路 lo⁶　　呼 ho¹　　乎胡湖 ho²

虎 ho³　　狐户 ho⁶　枯 kho¹　苦 kho³　铺 pho¹

募 mo⁶　　怒 no⁶　　苏 to¹　　祖 to³　　素诉 to⁵

粗 tho¹　土吐 tho³　梧 ngo¹

例外：五 ngu⁴　姥 məu⁴　兔 thɔ³　簿 ba⁶

（乙）合二：疏（鱼二）。[ɐ]

初疏 sɐ¹　所楚 sɐ³　诅 trɐ⁵　阻 trɐ³　助 sɐ⁶

（丙）合三四。

（子）鱼。[ɯ]。

渠 cy²　居 cy¹　举 cy³　拒 cy⁴　据 cy⁵

御 ngy⁶　徐 zy¹　预豫 zy⁶　虚 hy¹　去 khy⁵

虑 ly⁶　书 thy¹　恕 thy⁵　除 try²　贮 try³

於 y¹　　驴 ly¹　　处 sy⁵　　诸 chy¹　著 try⁵

例外：许 hya³　序 tya⁶　吕 la⁴　箸 trɐ⁶

（丑）虞。[u]。

句 cu⁵　　具 cu⁶　　区驱 khu¹　愚 ngu¹　儒 ɲhu¹（又 nhɔ¹）

乳 nhu⁴　夫 phu¹　扶 phu²　府 phu³　父附 phu⁶

须 tu¹　　聚 tu⁶　　柱 tru⁶　　迂诬 vu¹　诛 chu¹

武禹雨 vu⁴　寓 ngu⁶　喻 zu⁶　　趋 xu¹　　雾 vu⁶

例外：俱 cəu^{1}　珠 chəu^{1}　输 thəu^{1}　戊 məu^{6}　无 vo^{1}　遇 ngo^{6}

遇摄总讨论。

在韵摄中，鱼虞是没有分别的；在汉越语里，它们的分别却是十分清楚（试比较“居”与“拘”，cy^{1}:cu^{1}:“巨”与“惧”，cy^{6}：cu^{6}:“诸”与“诛”，chy^{1}：chu^{1}；“豫”与“裕”zy^{6}:zu^{6}）。遇摄二等只有庄系字，也读与三等不同。一个遇摄分为四个主要元音，这是汉语任何方言所没有的现象。-y是代表鱼韵的；止摄的精系字只可说是读入鱼韵。至于-u代表虞，也代表尤（见下文），就不能说是尤读入虞；只能说是两韵走到同一的路上去了。

有两种例外字是富于启示性的。第一种是“许”“序”之读作-ya和“吕”“簿”之读作-a，这是古汉越语的残留，表示上古的鱼韵该是a，或其类似的声音。第二种是“俱”“珠”“输”“戊”之读作-əu，这是读入侯韵。我们知道，在上古音系里，虞韵一部分的字是归入侯部的，“俱”“珠”“输”恰是这一部分的字；“戊”字则更在上古音的幽部里了。

其余的例外字，“无”“遇”由撮口呼变入合口呼，“五”字由合口呼变入撮口呼，“姥”字由模入侯，“箸”字由鱼入疏，“兔”字另读ɔ韵，都是偶然的现象。而且这些字除“姥”字外，都没有超出遇摄的范围，更是不足深怪了。

（D）蟹摄。[ai]，[oi]，[wai]，[e]，[we]。

（甲）开一二：咍，泰，佳，皆。[ai]，

哀 ai^{1}　改 cai^{3}　开 khai^{1}　鞋孩 hai^{2}　海 hai^{3}

骇 hai⁴　害 hai⁶　胎 thai¹　台 dai²　大 dai⁶
太 thai⁵　财才 tai²　在 tai⁶　再 tai⁵　碍 ngai⁶
斋 trai¹　债 trai⁵　寨 trai⁶　差 sai¹　晒 sai⁵
排牌 bai²　拜 bai⁵　买 mai⁴　卖 mai⁶　解 giai³
皆 giai¹

例外：戒界芥 giɐi⁵　宰 te³

（乙）合一：灰，会（泰合）。[oi]。

对 doi⁵　队 doi⁶　回徊 hoi²　悔 hoi⁵　会 hoi⁶
倍 boi⁶　魁恢 khoi¹　雷 loi¹　内 noi⁶　配 phoi⁵
罪 toi⁶　每 moi⁴　最 toi⁵　催 toi¹　块 khoi⁵
堆 doi¹　煤 moi¹

例外：梅 mai¹　外 ngoai⁶　妹昧 muoi⁶

（丙）合二：蛙（佳合），怀（皆合），夫。

（子）唇音。[ai]。

派 phai⁵　败 bai⁶

（丑）非唇音。[wai]。

怀 hoai²　坏 hoai⁶　拐挂 quai³　怪卦 quai⁵　快 khoai⁵
话 hoai⁶

例外：画 hoa⁶　槐 hoe²

（丁）开三四：齐，祭。[e]。

蹄题 de²　帝 de⁵　第 de⁶　系 he⁶　鸡 ke¹
计 ke⁵　噎 e⁵　制 che⁵　彘 tre⁶　犀厮 te¹
祭细 te⁵　妻梯 the¹　体 the³　势世替 the⁵　齐 te²
誓 the⁶　黎 le¹　礼 le⁴　例 le⁶　泥 ne¹

陛 be⁶　髀 be⁴　迷 me¹　批 phe¹

例外：西 təy¹　洗 təy³

（戊）合三四：圭（齐合），

岁（祭合），废。

（子）唇音及喻三。[e]。

肺 phe⁵（又 phoi³）　卫 ve⁶

（丑）其他。[we]。

桂 que⁵　奎 khue¹　携 hue²　惠恚 hue⁶　岁 tue⁵

税 thue⁵　锐 nhue⁶

蟹摄总讨论。

蟹摄开口一二等相混，所以“孩”与“鞋”，“海”与“蟹”，“害”与“懈”，是没有分别的。“该”与“皆”，“改”与“解”，却有分别，则因为见母开二自成一类的缘故。

蟹摄合口一二等不相混，这和现代汉语的情形相同。最值得注意的是“挂”“卦”“话”三个字读-oai。它们在汉语各方言里，似乎都混入麻韵去了。“画”字读 hoa⁶，大约是受了近代汉语的影响。“槐”字读 hoe²，则是古汉越语的残留。参看下文第七节。

蟹摄三四等的读音没有什么值得特别解释的。中国厦门正是这种读法，客家于这些韵的齐齿字，读音也大致相同。“西”“洗”二字读təy，原因不明。

（E）效摄。[ao]，[ieu]。

（甲）开一二：豪肴。[ao]。

奥 ao⁵　包 bao¹　胞 bao²　保饱 bao³　报豹 bao⁵

暴 bao⁶　高膏 cao¹　告 cao⁵　桃逃 dao²　倒祷 dao³
道 dao⁶　豪壕毫肴爻 hao²　好 hao³　蒿哮 hao¹
皓 hao⁶　考拷 khao³ 劳 lao¹　老 lao⁴　毛 mao¹
帽冒貌 mao⁶　恼 nao⁴　傲 ngao⁶　遨 ngao¹
扫早燥枣 tao³　草 thao³　爪 trao³　罩 trao⁵　巢 sao²
交 giao¹　教 giao⁵　敲 xao¹　巧 xao³

例外：号效灏 hieu⁶　孝 hieu⁵

（乙）开三四：萧，宵。[ieu]。

标 bieu¹　表 bieu³　招 chieu¹　照 chieu⁵　调条 dieu²
吊 dieu⁵　晓 hieu³　骄 kieu¹　轿 kieu⁶　僚 lieu⁶
料 lieu⁶　庙 mieu⁵　饶 nhieu¹　消椒 tieu¹　小 tieu³
烧 thieu¹　韶thieu²　少thieu³　绍thieu⁶　朝trieu²
兆tnieu⁶　猫 mieu¹　叫 khieu⁵　夭 yeu³　要 yeu⁵

例外：遥 zao¹

效摄总讨论。

在汉越语里，一切二等韵（江佳皆删山耕咸衔等）的开口字都是和一等字相混的，肴韵也不能例外，所以弄得"保""饱"同音，"报""豹"同音，"豪""肴"同音，"帽""貌"同音。又和其他二等韵字一样，见母开二的肴韵字是不会和其他相当的豪韵字相混的，所以"高""交"不混，"告""教"不混。至于"尻"与"敲"有分别，"考"与"巧"有分别，则又因为肴韵溪母读 x- 的缘故了。

例外字恐怕都是些偶然的现象，所以不谈。

（F）流摄。[əu]，[u]，[ɯu]。

（甲）开一二：侯邹（尤二）。[əu]。

钩 cəu^{1}　头 dəu^{2}　斗 dəu^{3}　鬬 dəu^{5}　豆 dəu。

后後 həu^{6}　侯 həu^{2}　口 khəu^{2}　楼 ləu^{1}　漏 ləu^{6}

透 thəu^{5}　走嫂 təu^{3}　奏 təu^{5}　母 məu^{4}　邹 trəu^{1}

愁 səu^{2}

（乙）开三四：尤幽。

（子）声母为 ph，t，th，z，tr，nh，ch，x 者。[u]。

妇负 phu^{6}　修 tu^{1}　囚 tu^{2}　秀 tu^{5}　首守 thu^{3}

兽 thu^{5}　受 thu^{6}　稠 thu^{2}　游油 zu^{1}　诱 zu^{6}

纣 tru^{6}　周 chu^{1}（又 chəu^{1}）

柔 nhu^{1}　丑 xu^{5}（又 xəu^{5}）

例外：副 phɔ^{5}　由犹 zɔ^{1}　寿 thɔ^{6}

酉 zəu^{6}　就 tyu^{6}　帚 tryu^{3}

（丑）声母为 c，h，ng，m，l，s 者。[ɯu]。

舅 cyu^{4}　九久 cyu^{3}　救 cyu^{5}　旧 cyu^{6}　休 hyu^{1}

友有右 hyu^{4}　牛 ngyu^{1}　谋 myu^{1}　流刘 lyu^{1}　抽 syu^{1}

丑 syu^{3}

例外：求 cəu^{2}　谬 məu^{6}　朽 hu^{3}　柳 lieu^{4}

（寅）字首为元音者。[əu]，[u]，[ɯu]。

忧 əu^{1}　幼 əu^{5}　幽 u^{1}　耰 yu^{1}

流摄总讨论。

流摄一二等没有问题；三四等的情形颇为复杂。尤韵大部分的字读-u，这是和虞韵相混的。尤和虞在上古，相近是当然，相混却不至于。依我们猜想，尤韵在古汉越语里大约

是个 yu，或其类似的音（如 iu）；后来有一部分字受了声母影响，就混进了虞韵去了，以至“须”“修”同音，“儒”“柔”同音，“喻”“诱”同音了。这些混入虞韵的字大致都是舌齿音（t，th，z，tr，nh，ch，x）；至于轻唇音的“父”“妇”相混之类，则恐怕又是另受近代汉语的影响了。

（G）宕摄[1] [aŋ]，[waŋ]，[ɯaŋ]，
[ɔŋ]，[woŋ]；[ak]，[wak]，
[ɯak]，[ɔk]，[wok]。

（甲）开一二：唐，庄（阳），江。[aŋ]。
铎，——觉。[ak]。

党 dang³	汤 thang¹	帮 bang¹	傍 bang²	行 hang²
康 khang¹	抗 khang⁵	郎 lang¹	囊 nang¹	丧赃 tang¹
藏 tang²	葬 tang⁵	脏 tang⁶		
庄妆 trang¹	壮 trang⁵	状 trang⁶	床 sang²	
江 giang¹	讲 giang³	降 giang⁵	降（平声）hang²	
巷 hang⁶	邦 bang¹	庞 bang²		
度 dac⁶	作 tac⁵	凿 tac⁶	恶 ac⁵	薄 bac⁶
各阁 cac⁵	落 lac⁶	莫 mac⁶	愕 ngac⁶	鹤 hac⁶
觉角 glac⁵	确 xac⁵	乐 nhac⁶	朴 phac⁵	

例外：堂塘唐糖 dyɐng² 当 dyɐng¹ 仓苍 thyɐng¹ 刚纲 cyɐng¹ 霜 syɐng¹ 学 hɔc⁶

（注）庄类入声（药二）只有“斮”字，颇僻，不论。但

[1] 这里宕摄包括江摄。

以理推之，“斷”字当读作 trac^{5}。

（乙）合一：光（唐合）。[wəŋ]。

郭（铎合）。[wak]。

光 quang^{1}　广 quang^{3}　荒 hoang^{1}　黄皇 hoang^{2}

郭 quac^{5}　鑊 hoac^{6}　藿 hoac^{5}

例外：汪 uong^{1}

（丙）合二：双（江合）。[ɔŋ]。

朔（觉合）。[ɔk]。

窗双 sɔng^{1}　朔稍槊 sɔc^{5}　捉 trɔc^{5}

例外：桌 trac^{5}

（丁）开三四：阳。[ɯəŋ]。

药。[ɯək]。

强 cyəng^{2}　章 chyəng^{1}　胀瘴 chyəng^{5}　阳羊杨 zyəng^{1}

香 hyəng^{1}　向 hyəng^{5}　粮 lyəng^{1}　量 lyəng^{6} 娘nyəng^{1}

让 nhyəng^{6}　畅 xyəng^{5}　墙详祥 tyəng^{2}　想 tyəng^{3}

将相 tyəng^{5}　枪伤商 thyəng^{1}　常 thyəng^{2}　长 tryəng^{2}

仗 tryəng^{6}　脚 cyəc^{5}　虐 ngyəc^{6}　著 tryəc^{5}　绰 xyəc^{5}

约 yəc^{5}　药 zyəc^{6}　略 lyəc^{6}　若 nhyəc^{6}　爵雀削 tyəc^{5}

（戊）合三四：狂（阳合）。

（子）牙音及影母。[wɔŋ]。

狂 cuong^{2}　诳 cuong^{5}　匡筐 khuong^{1}　枉 uong^{3}　况 huong^{5}

（丑）喻母。[ɯəŋ]。

王 vyəng^{1}　旺 vyəng^{6}　　例外：往 vang^{4}

（寅）唇音。[ɔŋ]。

房防 phɔng^{2}　放 phɔng^{5}　亡 vɔng^{1}　网輞 vɔng^{4}　望 vɔng^{6}

例外：方 phyɐng^{1}

（注）狂类入声（药合）常用字只有一个“缚”字，读 phac^{6}，是例外。依古汉越语 buoc^{6} 字看来，它应该读 phɔc^{6} (buoc→phuoc→phoc→phɔc)。

宕摄总讨论。

以汉越语本身的系统而论，宕摄的 ang，ac 代表开口呼，oang，oac 和 ɔng，ɔc 代表合口呼，yɐng 代表齐齿呼，uong 代表撮口呼。“堂”“塘”“当”“仓”“刚”“霜”等字由开口读入齐齿，“学”字由开口读入合口；“桌”字由合口读入开口，“汪”字由合口读入撮口；“往”字由撮口读入开口，“王”“旺”“方”由撮口读入齐齿，“房”“放”“亡”“望”等字由撮口读入合口。这是颇为杂乱的。

为什么 ɔng，ɔc 可认为合口呢？因为其他合口韵如东屋模之类都有些字是以 ɔ 为主要元音的。为什么 uong 可认为撮口呢？因为那个 u-是重读的 u，而 u 在汉越语里恰表示撮口。

宕摄开口一二等相混，合口一二等不相混，情形和蟹摄相同。江韵分为开合两呼（入声觉韵同），是依照《四声等子》和《切韵指南》。

（H）曾摄。[ăŋ]，[wăŋ]，[ɐŋ]。

[ăk]，[wăk]，[ɐk]。

（甲）开一二：登，磳（蒸二）。[ăŋ]。

德，侧（职二）。[ăk]。

恒 hang^{2}　登 đang^{1}　能 uang^{1}　增僧 tang^{1}　甑 tang^{5}

层 tang^{2}　腾 đang^{2}

黑 hAc^{5}　刻克尅 khAc^{5}　得 đAc^{5}　则塞稷 tAc^{5}　特 đAc^{6}

劾 hAc^{6}　侧仄 trAc^{5}　贼 tAc^{6}　测穑色 sAc^{5}　北 đAc^{5}

匐 hAc^{6}

例外：肯 khyng^{5}　曾（曾经）tyng^{2}

德 đyc^{5}　墨 myc^{6}（又姓墨 mAc^{6}）

（乙）合一：肱（登合）。[wăŋ]。

或（德合），[wăk]。

肱 quang^{1}　弘 hoang^{2}　或惑 hoAc^{6}

例外：国 quoc^{5}

（丙）开三四：蒸。[uŋ]

职。[ttk]

应 yng^{5}　兴 hyng^{1}　蒸 chyng^{1}　证 chyng^{5}　称 xyng^{1}

孕 zyng^{6}　绳 thyng^{2}　徵 tryng^{1}　惩 tryng^{2}　凭 byng^{6}

极 cyc^{6}　职织 chyc^{5}　识 thyc^{5}　逼 byc^{5}　翼 zyc^{6}

棘 cyc^{5}　抑臆 yc^{5}　实食 thyc^{6}　息即 tyc^{5}　直 tryc^{6}

例外：蝇 zang^{1}　升陞 thang^{1}　胜 thang^{5}　陵 lang^{1}

冰 bang^{1}　兢 cang^{1}　承丞乘 thya^{2}

陟 trAc^{5}　敕 sAc^{5}　匿 nAc^{6}

（丁）合三：域（职合）。[uk]。

域蜮 vyc^{6}　洫 hyc^{5}

曾摄总讨论。

在《切韵指掌图》里，蒸登及其入声是和庚耕清青及其入声合为一摄的。在汉越语里，前者和后者截然不紊（参看

下文)，所以我们依照《切韵指南》把它们分为曾梗两摄。

曾摄二等平声只有“磳”“殊”等僻字，上去声没有字，入声则有很普通的字如“侧”“仄”“昃”“测”“色”“啬”“穑”等。一等合口呼的字很少，三等合口（摄口）更少，而且只有入声。

一二等读-ang，三四等读-yng，只是从常理推测而定的；其中例外字颇多，如“肯”“曾”“德”“墨”是一等字而读-yng，“蝇”“升”“陵”“冰”“兢”“陟”“敕”“匿”是三四等字而读-ang。“国”字读quoc也许是受了近代汉语的影响。最特别的是“承”“丞”“乘”读-ya，可能是古音的残留。

（I）通摄。[oŋ]，[uŋ]。

[ok]，[uk]。

（甲）合一：东，冬。[oŋ]。

屋，沃。[ok]。

公功工攻 cong¹　贡 cong⁵　东冬 dong¹　同童铜桐 dong²

动 dong⁶　红 hong²　空 khong¹　翁 ong¹　孔 khong³

控 khong⁵　农 nong¹　宗 tong¹　总 tong³　送宋 tong⁵

通 thong¹　统 thong³　捧 bong⁴　蒙mong¹　梦mong⁶

谷 coc⁵　酷斛 hoc⁶　督 doc⁵　毒独doc⁶　木moc⁶

仆 boc⁶　鹿禄 loc⁶　屋 oc⁵　速toc⁵　族toc⁶

（乙）合二三四：中（东二三四）钟。[uŋ]。

竹（屋三四），烛。[uk]。

宫恭 cung¹　穷 cung²　终钟 chung¹　众 chung⁵　凶 hung¹

雄 hung^{2}　绒 nhung^{1}　脓 nung^{1}　讽 phung^{5}　冯缝 phung^{2}
奉 phung^{6}　虫 trung^{2}　充 xung^{1}　崇 sung^{2}　颂 tung^{6}
中忠 trung^{1}　中（射中）trung^{5}　痈 ung^{1}　容 zung^{1}
用 zung^{6}　松 tung^{2}
菊 cuc^{5}　育欲 zuc^{6}　曲 khuc^{5}　足 tuc^{5}　俗 tuc^{6}
六録绿 luc^{6}　目 muc^{6}　福 phuc^{5}　服伏 phuc^{6}　束 thuc^{5}
竹 truc^{5}　烛 chuc^{5}　蜀赎 thuc^{6}　肉 nhuc^{6}

例外：共 cong^{6}（又 cung^{6}）　冲 xong^{1}　风封峰蜂phong^{1}
龙 long^{1}　重仲 trong^{6}（又 trung^{6},chuong^{6}）从 tong^{2}（又 tung^{2}）
玉 ngɔc^{6}　属 thuoc^{6}

通摄总讨论。

通摄二等只有一个“崇”字（入声无字），没有什么值得讨论的。一等没有例外字。东冬无别，中钟无别，与汉语各方言的情形相同。但是，合口呼与撮口呼大有分别，为汉语官话所不及。它是和客家话异曲同工的。客家话能分辨“公”与“恭”，“孔”与“恐”，“谷”与“菊”，“隆”与“龙”，“禄”与“六”，“农”与“浓”，“宗”与“踪”，“丛”与“从”，等字，汉越语也是如此。只有“共”“冲”二字是由撮口呼读入合口呼的。

最值得注意的，是“风”“封”“峰”“蜂”“龙”“重”“仲”“从”“玉”等字，它们的主要元音是ɔ。试以“讽”与“风”比，“钟”与“重”比，“中”与“仲”比，“松”与“从”比，“肉”与“玉”比，则见前者是合规则的，后者是不合

规则的。但是，在这不规则的上头，也许我们可以窥见古音的残留。汉代的东钟韵，也许正是一个 ɔng，所以它那样容易和阳部押韵。由此一说，则江韵的“双”“窗”与其入声“朔”“捉”“学”，也都是古东钟韵及其入声的残留。而“放”“房”“亡”“望”等字倒反可说是读入古东钟韵去了。我们可以假定汉代的东是个 ɔng，而钟是个 uɔng（“钟”读 -uong 是另一种残迹）。

（J）梗摄。[aŋ]，[waŋ]，[iŋ]，[yŋ]。

[aʞ]，[waʞ]，[iʞ]，[yʞ]。

（甲）开二：庚耕。[aŋ]。

陌，隔（麦开）。[aʞ]。

莺鹦 anh[1]　庚耕更羹 canh[1]　行 hanh[2]　杏行（去声）hanh[6]

冷 lanh[6]　盲 manh[1]　　争 tranh[1]　孟 manh[6]

生 sanh[1]（又 sinh[1]，senh[1]）　百 bach[5]　白 bach[6]

隔革 cach[5]　核 hach[6]　客 khach[5]　额 ngach[6]　责 trach[5]

策册 sach[5]　宅 trach[6]

（乙）合二：横（庚合二），宏（耕合）。[waŋ]。

麦。[waʞ]。

横宏 hoanh[2]　觥 quanh[1]　轰 hoanh[1]　获 hoach[6]　蝈 quach[5]

例外：麦脉 mach[6]

（丙）开三四：京（庚开三），清，青。[iŋ]。

戟（陌开三），昔，锡。[iʞ]。

瓶 binh[2]　整 chinh[3]　正 chinh[5]　丁 dinh[1]　庭廷停亭 dinh[2]

鼎 dinh[3]　订 dinh[5]　定 dinh[6]　井省 tinh[3]　形刑 hinh[2]

轻 khinh^{1}　径京惊 kinh^{1}　敬镜 kinh^{5}　迎nghinh^{1}
（又 nghenh^{1}）　宁 ninh^{1}　佞 ninh^{6}（又sinh^{6}?）
星精晶 tinh^{1}　净靖 tinh^{6}　静 tinh^{4}　贞 trinh^{1}　呈 trinh^{2}
性并 tinh^{5}　盛 thinh^{6}　益 ich^{5}　击 kich^{5}　逆nghich^{6}
的嫡 dich^{5}　敌笛 dich^{6}　歷曆 lich^{6}　积迹 tich^{5}　籍寂tich^{6}
释刺 thich^{5}　尺赤 xich^{5}

例外：英嬰 anh^{1}　影 anh^{3}　映 anh^{5}　名 zanh^{1}
景境 canh^{3}　庆 khanh^{5}　钉 danh^{1}（但又 kinh^{1}）
声清 thanh^{1}　腥 tanh^{1}　饼 banh^{5}（但又 binh^{5}）
病 benh^{6}（但又 binh^{6}）令 lenh^{6}（但又 linh^{6}）
盈赢 zoanh^{1}
亦 ziec^{6}　只 chiec^{5}　惜锡 tiec^{5}　席 tiec^{6}　石 thach^{6}

（丁）合三四：兄（庚合三），营（清合四），萤（青合四）。役（昔合三四），阋，（锡合四）。

（子）唇音及喻母。[iɲ]，[iɫ]。

平 binh^{2}　並 tinh^{6}　明 minh^{1}　兵 binh^{1}　丙 binh^{3}
荣 vinh^{1}　永 vinh^{4}　泳咏 vinh^{6}　营 zinh^{1}（又 zoanh^{1}）
碧 bich^{5}（又 biec^{5}）　役 zich^{6}

例外：命 menh^{6}（又 mang^{6}）

（丑）其他。[yɲ]，[yɫ]。

兄 huynh^{1}　萤 huynh^{2}　倾 khuynh^{1}　茕 quynh^{2}　扃 quynh^{1}
阋 khuych^{5}　砉 huych^{5}

梗摄总讨论。

梗摄和曾摄截然不同：非但主要元音不同，甚至字尾的收音也相差很远。曾摄的收音是 ng，k，梗摄收音是 nh，ch。在《切韵指掌图》里，蒸登与庚耕清青共入一图，因为后一种韵没有一等字，所以登韵还不至于和他韵相混；但是，蒸韵的字却和庚清青三韵的字混在一起了。依汉越语的系统看来，正如鱼虞不该相混一样，曾摄和梗摄也不该相混，试看下列的每一组字，在汉语各方言里大约都读成同音字了。它们在汉越语里仍旧是不相混的。

惊 kinh[1]：兢 cAng[1]	迎 nghenh[1]：凝 ngyng[1]
呈 trinh[2]：惩 tryng[2]	征 chinh[1]：蒸 chyng[1]
声 thanh[1]：升 thAng[1]	盈 zoanh[1]：蝇 zAng[1]
馨 hinh[1]：兴 hyng[1]	灵 linh[1]：陵 lAng[1]
逆 nghich[6]：巍 ngyc[6]	积 tich[5]：即 tyc[5]
辟 tich[5]：逼 tyc[5]	释 thich[5]：识 thyc[5]
益 ich[6]：忆 yc[5]	译 zich[6]：翼 zyc[6]
历 linh[6]：力 lyc[6]	

梗摄唇音合口字都读入开口（开口齐齿两呼）。实际上，它们也许是假合口。合三的喻母字也读入齐齿，这因为声母 v-已有合口的性质。“营”“役”二字是喻四的字，也读入齐齿是不可解的，除非我们假定它们是受了近代汉语官话的影响（官话“营”ing；“役”i）。

有些越化汉字，如“名”“景”“钉”“声”“石”等，都变了开口呼；另有些读成-enh。最特别的是“亦”“隻”“碧”“惜”“锡”“席”等字的韵母都读作-iec。这是保存古汉越

语的[k]尾了（参看下文第七节）。恰好这些都是昔韵字，令我们猜想这个韵有点儿特别。依照汉语古音的系统，梗韵入声也该是[k]尾；其所以大多数入声都变了[t]尾的原因，颇难索解，但这几个字的[k]尾总算是古音的残留。由此类推，平上去三声也该是本来有[ŋ]尾的了。

（K）山摄。[an]，[wan]，[ien]，[yen]。

[at]，[wat]，[iet]，[yet]。

（甲）开一二：寒，删，山。[an]。

曷，黠，镋。[at]。

安 an[1]　肝 can[1]　弹 dan[2]　寒 han[2]　看 khan[5]

兰 lan[1]　难（去）nan[6]　　残 tan[2]　叹 than[1]

奸间艰 gian[1]　闲 han[2]　简 gian[3]　蛮 man[1]　慢 man[6]

颜 nhan[1]　　眼 nhan[4]　雁 nhan[6]　晏 an[5]　　灿 san[5]

曷 hat[6]　　渴 khat[5]　达 dat[6]　　闼獭 that[5]

辖 hat[6]　　札 trat[5]　察擦 sat[5]

例外：山 sen[1]　单丹 den[1]

（乙）合一二：桓，关（删合），鳏（山合）。

末，滑（黠合），刮（镋合）。

（子）唇音。[an]。

[at]。

班 ban[1]　半 ban[5]　潘 phan[1]　判 phan[5]　满 man[4]

钵八 bat[5]　拔 bat[6]　末mat[6]

（丑）非唇音。[wan]。

[wat]。

官棺 quan[1] 管 quan[3] 馆 quan[5] 宽 khoan[1] 款 khoan[3]
欢 hoan[1] 完丸 hoan[2] 缓 hoan[4] 换 hoan[5] 端 doan[1]
盥 oan[3] 短 doan[3] 酸 toan[1] 算 toan[5] 卵 loan[4]
乱 loan[6]
关 quan[1] 还 hoan[2] 患 hoan[6] 顽 ngoan[1] 撰馔 soan[6]
刮括 quat[5] 阔 khoat[5] 活 hoat[6] 夺 doat[6] 撮 toat[5]

（丙）开三四：轩（元开三），先，仙。[ien]。
歇（月开三），屑，薛。[iet]。

轩 hien[1] 献 hien[5] 建 kien[5] 健 kien[6]
坚 kien[1] 见 kien[5] 牵 khien[1] 研nghien[1] 贤 hien[2]
显 hien[3] 现 hien[6] 癫 dien[1] 典 dien[3] 田 dien[2]
殿电 dien[6] 演 zien[4] 战 chien[5] 遣 khien[5] 年 nien[1]
然 nhien[1] 连莲 lien[1] 烟 ien[1] 先仙 tien[1] 前钱 tien[2]
善 thien[6] 天千 thien[1]
竭 kiet[6] 歇 hiet[5] 谒 iet[5]
结 kiet[5] 杰 kiet[6] 洁 khiet[5] 热 nhiet[6] 节 tiet[5]
切设钱 thiet[5] 哲 triet[5]

例外：练 luyen[6] 线 tuyen[5] 蝉 thuyen[2] 延 zuyen[1]
结髻 ket[5]（但“结”又读 kiet[5]）

（丁）合三四：元，渊（先合），缘（仙合）。
月，穴（屑合），雪（薛合）。

（子）轻唇音。[an]。
[at]。

反返 phan[3] 饭 phan[6] 晚 van[4] 万 van[6] 发髮 phat[5]

伐罚 phat^{6}

例外：番 phien^{1}　烦 phien^{2}　筏 phiet^{6}

（丑）重唇及喻三。[ien]。

[iet]。

园 vien^{1}　远 vien^{4}　越 viet^{6}　曰 viet^{5}

编边 bien^{1}　扁 bien^{3}　变 bien^{5}　员圆 vien^{1}　院 vien^{6}

面 zien^{6}　免 mien^{4}　片 phien^{5}　便 tien^{6}　篇偏 thien^{1}

别 biet^{6}　灭 ziet^{6}

（寅）其他。[yen]。

[yet]。

元原源 nguyen^{1}　阮 nguyen^{4}　愿 nguyen^{6}　劝 khuyen^{5}

月 nguyet^{6}　阙 khuyet^{5}

捐 quyen^{1}　权拳 quyen^{2}　卷 quyen^{3}　眷 quyen^{5}　渊 uyen^{1}

宛 uyen^{3}　玄悬绚 huyen^{2}　缘 zuyen^{1}　川 xuyen^{1}　钏 xuyen^{5}

舛 xuyen^{3}　专 chuyen^{1}　转 chuyen^{3}　传 chuyen^{6}　选 tuyen^{3}

决 quyet^{5}　血 huyet^{5}　穴 huyet^{6}　雪 tuyet^{5}　绝 tuyet^{6}

说 tuyet^{5}　阅 zuyet^{6}　辍 suyet^{5}

例外：冤 oan^{1}　怨 oan^{5}　鸢 zien^{1}　全旋 toan^{2}

（但又 tuyen^{2}）

山摄总讨论。

汉越语里先仙没有分别，正如萧宵没有分别一样。寒山没有分别却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又在《切韵》里，元仙距离颇远，而《指掌图》《四声等子》等书则元仙同摄同等；现在汉越语是和后者相合的。元和仙，月和薛，实际上是相混的。

"山""单""丹"的韵母是-ɐn，这是很特别的（依照chéon，"单""丹"仍该是dan¹）。咸摄里有个"胆"字读dɐm³，可以比对着看。

合口唇音和喻三总是一种特殊情形。因为b，f，v之类既是唇音，近于合口，不必在它们的后面再加上一个[w]或[y]了。于是合一的唇音读如开口呼。合三的喻母字及合口三四的重唇字读如齐齿呼，又合三的轻唇字读如开口呼（少数读入齐齿）。

元韵合口影母"冤""怨"读oan，先韵合口影母"渊"字读uyen，似乎可以表示元和仙是有分别的。但"冤""怨"是三等字，"渊"是四等字，也许是"等"的影响，而不是"韵"的影响。

（L）臻摄。[ən]，[on]，[wən]。

[ət]，[ot]，[wət]。

（甲）开一二：痕臻。[ən]。

栉。[ət]。

恩 ən¹　痕 hən²　恨 hən⁶　恳 khən³　臻 trən¹

栉 trət⁵　瑟 sət⁵

例外：根 cʌn¹

（乙）合一：魂。[on]。

没。[ot]。

盆 bon²　本 bon³　屯 don²　昏婚 hon¹　魂 hon²

混 hon⁵　溷 hon⁶　坤 khon¹　困 khon⁵　门 mon¹

尊孙 ton¹　损 ton³　温 on¹　村 thon¹　存 ton²

奔 bon^{1}

骨 cot^{5}　突 dot^{6}　卒 tot^{5}　讷 not^{5}

忽 hot^{5}

例外：论 luən^{6}　闷 muon^{6}

（丙）开三四：真，欣。[ən]。

质，迄。[ət]。

印 ən^{5}　贫 bən^{2}　民 zən^{1}　引 zən^{4}　邻 lən^{1}

人因 nhən^{1} 银 ngən^{1}　忍 nhən^{4}　认 nhən^{6}　尽 tən^{6}

新滨 tən^{1}　身亲 thən^{1}　神臣 thən^{2}尘 trən^{2}　镇 trən^{5}

阵 trən^{6}　巾 cən^{1}　嗔 xən^{1}　殷 ən^{1}　隐 ən^{3}

欣 hən^{1}　勤芹 cən^{2}　斤筋 cən^{1}　垠圻鄞 ngən^{1}　谨 cən^{3}

质 chət^{5}　密 mət^{6}　一 nhət^{5}　不 bət^{5}　日 nhət^{6}

悉必 tət^{5}　疾 tət^{6}　失亡 thət^{5}　实 thət^{6}　窒 trət^{5}

溢 zət^{6}

迄 hət^{5}　讫 cət^{5}　乞 khət^{5}

例外：辰 thin^{2}　信 tin^{5}　进 tien^{5}（但又 tən^{5}）

笔 but^{5}　吉 cat^{5}（但又 cət^{5}）　侄 diet^{6}

（丁）合三四：谆，文。

术，物。

（子）唇音及喻三。[ən]，[ət]。

分 phən^{1}　粉 phən^{3}　分（去）愤 phən^{6}　刎 vən^{4}　问 vən^{5}

运 vən^{6}　云雲 vən^{1}

拂佛 phət^{5}　佛 phət^{6}　物 vət^{6}

例外：文闻 vAn^{1}

（丑）其他。[wən]，[wət]。

均 quən[1]　遵 荀 tuən[1]　旬 tuən[2]　训 huən[5]　春 xuən[1]

伦 luən[1]　闰 nhuən[6]　驯 thuən[2]　顺 thuən[6]

军 君 quən[1]　群 裙 quən[2]　郡 quən[6]　薰 醺 勋 huən[1]　韫 蕴 uən[3]

橘 quət[5]　出 xuət[5]　律 luət[6]　述 术 thuət[6]　戌 tuət[5]

绌 truət[5]　术 truət[6]　蟀 suət[5]

屈 khuət[5]　鬱 uət[5]

臻摄总讨论。

臻摄开一二等和三四等，在汉越语里是相混的。但是，我们猜测古汉越语的情形并不如此。从几个例外字的上头，我们可以窥见古音的遗迹。“根”字读cAn[1]，我们由此猜想古汉越语的臻摄开口一二等字本来是个[ăn]，恰和曾摄开口呼的[ăŋ]相配。“辰”字读 thin[2]，“信”字读 tin[5]，我们由此推测臻摄三四等字本来是个[in]（参看下文第七节）。

等韵学家一向把淳文放在同一个摄里，这在汉越语里可以得到证明。所谓文韵，几乎可说是从淳韵抽出来的喉牙唇三类的三等字。轻唇音及喻三，也象山摄那样，变入开口。“文”“闻”二字也变开口，但它们不变为 ən 而变为 An，这是很富于启示性的，因为它们是古汉越语遗音，而古时臻摄的开口呼恰该是 An[ăn]。

（M）咸摄。[am]，[iem]。

[ap]，[iep]。

（甲）开一二：覃，谈，咸，衔。[am]。

合，盍，洽，狎。[ap]。

暗 am^5　柑甘疳 cam^1　感敢 cam^3　担 dam^1　胆 dam^3
（又 dɐm^3）　淡 dam^6　含函 ham^2　堪 kham^1　婪 lam^1
三 tam^1　暂 tam^6　贪 tham^1　探 tham^5　蚕 tam^2
酣 ham^1　谈坛 dam^2　咸衔鹹 ham^2　监 giam^1　减 giam^3
鉴 giam^5

答 dap^5　杂 tap^6　腊 lap^6　踏 dap^6　塔 thap^5
纳 nap^6　甲 giap^5　鸭押压 ap^5

例外：盒 hop^6　合 hɐp^6（但又 hɔp^6，hap^6）

（乙）开三四：盐，添，严，剑（凡开）。[iem]。
葉，帖，业。[iep]。

占 chiem^5　盐阎 ziem^1　嫌 hiem^1　险 hiem^3　检 kiem^3
谦 khiem^1　廉 liem^1　敛 liem^6　黏 niem^1　念 niem^6
严 nghiem^1　验 nghiem^6　贬 biem^3　炎 viem^1　掩 yem^3
瞻 chiem^1

剑 kiem^5　欠 khiem^5

胁 hiep^5　劫 kiep^5　侠协 hiep^6　怯 khiep^5　业 nghiep^6
接 tiep^5　妾 thiep^5　涉 thiep^6　葉 ziep^6

（丙）合三：凡。[am]。乏。[ap]。

凡 pham^2　犯梵 pham^6　法 phap^5　乏 phap^6

例外：汎 phiem^5

咸摄总讨论。

咸摄二等和一等没有分别，恰像山蟹效诸摄一样。见母开二字和开一有别（甘 cam：监 giam），亦与诸摄的情形相同。凡韵分开合两呼，系依明清等韵家。凡韵轻唇字读入开

口，与元韵轻唇字同；“泛”字读 phiem^5 为例外，亦与元韵“番”“烦”二字之读 phien^1 phien^2 情形相同。

(N) 深摄。[əm]，[əp]。

开二三四：侵。[əm]。

缉。[əp]。

锦 cəm^3	禁 cəm^5	钦 khəm^1	吟 ngəm^1	淫 zəm^1
林临 ləm^1	廪 ləm^4	沈 trəm^2	簪 trəm^1	朕 trəm^4
侵 xəm^1	心 təm^1	寻 təm^2	浸 təm^3	深 thəm^1
审 thəm^3	渗 thəm^5	禀 bəm^3	品 phəm^3	
急给 cəp^5	及 cəp^6	吸 həp^5	泣 khəp^5	入 nhəp^6
邑揖 əp^5	执 chəp^5	十 thəp^6	习集 təp^6	立 ləp^5

例外：金 kim^1

深摄总讨论。

深摄非常简单。但是，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者：侵韵在古汉越语里应该是个-im。“金”字读 kim^1 已经足以启示我们了；此外还有白话“寻”字说成 tim^2，“沈”字说成 chim^2，也可帮助证明。和侵韵相当的缉韵也有类似的情形：“急”字白话是 kip^5，“及”字白话是 kip^6，由此可知缉韵的古音是 ip。再拿上文的真质韵来看，更觉得事非偶然的了。

“禀”字今汉语官话读 pǐng，“品”字读 p'in；粤语本该有-m 的，但广州“禀”“品”都读 pɐn。汉越语“禀”“品”都能保持着字尾-m，这是很难得的。

现在我们对于上述的韵母系统试作一个结论。下面的一个图可以表示整个韵母系统的大概情形（见下页）：

果				止				遇			
a	ua				i	uy		o	ɔ	u	y

蟹				
ai	oi	uai	e	ue

效				流			
ao		ieu		əu		u	yu

宕					曾			通	
ang	uang	ɔng	yɐng	uong	Ang	uAng	yng	ong	ung
ac	uac	ɔc	yɐc		Ac	uAc	yc	oc	uc

梗			
anh	uanh	inh	uynh
ach	uach	ich	uych

山				臻			
an	uan	ien	yen	(An)	on	ən	uən
at	uat	iet	yet	(At)	ot	ət	uət

咸				深			
am		iem				əm	
ap		iep				əp	

横看第一排，果止遇三摄是元音的韵，第二排蟹摄是前升的复合元音，第三排效流两摄是后升的复合元音，第四排宕曾通三摄是舌根韵，第五排梗摄是舌面韵，第六排山臻两摄是舌尖韵，第七排咸深两摄是唇韵。

直看第一排，果蟹宕山咸五摄开口呼的主要元音都是a；合口呼除灰韵的oi外，都是ua-；齐齿呼除宕摄外，主要元音都是e；撮口呼也是一样。第二排止流曾梗臻深六摄比较地参差些，它们的齐齿呼可以分为三类，止和梗的主要元音是i，臻和深是ə-，流和曾是y-（有胡子的u）。第三排遇通两摄颇整齐，合口呼的主要元音是o，撮口呼的主要元音是u，鱼韵的u和y在通摄里没有相配的韵。

六、汉越语的声调

汉越语的声调系统是很简单的。在上文第二节末段里，我们已经说了一个大概，在中国的吴语、闽语和粤语里，大致说来，四声都可以分为两类，即阴平，阳平，阴上，阳上，阴去，阳去，阴入，阳入，共八声。上文说过，如果把收音于-c -ch -t -p的字认为入声字（事实上也代表了汉语的入声字），则第五声（sAc⁵）可分为阴去和阴入两类，第六声也可分为阳去和阳入两类，连同1，2，3，4，也是共有八声，为了称呼的方便起见，我们直截了当地就用阴平阳平……等字来表示越语的声调：

阴平 = bAng¹

阳平 = buyen^{2}

阴上 = hɔi^{3}

阳上 = ngɑ^{4}

阴去 = 以元音或鼻音收声的 sAc^{5}

阳去 = 以元音或鼻音收声的 nAng^{6}

阴入 = 以破裂音收声的 sAc^{5}

阳入 = 以破裂音收声的 nAng^{6}

在汉语各地的方言里，如果声调分为阴阳两类，则古清母的字读入阴调类，古浊母的字读入阳调类。在汉越语里，大致也是依照这一个规则，只是对于“次浊”的字与汉语的规则稍有不同。

原来中国的等韵家非但把声母分清浊，而且于清音还细分为全清和次清两种，浊音还分为全浊和次浊两种，如下：

全清：见端知帮非影精照心审；

次清：溪透彻滂晓清穿敷；

全浊：群定澄并奉匣从床邪禅；

次浊：疑泥娘明微喻来日。

全清和次清完全依照汉语的规则，读入阴调类；全浊也完全依照汉语的规则，读入阳调类。只有次浊一类和汉语的规则不尽相同：它的平声读入阴调类，和汉语适得其反；只有仄声读入阳调类是和汉语相同的。关于疑泥娘明微来日七母，它们是鼻音和边音（二者在古希腊语里都属于 liquids），自然可以独成一类，并不足怪。其中最特别的乃是喻母：喻三读 v 与微相混犹有可说，喻四读 z 则是齿音，应该和邪母相

似，若按古音则应该和定母相似，怎会跟着鼻音和边音走呢？这是暂难解答的一个问题。在未得解答以前，我们只有先佩服古人分类的高明。

现在对于汉越语的八声，分别举例如下。

（1）阴平声。

全清：金 kim¹　公 cong¹　堆 doi¹　都 do¹　贞 trinh¹

中 trung¹　班 ban¹　边 bien¹　分 phən¹　飞 phi¹

安 an¹　哀 ai¹　宗 ton¹　灾 tai¹　章 chyɐng¹

周 chu¹　心 təm¹　丝 ti¹　收 thu¹　身 thən¹

次清：牵 khien¹　钦 khəm¹　通 thong¹　偷 thəu¹　痴 si¹

抽 syu¹　潘 phan¹　抛 phao¹　敷 phu¹　峰 phong¹

虚 hy¹

轩 huyen¹　亲 thən¹　聪 thong¹　昌 xyɐng¹　充 xung¹

次浊：a. 疑母：疑 nghi¹　梧 ngo¹　严 nghiem¹

牙 nha¹　颜 nhan¹

b. 泥母：泥 ne¹　年 nien¹　南 nam¹　农 nong¹

能 nAng¹

c. 娘母：娘 nyɐng¹　浓 nung¹　尼 ne¹　拿 na¹

d. 明母：蛮 man¹　毛 mao¹　民 zən¹　弥 zi¹

谋 myu¹

e. 微母：文 vAn¹　微 vi¹　亡 vong¹　无 vo¹

f. 喻三：炎 vien¹　尤 vyu¹　于 vu¹　员 vien¹

王 vyɐng¹

g. 喻四：遗 zi¹　由 zɔ¹　游 zu¹　容 zung¹

缘 zuyen[1]

h. 来母：罗 la[1]　兰 lan[1]　连 lien[1]

i. 日母：人 nhən[1]　儿 nhi[1]　儒 nhɔ[1]　然 nhien[1]

(2) 阳平声。

全浊：狂 cuong[2]　桥 kieu[2]　谈 dam[2]　腾 dʌng[2]　呈 trinh[2]
陈 trən[2]　贫 bən[2]　薄 bo[2]　肥 phi[2]　扶 phu[2]
还 hoan[2]　侯 bəu[2]　曹 tao[2]　慈 ty[2]　愁 səu[2]
床 sang[2]　随 tug[2]　松 tung[2]　辰 thin[2]　常 thyang[2]

(3) 阴上声。

全清：改 cai[3]　景 canh[3]　鼎 dinh[3]　董 dong[3]　肘 tru[3]
冢 trung[3]　饱 bao[3]　本 bon[3]　府 phu[3]　粉 phən[3]
隐 ən[3]　掩 yem[3]　剪 tien[3]　奖 tyɐng[3]　整 chinh[3]
枕 chəm[3]　选 tuyen[3]　写 ta[3]　手 thu[3]　少 thieu[3]
次清：款 khoan[3]　可 kha[3]　桶 thong[3]　讨 thao[3]　昶 syɐng[3]
逞 sinh[3]　颇 pha[3]　品 phən[3]　抚 phu[3]　髣 phɔng[3]
好 hao[3]　海 hai[3]　浅 thien[3]　且 tha[3]　齿 xi[3]
剿 san[3]

(4) 阳上声。

全浊：舅 cyn[4]　待 dai[4]　竺 try[4]　朕 trəm[4]　愤 phən[4]
骇 hai[4]　缓 hoan[4]　饯 tien[4]　士仕俟 si[4]　盾 thuən[4]
次浊：藕 ngəu[4]　雅 nha[4]　恼 nao[4]　驽 no[4]　女 ny[4]
买 mai[4]　马 ma[4]　尾 vi[4]　晚 van[4]　刎 vən[4]
网 vɔng[4]　武 vu[4]　雨 vu[4]　远 vien[4]　往 vang[4]
永 vinh[4]　矣 hi[4]　勇 zung[4]　右 hyu[4]　衍 zien[4]

以 zi⁴　引 zən⁴　诱 zu⁴　吕 la⁴　礼 le⁴
忍 nhən⁴　乳 nhu⁴

（5）阴去声。

全清：干 can⁵　故 co⁵　对 doi⁵　帝 de⁵　镇 trən⁵
智 tri⁵　布 bo⁵　报 bao⁵　讽 phung⁵　放 phong⁵
暗 am⁵　案 an⁵　赞 tan⁵　再 tai⁵　证 chyng⁵
战 chien⁵　信 tən⁵　四 ty⁵　税 thue⁵　圣 thanh⁵

次清：气 khi⁵　快 khoai⁵　透 thəu⁵　痛 thong⁵　畅 syɐng⁵
诧 sa⁵　判 phan⁵　片 phien⁵　费 phi⁵　访 phong⁵
汉 han⁵　化 hoa⁵　趣 thu⁵　粲 than⁵　唱 xyɐng⁵
处 xy⁵

（6）阳去声。

全浊：共 cong⁶　旧 cyu⁶　电 dien⁶　钝 don⁶　仲 trong⁶
传 truyen⁶　叛 ban⁶　败 bai⁶　梵 pham⁶　饭 phan⁶
恨 hən⁶　贺 hə⁶　暂 təm⁶　聚 tu⁶　助 sɐ⁶
事 sy⁶　袖 tu⁶　羡 tien⁶　授 thu⁶　慎 thən⁶

次浊：傲 ngao⁶　御 ngy⁶　怒 no⁶　耨 nəu⁶　念 niem⁶
腻 ni⁶　妙 zieu⁶　梦 mong⁶　务 vu⁶　万 van⁶
又 hyu⁶　院 vien⁶　耀 zieu⁶　用 zung⁶　乱 loan⁶
浪 lang⁶　让 nhyɐng⁶
二 nhi⁶

（7）阴入声。

全清：阁 cac⁵　谷 coc⁵　的 dich⁵　督 doc⁵　竹 truc⁵
哲 triet⁵　八 bat⁵　百 bach⁵　法 phap⁵　髮 phat⁵

一 nhət^5 鸭 ap^5 接 tiep^5 足 tuc^5 质 chət^5

执 chəp^5 雪 tuyet^5 索 tac^5 湿 thəp^5 设 thiet^5

次清：刻 khʌc^5 哭 khoc^5 铁 thiet^5 忒 thʌc^5 畜 suc^5

敕 sʌc^5 朴 phac^5 匹 phət^5 拂 phət^5 蝮 phuc^5

黑 hʌc^5 歇 hiet^5 七 thət^5 切 thiet^5 绰 xyɐc^5

插 xap^5

（8）阳入声。

全浊：局 cuc^6 杰 kiet^6 踏 dap^6 蝶 diep^6 著 tryɐc^6

直 tryc^6 拔 bat^6 仆 boc^6 佛 phɐt^6 伏 phuc^6

核 hach^6 学 hɔc^6 绝 tuyet^6 族 toc^6 续 tuc^6

席 tiec^6 食 thyc^6 术 thuət^6

次浊：额 ngach^6 孽 nghiet^6 诺 nac^6 纳 nap^6 搦 nac^6

聂 niep^6 目 muc^6 墨 myc^6 物 vət^6 韨 vat^6

越 viet^6 域 vyc^6 药 zyɐc^6 育 zuc^6 猎 liep^6

劣 luyet^6 日 nhət^6 辱 nhuc^6

和汉语一样，汉越语的声调也有些不规则的现象。首先值得提及者，是全浊上声变去声的情形。下面这些字，在《广韵》里是属于上声的，现在汉越语都读入去声了：

道 dao^6 肇 trieu^6 抱 bao^6 皂 tao^6 绍 thieu^6

皓 hao^6 动 dong^6 重 trɔng^6 奉 phung^6 巨 cy^6

杜 do^6 簿 ba^6 父 phu^6 叙 tu^6 竖 thu^6

户 ho^6

纣 tru^6 部 bo^6 受 thu^6 厚后 həu^6 俭 kiem^6

覃 diem^6 范 pham^6 渐 tiem^6 件 kien^6 但 dan^6

栈 san⁶　善 thien⁶　旱 han⁶　篆 truyen⁶　伴 ban⁶

近 cən⁶　尽 tən⁶　肾 thən⁶　堕 doa⁶　坐 toa⁶

祸 hoa⁶　强 cyɐng⁶　荡 dang⁶　项 hang⁶　幸 hənh⁶

在 tai⁶　跪 quy⁶

据我所知，除温州、衢州、无锡等地之外，全浊上声的字，在汉语都变了去声。刘鉴《切韵指南》自序云："时忍切'肾'字，其蹇切'件'字，其两切'强'字，皆当呼如去声。"在《切韵指南》以前，《韵镜》早有浊上读去之说。现代汉语除"强""缓"二字之外，没有别的全浊上声字仍旧保存上声的了。粤语里保存的全浊上声较多，如"舅""抱""动""重""薄""厚""旱""伴""近""坐""祸""在""亥"等字都还保存着上声（其中有些字在文言里变了去声），但还不及汉越语保存得多。试看"待""朕""愤""饯""士""俟""盾"等字，粤语不能保存上声的，汉越语还能保存呢。据我们所知，除了温州、衢州、无锡等之外，没有其他的方言比汉越语能保存更多全浊上声的了。

次浊上声的保存，在汉语各方言颇能一致（有些吴语读入阴上），但是，有极少数字在汉语已变了去声，而汉越语仍读上声。例如"诱"字，现代汉语读去声，汉越语读上声；又如"右"字，连粤语也读入去声，汉越语仍旧维持着它的上声。

除了全浊上声读入阳去之外，其他各声大致依照常轨。零星的例外是有的，譬如：

1．次浊平声字，应读阴平，而读入阳平：寅 zən²

2. 全浊上声字，应读阳上或阳去，而读入阴去：混 hon^{5}

3. 清音上声字，应读阴上，而读入阴去：

统 thong^{5}　　腿 thoai^{5}

饼 banh^{5}　　丙 binh^{5}

4. 浊音去声字，应读阳去，而读入阴去：

问 vən^{5}

例外少到了这个程度，汉越语的声调系统，仍旧可以说是很整齐的。

七、古汉越语及汉语越化

所谓古汉越语，指的是汉字尚未大量传入越南以前，零星传到越南口语里的字音。这个时代，大约是在中唐以前。它们是比汉越语更古的一种语言形式。所谓汉语越化，和古汉越语恰恰相反，它们的产生，是在整套的汉越语传入了之后。但是，前者和后者有一个共同之点：它们都是脱离了汉越语，混入了日常应用的越语里去了的。它们在越语里生了根，完全改变了汉家的面目，越南语里再也少不了它们。将来汉越语也许将会渐趋消灭；但是，那些和越南话融为一体的古汉越语及越化汉语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古汉越语好比汉族人在越南住了十几代，现在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汉族的血统了。越化汉语好比汉族人和越南人结婚生的儿子，事实上他们已经不是纯粹的汉族了。总之，汉越语是死的或半死

的语言①，越化汉语才是活的语言；古汉越语能传到现在，也就和越化汉语的性质相似。撇开历史不论，二者的价值是一样的。正因为它们的性质相似，有时候颇难分辨。再说，它们和那些道地的越南字也不是容易分辨的。所以这一节里所谈的话恐怕不能没有多少牵强或误解的地方。

有些字，依马伯乐说是来自泰语的；但是，泰语里的字也有来自汉语的，越语里一些字也许直接来自泰语，而间接来自汉语。现在不打算一一加以说明。

古汉越里，有些非常有趣的事实。现在试举出三个例子如下。

《说文》"雁，鹅也"。上古"天鹅"和普通的鹅都叫做"雁"。"雁""鹅"双声，寒歌对转。越语有 ngan¹ 字，是"鹅"之一种（《三千字》释 ngan¹ 为鹅"），越字写作从鸟，奸声（或安声），其家就是古"雁"字（今"雁"字作 nhan⁶）。汉族人没有称"鹅"为"雁"的了，而越南人还称"鹅"为"雁"呢。

"为"字，依古文字学的研究，就是象字。那么，上古的"为"字到底读如"象"音呢，还是读如"为"音呢？依越语看来，正该读作"为"音"。越语有 vɔi¹ 字，是"象"的意思。"为"字在汉越语里读 vi¹，和 vɔi¹ 音相近，也许就是一个字。越字写作从犬，为声。

"鲜"字，在《诗·新台》与"泚""瀰"为韵（"泚"

① 补注：汉越语不应认为死的语言，理由见上文的补注。

"瀰"皆支部字，或云脂部，非)，那么，它该是支部字。越语有 tyɐi¹ 字，是新鲜的意思。譬如说 ca⁵ + yɐi¹，就是"鲜鱼"。汉越语里"鲜"字虽读 + ien¹，但是，依我们猜想，它在古汉越语里该是读 tyɐi¹。支韵字，古汉越语里有读作 - ɐi 的，例如"移" zɐi²，甚至也有读作 - yɐi 的，例如"寄" gyɐi。这样，《诗经》"鲜"字读入支部就有了很好的证明了。

其他的古汉越字也许没有这样新奇有趣，但它们的真实可靠的程度却远胜于这三个字。我们如果走得太远了，就不免有危险。虽然我们对于一部分疑似的古汉越字不妨暂作一个假设，但是，可能性太小了的假设我们也应该放弃的。例如 song⁵ 字，它虽和"生"字音义俱近，但我们不能假定它是古汉越语的"生"，一则因为声母 s 是从 r 来的，二则因为有事实可以证明它是来自高棉语，和汉字毫无渊源可言。

现在我们分声韵调三方面去讨论古汉越语。

(A)古声母

(甲) 牙音开口二等字。

在上文第四节里，我们叙述了见母开二读 gi-，溪母开二读 x-，疑母开二读 nh，那是和汉语古音不合的。依照汉语古音，它们应该和其他各等的字一样地读为 k，kh，ng；古汉越语也正可以证明这一点。

Cai³，越字从艸，改声，其意义正与"芥"同，可见它就是古"芥"字。汉越语"芥"字作 giɐi⁵，汉为后起。cai³ 字来源较古，倒反是日常用语。由此看来，古汉越语是白话，

汉越语是文言；在越南一般人看来，后者倒反显得古，前者因为是活的语言，倒反显得是现代的了。后仿此。

Cai³，越字从手，改声，其意义恰等于“解开”的解，例如 cɐi³ zəy¹ 即“解绳”。“解”作 giai³ 为后起。

Ca⁴，当即“价”字。汉越语“价”字作 gia⁵，但在越语里偶然以 gia⁵ ca⁴ 二字连用，共成一义。gia⁵ 入白话，ca⁴ 反超于消灭，这是违反常例的。

Ga³，当即“嫁”字，越语以“许配”为 ga³，意义稍有转移。“嫁”字的声音演变大致如下：ke→ka→ga→gia。

Kheo⁵，越字作“窖”，解作“机巧”，“灵敏”，其实就是古“巧”字。汉越语“巧”字作 xao³ 为后起。

Nga³，当即“牙”字，来自泰语，疑间接来自汉语。越语称齿为 rʌng¹，但於“象牙”则称 nga² vəi。“牙”读 nha¹ 为后起。

ngan¹，即“雁”字，今作 nhan⁶。说见上文。

（乙）古舌头音

钱大昕说古音舌上归舌头，又说齿音也归舌头。怎样“归”法，不是一言所能尽的；但在古汉越语里确有这种现象。

Duc⁶，当是古“浊”字，“浊水”叫做 nyɐc⁵ duc⁶。汉越语“浊”字读 trəc⁶，是由定母变为澄母。《释名·释言语》：“浊”，渎也”，“浊”读入定母。

Duoc⁵，越字从火，笃声，炬也。此当是古“烛”字。《礼记·曲礼》“烛不见跋”疏：“古者未有烛，唯呼火炬为之也。”

朱骏声云："大烛树地曰庭燎，苇薪为之，小者麻蒸为之。"可见"烛"的本义是火炬，与 duoc^5 义正同。"烛"字今作 chuc^5，是由端母变为照母。按《古今人表》颜烛雏，《左传》哀廿七年作"涿聚"，是"烛"字本归知母；知端古同声，则"烛"义本属端母。

Du^3，越字从足，睹声，它的意义是"够"。疑即古"足"字。"足"属古侯部，侯的古音正该是 u，或其近似的音。

Dua^4，越字从竹，杜声，它的意义是"筷子"。此当是"箸"字。今"箸"字读 tre^6，是由定入澄。

Theu^1，越字从系，兆声，绣也。疑即古"绣"字。"绣"字属心母，今读 tu^5，古代或混入审，而审母正读 th- 音。

上面这几个舌头字，如果我们的考证不错的话，除了"绣"字之外，它们传入越南应该是很早，甚或早到汉代。

（丙）古重唇音。

一般人都相信古无轻唇音。我们似乎只可以说，许多轻唇字在古代读重唇，但我们不能证明一切轻唇字都是如此，更不能证明现代的非轻唇字在古代一定不念轻唇，尤其不知道古代是否每一个方言都缺乏轻唇。但是，越南古代却似乎是没有轻唇音的。现在的 ph 在古代只代表吐气的〔p〕，v 只代表介音〔w〕。因此，有一部分非敷奉微的字在古汉越语里是和帮滂并明没有分别的。

Bay^1，越字从冠（疑是草书"飞"字之讹），悲语。按即古"飞"字。如 chim^1 bay^1 即是"鸟飞"。今"飞"字读 phi^1，是由帮变非。

Buon[1]，越字从手，奔声，或迳省作“奔”，经商也。疑即“贩”字。Buon[1] ban[5] 就是做生意（直译是“贩卖”）。

Buong[1]，越字从手，芃声（芃亦是越字），即古“放”字。Buong[1] tha（放舍）就是“释放”，buong[1] tuông[2] 就是“放纵”。今汉越语“放”字读 phong[5]，实为后起的现象。在古代，它是象 quong[2]（狂）khuong[1]（匡）等字读入撮口的。

Byc[5]，越字写作“幅”，疑即“幅”字，未敢断言。

Byng[1]，越字从手，邦声，是双手拿起的意思，当系古“捧”字，其后由帮母转入滂母，复变轻唇入敷母。

Bua[5]，越字从金，布声，斧也。这无疑的是古“斧”字。

Bua[2]，符也。这无疑的是古“符”字，因为连韵母和声调都对了。汉越语作 phu[2]，是由并母转入奉母。

Buom[2]，帆也。这也无疑的是古“帆”字，因为“帆”字属合口三等，由“房”“放”等字推之，它的韵母正该是 -uom。这是音韵学上的奇迹。本来，依照异化作用(dissimilation)，象汉越语里的“帆”字作 pham[2]，字尾的 -m 已经难于维持了(所以广州“帆”字变了 fan)，何况再加上一个唇元音 u 呢？越语里维持着这个字，可以证明 dissimilation 只是可能的，并不是必然的。

Buoc[6]，缚也，越字从纟，仆声，或假“扑”为之。实即古“缚”字。汉越语“缚”字作 phac[6]。

Buong[2]，越字从房，蓬声，实即古“房”字。卧房叫做 buong[2]，绣房叫做 buong[2] then[1]。汉越语“房”字作

phɔng^{2}。

Buon^{2}，越语从心，盆声，是伤心或忧愁的意思。马伯乐以为是“烦”字，大概是不错的。汉越语“烦”字读phien^{2}。

Bua^{6}，只在goa^{3}bua^{6}一个成语里用得着。Goa^{2} bua^{6}就是“寡妇”，可见bua^{6}就是古“妇”字。拿“符”字比较着看，“妇”字读bua^{6}是很正常的。今客家白话“妇”字念[Pu]，广州白话“新妇”(“媳妇”)说成[sɐm p'ɔu]。也仍保持着重唇音。汉越语“妇”字作phu^{6}，读入轻唇。

Bo^{5}，父也，越语“父”义共有cha^{1},bo^{5},thay^{2}三字，但东京平常只把前两者称父，后一字则用来称师，“父母”可称为cha^{1}me^{6}，亦可称为bo^{5}me^{6}。Bo^{5}当是古“父”字。现在汉越语里变为phu^{6}。也是由并入奉。

But^{6}，越字从人，孛声，佛也。这显然是古“佛”字，因为buddha正该读作but。但这一个字并不是印度直接传入的，而是由汉字间接传入的，今越南白话念but^{6}，文言读phɔt^{6}。

Mu^{2}，越字从雨，谟声，或作戊声，暗也，又作“雾”解，如khi^{5}mu^{2}（气雾）。这是来自泰语的字，但也可能是从汉语“雾”字传来的。汉越语“雾”字作vu^{6}，是后起的字。

mua^{5}，越字从手，某声，舞也。看它从手，是着重手的姿势的舞。载歌载舞叫做mua^{5}hat^{5}（hat^{5}唱也）。这应该是古“舞”字。汉越语“舞”字作vu^{4}、由明母转入微母。

Mui^{2}，越字写作“味”，但汉越语的“味”字读 vi^{6}；mui^{2} 和 vi^{6} 是古今字。白话的 mui^{2}thɐm^{1}（香味）和 mui^{2}thui^{5}（臭味）之类读成 mui^{2} 音；文言的 vo^{1}vi^{6}（无味）和 mi^{4}vi^{6}（美味）读成 vi^{6} 音。注意 thɐm^{1} 和 thni^{5} 是越语，而 vo^{1}（无）和 mi^{4}（美）是汉越语。干支的“未”字就只读作 mui^{2}，不读作 vi^{6}，可见干支传到越南的时代是很古的（参看下文“卯”字的韵母）。

（B）古韵母。

（甲）外转二等韵的主要元音。

所谓外转二等韵，就是麻肴佳皆删山咸衔臻耕江等韵。这些韵，除了麻韵有少数三等字之外，都是只有二等字的。依上文所述的汉越语的系统看来，它们的韵值和一等韵的韵值完全相同，例如麻与歌混，肴与豪混，佳皆与咍泰混，删山与寒桓混，咸衔与覃谈混，臻与痕混，江与唐混（耕因梗摄无一等字，故无可混）。唯一的例外是佳皆的合口呼未与灰混。但是我们相信古汉越语里的情形并不如此。除了臻韵字少不论，又江耕两个收-ng 的韵或当别论外，我们有充分证据，可以证明麻肴佳皆删山咸衔八个韵的字（及其入声）的主要元音本来不是一个 a，而是一个 ɛ（越语罗马字写作 e）。下面我们将举一些古汉越语的实例，以为证明。

（子）麻韵。[ɛ]，[Wɛ]。

Chɛ^{2}，就是“茶”字。汉越语“茶”字作 tra^{2}，但日常谈话里的“泡茶”只说成“pha^{1}chɛ^{2}”。

Xɛ^{1}，就是“车”字，越语还写作“车”，但也有写作

"更"的。汉越语"车"字读 xa¹，但日常谈话都说成 xɛ⁵。"车"是三等字，我们猜想古汉越语里全麻韵字的主要元音都是 ɛ；"车"在古汉越语里也许有介音 i，读-iɛ，也许根本没有介音 i。

Chɛ¹，越字从雨，支声，遮也，覆也，匿也。当即古"遮"字。chɛ¹mya¹ 即"御雨"(直译是"遮雨")。今汉越语"遮"作 cha¹。"遮"是三等字，情形与"车"字相同。

Hɛ²，就是"夏"字。Nang⁵hɛ²就是"夏热"。汉越语"夏"作 ha⁶，与"贺"字同音。古汉越语 hɛ² 读入阳平、阳去多混入阳平，不足怪。

Khoɛ¹，就是"夸"字。汉越语"夸"字似乎也作 khoɛ¹，待考。这一个例子很重要，它可以证明麻韵非但开口呼读 ɛ，连合口呼也读-uɛ 了。

Ngɔi⁵，越字从土，瓦声，疑是古"瓦"字。Nha²ngɔi⁵是瓦房子，ngɔi⁵əm¹ 是阴瓦，ngɔi⁵zyɛng¹ 是阳瓦。这字的主要元音虽不是 ɛ，但它消极地证明了"瓦"字在古汉越语里并不读 a。现在"瓦"字在文言里读 ngoa⁴。"瓦"字的语音演变情形大概是 ngoɛ—ngoe—ŋgoi—ngɔi；至于 ngoa⁴ 则是汉越语时代的官音，它并非由 ngɔi⁵ 变来的。

(丑)　肴韵。[ɛo]。

Kɛo¹，越字从肉，乔声，是"胶"或"胶水"的意义，当即是古"胶"字。汉越语"胶"字作 giao¹，与豪韵混。按，kɛo¹ 也可以证明见母开二字本读 k-，不读 gi。

Khɛo⁵，即"巧"字，见上文。

Cheo^{2}，越字从手，朝声，是“荡桨”的意义，又用作名词，就是桨。今按，此即古“棹”字（或作“櫂”）。依汉越语当作 trao^{6}。

Meo^{2}，就是“猫”字，依汉越语“猫”字应该是 mao^{1} 或 mieu^{1}（因“猫”字入肴宵两韵），所以 meo^{2} 是古汉越语的遗迹。

Meo^{6}，就是“卯”字。在《广韵》里，“卯”“貌”同音异调；但在汉越语里，它们却是同调异音（“貌”读作 mao^{6}），这显然因为它们不是同一个时代传入的。干支名称之传入越南，远较一般汉字为早。

Beo^{1}，就是“豹”字。依汉越语的系统，“豹”字应该是 bao^{5}，这 beo^{1} 乃是古音的遗留。

（寅） 佳皆韵。[e]。

Ve^{4}，越字从画，尾声，画也。按此当即古“画”字。本来该是 hwe^{4}（依越语罗马字该是 hoe^{2}），其后因匣母合口字前面的 h 在口语中多数不能保持了（参看下文），所以变为 we，再变为 ve。这个 hwe^{4} 字大约曾经在汉越语里当“画”字用过，而 hoa^{6} 字则系近代的形式，比“快”“话”“卦”等字尤为后起，因为“快”“话”“卦”还可以读 khoai^{5}，hoai^{5}，quai^{5}，比较地接近古音，hoa^{6} 则完全是中国近代官话的形式了。

Que^{3}，越字从卦，鬼声，卦也。按此当即古“卦”字。今汉越语“卦”字读 quai^{5}，是后起的音读。

Hoe^{2}，就是“槐”字。汉越语里似乎没有另造一个

hoai²。

（卯） 删山韵。[ɛn]，[ɛwɛn]。入声黠镗。[ɛt]，[wɛt]。

Kɛn⁵，择也。Kɛn⁵re³是“择壻”；kɛn⁵zəu¹是“择媳”。这应该是古汉越语里的“拣”字。今汉越语里，“拣”当作gian³。

Hɛn⁶，就是“限”字，和汉越语里的han⁶通用，例如“限定日期”可作hɛn⁶ngay²，亦可作han⁶ngay²。但是前者要比后者常用些，如“到期”是den⁵gie²hɛn⁶，“展期”是hɛn⁶lai⁶，皆不作han⁶。

Chɛn⁵，越字从士，战声，是“酒杯”的意义，按即“盏”字。汉越语当作tran³。

Quɛn¹，越字写作“悁”（这是越字，和“悁悁”“悁急”的“悁”毫无关系），惯也，熟习也。按当即“惯”字，但有时引申，相熟亦曰“惯”，如言与某人“悁熟”（quɛn¹thuoc⁶），像广东人所谓“惯熟”。汉越语里“惯”当作quan⁵。

Xɛt⁵，越字从目，察声，或迳作“察”，其实就是“察”字。常用语有tra¹xɛt⁵（查察），xɛt⁵doan⁵（察断），phan⁵xɛt⁵（判察，即审判）等等。汉越语当作xat⁵。

（辰） 咸衔韵。[ɛm]，入声洽狎。[ɛp]。

Chɛm⁵，斩也。依汉越语的系统，“斩”字当作tram³。今chɛm⁵，tram³通用，不过前者比较通俗些。

kɛp⁵，越字从衣，劫声，复也。疑即古“夹”字，故“夹衣”叫做ao⁵kɛp⁵。今汉越语“夹”当作cap⁵。

Hɛp^{6}，就是“狭”字。“狭路”是 dang^{2} hɛp^{6}。依照汉越语的系统，“狭”当作 hap^{6}。

以上所述这些二等韵是一致的，它们的主要元音都是ɛ。这是事实。但是，为什么不把它们认为比汉越语更晚的事实（汉语越化），而偏要认为古汉越语呢？这因为一等字没有读ɛ，只有二等字读ɛ，假使先有汉越语，然后由 a 变ɛ，就不会只影响到二等字了。

（乙） 鱼虞两韵的古读。

在汉越语里，遇摄鱼韵读 y，虞韵读 u，已见上文第五节。谈到古汉越语，它们又是另一个样子，鱼韵的古音应该是 ya，虞韵的古音应该是 ua。它们的主要元音是 y 和 u，后面的 a 只是复合元音里的短弱部分。试读 mya^{1}（雨）和mua^{1}（买），就可以证明这一点。现在越语里 y 后的 a 实际念 ə，u 后的 a 实际念 ɔ，我们猜想它们当初也许是一致的，大约一律念 ɔ。总之，虞韵的 ua 和戈韵的 ua 是有分别的，戈韵 ua 的主要元音是 a，a 前的 u 实际是 w。试比较 cua^{3}（财产）和 qua^{3}（水果），就明白这两种-ua 是完全不同性质的。下面是一些鱼虞古读的例子。

（子） 鱼韵。 [ya]。

Ngya^{6}，越字写作“驭”，其实是“马”的意思。我们以为也许就是古“御”字。使马曰“御”，其后意义变迁（metonymy），由“御”而转为“所御之物”，就是“马”。这只是一种假设。

Hya^{5}，就是“许”字。Lɛi^{6} hya^{5} 是“诺言”。

Lya^{2}就是“驴”字，依汉越语当作 ly^{1}。Lya^{2} 的韵母和声调都和汉越语的系统不合，依汉越语当读阴平，今读阳平。大约古汉越语的次浊平声字也和全浊字一般地读阳平，例子很多，如上文所述的“寅”字读 zən^{2} 就是。下文论古声调时当再详论。

Tya^{6}，就是“序”字，依汉越语的系统当作 ty^{6}，但今汉越语亦作 tya^{6}，想是古汉越语的遗迹。

chya^{5}，就是“蛇”字，但汉越语另作 try^{3}。

Xya^{1}，越字从古，初声，是“从前”的意义。马伯乐以为即“初”字，可信。今汉越语另作 sɐ^{1}。

Thya^{1}，或作 sya^{1}，即“疏”字，不密也。今汉越语另作 sɐ^{1}。

Thya^{3}，疑即“所”字，今汉越语另作 sɐ^{3}。“初”“疏”“所”都是二等字，它们在汉越语是和三等字不同韵母的。但是依它们的古音看来，却该是本来韵母相同，只声母有异；到了后代，才因声母不同而影响到韵母不同的。

Ngya^{3}，越字从仰，语声，仰也。Ngya^{3} mʌt^{6} 就是“仰面”，nʌm^{2} ngya^{3} 就是“仰卧”。“仰”虽是阳韵字，但鱼阳对转即可入鱼。

（丑） 虞韵。[ua]。

Khua^{1}，追也，驱也，击也。疑是古“驱”字，未敢十分断定。

Chua^{5}，就是“主”，字。“主”字在汉越语里有 chua^{5} chu^{3} 两式，其实前者应该是古汉越语。

Thua[1]，越字借用“收”字，败也。当是古“输”字。“战败”叫做 thua[1] trən[6]（输阵），“认输”叫做 chiu[6] thua[1]。这字虽是古汉越语，但也许产生较晚，因为“输”字当“输赢”讲只是近古的事。今汉越语“输”字作 thəu[1]。

Zua[1]，即“谀”字。A[1] zua[1]即“阿谀”，zua[1] ninh[6]即“谀佞”。汉越语“谀”字也是这样写的。

Bua[2]，符也；bua[5]斧也；mua[5]，舞也。并见上文。

Dua[4]，即古“箸”字，见上文。“箸”是鱼韵去声字，今读 dua[4]，是读入虞韵。汉越语中，“箸”不读 try[6] 而读 trɐ[6]，亦是超出常轨。

Vua[1]，越字从王，布声，君也，王也。疑即古“王”字。“王”之作 vua，与“仰”之作 ngya 同理，都是鱼阳对转的关系。古汉越语阳韵开合齐撮四呼大约是-ang，-wang-yang，-uang；鱼韵和阳韵齐齿呼相当，虞韵和阳韵合口呼相当。

Ma[3]，越字从土，马声，墓也，当即古“墓”字，大约本作 mua 音，其后受唇音影响（是可能的，不是必要的）丧失了 u 音，就只读作 ma[3] 而与麻韵混了。“簿”字读 ba[6]，也是这个道理。

（丙） 侵真两韵的古读。

侵真两韵的古读应该是 im 和 in，我们在第五节里已经说过了。关于侵韵，现在再补几个字。第一个是“婶”字作 thim[5]，虽然声调不合，但在意义上确是“婶”字。又尊称女人也叫做 thim[5]，这和广东人尊称不认识的女人为“阿婶”

正同。第二个是“针”字作 kim[1] 或 ghim[1]。“针”是照母字，读入牙音，颇为可怪。也许因为“针”本作“鍼”，“鍼”从咸声，本是牙音的缘故罢。总之，就意义上看，kim[1]一定就是“针”。第三个是“沈”字作 chim[2] 或trim[2]。这些都可以补充第五节的话，证明侵韵在古汉越语里是一个 -im。

关于真韵，上文第五节里已经提及“辰”(thin[2])“信”(tin[5])等字，现在不再赘述了。

（丁） 梗摄古尾。

汉越语里梗摄的韵尾是 nh，它的入声的韵尾是 ch，这是很特别的。一般人只知道汉语在古代鼻音韵尾有-m，-n，-ng 三种，入声韵尾有-p，-t，-k 三种，现在依汉越语看来，却有了四种。若说汉语上古的鼻音韵尾本来也有四种，那是很难说得通的。“盲”从“亡”声，为什么“亡”是 -ng 尾而“盲”是 -nh 尾呢？《诗·鸡鸣》“明”“昌”“光”押韵，为什么“昌”“光”是-ng 尾，而“明”是 nh 尾呢？甚至同是一个“行”字，也读为 -ng -nh 两种韵尾，那也太难索解了。比较合理的答案还是承认梗摄的古尾和宕摄一样地是个 -ng，它的入声也和宕摄入声一样地是个 -k。关于这个假定，我们可以提出若干证据。

Mang[6]，就是“命”字，因为“命”在梗摄，所以又作 menh[6]，依我们猜想，mang[6]该是较古的形式。

zyng[2]，停也。zyng[2] kieu[6] 就是“停轿”，zyng[2] chən[1] 就是“停脚”(休息)，zyng[2] ngya[6] 就是“驻马”。上文说过，z 在古音原是一个[d]，所以 zyng[2] 就是古“停”字。今汉越语

"停"作 dinh^2。

Gieng^1，越字从月，正声，正月也。阴历第一个月叫做 thang^5 gieng^1。今汉越语"正"字读平声时作 chinh^1。

Bac^5，越字借用"博"字，是伯父的意思。父之姊则称为bac^{5}gai^5（女伯）。这就是古"伯"字。今汉越语另作 bach^5。

Thyɛc^5，越字从尺，托声，尺也。当即古'尺'字。今汉越语另作 xich^5，但日常用语皆作 thyɛc^5。

Ngyɛc^6，越字借用"虐"字，其实就是古汉越语的"逆"字。Nyɛc^5 ngyɛc^6 就是"逆流"，di^{1}ngyɛc^6 gio^{5}就是"逆风而行"。今汉越语作 nghich^6。

第五节里所举的"隻"（chiec^5）"亦"（ziec^5）"惜""锡"（tiec^5）"席"（tiec^6）等字也都可以证明梗摄入声古尾是-k。

（戊） 覃韵古读。

在山宕两摄里，开口一等只有一个韵：在山摄是寒，在宕摄是唐。咸摄一等却有两个韵：一个是覃，另一个是谈。这样，令人猜想覃韵和谈韵实际上是有分别的。假使是有分别的话，覃的元音应该是比谈的元音后些，譬如覃是 om 而谈是 am；入声准此，合是 op 而盍是 ap。古汉越语里有相当充足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

Nom^1，越字从口，南声，意义是"俗的"或"民众的"。Chy^4 nom^1 就是越南的文字。依A.Chéon 说，"喃"就是"南"；"字喃"就是"越南字"。如果这话是不错的，则"南"在古汉越语里是 nom^1，到了汉越语里才变为 nam^1。

Hɔm^2，越字从木，函声，其实就是"函"字。Hɔm^{2}的

意义是"箱""柜",而汉语"函"字也有"匮"义。《晋书·张华传》,"捌狱屋基入地四丈余,得一石函。"今汉越语"函"字读 ham²。

Nop⁶,就是"纳"字。汉越语写作 nop⁶,nap⁶ 均可。其实 nop⁶ 和 nap⁶ 应该是古今字。

Hop⁶,就是"盒"字,这是很常用的一个字。"函""盒"对转(或平或入),古所谓"函",即今所谓"盒"。汉越语似乎没有为它另制 hap⁶ 字。

Hɐp⁶,或作 hɔp⁶,hap⁶,就是"合"字。Hɔp⁶ 和 hap⁶ 应该是古今字,hɐp⁶ 则是 hɔp⁶ 的变相。

(己) 钟韵古读。

钟韵字和东韵三四等字,在汉越语里是没有分别的,但它们在古汉越语里却很可能是有分别的。有些钟韵字共有两个音读,一个是 ung(或 ɔng),另一个是 uong。马伯乐以为 uong 是产生于汉越语之后;我们的意见恰恰相反,我们以为它是古汉越语的遗迹。而这 uong 正代表了钟韵,它藉此与东韵撮口的 ung 有了分别。入声由此类推。例如:

钟 chuong¹	重 chuong⁶
从 tuong²	容 zuong¹
赎 chuoc⁶	辱 nhuoc⁶

(庚) 支韵古读。

我们在上文第五节讨论止摄的时候,提到"义"(nghia⁴)"地"(dia⁶)二字,以为这是支韵的古读。歌韵缺乏齐齿呼(麻韵在古汉越语里读 ɛ,与歌有别),支韵恰好填补。假定歌韵古音是 a,支韵是 ia,这是说得过去的。除了"义""地"

两字之外，古汉越语里还有几个例子。第一个是“碑”字，它在汉越语里虽读 bi¹，但在古汉越语里却读 bia¹，例如tac¹ bia¹即“凿碑”。

第二个是“离”字，它有 li¹，lia² 两音，后者显然是古汉越语的残留。第三个是“紫”字，它也有 ti³，tia⁵ 两读，后者虽另写作从紫，祭声，但也有人迳写作“紫”，其实也就是古汉越语的“紫”字。第四个是“匙”字，它本字虽读作 thi²，但另有 thia² 字，写作从土，施声，或作他声，其实也就是“匙”字。“义”“地”“碑”“离”“紫”“匙”共有六个字，例子虽不多，已经足以显示支的古读了。

（C） 古声调

关于古汉越语的声调，只有一件事值得讨论的。就是次浊字的平声。如上文所述，汉越语次浊字平声读作阴平，这和全浊字并不一致，和汉语各地的方言也不相同。依照汉语各地的方言，次浊字的平声是读阳平的。现在我们试从古汉越语来观察，就可以发见，次浊的平声字在古代也并不读阴平，而是和汉语一样地读阳平。例如：

（1）明母：眉 may²

（2）来母：连 lien²　楼 ləu²　镰 liem²　笼 long²　离 lia²

（3）疑母：疑 ngɐ²

（4）喻四：姨 zi²　移 zɐi²

此外像“叹”读平而不读去，“刺”读入而不读去，“馆”读去而不读上，“过”（经过）读平而不读去（写作“戈”），都

比现代汉语为比较地靠近古音。

其他像阳去往往读入阳平之类，只能认为不规则的现象，而不必认为古汉越语的特征了。

和古汉越语的时代相反，然而又很难辨别的，是汉语越化。譬如某一个字有两种形式：其中一种是官定的汉音（正音），另一种呢，也许比官定的汉音更早，它是由老百姓口口相传得来的白话音；又也许比官定的汉音更晚，它是“文字口语化”，渐渐和“字音”距离更远。我们的困难就是只知道它不是汉字的官音，换句话说就是知道它并非汉越语，然而我们没有充分的材料去证明它是不是更古或更晚。上文所述的古汉越语，是以汉语古音为标准的说法，那也是唯一比较可靠的办法。下文我们将叙述另一种事实，就是汉越语传入越南以后，汉语越化的情形。

（A） 声母的越化。

（甲） 清音浊化。

依马伯乐的研究，越南古代是没有浊音声母的。他拿芒语及其他方言来比较，他的证据颇为确切可信。现在我们根据这一点，来判断清音字之读入浊音是汉语越化的结果。这种字大约都是见群母字，例如：

汉字	汉音	越字	越音
镜	kinh^{5}	姜＋司	gyɐng^{1}
强(上)	cyɐng^{6}	—	gyɐng^{1}
阁	cac^{5}	木＋阁	gac^{5}
肝	can^{1}	—	gan^{1}

钢	cang^{1}	—	gang^{1}
近	cən^{6}	贝+斤	gən^{2}
锦	cəm^{3}	—	gəm^{5}
筋	cən^{1}	—	gən^{1}
急	cəp^{5}	—	gəp^{5}
记	ki^{5}	竹(上)+记(下)	ghi^{1}
寡	qua^{3}	化(借)	goa^{5}
寄	ki^{5}	口+改	gyi^{3}
薑	cyɐng^{1}	艸(上)+澄(下)	gyng^{2}
剑	kiem^{5}	金+兼	gyɐm^{1}

(乙) 匣母越化。

匣母合口呼的字，本来应该是读 hw- 的，后来有些常用字的[h]失掉了，只剩一个[w]，又变为[v](其实越南的 v 与 w 颇近似)，例如：

汉字	汉音	越字	越音
划	hoach^{6}	拍(借)	vach^{6}
画	hoa^{6}	尾+畫	vɛ^{4}
祸	hoa^{6}	—	va^{6}
镬	hoac^{6}	—	vac^{6}
回	hoi^{2}	衛(借)(其中韋改为米)	ve^{2}
完(无缺)	hoan^{2}	援(借)	vɛn^{6}

至于开口字的情形就不容易明瞭了。有一个 giəy^{2} 字，又读作 giay^{2}，越字写作从皮，苔声，鞋也。这应该是古"鞋"字。越南古代也许没有鞋，只有屐；鞋是由中国传入

的。但“鞋”读为giay²，只像一个群母二等字，不像匣母字。而且字喃从“苔”得声，又恐怕本当作day²(今=zay²)，不属匣母，也就不能说是古“鞋”字，除非假定这个字喃造得晚，直到gi- d- 相混的时期才由东京人造出来的。这始终是一个疑案。此外还有一个nhan²字，当是“闲”字。Nhan² ha⁶就是“闲暇”，但我们不懂为什么h-变了nh-。

（丙） 唇音越化。

《切韵指掌图》把一切唇音字都归入合口。实际上，唇音既然用唇，和合口介音[w]的性质有其共通之点。因此，本来合口的唇音字很容易变为开口（见上文第五节）；本来开口的字也很容易变为合口。当其本为合口或变为合口时，就是bw- b'w- fw-之类，后来唇辅音失掉了，半元音[w]再带一点辅音性，就变为v-了。因此，有一部分帮滂非奉的字混入微母作v。例如：

汉字	汉音	越字	越音
本	bon³	本(资本)	von⁵
板	ban³	—	van⁵
壁	tich⁵	—	vach⁵
譬	thi⁵	嚭	vi⁵
补	bo³	播(借)；衣+白；系+伯	va⁵
破	pha⁵	手+氵+尾	vɐ⁴
方	phyɐng¹	方+匡(方尺)	vuong¹
妇	phu⁶	婚(妻也)	vɐ⁶

再从字喃的谐声来证明，譬如va²从巴声，vac⁵从博

声，vai³从罢声，vay⁶，vəy⁶，vəy⁵皆从丕声，vao²从包声，vəng¹从邦声，ve⁵从闭声，vɔc⁵从卜声，vɔi⁶从倍声，voi¹，vui¹皆从歪声，voi⁶从倍省声，vang²从旁声，vuc⁶从仆声，vun¹从奔声，vung⁶从奉声，vuot³借用“拨”字，vya⁵借用“皮”字，或从吧声，都是帮滂并非敷奉和v相通的证据。

（丁） 端定母字。

依神父Rhodes的说法，越南共有两种d音，他把第一种写作đ（本文作d），说明它是舌尖后音；第二种写作d（本文作z），说明它是舌尖前音。在汉越语里，前者代表端定两母，后者代表喻母四等，本来是很清楚的；但像下面的三个字却有两种或三种读音：

刀	dao¹		zao¹
带	đai⁵	dai¹	zai³
停	đinh²		zyng²

这虽可认为后起的现象，但也应该是发生在舌尖前d未变为z之前，因为舌尖后的d混入舌尖前的d比较容易，若变为z音就较难了。

我们可否倒过来说，“刀”“带”“停”之说成zao¹，zai³，zyng²，是古汉越语的遗迹呢？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非但d被认为舌尖后音，连t，th和n也被认为舌尖后音，d，t，th和n是整套的，不会只有d跑到舌尖前去了。

（戊） 照庄系。

照庄两系里，偶然有几个字是超出常轨者。像下面四个

字都有两种读音：

牀 sang^{2},	giyɐng^{2}
正(正月)chinh^{1}	gieng^{1}（越字从月，正声）
种 chung^{3}	giong^{5}（越字作“樅”）
纸 chi^{3}	giəy^{5}（越字作“絖”）

依马伯乐的说法，giyɐng^{2} 是来自芒语的；但是，我们还疑心它是间接来自汉语。至于 giong^{5} 和 giəy^{5}，连马伯乐也承认它们是越化了的 chung^{3} 和 chi^{3}。这三个音——s,ch,gi—本来性质相近，稍为有些流动，也是不足深怪的。

（己） 来母越化。

来母越化，有两种情形：第一种变为 s，第二种变为 r。现在分别讨论于下。

第一种：l—s。例如：

汉字	汉音	越字	越音
力	lyc^{6}	饬(借)	syc^{6}
莲	lien^{1}	——	sen^{1}

这两个字的韵母声调都和汉越语相符（“莲”字由齐齿变开口，说见下文），可见得就是越化的“力”和“莲”。我们知道，越语声母 s 的来源是复辅音 tl，tr 之类，那么由 l 变 tl 就是不难了解的了。

第二种：l—r。例如：

汉字	汉音	越字	越音
龙	lɔng^{1}	蟒	rong^{2}
帘	liem^{1}	—	rem^{2}

大家知道 r 和 l 的性质有其相似之点，所以 l 会变为 r。但是，这种变化一定发生在 r 未变 z 之前。Rong^2 的韵母声调都比 lɔng^1 更为正常。“帘”字由齐齿变为开口，情形恰和“莲”字相同。

（B） 韵母的越化。

（甲） 齐齿呼变开口呼

这是最常见的一件事实。也许齐齿呼对于越语不甚相宜，所以果摄没有齐齿呼，臻深蟹三摄的齐齿字实际念了开口，宕曾流三摄的齐齿字实际念近合口，真正的齐齿呼只存在於山咸效止四摄里。最后这四摄的齐齿字在白话里仍有不能保持之势，所以有许多变了开口。又宕曾流三摄的齐齿字也有变为开口的。举例如下：

欠 khiem^5—kɛm^5（差也，不足也）

簟 diem^6—dem^6（褥垫也）

添 thiem^1—them^1

朝（觐见） trieu^2—chɔu^2

朝（施礼） trieu^2—chao^2

节（年节） tiet^5—tet^5（新年）

殿 dien^6—den^2（从土，殿声）

茧 kien^3—kɛn^5

样 zyɛng^6—zang^6

两（斤两） lyɛng^6—lang^6

良 lyɛng^1—lanh^2（hien^2 lanh^2，贤良；lɛi^2 lanh^2，良言）（从善，令声）

边 bien^{1}—ben^{1}

青 thinh^{1}—xanh^{1}（从青，撑声）

便 tien^{6}—ben^{2}（写作下，即也）

箭 tien^{5}—ten^{1}（从矢，先声）

桥 kieu^{2}—cəu^{2}（从燃，求声）

结 kiet^{5}—ket^{5}

舅 cyu^{4}—cəu^{6}（从舅，旧声）

叫 khieu^{5}—keu^{1}（从口，乔声或高声）

娘 nyɐng^{1}—nang^{2}（女人尊称）

摺 chiep^{5}—xəp^{5}（？）

妙 zieu^{6}—məu^{2}

纸 chi^{3}—giəy^{5}（从系，旨声）

迟 tri^{2}—chəy^{2}（从迟，从甚，会意；或写作迟）

尸 thi^{1}—thəy^{1}

眉 mi^{1}—may^{2}

稚 tri^{6}—trɛ^{3}(从少，雉声)

理 li^{4}—lɛ^{4}

寄 ki^{5}—cɐi^{3}，gyi^{3}，gyai^{3}，（从手，改声）

移 zi^{1}—zɐi^{2}（从手，移声）

待 dai^{4}—dɐi^{6}（从足，待声）

时 thi^{2}—thɐi^{2}

利（　）—lɐi^{4}

起（　）—khɐi^{3}

（乙） 撮口呼变合口呼，或变齐齿呼。

此类甚少。撮口变合口者，例如“券”当作khuyən^5，而另有khoan^{5}字。“券约”即作khoan^5 yɐc^5。变齐齿者，例如“髓”当作tuy^3，而另有ti^{3}字。这些都是偶然的现象而已。

（丙） 鱼虞模韵字。

有些鱼虞模韵字念成-ɔ，这可说是由合口和撮口变为开口。例如：

鱼韵：虑 ly^6—lɔ^1（写作炉）

虞韵：扶 phu^2—phɔ^2 付 phu^5—phɔ^5 住 trɔ^6

模韵：户 ho^6—hɔ^6（家也，姓也） 库kho^5—khɔ^1

炉 lo^1—lɔ^2

还有像“妇”的古式是vɐ^4，“姆”的古式是mɐ^6，那又是更进一步了。

（丁） 杂类。

还有些字也是有文言白话两式的，但是不容易分出一个系统来，尤其不容易说出为什么变成那样。姑且杂列於此，以待将来作进一步的研究。

每moi^4—mɔi^6 疑nghi^1—ngɐ^2（从心，疑声，心中以为也）

法phap^5—phɐp^5 槌truy^2—giui^2 拔bat^6—byt^5

宝bao^3—bau^5（“珠宝”作chəu^1 bau^5） 割cat^5—cʌt^5（“剪发”即cʌt^{5}tɔc^5）

斋trai^1—chay^1（“吃斋”作An^{1}chay^1） 劫kiep^5—cyɐp^5（从手，劫声）

（C） 声调的越化。

其实声调无所谓越化，只有误读。越化语声调之不合於汉越语者甚多，不能尽述。但是，有些字，它们的声母韵母和汉越语完全相同，或差不多相同，只有声调不同。我们对於这种情形，打算举出一些例子。例如：

阴平—阳去： 来lai^{1}—lai^{6}

阴上—阴平： 试thy^{3}—thi^{1}

阴上—阴去： 粉phən^{3}—phən^{5} 斗dəu^{3}—dəu^{5}

感cam^{3}—cam^{5} 赌do^{3}—do^{5}（打赌）

子ty^{3}—ti^{5}（甲子）

阴去—阴平： 粪phən^{5}—phən^{1} 税thue^{5}—thue^{1}（租赁也）

印ən^{5}—in^{1} 带dai^{5}—dai^{1}（从巾，带声）

耗hao^{5}—hao^{1} 散tan^{5}—tan^{1}

算toan^{5}—toan^{1}（打算） 炭than^{5}—than^{1}

对doi^{5}—doi^{1}（双也） 四ty^{5}—ty^{1}

阴去—阳平：种chung^{5}—trong^{2}（种植）

阳去—阴平：怒no^{6}—ny^{1}

阳去—阳平：份phən^{6}—phən^{2} 样zyɐng^{6}—zyɐng^{2}

为（因为）vi^{6}—vi^{2} 墓mo^{6}—mo^{2}

愿nguyen^{6}—nguyen^{2} 座toa^{6}—toa^{2}

幔man^{6}—man^{2} 运韵vən^{6}—vən^{2}

玳瑁doi^{6}moi^{6}—doi^{2}moi^{2} 二nhi^{6}—nhi^{2}

代dai^{6}—dɐi^{2}（从世，代声，世代也）

类loai^{6}—loai^{2}　　外ngoai^{6}—ngoai^{2}

自ty^{6}—ty^{2}（写作“词”自从也）

剩thya^{6}—thya^{2}　　跪qui^{6}—qui^{2}

阳去—阴上：兑doi^{6}—doi^{3}（换也，从手，对声）

阳去—阳上：暴bao^{6}—bao^{4}（暴风雨也）（？）

阳去—阴去：遁tron^{6}—tron^{5}　朗lang^{6}—lang^{5}（从火，朗声，明也）

庙（　）—mieu^{5}

上文说过，凡一字有两种形式的时候，一定是“非官式”的一种在口语里最占势力——不管它是古汉越语或汉语越化。如果连“非官式”的汉字也算起来，汉语对于越语的影响确也不小。

八、仿照汉字造成的越字

当我们研究汉越语的时候，似乎和越字是没有关系的。实际上，越字的关系颇大，因为（1）：越字往往透露出汉字的古音，这是研究古汉语的旁证；（2）越字既是仿照汉字造成的，就是受了汉越语的直接影响，不能不连带谈及。

在法国人没有统治越南以前，越南只有两种字：一种是“儒字”(chy^{4} nho^{1})，就是中国字（汉字）；另一种是“字喃”(chy^{4} nom^{1})，或“喃字”，这是依照汉字的造字方法，替越南土话造出来的字。其实这两种字只是一种字，因为字的构造成分完全相同。法国人未统治越南以前，神父Rhodes所造

的越语罗马字只是为传教之用的，并没有被认为正式的字体。现在越语罗马字盛行了之后，"字喃"渐归消灭。在大都市里，只有老年人认得它；听说乡下人认得它的倒反多些，但是我们没有调查过。

依 Chéon 的说法，"喃"就是"南"，"字喃"就是"越南字"的意思。但是，nom[1]又解作"民间的"或"土俗的"，也许chy[4] nom[1]就是"土字"的意思。现在为印刷的方便起见，改称"越字"。

越字可以说是根据"六书"而造的。但是，象形和指事只是"儒字"里的事；如果说越字里也有象形指事的话，就只等于说那些借用汉字的偏旁如"人""入"之类罢了。"转注"原是不知所指的东西，可以不谈。于是六书之中，就只有"三书"是越字所采用的，即：1．假借；2．会意；3．形声。

我们把假借排在第一，因为所假借的就是汉字，可以说是越南人最初采用的一种方法。口语里的越南字，用同音或声音相近的汉字表示出来，这是最自然而又最方便的，例如：

越语	意义	汉字	越语	意义	汉字
Toi[1]	（我）	碎	Cho[1]	（给）	朱
Nhau[1]	（互相）	饶	Phai[1]	（是）	沛
Cai[5]	（個）	丐	Mot[6]	（一）	没
Biet[5]	（知）	别	Rang[2]	（说道）	浪
Lang[2]	（村）	廊	Nha[2]	（家）	茹
Diem[2]	（兆）	恬	Dyeng[2]	（路）	塘

Ai^{1}	（谁）	埃	Anh^{1}	（兄）	英
Ban^{5}	（卖）	半	Ca^{3}	（一切）	奇
Deu^{2}	（一齐）	调	Gɔi^{6}	（呼）	哙
Hat^{5}	（唱）	喝	Kia^{1}	（彼）	箕
Kien^{5}	（讼）	件	Lanh^{5}	（避）	另
NAng^{1}	（常）	能	Que^{1}	（乡）	圭
Bao^{1}	（几何）	包	Bəy^{1}	（现在）	悲
Mɔc^{6}	（生出来）	木	Ta^{1}	（我们）	些
Khong^{1}	（不）	空	Nay^{2}	（这）	尼
Roi^{2}	（矣）	来	Cung^{4}	（亦）	拱
Dyɐc^{6}	（能，可）	特	Lai^{6}	（又）	吏
Zan^{6}	（不怕）	惮	ChAc^{5}	（靠得住）	侧
Cɔn^{2}	（尚）	群	Hay^{1}	（知）	哈
Mua^{1}	（买）	谟			

有些字，本来大约只是假借汉字，后来因为要有分别，才有人改为形声字。现在这两种形式是随便通用的。为了书写的简便，似乎还是用假借字的人多些。例如：

越语	意义	借用汉字	另造形声字
Cɔ^{5}	（有）	固	在“固”的左边加“有”。
Den^{5}	（至）	典，旦	在“典”或“旦”左边加“至”
Mɐi^{5}	（始，方）	买	在“买”的上面加“始”。

也许可以倒过来说，先有形声字，然后省作“固”“典”“买”等。但是，我们仍旧倾向于先有假借字的说法。

介乎假借字和新形声字之间，有一种加记号的办法。普

通总是在汉字的右边加[ ]号，使汉字变为字喃。例如：

越语	意义	加记号的汉字
Mɐi^5	（新）	買[
Nhyng^4	（复数冠词）	仍[
Mɔc^6	（生出来，推出）	朴[
Cut^5	（孤儿）	骨[
Nay^5	（挂虑）	乃[
Lɛ^1	（song^{1}lɛ^1，但也）	敞[

有一种形声字，很近似于这一种加记号的字，就是以“口”字为形符。这“口”字并没有意义，它只表示那字和不加“口”旁的字意义不同。这和中国新造“咖”“啡”一类的字是同一的方法。例如：

Va^2，并也，从口，巴声。

Han^2，仇恨也，从口，韩声。

Hɛn^2，凡劣也，从口，寒声。（或作从心，贤声，则是真正的形声字）。

Gɐi^3，寄也，从口，改声。（或作从手，则是真形声字。）

说到这里，我们因为避免印刷上的困难，把若干越字写在另纸，用影印印出来，作为附页。每字编有号码，以便检查。下文述及越字的时候，如果这字是附页里有的，就把号码注上，读者请对照着看。

在越语里，“会意”字非常罕见。现在只能举出五个例子：

Giɐi^2，（trɐi^2），天也，从天上（403_2）。

Trum^{2}，乡长也，从人上(203)。

Chəy^{2}，迟也，从甚迟(1409)。

Mət^{5}，失也，从亡，从失(503$_{a}$)。

Myɐi^{2}，十也，从疋，从什(403$_{b}$)。

Mət^{5}字从亡从失恰好成为一个反切字，亡失相切则为mət^{5}，但是造字的人不会想得那么深，只因“亡”和“失”意义相同，就把它们合成一个字就是了。Myɐi^{2}字从疋不可解。

越字也和汉字一样，形声字占大多数。其中有一大部分的字是依照说文的部首而改成的。例如：

Lao^{2}，老挝人也，从人，牢声。

Cat^{5}，割也，从刀，吉声。

An^{1}，食也，从口，安声。

Gai^{5}，女儿也，从女，丐声。

Ngɔ^{4}，巷也，从土，午声。

Chau^{5}，侄也，孙也，从子，召声。

Myng^{2}，满意也，从心，明声。

Dɔng^{5}，关闭也，从手，东声。

Luc^{5}，时也，从日，六声。

Gieng^{1}，正月也，从月，正声。

Cau^{1}，槟榔也，从木，皋声。

Zɔng^{2}，流派也，从水，用声。

Bep^{5}，厨也，从火，乏声。

Bɔ^{2}，黄牛也，从牛，甫声（407$_{a}$）。

Chuot^{6}，鼠也，从犬，术声。

Hɔ^{1}，咳嗽也，从疒，乎声。

Xɛm^{1}，视也，从目，占声。

Manh^{2}，帘也，从竹，明声。

May^{1}，缝也，从系，埋声。

Nghɛ^{1}，听也，从耳，宜声。

Ruot^{6}，肠也，从肉，律声，或聿声。

Byɛm^{5}，蝶也，从虫，砭声。

Khoai^{1}，芋也，从艸，亏声。

Cɛm^{1}，饭也，从米，甘声。

ChAn^{1}，被也，从衣，真声。

Cua^{3}，财也，从贝，古声。

Gɔt^{5}，踵也，从足，骨声。

Lyng^{1}，背也，从身，袤声。

Chɛi^{1}，玩耍也，从走，制声。

Say^{1}，醉也，从酉，差声。

Mɔy^{1}，云也，从雨，迷声。

Nɔ^{1}，饱也，从食，奴声。

Tom^{1}，蝦也，从鱼，心声。

Vit^{6}，鸭也，从鸟，越声。

Rɔu^{1}，鬚也，从髟，娄声。

此外，我们勉强可以说，越字另有一个部首，就是“巨”部。字数虽然不多，总算是把几种意义放进同一个范畴里去的：

Lɛn^{5}(nhɛn^{5})，大也，从巨，懒声。或作赖声(579)。

Giəu^{2}，富也，从巨，朝声(584)。

Sang^{1}，贵显也，从巨，郎声(563)。

还有另一种形声字，也可以叫做“注音字”，因为它们无所谓部首，只有一个义符和一个音符。这个义符就是一个字的意义，而不是意义的范畴。例如chong^{2}是“夫”（夫妻）的意思，于是越字从夫，重声(409$_{b}$)。假使这字是从人或从土，就是意义的范畴；现在从夫，就等于径用“夫”字表示chong^{2}，不过又怕人们读作汉越语的phu^{1}，所以注上一个“重”字，表示这字是“读若重”的。这种“注音字”可说是超出了六书的范围之外。例如：

Vao^{2}，入也，从入，包声(205$_{c}$)。

Tam^{5}，八也，从八，参声(208$_{a}$)。

Ba，三也，从三，巴声(304)。

Nghin^{2}，千也，从千，彦声(309)。

Bɛ^{5}，小也，从小，闭声(311$_{a}$)。

Trɛn^{1}，上也(或在上)，从上，连声(310)。

Zyɛi^{5}，下也(或在下)，从下，带声 (311$_{c}$)。

Zəng^{1}，上也(献上)，从上，登声(312)。

Tɔ^{1}，大也，从大，苏声(320)。

Nthɔ^{3}，小也，细也，从小，乳声(371)。

Təc^{5}，寸也，从寸，则声(372)。

It^{5}，少也，从少，乙声(401)。

Tam^{1}，片也，从片，心声(404$_{b}$)。

Chia^{1}，分也，从分，支声(404$_{a}$)。

Vua^{1}，王也，从王，布声(405$_{a}$)。

Nay^{1}，今也，从今，尼声(405$_{b}$)。

Vua^{1}，方也(始也)，从方，皮声(405$_{c}$)。

Vuong^{1}，方也(平方)，从方，匡声(406$_{c}$)。

Nam^{1}，五也，从五，南声(409$_{a}$)。

Thang^{5}，月也(年月)，从月，尚声(408$_{e}$)。

Len^{1}，升也，从升，连声(410$_{c}$)。

Lay^{5}，以也，取也，从以，礼声(451)。

Tre^{3}，少也(年幼)，从少，雉声(458)。

Nya^{3}，半也，从半，女声(503$_{b}$)。

Bon^{5}，四也，从四，本声(505$_{a}$)。

Da^{5}，石也，从石，多声(506$_{b}$)。

Va^{3}，且也，从且，尾声(507$_{a}$)。

Ten^{1}，名也，从名，先声(606$_{a}$)，又矢也，从矢，先声(506$_{c}$)。

Ngay^{1}，正也(廉忠)，从正，宜声(508$_{a}$)。

De^{3}，生也(分娩)，从生，底声(508$_{b}$)。

Thang^{3}，正也(严正)，从正，尚声(508$_{d}$)。

Dei^{2}，世也，从世，代声(523)。

Bo^{3}，去也(抛弃)，从去，浦声(537)。

Trang^{5}，白也，从白，壮声(543)。

Che^{6}，市也，从市，助声(552)。。

Xya^{1}，古也，从古，初声(562)

Cong^{1}，弯也，从曲，弓声(603)。

Chy⁴，字也，从字，宁声(605ₐ)。

Giy⁴，守也，从守(或从手)，宁声(605ᵇ)。

Ze¹，羊也，从羊，氏声(605ᶜ)。

Vieng⁵，凭吊也，从吊，永声(605ᵈ)。

Giɔ¹(trɔ¹)，灰也，从灰，由声(605ᵉ)。

Vay⁶，曲也，从曲，丕声(605ᶠ)。

Vəy⁵，邪也，从曲，丕声，与vay⁵同。

Thit⁶，肉也，从肉，舌声(606ᵇ)。

Canh⁵，翼也，从羽，更声(607ₐ)。

TrAm¹，百也，从百，林声(608ᵇ)。

NAm¹，年也，从年，南声(609ₐ)。

Het⁵，尽也，从尽，曷声(609ᵇ)。

Ma²，而也，从而，麻声(611ᵇ)。

Nhieu²，多也，从多，尧声(612ₐ)。

NghEO²，危也，从危，尧声 (612ᶜ)，又贫也，从贫，尧声(1112)。

Tuoi³，年龄也，从年，岁声(613)。

Chet⁵，死也，从死，折声(634)。

Rə⁶，夷狄也，从夷，助声(652)。

Linh⁵，兵也，从兵，另声(705)。

QuEO⁶，弯也，从曲，轿声(679)。

Cat⁵，沙也，从吉，沙声(706ₐ)。

Zai²，长也，从长，曳声(706ᵇ)。

Thieng¹，灵也，从灵，声声(707ₐ)。

Nen[1]，宜也，从宜，年声(806$_a$)；又成也，从成，年声(706$_c$)。

Gɔc[5]，隅也，从角，或从方，谷声(707$_d$)。

Minh[2]，身也，从身，命声(708$_b$)。

Hang[1]，谷也，从谷，香声(709$_a$)。

Thəy[5]，见也，从见，体声(725)。

Ngoi[2]，坐也，从坐，外声(732)。

Duoi[1]，尾也，从尾，堆声(738)。

Ngya[3]，仰也，从仰，语声(777)。

Dɔ[3]，红也，从赤，睹声(797)。

Vu[5]，乳也，从乳，于声(803)。

Va[2]，数也(数年，数日)，从数(写作效)，巴声(804)。

Chiu[6]，受也，从受，召声(805)。

Trai[5]，果也，从果，至声(806$_b$)。

Vɛ[3]，彩色也，从采，尾声(807$_b$)。

Nam[2]，卧也，从卧，南声(809)。

Quɛ[3]，卦也，从卦，鬼声(810)。

Cya[4]，门也，从门，　拳声(811)。

Buong[2]，房也，从房，蓬声(815)。

Vac[5]，以肩承之也，从肩，博声(829)。

May[·]，幸也，从幸，枚声(844)。

Xanh[1]，青也，绿也，从青，撑声(839)。

Mat[6]，面也，从面，末声(905)。

Gom[2]，并也，从并，兼声(910)。

Zəy^{2}，厚也，从厚，苔声(909)。

Bay^{1}，飞也，从飞，悲声(912)。

Lay^{6}，施礼也，从拜，礼声(951)。

Lai^{4}，利息也，从息，乃声(1002)。

Cɔ^{3}，草也，从草，古声(1005)。

Zəy^{6}，起也，从起，叟声(1006)。

Xyɐng^{1}，骨也，从骨，昌声(1008$_{a}$)。

Suot^{5}，通也，从通，卒声(1008$_{b}$)。

Gəp^{5}，倍也，从倍，急声(1009)。

Chɔng^{5}，速也，从速，众声(1011)。

Lɐ^{1}，单也，从只，礼声(1051)。

Ben^{2}，坚也，从坚，卞声(1104)。

Nhɐ^{4}(lɐ^{4})，理也，从理，尔声(1105)，

Mɐ^{3}，开也，从开，美声(1209)。

Tia^{5}，紫也，从紫，祭声(1211)。

Nɐ^{5}，债也，从债，女声(1303)。

Sieng^{1}，勤也，从勤，生声(1305)。

Cəu^{6}，舅也，从舅，苟声(1308)，

Gɔp^{5}，聚敛也，从聚，合声(1406)。

Mɐi^{5}，新也，从新，买声(1312)。

So^{3}，窗也，从窗，数声(1408)。

Mui^{4}，鼻也，从鼻，每声(1407)。

Chya^{5}，贮也，从聚，渚声(1439)。

Tha^{2}，老实也，从实，他声(1423)。

Via^5，魄也，从魄，尾声(1507$_b$)。

Rong^6，广也，从广，弄声(1507$_a$)。

RAng^1，齿也，从齿，麦声(1508)。

RE^3，价贱也，从贱，礼声(1551)

Tay^1，手也，从手，西声(406$_a$)。

Thuoc^5，药也，从药或从艸，束声(1907)。

其中从小，从寸，从方，从石，从矢，从白，从羽，从肉，从长，从谷，从赤，从老，从身，从见，从门，从青，从飞，从面，从草，从骨，从鼻，从齿，从手之类，表面上像是依照《说文》的部首，实际上造字的并没有这个意思。试看thit^{6}字从"肉"，Tay^{1}字从"手"，就规规矩矩地写一个"肉"字或"手"字，并没有写作"月"或"扌"，cɔ^{3}字从草，也并没有写作"艹"，就明白它们不是当部首用字了。至于像下列这些字，则认为形声字或注音字均可：

Chɔ^5，犬也，从犬，主声(305$_a$)。

Cɔn^1，子也，从子，昆声(308)。

Bɔ^2，牛也，从牛，甫声(407$_a$)。

Lɔng^2，心也，从心，弄声(407$_b$)。

MAt^5，目也，从目，末声(505$_a$)。

Gao^6，米也，从米，告声(607$_b$)。

有些越字，偶然和汉字的字形相同，却是一种越语形声字，不可不辨。例如：

唁，代表 ngɔn^1，味美也，不是吊唁的唁。

坦，代表 dət^5，地也，不是平坦的坦。

疸，代表 dɐn^{5}，伤心也(犹言"心碎")，不是黄疸病的疸。

瀝，代表 sach^{6}，洁也，不是滴沥的沥。

纬，代表 giəy^{5}，纸也，不是緯纬的纬。

核，代表 cəy^{1}，树也(或从荄声)，不是果核的核。

湄，代表 mya^{1}，雨也(或从雨，眉声)，不是水湄的湄。

瘠，代表 om^{5}，病也，不是瘠哑的瘠。

沚，代表 chay^{3}，流也，不是沼沚的沚。

搭，代表 dʌp^{5} 筑也，不是搭船搭车的搭。

甚至有意义相反的，例如"惮"字代表zan^{6}，是"不怕"的意思，和汉语"惮"字的意义是适得其反的。

《说文》里有"省声"，越语里也有这一种办法。字喃比儒字的笔画繁得多了，"省声"可以稍稍补救。例如：

Lɐn^{5}，大也，从巨，赖声。即赖省声(579)；或径从大，懒声，

LAm^{5}，多也，从多，稟声，即廩省声(612$_{b}$)。

Di^{1}，去也，从去，多声，即移省声(506$_{a}$)。

Moi^{2}，饵也，从食，某声，即媒省声。

Tuoi^{3}，岁也，从岁，卒声，即碎省声；或从年，岁声(613)。

Dət^{5}，地也，从土，旦声，即怛省声。

Hai^{1}，二也，从二，台声，即咍省声(205$_{a}$)。

Ngyei^{2}，人也，从人，导声，即碍省声(208$_{b}$)，

ngay^{2}从日，导声(408$_{b}$)，同理。

NgAn^{5}，短也，从短，艮声，即银省声(1206)。

Chay^{6}，走也，从走，豸声，即豺省声(707$_{b}$)。

Ngoi^{1}，位也，从位，鬼声，即巍省声(713)。

DEp^{6}，美也，从美，葉声(913)，当是牒省声，其后再加草头。

Quat^{6}，扇也，从扇，夬声，即决省声(1004)，或作橛。

Cu^{4}，旧也，从旧，屡声，即屦省声(814)。

ZAm^{6}，里也，从里，炎声，即淡省声(708$_{c}$)。

Tai^{1}，耳也，从耳，思声，即腮省声(609$_{c}$)。

ThE^{2}，事也，崇奉也，从事，余声，即途省声(807$_{a}$)。

Xoi^{1}，蒸也，从米，欠声，即吹省声。

Ao^{1}，池也，从水，幻声，即坳省声。

同音异义的字，在越语罗马字里是混了，但它们在字喃里并没有混。例如上文所举的nghEO^{2}，其义符从危与从贫不同，又nAm^{1}有从年从五之不同，nen^{1}有从宜从成之不同，ten^{1}有从名从矢之不同。现在再举两个例子：

May^{1}，缝也，从系，埋声；又幸也，从幸，枚声。

Tra^{3}，还也，偿也，从月(未详其用意)，叱声，即咤省声；又翡翠也，从鸟，查声。

如果一个是汉字，一个是越语，更不相混，例如：

Cao^{5}，告也，即汉语“告”字；又狐也，从犬，告声。

Cai^{3}，改也，即汉语“改”字；又芥也，从艸，改声。

有些义符(形符)是颇难索解的。上面所述tra³的从月,就是一例。现在再举几个例子:

Gən², 近也, 从贝, 斤声。

Gyeng¹, 镜也, 从司, 姜声。

Hay¹, 知也, 从 𠂤, 台声(但又借作"咍")。

The⁵, 如此也, 从力, 世声。

"近"义从贝,"镜"义从司, 都是说不出一个所以然的。"知"义从 𠂤, 也许是从能省;至于从世从力的字, 大约就是"势"的省笔字, 那么, 它就只是假借字, 不是形声字了。

在这里, 我们顺便述及两个很特别的字。一个是"辰"字, 越南人总把它当作"时"字用, 连最著名的典籍如《大越史记》之类亦所不免。越语里 thi²字当"然则"讲, 本该借用"时"字, 但一般也写作"辰"。另一个是"坤"字, 普通不当乾坤的坤字用,只是用来代表 khɔ⁵ 字, 是"难"的意思。若说这是假借字, 则该借"库",不该用"坤",若说这是新形声字, 则从土, 申声, 更不合理了。

就一般情形而论, 字喃形声字的形符和声符都是借用原有的汉字; 但也有一些更复杂的情形, 就是以字喃为形符或声符。例如:

(1) 以字喃为声符者。

Lɐi², 语也, 从口, giɐi² 声。因为 giɐi²是从天上, 所以lɐi²是从口, 从天上。

Mɐi², 邀请也, 从口, myɐi² 声。因为 myɐi² 是从 𢓊从什, 所以 mɐi² 是从口, 从𢓊,从什。

Vuong^1，平方也，从方，bong^{1}声（但又匡声，见上文）。因为bong^1（棉花）是从艸、风省声（省笔的“风”见附页三），所以vuong^{1}是从方，从艸，风省声。

Bua^2，扶也，从手，vua^{1}声。因为vua^{1}是从王，布声，所以bua^{2}是从手，从王，布声。

Ngay^5，鼾也，从口，ngay^{1}声。因为ngay^{1}是从正，宜声，所以ngay^{5}是从口，从正，宜声。

Gəu^5，流苏也，从糸，gəu^{5}声（“熊”义的gəu^5）。因为“熊”义的gəu^{5}是从犬，鬲声，所以“流苏”的gəu^{5}是从糸，从犬，鬲声。

Mya^3，呕吐也，从口，mya^{1}声。因为mya^{1}是从雨，眉声，所以mya^{3}是从口，从雨，眉声。

Xoi^5，洒也，从雨，xoi^{1}声。因为xoi^{1}是从米，欠声（吹省声），所以xoi^{5}是从雨，从米，欠声。

Nəu^1，栗色也，从木，nao^{1}声。因为nao^{1}是从少，从免，所以nəu^{1}是从木，从少，从免。

Di^4，妓也，从女，di^{1}声。因为di^{1}是从去，多声（移省声），所以di^{4}是从女，从去，多声。

（2）以字喃为形符者。

DAt^5，价贵也，从ban^5（卖也），怛声，因为字喃借“半”为“卖”义，所以bAt^{5}是从半，怛声。或径借“怛”字为之。

就声母方面而论，有三种声符在一般人看来是很奇怪的，就是以[l-]谐[ɕ]，以[l-]谐[tʂ-]，以[d-]谐[z]。其实这也不

是奇怪的事，因为字喃产生颇早，当时还是古音时代，若依古音看来，就不奇怪了。

第一：[ɕ]，越语罗马字写作s，依马伯乐的研究，它的古音是r，再加前附成分（prefixes），如gr-，jr-，pr-，mr-，kr-，dr-，ěr-等。r和l音相近，自然不妨以l谐r了。例如：

Sach^{6}，洁也，从水，历声。

Sau^{5}，六也，从六，老声（406_{b}）。

Sao^{1}，星也，从星，牢声（907_{b}）；又何也，从何，牢声（707_{c}）。

Sang^{1}，度过也，从辵，郎声；又贵显也，从巨，郎声（563）。

Sau^{1}，后也，从后，娄声（611_{c}）。

SAn^{1}，猎也，从犬，蕣声（但或又从真声，或从足，诜声）。

Səm^{5}，雷也，从雨，稟声，即廩省声。

Sən^{1}，庭也，从土，蕣声。

Səu^{1}，深也，从水，娄声；又蟲也，从虫，娄声。

Sɔi^{1}，照也，从水，雷声。

Sɔi^{5}，狼也，从犬，磊声，

Sɔn^{1}，硃也，从朱，仑声（608_{c}）。

Sɔng^{5}，波也，从水，弄声。

Soi^{1}，沸也，从火，雷声，与Sɔi^{1}同。

Song^{1}，河也，从水，龙声（“龙”作省笔字，见附页三）。

Song^5，生也，从生，弄声。

Sɛt^5，霆也，从雨，列声。

Sɛm^5，旦也，从旦，或从日，敛声(594)。

Suoi^5，源也，泉也，从水，磊声。

Syng，角也，从角，麦声(708$_d$)。

第二：[tʂ]，越语罗马字作tr，它的古音是bl-，tl-，ml-之类，所以用l-为声符是可以的。神父Rhodes的字典里仍写作bl-之类，可为铁证。下面是一些以l-谐tr-的例子：

Trai^3，历也，从历省，吏声(506$_d$)。

Trao^1，授也，从手，牢声。

TrAm^1，百也，从百，林声(608$_b$)。

TrAm^3，黑鱼也，从鱼，廪省声。

Trəu^1，水牛也，从牛，娄声(411)。古音是blau^1。

TrɛO^1，悬也，借“撩”字为之。

Tren^1，在上也，从上，连声。

Trə^2，伶人也，从人，路声。

Trɔi^5，束也，借“擂”字为之。

Trɔn^2，圆也，从员，仑声。

Troi^1，溺也，从水，雷声。

Trɔng^1，清也，从清，龙(写作竜)声(1110$_a$)；又内也，从中，龙(写作竜)声(410$_a$)。

Trong^1，望也，从目，或从望，龙(写作竜)声(1110$_b$)

TryɛC^5，先也，从先，或从前，略声(611$_a$)。

第三：[z]，越语罗马字作d，本文里作z。它在Rhodes

时代还读作[d]。也许是[dj]，那么，以[d-]为声符正是应该的。这在上文已经谈过了，这里只须补充三个例子：

Zo⁴，诱也，从口，杜声。

Zoi⁵，瞒也，从口，对声。

Zot⁵，无知识也，从心，突声。

有些字，已经由bl-变tr-而东京又再变为gi-，但它们的声符仍旧是l-，显示出它们的古音。例如：

Giai¹，男子也，从男，来声(708$_a$)。因为：blai¹→trai¹→giai¹。

Giang¹，月亮也，从月，麦声(408$_d$)。因为：blang¹→trang¹→giang¹。

另有些字，已经由ml-变l-，而东京又再变为nh-，但它们的声符也仍旧是l-。例如：

Nhɐi²，语也，从口，利声(或从giɐi²声，见上)。因为mlɐi²→lɐi²→nhɐi²。

Nhɐn⁵，大也，从巨，赖声。因为mlɐn⁵→lɐn⁵→nhɐn⁵。

东京的语音对于z(d)和gi没有分别，所以在越语罗马字里往往混用。但是，有些字在字喃里是用端母字(或定母字)作声符的，由此可知它们本该写作z(b)，不该写作gi。例如：

Za¹，皮也，从肉，多声，东京人往往写作gia¹。

Zəu¹，桑也，从木，兜声，东京人往往写作giəu¹。

Zot⁶，漏也，从水，突声，东京人往往写作giot⁶。

我们在第三节里说过，汉越语没有声母r和g；在字喃里，越南人总得用汉字作声符，于是以相近的音替代，就是以l-

代r-，以k-代g-，例如：

R:L　Ryng^{2}，林也，从木，夌声。

G:k　Ganh^{5}，挑担也，从手，更声。

至于gi-，它在汉越语里代表见母开口二等(参看上文第四节)，那么，字喃对于从gi-的字，应该用见母二等字作为声符才是。但是，事实上并不如此。大约在字喃的造字时代，见母开二的字还没有由k-变为gi-，倒反是知系字和gi-音相近(有些竟是由tr-变来)，所以就用知系字(或照系字)作声符了。例如：

Gia^{2}，老也，从老，茶声(610)。

Giəu^{2}，贵显也，从巨，朝声(584)，本音trəu^{2}。

Giən^{6}，怒也，嗔也，从心，阵声。

Giup^{5}，助也，从助，执声(783)。

偶然有些字，放弃了声音较近的声符，而用了声音较远的声符，就只认为不规则的现象了。例如：

R:TR　Rieng^{1}，私也，从私，贞声(709$_{b}$)，似当从灵声。

R:CH　Rach^{5}，裂也，从衣，责声。或从历省声，较合理。

GI:T　Giɐ^{2}，时也，从日，徐声。或从余声，可认为惟省声，较合理。

就韵母方面而论，字喃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总是韵母大致相同的字就用为声符了。声调方面，尽可能地以平谐平，以上谐上，以去谐去，以入谐入，但必要时也可以通

融，所以不必细论了。

字喃里也有省笔字。它们有些是和汉文省笔字相同的，但是，大部分都和汉文的不同，或大同小异。我们挑选了九十多个，写在附页三，作为举例。有些字，在字喃里几乎只见省笔，不见正体，例如“龙”。

另有一种省笔字却是和繁笔字有分别的。严格地说，那些不能算是省笔字，只能算是特制字，因为繁笔字不能作为它们的正体。我们拣了十一个例字，写在附页一的头两行。现在一一加以解释，如下：

Lam²，为也，从为省（只写上半的“爪”），缺声符（104_a）。

ɘy⁶，此也，不知从何字省作。似是从“衣”省，若然，则缺形符（104_b）。

Da⁴，已经也，似从拖省，或从驼陀等字省，若然，则缺形符（105）。

Nao²，哪也（哪一个，哪一种），似从闹省（106）。

Chang¹，疑问助词，从庄省（107_a）；又 chang³，不也，亦从庄省。

Cung²，共同也，从穷省（107_b）。

La²，是也，系词，从罗省（108）。

Nao¹，摇乱也，从少，从免（111），不知何故。

Tɔn⁶（lɔn⁶），全也，从长省，仑声（112_a）。其所以从长之故未详。

Ve²，归也，从衛省，其字行中从米不从韋，似专

为 ve²而设者，与卫护之卫不同字(112b)。

Chang²，男人之称，从撞省(132)。

末了，我们从 A. Chéon 的《字喃讲义》里录出一篇故事，写作附页四，以见整段的字喃是这样写的。下面是它的译文：

牛飞的故事

有一个乡下人，拿十二块钱买了一条牛，回家种田。这牛力气很大，很好用。有一天晚上，那人做了一个梦，梦见那牛身上长出两个翅膀来，竟飞去了。等到那人醒来的时候，他以为是一个不祥之兆。他想："如果我不把这牛卖掉，结果也会失掉的"。明儿一早起来，就把那牛牵到市场上去，便宜卖给人家，得了六块钱。他已经很满意了，连忙把钱缚在腰带里，匆匆地回家。回到了半路，看见一只很大的鸟，正站在那里吃着一只死老鼠。那人又走近去看，那鸟倒也不怕人，没有飞去。于是那人把它捉住了，就拿那缚钱的腰带缚住了它的双脚，才走向家里去。走不到一会儿。鸟用力挣扎，并且啄那人的手。那人痛极了，只好放了那鸟。于是那鸟带着那钱，一起都飞上天空，不见了。那人回到家里，才想道："我梦见牛飞，已经把牛卖得六块钱，以为是靠得住的了，谁知道还会受这一场损失呢？都是因为我贪心要捉那鸟，才弄成这样的结局啊！"

九、结　　语

以上所论，关于汉越语的各方面都说到了。但是，因为这一个题目的范围太大了，文章虽然写得很长，仍旧意有未尽，自己知道不免有许多疏漏之处。

关于声母方面，我们的主要参考资料是马伯乐的《越语音韵学史的研究》(H. Maspéro, Phonétique historique de la langne annamite, Les Initiales)。他似乎只写了声母的部分，就搁笔了。我们从汉越语的观点去看，和马伯乐氏从越语的观点去看，见解稍有不同。马氏除了汉语之外，兼注意到泰语，高棉语和芒语的来源；我们则很少谈到后者，而于前者则作更详细的分析。

关于韵母和声调方面，没有什么书籍可供参考，全靠自己从越语字典及《三千字》,《金云翘》,《征妇吟》,《宫怨吟曲》和《二度梅》一类的书（都有越语罗马字的译文）归纳出一个系统来。关于古汉越语和汉语越化，我们也是这样地进行研究的。

关于字喃，我们的主要参考书是 A Chéon 的《字喃讲义》(Cours de Chŭ-nôm)。但是 Chéon 只从字喃本身研究，不从形声字的观点去研究，所以我们研究的结果和他研究的结果大不相同。此外,《三千字》和《金云翘》一类的书也是研究字喃的好资料。记得闻宥先生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过一篇《字喃研究》，我们因为手边没有《燕京学报》，暂时不

能参考到它了。

末了，我趁此机会感谢清华大学当时给我一个休假进修的机会，并且在外汇上给我许多便利，使我能在河内安居一年（实际上是十个月），否则这一篇文章是不会产生的。

一九四八年十月廿六日至十一月十九日。

附录一　字响举例上

104a 彡　104b 氏　105 色　106 帝　107a 庇　107b 穷

108 罢　111 莞　112a 畜　112b 術　132 私

203 仝　205a 台　205b 尤　205c 色　206 珍　208a 叅

208b 㝵　= 得　210 㽙　= 㽙

304 巴　305a 狂　305b 㫃　307 嗟　308 猊　309 齐

310 連　311a 闌　= 㗊　311b 數　311c 鄲　312 鉛

313 鄲　320 蘇　371 䏰　372 學

401 乜　403a 丞　403b 迸　404a 㛇　404b 㠯　405a 耑

405b 㕛　405c 㪅　405d 䎽　406b 㚇　406c 旌　407a 䎽

407b 恙　= 恙　408a 旗　408b 昭　408c 森　408d 陵

408e 脑　409a 䎽　409b 㝵　409c 逞　410a 神　410b 䎽

410c 蓮　411 樓　451 祀　456 羅

503a 訣　503b 蚌　505a 罪　505b 相　506a 㛇　506b 㛇

506c 㛇　506d 跛　507a 屈　507b 㛇　508a 瑄　508b 㛇

508c 罢　= 㽙　508d 蹄　509 㛇　510 罢　513 龜

523 㛇　535 蚌　537 䎽　543 㛇　552 帶　562 碧

563 鄙　579 鬲　= 鬲　584 鬲　594 鬲　= 鬲

603 䎽　605a 㛇　= 㛇　605b 㛇　= 㛇　605c 㛇

605d 㛇　605e 㛇　605f 㛇　606a 㛇　606b 㛇　607a 㛇

607b 㛇　608a 㛇　= 㛇　608b 㛇　608c 㛇　609a 㛇

附页二　字喃举例下

609b 𩚬　609c 𩚬　610 𩚬　= 𩚬　611a 𩚬　= 𩚬
611b 𩚬　611c 𩚬　612a 𩚬　612b 𩚬　612c 𩚬　613 𩚬
634 𩚬　635 𩚬　652 𩚬　653 𩚬　679 𩚬
705 𩚬　706a 𩚬　706b 𩚬　706c 𩚬　707a 𩚬　707b 𩚬
707c 𩚬　707d 𩚬　708a 𩚬　708b 𩚬　= 𩚬　708c 𩚬
708d 𩚬　709a 𩚬　709b 𩚬　713 𩚬　= 𩚬　725 𩚬
732 𩚬　738 𩚬　777 𩚬　783 𩚬　797 𩚬
803 𩚬　804 𩚬　805 𩚬　806a 𩚬　806b 𩚬　807a 𩚬
807b 𩚬　808 𩚬　809 𩚬　810 𩚬　811 𩚬　812 𩚬
814 𩚬　815 𩚬　829 𩚬　834 𩚬　839 𩚬　844 𩚬
905 𩚬　907a 𩚬　907b 𩚬　908 𩚬　909 𩚬　910 𩚬
912 𩚬　= 𩚬　913 𩚬　951 𩚬
1002 𩚬　1004 𩚬　= 𩚬　1005 𩚬　1006 𩚬　1008a 𩚬
1008b 𩚬　1009 𩚬　1011 𩚬　1051 𩚬
1104 𩚬　1105 𩚬　1110a 𩚬　1110b 𩚬　1112 𩚬
1205 𩚬　1206 𩚬　1207 𩚬　1209 𩚬　1211 𩚬
1303 𩚬　1305 𩚬　= 𩚬　1307 𩚬　1308 𩚬　1312 𩚬
1406 𩚬　1407 𩚬　1408 𩚬　1409 𩚬　1423 𩚬　1439 𩚬
1507a 𩚬　1507b 𩚬　= 𩚬　1508 𩚬　1551 𩚬
1605 𩚬　1907 𩚬　= 𩚬

聖驚癡會厭出數謨綱運道門率嫩能喟意饑爐離

李等雪登單舊類撞隨停潺禍圖辦虧沒龍萬當雖

嘗羅霜無蕭窮饒張傳遞瀝佛風關謝弊飛德歸鸞

字寄盎棄禽昊卡橫兔捋蛤俺粉囤南古民哭少方宝

省尊盤棗命嚴書鐵觀博蝸傷輝圓南固銀器錢疑寶

附頁三

學默雷義審翁藝群鄭輕調險闌圍術樣獸體聽齊

李然畐美它符芸祥鄭栓詞矜同囤未義寻体咱齊

附页四　牛郎的故事

傳𢧐𢧐𢧐

固沒𠀧站圭，謨特沒𢧐𢧐，迸紅銅鉑。扰術祺𢧐，跬彰。固沒脂𠀧箕，𠀧氏酬占色，覽𢧐𢧐木紅丐𧗿，麻𢧐𢧐。吠𠀧氏瞁越，祕乡恬醜。忉浪，些空扰半𢧐𢧐尼𢧐，未拱𠀧。鍈蔚暳𠀧，扰罢帶，半𢧐朱𠀧些，特𢧐銅鉑，惆彰。倍鎖縱臥頸忘駿，麻術鍈鈡塘。覽沒𢧐鼬，𩡧彰，當蹲麻唉舸𢧐狨甃。𠀧氏吏斷眈，麻𢧐鼬拱憚𠀧，空𢧐。𠀧氏買鮮祕𢧐鼬氏，麻祕丐忘駿縱臥紅蹎𢧐鼬氏，麻𢧐術。𢧐特沒𠀧，𢧐鼬氏揵扰麻喋臥細𠀧氏，疝過。𠀧氏扰𢧐鼬氏罢，辰𢧐鼬氏拦奇丐忘駿縱鉑氏，麻𢧐𢧐蓮逢丞𠀧。𠀧氏術鍈站，買忉罢浪翰酬占色，覽𢧐𢧐𢧐，色扰半𢧐，特𢧐銅鉑，想色罢側禾；埃群疑浪吏𠀧罢翰貪扒𢧐鼬氏化罢𠀧。

（原载《岭南学报》9卷1期，1948年，又收入《汉语史论文集》，1958年5月及《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册，1980年）

三百年前河南宁陵方音考

明万历年间，有一个吕得胜，做了一部《小儿语》，他的儿子吕坤，又做《续小儿语》。他们是河南宁陵人氏，我们读他们这两篇文章，便可考见当时宁陵的口音。因他们做的是歌谣体，而且要叫小儿喜欢唱的，必定音韵和谐，从此考求，不会错的。我们知道，考求古代口音，高雅的诗歌是靠不住的。譬如今人作诗，在口音兄字、荣字读入东冬韵里去，然而写起诗来，一定要押入庚韵，这便叫做笔不对口。所以我们要考求古代口音，与其信赖诗词，不如信赖风谣；与其信赖大人的风谣，还不如信赖小孩的天籁，所以这两篇《小儿语》便是很可宝贵的资料了。再者明朝离现代不远，我们尽可以现代所有的口音，比拟他们的口音，也差不了多少。这二个缘故，便是我做这篇文章的动机。

宁陵的方音，有可以一个韵归入他韵的，有可以一个字读如他字的。我今便零零碎碎地陈述出来：

（一）东冬韵字都混入庚青蒸 《续小儿语》说："丈夫一生，廉耻为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我想"重"字的口音必是"知病切"。他又说："鼷鼠杀象，蜈蚣杀龙，蚁穴破堤，

蝼孔崩城。”我想“龙”字的口音必是“力征切。”他又说：“意念深沈，言辞安定，艰大独当，声色不动。”“动”字必是“徒径切”。他又说：“修寺将佛打点，烧钱买免神明，灾来鬼也难躲，为恶天自不容。”“容”字必是“于兵切”。今湖南衡阳一带正读此音。他又说：“因循惰慢之人，偏会引说天命，一年不务农桑，一年忍饥受冻。”“冻”字必是“丁径切。”他又说：“世人三不过意，王法天理人情，这个全然不顾，此身到处难容。”“容”字也是“于兵切。”他又说：“一向单衫耐得冻，乍脱棉袄冻成病。”“冻”字也是“丁径切。”他又说：“辩者不停，讷者若聲。”“聲”字必是“力征切。”陈宏谋说：“《小儿语》，天籁也；《续小儿语》，人籁也。”我也觉得《续小儿语》有点高雅的习气，于是我又看看所谓天籁的《小儿语》是否也有这一种的例。《小儿语》里说：“蜂蜂也害饥寒，蝼蚁都知疼痛，谁不怕死求活，休要杀人害命。”这里的“痛”字非读“他径切”不可。又看：“天来大功，禁不得一句自称。”这里的“功”字也非读“古丁切”不可。所以敢断定当时的口音，一定是“东冬”混入“庚青蒸。”或曰：“这也可说是‘庚青蒸’混入‘东冬’，何必一定说是‘东冬’混入‘庚青蒸’呢？”这因为我见“东冬”变入“庚青蒸”似乎容易些，实在我也不敢断定。但是有一句话可以断言的，便是庚青蒸韵字的收音，必有一大半和东冬韵相混，不是“庚青蒸”归入“东冬”，便是“东冬”归入“庚青蒸”。断没有两种收音的字，会拿来叶韵的。

（二）先韵字都混入寒删韵

先此声明一句：我这里所谓“寒删”韵，是包括“覃咸”韵而言；所谓“先”韵，是包括“盐”韵而言。因为当时宁陵的口音，“寒删”与“覃咸”、“先”与“盐”已不能分别了。何以见之？试看《续小儿语》说：“酒少饭淡，二陈没干。”把“淡”字和“干”字叶韵，便可见“覃咸”混入“寒删”了。又看《小儿语》，说：“乞儿口干力尽，终日不得一钱；败子羹肉满桌，吃着只恨不甜。”可见盐韵混入先韵了。这都没有什么奇怪，现在除却广东、广西之外，那一省不是这样呢？至于先韵与寒删韵，现在各省的口音，大概都能分别，而当时宁陵的口音，已经混在一起了。这一类的例证多得很，《小儿语》说：“自家过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这“掩”字想必读“于懒切”，“短”字读“丁懒切”，才能叶韵。又说：“世间生艺，要会一件，有时贫穷，救你患难。”这“件”字想必读“渠旦切”。又说：“休着君子下看，休教妇人鄙贱”。这“贱”字想必读“昨旦切，”。又说：“使他不辩不难，要他心上无言。”这“言”字想必读“语寒切。”《续小儿语》说：“遇事逢人，豁绰舒展；要看男儿，须先看胆。”这“展”字想必读“知旱切”，今普通话已经变像这个音了。又说：“从小做人，休坏一点，覆水难收，悔恨已晚。”这“点”字想必读“丁旱切”。又说：“怒多横语，喜多狂言；一时褊急，过后羞惭。”这“言”字也要读“语寒切。”又说：“人生在世，守身实难；一味小心，方得百年。”这“年”字想必读“泥寒切。”又说：“读圣贤书，字字体验，口耳之学，梦中吃饭。”这“验”字想必读“语旦切。”又说：“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

强似将佛塑画，不如救些贫难。"这"穿"字想必读"昌寒切"，今普通话已经如此了。又说："休说前人长短，自家背后有眼。"这"眼"字想必读"俄旱切。"又说："任你心术奸险，哄瞒不过天眼。"这"险"字想必读"许旱切"，上面说"验"字读"语旦切"，"验、险"二字，现在普通都读入先韵，而当时宁陵人却都读入寒韵了。又说："湿时捆就，断了约儿不散；小时教成，没了父兄不变。"这"变"字想必读"帮散切。"又说："未饥先饭，未迫先便。"这"便"字想必读"并饭切。"又说："欲心要淡，道心要艳。"这"艳"字想必读"于散切。"又说："辩者自惭，讷者自谦。"这"谦"字想必读"去惭切。"——这都说是先韵混入寒删韵；或者翻过来说，寒删韵混入先韵，也可以说得通。总之，当时宁陵口音，"先、寒、删、盐、咸、覃"六韵都混在一起，是可以断言的。

（三）阳韵混入唐韵

现在的诗韵没有唐韵，这是从《广韵》里分出来的。我所以要特别分开，是因为现在普通话阳唐都能分开，便是把阳韵念做开口呼，或齐齿呼，而唐韵念做合口呼。然而，阳韵里如方、访、放等字，已经变了合口呼了，可见，阳韵字有变合口的可能性。我今考见宁陵的阳韵字完全变了合口呼，和唐韵没有分别，这也不是奇怪的事情。以我所知，广东的客家话便是这样。我们且看《小儿语》说："宁好认错，休要说谎；教人识破，一差作养。"这"养"字须读"于党切"，才能叶韵。又说："兄弟分家，含糊相让；子孙争家，厮

打告状。"这"让"字想必读"如浪切。"《续小儿语》说："要知亲恩，看你儿郎；要求子顺，先孝爷娘。"这"娘"字想必读"女郎切。"又说："好衣肥马，喜气扬扬；醉生梦死，谁家儿郎。"这"扬"字想必读"于郎切。"又说："改节莫云旧善，自新休问昔狂；贞妇白头失守，不如老妓从良。"这"良"字想必读"里郎切。"又说："事到延挨怕动，临时却恁慌忙；除却差错后悔，还落前件牵肠。"这"肠"字想必读"昌郎切。"又说："若要度量长，先学受冤枉。"这"长"字想必读"知党切。"又说："十日无菽粟，身亡；十年无金珠，何伤？"这"伤"字想必读"式郎切。"《小儿语》说："能有几句，见人胡讲；洪钟无声，满瓶不响。"这"讲"字想必是读"古党切"，"响"字是读"许党切。"这样看来，当时宁陵口音，阳韵混入唐韵，当无疑义了。如其不然，若照现在普通话读去，好象没韵的一样，哪里好引诱得小孩子爱唱呢？

（四）齐韵混入支韵

齐支相混，现在除了两广之外，大概都不能分别了。在这一节，用不着繁征博引，只看他把"气、济"叶韵，"济、地"叶韵，"倚、底"叶韵，"体、已"叶韵，"体、理"叶韵，便可知那时宁陵口音，不分齐支，也象现在普通话一样了。惟有一条说："只管你家门户，休说别个女妻；第一伤天害理，好讲闺门是非。"这"非"字要读"分衣切"，方能叶韵，这是和现在普通话稍为不同的地方。

（五）萧肴韵混入豪韵

现在普通话萧肴韵字也有混入豪韵的，但不如当时宁陵

口音混得多。《小儿语》说："话多不如话少，话少不如话好。"这"少"字必读"式老切"，方能叶韵，今普通话也读此音。《续小儿语》说："人夸偏喜，人劝偏恼；你短你长，你心自晓。"这"晓"字想必读"呼老切。"又说："少年志肆心狂，长者言必偏恼；你到长者之时，一生悔恨不了。"这"了"字想必读"里老切。"又说："童生进学喜不了，尚书不升终日恼。"这"了"字也必读"里老切。"又说："君子口里没乱道，不是人伦是世教。"这"教"字想必读"古到切。"又说："毋贱贱，毋老老，毋贫贫，毋小小。"这"小"字想必读"苏老切。"又说："侵晨好饭，算不得午后饱；平日恩多，抵不得临时少。"这"少"字必也读"式老切。"又说："声休要太高，只是人听的便了；事休要做尽，只是人当的便好。"这"了"字也必读"里老切。"

（六）真元韵通

依《续小儿语》看来，真元韵字是混用的；但是似乎不可专说"真"混入"元"，也不可专说"元"混入"真"，我想二者都有。看他说："万古此身难再，百年展现光阴；纵不同流天地，也休涴了乾坤。"我想"坤"字当时必读"苦邻切。"又说："恩怕先益后损，威怕先松后紧。"这"损"字想必读"苏浅切。"这是"元"混入"真。"又说："莫防外面刀枪，只怕随身兵刃；七尺盖世男儿，自杀只消三寸。"这"刃"字想必读"如寸切。"又说："上看千仞，不如下看一寸。"这"仞"字也必读"如寸切。"——这是"真"混入"元。"

以上说韵的混合，大概注重在今普通话不同的地方。至

于侵韵混入真韵，像《小儿语》及《续小儿语》都把"心"字和"人"字叶韵，可见当时"人"字必读"如邻切"，"心"字必读"苏邻切"；又《续小儿语》以"循"字叶"今"字，也可见"今"字必读"居邻切"。又如"质、陌、锡、职"相混，像《续小儿语》以"积"叶"室"，以"失"叶"益"，以"一"叶"积"。又如"屋、沃、物、月"相混，像《续小儿语》以"不"叶"福"，以"欲"叶"物"，以"骨"叶"木"，以"足"叶"物"。又如"乏、黠"相混，像《续小儿语》以"法"叶"煞"。这些都和现在普通话一样，不必细为叙述了。下面再说四声的变化：

（七）浊音上声变去声

现在普通话，浊音上声字大半变了去声。只有浙江、永嘉、嘉兴、湖州各处不变，又两广也变得少些。这种变法，究竟始于何时呢？至少，明朝便有这种变化，因为我看见《小儿语》及《续小儿语》里已经有了例证了。例如《小儿语》说："海那深罪，禁不得双膝下跪"。我想这"罪、跪"二字都变了去声。又说："强取巧图，只嫌不够；横来之物，你要承受。"这"受"字变为去声了。《续小儿语》说："欲心要淡，道心要艳。"这"淡"字也变去声了。又说："丈夫一生，廉耻最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这"重"字也读去声了。又说："意念深沈，言辞安定，艰大独当，声色不动。"这"动"字也读去声。照此看来，当时宁陵口音，浊音上声变去声，也像现在普通话一样了。

（八）入声变平声

北方的入声，都变了平上去声，宁陵也是北方，我想它也没有入声。试看《续小儿语》说："自家痛痒偏知，别个辛酸哪觉；体人须要体悉，责人切莫责苛。"这"觉"字必读平声。只有这一个例，所以我单说入声变平声，其实我想，入声也有变上去声的。总之，宁陵没有入声就是了。

以上把四声略说过了，下面再把一个个字的读音零碎地叙述出来：

（九）只字读音．

只字读音，我想用注疏体，比较明瞭些。

"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

"仆隶纵横，谁向你说；恶名你受，暗利他得。"

"矮人场笑，下士涂说；学者识见，要从心得。"

"解环破结，毕竟有说。"

"厚时说尽知心，提防薄后发泄；恼时说尽伤心，再好有甚颜色。"

"人侮不要埋怨，人羞不要数说；人极不要跟寻，人愁不要喜悦。"

"恶名儿难揭，好字儿难得。"

注：色，式屑切；说，式屑切；得，丁屑切；结，居屑切；泄，苏屑切；悦，于屑切；揭，居屑切。

"老子终日浮水，儿子做了溺鬼。"注：鬼，古水切。

"事只五分无悔，味只五分偏美。"注：美，明悔切。

"好面上灸个疤儿，一生带破；白衣上点些墨儿，一生带涴。"

自注：涴，乌卧切。今两广正谓"汗秽"曰"涴。"

"责人丝发皆非，辨已分毫都是；盗跖千百元凶，盗跖何尝觉自。"注：是，苏自切。读若现在普通话音，不读北京音。

"坐井观天，面墙定路；远大事业，休与共做。"注：做，精路切。

"威震四海，勇冠三军，只没本事，降服自心。"注：军，居邻切；心，苏邻切。

"分卑气高，能薄欲大；中浅外浮，十人九败。"

"算计二著现在，才得头着不败。"

"当面证人，惹恼最大，是与不是，随他说罢。"注：大，徒外切；败，并外切；在，精外切；罢，并外切。

"世间第一好事，莫如救难怜贫；人若不遭天祸，舍施能费几文。""慕贵耻贫，志趣落群。"注：文，无贫切；群，渠贫切。

"自家有过，人说要听；当局者迷，旁观者醒。"注：醒，苏丁切。

"贫时怅望糟糠，富日骄嫌甘旨；天心难可人心，哪个知足饿死？""乘时如矢，待时如死。"注：旨，照死切；矢，审死切。读若现在普通话，不读北京音。

"祸到休愁，也要会救；福来休喜，也要会受。"

"强取巧图，只嫌不够；横来之物，你要承受。"注：受，式救切；够，古救切。

说到这里算完了。然而还有一点，可以看出宁陵话和北京话不同的地方，便是现在普通话都把"庚青蒸"韵混入"真"韵的音，例如"名"字与"民"字一样读法，这在宁陵

似乎是没有的事。何以见之？因为《小儿语》和《续小儿语》里头没有“庚青蒸”韵和“真”韵混杂的地方，如其口音混杂了，我想不会不形诸笔墨，因为这明明是叫做“小儿语”，不象试帖怕失韵的。你看他们把“庚青蒸”和“东冬”通押，把“先盐”和“寒删覃咸”通押，便是不怕失韵的表示；他不把“庚青蒸”和“真”韵通押，便是因为口音也能分别，这是很明显的，毫无疑义的了。至于“庚青蒸”到底读什么音，“真”韵又发什么音，这要待问于现在的宁陵人了。现代的宁陵和三百年前比较，口音也许变化了些，然而大概相差不远。我很希望有宁陵或宁陵附近的人看见我这篇文章，订正我的谬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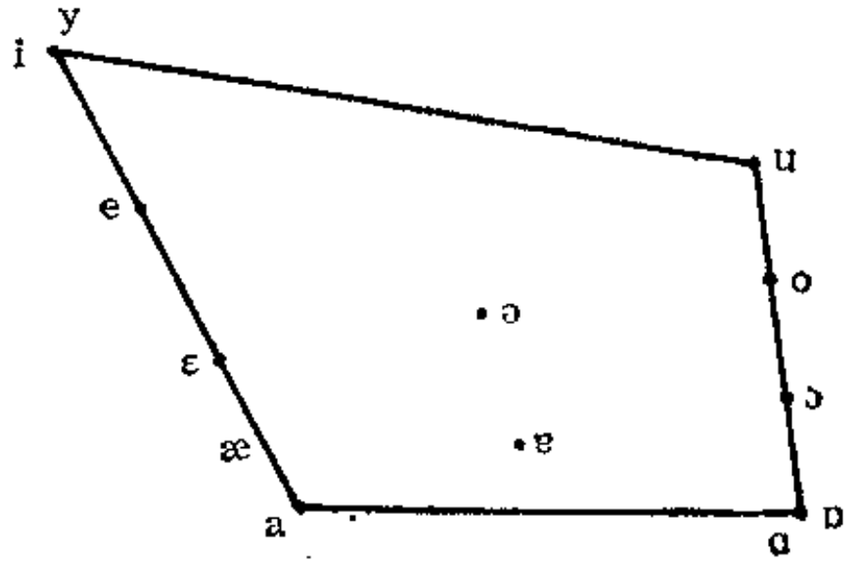
（载《国学论丛》1卷2期，1927年）

两粤音说

本文所用音标略例：

发音部位	音标	例字
双唇	p	北京‘邦’
	p′	北京‘派’
	m	北京‘明’
	w	北京‘王’
唇齿	f	北京‘夫’
	t	北京‘端’
	t′	北京‘透’
	n	北京‘泥’
	L	北京‘来’
舌尖前	ts	北京‘租’
	ts′	北京‘粗’
	s	北京‘送’
舌面前	tɕ	北京‘基’
	tɕ′	北京‘欺’
	ɕ	北京‘希’

舌尖舌面之间	tʃ	广东'庄'
	tʃ′	广东'疮'
	ʃ	广东'爽'
舌面前	ɲ	上海'泥'
舌面	j	广东'夷'
舌根	k	北京'公'
	k′	北京'空'
	ŋ	上海'我'
	h	广东'好'
喉音	ʔ	广东'安'



一 概 说

昔陈兰甫作《广东音说》，以明清浊四声及侵、覃、盐、咸

声势，有稗方言之学；然其说犹有未尽。晚近我国治方言者，多非广东人。其于交广音，偶有论列，不外兰甫所已言，他非所知也。余籍白州，而音特与广东近，乃因兰甫之说，而补苴之；兰甫所已及者，则引申而益详之。因念广西南部之音，自古治方音者，未尝一道及，盖或以桂林话，为全省音准，或虽知南北部音有异，又误以其南部音与广东尽同；诚不知其迥殊于桂林，微异于广东，殆为中国韵纽最多之一种方音，不容不加以论列者也。故以附于广东音而并述之，述及邻省之音，未敢自信皆确，聊试为之，以待质证云尔。

两粤之音，大别为八。八者之中，更详析之，可得百数。又以互相影响之故，音极淆乱，未能划若鸿沟。今姑略为区分，取便陈述而已。

1．广东话

此以广州话为标准，四邑、肇、阳、罗等处属之。其分韵之多，殆冠全国；而分纽则略有含胡。大抵广州、四邑齿头之音，或归正齿；而肇、阳、罗正齿之音，或归齿头；台山、恩平、新会等处，“透”多入“晓”，而“清”或归“透”，其分纽之近古，未若广西也。古今音韵家所谓广东音者，皆指此而言，今姑称之曰广东话；实则广东之话，不止于此，读者当视为狭义的广东话可也。

2．广西白话

广西南部之音，与北部迥殊，而与广州最近。谓之白话者，对北部官话言之也。广东话与广西白话之别，首在声调。广西之“平均音高”较广东略高，四声中之阳平，其区别最

显者也。次为分组较多，如ɲ之一音，在两粤中仅广西有之。大抵言韵则广东为多，论组则广西为多也。广西南部各县，又各不同。梧州邻粤，音最相近；其次则北流、贵县等处，又次则博白、陆川、兴业；至若容县，则相去较远矣，郁林则相去最远矣。

3. 客话

客话盖起源于广东、嘉应州，传播于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占地颇广。然客话之中，亦有微异，即如揭阳之与大埔，相隔不远，语音已有不同；福建、广西又各有异；至于江西，更非旧观矣。余所知者仅为广西之客话，然与嘉应州人对语，互能通晓，大抵所异在韵者多，在组者少也。章氏太炎著《岭外三州语》，即指此种。余按其书多能与客话吻合，盖恃载籍而不恃口耳，未能无误也。今按客话之得名，盖因其民后来之故也。吾邑谓之新民话，亦此意也。其语每存古音，侵、覃、盐、咸之能为闭口无论矣，而"知"读端组，"分"读帮组之类（非读书音）直溯汉，魏以上，好古者盖乐道之也。或云其民自晋末踰岭南徙，为今客家，然无确证。今以语音考之，实与北音为近。意者其民自黄河流域桴海而来，其自汕头登陆者，居嘉州，东分而至闽西，北折而入赣南；其自电白登陆者，西分而至廉州，北折而入桂南，其传播途径，有可得而言者。今以图示之如次（见下页）：

何以知客话未尝经过江浙？盖观察江浙各地，似无有此种语音者也。江浙音重浊，而客话之音轻清，其四声重浊及

1 廉州　2 电白　3 汕头　4 贵县　5 郁林　6 嘉应
7 闽西　8 赣南

纽韵，儿与北方尽同，而与江浙迥异。若曾经过江浙，岂有不起同化作用者。客话之同化于广东者则多矣。如“溪”纽

读 k′，而“肯”“渴”“客”等字皆读 h，与广东音近；广东“侵、覃、盐”与“真、寒、先”有别，客话亦然。不知其为同化乎？抑各有所本也。广东四声皆分阴阳，而客话平声分阴阳，上去不分阴阳，似北方；入声分阴阳，似广东。殆北音与粤音之混合语也。

4．官话

两粤皆近于湘，故其北部音皆与湘音近。广东南、韶、连一带，及广西之桂林、柳州、百色一带，居民多作官话，此可以桂林为代表。自好古者观之，桂林音视湘音为正，故俗有“南音以桂林为正”之语。本文于桂林音陈述甚少，以其与普通官话相似，不烦详述故也。

5．潮州话

去岁与四友同居，籍潮州者三人，而余终未能效其一语，盖平常酬对，俱作广州话耳。潮州所存古音，盖亦甚多，如“人”读泥纽，“饭”读帮纽之类（非读书音），苟勤搜集，必有可观。今以未谙之故，聊付阙如。

6．雷州话

今雷州、电白一带皆属此种。余未谙，不能谈。

7．琼州话

琼州孤峙一岛，其言之难晓，如外国语。然吾意未必非华语所嬗化，如“饭”读明纽，未离唇音，即此类推，或有痕迹可寻，惟余不谙耳。

8．其他

以上七种，未能详尽。以余所知，廉州自客话以外，尚

有白话，与广西话略近，而不同处尚多。又漳州民有移两粤者，作漳州语；苗民有居广西西北、西南及广东灵山一带者，作苗语。诸如此类，不胜枚举，毕生研究，未易穷也。

二 辨 纽

1. 见纽

广东全纽皆读 k 音，阴声，客话及广西白话同。惟博白“救、九”等字读 tɕ，盖同化于北京矣。又“决”字读 k，亦与广东异。桂林音与湘音最近，而于见纽齐齿字，不若湘音读 tɕ 而读 k。如“九”读 kiu，“见”读为 kien，“救”读为 kiu 是也。此殆因地近广东之故也。

2. 溪纽

广东此纽最为混乱，有读本纽 k′ 音者，有读 h 读 f 者，间有读 j 者。兹随意取数十字，以广东音、博白音、郁林音，及客话音四者，相较如下表：

	区	启	曲	溪	倾	跨	衾	阔	困	契	概	旷
广东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博白	k′	h	k′	k′,h	k′	k′	k′,tɕ′	k′	k′	k,′h	k′	k′
郁林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客话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续

	楷	祛	窥	驱	伉	却	匡	叩	慷	寇	廊	抗
广东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博白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郁林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客话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康	口	空	气	坎	开	牵	欠	起	怯	克	轻
广东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博白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郁林	h	h	h	h, j	h	h	h, j	h, j	h, j	h	h	h
客话	h,k′	k′	k′	k′	k′	h	k′	k′	k′	h	k′	k′

	刻	磬	渴	考	肯	客	遣	谦	去	岂	墟	卿	庆
广东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博白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郁林	h	h	h	h	h	h	h,j	h,j	h,w	h,j	h	h	h
客话	k′	k′	h	k′	h	h	k′	k′	h,φ	k′	h	k′	k′

	乞	孔	勘	可	哭	堪	器	巧	恐	凯	慷	悬	牽
广东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h
博白	h	h	h	h	h	h	h	h	h	k′	h	h	h
郁林	h	h	h	h	h	h	h, j	h	h	k′	h	h	h
客话	k′	k′	k′	k′	k′	k′	k′	k′	k′	k′	h	k′	k′

续

	犬	库	欵	袴	科	课	阔	枯	宽	快	丘	钦	苦
广东	h	f	f	f	f	f	f	k′	f	f	j, h	j, h	f
博白	h	h	h	h	w	w	h	k, ʿh,w	h	w	h, j	h j	h
郁林	h, j	h,w	h,w	h,w	w	w	w	w	w	w	j	j	w
客话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k′

上表共七十五字得总表如下

	k′	h	f	w	j	φ	tφ′
广　东	25	39	9	无	2	无	无
博　白	24	47	无	3	无	无	1
郁　林	25	28	无	11	11	无	无
客　话	67	7	无	无	无	1	无

由此观之，以客话所存古音为最多。意者客话其初必尽读“溪”纽为 k′ 音，后因地处广东，稍与同化，故偶有变 h 音者耳。“去”字或读 h 音，或读 φ 音，溪纽读 φ 颇可怪，只能认为例外。广东又有变 f 音者，其读晓纽亦间有 f 音。余尝推求其或变或不变之故，大抵“鱼、虞、微、齐、佳、灰、阳、尤、侵”等韵不变，“东、支、真、文、元、寒、删、先、萧、肴、豪、庚、青、蒸、覃、盐、咸”等韵变 h，“歌、模、桓”等韵广东变 f，郁林变 w。然其例不纯，莫可究诘，有待乎音学专家之解答者也。

3. 群纽

此纽广东平声读阴声k′，仄声读阳声k。广西与客话皆读k′，平仄一律。惟广西四声，皆具阴阳。溪纽阴声而群纽阳声，故不相混，客话则不能不混矣。今北方亦混，惟江浙不混耳。

4. 疑纽

广东开合口字读ŋ音，齐齿读j音，广西开合口字读同广东，齐齿则读ɲ音，客话亦然。按江浙齐撮字，亦多读ɲ，ŋ与ɲ皆鼻音，故ŋ变为ɲ也。广东人口腔多不能为ɲ音，故江浙、广西及客话之读ɲ音者，广东皆读j也。广西及客话疑纽字又有少数混入泥纽读n者，此则各省亦往往有之，特多少为异耳。广东台山最为特别，全纽皆作ŋ音。兹将《广韵》疑纽切音纽十八字，列表如下：

	俄	蛾	五	午	吾	牙	魏	宜	疑	危	仪	魏	鱼	语	愚	下	遇	牛
广州	ŋ	j	ŋ	ŋ	ŋ	ŋ	j	j	j	ŋ	j	j	j	j	j	j	j	j
台山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ŋ
客话	ŋ	ɲ	ŋ	ŋ	ŋ	ŋ,ɲ	ɲ	ŋ	ɲ	ŋ	ŋ	ɲ	ŋ	ɲ	ɲ	ɲ	ɲ	ɲ
广西	ŋ	n	ŋ	ŋ	ŋ	ŋ,ɲ	ɲ	ɲ	ɲ	ŋ	ɲ	ɲ	ɲ	ɲ	ɲ	ɲ	ɲ	ɲ

又得总表如下：

	ŋ	ɲ	j	n
广州	6	无	12	无
台山	18	无	无	无
客话	7	10	无	1
广西	7	10	无	1

5. 晓纽

此纽广东开口齐齿字皆读h，唯合口则读f，又有少数变j音者。博白、郁林、客话又各不同，兹以《广韵》晓纽切音十六字列表如下：

	呼	荒	呵	火	许	香	海	许	虚	朽	香	况	兴	羲	休	喜
广东	f	f	h	f	f	h	h	h	h	j	h	k′	h	h	h	h
博白	w	w	h	h,w	h	h	h	h	h	h	h	k′	h	h	h	h
郁林	w	w	h	w	w,h	h	h	h	w,h	j	j	k′	h	j	j	j
客话	f	f	h	f	f	h,φ	h	φ	h,φ	φ	h,φ	k′	h,φ	φ	h,φ	k′

上表“况”字变k′音，此为例外。盖“况”字在北方亦变k′音，非独两粤然也。今除“况”字不计，作总表如下：

	h	f	w	j	φ	k′
广东	9	4	无	2	无	无
博白	13	无	2	无	无	无
郁林	4	无	6	5	无	无
客话	7	4	无	无	3	1

由此观之，博白保存此纽古音较多，广东次之，客话又次之，郁林则泰半变入影纽，与江浙同。客话之音与北京多相近处，往往同化，今观上表，“许”“朽”“羲”等字皆读φ音，与北京同，“馨”“虚”“香”“兴”“休”等字亦有一部份人读φ音，可见变化之渐矣。“喜”字读k′音，颇可

怪。广东“起”“喜”二字皆读h，客话则皆读k′，“起”“喜”音混，两地同然也。又如“忽”字本晓纽，而客话及博白话皆读k′音，要之，溪、晓两字在两粤最淆混矣。

6．匣纽

广东匣纽开口字读h音，如“河”“号”“寒”“行”“含”“合”等字是也。合口字读w音，如“胡”“户”“乎”“黄”“怀”“祸”等字是也。齐齿读j音，如“玄”“县”“丸”等字是也。间有读f音者，“缓”字是也。广西与广东同，惟“缓”字或读h，或读w，无读f者，斯微异耳。客话开口读h，齐齿读j，与广东同，惟合口或读f，如“胡”“乎”“户”“怀”“祸”是也，或读w，如“黄”“还”是也，“缓”字读k′，尤奇。“欵”“缓”二字，在北京显然有别，而广东皆读f，客话皆读k′，广西则皆读h，未有能分为k′、h二音者。

7．影纽

广东影纽，开口字读喉部破裂音ʔ，如“哀”读ʔoi，“屋”读ʔuk，“握”读ʔak，“安”读ʔon，“爱”读ʔoi，“阿”读ʔo是也。齐齿字读j，如“于”“一”“伊”“烟”“影”“邑”“英”“央”“忆”“衣”“忧”“纡”等字是也。合口读w，如“乌”“湾”是也。广东齐韵字皆不读齐齿而读开口，故“翳”“缢”等字不读j而读喉音ʔ也。此乃例之最纯者。客话无异。惟广西则破此例，“影”“英”读ʔeŋ，“忆”读ʔek，甚或读“於”为huei，wei，读“邑”为hep，淆乱不可究诘矣。

8．喻纽

广东喻纽，开口齐齿读 j，如“羊”“翼”等字是也。合撮读 w，如“王”“云”“为”“荣”等字是也。亦例之至纯者。客话稍破此例，如“云”“为”“荣”同是撮口字（按韵书），而“荣”读 juŋ，“云”读 jun，“为”读 wei，广西音如广东，惟读“翼”“弋”为 hek，“盈”“赢”“赢”为 heŋ，与广东异耳。

9．知纽

此纽广东读阴声，开口合口读 ʧ，齐齿读 ʨ。广西及客话皆同（客话说话时，“知”字作 t 音）。

10．彻纽

广东开口合口读 ʧ′，齐齿读 ʨ′。广西及客话皆同。

11．澄纽

广东平声开口合口读 ʧ′，齐齿读 ʨ′。仄声开口合口读 ʧ，齐齿读 ʨ。广西则不论平仄，一律读如彻纽，惟以阴阳声为别。客话与广西话同。惟其不能具八声，故“彻”“澄”未能不混也。

12．照纽二等

广东读如其所读知纽，广西亦然。惟客话读 ts，与精纽混。

13．照纽三等

广东、广西及客话，皆同，读如其所读“知”纽。

14．穿纽二等

广东、广西皆读如其所读彻纽，惟客话读 ts′，与清纽混。

15．穿纽三等

广东、广西及客话，皆读如其所读彻纽。

16．床纽二等

广东、广西、客话，各有不同，列表明之如下（仍用《广韵》切音上字，共十三字）。

	助	钮	锄	床	雏	鸟	豺	崇	查	崩	士	仕	俟
广东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tʃ′	ʃ	tʃ′	ʃ	ɕ	ɕ	ɕ
广西	tʃ′	tʃ′	tʃ′	ʃ	tʃ′	tʃ′	ʃ	ʃ	tʃ′	ʃ	ɕ	ɕ	ts′
客话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s	s	s	s

观上表则知，广东共有tʃ、tʃ′、ʃ、ɕ四音，广西共有tʃ′、ʃ、ɕ、ts′四音，但ts′音只有“俟”一字，是例外，）客话共有ts、s两音。

17．床纽三等

广东、广西及客话，皆读ʃ，与其所读禅纽音混。

18．审纽二等

广东开口合口字读ʃ，齐齿字读ɕ，广西亦然。惟客话读s，与心纽混。

19．审纽三等

广东开口合口字读s，齐齿字读ɕ，广西及客话同。（两粤或读“始”“矢”为tɕ′）。

20．禅纽

广东读若其所读审纽音，惟审纽阴声，禅纽阳声，故不

混耳。广西同。两粤禅纽字，保存古音之摩擦性者甚多，如“常”“长”“晨”“承”“臣”“丞”“尝”“成”“城”等字，各省大都读入其读澄纽之音，惟两粤不变耳。客话则“臣”“承”等字已变入澄纽(破裂摩擦音)，而“常”“晨”“成”等字未变。即此可见，客话为官话所同化，不能不变，又为广东话所同化，不能多变也。又肇庆人于审，禅纽字多读s，不读ɕ。如“卜”读sap，“审”读sam，“识”读sek是也。“瑞”字广东有读为suei者，此是例外。

21．日纽

广东日纽皆读j，与喻纽混；独台山读ŋ，与疑纽混。广西则皆读ɲ音，惟“柔”字读j音，与广东同，“儒”字读ɕ音最为特别。客话亦似广西读ɲ，惟“柔”“儒”皆读j。“人”“仁”音别，“人”读ɲin，“仁”读jin。又“而”字读L，此殆因湖南、桂林有读日纽为L音者，故效之耳。

22．泥纽

广东、广西及客话，皆读n。

23．来纽

广东、广西及客话，皆读L。

24．娘纽

广西、广西，泥、娘无别。客话至不一律，如“尼”读ne，“拏”读na，“娘”读ɲoŋ，“女”读ɲu。

25．端纽

广东、广西及客话，皆读t音。

26．透纽

广东、广西及客话，皆读 t′，独台山、恩平、新会等处则读 h 音，与晓纽混。

27．定纽

广东平声读 t′，仄声读 t，皆阳声。广西亦皆阳声，惟全纽读 t′。客话亦全纽读 t′。

28．精纽

广东有ts，tɕ二音，大抵齐齿字读 tɕ，合口开口读 tʃ。客话全纽读 ts。广西至不一律，博白读 ts 如客话，北流读tʃ、tɕ如广东，郁林、容县读 t，与端纽混。

29．清纽

广东开口合口读 tʃ′，齐齿读 tɕ。客话全纽读 ts′，广西博白读 ts′如客话；北流读如广东；郁林、容县读 t′，与透纽混。广东台山亦读 t′，而其于透纽字读 h，故清、透不致相混也。

30．从纽

广东平声读如其所读清纽，仄声读如其所读精纽，惟以阴、阳声为别。台山仄声无异，惟平声则读 t′。客话全纽读 ts(“字”“匠”等字读 s 是例外)。广西诸邑各读如其所读清纽，惟有阴阳声之别耳。

31．心纽

广东心纽有 s、ʃ、ɕ 三音。何类读何音，未能究诘，台山之一部最为特别，读若来母清音，即其音在心纽与来纽之间(如有“大舌头语病者读“心、审”纽字)，此殆全国所无之音也。客话读 s 音。广西多数读 s，与客话同。北流读与广

东同。

32. 邪纽

此纽广东、广西、客话又各不同。今将《广韵》切音十字列表如下：

	似	随	寺	徐	详	祥	辞	旬	夕	辞
广　东	tɕ	tʃ′	tɕ	tʃ′	tʃ′	tʃ′	tɕ′,ɕ	tʃ′	tʃ	tɕ′,ɕ
客　话	s	ts′	s	ts′	ts′	ts′	ts′	ts′	ts′	ts′
广　西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ts′

观上表则知，各处邪纽皆与从纽相混。广东从纽平声开口合口读 ʧ′，故“随”、“徐”“详”“祥”“旬”皆读 ʧ′，齐齿读 ʨ′，故“辞”“辞”皆读 ʨ′。又从纽仄声开口合口读 ʧ，故“夕”字读 ʧ；齐齿读 ʨ，故“似”“寺”读 ʨ 也。广西及客话从纽平仄皆读 ts′，故邪纽平仄亦皆读 ts′。惟客话稍受官话之同化，故“似”“寺”等字已变 s 音，不能一律矣。

偶忆广东之西南部，如高州、廉州，精、清、从、心，邪纽，似皆读如客话之发音。今久不与彼方人士接近，已模糊记不清楚矣。

33. 帮滂纽

广东帮纽读 p，滂纽读 p‘。广西及客话皆同。

34. 並明纽

並纽广东平声读 p‘，仄声读 p，皆阳声。广西及客话平

仄皆读 P'。明纽两粤皆读 m。

35. 非敷奉纽

非与敷今全国无别。广东读 f 音。奉纽读 f，阳声，广西及客话与广东同。惟“敷”“甫”二字读 p'，与广东异。

36. 微纽

广东明微无别。客话则微纽有 w、m 二音，如“文”“武”“舞”“物”“闻”等字皆读 w 音，“味”“雾”“微”“尾”“无”“务”“罔”“望”等字皆 m 音。故客话殆可谓为官话与广东话之混合品也。广西微纽字多数归明纽，惟“武”“舞”“无”“芜”等字读 f 音，归敷；然证以声类，“抚”从“无”声，而入敷纽，则“无”音归敷，非异事也。

上述诸纽既毕，今制总表于此，俾可一览了然。

广 东 纽 表

见阴 k	日阳 j
溪阴 f、j、k'，h	来阳 l
群阳 k，k'	端阴 t
疑阳 j，ŋ	透阴 t'
晓阴 f，j，h	定阳 t，t'
匣阳 w，f，j，h	泥阴阳 n
影阴 w，j，ʔ	娘阳 n
喻阳 w，j	精阴 tɕ，tʃ
知阴 tɕ，tʃ	清阴 tɕ'，tʃ'
徹阴 tɕ'，tʃ'	从阳 tɕ，tɕ'，tʃ，tʃ'

澄阳tɕ, tɕ′, ʈʂ, ʈʂ′
照阴tɕ, ʈʂ
穿阴tɕ′, ʈʂ′
乘阳ʃ
审阴ɕ, ʃ
禅阳ɕ, ʃ
庄阴ʈʂ
初阴ʈʂ′
床阳ɕ, ʈʂ, ʈʂ′, ʃ
山阴ʃ
心阴s, ɕ, ʃ
邪阳tɕ, tɕ′, ʈʂ, ʈʂ′
帮阴p
滂阴p′
並阳p, p′
明阴阳m
非阴f
敷阴f
奉阳f
微阳m

广 西 纽 表

见阴k
溪阴w, j, k′, h
群阳k
疑阳ɲ, ŋ
晓阴w, j, h
匣阳w, j, h
影阴j, ʔ
喻阳w, j, h
知阴tɕ, ʈʂ
彻阴tɕ′, ʈʂ′
澄阳tɕ′, ʈʂ′
照阴tɕ, ʈʂ
日阳ɕ, n
来阴阳l
端阴t
透阴t′
定阳t′
泥阴阳n
娘阴阳n
精阴ts
清阴ts′
从阳ts′
心阴s
邪阳ts′

穿阴tɕʰ，ʈʂʰ　　帮阴p

乘阳ʃ　　滂阴pʰ

审阴ɕ，ʃ　　並阴pʰ

禅阴ɕ，ʃ　　明阴阳m

庄阴ʈʂ　　非阴f

初阴ʈʂʰ　　敷阴f

床阴ɕ，ʈʂʰ，ʃ　　奉阴f

山阴ʃ　　微阴阳m，f

客 话 纽 表

见　k　　日　l，ɲ，j

溪　kʰ，h　　来　l

群　kʰ　　端　t

疑　n，ɲ，ŋ　　透　tʰ

晓　f，ɕ，h　　定　tʰ

匣　w，f，j，h　　泥　n

影　j，ʔ　　娘　n，ɲ，ŋ

喻　w，j　　精　ts

知　t，tɕ，ʈʂ　　清　tsʰ

彻　tɕʰ，ʈʂʰ　　从　tsʰ

澄　tɕʰ，ʈʂʰ　　心　s

照　tɕ，ʈʂ　　邪　tsʰ，s

穿　tɕʰ，ʈʂʰ　　帮　p

乘　ʃ　　滂　pʰ

审	ɕ, ʃ	並	p′
禅	ɕ, ʧ′, ʃ	明	m
庄	ts	非	f
初	ts′	敷	f
床	ts, s	奉	f
山	s	微	m, w

表例：

1. 表中乘纽即床纽三等，庄纽即照纽二等，初纽即穿纽二等，山纽即审纽二等。

2. 表中所谓广东、广西及客话，皆指最普通之语音言之。若欲知台山、新会、恩平、郁林、北流、容县等处语音之特色，仍须细看上文(韵表仿此)。

3. 偶有例外者，不著于表（例如“並”字读p，或读p′，则按並纽通例，认读p′为例外）。

4. 凡一纽而具数音者，在何种关系即变何音，须细看上文，此表中未能注出（韵表仿此）。

5. 表中共二十五音，广西及客话皆能备具。广东随地而异，或二十四音(少ŋ)，或二十二音（少ŋ，ts，ts′）。

三 辨 韵

广东之韵，与广西南部无异，故本节凡言广东，皆包括广西南部言之；间有微异处，则分别说明之。客话有异者言之，无异者则不复赘及也。凡称一韵，必包举平上去声言之，

入声则另别。

1. 东、冬、钟韵

此三韵今全国殆皆不能分别。广东读 uŋ，与北京同。

2. 江韵

此韵最为复杂，今随举十六字列表如下：

	江	帮	降	双	撞	椿	淙	鬃	庞	窗	讲	项	捧	巷	阔	绛
广东	ɔŋ	ɔŋ	ɔŋ	ɔŋ	uŋ	ɔŋ	uŋ	uŋ	aŋ	iaŋ	ɔŋ	ɔŋ	uŋ	ɔŋ	uŋ	ɔŋ
博白	aŋ	aŋ	aŋ	ɔŋ	uŋ	ɔŋ	uŋ	uŋ	aŋ	ɔŋ	ɔŋ	ɔŋ	uŋ	aŋ	uŋ	aŋ
客话	ɔŋ	ɔŋ	ɔŋ	ɔŋ	uŋ	ɔŋ	uŋ	uŋ	aŋ	uŋ	ɔŋ	ɔŋ	ɔŋ	ɔŋ	uŋ	ɔŋ

观上表，广东或入唐，或入东，或入庚，或入阳；博白及客话则无入阳者。又观，“窗”之一字，广东入阳，博白入唐、客话入东，可谓变化无方矣。考《广韵》，“江”本由“东”变“唐”，则今读或东或唐，皆合于古；“阳、庚”本与“唐”近，故又入“阳、庚”也。

3. 支、脂、之韵

此三韵全国不能别。广东音不一律。兹将《广韵》切音三十字列表如下：

	支	知	移	宜	羁	奇	离	为	危	规
广东	i	i	i	i	ai	i	ei	ei	ei	uei
广西	i	i	i	i	ai	i	ei	ei	uei	uei
客话	i	i	i	i	e	i	i	ui	ui	ui

（续表）

	垂	陂	脂	资	夷	伊	饥	尼	悲	眉
广东	ui	ui	i	i	i	i	ei	ai	ei	ei
广西	ui	ui	i	ei	i	i	i	ai	ei	ei
客话	ui	ui	i	u	i	i	i	e	ui	i

	谁	遗	桂	绥	追	之	持	兹	而	其
广东	ui	i	ui	ui	ui	i	i	i	i	i
广西	ui	i	ui	ui	ui	i	i	ei	i	i
客话	ui	i	ui	ui	ui	i	i	u	e, u	i

观上表，广东有十六字读 i，此为正例。六字读 ei 入微，六字读 ui 入灰，二字读 ai 入齐，此为变例。“微、灰、齐”之变，全国同然，惟字数多少之别耳。然广东“支”“齐”之分甚严，“尼”“羁”二字，但为仅有之例外。按“泥”从“尼”声，《广韵》“泥”入齐，而“尼”入脂，未尽可据。广东读“泥”如“尼”，无足怪矣。广西此韵 ei 音特多。广西读 ei 者，广东多为 i，盖广东所存《广韵》之旧特多欤。客话此韵无 ei 音，而 ui 音特多，广东之读 ei 音者，客话皆为

ui，又“资”“兹”等字读u入模，“尼”“羁”等字读e入齐，皆变例也，若要考其源，殆皆归i音耳。

4．微韵

广东此韵惟“希”“几”“岂”“既”等少数字读i音，余皆读ei音。余考其初必全纽读ei音，广州一部分于“希”“几”“岂”“既”至今犹读ei音，广西北流“衣”字读ei音，以各地拼合观之，知其初全纽一律也。客话或读i入“支”，如“微”“希”“衣”“岂”“既”等字是也。或读ui入“灰”，如“非”“归”“韦”“尾”“伟”“匪”“鬼”“味”“胃”“贵”等字是也。无读ei音者，此与广东异。又“毅”之一字最怪，广东读为ŋai，客话读为ŋe，各与其所读之“齐”韵混，广西有读i者，与“衣”“希”等字收音同。

5．鱼、虞韵

此二韵今全国皆混。广东尤为特别。盖江河南北，“鱼、虞”皆读撮口，而广东、广西及客话，皆无撮口呼，故多混入“支、脂、之”，又有少数字读u入“模”，读ui入“灰”者，今将《广韵》切音十五字列表如下：

	余	鱼	袒	居	诸	俱	俞	逾	于	隅	输	朱	株	夫	无
广东	i	i	i，u	i	i	i	i	i	i	i	i	i	i	u	u
广西	i	i	u	ui	i	ui	i	i	i	ui	i	i	i	u	u
客话	i	u	u	i	u	i	i	i	i	i	u	u	u	u	ɔ

观上表，客话与北京音较近，凡北京合口字，客话皆读合口；北京撮口字，客话因无撮口呼，故改为齐齿，其例尚纯。惟“鱼”字合口，“无”字入“歌”，为例外耳。至于广东音，上表未足概括，尚有“初”“疏”“梳”“助”“耡”“楚”“阻”等字读ɔ音。广西有i、u、ui三音，例最不纯。江河南北，“鱼”韵字混入“支”韵者甚少，客话稍混，广西次之，广东最混。如“余”“夷”二字，江河南北皆能分别，而广东、广西及客话，皆不能别也。“诗”与“书”，“朱”与“支”，客话犹能辨之，而广东、广西皆不能也。“居”与“机”，“渠”与“棋”，“虚”与“希”，客话及广西皆能辨之，而广东或不能也。然广东犹能辨“鱼、模”二韵之别，凡读i者，必非模；凡读u者，十九非虞也。

6．模韵

由广东音言之，“鱼、虞”当合为一类，“模”当自为一类，盖“模”读u音，与“鱼、虞”皆读i音异也。客话及广西亦皆读u。

7．齐韵

今江河南北，“齐”、“支”常混，广东“齐”韵读ai，与“支”韵迥别。惟撮口字如“携”“畦”“圭”“桂”“惠”等读ei音，此因广东无撮口呼，故混入他韵耳。广西南部有与广东同者，有微异者，如博白异者颇多也。今将《广韵》切音字列表如下：

	奚	兮	稽	鸡	溪	低	迷	携	畦	圭	礼	启	计	诣	桂	惠
广东	ai	ai	ai	ai	ai	ai	ai	ei	ei	ei	ai	ai	ai	ai	ei	ei
博白	i	i	i	ai	i	ai	ai	ei	ei	ei	ai	i	ai	i	ei	ui
客话	i	i	e	e	e	e	i	ui	ui	ui	ai	i	e	i	ui	ui

观上表，广东齐齿字读 ai，撮口字读 ei，其例至纯。博白“奚”“兮”等字皆仿北音，“惠”字仿客话，失其本来矣。客话当以齐齿读 e，撮口读 ui 为正例，其例外之字，皆受北音之同化也。“鸡”字本读 e，今南洋客话有读 ai 者，又为广东所同化矣。

8．佳、皆韵

此二韵广东皆读 ɐi，其例甚纯，广西南部有与广东同者，北流是也；有异者，如博白等处，则混入“咍”韵读 ai 矣。北方“咍”韵虽皆读 ai，而“佳、皆”韵字或开口读 ai，或齐齿读 iai，不能一律也。客话此二韵皆读 ɐi。

9．灰韵

广东“灰”韵读 ui，今韵书“佳”与“皆”合，“灰”与“咍”合，以今北京、湘、鄂、粤、桂、川、滇之音考之，“灰”“咍”皆无合用之理。

10．咍韵

广东咍韵读oi，与“灰”韵迥别，与佳皆亦有别。

11．寘、谆、臻、文、殷韵

此五韵广东皆读 an 音，仅有例外，如或读“荀”“纯”字为 uen 音，此因为北音所同化耳。广西乃全韵一律，“荀”“纯”亦读 an 音也。客话分此五韵为二音，大抵“真、臻、殷”读 in，“文、谆”读 un，然“忍”“肾”“窘”“殒”“仞”“近”等字又在例外，则其例亦未纯也。

12. 元韵

广东此韵齐齿字读 an，撮口字读 in，盖广东不能为撮口呼，故混入其所读“先”韵也。客话亦不能为撮口呼，则全韵皆读开口 an，而无 in 音。

13. 魂韵

广东此韵字有 an、un 二音，发 an 音者，“昆”“温”“奔”“混”“盾”“顿”“困”等字是也；发 un 音者，“门”“村”“存”“盆”“尊”“本”“损”“寸”“闷”等字是也。余考其初必全韵作 un 音，厥后渐变开口 an 音。合口常变开口，殆古音学者所公认也。试观“魂”“敦”“论”“坤”“昏”“婚”诸字，今广西南部及广东小部份，尚读合口，而广东大部分皆读开口，可见其由合变开之趋势痕迹矣。客话此韵皆读 un。

14. 痕韵

广东此韵皆与“真”混，客话读 ən，与其所读“真”韵有别（“吞”字例外）。

15. 寒、删、山韵

此三韵广东读 an，惟台山读寒韵，“寒”“安”“旱”“竿”“肝”“汗”“看”“按”“汉”等字皆作 on 音，而“删”“山”皆作 an 音，可见“寒”“删”本有别也。博白、径口村一带，“寒”韵字几皆读 on 矣。

16. 桓韵

依广东音言之，“寒”“桓”不能合为一韵。盖“寒”韵读an而“桓”韵读un之不同也。北音及客话，“寒、桓、山、删”皆混也。今合自“真”至“山”十二韵观之，全国无能一一分别之者，若求其有例可寻，分合不紊者，当推客话为最，试列一表以显之：

	真	淳	臻	文	殷	元	魂	痕	寒	桓	删	山
客话	in	un	in	un	in	an	un	ən	an	an	an	an
广东	an	an	an	an	an	an, in	un, an	an	an	un	an	an

17. 先、仙韵

此二韵今全国皆混。广东读in音，然“宣”“选”“全”等撮口字则读un音，与其所读“魂”韵相混。客话于此韵字多读ian音，然无标准，如“宣”“选”读ian而“全”“然”“延”“玄”“县”“毡”“船”“专”“员”“传”等字皆读an音，混入“寒删”。北京此韵字有ian，üan，an三音，其例尤乱，独广西南部“先、仙”全读in音，其例至纯也。惟有“偃”“迁”二字最奇，广东、广西及客话多读入“盐”韵。

18. 萧、宵韵

此二韵今全国皆混。广东全读iu音，其例最纯。客话读au，iau二音，与北京同。如“朝”“超”皆读au音，“萧”“宵”“桥”“焦”皆读iau音。

19. 肴韵

北音肴韵字或读齐齿（“肴”韵本无齐齿字），混入“萧”韵，如“交”“娇”无别是也。或读开口，混入“萧”韵，如“超”“抄”无别是也。又有混入“豪”韵者，如“爻”“豪”无别是也。广东皆读开口au，独立不混。广西南部有与广东同者，有微异者，如博白“包”“胞”“庖”读与“豪”韵混，则微异也。客话全韵读au。

20. 豪韵

广东读əu，独立不混。广州读ou。客话读ɔ，与歌韵混。广西读əu。

21. 歌、戈韵

此二韵今全国皆混。广东读ɔ，广西及客话皆然。

22. 麻韵

广东此韵读a音，然“遮”“车”“邪”“赊”“奢”“嗟”“冶”“野”“姐”“者”等齐齿字则读e，与北音略同。客话则读a，ia二音，不读e。

23. 阳、唐韵

北音此韵中“阳”读开口aŋ及齐齿iaŋ。广东“阳”韵皆作iaŋ，不作aŋ。广州作æŋ，然有例外。广东因受客话之同化，故例外视北音为多，如“方”“访”“放”等字，北音犹读aŋ，而广东则读ɔŋ，入“唐”韵矣。“亡”“妄”“望”“霜”“狂”等字，即北音亦混入“唐”韵，然以大多数言之，“阳”韵终当以iaŋ音为代表也。广东“唐”韵读ɔŋ。客话“阳、唐”皆读ɔŋ，混而不分。然有一最特别之情形，“良”与“郎”，“相”与

"丧"，"薑"与"罔"，"向"与"行"，音皆不相混，盖读"良""薑""向"等字音，在iaŋ，ɔŋ之间（即ioŋ）此殆全国所无之音也。湖南小部分及江西南部，"阳、唐"皆无开口音，与客话同。桂林一部分"阳""唐"皆作开口、齐齿，无合口音。广西博白小部分，"阳""唐"皆作齐齿音，无开、合口音。

24．庚、耕韵

"庚、耕"韵今全国皆混。广东合口开口字读aŋ，齐齿撮口字读eŋ。北音"荣""兄"等撮口字混入"东"韵，广东无是说也。客话开口合口字读aŋ，齐齿字读 iŋ，撮口字读 uŋ。广西容县开、合、齐、撮，几皆读eŋ，如"行"读heŋ，"生"读ʃeŋ，"耕"读keŋ，非特与广东异，即广西各地亦无此读法也。

25．清、青、蒸韵

此三韵今全国皆混。广东读eŋ，与"庚"韵齐齿字混。客话读 in，与其所读"真"韵混。刘渊《诗韵》，并"清"于"庚"，并"登"于"蒸"，以今全国之音考之，皆宜以"清、青、蒸"并为一韵，"登"可另立一韵，或并入"庚、耕"亦可，而断无并入"青"韵之理。吾意刘渊并韵之时，但以《广韵》排列相近为标准，却不以音近为标准，故"虞"之与"模"，"灰"之与"咍"，"青"之与"登"，皆毫无理由之并合也。《洪武正韵》以"鱼、虞"为一韵，而"模"独立一韵，可正刘渊之失，惜其于"灰""咍""青""登"仍而不改耳。

26．登韵

广东“登”韵读aŋ，与“清、青、蒸”迥别，而与“庚、耕”开口合口字混。客话读ɔn，与其所读“痕”韵混，而与“庚、耕、清、青、蒸”迥别。

27．尤、侯、幽韵

此三韵广东皆读au音（台山“尤、侯、幽”韵字或混入豪。）广西读au。客话及北音于“尤、幽”读齐齿iu，“侯”读开口əu，然其例不纯。如“舟”“周”“收”“雠”“酬”等字本属“尤”韵，北京皆读开口；客话于“舟”“周”“收”“雠”等字齐齿矣，而“鸠”“愁”“谋”等字仍不读齐齿而读开口，故云其例不纯也。

28．侵韵

广东读am，客话读im，皆独立不混。江河南北皆混入“真”韵（博白有读“钦”“歆”为hiam者）。广西南部大部分与广东同，小部分读ɒm，混入“覃”韵。

29．覃、谈、咸、衔韵

此四韵今江河南北与“寒、删”混。广东则读ɒm，与“寒、删”迥别。又台山于“覃、谈”韵“含”“勘”“暗”“坎”等字皆读om音，而“咸、衔”则读ɒm音，博白、径口村一带，“感”“甘”“敢”读kom，“坎”读ɒom，“合”读hop。台山“合”字亦读hop。“合”字入声，正与“覃、谈”相配。

30．盐、添韵

此二韵广东皆读im音，其例甚纯。客话“添”韵读iam，

“盐”韵或读ɒm，混入“覃”韵，如“盐”“詹”“占”“蟾”“炎”“淹”是也；或读iam，似“添”韵，如“尖”“廉”“簾”“鐮”是也。又如“险”字或读hiam入“添”，或读ʃɒm入“覃”，其例不纯。北音于“盐”韵字亦有两音，大抵舌上正齿音读ɒn，与“寒”韵开口字混，余皆读ian，与“先”韵混。

31．严、凡韵

广东“严”读im，入“添”，“凡”读ɒm，入“覃”，惟“剑”“欠”在“凡”韵而读im为异；然《广韵》用“剑”“欠”切“严”韵字，可知“剑”“欠”可入“严”韵也。客话“严”“凡”皆读ɒm，惟“剑”“欠”二字读iam。北音“严”“剑”“欠”等字入“先”韵，“凡”“梵”“范”等字入“寒”韵。广东亦有读“凡”“范”“梵”入“寒”韵者，效北音而失其本来也。

32．祭韵

此以下四韵在《广韵》不与平声韵相配。今广东此韵齐齿字读ai，当配“齐”，撮口字读ui，当配“灰”。广西南部有与广东同者，如容县、北流等处；有微异者，如博白等处是也。客话亦读入其所读“齐”“灰”韵，而又有例外。今将《广韵》切音十字，再加数字，列表如下：

观下表，广东“弊”“卫”二字入“微”，客话“祭”“弊”入“支”，“岁”“税”入“咍”，皆属例外。博白本与广东尽同，惟俗语“世界”，“手势”，“顺势”，“手艺”皆读ai，而读书“身世”“势力”“艺术”皆读i，盖读书则模仿北音，而

	例	罰	祭	弊	制	芮	锐	岁	卫	袂	世	势	艺	赘	税
广东	ai	ai	ai	ei	ai	ui	ui	ui	ei	ui	ai	ai	ai	ui	ui
博白	ai	ai	ai	ei	ai	ui	ui	ui	ei	ui	ai,i	ai,i	ai,i	ui	ui
客话	e	e	i	i	e	ui	ui	oi	ui	ui	e	e	e	ui	oi

说话则守其本来也。

33. 泰韵

广东开口字读 ɐi，合口字读 ui；惟“沛”“贝”二字本开口字而读ui，此是例外。客话与广东同，惟“艾”字或读e微异耳。北音“大”字读a音，与韵中诸字音迥殊，广东读ɐi与韵中诸开口字一律也。

34. 夬韵

广东读 ɐi，与“佳”韵相配，惟“话”字读 a，此是例外。然此字各地音皆变，非特广东然也。

35. 废韵

广东此韵读ei，客话读ui，皆与“微”韵相配。惟“刈”“乂”广东读ai，广西读i，客话读 e，“祭、泰、夬、废”四韵在《广韵》皆不与平声相配，故特表出之。

36. 屋、沃、烛韵

此三韵今全国殆皆无别。广东读 uk，与“冬、东、钟”相配。

37. 觉韵

广东读ɔk，与“江”相配。惟广西博白韵有二音，“乐”“岳”“捉”“剥”等字读如广东音，而“觉”“壳”“握”“学”等字读ak，混入麦韵。此其变化亦颇有例可寻。如“江”“讲”“绛”“觉”读为kaŋ，kaŋ，kaŋ，kak，而“双”“项”“撞”“浊”读为ʃɔŋ，hɔŋ，ts‘ɔŋ，ts‘ɔk，盖平上去入皆有此二音也。“握”字广东与客话亦读ak，入麦，其故莫可究诘矣。

38．质、术、栉、物、迄韵

此五韵广东皆读at，“乙”字读it，此是例外。（“栉”字俗读若“节”，盖不知其音为“阻瑟切”耳。）与“真、谆、臻、文、殷”相配。客话“质、栉”读it，“术、物”读ut，盖“真、臻”读in，故“质、栉”读it；而“谆、文”读un，故“术、物”读ut也。独“迄”韵读ət，不与“殷”韵相配而与“痕”韵配，为可异耳。（客话“痕”韵读ən）

39．月韵

广东“月”韵有“it、ɒt”两音。“月”“粤”“越”“厥”“谒”“讦”皆it音也，“伐”“发”“拔”“罚”皆ɒt音也。“月”韵本与“元”韵相配，广东“元”韵既有in、ɒn二音，故“月”韵亦当有it、ɒt二音也。唯平上去声齐齿读it，撮口读ɒt，其例颇纯；入声则不能以齐、撮分矣。客话“元”韵齐、撮字皆读ɒn，而“月”韵有二音，“月”“厥”“谒”“讦”等字读iɒt，“越”“伐”“发”“髮”等字读ɒt。

40．没韵

广东此韵有“ut，ɑt”二音，“没”“勃”“猝”“渤”“悖”皆ut音也。“骨”“突”“忽”“兀”“窟”皆at音也。“没”韵

本与“魂”韵相配，广东“魂”韵有un、an二音，故“没”韵亦有ut、at二音也。客话“魂”韵皆读un，而“没”韵独有二音，“没”“勃”“猝”“渤”“悖”皆at音也，“骨”“突”“忽”“兀”“窟”皆ut音也。

41．曷、黠、镨韵

此三韵与“寒、删、山”相配。广东读ɒt音，客话亦无异。惟台山“寒、删”既颇有别，故“曷、黠”亦颇有别。“曷”韵“葛、割”等字皆读ot音，“黠、镨”则读ɒt音，博白径口村与此同。

42．末韵

“末”与“桓”配。广东音“寒”“桓”有别，故“曷”“末”亦有别。“末”韵读ut，与“桓”韵un音相配。客话“寒”“桓”无别，故“曷”“末”亦无别，皆读ɒt音。北音“曷、末、黠、镨”四韵有二音，“曷”“渴”“末”“阔”，ɔ韵也，“拔”“杀”“札”“八”，ɑ韵也。其分二音之故，不可知矣。

43．屑、薛韵

“先、仙”不分，故“屑、薛”亦不分。广东“先、仙”读i，故“屑、薛”读it，客话“先、仙”读ian，故“屑、薛”读iat，其例甚纯（博白有读“绝”为“捷”者，音讹也）。

44．药韵

此韵广东读iak音，惟“缚”字读ɔk是例外。客话读ɔk，与“铎”韵混。盖“药”与“阳”相配，广东“阳”“唐”不

混，故“药”“铎”有别也；客话“阳、唐”混，故“药、铎”亦混也。然客话“略”“落”音微别，其特别情形，与平声“良”“郎”音别相同。（“略”音如Liok，“落”音如Lok）。

45．铎韵

广东读ɔk，与“唐”韵配。

46．陌韵

广东读与“庚”韵配。“庚”韵开、合口字读aŋ，齐、撮字读eŋ，故“陌”韵开、合口字读ak，齐、撮字读ek，客话全韵读ak，惟一“隙”字读it。以其读“庚”韵齐齿为in配之，“隙”“逆”皆当为it，然而读“逆”字为ak者，盖同化于广东耳。

47．麦韵

广东读ak，与“庚”韵配。客话无异。惟“覈”“核”二字，广东、广西读at，客话读ut，皆与其所读“物”韵混，此例外也。广西容县“庚、耕”全韵几皆读eŋ，故“陌、麦”几皆读ek，如“策”“册”读ɥ'ek，“责”读ɥ'ek，“隔”“革”“格”读kek。

48．昔、锡、职韵

广东以与“清、青、蒸”相配，“清、青、蒸”混，故“昔、锡、职”亦混；“清、青、蒸”读eŋ，故“昔、锡、职”读ek。客话“清、青、蒸”读in，故“昔、锡、职”读it。独有“仄”“侧”二字，广西读ak入“麦”，客话读at入“迄”。又“色”字客话亦读入“迄”，广东读本韵，广西有读iak入“药”者，此皆例外也。

49. 德韵

"德"与"登"配，"蒸""登"有别，故"职""德"亦有别。广东"登"读aŋ，故"德"读ak。客话"登"读ən，故"德"读ət，然"德"与"迄"混，不能别也。"国"字广东、广西读ɔk。广西郁林"北"字读ok，此皆例外也。

50. 缉韵

"缉"与"侵"配，广东"侵"读am，故"缉"读ap。客话"侵"读im，故"缉"读ip。广西南部小部分读"侵"为ɒm，故其读"缉"则为ɒp也。

51. 合、盍、洽、狎韵

此四韵配"覃、谈、咸、衔"，"覃、谈、咸、衔"无别，故"合、盍、洽、狎"亦无别也。"覃、谈、咸、衔"读ɒm音，故"合、盍、洽、狎"读ɒp音也。

52. 葉、帖韵

此二韵配"盐、添"韵。广东"盐、添"读im，故"葉、帖"读ip。客话"盐"读ɒm，iam二音，故"葉、帖"亦有ɒp、iap二音；"葉""攝""摺"ɒp音也；"接""妾""猎""睫"iap音也。("涉"字或读siap，或读ʃɒp，"协"字或读hiap，或读sɒp)北方"盐"韵有二音，而"葉"韵只e--音矣。客话"添"读iam，故"帖"读iap。

53. 业韵

"业"韵配"严"。广东"严"读im，故"业"读ip，客话"严"读ɒm、iam二音，故"业"读ɒp、iap二音。

54. 乏韵

此韵字常用者，但有“乏”“法”两字。按“乏”韵配“凡”，广东客话“凡”皆读ɒm，则“乏”自当读fɒp，今以“法”字观之，广西南部读fɒp为正例，广东读fɒt为变例。(客话有fɒp，fɑt二音)。又以“乏”字观之，广东、广西及客话皆读fɒt，混入“黠、镨”，盖受北音之影响故耳。

上述诸韵既毕，今列总表，俾可一览了然矣。

广东韵表一（无鼻音韵尾者）

支i，ei，ui	脂i，ei，ui
之i，ei，ui	豪ou
微i，ei，uei	歌ɔ
鱼i，ɔ	戈ɔ
虞i，u	麻e，ɑ
模u	尤ɒu
齐ɑi，ei，uei	侯ɒu
佳ɐi	祭ɑi，ui
皆ɐi	泰ɐi，ui
灰ui	夬ɐi
咍oi	废ei
萧iu	
宵iu	
肴ɑu	

广东韵表二（有鼻音韵尾者）

东 uŋ	冬 uŋ
钟 uŋ	仙 in

江	ɑŋ, ɔŋ, uŋ, æŋ	阳	ɔŋ, æŋ
真	ɑn	唐	ɔŋ
谆	ɑn	庚	eŋ, ɑŋ
臻	ɑn	耕	eŋ, ɑŋ
文	ɑn	清	eŋ
殷	ɑn	青	eŋ
元	in, ɒn	蒸	eŋ
魂	ɑn, un	登	ɑŋ
痕	ɒn	侵	ɑm
寒	ɒn, on	覃	ɒm, om
桓	un	谈	ɒm, om
删	ɒn	盐	im
山	ɒn	添	im
先	in	咸	ɒm
衔	ɒm	凡	ɒm
严	im		

广东韵表三（入声韵）

屋	uk	末	ut
沃	uk	黠	ɒt
烛	uk	锗	ɒt
觉	uk	屑	it
质	ɑt	薛	it
术	ɑt	药	iɒk
栉	ɑt	铎	ɔk

物 ɑt	陌 ek, ɑk
讫 ɑt	麦 ɑk
月 it, ɒt	昔 ek
没 ɒt, ut	锡 ek
曷 ɒt, ot	职 ek
德 ɑk	帖 ip
缉 ɑp	洽 ɒp
合 ɒp, op	狎 ɒp
盍 ɒp	业 ip
葉 ip	乏 ɒp

广西韵表一（无鼻音韵尾者）

支i, ei, ui	皆ɐi
脂i, ei, ui	灰ui
之i, ei, ui	咍oi
微i, ei, uei	萧iu
鱼i	宵iu
虞i, u	肴ɑu
模u	豪ɔu
齐ei, ɑi, uei	歌ɔ
佳ɐi	戈ɔ
麻e, ɑ	祭ɑi, ui
尤au	泰ɐi, ui
侯au	夬ɐi
幽au	废ei

广西韵表二（有鼻音韵尾者）

东	uŋ	魂	ɑn, un
冬	uŋ	痕	ɑn
钟	uŋ	寒	ɒn
江	ɑŋ, ɔŋ, uŋ	桓	un
真	ɑn	删	ɒn
谆	ɑn	山	ɒn
臻	ɑn	先	in
文	ɑn	仙	in
殷	ɑn	阳	ɔŋ, iɑŋ
元	in, ɒn	唐	ɔŋ
庚	eŋ, ɑŋ	谈	ɒm
耕	eŋ, ɑŋ	盐	im
清	eŋ	添	im
青	eŋ	咸	ɒm
蒸	eŋ	衔	ɒm
登	ɑŋ	严	im
侵	ɑm	凡	ɒm
覃	ɒm		

广西韵表三（入声韵）

屋	uk	栉	ɑt
沃	uk	物	ɑt
烛	uk	迄	ɑt
觉	ɑk, uk	月	it, ɒt

质	ɑt	没	ɑt, ut
术	ɑt	曷	ɑt
末	ut	职	ek
黠	ɒt	德	ɑk
镈	ɒt	缉	ɑp
屑	it	合	ɒp
薛	it	盍	ɒp
药	iɑk	叶	ip
铎	ɔk	帖	ip
陌	ek, ɑk	洽	ɒp
麦	ɑk	狎	ɒp
昔	ek	业	ip
锡	ek	乏	ɒp

客话韵表一（无鼻音韵尾者）

支	i, u, ui	微	i, ui
脂	i, u, ui	鱼	i, u
之	i, u, ui	虞	i, ɔ, u
模	u	歌	ɔ
齐	e, ui	戈	ɔ
佳	ɛi	麻	e, ɑ, iɒ
皆	ɛi	尤	iu
灰	ui	侯	əu
咍	oi	幽	iu
萧	ɑu, iɑu	祭	i, e, oi, ui

宵	au, iau	泰	ɛi
肴	au	夬	ɛi
豪	ɔ	废	ui

客话韵表二（有鼻音韵尾者）

东	uŋ	真	in
冬	uŋ	谆	un
钟	uŋ	臻	in
江	aŋ, oŋ, uŋ	文	un
殷	in	耕	in, aŋ
元	ɒn	清	in
魂	un	青	in
痕	ən	蒸	in
寒	on, ɒn	登	ən
桓	ɒn	侵	im
删	ɒn	覃	ɒm
山	on	谈	ɒm
先	ɒn, ian	盐	ɒm, iam
仙	ɒn, ian	添	iam
阳	oŋ, iaŋ	咸	om
唐	ɔŋ	衔	ɒm
庚	in, aŋ, uŋ	严	ɒm, iam
		凡	ɒm

客话韵表三（入声韵）

屋	uk	锗	ɒt

沃	uk	屑	iɑt
烛	uk	薛	iɑt
觉	ɔk	药	ɔk，iɔk
质	it	铎	ɔk
术	ut	陌	it，ɑk
栉	it	麦	ɑk
物	ut	昔	it
迄	ət	锡	it
月	ɒt，iɑt	职	it
没	ɒt，ut	德	ət
曷	ɒt	缉	ip
末	ɒt	合	ɒp
黠	ɒt	盍	ɒp
葉	ɒp，iɑp	狎	ɒp
贴	iɑp	业	ɒp，iɑp
洽	ɒp	乏	ɒp

四、辨　声　调

（甲）声调之多少

四声各有阴阳，江浙人能辨之，广东亦能辨之。“金”“锦”“禁”“急”阴也，“阳”“养”“样”“药”阳也。赖此以方清浊诸纽，例如“幼”字阴声，“影”纽也，“佑”字阳声，“喻”纽也。北方混为一音，则纽无从辨矣。四声各分

为二，宜有八声；顾两奥声调，各地不同，有多至十声者，有少至六声者，列表示之：

广州九声

平		上		去		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急声	缓声	

新会台山等处八声

平		上		去		入		
(……)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急声	缓声	

客话六声

平		上	去	入	
阴平	阳平			阴入	阳入

广西十声

平		上		去		入			
阴平	阳平	阴上	阳上	阴去	阳去	阴入		阳入	
						急声	缓声	急声	缓声

新会、台山等处，平声虽分阴阳，然而阴平之调，与阴去无别，故表中阴平处但作虚线，实得八种声调而已。客话阴入反读低音，阳入却读高调，与粤音适得其反。例如"叔"字读如广州之"熟"，"熟"字读若广州之"叔"是也。广东有九声者，阴入声复分急、缓．"格""各""百""发"等字缓声，"福"、"竹""急""击"等字急声。广西有十声者，阳入声亦分急、缓．"俗""木""墨""逆"等字缓声，"末""伐""合""学"等字急声。急声者，由平声骤收，促短成音也；缓声者，由上声慢收促短成音也。"风"字骤收成"福"，"反"字慢收成"发"，此两粤之所同也。"烦"字骤收成"伐"，"理"字慢收成"力"，此广西独能分别之音也。凡入声之分急缓，亦有条理可寻。"屋、沃、烛、质、术、物、迄、月、末、屑、薛、昔、锡、职、德、缉、叶、帖、业"诸韵，清音字皆急。"觉、没、曷、黠、锵、陌、药、铎、麦、德、合、盍、洽、狎、乏"诸韵，清音字皆缓。（此兼两粤言之。）"屋、沃、烛、质、术、物、迄、昔、锡、职、德、缉"诸韵，浊音字皆缓；"觉、月、没、屑、曷、末、黠、锵、薛、陌、麦、药、铎、合、盍、叶、帖、洽、狎、业、乏"诸韵，浊音字皆急。（此指广西言之。）间有例外者，必其字今已不读本韵，如"突"读入"术"，"姪"读入"质"，"逆""剧""屐""蹊""戟"读入"昔"，"发（髮、發）""括"读入"黠"，若从今读入之韵求之，百不失一，仍可谓之全无例外也。然其某韵必急或缓之故，余未足以知之。最可怪者，"黑""客"皆读hak，"北""百"皆读Pak，然"黑"、"北"声急，而"客"

"百"声缓。盖因"客""百"在"陌"韵，而"黑""北"在"德"韵故也。然"陌"韵何以必缓，"德"韵何以必急，则百思不得其解矣。

上述声调总数，但指字调言之，至说话时，尚加一种声调，颇似北京之阳平。此声调不入四声之范围，无以名之，姑名之曰变调。广东变调，多用以表细小之意。其详于下文论语调时复述之。在广西之客话，并无此种声调，在广东之客话，虽有此调，却非变调，盖即四声中之阴平耳。

以语调计之，则声调之总数，又须增加矣。列表如下：

	字调	语调
广东	九声	十声
台山	八声	九声
广西	十声	十一声
客话	六声	六声

（乙）浊音上声之变化

毛先舒《韵学通指》云："平去入皆有阴阳，惟上声无阴阳。阴平"神""该""笺""腰"；阳平"蓬""陪""全""潮"；阴去"贡""玠""箴""钓"；阳去"凤""卖""电""庙"；阴入"谷""七""妾""鸭"；阳入"孰""亦""爇""镬"。此因毛氏方音，但有七声，故不能辨上声之阴阳耳。今浙江

临安至江苏江阴一带，大抵皆如毛氏所云；惟永嘉等处，阳入或混上去，而上声反分阴阳。广东既具九声，则上声之有阴阳，可无疑义。故毛氏之说，可补之曰："'董''海''浅''小'为阴上，'动''亥''免''鸟'为阳上。"何以知之？"董"在端纽，"海"在晓纽，"浅"在清纽，"小"在心纽，皆清音也。（'端'全清，'晓、清、心'次清）。"动"在定纽，"亥"在匣纽，"免"在明纽，"鸟"在泥纽，皆浊音也。（'定'全浊，'匣、明、泥'次浊。）清浊音之上声，皆阴阳上声之所由分也。两粤上声虽能分阴阳，然浊音上声字往往发生变化。大抵广东、广西之变，则入阳去；客话之变，则或入阴平，或入去声。北京上声不分阴阳，则于此类字或读上声，或读去声。《国音字典》云："群、澄、床、禅、定、並、奉、从、邪等母之上声字皆读去声。"而其所以变声之故，则未尝言及。今按北京"匣"纽上声字亦多读去声，而"喻、明、泥、疑"诸纽则否，此犹有条理可言也。（亦有例外，如'愈''隕'等字。）粤音变化，视北京为少，然无条理可言。又浙江永嘉，凡于全数不变。此其或变或不变之故，诚音学上之大问题也。今择浊音上声字，最常用者，列为一表；比较其变化之迹。先为例言如下：

1．同音之字，但录一字为代表；其在甲地为同音，而在乙地为异音者，则并录之。

2．凡较深僻之字，因不常用之故，往往在同一地方而有平上去之异者，不录。

3．凡一字只有一义，而古读上去两声者，今虽不读上

声，不能谓之变化、此类不录。但甲地读上，乙地读去者，仍录。

4. 切音根据《集韵》。《集韵》与《广韵》虽稍有异同，而清浊四声之别无异，今取《集韵》易检，无他意也。

5. 表中所谓某声者，以一般人口音为准。凡有意矫正者，不在此例。

浊音上声变化表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附注
近	（巨谨切）	去	阳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拒	（臼许切）	去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件	（巨展切）	去	阳去	去	阳阳去上	阳上	
强	（巨两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勉强之强
咎	（巨九切）	去	阳阳上去	去	阳去	阳上	
舅	（巨九切）	去	阳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俭	（巨险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项	（户讲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户	（后五切）	去	阳上	去	阳上	阳上	
蟹	（下买切）	去	阳去	上	阳上	阳上	
亥	（下改切）	去	阳上	去	阳上	阳上	
旱	（侯旱切）	去	阳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皓	（下老切）	上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续表（一）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附　注
浩	（户老切）	去	阳去	阴平去	阳去	阳上	
祸	（户果切）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下	（亥雅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低下之下
幸	（下耿切）	去	阳阳上去	去	阳去	阳上	
厚	（很口切）	去	阳去	阴平去	阳上	阳上	
舰	（户黯切）	去	阳阳上平	去	阳去	阴上	
以	（养里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阴上去	
己	（养里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矣	（于已切）	上	阳上	阳平	阳上	阳阴上去	
与	（演汝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缓	（乃管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鸟	（尼了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本了了切
尔	（忍氏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汝	（忍与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耳	（忍止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壤	（汝两切）	上去	去去	去	阳阳去上	阳去	
在	（尽亥切）	去	阳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造	（在早切）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续表（二）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附注
坐	（徂果切）	去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静	（疾郢切）	去	阳去	上	阳上	阳上	
渐	（疾冉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去	
祀	（象齿切）	去	阳上	去	阳去	阳上	
象	（似两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叙	（象吕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婢	（部弭切）	去	阳阴去上	阴平	阳上	阳去	
部	（伴姥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簿	（伴姥切）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陛	（部礼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阴去去	
牝	（婢忍切）	去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辨	（皮苋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鲍	（部巧切）	去	阴平	阴平	阴平	阳上	
抱	（薄皓切）	去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並	（部迥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奉	（父勇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父	（奉甫切）	去	阳阳去上	去	阳去	阳上	
愤	（父吻切）	去	阳阳去上	去	阳去	阳上	

续表（三）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附　注
妇	（扶缶切）	去	阳去阳上	去	阳上	阳上	
负	（扶缶切）	去	阳去阳上	去	阳去	阳上	
阜	（房九切）	去	阳上	去	阳去	阳上	
犯	（父谈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武	（罔甫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今读无甫切
买	（母蟹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美	（无鄙切）	上	阳上	阴平	阴上	阴上	
晚	（武远切）	上	阳上	阴平上	阳上	阳上	今读明鄙切
满	（母伴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今读明远切
免	（美辨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卯	（莫饱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马	（母下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母	（莫后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某	（莫后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牡	（莫后切）	上	阳阳去上	去	阳去	阳上	
诞	（蕩旱切）	去	阴去	去	阴去	阴去	
里	（两耳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李	（两耳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续表（四）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附注
吕	（两举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鲁	（笼五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雨	（王炬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乳	（蕊主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勇	（尹竦切）	上	阳上	上	阳阴上上	阳上	
愈	（勇主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去	
隕	（羽敏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阴阴去去平	
远	（雨阮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野	（以者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也	（以者切）	上	阳阳上去	阴平	阳阴上上	阴上	
养	（以两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阴上	
往	（雨两切）	上去	阳上	阴平	阳阴上上	阳上	
永	（于瓌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阴上	
有	（云九切）	上	阴阳上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重	（柱勇切）	去	阳阳去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雉	（直几切）	去	阳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柱	（直主切）	去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象	（柱兢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阴上去	

续表（五）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附　注
赵	（直绍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丈	（准两切）	去	阳去	去	阳阳上去	阳上	
纣	（丈九切）	去	阳阳去上	去	阳去	阳上	
俟	（床史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是	（上纸切）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氏	（上纸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去	
市	（时止切）	去	阳上	去	阳上	阳上	
士	（钮里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盾	（豎尹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绍	（市沼切）	去	阳平	阳平去	阳平	阳去	
社	（常者切）	去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上	（是掌切）	去	阳阳上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上升之上
受	（是酉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鄭	（牛据切）	去	阳去	上	阳去	阳去	
五	（阮古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眼	（语限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我	（语可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雅	（语下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续表（六）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附　注
瓦	（五寡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仰	（语两切）	上	阳上	阴平上	阳上阴上	阳上	
藕	（五口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动	（杜孔切）	去	阳去	阴平去	阳上	阳上	
弟	（待礼切）	去	阳去阳上	阴平去	阳上	阴上	兄弟之弟
待	（荡亥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断	（杜管切）	去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断绝之断
但	（徒旱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去	
道	（杜皓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淡	（杜览切）	去	阳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你	（乃里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客话读
乃	（囊亥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米	（母礼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礼	（里弟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懒	（鲁旱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卵	（鲁管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老	（鲁皓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朗	（里党切）	上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续表（七）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附　注
两	（里养切）	上	阳上	阴平上	阳阴上上	阳上	
领	（里郢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冷	（鲁打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摩	（力锦切）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聚	（在庾切）	去	阳去	阴平	阳去	阳上	
杜	（动五切）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尽	（在忍切）	去	阳去	去	阳阳去上	阳上	
女	（碾与切）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上表一百二十九字之中，五种方音皆能保存上声者，惟“以”“已”“李”“与”“耳”“女”“雨”“武”“乳”“勇”“五”“米”“蟹”“远”“卵”“眼”“老”“瓦”“强”“永”“藕”二十一个字，不及六分之一，可见浊音上声最易变化，乃八声中最特别之一种声调也。又五种方音皆不能保存上声者，惟“氏”“御”“愈”“陛”“诞”“但”“篆”“绍”“渐”九字，不及十四分之一，（此九字有八字变去声。）可见虽易变化，仍有古读留在人间也。北京能保存上声者，五十五字，不及全数七分之三，客话二十五字，不及五分之一，广东六十九字，超过二分之一，博白八十三字，几及三分之二，永嘉一百二十字，超过十分之九。由此观之，永嘉最能保存古读，

其次为两粤，又次为北京，（各省之浊上变化多与北京同。）而客话为最失古读矣。章太炎《小学略说·正言论》，谓浊音上声变去声，除浙江嘉兴、湖州二府，他处皆然，独不知有永嘉也。永嘉有九字不能保存，不知嘉兴、湖州能尽保存否？俟他日质之嘉兴友人可矣。章氏但知其能变去声，段玉裁《六书音均表》亦云："今人上韵内之字多读为去韵。"而不知有客话，能变阴平。今按客话变阴平者约四十五字，变去声者约五十六字，其或变阴平或变去声之故，未能言之。今试分组作表，以验其变化之例如下：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群	去	阳去	阴平	阳上	阳上
匣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喻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澄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床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禅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定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从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邪	去	阳去	去	阳去	阳上
疑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泥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续表）

	北京	广东	客话	博白	永嘉
日	上	阳上	阴平	阳上	阳上
来	上	阳上	去	阳上	阳上
並	去	阳去	去	阳上	阳上
奉	去	阳上	阴平	阳去	阳上
明	上	阳上	上	阳上	阳上
微	上	阳上		阳上	阳上

例外字	皓 愈 陨 剿	拒诞负 强断犯 蟹坐 旱御 愈壤 陨朗 柱牝 社鲍 绍抱 市奉	件愈淡卵 咎陨聚老 件有静朗 强养坐牝 蟹重在鲍 旱柱雅抱 矣雉你 也上壤 野社耳 往断李	咎篆诞并 俭赵道妇 项纣聚牡 皓氏渐 洁绍御 下士朗 幸盾部 觀受陛 愈待辨 陨但鲍	蟹但 渐诞 愈渐 陨壤 也御 养婢 永 有 绍 氏

北京“群、匣、澄、床、禅、定、从、邪、並、奉”皆变去声，“喻、疑、泥、日，来、明、微”不变。广东“群、匣、澄、床、禅、定，从，邪、並”皆变阳去，“喻、疑、泥、日、来、奉、明、微”不变。客话“群、泥、日、来、明”皆变阴平，“匣、澄、床、禅、定、从、邪、並、奉”皆变去

声，仅“喻、泥、微”不变。博白仅“床、邪、奉”变阳去，其余不变。永嘉则诸纽皆不变。然皆有例外，其例不纯，莫可究诘。顾例外字亦有可注意者，如“愈”“颁”“绍”“觎”“御”“渐”等字，在五处几皆为例外，则知此数字之失古读也久矣。又有雅俗之别者，如客话“弟”“妇”“下”等字读去声，而俚言“老弟”“新妇”“地下”则为阴平，此雅俗之别也。又有意义不同，故为分别者，如“两”字，客话言一两三四则仍上声，言几斤几两则变阴平；博白言一两三四则读阳上，言几斤几两则变阴上是也。

（丙）字调之高低

刘半农先生《四声实验录》，已有广州字调之实验，今但述其他各处。台山、新会等处，阴平读如广州之阴去，其余略同。广西字调之最与广州异者为阳平，声较轻清。就博白一县言之，阴平阳上阴去阴入阳入皆似广州，阳平较轻，阴去略似北京，阴上及阴入缓声，在他地无相似之读法，阳入缓声，略似上海之阳入。客话阴平去声似北京，上声则似北京之“赏半”声，阳平似博白，阴入似广州阳入，阳入似广州阴入，此其大较也。若欲考其正确，非用仪器实验不可，今姑为五线图，示其大略如下：（五线图说明：如第一图，

字调为音高与时间之函数关系。今用纵横位标轨线，表示函数法。以时间为横线，以音高为纵线。

但时间系相对时间。（大约一格合1/6秒）

而音高亦只分相对音高五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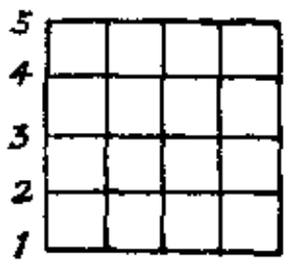
1．不论全部绝对音高；

2．不论五等绝对音程大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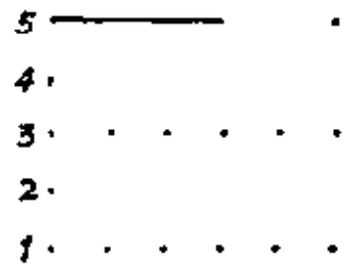
譬如有四图，如第二图：

甲图之音高而短，乙图之音低而长，丙图之音先高后低，丁图之音先低后高。并可以数字表之。如丙图第一时点，音高在第四度，便为一个4，第二第三时点仍在第四度，又写两个4，第四时点在第三度，便写一个3；合之即成4443，而一音中高低长短之变化，皆可于4443四字表现出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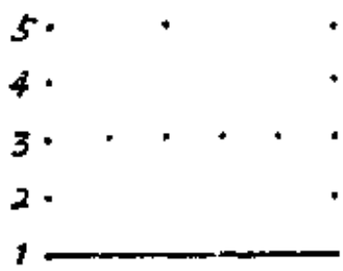
第一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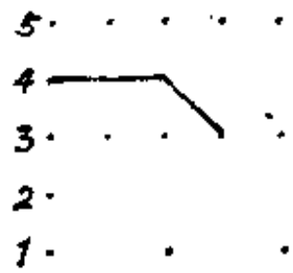
第二图：（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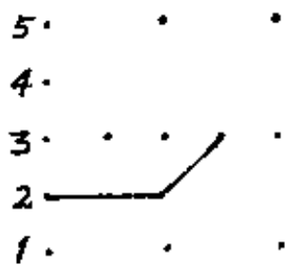
第二图（乙）



第二图（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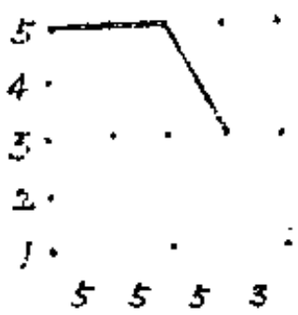


第二图（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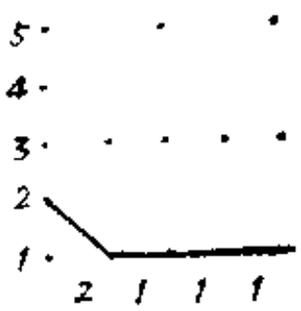


第三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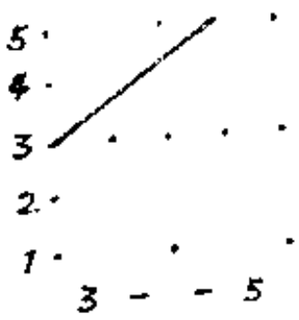
广东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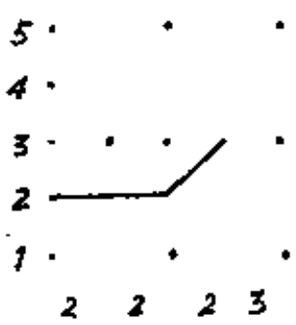
广东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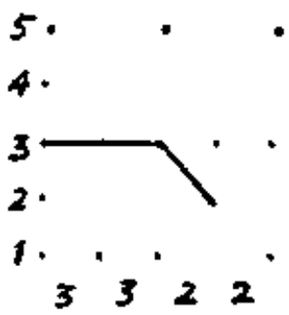
广东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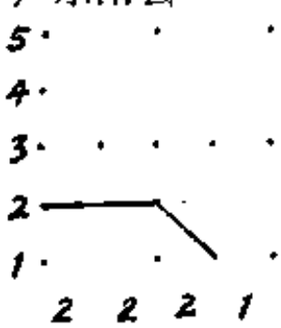
广东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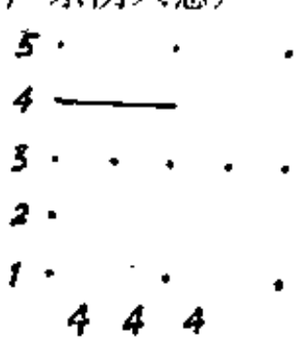
广东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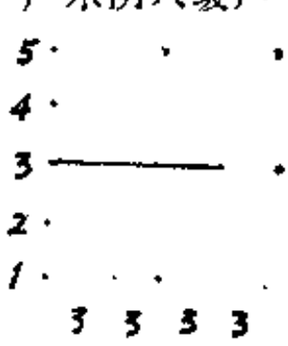
广东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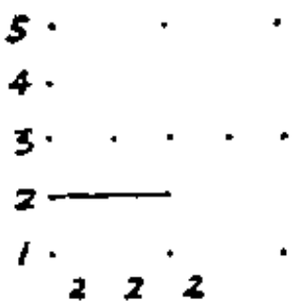
广东阴入急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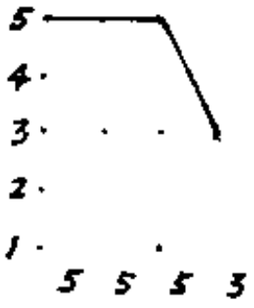
广东阴入缓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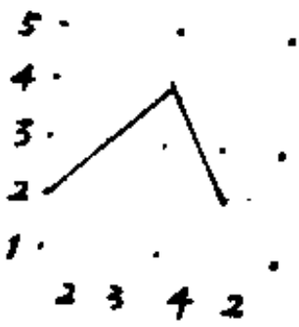
广东阳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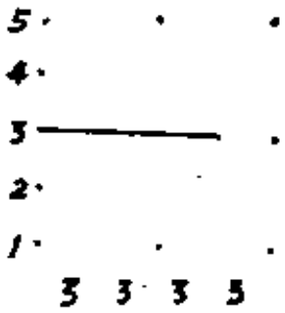
广西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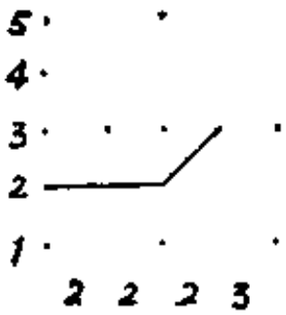
广西阳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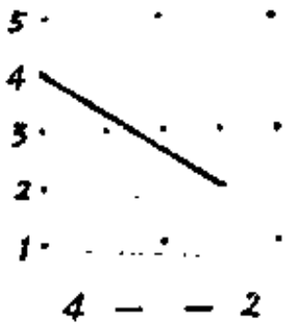
广西阴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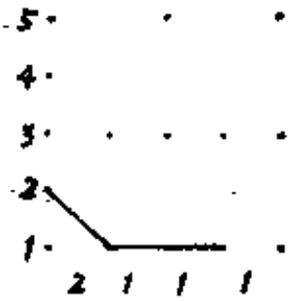
广西阳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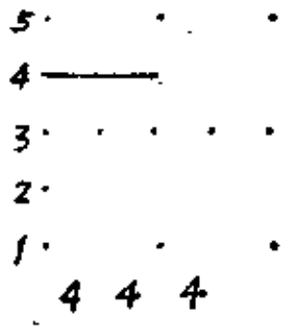
广西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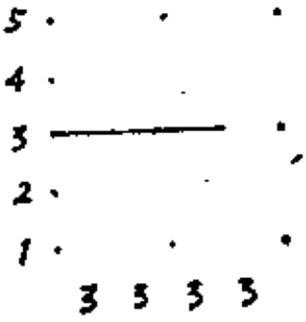
广西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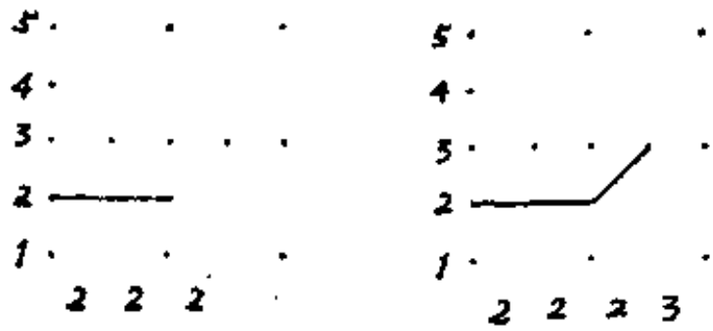
广西阴入急声



广西阴入缓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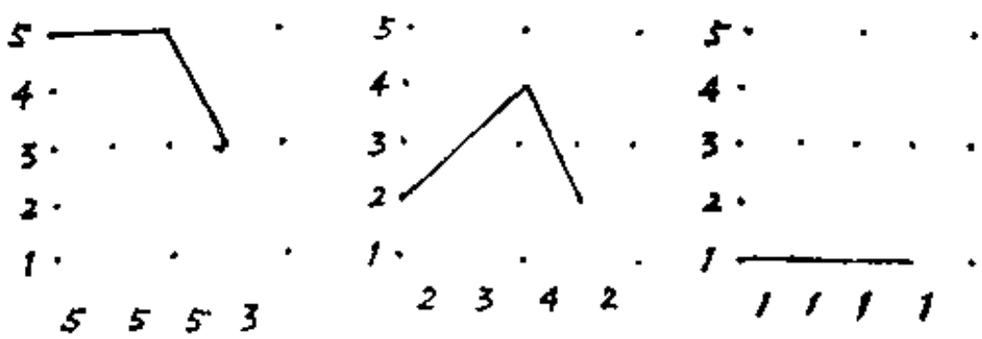


广西阳入急声　　广西阳入缓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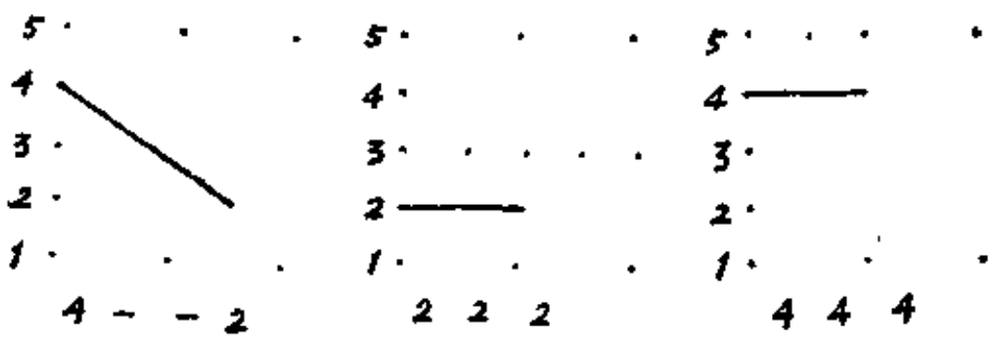


广西阴入与阴上声调略同，阳入与阳上声调略同，但入声有阻气之p、t、k，而上声无之耳。

客话阴平　　客话阳平　　客话上声



客话去声　　客话阴入　　客话阳入



观图可知：

广东阴平＝广西阴平＝客话阴平

广东阳平＝广西阳去

广东阳上＝广西阳上

广东阴入急声＝广西阴入急声＝客话阳入

广东阴入缓声＝广西阴入缓声

广东阳入＝广西阳入急声＝客话阴入

注：此图请赵元任先生凭耳听大略为之，惧自制之不确也。然三处之音，皆由作者一人代表读之，恐不免稍有出入。

图中客话声调，以广西之客话为标准，他处客话声调略有不同，有读阳平似北京之阳平者，有读上声较高而长者，俟他日另详之，此处不著于图。

（丁）语调之变化

声调有字调、语调之别。字调者，一字独立发声也。语调者，语句中字之声调也。字在独立发声时，有一定之声调，若与他字连属，则往往同一字因前后字调之不同，而有各种不同之声。今略述粤中语调如下：

广东阳平字调略与重庆同，而与北京迥异；然在说话时，每起变化，略与北方同。例如“钱”字，独立发声略如重庆“秦”字音，若在说话时，往往变作北京之“秦”字音。余字可类推而知也。阳上阳去亦往往变如此。其变化最鲜明者，为呼人之姓曰“阿王”“阿颜”“阿刘”“阿陈”“阿廖”“阿郑”“阿伍”诸阳声字皆读变调矣。

广东阳去字，在说话时往往变调，混入阴去。此例以香山音为尤甚焉。（香山人说话于阳平字，亦或变入阴去。）

广东阳入声字，在演说时往往变为阴入缓声。例如“学”

"够"二字，独立发音，显然有别，若曼声演说，则"学"字往往读如"够"音。此例亦以香山人为尤甚。(香山人不但演说，即平常言语，亦常以阳入读若阴入缓声。)

广西凡遇二字连属时，其声调每起变化。其变也，在上一字之音变为去声。浊纽字变为阳去，清纽字变阴去，最有规则。今将其规则详列于下：

凡上字为阴平者变为阴去。例如"鸡肉"之"鸡"音"计"

凡上字为阴上阴去阴入者，不变。

凡上字为阳平阳上者，变为阴去。例如"桃子"之"桃"音"道"；"马脚"之"马"变为"骂"。

凡上字为阳去或阳入急声者，不变。

凡上字为阳入缓声者，变为阳入急声。

二字连属，非但指名词言之，即凡上下字语气关连密切，亦得变声。如云："渠有钱""有'字去声；又如云："两兄弟""兄'字去声。然若改口云："有一千钱"或云："三兄两弟"则"有""兄"字仍皆上声矣。余可类推而知之也。

广西除阴阳四声共十声之正调外，尚有一种变调，略如北京之阳平，上文亦述及矣。此调大抵用以表示幼小之意。如呼表弟之年长者，则"弟"字读正调，呼年幼者，则"弟"字读变调。呼"表叔""表妹""表兄""舅公"皆然。又如"小碗"谓之"碗儿"，"小狗"谓之"狗儿"，"儿"字往往读变调。又呼乡愚为"村头阿伯"，"伯"字亦读变调，盖又有轻视之意矣。

五、辨 等 呼

等呼之说，始于宋人。宋与唐音不能尽同，则宋人所定等呼，未必皆合唐音之旧。今按广东韵纽名符《广韵》而等呼则往往与宋后韵书乖异。岂粤音等呼异于宋、明，而独有合于唐代耶？抑异于唐音耶？兹分二节述之。

(一)撮口呼

粤音有一最大特色，即无撮口呼是也。广州无之，四邑无之，肇、阳、罗无之，广西南部无之，客话亦无之。潮州、琼州语，余虽不甚谙，然偶闻彼土人士谈话，细察之，似亦无撮口之意。盖自官话而外，粤音方言，殆皆无此种呼法。凡遇应读撮口之字，皆变入开口合口齐齿三呼。兹以国音撮口呼，每一音各举一字为表，对照如下：

字 地	居	攫	决	卷	君	迥	去	躍	阙	劝	群	穷	虚	血	玄
广东	齐	合	齐	齐	开	开	合齐	合	齐	齐	开	合	齐	齐	齐
广西	合	合	齐	齐	开	开	合	合	齐	齐	开	合	合	齐	齐
客话	齐	合	齐	齐	合	开	齐	合	齐	齐	合	合	合齐	齐	齐

字 地	蕉	兄	女	聚	绝	朘	俊	取	全	序	宣	旬	雪	鱼	容	月	元	云
广东	齐	开	合	合	齐	齐	齐	合	齐	合	合	合	合	齐	合	齐	齐	开
广西	齐	开	合	合	齐	齐	齐	合	齐	合	齐	齐	齐	齐	合	齐	齐	开
客话	合	合	合	齐	齐	齐	合	齐	合	齐	齐	合	齐	齐	合	齐	合	合

由上表观之，大抵在“元”韵者，广东、广西多变齐齿，客话多变合口；在“文”韵者，广东、广西多变开口，客话多变合口；在入声者，则各地多变齐齿。然其例不纯。广东人亦有读“雨”“鱼”“遇”如`y，读“雪”如syet者，然此类绝少，不能以此遂谓两广具撮口呼也。

（二）开口呼合口呼齐齿呼

此三种呼法，粤音亦与韵书不同。例如“微”韵本齐、撮，而变撮口为开口（此与北音同）。“寒”韵本开口呼、而变为合口。“唐”韵本有开、合二呼，而皆变为合口。“齐、真、清、青、蒸、尤”本齐撮呼，而皆变为开口。至客话则略似北音，惟真韵无作开口呼者，视北音为较近韵书之呼法也。北音亦未能尽存韵书等呼之旧，由此观之，等呼最善变矣。

六、结　论

研究方音之主要目的之一，在发见其发音之特色。今简括而言之，两粤之音，约有六种特色：两粤音数之多，甲于全国，特色一也。他省不能辨别之韵，两粤往往能之，“支”之于“齐”，“佳”之与“灰”，“灰”之于“咍”，“桓”之与“寒”，“寒”之与“删”，“萧”之与“肴”，“肴”之与“豪”，“青”之与“真”，“真”之与“侵”，“覃”之与“寒”，“咸”之与“删”，“覃”之与“咸”，“药”之与“铎”，“铎”之与“黠”，“黠”之与“合”，“锡”之与“质”，“质”之与“缉”，

"屑"之与"叶"，皆有分别，特色二也。两粤入声配阳声字，韵尾m，n，ŋ短促急收而成为p、t、k，特色三也。两粤无撮口呼，特色四也。两粤无ㄓㄔㄕㄗㄘㄙㄦ五音，特色五也。四声在广东，因阴阳缓急而分为九声，在广西分为十声，特色六也。所谓特色者，不论优劣，但论殊异而已。凡所称述，务求信确；若夫自诩与古音合辙，或自愧与北音异趋，皆无当也。是篇见解或乖，而事实可采，披沙见金，是在读者。

附言：稿成后，蒙赵元任先生详细指正，获益不浅，谨此誌谢。但尚有虽经先生指正而未能更改之处，则因力不及之故，他日学稍有进，当再作严密之研究耳。篇中最可信者为广西博白之音，盖自己语言，易于确定也。他处之音，可信之程度，约有十分之九。尚望两粤各邑人士，因余说而订补之，俾臻完善，不胜厚幸。

（载《清华学报》5卷1期，1928年）

名词术语索引

B

半齿音〔半齿〕(352、244)
半清半浊(347)
半舌音〔半舌〕(352、244)
本读(94)
变调(644、661、662)
变音转读(342)
标音文字(465)
别转(368、369)
部首(566)
博白音〔博白话〕(400—419、604、609、646)

C

从转(368、369)
潮州话(603)
齿音(352)
重纽(493)
撮口呼〔撮口,撮〕(356、358、496)

D

倒纽(380)
跌声(469、470)
独韵(311、197)
对转(165、175、546)

F

反语(381)
分音(365、368、371、374、375)

G

古汉越语(533)
官话(399、600、603)
广西白话(600)
广西音(600、610)
广州话(600)
桂林话〔桂林音〕(399、604)

H

汉口音(420)
汉语越化(533)
合口呼〔合口,合〕(356、358、496)
洪音〔洪〕(356、54、246)
湖广音(420)
缓声(643、656、662)

J

急声(643、662)
胶东话(477)
借韵(77、91)
举舌(358)
卷舌音(363)

K

开口呼〔开口,开〕(356、358、496)
客话〔客家话,客家语〕(336、513、591、601、402、259)

L

雷州话(603)
类隔(379)

M

芒语(461)
蒙高棉语〔高棉语〕(461—465)
蒙语越化(464)
闽语(526)

N

内转(311)

P

旁转(368、371)
平舌(358)
破读〔读破〕(94)

Q

齐齿呼〔齐齿,齐〕(356、358、496)
清〔音〕(346)
清音浊化(551)
琼州话(603)
全音(365、368、371、374、375)

R

儒字(560、561)
如字(94)
软音(347)
锐声(469、470)

S

舌音(352)
省笔字(580)
省声(572)

T

泰语〔暹罗语〕(461、464)
条件音变(398)
通转(165)

W

外转(311、540)
唯闭音(377)
问声(469、470)
吴语(526、259)

X

细音(356、54、246)
响音(347、348)
叶(音)(246)
弦声(469、470)

Y

牙音(352、233)
阳调类(527)
阳入对转(175)
一字多读(94)
一字两读(95)
异读(95、240)
异化作用(538)
因声别义(94)
音和(379)
阴阳(347、382)
阴调类(527)
阴阳对转(164)

阴入对转(167)
硬音(347)
幽音(347、348)
语调(644、661)
粤音〔广东音,粤语〕(526、600、402、418)
越化汉语(533、534)
越字(560、561)

Z

咨韵(9、89)
正音(399、344)
正纽(380)
正转(368、369)
重声(469、470)
注音字(566)
浊〔音〕(347)
(全)浊上变去(245、162、531、594、312)
字调(644、661)
字母(345、346、465)
字喃〔喃字〕(465、560、561)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王力文集　第十八卷　中古音等韵及基他
作者=
页数=670
SS号=0
出版日期=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正文